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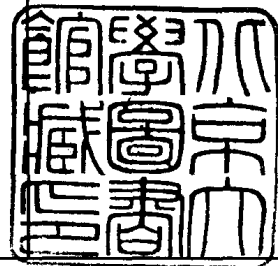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貳輯·柒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 · 柒册目錄

詩經比義述八卷首一卷 [清] 王千仞撰

一

詩說活參二卷 [清] 李灝撰

一六五

讀詩日錄十三卷 [清] 劉士毅撰

二二一

讀詩傳譌三十卷 [清] 韓怡撰

三一九

〔清〕王千仞撰

詩經比義述八卷首一卷

清乾隆嘉德堂刻本

戴東原太史鑒定

詩經比義述

嘉德堂藏板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之樂而燕饗羣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部而頗有附益于是目其定于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之四始若夫周官經大師教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則存乎章句間三百皆有所賦之事言非一端或難徑言鄭司農云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託事于物蓋立言之體有是三者非直賦其事則或比方或託物賦直而比曲比邇而興遠興既會其意矣則何異于比比如見其事矣則何異于賦此王涵齋先生詩比義述之所爲有作也昔壬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辯證成一帙曾見有襲其說以自爲書刊行者不知

詩經比義述

卷首 戴序

一

先生何由見震元書擇其合于比義若干條俾得以名附大著作中先生之子栗人與震同舉于鄉今官于朝震雖未獲親聞先生講論而先生以是書遠寄京師示震且屬序之不得辭也易曰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詩之比興固如是舉比以通賦與興非創自是書也毛詩于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興福履之隨君子已耳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衆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而聖人警于天變者以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詩辭顯以比德非語微祥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

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于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于興不待言卽賦之中復有比義先生博采衆說逐條以己所得爲按語足成之凡八卷欲學者引伸觸類知德行達政體孔子兩許門弟子可與言詩意實在此然則是書爲益豈淺鮮哉

乾隆丙申三月休寧戴震謹序

詩經比義述

卷首 戴序

二

詩有六義風雅頌爲三經比興賦爲三緯賦陳其事也
興以此起彼也比其類也言之無罪而聞之足以戒
莫善於此此詩比義之所爲述也述者述先儒之言也
涵齋先生因集古今人說有一言合於比義者彙錄而
校定之弟子孫君永清方從學時每一篇出心悅以解
嗣宦遊後每有書問必及此書旋由黔藩入

覲歸過里第即欲索此書付鶴涵齋以尙俟釐正故緩
之閱年餘始將定本寄至粵西適孫君駐節鎮南關得
書三復若有不忍釋者及返會城已疾革手此書告其
子爾琦曰吾師所著詩述余向欲開雕公之海內并附
弁言藉垂不朽今不及待矣汝爲述吾意致秦文帖齋

詩經比義述

卷首 秦序

一

作序而梓之以踐諾責余唯此書發揚風雅羽翼箋疏
獨開戶牖誠爲詩學指南孫公夙守師傳克達於政且
爲之永其傳雖當王事倥傯鞠躬盡瘁時猶能惓惓經
訓嘉惠後學後之見此書者亦可考其師友淵源之所
自矣爰識其緣起如此時

乾隆庚戌暢月秦朝鈺拜撰

詩自毛鄭之學行唐以來皆宗之然大序言六義賦
比興居風雅頌之間與周禮六詩次第同而毛傳專
言興百十六篇賦與比不稱焉漢諸儒解詩每以比
爲刺興爲美唐成伯瑜詩指至其說孔穎達等作義
贊又以比興均有美刺爲疏時有施士丐通毛鄭詩
者也韓昌黎同柳八等嘗詣士丐聽其說如甘棠勿
拜侯人鵜梁四牡陟岵維北有斗等義則皆比義也
宋諸儒論詩大旨往往與毛鄭異顧三經三緯不能
易其辭至朱子集傳出雖以賦比興分註各章之下
而賦也比也興也賦而興又比賦而比又興也前後
說或有不同嘗與其門人沈憫有興近比之論與潘
詩經比義述

卷首 跋

一

時舉解召冕第六章集傳作賦又定爲比見于其孫
朱鑑詩傳遺說宜乎後之學者有賦比興通融取義
之說也錫山王涵齋先生通毛鄭詩一日寄所著比
義述示楷上自漢唐宋元明諸儒迄於

本朝彙纂折中所定及海內諸名家並梁溪先後諸
君子所論著凡有關於比義及興之近于比賦中之
有比者網羅弋取彙而緝之問亦竊附大義而于古
序朱傳異同或兼取或單舉精審衆說一仿古人集
解之法各系以姓氏以誌其所出其用功深而取義
博垂二十年而成書爲卷八休寧戴東原爲序而傳
之涵齋以經義之不厭詳復也年近八十猶手一編

增刪不置謫陋如楷亦貽書商摧虛心辨正并囑跋
數語于後楷何足以語于此哉竊念束髮誦詩三傳
箋朱傳之外間亦泛覽數十家而于毛詩之言與者
愧未得其會通于施氏之言比者僅于詩話得其數
條而未見其書今讀涵齋比義述如遊羣玉之府惜
余年將老而精力衰不能從事于多見博聞之學而
况乎有進于是也涵齋猶于燮功甸方子栗人通經
術試加校訂而付之梓其嘉惠後學誠非淺鮮矣江
陰吳楷跋

詩經比義述

卷首

跋

二

家斂齋先生手柬

古人因物託諷之妙全在比類取義之中夫子詔小子
學詩而及於多識非以為緒餘也遺其跡象并與其深
微之意而失之矣昌黎謂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豈
謂古人識小之學可廢乎茲集從比義探討風人象內
之旨言外之情已一一從審細中透洩精蘊其考覈詳
贍處可令人按圖索解其會心處又自有得魚忘筌沾
花微笑之妙執卷流連如讀索靖碑坐臥三日不能去
矣竊謂古人作詩必有寄託有難以顯言直言之者故
晦其辭以待曉人自喻且必語意圓融令其義四通六
闢隨人索解俱有會心方無滯相此東坡論書謂作詩
詩經比義述

卷首

手柬

一

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也漢魏而下作者何莫不然况三
百篇採取十五國之風謠其間不乏小夫孺子隨時隨
地據所見以成章而不必盡明言其旨趣者此執一見
以定評者癡也不求甚解以畧觀者僮也集中於瑣屑
比物必探索以通其意其有燦花緒論亦兼收以博其
趣鉤元提要不出立象盡意之中此千古著書立言之
秘密藏也展讀之餘莫能津逮顧以結習難忘聊于唱
嘆之餘少抒領畧間附舊說數條以備採擇唯削而教
之幸甚

楊笠湖先生手柬

捧讀巨製欽佩良深比之爲例廣矣詩有六義舉一以

貫之奇而非創旁推曲證纖悉不遺取類博而用心端
其收名也必遠於通志堂經解之外另標一幟羽翼之
功豈獨解頤允堪壽世

詩經比義述

卷首

手束

自序

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于物又劉氏熙曰事類相
似謂之比詩雖兼賦比興三體其實與亦比也賦中亦
有比也則比實詩之義府也是則物類之考據不可不
詳動植之情性不可不察有通篇意指盡蘊于首一二
比句中者有各章換一二字而意指各有所屬者下更
不消直說而但以詠歎足之熱察其比類可以悟詩人
不言之旨可以証諸家聚訟之說以意逆志于何憑乎
憑此而已矣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正得與觀羣怨之
義但謂之緒餘不得也而風之比與雅頌之比又差有
別風者諷也如風之過耳也或借旁人代言或即其人
詩經比義述 卷首 自序

自言或美或刺或規或誘拈一物而彼此見焉卽一事
而觸類通焉語在有意無意間意在有言無言外至雅
頌本屬賦體每有所比亦近質實于鋪陳中夾入比言
極摩擬刻劃之狀不若風之作比俱在領起而下更變
文換字也自漢迄

本朝不下幾百家存者十之二三既探之不遺餘力推
闡比義如入羣玉之府作意搜羅各獲寶藏因別擇而
彙錄之間附己意不敢臧否前人漫矜獨斷聊以備流
覽之便省排列之煩以爲後學凡案間之一助云爾
或告於予曰詩有六義比與合之得無關其一乎且比
義幾于三百篇俱有得無強賦作比乎余曰非也興者

動也情動于中發而為言何篇非興也故聖人曰詩可以興至于詩亡然後春秋作則東西周之事藉詩而傳故謂之詩史則又何篇非賦乎祇因事理難于直言欲聽者微會而感動故用比語隱含不盡之意千百世下臆見推測幾如射覆之求中嗚呼難矣要之比興賦劃開不得即如風雅頌亦大槩分配實則雅之中何嘗無風體頌之中何嘗無雅體泥于詞則失之鑿泥于體則失之板均非讀詩之法也先太史九巖集有云朱子嘗論詩經章旨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然若說此花紅色無香仲春時開結實可食不知以為桃花詩乎以為杏花詩乎小

詩經比義述

卷首 自序

二

子今日據比義反覆推度正如為桃為杏不可得而知也願以俟百世之君子
登山觀海務剔異搜奇始盡勝境探獲至寶必長緬深入汲取而出方與眾人共賞之窮經者何獨不然余於比義研求久矣或芟前人所已言或闡前意所未盡會心處不忍割愛即每章有異同亦存之以作別解餘則散見于一句一字中者博者詳求物義明而比義始顯前賢所以不畧于識小也昔許懋風雅比興義無名氏比興窮源皆有各目而無卷帙採說者亦未一及之不知體會所到有隱符古人處否嗟乎安得一起古人而質之金匱王千仞書

詩經比義述卷一

國風一

周南

關雎篇

家語孔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朱子曰關雎水鳥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又云一家作猛鷺說謂雎鳩是鷺之屬鷺是沈鷺之物恐無和樂之意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之意是名為興而實作比也按夫婦為人倫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一

之首關雎為王教之端說夫婦自先說有別而有別者其性定鷺故禮部韻以摯為執持有斂守意在不然家人噫嘻和而流矣是則和鳴之相應窈窕之好速皆從鷺中出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摯而有別是關雎之的解亦即是比義之的解荇菜先儒取其潔淨柔順為女德比也友之如琴瑟之同調始合而和也樂之如鐘鼓之宣暢既和而懼也亦比也毛西河云雎鳩是鷺鳥毛傳所謂摯而有別者摯即鷺也謂鷺擊之鳥也但鷺鳥不一而此鳥名鷺爾雅雎鳩王雎而郭璞注云雎類今江東呼之為鷺好在江渚山邊食魚徐鉉又云鷺性好峙每特立不穆謂之鷺立

又云交卽雙翔別卽立而異處傳所云鷺鳥不雙者是是詩稱在河洲以好立水邊而又稱好逐則以其善匹處不狎處也再春秋昭十七年邾子來朝叔孫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邾子舉五鳩之紀五官者有曰睢鳩氏司馬也夫睢鳩何以紀司馬杜預注云睢鳩王鳩也擊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乃旋考周禮則夏官司馬之職設儀辨位且專建司士一官使之正朝列之位辨貴賤之等如睢鳩之特立不移步位儼然將所謂擊而有別者在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卽以之正匹配其義同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二

其喙彌者則其聲關關其喙銳者則其聲鷺鷥此天籟也睢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按水邊之趣深靜幽閒故水鳥亦得其趣如此與下窈窕亦自有味窈窕說文曰窈深遠窕深肆極也舊訓皆幽閒深靜 受業華紹謙識

嚴氏曰睢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與后妃德音聞于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車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亦曰德音來括白華刺褒姒以爲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宮庭雖與而善惡流傳于外皆不可掩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猶鶴鳴九皋聲聞于野之義也郝氏曰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河洲平曠

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妬之喻也按一睢鳩也比其鷺比其和比其聲聞之遠比其居處之靜序云后妃之德始見全備無遺憾焉

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氏曰哀傷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苦神勞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關雎之義也

折中曰男之求女如君之求士其訪之也博其擇之也精其好之也誠其禮之也備則左右流之無定在也寤寐求之無已時也按詩中比賢人曰榛苓曰菁我曰檇櫟曰蒼蔚皆本易拔茅連茹之意此后妃求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三

淑女以配君子故以苕菜叢生水中者爲比註解自的呂氏曰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若朋友然徐氏曰琴瑟堂上之樂與歌聲治比者也得相親密故曰友鐘鼓堂下之樂以始八音者也更爲宣暢故曰樂

折中曰得淑女而友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琴瑟之在御剛柔調劑以成聲也既有淑女則用其德而樂之明章婦順以化其下內和家理外和國治如鐘鼓之在庭元音宣暢以遠聞也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琴瑟鐘鼓之聲通乎心志友之樂之寤寐中無不暢遂矣此思服之感也姚鼐云文王初載猶居岐周

故詩曰于周于京續女維莘其時周封界不得至河而莘固東濱河文王以百兩來迎宮人從焉是以見河洲而起興也

葛覃篇

序以爲后妃之本也箋疏俱以爲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顏色美盛也黃鳥飛集于叢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子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也後儒駁之謂后妃事于女工乃見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竊謂不然女子在家事所治之服至爲后妃時尙將澣濯非服之無數乎而得不謂之勤儉乎更得一解釋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四

名云木族生爲灌木是則初夏時卽境起興意中有歸寧之親斯眼中有投林之鳥其鳴啾啾雍和之聲亦瞻依之象也二句便爲末句作遙比前篇明言婦道此篇追叙女職恰爲相配或曰讀葛覃恍見瓜瓞之漆土焉諷黃鳥不改倉庚之幽月焉刈而獲義以柔天下之象也締而綌禮以朝天下之道也無數則卜年卜世之永乎此會心獨遠戴震云禮后夫人親蠶不親葛故鄭箋云女功之事煩辱者又云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締綌煩辱之事是以爲后夫人不復治葛其未嫁在父母家皆嘗治其事也詩因夏時服葛在躬而念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

勤遂感念父母而思歸寧辭意一貫於其所嘗親治尙服之無數况於身之所出乎周書無逸之訓以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蓋與忘女功之勞而驕倨是從者同一宜戒也此又葛覃之爲樂章垂教深遠如是何用強加之以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轉不中禮

卷耳篇

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峻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也按本草卷耳卽今蒼耳翹葉中多用之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五

以比賢人卽書言若作酒醴爾唯翹葉之意也采采言采非一采卽易言拔茅連茹之意也下文陟崔嵬陟高岡陟祖卽離騷往觀四方上下求索之意也升高厯險已之勞頓難堪馬之罷敝已極采采而欲其盈如其難也欲以所懷之人置諸周行豈易易哉此所以云何吁也宗序說作比指歸一線陳見復云真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襄十五年左傳引詩云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解與卷耳同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無傳箋亦作列位言朱子繫訓爲大道于鹿鳴義順于小東淺而少

味既往既來與行彼語復至卷耳直以后妃爲採桑
婦豈左傳亦誤解乎似此周行句亦作比解

樛木篇

朱註云木下曲曰樛王氏曰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
福鄭氏以爲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繫而蔓之嚴
氏曰木之喬竦者不得附託而俱升有下曲之木故
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繫而纏繞之按后妃逮下全從
比義中體會而出繫也荒也繫也皆說在下之情形
居上者可知矣楊氏云婦人無嫉妬之行容有勉而
至者無嫉妬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况之樛與性
俱生非矯揉而然如此又從性體中作比擬矣張氏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六

曰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喬則與物絕故曰南有喬
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繫之
又早麓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彼以葛藟與福此
以葛藟自比黃氏曰葛藟之性必出木杪故能芘覆
荒芘覆也李安溪曰繫者繫也荒者繫而掩之也繫
者繫而重之也緩者安之于其始將者大之于其繼
成者承之于其終其說于淺深之義備矣按木之象
不同木之性亦不同有取其性者有取其象者兼說
始備曰繫曰荒曰繫亦以象比也

蠡斯篇

張氏曰蠡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

皆不能及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靈不亂亦
不相軋且有大小小依大之狀焉嚴氏曰蠡蝗信
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朱氏曰說
字重物羣則爭羣集而和乃是真和何氏曰說說自
未飛之時言藁藁自方飛之時言揖揖自飛而下集
之時言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七

折中曰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藁藁
聚也雍睦而聚處如蠶之盤蠶也妻妾欲其和尤欲
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
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按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此其驗也後惟漢明德皇后以皇
嗣未廣薦達左右後宮有進幸者多加慰納宗社以
隆至歷代末季有懷胎而中毒者有生子而別寄者
甚至暮年無托國運日衰接木移花弑君篡國皆不
相下之一念啟之則知揖揖之義深遠矣戴震云輯
通用揖史記揖五瑞秦刻石云普天之下搏心揖志
漢書郊祀志亦作揖五瑞揖揖即輯輯

桃夭篇

徐氏曰桃之爲木多花然五年則老老則花減故以
木少華盛爲言朱氏曰凡花艷者鮮實桃夭不然春
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云有黃其實于歸者之有
子似之何氏曰陸云桃性花葉齊生至于有黃其實

然後其葉藜藜且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夏之時也取典于其葉藜藜者謂能成其家又以庇其所賴也李氏曰桃華則實既實則復生葉而茂盛不窮矣家者統言內外室者專言內寢女謂男曰家男謂女曰室家人則自家之內外長幼以至臣妾皆是也女之初嫁猶始華也必能與夫相順故自內以及外而曰宜其室家既嫁而成生育猶既實也必能與其類相和故自外以及內而曰宜其家室助夫以理內外猶既實而葉也必能使家之尊卑長幼下逮臣妾無不得其歡心焉故曰宜其家人按婦人之麗色宜男自俱在少年至于蔭庇其家人自在有養其實之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八

後比義之次第不苟如此戴震云桃夭蓋嫁子通用之樂章長言嗟歎止一宜字以是美之以是誨之婦德莫大乎是其餘小義可畧

兔置篇

朱註謂兔置之野人其才之可用如此亦宗毛鄭解至金氏履祥復據墨子書文王舉閔天泰顛于且綱之中以証之是直賦耳何又以爲興乎唯歐陽氏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得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糾糾勇力使奸民不得竊發耳按蘇氏云丁丁人所聞也中達人所見也中林聞見所不及也據此是節

節防衛有自外及內意此武夫者可以扞城其民可以爲公侯好匹又可以倚爲腹心亦有自外及內意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則得賢之衆多可知如此作比更覺親切有味矣

蘇氏之說當矣有所聞者咸播鄰境屹然爲國外衛如魏畏道濟文帝自壞萬里長城金暉魏公差宗倚如長城者也故興干城有所見者在社稷稟然敵君一體如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者也故興好仇無聞無見者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機事不密則害成惟腹心之臣始知之者也故興腹心周南詩中咏及武夫見文王伐崇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九

代密武功皆從文德中出

濂謙

戴震云赴赴武夫不似贊美說禮樂而敦詩書者公侯干城好速腹心乃盛稱其人可倚任或是舉賢于武夫之中推本而質言之以見不遺微賤能得國士良佐也以免置之微引起側陋之賢蓋美用賢之詩

芣苢篇

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孔謂芣苢車前也宜懷妊焉後儒俱宗之作賦說無疑矣惟韓嬰詩序及劉向列女傳以爲傷夫而作以夫有惡疾芣苢臭惡始于捋采之而終于懷禰之以比夫疾之不可去也并實之以蔡人之妻宋人之女薛君章

句何元子毛西河俱善其說未知有據否惟李安堂
作比說可備一解曰舊說以爲婦人之詩然無意義
可尋惟其采而收之曲盡一事之理者可爲求善取
益之喻作者因芣苢以起興猶之關雎荇菜之義歟
爾雅註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邊猶上章施于中
庭施于中林也采之比文王求賢不遺側陋采采
不一采也首章既采而有之次章撥之捋之則恐
采之者或遺三章結之禎之則恐有之者不固耳
求賢用賢心事于比語中曲曲道盡次于兔置後
宜哉 濂識

漢廣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十

程子曰人之休于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
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
求之之思也漢之廣不可泳以濟江之永不可方而
渡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胡氏曰樛木下垂則附
之者衆喬木上竦則附之者難此興之有義者也
折中云錯薪不可伐言刈其楚而已女貞不可求言
秣其馬而已然既不可求則于歸無期矣故重言江
漢之廣永嘆其馬亦不可秣也按此章比體獨變例
長言永嘆之也喬木其高不可攀乎漢廣其遠莫能
致乎楚乎冀乎願侯時乎吾將刈乎然而上下求索
終歸乎不可得已反覆作比不可求乃見確然凜然

姜上均曰木言喬漢言廣江言永此便是女德頌此
所以不可休不可求也冀弱于楚駒弱于馬以見女
少而能立而德化之深可知矣按侯于城隅邨之靜
女如彼不可方思周之遊女如此貞淫固不在動靜
也而況長幼乎然而觀風化正可以規教化也李安
溪云薪之錯雜者則可以刈而取之矣而喬木非此
比也則此錯雜者僅可以飼之子之馬駒而已猶言
靡草之與長松也故以江漢歎詠之徐氏云漢廣四
句乃是咏嘆文王德化之遠商季風淫乃漢濱遊女
親面有難犯之色覺王者過化存神真有若漢廣之
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若以此形容遊女何其不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十一

倫且遊女既不可求而流連不置不幾爲後世高唐
洛神乎毛公于四語皆不註而獨摘漢廣二字云德
廣所及也詩旨悠然按後二說俱是別解存參

汝墳篇

伐其條枚伐其條肆先儒証其行役之久作賦說惟
箋作比說謂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
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此卽以己之
伐薪比君子之行役開口便有遠思情理確合至何
氏以條况諸侯以枚况諸侯之臣時商紂暴虐汝旁
之民不勝長吏之苦以伐條枚爲寓言立說更幻怒
如調飢毛氏曰調朝也鄭氏云怒思也如朝飢之思

食也何氏云調說文云和也人飢餓最難忍思之切如急欲自解其飢有不能須臾待者按楚辭有朝飽語蓋反其意也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兩與仿如巨飢蓋遠役而念之切莫甚于夫婦比語曲盡懷人之苦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養生經言如此鄭氏以君子仕于亂世顏色瘦病比之沈氏則以夫婦相見形容改常比之似沈說爲優此正序所云然爾其君子也恰承上既見而言且枝曰條幹曰枝旁之斬而復生曰肄其行役不已久乎比之尾頰以此王室如燬齊人言火曰燬猶潘岳賦所謂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也或曰周民猶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三

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白矣然呼文王爲父母文王之神愈傷矣嚴氏曰商王尙存西伯之事皆幹蠱王室也婦人從而勉其君子曰王室之事雖急如火不得少休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怠王事也子于役而念父母情之至切其妻乃復權恩義之輕重欲其國爾忘家可謂正矣按此從序說入思情味深厚故朱子兼收之

麟趾篇

嚴氏曰有足者宜踈惟麟之趾可以踈而不踈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范氏曰麟有趾而不踈如公子

之不妄動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郝氏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咏公子之賢命之曰麟趾稱其趾其定其角巋然端莊令儀令色瞻之在前妙于形容矣

折中曰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與子定皮膚也在趾之巋近于末矣故以與孫角又在皮膚之外矣故以與族譬之于木趾猶根定猶枝角猶葉也按諸說比義闡發無餘而歐陽氏則云風人美其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又曰仁獸無鬪害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周南

三

之志尙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家以仁德爲國猶須公族相輔衛耳此似別出一解要唯自下而上無一體之不仁斯自內而外無一處之不衛與前諸說義正相足

召南

鵲巢篇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朱氏曰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宜受諸侯之重禮蓋取得所宜得之意郝氏曰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杪最高木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

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陽有下女之義鳩鳴鳴一名布穀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托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又一名祝鳩一名鳩鳩鳴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如此則夫人之德比義中所該者廣矣而但美其無爲者爲嫁于諸侯而言也

折中云關雎取其有別鵲巢取其無爲取有別者所以防荒淫之漸取無爲者所以杜預政之原也坤道固宜如是葉氏云鵲巢而鳩居之非鵲所欲也諸侯則不然方且百兩以御之非得是有德者不可以正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十五

家故也亦猶關雎之意也此作反比李安溪云鵲之巢也鳩且居而有之至于盈焉夫人之家諸娣從之將亦以爲家矣漢書云陽以大生爲德陰以不專爲義是女德之首也按朱註云成成其禮也薛氏云婚姻之禮于是乎成無曠義無缺典也然則居陰而專之則不能盈矣義曠而典缺矣樛木篇註云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亦盈之象也唯女子被后妃之化故諸侯之家亦如之鄒氏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各位之相稱歐陽云詩人取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耳何氏云歐陽說則鵲乃比王季而鳩則以太姒及媵也意者太姒嫁時適當

方春孽尾之候詩人卽所見以起咏歎按以爲爲太姒比可與關雎章例看戴震云維鳩方之方房通用小雅旣方旣早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孕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按毛云有也鄭云嚮也不如作房字解爲當蓋居之而以爲房房之而孽生孕育自見其盈矣關雎克和嗣後螽斯稱慶麟趾呈祥非盈之象歟不特上下節融徹并前後篇亦貫通

采芣篇

序云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十五

或以爲親蠶之事此皆賦也但左傳蔡伯用孟明君子引采芣四句爲贊詞喻不遺小善也趙孟宴于鄭穆叔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言小國微薄猶芣芣也似此皆以芣爲至小之物也凡祭豆之品四蘆之類七夫人何一不當躬親之而獨言芣者以小喻大也采及至細之菜而大者可知矣黃氏曰芣生于濁潔之中夫人能有濁潔之德惟無愧于芣而後可以采芣也是又作比說也

草蟲篇

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歐陽氏曰爾雅阜螽謂之螿草蟲謂之負螿負形皆似蝗而異種皆各爲螿

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間者曰草蟲凡蟲鳥皆于種類同者相匹相耦唯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耳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見此而指以爲戒以待君子之歸也按陸氏云阜螽今謂之螳蟻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據此則亦第取倡隨之義不說到匹耦之非也歐陽未免曲徇序說至阜螽不能遠飛大夫妻自比不能遠從思之所至空中設想曰降曰悅曰夷與嚶嚶趨趨遙相呼應正朱註所謂感時物而思其君子也作比說則曲作賦說則直矣卽采蒹采薇亦詩人託言之耳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六

豈實有其事乎

按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是倡隨之義可訂歐陽合不當合之非矣劉峻廣絕交論草蟲鳴而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下接網緼相感嚶鳴相召是取感召意也據此則嚶嚶趨趨與大夫妻與大夫兩相感召則未見而忡忡既見而心降者皆呼應矣至案語就不能遠飛推出不能遠從一層覺比義通篇靈動 謙識

采蘋篇

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鄭氏云能循其爲女時所

學所觀之事又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法度莫大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故取名以爲戒孔氏云賓服也澡浴也按柔順則服從潔清必澡浴取名爲戒明矣于蘋藻得比義知爲教成之祭并季女亦得解孔氏云季者少也以將嫁故少之非如註言少而能敬以見質美而化遠也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陸氏云魚亦柔順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按蘋亦不一有青白有水陸高誘以大小分蘋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七

藻韓詩以浮沈分蘋藻再書言藻火粉米藻取其清也賦中總帶比意且宗室牖下鄭以牖下爲戶牖間之前凡昏事皆爲女行禮設几筵于戶外取外成之義則教成之祭無疑卽謂序說大夫妻非未嫁之女而以言比義則皆可通也

甘棠篇

郝氏曰甘棠常棣也其實甘曰棠仁者之澤似之戴震云爾雅芾小也蔽微也說文蔽小草也此蔽芾二字疊韻形容之辭謂葉初生時蔽芾然愛其生長勿損壞之也施氏云勿拜言如身之拜小低曲也嚴氏曰挽其枝以至地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言召伯漸

遠人思不可得也按此亦賦中帶比也後世峴山碑雷陽竹其祖此意乎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特借物以形之千古去思此爲絕唱

行露篇

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韓詩外傳云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而作詩劉向列女傳同按速獄速訟斷非空中設想之言得此作証則厭浥行露斷然作比女子謂強暴所構不猶辱在泥塗乎道路之溼衣不猶淫暴之汚人乎豈不夙夜正遠嫌慎漸以禮守身似行人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六

之懼露也下雀角鼠牙以比強暴物有似是而非雀有角鼠有牙以比訟者之無情士師所當審也似此序說自不可易節節比義歷歷分明矣李安溪曰一說施橫暴于人者必有家之人恃其富貴者也故曰汝非有家何能速我獄乎然我寧困于獄耳汝之室家不足爲室家也獄且不避何有于訟哉其不汝從決矣按此說似創于情理卻當蓋雀之穿屋恃其角也鼠之穿墻恃其牙也強暴者之速獄速訟恃其家也于比義極融洽家庭範云或疑文王之化行于南國女子守貞固可尙男子何獨便化乎觀二章三章謂字乃女子嚴于自衛其胸中嘗設一無端之口舌

以相角稟無形之法律以相糾肅然使人自不敢犯非待侵陵之及而後見其難犯也首章早夜獨行豈女子之道特借言沾濡之可畏耳

雀角鼠牙所謂虎添翼也強委禽而速獄訟者必有硬媒其形似之又所謂蛇本無足強爲之足也強委禽而速獄訟者必有証証其情似之 濂識

戴震云行露自是美聽訟者之詩誰謂云者事之實無而疑于有惟聽斷者之明察其爲誣耳鄭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疏云以男速女而訟幣若不備不得訟也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強來此說確不可易雖速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九

我獄室家不足是未許嫁之情得白也亦不女從謂事得直不從其誣辭也男女之訟貞淫應之禮教首重之

羔羊篇

長孫氏曰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氏云羔取其贊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郝氏曰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按此皆宗序說亦寓比于賦也若說風儉仕躋

中豈無公孫布被者乎陸氏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云委蛇蓋取諸此按小雅蛇蛇碩言比其曲也此則比其遲也并于從容自得中想見不露一毫意氣或云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苟着一節儉正直于胸中縱不露于大廷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委蛇爲難傳謂行可蹤跡疏謂可使人蹤跡而效之是則解太泥矣

殷其雷篇

此篇作比義解者前人之說不一鄭氏謂雷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也郝氏曰托咏殷雷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雷比殷商也要莫如朱註言殷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爲說渾含不著迹呂氏申之曰雷且有定處君子不違曾雷之不若也陽而側側而下雷愈近君子愈遠李安溪稍變其說以爲雷聲殷然自遠而近而君子不歸是以思之兩解得之卽謂與草蟲章一例俱卽時卽景而言此則賦中亦有比矣

折中曰陽發爲雷喻仁聲也言仁心仁聞在山之陽

斯人乃違此地而遠供紂役至于莫敢或服非計也亦比也

標有梅篇

鄭氏曰梅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歐陽氏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盡落矣物之盛時不可失也范氏曰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陸氏曰梅先桃李而花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己之不如梅花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嫌也胡氏云一時而三而七而頃筐取盡卽年華暫爾何言之太迅也詩人咏此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耳按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此詩若作賦說不過言春時已過非婚姻之期覺直而無味矣李安溪曰標與標同謂木末也標有梅未離乎本根也漸而稀少則離乎本根矣求我庶士謂來求我者之庶士也吉納幣今擇吉謂吉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也按此卽邠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之意也華希閔云嚴氏云標本訓擊柏舟寤辟有標是也標梅謂擊而落之墜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于地雷土溼也蓋紂沉湎冒色則民間女子多充選入宮而失所者味頃筐標之一語情意可見按此從註強暴之辱悟出下求字越見迫切迨其謂之直一言爲定

矣家庭範云于歸者父母之命懼不及時者父母之心今女子自懼而自言之是無父母之命而媒也豈文王之時而有此乎戴岷隱云女父擇婿之詩得之矣或曰女父征求庶士是亦女下于男且爲歸妹之貞凶矣姪宮云果熟自離本女長自離家實七寶三去者各以其時未章點出頃筐之筐謂我亦當歸迨其謂之媒妁之事也女子各以時行而無零落摧殘之慮可與桃夭識太平之象矣

小星篇

毛氏曰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鄭氏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噶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御于君也是箋疏本作比說至朱說謂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是直賦耳何以又謂興乎朱氏曰君日象夫人月象衆妾分被餘光以自照故取象小星郝氏曰妾以小星比不敢自同于大明也孟誕先曰妾媵如星而星更小是星亦若示人以不同者卽其命也似此賦中仍帶比不然宵征所見不一何獨舉此李安溪曰嘒明貌與大雅有嘒其星者同月明則奪星之光今小星豈然是有光也月朔後在西望時在東星隨月者也在東當奪而不奪也參星大昴星微言大小皆有光也較之于月則皆謂之小星而星又自有大小也嫡不以勢分掩其下則媵御皆有

光矣按參昴亦有等級小星隨心噶在天不敢比于參并不敢比于昴知貴賤有次第而退而益下真自安于義命者矣

江有汜篇

朱註云水決復入爲汜明明爲悔字作比矣程子曰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謂當使妾媵均沾其澤也朱氏曰汜也渚也沱也皆始分終合也郝氏敬曰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又云以汜自比以江比嫡小星自托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安分所以爲賢女也李安溪曰江猶有決出之汜焉岐出之渚焉別流之沱焉喻有嫡則有媵也決出而復入故以喻嫡之安己而處別流而並行故以喻媵之與己來往而靡且歌也諸說比義盡之矣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箋第一章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以反興下文不我以箋第二章云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箋第三章云岷山兼江東別爲沱與二章同意以反興下文不我與不我過迨至其後也悔是汜渚沱之與江分流者大江卒能不擇細流而包涵衆有比夫八卒能不棄衆媵而迎之同歸也 疏議

野有死麕篇

蘇氏曰野有死麕有以白茅包之而後用以行今有女子于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將取樸橄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况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郝氏曰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麕吠則狗彘惡之矣麕性淫而善奔野有既死之麕穢物也以白茅之潔包取之淨垢失其倫矣樸橄然小林之野有死鹿焉以白茅之潔裹之汙斯事矣何氏曰詩之興意謂野有死麕人惡其臭猶或以白茅包裹之此強暴之男乃任其狂逸而莫之制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使其穢德彰聞何耶野外林中之鹿徒足啟人畏惡厭絕耳其能免如玉之女乎按序說惡無禮也曰麕曰麕明以比強暴且玩無感我忱句有逼近情勢故直以畜類比之稱之曰吉士似乎衣冠文物其實中不可問如死麕死鹿不過外有包之束之者耳李安溪曰死獸穢者白茅潔者懷春者當春而出若誠無子之類也樸橄叢雜不與白茅相似者純束束之固也始言白茅之包死麕恐懷春之女為士所誘繼言近死鹿者樸橄白茅則純束而甚固貞如白玉不為所誘決矣此以白茅為女子之如玉也姜上均云物不潔而尚以潔護之况貞女乎首但言茅包之次

則樸橄之中而又純束護之至矣此又以包束為女子比也按朱註或曰賦也若作賦說直是懷春而士誘用純束以相遺舒遲而來無使麕吠不欲其聲彰而墮節于冥冥此直淫奔之詩耳何以入于二南乎可知三百篇中為賦為比煞有關係當詳味而細別之戴震云詩辭所涉曰林野曰麕鹿曰麕吠亦以見鄉曲之遠于都邑然則是詩蓋言禮教之興雖里巷之女無可犯以非禮者也上兩章言近之似易末章轉出不可狎近

何彼穠矣篇

馬氏曰唐棣郁李也陸氏曰其花反而後合詩曰偏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三

其反而凡木花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郝氏曰唐棣之花併蒂攢簇有類聚親睦之象以比兄弟婚姻桃李多子鈞絲牽連故比男女也蘇氏曰魚之深鈞而得之者由絲緝也王姬之貴娶而得之者由禮也范氏曰以絲為綸有合姓綢繆之意鈞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折中云以桃李二花與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辭也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以絲為綸既成婚之辭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也按比桃李則以未成婚而言正鄭氏所云顏色俱盛也比絲綸則以既成婚而言正朱註所云

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成婚也從比中得精切之義連下二句之顛倒亦有的解矣再維絲伊緡有柔順之義有固結之義後世聯姻王室多致參商我父薄天子而不為郭氏之族幾亦矣何有於絲緡

騶虞篇

毛氏曰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翼驅也孔氏曰於草

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犯獸五犯惟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騶虞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呂氏曰彼苗者葭彼苗者蓬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茂獸肥之時也折中曰仁厚之君不戕物命是即所謂騶虞矣猶麟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美

趾之詩嘆公子之即麟也蓬細于葭而亦皆苗壯則所生者更盛矣縱小於犯而亦止一發則所殺者更少矣按葭生於水濱蓬生於陸地苗然而出春意可觀田獵之時即境思物生氣之流行正仁心之發動也獸多而取少所謂思足以及禽獸也而庶類蕃殖可知已朱氏曰麟趾騶虞皆不以物為瑞而以人為瑞麟趾是因公子之仁而見文王之仁騶虞是因諸侯之仁而見文王之仁騶虞歐陽氏以騶蓋馬御虞則山澤之官後儒依以立義者不少郝氏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君之仁也似此前後說皆以騶虞為比也

詩經比義述卷一終

詩經比義述

卷一

國風 召南

毛

詩經比義述卷二

國風二

邶

柏舟篇

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爲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爲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沈氏曰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義也歐陽氏曰鑿納影於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按舟獨言柏者以柏內貞外固取以自況也匪石匪席中有守也威儀棣棣外有節也亦汎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一

其流言飄泊無依有惻然自傷意胡迭而微言顛倒不常有蹇然自疑意澣衣言有累也洗不盡也奮飛直欲超然世外到海闊天空境界從寤辟有標之後作無聊極想之詞爲隱憂多方作曲肖婦人口吻朱註所謂詞氣卑順柔弱也一說二南爲正風以關雎首王化起於夫婦也十三國爲變風以柏舟首禍亂基於夫婦也序說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嚴氏曰汎謂浮于水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于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則亦聽其自



爲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又曰二柏舟用意皆在

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邶柏舟在於在彼中河

也按亦字當味與亦流于淇同有言外意彼言始出

之泉猶戀其地此言有用之材不得其所也再以舟

喻國方是仁人之心誰能維之不知所屈憂之所以

痛也我心匪鑿言善惡之不能容也匪石匪席言操

持之不能易也日月迭微言虧盈之不能當也比義

俱可活看姪宮云日月二句不必鑿解君明臣良則

事事光大其日月可思君暗臣諂則事事式微其日

月可思當於意象領取

正風轉爲變風是世運一大轉關如泰之轉爲否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二

也柏舟居變風之首序說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蓋指夷王時也由一國可推天下故慍

于羣小二句劉向封事言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我

心匪石二句劉向言守善篤也孔叢子曰吾于柏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其以柏舟作比者若

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柏後凋所謂疾風知勁草世

亂識忠臣也亦汎其流則與衆物泛泛然俱流水

中矣喻不見用也然臣道妻道一以貫之忠臣不

得於君猶賢女不得於夫托爲婦人口吻亦無不

可如此則序說朱說兩俱圓矣

濂識

綠衣篇

嚴氏曰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
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
日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喻妾衣喻上
僭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衣在上裳在下綠衣
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
矣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爲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爲
綠豈可復以爲衣而加之黃色之上乎譬旣以爲妾
則不可僭嫡也締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喻不
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好秋扇捐篋之意也許氏曰綠
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人以絲染而成也妾之所以
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三

折中曰綠絲女治傷己之才疎而有以致之也締綌
以風傷己之德薄而無以處之也按絲非無故而綠
風非無孔而入如此作比兼得自反意方是怨而不
怒詩旨全在此中以外不綴一語可謂妙于語言者
矣 戴震云絲者未爲衣之名綠者方爲絲由女功
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喻妾上僭由君子嬖之耳于妾
乎何責嫡妾之際多有嫉惡其妾者此更不以上僭
責妾而惟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可謂至
賢

燕燕篇

張氏曰重言燕燕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漢書

童謠云燕燕尾涎涎亦謂趙飛燕姊弟同時入宮也
嚴氏曰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莊姜撫戴嬀之
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旣沒嫡妾相依直
如雙燕之飛相爲前後而常相追隨也今戴嬀大歸
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楊氏曰師曠禽經曰鳥
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
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按遠送直恨不
能如燕之四方上下相從耳黃氏曰頡頏上下言其
去國之時有回首再三不忍相別之意郝氏曰燕雀
依人爲孚子也故元鳥爲祈子之祥莊姜于嬀以子
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爲比按莊姜與戴嬀一德同心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四

臨行贈語直吐肺腑隱隱任以大事後日石碯用陳
以討賊之由實基于此苟非其人難言之矣李氏云
差池猶見其羽之影頡頏但言其飛之勢下上但聞
其鳴之音去而愈遠也亦見體會

日月篇

鄭氏曰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孔氏曰言日乎日以
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國
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
如此是其常道郝氏曰呼日月者詩之情境以比夫
婦非專爲告訴日月也孔氏曰日月雖分晝夜而日
恒明月則有盈缺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

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升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按胡能有定言莊公心志回惑所以不能照臨覆冒如日出東方時也而月之不能敵體可知矣作比說一反一仰詩意較融徹

終風篇

朱氏云語云暴風不終朝終風而暴非風之常起下顧我則笑以謔浪笑傲非情之常也終日風暴揚塵滿目如霧雨皆終風之變怪也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暄焉厭苦之詞也何氏曰暴尚有日霾則不見日矣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五

折中曰暄連日之陰也虺虺不斷之雷也萬氏曰蛇之小者爲虺虺雷光之貌諺謂蛇子霍閃是也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暄暄之陰虺虺之雷則未有開霽之期也王氏曰終風末風也風至末則衰猶能爲暴況當盛時可爲大異也按此與日月章同意比于日月猶有開霽之時比之終風無形無影變幻莫測如人中風狂暴之象曰霾曰暄曰霏昏愈甚則境愈奇終之以雷無道之施橫怒之及受者不可當矣而猶懷之其莊姜之懿德乎若如序說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比語不應如是

擊鼓篇

吁嗟洵兮不我信兮姜氏曰洵水盤旋貌信讀如字明其流連于外而成虛說也按說文渦中水也爾雅釋水過爲洵洵水回貌又山海經軒轅之邱洵水出焉以水釋洵由來舊矣亦借字也據補傳云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泰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則詩中多以水比或爲此

凱風篇

許氏曰棘酸棗也大曰夷小曰棘陸氏曰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四時纂要云四月葉生凱風之時也王氏曰棘心至于天天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喻也朱氏曰以凱風比母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六

氏顧養恩同天地之施言吹心比襁褓之誠求言天天比孩提之色笑也嚴氏曰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爲薪比七子無令善之人也會氏曰凱風盛于夏時黃鳥鳴于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孔氏曰寒泉有益于浚民以興七子無益于母何氏曰子賴母以生猶民賴寒泉以爲養按不如舊說爲當風自上而吹下故以興母也泉白下而滋上故以興子也鄭氏曰覲睨以興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按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爲二句之比覲睨說文以爲目也何氏以爲注視疑眸之貌非

聲也

雄雉篇

朱氏曰物得自由人不如物也嚴氏曰此詩及兔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故以善鬪之雉與之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喻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喻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又云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蔡氏云雉性突前其字從矢季氏曰雉耿介之鳥喻其夫也泄泄舒緩貌言不得高飛也下上其音言飛鳴不定其聲不能即聞遠也李安溪曰雄雉無雌者也言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七

雉無雌雄之耦者則反泄泄而安飛矣人有夫婦之情不能無懷今之阻隔是自詒也不言雌之無雄而言雄之無雌乃立言之體又云婦人念其君子行役之詩若與擊鼓相酬者然按何氏云雉如鸞護疆雖飛不越分域故其鳴音近而可聞似此明以見聞所及觸遠者之可思俯仰自如感勞者之不息則自詒伊阻句正言君子之甘于行役不如雉之泄泄下上從容自得也婦人衷情口吻一一傳出則朱傳為不可易矣再秦朝舒云軍旅之間固多危難而同類相軋為更甚不伎不求則勝能相讓敗克相救所謂師克在和也此所謂善鬪也足與嚴說相為表裏一說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善懷處首言自詒伊阻

覯破君子平日閒未免有慷慨從王光景故悠悠我思而寄以德行之規必使破盡伎求念頭以幾幾乎所謂臧則阻雖自詒之還能自慰之也不然功名之會風波之衝實有以勞我心矣似此上一二句是反比非正比也 葉氏曰雄雉于飛言雉飛揚自適而我懷抱不舒曾雉之不若也言自詒者詩人自歎其不遇而不以怨其君也次不特自歎又為君子之不遇者惜之也卒章厲之以自安于靖退而無所伎自安于窮約而無所求則何為而不可也可謂能知義且安命矣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八

折中曰雄雉文明而耿介喻君子也泄泄倦飛貌衛之君子遠仕他邦其妻思之言君子遠行勞倦如雄雉之泄泄其羽而阻隔不見是可懷也又自追怨言夫之阻隔我實遺之蓋必其初勸夫遠仕而後悔之也雉飛而下上其音喻君子之為國為民無不直言也展矣君子但恐上觸人君之怒下招同列之嫌故實勞我心憂其得禍也按雄雉五彩皆備雌則無有故以比德行君子非徒以雌雄比夫婦也 戴震云末章蓋承道遠不來而言爾君子之凡百出于身成之為德行何如今皆不可知之矣然不伎不求平日情性可想者則焉往不善乎又美之以自慰如是此

婦人之深知其君子處亂世無傷也不伎不求可以知德行之全矣

詳味詩意其夫當如晉伯宗之流高明不能柔克者其妻憂其好直而不免于難也故以雉雉作比而以不伎求二語諷之按爾雅釋鳥雉絕有力者曰奮乃不能奮飛而泄泄其羽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矣士君子仕于亂世求免刑戮當如此耳而其夫自率己性不能如雉之摧剛為柔故自貽伊阻也下上其音以耿々之鳥而上下飛鳴無定有審時度勢意君子則轉喉觸諱實勞我心不能善處於上下間故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惟不伎求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九

乃所以善處之耳泄泄二字中隱含不伎求意不然離于羅羅于學率其耿介之性焉有不觸死乎

源識

匏有苦葉篇

爾雅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下為厲由膝以下為揭邢氏疏云此衣謂禪也朱氏曰匏有葉則未可割而繫以渡涉有深則未可輕而繫以濟就着涉之可濟處言深者厲淺者揭亦各有宜彼男女婚姻少長良賤豈無其宜而得私相暱就耶陸氏曰以雌求雄者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者亂也嚴氏曰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孔氏曰言濟盈者必濡其

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與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與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求也夫人非所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歐陽氏曰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于必進自謂不濡與宣公貪于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無親疎父子之別也嚴氏曰一章二章以徒涉喻犯禮四章以待舟喻得禮朱氏曰見舟涉者不泛從舟子之招而惟我友之須乃淫者隨招即赴不須我耦是以終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十

身之托反不若一航之渡也郝氏曰匏剖為瓢有配合義昏禮合昏匏也故以比男女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潛行者用之非利涉之正禮故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具水深比防閑之嚴雉雖善淫厲飛有序匏以行險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按序說專指宣公朱註泛指淫亂但雉鳴求牡句似確有所謂而孔氏以濟盈二句專比夷姜歐陽氏以濟盈句貼定宣公是又同中有異據說文牝畜母也牡畜父也俱从牛諸家以牝雞雄狐為證言飛走相通而字義究屬分貼孔歐兩解正以闡明集傳非其配耦之義李安溪曰賢人自重者刺時之詩所喻于涉水

者外度其時也所喻于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則無可行之義矣然而進退之節尤必要之以禮焉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合而行則是水盈而不知滯其軌也禮不備而就則是牝之求牡女之不及待六禮而奔也易曰曳其輪无咎言其審于義而未濟是以无咎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言其惡于無禮而猶未行也是以其終必得雖然禮義者持身之常而行止之決必以同道占之此亦大易得朋彙征之義也按此詩四章開說若不相蒙正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立解者四通八達無所不可此于小序傳註箋疏之外別有會心不同穿鑿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十一

谷風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爾雅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至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程子曰陰陽和則感陰而成雨夫婦之道當黽勉而和同不宜有怨怒也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喻其夫之暴怒也按習習和意非終風可比且玩不宜有怒句語氣婉曲如以谷風爲暴風直同謾罵非詩人溫厚之遺也朱註不可易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氏曰葑菲二菜比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也嚴

氏曰人之處事寧無小小違誤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道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也何氏曰周祈云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菲者母以下體之故乎此卽節取舊註之意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由不辨二物故也

折中曰采葑菲者不以花而以根如娶妻者不以色而以德毛西河云葑菲冬有根可廟而食則根亦美矣坊記曰采葑采菲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也其曰不盡利則非以其美也與女子始從夫爲後來也亦爲後可借老也譬之采葑菲者得母以其下體哉葑菲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十一

根美可以甘旨夫婦有德音可以同死故里云養姑亦防老按無以二字作直講于末句倒想出比義姑備一解

按左傳引此二句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無以二字與上文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語氣相呼吸則鄭氏謂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嚴氏謂不可以其莖黃腐遂棄其上而不采者其說自合

謙議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陳氏曰物莫苦于茶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茶反甘于薺矣郝氏曰夫婦之情遂成決絕門內相送遂成路人如茶雖苦其實味甘如薺

蓋舊室既爲路人則新婦樂爲兄弟其苦如荼而反
甘之也以但知新婚之樂而忘去婦之悲也何氏曰
此以茶苦比新人興下章以涓清自況意互相發言
誰謂新人之醜惡如茶之苦自君子愛之則不啻如
齋之甘與己之貞潔本如涓之清然君子惡之不啻
如涇之濁皆愛憎之至變者也魏際瑞云茶雖苦菜
而擠淪去水其味甚甘糟糠之婦情味深長本不可
棄按此解較直捷諸說似牽強

涇以涓濁混其說文水清見底也一日持正貌
孔氏曰涇水有涓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有新
昏美故見舊室惡沈氏曰涇之濁以合流形之而濁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七

假令於其泚觀之未始不清也色之衰以新昏形之
而衰假令畧色而求之未始無可稱也按甘苦以境
遇言清濁以品詣言曲道情事語中有淚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蘇氏曰逝梁發笱因人成功之
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
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許氏
曰母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家規模母發我笱謂勿
敗我所爲之事雖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李安溪曰
涇以涓濁興已盛年固遭愛遇今乃以新昏而見棄
故復爲新昏戒言無蹈我覆轍也蓋度其夫之不常
而難信也按棄婦已訣焉長別矣而迴顧徘徊纏綿

悱惻爲家謀非爲人謀也下轉語更覺愴然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涿之游之季氏曰比
隨事重輕以爲緩急也匍匐言其急也按雨就字有
不辭辛勤之意知輕知重識到也耐苦耐勞力到也
賈用不售季氏曰有德而不爲物所取如有物而不
爲賈所買也按此比心之兩不相洽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孔氏曰窮苦取我至于富貴而
見棄似冬月蓄菜至于春夏則見遺也朱氏曰物可
棄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因新而厭舊也按御冬作御
窮之比正言凄切光景也

伊余來塋說文云塋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卽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七

今之仰泥也徐氏云如塗屋壁彌縫其缺乎按朱註
以息字解求其可息自有一番綢繆牖戶之道卽上
文就深就淺等意也兩說原可貫通羅孔裔云古者
婦三日廟見然後方執婦功故初來曰息字書息通
媿又塋亦作取字解如頃筐塋之是也通作娶

式微篇

朱子云中露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泥中言
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羅孔裔曰中露仰無所
覆泥中俯無所立李氏曰凡失國者越在草莽卑賤
日辱在泥塗按中露泥中毛鄭俱以爲二邑不無所
據然作比句與式微句呼喚得情而主憂臣辱亦覺

言外愴然

荒丘篇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邱諸侯以國相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闕也鄭氏曰土氣緩則葛生闕節與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闕而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也郝氏曰旄邱邱之不斷截者俗稱狐疑為葛藤卽此意也羅孔裔云言葛又言裘其久可知按此與日久意相呼應賦中仍帶比意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五

第三節狐裘蒙戎句亦可作比左傳云狐裘蒙戎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龍茸與蒙戎同言雜亂也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與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言衛

盈庭之臣雜亂無主也雜亂無主故我已無車不

東而無救患同郵者耳似亦可通濂識

第四節瑣屑少好之貌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

離鳥也瑣屑少好之貌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

弱鄭氏曰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陸氏曰流

離爾雅作鷓鴣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

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

按惟流離為鳥故下云充耳言惡聲而不之聞也蘇

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

知其將為己患也按黎與衛鄰為狄所滅衛人不救衛亦旋滅于狄正與此說合與序說責衛尤合

簡兮篇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氏曰組織組也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按二句說得有關係方見不知其賢卽說自舉自嘲亦兼得自傷意故末節追想盛時也但以材藝言淺矣

符也 赫如渥赭鄭氏曰容色赫然如厚傅丹是言德充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六

折中云不能知力之如虎亦當奇其貌之渥丹止言

賜酒終以伶人待之但能于人中簡舞不能于舞中

簡人也按簡字以擇字解本箋說所謂簡人正當于

如虎如組渥赭等處簡之安溪言飲酒面赤亦淺矣

山有榛隰有苓鄭氏曰榛苓生各得所以言碩人

處非其位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

美而隰有之以與爲人之君而美好者唯西周有之

按此章皆旁觀贊嘆之詞非自作之語若以榛苓比

君則不類以榛苓自比則太誇嚴氏則云西方之美

人指西周之人物也彼美人兮指衛之碩人也詩人

將美衛之賢者先述西周人物以擬之人物盛衰與

世道爲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乃有龐盛之材彼衛

國之美人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序所謂可以承事王者也似此不特榛荅作比卽西方句亦作比矣呂氏所云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西方美人朱註主西周盛王說若謂山尚有榛隰尙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則不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以斯人而當文武之時自當充奔走禦侮之選此如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正旁觀贊歎之詞也且美人指君離騷祖此濂識

泉水篇

輔氏曰衛女思歸之心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朱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七

氏曰泉水流洪不易其地女子思歸不忘其處彼此皆有定向也嚴氏曰怱然而流之泉亦流入于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水之不如也郝氏曰怱泉水幽閔不出也衛女懷歸不遂故以爲比百泉淇水皆衛地水無情而自衛出者還歸于衛我爲衛女寧忘故國乎按此語是嗚咽聲正如靜中思動意或曰諸姑伯姊其思衛之心當與己同故欲就而問之也嚴氏云父母終矣姑姊尙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也似此諸姬亦是念歸之人故聊與之謀乎若如何氏據說文慮難曰謀言欲歸衛以救衛與載馳章一例首句便不應如此發端矣出宿

于涕是追叙出宿于干是設言五句一直說下虛擬歸衛如此之易且疾也泉水流淇自西北而東南流注之勢不停甯有易且疾意皆蘊蓄于亦字中末節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本同出時所浸潤者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前言泉水流淇比女子歸寧羨之也此言同出異歸比女子于歸感之也所以思之而永嘆也永嘆者永遠歎思直如肥泉之枝散而不能復返矣所謂止乎禮義也此皆嗚咽聲中有懷之情事也

北門篇

毛氏曰北門背明嚮陰孔氏曰人向陰行似已仕聞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六

君不取背明爲義既仕聞君雖困不去非恨不擇君也郝氏曰刺多比北美多比南人情向明則喜投暗則悲也按通章莫知句是主王事政事之並集則忠勤不見知于君王交謫交摧之並至則廉潔不見知于妻子豈非明暗失宜乎夫上不勸士何以慰士之心而此篇詩人能安于命所以爲忠臣此投暗之驗也上不勸士何以安士之身故下篇詩人見幾而作所以爲知士此向明之驗也隨境有暄涼用情有向背通篇意旨已盡在比句中矣

北風篇

程子曰四時之風春自東則生物夏自南則養物秋

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按此章北風不
必專主冬令言若應時風雪不見愁慘氣象矣范氏
曰北風峭然有聲雨雪霏霏然而下威虐及人之
喻也莫赤莫黑二句嚴氏謂無有赤黑于此者謂最
赤最黑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皆貪殘不
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無道不難辨也此
與朱註所見無非此物意有別

折中曰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物喻小人也邪媚小
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目
皆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又云赤狐黑鳥者北
風雨雪所由來也莫赤匪狐莫黑匪鳥者北風雨雪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九

之極致也或曰太陽衰微羣陰蒙蔽則風雪之說也
是爲亂象惑媚盈朝雌雄莫辨則狐鳥之說也是爲
亂原總曲摹一巫字李安溪曰以歲之將盡與國運
之將終也邪餘也史記歸邪于終古法朔虛閏餘多
歸之十二月十二月一歲之終餘分閏月又一運之
終也既巫且言其時已迫也狐鳥皆陰氣所生感
盛寒而暮至者按此言北風雨雪專指歲暮景象正
爲巫字註脚北風勁而狐聽冰朔雪飛而鳥止屋以
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相去何如耶

靜女篇

序說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朱註以爲淫奔期

會之詩箋疏以爲陳古刺今之詩各有比義今備列
之李氏曰赤色之管可以悅人如女色之美可以悅
憚范氏曰彤管女子所玩之物謂女之有美態者既
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充盛男子悅憚彤管之
色謂亦如女之美也此以色比者也毛氏曰城隅言
高而不可踰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
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如城隅然故可愛也張子
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侯我幽閑念彼姝孔氏曰茅潔
白之物信美而異于芳草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
異于衆女可以配人君故曰洵美且異也何氏曰蕘
乃茅之始生者采之自郊外以比美女自外至而進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三

之也此以德比者也按此而作比則柔荑亦可比女
德之溫潤也如以所詒之物論管本無煒而有煒蕘
本無異而有異述于色者亦可作美人比也

新臺篇

孔氏曰蘧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條不可
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
之顏色而爲辭似蘧條不能俯之人因各口柔者爲
蘧條而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
各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蘧條口柔戚施而柔也謝
氏曰蘧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亂
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歐陽氏

曰蓬條何人不可使俯成施僕人不可使仰明其俯仰有愧耳嚴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也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燕婉之求自齊人之故以蓬條成施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詞也郝氏曰人情羞愧汗泚則滌之新臺甚有泚也而近河水之瀾漫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物不潔則洗新臺有洗累此河水浼浼然流渙濯之汚洒與洗通浼濁流貌太平御覽云賦施蟾蜍也楊氏曰蟾蜍形大背上多菲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宣公老而無恥之狀季氏云蓬條龜胸之疾成施駝背之疾蓋衛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三

晉以母爲君初至新臺時則以尊臨卑外爲尊大之態如蓬條然其後見齊女有未順者則俯而求之極其卑屈如成施矣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按朱註泚鮮明也洒高峻也瀾瀾盛也浼浼平也新臺如此高明河水如此平滿蓬條成施之醜態無惡不形無微不徹矣詩人每于對面相形則賦中有比矣折中曰不鮮不矜初見之也至于得則成婚矣據此要之河上當是口柔故以蓬條比進之閨房直是面柔故以成施比正不必言初見時外爲尊大之態也戴震云方言簞或謂之蓬苗其粗者謂之蓬條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困者晉語曰蓬條不可使俯以其疾

似之故各爾雅蓬條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蓬條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蓬條不鮮言宣公媚于齊女徒有蓬條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章不矜當從箋讀爲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矜成施成當讀七宿切以其皮成戚其行施施故各詹諸爲物卽蟾蜍狀卑俯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蓬條成施本物各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面柔口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疾狀其媚于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強爲此態也按蓬條成施直是比中之比考其實義乃覺燕婉二字反對作比倍有情味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邶

三

二子乘舟篇
孔氏曰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國人傷之歐陽氏曰二子舉非合禮死不得其所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于覆溺可哀而不足尙也朱註乘舟渡河如齊也細玩此詩作於二子方去之時則爲賦作於二子既死之後則爲比歐陽說於汎汎二字中見得不能裁度義理尤覺意味深長也

鄘
柏舟篇

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嚴氏曰舟不可去水猶我不可他適季氏曰柏舟在河側則有畔岸蓋以禮義爲依也郝氏曰舟在河中無所依泊我生無歸亦猶是也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適得我所矣

折中曰舟在河中不復出岍以與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舟在河側亦不行陸雖夫死亦不他適也按檜楫松舟汎汎楊舟松楊皆可爲舟而獨言柏者以其貞固也既貞且固不特適得我所自見安恬之致卽無所依泊豈有顛覆之虞而舟有定在更不必言矣姪官云共伯中道相失故有中河之喻謂身無棲泊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而母又不諒也此纔見至性

牆有茨篇

孔氏曰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上有蒺藜之草欲掃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與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中有淫荒之行欲除滅之反違禮而害國也嚴氏曰牆有蒺藜惡草欲掃去之則傷牆故不可掃闔門之話欲道之則傷君故不可道郝氏曰設牆以蔽內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掃而去之中菁之事淫惡不可言言則揚國醜有隱諱耳范氏曰茨以比公子頑牆以比君母水交積曰菁又十稊曰菁積數之多也襄謂反覆除之

束謂束縛去之此比而賦也按諸說一以茨爲傷牆之物一以茨爲助牆之防比義相反歐陽氏以前說爲正俱是諱惡之意然已爲不言之言矣

爾雅牆謂之墉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唯其塗墍茨牆有茨也茨按爾雅註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塗之于牆人不可踰猶禮祭義之棘牆也厚內外之防所以不可掃也以與中菁之言不可道猶內言不出于柵牀第之言不踰闕內外有防限也而穢德彰聞國人疾之則真如南史所云陛下閤門之醜豈可三緘者猶牆而掃其茨欲防之無可防矣比義一片到底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君子偕老篇

朱註云如山安重也如河宏廣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見者驚猶鬼神也此就委佗形之服飾容貌擬之似也細玩之唯其爲君夫人隱然有山河之寄亦隱然有天帝之憑故曰邦之媛也越說得尊嚴愈形得醜穢兩胡然令其自思之自省之也賦體中夾入比言國風中偶有之其寓意之深遠如此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是則如山者比其佗佗之德如河者比其委委之行有是德行乃得偕老君子而宜是象服耳子之不淑二句

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 據說

桑中篇

蔡氏曰唐松枝化而生女蘿之生依乎松故又謂之蒙蒙蔽也蔽於松者也桑中之淫亂期於幽遠而志在乎依所蔽者也郝氏曰唐兔絲無根而附于物有苟合之象麥秋不收冬不藏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詩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有齋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如此則唐也麥也詩也其亦長而可采乎蓋唐麥詩遍于沫邦姜弋庸遍著大姓而期而要而送從欲無已層湧疊屬如采采者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鶉之奔奔篇

孔氏曰鶉則鶉自相逐鶉則鶉自相隨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也范氏曰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鶉不淫其匹所以疆疆然難偶者搏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按陸氏云鳥性淳蠢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疆疆有力之義爾雅以為當也註謂好與物相當值也奔奔疆疆韓詩云乘匹之貌然則鶉鶉皆良鳥也朱註所謂人之無良鳥雀之不若也孔云二章皆上二

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一說此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惠公幼而立立四年奔齊十二年復入頑烝宣姜至生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牆茨偕老不及惠公者怨其幼也此必長而復人之時國人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耻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閑也若二人之惡著矣又安用其刺哉孔氏曰表記引此証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註云疆疆奔奔急鬪惡貌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疆疆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毛西河云鶉本非鶉屬但與鶉連言之耳其性好鬪遇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他鶉有不狎者輒憤奮而前故詩人以奔奔目之奔與賁通言憤奮也鶉各乾鶉謂鶉性惡淫故名然顧氏舊註原有乾本度音作乾健之解謂此健鶉則疆者強也即健也古諺亦云鶉行姜姜性行勿良據此正與難偶意合如孔氏說乃刺暴非刺淫也與本說離矣

五雜俎云江北有鬪鶉甚小而馴然最勇健詩云鶉之賁賁言其健也其亦孔毛二說之一証歟又按此詩在定之方中前考衛自宣公屬倂壽于左右公子後皆殺之而立朔二公子不平出朔後反國傳懿公卒為狄滅文公乃興則詩中我以為兄

從二公子對宣公言之可也我以為君且可如字不必添註作小君矣表記引此証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或詩意實亦有然歟濂識

定之方中篇

朱註云榛栗二木皆可供籩實椅桐梓漆四木皆琴瑟之材范氏曰舉其用之重可以備禮樂者似也細推之斯干言室成而祝以熊羆之夢男女之祥趙文子成室而禱以歌哭于斯聚族于斯蓋甚重乎居室之人也樹及桐梓其兆子孫之盛歟伐為琴瑟其祝室家之好歟駮牝三千亦以物該人非畧人重物也立國規模中興氣象衛之庶富此為龜卜矣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蠨蛸篇

程子曰蠨蛸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夫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蠨蛸之東人所醜也郝氏曰蠨蛸朝升于西升則雨終朝止矣女子為苟合之行其能久乎折中曰虹映日而成暮日沉西故蠨蛸在東朝日升東故蠨蛸西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即止以比淫奔之人其夫婦之情亦不能久蓋不特人賤之其夫亦賤之也何氏曰蠨蛸所以擬衛宣也宣年老比日薄西山矣而淫恣不已猶蠨蛸為天之淫氣

見于日在西之時也朝躋于西擬宣姜也姜年少正如朝日在東之時而與宣公為配耦猶蠨蛸之朝升于西雖能成雨然不過終朝止耳以女妻配老夫暫能歡娛其能久乎按序說止奔也此章在定之方中後似不宜再說宣公朱註泛指淫奔謂蠨蛸在東人不敢指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此似指處女私奔者而言何氏謂何憂于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呂氏謂女子非久在家者而何為犯禮又作喚醒語氣此皆因懷婚姻句俱指未嫁者而言也然細玩比義亦可作已嫁者言若謂淫奔之女如淫惡之氣何人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敢指之惟父母兄弟庶幾可密告之耳夫婦之合如崇朝之雨亦唯兄弟父母可切言之耳無如已行而遠之矣乃如之人其懷中另有人為婚姻焉何其無信而不知命乎蓋嘆止者之無人憐奔者之無識也似于序說尤合詩中轉折有藏于空隙處者此類是也李安溪曰陰陽和則雨虹見而雨止者不正之交能絕陰陽之和是以暮則在東而人不敢指喻幽暗之事不可道也朝則在西而雨僅崇朝喻配合將不終也重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蓋必有背其父母棄所約定之配而他奔者故下章云然按不正之交比懷婚姻也言奔所思也絕陰陽之和比大無信也

言背成約也秦朝舒云虹者陰陽之餘倏忽相合而成以比淫奔者暫時相悅苟且相從也亦有意致再華希閔云遠父母兄弟見一生大轉身處大節所關也據此首節上句之比謂此邪氣也不可以不正也次節上句之比謂此暫時也不可以久合也作正襟而談語氣與下節神理卻合又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

相鼠篇

范氏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嚴氏曰凡獸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无

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郝氏曰刺羣臣無禮而託咏于相鼠何也喻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貪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復俟者唯鼠故以爲戒相鼠相死鼠也鼠以皮爲儀以齧爲止以四肢爲履借以爲比

折中曰儀者身之文猶皮也止者事之節猶齒也禮無不在猶體之無不具也按何氏謂夷姜刺宣公之詞自言不死何爲而以其自縊實之得毋太鑿但細玩語氣或指在位者淫惡而言不是泛然無禮相鼠有皮猶言不惜羽毛耳相鼠有齒猶言不顧口頰耳

相鼠有體猶言不愛身體耳故無爲于世可以死而其死亦不能俟且祝其速死不啻睨目頓足指髮擗胸忽改溫厚和平之旨此惟淫惡者足以當之一說衛文雅失國之禍刻意勵精痛懲前失變壞相鼠所以誥誡其臣民者如此其大聲而疾呼也先民有言不易民而治信夫傳曰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嚴氏曰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由誤加尙字耳尙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語意方瑩按此解較進一層何氏謂夷姜刺宣公之詞誠不免鑿但衛淫亂之風實起于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无

宣公滅亡之由亦兆于宣公遽條戚施尙有何儀尙有何止尙有何禮既無人道亦無人形宣姜既鴉鵲之不如宣公自相鼠之不若矣胡不速死正與遽條不殄同一激烈淫亂之人天理不祐胡不早日殄滅三百篇中無此二句之悲憤者此時新亂甫定之餘痛定思痛所謂論及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

折中云彼親見衛之先人淫亂無禮設使蚤死猶可以不死唯不幸而不死是以稔惡而不可救是不死而多爲無禮誠不如速死之爲愈也正指宣公說 考宣公在位十九年惠公前後立三十三

年而卒衛所以致滅之故實由於宣公在位之久
使其過死則假早立仁孝如此為君可知天之不
殄籙條天之欲滅衛國也哀哉濂識

干旄篇

孔子曰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
道言建子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于浚之郊此好善
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
以此法而治民也是以彼姝稱卿大夫而以素絲二
句作比言矣朱子作賦說精當不磨唯子子二字可
作比說子子特出之貌言無與之並行者郝氏曰浚
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此大夫始也詩人不
詩經比義述卷二 國風 鄘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載馳篇

鄭氏曰升邱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
宗國也女子善懷言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邱采
其蠶也郝氏曰蠶貝母為女子遠父母之喻蠶生于
阿邱陟而采之女子背母寧忘故邱乎又我行其野

芄芃其麥為女子適他邦之喻

折中曰麥經霜而猶茂以喻國滅猶可興也行野時
感觸如此按朱註作賦說蠶貝母主療鬱結之疾芃
芃其麥即就途中所見言之文義固順當然探之當
日情勢不如空中設想作虛說于比興義方合序說
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閱衛
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
是詩嚴氏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懇于方伯以圖救
衛而託歸唁為辭耳賈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
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序言自傷不能
救得之矣又以為真欲歸唁則非也戴方處漕邑豈
女子歸唁之時乎又曰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
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為無益于事故
欲自歸也又曰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為不通曉
于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而難行也非閼
塞不通也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為告
急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之而已其後
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而許
人真狂禪無謀矣按此最得詩意比語作解亦覺有
味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鄘

三

衛

淇奥篇

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云詩集傳淇奥篇淇上多竹漢書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霏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遯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此文無毛詩所咏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北土寒亦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音快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咏綠竹者乃箴竹非常竹也據此則比語不同泛泛曰猗猗曰青青如箴以竹之自少而老比君子進德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三

序尤以竹之稟氣特異比武公植德之堅玩通章言工夫言造詣言威望言禮節卻以有匪作領則其文非無本之文而箴竹之根深晚茂怡與武公之高年碩德相稱故毛氏云箴積也宜比學問之積而盛也註又云箴積也竹之密比似之威儀所以言抑抑也註抑抑密也若如舊說竹是艸又云艸是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蕩器具故比切磋琢磨是特淺言之耳季氏云綠竹猗猗倚與依同倚也互相依倚則不摧折而得以成其美以興工夫之夾持也凌濛初云箴竹所為也即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之竹巧于取喻李安溪曰骨角有條理故以喻講學

之精也玉石有品質故以喻脩治之純也何氏云如金如錫言其隨革之適宜從容中道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圓之不毗周旋中禮也會弁如星鄭氏言其狀朱註言其明兼說亦可以比鄭之鷗冠楚之瓊弁何如倚重較兮戴震云傳重較卿士之車按較在騎上車之兩旁可憑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望之如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為然按此句作比方與上文一例不應此句夾入賦語參之

考槃篇

嚴氏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與槃同此言成樂在澗猶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三

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碩人之寬非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矣邁說文云草也折中以為如得巢穴也軸說文云持輪也嚴氏曰以為如軸之卷收藏不用也按邁似結草為廬唯其在阿所以深曲軸固隨輪而轉惟其在陸故覺平坦寄跡如巢故云弗過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終身未嘗入城府也卷收如軸故云弗告所謂遊于環中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機而不動且運其機于不窮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也獨寐寤宿言與歌俱息矣山月窺人澗芳襲袂惟有碩大寬博之德者足以領之

碩人篇

手如柔荑朱註云茅之始生曰荑孔云荑所以柔新
生故也若久則不柔膚如凝脂孫云膏凝曰脂領如
蚡螭孔云蚡螭在水中白而長七辨云蚡螭之領阿
那宜頤是也齒如瓠犀孫云瓠中瓣也朱註云方正
潔白比次整齊也螭首蛾眉孔云螭如蟬而小有文
額廣而方蛾朱註云蠶蛾也其眉細而長竊念衣錦
褻衣錦且不欲外著美人圖何處著畫筆耶列女傳
謂作自傳母其信然歟莊姜可重處豈徒在此然對
莊公說而鋪陳其才德豈非痴人前說夢只就人情
所艷羨者而酷形之曲盡體物之妙詩人善于立言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五

氓篇

嚴氏曰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情眷歡洽之時
也鳩嗜桑葢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
而為其所誘也淇水則有岸隰則有泮何汝心之無
涯听不知止也卽上章所謂罔極也蘇氏曰桑之未
落也其葉沃然為若可依者也鳩食其葢甚美而
不能去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

意得而財豐一若可依者婦人言而從之不知其三

歲食貧而至于相棄也何氏曰舊說鳩食桑甚則革
暴鳩食桑甚則淫明是以鳩與女以桑與士也按諸
說俱一例然序云華落色衰遂相背棄明以桑比女
此卽見背之由也士所以罔極也所以二三其德也
朱氏曰詩言三歲則此婦來奔未久不應容色遽爾
凋謝豈不知食貧易老乎且靡室勞靡有朝皆足衰
其顏色者朱子從序說自的嚴氏曰情淡愛弛直如
桑之自黃而隕向衰之象矣按以色衰言是傷己以
寵衰言是怨氓二者相為表裏也二三其德其別有
所私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此母乃放恣心意無所
拘制歟所謂不思其反也一說士也罔極二句君子
立不易方之訓也不思其反二句君子永終知儆之
戒也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五

竹竿篇

此篇朱註作賦說不過言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耳
惟郝氏宗毛鄭說而申之曰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良
苦室家相違之意皆寓于比釣用絲比夫婦相屬也
身在他國遠思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
相維繫也泉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
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滌滌之水與盈涸者異檜
松之木與蚤涸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義微婉三復

可知何氏亦作比說屬之許穆夫人以竹竿爲初聞
衛破而未及知廬漕之事次賦戴馳已知戴公廬漕
而自傷國小不能救其後復賦泉水更欲望救于他
國則三詩俱屬一人而分前後其意各隱有所指不
然聖人何必疊採之作衍說乎李氏亦云泉水以常
時思歸戴馳以衛滅思歸竹竿以不見答自傷而思
歸然詩中則不見其有不見答之事羅氏云泉水則
思出同歸異之肥泉毛傳云所出同歸異曰肥泉竹竿則思出同
歸同之松檜也比解亦可參再檜楫松舟釋木云檜
柏葉松身卽禹貢所謂括也何氏曰檜之與松共生
相類至剗剗而爲濟川之用則又相須此亦兄弟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三

況也按嚴氏謂柏舟舟楊舟皆舟耳義不在柏與
松楊也然柏言其堅以比婦人之節楊言其輕以比
諸侯之來此檜與松連言之以比兄弟之聚似亦可
取義也

芄蘭篇

蘇氏曰芄蘭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于地而不
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智也季氏曰童
子稚弱如芄蘭然于禮當佩容臭耳而使之佩觿
則爲蠟等欲速之事

折中曰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
弱而不能自舉也觿雖也所以解結佩之比當繁劇

之任也鞅決也所以引弓能射疏命中者佩之比當
軍旅之事也悻驚動也垂帶數搖而驟動有如驚悻
也按沈氏謂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觿狀何
氏謂古人爲觿之制疑與芄蘭之葉相似據此則首
句專爲次句作比上下融洽矣玩通章只就其容貌
言以芄蘭之支比其觿之狀以容兮遂兮比其佩
時放肆之狀以心之驚悻比其垂帶搖曳之狀則首
尾一氣亦一例而觀等之意自在言外試參之華希
閔曰序但言刺惠公非卽以惠公爲童子也臣民豈
有斥君爲童子者蓋言寵愛之濫而命服非人童子
非嬖人卽世祿也按此芄蘭之比亦可通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三

河廣篇

彙纂曰鄭箋以爲宋襄公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是詩
孔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嚮宋渡河朱子
集傳從之定爲襄公時詩嚴氏謂詩言河廣可杭則
爲宋桓公時詩以襄公時衛已遷于河南不須渡河
也然此詩以爲母思其子則本于慈廟絕而不往則
止乎禮于義爲正若以爲桓公時詩則夫人于己出
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不足爲賢矣當從箋疏及朱傳
爲是據此則誰謂河廣二句只作比語以河之狹比
宋之近也廣者不謂之廣比遠者不謂之遠思之至
也若作賦說四句重疊矣劉氏曰詩作于襄公初立

衛在河南已十有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爲言者其有深情歟抑大歸爲婦人所諱也若作此說更不必說到此卽以故國之山川爲比亦無不可此篇泥定爲賦或謂思桓公或謂思襄公或謂未渡河作或謂既渡河作詩意在義不可往故不廣者亦謂之廣不遠者亦謂之遠詩意在思而不止故廣者不謂之廣遠者不謂之遠作此說一切葛藤俱掃去矣再顧棟高列國山川表云衛都朝歌在今衛輝府滑縣僖三十一年遷帝卽爲今北直大名府開州俱在河之南可知孔疏嚴說襄公時不消渡河適宋確不可易此當在河未徙時毛西河并云宋桓姬歸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五

衛事他無可攷而此詩未必爲宋桓夫人思子之詩則愈推愈離矣何如作比義思襄可作活說卽泛指思人亦無不得解家廷範曰按宋桓公各御說莊公之子閔公之弟也南宮萬弒閔公御說奔毫蕭大心討賊立御說是爲桓公娶衛文公之妹爲夫人生太子茲父旣而出之狄入衛殺懿公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卒衛文公立宋桓公旣出桓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請于桓公曰君立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可固請乃許之將立目

夷目夷辭曰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使人召茲父乃反復立之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桓公卒茲父立是爲襄公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味此詩而推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出母與廟絕不可以私反子亦不敢以私迎母故爲襄公者生則致其孝歿則盡其禮而已鹽鐵論引子曰于河廣見德之至也其美宋襄母子之間限于禮而不得其情處其變而能曲致其愛乎朱註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故云河廣然閔二年已東徙渡河衛居河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早

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特取河爲喻耳以河之狹喻宋之近若然則亦比而非賦也十五國皆有風而宋獨無風卽此詩而宋風之正亦見一斑矣

伯兮篇

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朱子因之謂比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按此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故以兩日比之久從征役意亦于此二句見出諷草令人忘憂本說文又各宜男亦曰後庭草焉得諷草言樹之背若云憂可忘乎忘憂是忘伯也語氣一直說下何氏

云萱花宜懷姪則以爲寓思夫之意亦通徐氏曰有膏沐而無意于首之容願思伯而甘心于首之疾思緩草而卒安于心之痲此可以見婦人性情之正子髮曲局如物之盤礴局促于局中局說文云曲受物之器也首如飛蓬蓬爲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輒旋朱子云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按此是賦語乃于一句中必有比字而句義乃豁然亦復刻劃盡致所謂無比不成賦也餘可類推

有狐篇

范氏曰詩人刺男女之無家故取獨行性孤之物以爲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望

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于彼縱欲使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下則無裳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今在淇水之梁緩緩然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按序說男女失時喪其配耦朱註添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細玩比義緩或爲安緩之貌或爲蒺藜之貌則非少狐可知曰無裳無帶無服亦似婦人慣習紉箴補綴之事而先時預切心憂者又似過體所需種種係念不啻痛癢相關者則非少女可知兩邊合看神理在語言之外舊說從梁而渡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

帶束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三句亦有

次第 源識

孔氏曰緩緩是匹行貌乃狐之不如也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無室無家若人無衣服也此連下句亦作比說華希閔曰狐比淫者之子當指婦人以憂挑之也既憂其無裳又憂其無服無帶以狐媚之術爲求匹之媒或云未有欲嫁其人又譬以爲狐者狐妖物以比明是刺語姑備一解

木瓜篇

嚴氏曰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惠顧之者其感必倍齊桓有存亡之功衛深德之故因其車馬器服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望

遺而述其欲報之厚言我衛人當爲狄所滅之時但有逮我以木瓜微物者猶當報之以瓊琚且曰此非足爲報欲以結好于永久而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感其救衛之恩設爲瓜瓊不等之喻非以尋常報施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蕪亭粥淳沱河麥飯也許氏曰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琚等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等相施報也歸氏曰謂之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人與國姜爲異姓乃存亡之節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所以感恩無已時也按序說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收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孔鄭

守之後人復屢暢其義朱子所謂男女相贈答幾置之不論矣然反復涵泳如空中舞影了不着痕更無從于比義中有以觸悟

折中曰美報施也乃覺脫然于聚訟之外矣

郝氏曰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况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按此于序說中

詩經比義述

卷二 國風 衛

聖

另闢一解通章作比語特有言外味家廷範云夫子以木瓜終衛風明衛之滅而復存皆齊桓之所畱也衛人賦木瓜見齊之功衛者大衛之感齊者深分災通惠豈細故哉姪宮云世世子孫當體瓊玖之義圖莫報之功永永為好耳

詩經比義述卷二終

詩經比義述卷三

國風三

王

黍離篇

季氏曰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以事理論之似不盡然當時周雖東遷雒邑而岐周舊地已盡封秦假使故宮為其所毀則都城之內宜為室廬乃以黍稷為言則當在野外之地而豈可語于城內哉且五穀者民之所資以養者也而稱其黍稷之盛則其民尤為勤力似有歎羨之意與言蔓草荆棘者不同矣其必秦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王

一

得岐周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地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之不競乎按此直作賦說但玩秦風篇誇車馬之盛侍御之多祇覺强悍之風樂于戰鬪未聞務本之意專在重農則黍稷方華氣象恐非兼葭苞櫟所能彷彿也何如朱註云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黍稷下垂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則故國興亡之地秋風黍禾之悲賦中帶比不更覺情味無限包含靡盡乎此正序所謂閔宗周也至范氏謂憂思亂于中則瞻視眩于外念父母者莠蒿莫辨閔周室者

分則更曲而又曲矣

按秦本紀襄公七年春以兵送平王東徙王與誓

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

地襄公於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是襄公終身未嘗

有岐豐地也至其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

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先是二十餘年周之故都尚末為秦所有戎人出

沒迭去迭來季氏乃謂東遷後秦已盡得周舊

地都城之內宜為室廬黍稷當在野外因創為務

本力農之說其亦因孝公商鞅時內務耕稼外勸

戰士臆度其先亦如是之言也賦中帶比朱註真

情味無窮矣謙識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二

李安溪曰首二句亦有典意周室播遷以其田畀秦

人故曰彼黍之離離者如故而稷且自苗而穗自穗

而實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于以見平王之不能復

興而秦之漸強魄兆已見也按二句分開作比較舊

說差確實且疊句亦有意再如醉言沉昏而不醒如

噎言蔽塞而不通非身親其境者不能為此語

君子于役篇

陸氏曰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

牛故也日之夕矣一句闕上下兩句雞棲于埭則日

之夕日而已夕則羊牛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人有

日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

非人情矣

折中曰疇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疇後至者棲桀也

郝氏曰詩意乃因思觸物非緣感物與思而方人于

物也按詩意在不知其期句故所舉皆有期之物方

人于物詩中常有之此固微有別然即以比方論情

真語摯悽惋動人亦何礙之有謝枏得云雨雪霏霏

遣戍役而預言歸期并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

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

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似此不知其期其必音耗

久斷調發無恒并所至之地亦不知也以日夕所見

之物動其望遠極情之思苟無飢渴幾幾生還如再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三

造矣以視文武宣王之時何如哉顧炎武曰君子以

嚮晦入宴息日之夕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

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于文

日夕為退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

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于

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

乖而晦明之節亂矣按羊能避露雞能稽時出入之

度形于物性人也而不知乎哉

君子陽陽篇

序云閔周也從極樂情形寫可閔世界豈特執簧執

節荷鋤秉耒亦無不陽陽而陶陶者矣左之右之

無不宜之特不宜于居高位耳相招樂隱全于貧賤之耻翻轉看出姪宮云無窮幽隱無窮抑塞偏曰陽陽陶陶所謂隱中隱也故此亦可作比看

揚之水篇

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也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嚴氏曰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而水淺弱不能流轉之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四

折中曰東楚更輕于束薪束蒲更輕于束楚而亦不流弱之甚也按朱註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則弱狀已見不必讀下句而知後儒作激揚說并謂揚字从手乃以手播揚之義則周之政令不行誰為激烈而切諫之哉然揚之而不流則其弱愈甚正猶微蚊之不勝力負駑駘之不受鞭策也六極之中所以與惡並稱也厥後政事下移相忍為國三百年情形已于兩句間刻劃殆盡矣說有與本意異而同者正不妨推闡言之盡物理之變耳

毛傳云揚激揚也鄭箋云激揚之水至過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是作激揚說起于毛鄭後儒歐蘇輩因之

且以激揚喻王政教煩急非其臣激烈而切諫之義也 濂藏

嚴氏曰宗廟禾黍曾不以之興懷而唯申國之憂失輕重矣可知王室漸卑即以大義召發諸侯未必盡能聽命况平王忘弑父之大讎懷立己之私恩誰從之乎似此激揚播揚二說正可為王之號召作比王號令之不行號令之不當兼舉在內

中谷有蓷篇

程子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嚴氏曰詩以歲旱草枯與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五

由此而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蓷草生海濱池澤濕則生今嘆燥其乾者矣旱則乾者先燥也與饑饉則貧者先悴也長茂者亦為所嘆與饑饉甚則粗給者亦乏絕矣生于濕者又難旱于修者今亦為所嘆富足者亦乏絕矣范氏曰以脆弱之物喻衰薄之俗蓋有深意使堅強之物雖過早嘆未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歉未至相棄詩人可謂長于譬喻也按秦對嚴宗嚴氏說駁去程說要之諸說俱于下二句似未洽若言凶年氣象如此所以此離是賦也非興也若以物之脆弱比俗之偷薄似又太紆細玩之曰乾曰嘆曰條曰濕曰泣似上下相對豈以蓷之嘆乾比

此離艱難之狀歟羅氏云菴一名益母曾子見之而悲詩人托此亦其窮而反本此似上下句有關照旁推交通要于序說閔周朱註覽物俱無礙也

兔爰篇

歐陽氏曰兔爰雉離嘆物有幸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人尚幸世無事而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人不幸遇此亂世如雉陷于網羅蓋傷已適丁其時也嚴氏曰兔陰狡善逸雉耿介喜鬪有兔爰爰然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于羅網之中喻周人爲王力戰而受禍也郝氏曰兔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六

自得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按序說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註謂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此是解蓋兔性陰狡雉性耿介是其本然而雉善鬪輕死比君子得禍尤切從來性介者觸事一發而難遏而性猾者以緩緩應之遂至觸藩羸角駢首而甘于死東漢明季諸君子可驗矣羅也學也蠶也多設法以陷之本以捕兔者反而相治其爰爰自得之狀轉如局外閱觀千古小人情狀如一轍也安得出雉于羅置兔于學使邪正各

得其所哉

葛藟篇

朱子曰葛藟枝蔓聯屬有宗族之義黃氏曰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似此詩託興之義錢氏曰絲絲與終遠相應蓋絲絲是長蔓而不絕若終遠則不長相聚矣嚴氏曰葛藟必依木以生喻宗族之依王室也今絲絲然不絕之葛藟不生于野而生于河水之游岸近水之岍善崩將爲水所盪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郝氏曰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于河水在河不在于山比兄弟望潤澤而不得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七

折中曰葛藟枝蔓聯屬庇其本根雖在河游而終不漂流物猶如此人乃不然涘更險于游游更險于涘而葛藟終在者以根枝盤結故也按諸說或作正比或作反比玩朱註原屬反說據胡氏云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藟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葛藟必生于山谷邱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枚之上然則在河句豈非比其流離失所之狀乎而仍絲絲者豈非以根株盤結之故乎下句作正比上句作反比只就朱說暢足其義覺意味更深長矣

采芻篇

小序懼讒也孔氏曰采芻以興使臣其事雖小憂懼于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日久情踈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姚氏曰芻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後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郝氏曰芻之為物可以織也彼方采之讒言蔓引何以異芻一日不在恐乘間羅織不知其幾如三月之久矣蕭之為物可以蒸彼將采之讒言熏灼何以異蕭一日不在乘間蔽明不知其幾始如三秋矣艾可以灸彼將采之讒言樂膚何以異艾一日不在乘間銷骨不知其幾如三歲矣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八

折中曰芻蔓而善附似小人之黨援也蕭蒿也氣味苦寒喻小人之陰險也艾似香而非香喻小人之柔奸也張彩云楚辭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意蓋本此按黃氏云古以采芻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芻非人臣之事于事情未通據此何如以彼指君之為得也特詩人不敢斥言王耳昔上官桀之讒霍光也何光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讒蕭望之也亦何出沐日奏之固小人乘間伺隙施其中傷之計亦由君心喜諛受候售以萋菲之投不能使芻蕭艾不生于世而用不用自在人耳三采字煞有味

朱子采芻篇云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芻起典則

此三采字自比君之聽取也彼采猶彼為善之指長國家者也主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故乘間抵隙者眾也謙識

戴震云芻自始生至成就三月而可刈蕭至秋後乃可取為用艾之用以久者善言三物歷時月轉變乃成今讒言之行也一日不見而使君心立變即如三月三秋三歲焉以采三物者之觀于物變未有若此之速者是可懼也

大車篇

郭璞云蒺藜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孔氏云瑞玉顏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瑞玉色如之按此比其五色之燦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王

九

爛耳首二句言聲色駭人已藏畏字意

丘中有麻篇

嚴氏曰貽我佩玖欲其遺我以善道也徐氏曰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詞源流于風

折中曰珮玖喻所行之道也夫君子不榮其身不可不行其道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得不可自高其節而懷寶迷邦也何氏曰說文云玖玉之黑色者趙氏云玖從玉玉從久意兼聲玉久土聲光如石故從久也之子爨貽我以佩玖蓋取從久不渝之意豈其一旦而遂棄我乎按佩玖言玖之可佩

者佩其言佩其行皆佩也序說思賢故以未句作比何必指爲淫奔乎采葛章亦然一說云隱者必有事麻麥李皆所托業也思之而志其地志其業志其字望其來望其食且望以道德光輝也貽我佩玖亦猶之錫我百朋云爾按彼字卽指麻麥李說所業在此卽若爲彼畱之既畱于彼庶幾有貽于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之思賢繼繼無已之情大槩如此

鄭
緇衣篇

輔氏曰緇衣之宜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改爲欲其服之常新授祭欲其粟之常繼也按犬戎之難父死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十

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當時列侯之德未有出桓武右者故緇衣之宜欲其衣被天下也適子之館欲其歡顏萬士也授子之祭欲其率育斯民也賦中有比意若以爲武公之好賢如此此必賢人有責難之事匡正之言武公不啻欲寢食于斯故久而不厭也則賦語亦可作比看家廷範云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其十一十二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舉賢者司徒之職武公之好賢卽所謂善于其職也所謂有國善善之功也設其辭所以美其德明其功也又按桓公死于幽王犬戎之難武公立平王于申身爲卿士國人宜之夫子錄鄭風

于王風之後而冠以緇衣明鄭爲王室所依而武公實東遷首功也于書錄文侯之命于詩錄緇衣之篇則晉文侯鄭武公二人者固聖人所樂子也

將仲子篇

小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不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氏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不爲也蘇氏曰異姓而于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郝氏曰杞木高桑木執植木堅比比公室強而段無能爲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十一

折中曰祭仲勸莊公使除叔段而公不從其不從也非愛段也有所畏也詩人知其情焉故爲女拒男之辭以比之按此章詩後人俱宗序說左傳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奔卽詩人無踰無折之意也而仲之可懷自在言外亦只是子姑待之一語詩人托于比義描畫莊公心事豈非如見其肺肝乎家廷範云此詩設爲莊公拒祭仲之辭而隱刺之也仲子親之之辭仲可懷陰然之而陽拒之也以祭與莊本同謀殺段者也我里我墻我園刺莊與段一家之人也我樹杞我樹桑我樹檀莊與段同根生也樹之者父母也見其樹者公族諸兄也國人也無踰將兼之也無

折將大刈之也因祭仲無使滋蔓難圖之言而設
公之言以應之豈敢愛之愛絕矣畏我父母即左所
云姜氏欲之焉避害也左氏詞直而無忌國人詩隱
而機深朱註乃以爲淫奔即便淫奔而畏父母畏兄
弟畏人言無踰里無踰牆無踰園無折祀與桑與檀
宛然召南無感悅無使虐之意何獨以爲淫而放之
大叙于田篇

吳氏曰叔于田下篇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莊公
全在言外戒其狂而傷女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按
鄭伯克段于鄆其傷之矣始也請制繼也收邑甚至
繕甲與乘訂期啟行非所謂狂乎恃勇而蓄不臣之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十三

心若暴虎然行將及于難也抑釋棚忌抑嚙弓忌蓋
勸其解甲韜弓毋多行不義而自斃豈從容整暇之
謂乎詩人所見遠矣嚴氏曰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
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爲得
衆非謂其真能得人心也

玩袒裼二語當日叔段莊公必如漢景帝于梁孝
王以太后親故入同輦出同車也當日于田光景
一往輕傲莊公一心疑忌詩人諷之殆謂公猶虎
也段狂其勇狎虎將爲虎傷狎公將爲公傷矣袒
裼而獻于公所公猶虎口也處心積慮成于殺段
其不免虎口哉戒其傷女此其字即虎即公可耳

源說

清人篇

輔氏曰出軍行師聚大眾于一所當日夕戒懼猶恐
或失故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
所以順陰氣之斃斂致殺伐之沉摯也今其出師之
久且無事而不得歸士卒則皆相與遊戲將軍習爲
好容如此則其勢必至于潰散而後已耳陰常擊斂
陽常渙散投石超距蓄其勇以求泄也左旋右抽習
其事而將肆也按翱翔逍遙散渙之比也陰事而陽
用之不以其類也即不以其律也

羔裘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十三

此章朱註泛說後人俱宗之
折中曰羔裘潤澤而毛順服此裘者能順其命而安
處不變亦如裘之直且侯也豹之爲獸甚武而有力
今之服豹飾者強毅不屈能主一國之直道亦如豹
之武有力也英裘縫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
中歷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祭也邦之美士
如三英之粲然可觀也陳氏曰義所難裁莫深于貴
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于強大之間鄭之奢過桓武
以來亦難調矣其國疲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
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採之威君子有
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何氏則曰美叔詹也叔詹

鄭之公族執于齊拘于晉幾烹而免可云舍命不渝者故其說謂染人之事自一染爲縲以至于七入爲縲則無可變矣羔裘如濡正黑色也故以爲舍命不渝之况又鄭以叔詹爲將軍謂其人之威望武而有方如豹也未章又言其涵養之深不隨不激故其見于外者文理可觀亦如羔裘之晏然溫和與人體相適也又謂三英管仲所稱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是也

左傳文公二十年按前人或泛說或專說要皆賦中帶比竊謂如濡比其德之溫良也豹飾比其力之剛毅也曰晏日絜比其人足以爲國之光華也比語亦有次第

遵大路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鄘

十四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于莊公尙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按大路非邪徑也執袂非私約也不寔非喜新也緇衣爲好賢之詩武公有舊德有舊人也望賢者之念舊其刺莊公之忘舊歟范氏曰衣故不棄物故不毀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貌不勝心以好字動之要皆喻言也

女曰雞鳴篇

禮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乃婦人勸親賢而雜佩問報語非泛

然來而曰贈望其示以善道也順而曰問稽其不負心儀也至好而曰報直如佩德銘功比君子于玉矣此當與貽我佩玖句參看或曰雞鳴而味旦鳧雁何在亦自寫其意中之孤矢耳宜言飲酒何在亦自寫其意中之琴瑟耳來之順之又何在亦自寫其意中之投贈耳所謂從夢醒時摹盡終朝生計也按通篇實境俱作虛看凡內政之所當事者俱可例推而截髮留賓亦猶雜佩貽贈之意也

有女同車篇

嚴氏曰忽以弱見逐國人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耳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鄘

十五

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翱翔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于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爲援而不至于見逐矣按此宗序而小變其說然先儒俱指一人說若指一人則孟姜不應以朝生暮死之物比之恐嚴說爲的木槿但取其華色以比女顏見好其色不如好其德耳即謂朝生暮落不可以比孟姜不知女子盛時無十年但以其顏則容華易謝所謂變色不徹席是極易棄捐極易忘者此亦木槿之朝生暮落也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孟姜之容華有不與同謝者哉可見顏易衰而德不衰惟婦

銷佩玉協此德音則永懷不忘白首如新耳不必
以有女孟姜判作兩人也 是詩序言刺忽不娶
齊女緣泥定孟姜句耳不知姜是周時貴姓人所
願婚者故詩人咏之如美孟姜矣必齊之姜是也
左亦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如東晉門楣爭推
王謝北朝閣閱惟重崔盧盛時則求婚不得衰時
尙賣婚以養當時皆以得其女爲重耳若謂桑中
尙有弋庸衡門尙有宋子獨此兩言孟姜故指爲
齊女則東門之池三言淑姬序何不鑿指爲周魯
女乎且緣孟姜斷其爲齊女緣德音斷齊女之賢
而刺忽之不娶夫齊之欲娶忽者再其一卽文姜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去

後日南山傲笱穢聲四布德音安在其一無考何
所據而知其賢使忽受文姜忽受魯桓公之禍矣
不婚于齊豈足刺哉善乎

折中之言曰同車之詩雖顏如舜華而所不忘者
專在德音能輕色而重德故聖人有取焉不必如
序指定齊女不必如嚴說判作兩人也 游識

山有扶蘇篇

小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
隰宜有荷華者也今觀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有狂
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范氏曰山不唯有小
木而有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

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又曰在山則
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爲美孰爲
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都
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二章皆比而賦
之也嚴氏曰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相類若
扶蘇無名之小木也游龍放縱之凡草也荷華與扶
疎不類橋松與游龍不類見君子小人不難辨忽暗
于知人故所美之人非正美也郝氏曰扶蘇橋松喻
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詩人傷國事
之非恨世子之不可輔也故以爲子都狂童之比陳
氏曰扶蘇橋松皆木也宜于山荷華游龍皆草也宜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七

于隰反與昭公用人高下大小失宜山隰之不如也
按詩首二句直比野之有遺賢也名華異木隱于山
隰之間猶俊德奇材遁于巖谷之際而滿朝皆狂狡
之徒矣且以狂爲都以狡爲充豈非序所謂美非所
美乎至朱註以扶蘇荷華橋松游龍比于其所私者
眞覺擬不于倫而出語太諱矣

蕻兮篇

小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徐氏曰以蕻
而風吹與彼倡而此和取相應相求之意嚴氏曰此
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稿葉風吹不
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于己而不相與扶持之

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則我和女要女矣按擇之爲禍也有本支離散意衝風而墮不可挽留隨風而飄無所底止似指鄭本國說將伯助予小臣憂心孔迫矣戴震云以槁當風吹搖不定之象是詩蓋鄭人望諸大夫能定君者也

折中曰叔伯同姓之稱鄭介晉楚之間楚常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之急已也故言擇兮擇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競不止吹鄭并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則鄭自從而和之不止存鄭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六

亦所以固晉也按晉楚之間難言之矣城濮一戰晉爲中原立幟諸侯頌以稍安嗣後互相勝負自邲之敗而楚更橫行莫制并吞小國觀兵周疆使無郢陵之役楚將依鄭爲援長驅中夏矣至晉城虎牢而鄭復從晉霸業稍稍振舉而向戌弭兵之說起君臣偃然弛備歷楚之郊敖靈平三世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卽合十八國之師徒潛掠楚境而已不特吹鄭而并吹晉詩人已蚤鑿及此夫又曰擇兮勸晉急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魚會後不復叛晉倡予要

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鄰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後圖之情其職矣聖人錄擇兮憫鄭而責晉也按鄭之歸晉是其本志自晉襄不能正商臣弑逆之罪扼楚凶鋒致楚日肆鄭不得不從楚蕭魚之會楚知鄭終不能久爲楚也鄭亦決意事晉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至趙武弭兵無其倡之誰其和之天下諸侯皆朝楚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可深慨哉

狡童篇

折中曰狡童喻小人也小人有謀恐君子知之故不與言既不與言則君子不得進言矣故憂小人之蔽君至于不能餐也不與食不與共食祿也息寐也既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九

不與食則君子不得預事矣故憂小人之誤國至于不能寐也又曰狡童小人用事也小人得志必去君子兵不與言而不與食勢所必然也君子憂之者非好與小人言且食也夫此君子是嘗與其君言者也狡童不與言則君亦不與言矣是嘗食君之食者也狡童不與食則君亦不與食矣君子在位國原可爲一用狡童遂能使君德不明而賢人屏迹至于廢寢忘餐而未如何也狡童之爲禍烈哉按序說刺忽也夫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孔俱指祭仲也夫仲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故立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祈立突祭仲遂忽立突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

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又迎昭公而復立置君如奕棋狡莫甚焉謂之童者亦言其狡黠如童猶言尚有童心也其狡如此陰謀詭計秘而不宣豈肯與人從容共事故食不下咽寢不安席非徒棄賢之謂也嚴氏以狡童爲彼薄之之詞稱忽爲子親之之詞足徵詩人忠愛之心矣

褻裳篇

序說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補傳云溱洧未必褻裳可涉此言其急于拯亂耳按狂與狡差別狡如脫兔狂如奔犬褻裳涉溱其告難與抑來救與總言其不可緩耳魏流初所云子意專而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我意亦專子意泛而我意亦泛卽以男女論亦設言也

折中曰晉楚爭鄭而鄭左右從無歲不被兵鄭人譏其謀之不臧也故賦此詩以爲不守信義而輕于向背如此如人之與人交者思則從之不思則背之是狂童之狂耳豈足以謀國哉又曰褻裳刺無信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疇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從之

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褻裳以爲謀國如狂童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晉必急鄭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蓋前人之狂惑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言之詳矣按春秋時小國以大國之強弱爲從違鄭其首也天下無霸則先叛天下有霸則後服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狂童之狂也且重言喚醒之詩人其有隱憂焉戴震云以左氏春秋韓起之言推之可得其解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詩之本意以涉溱洧爲奔告于大國言不告他人而告子者以子之恤己故也以狂童之狂指國之權寵日肆其狂其言迫其辭若反子太叔賦是詩則以子惠思我指韓起故宣子受之曰起在此以褻裳涉溱託意親好于晉故宣子善之以爲終必踐斯言而狂童之狂喻迫于見侵陵苟男女戲謔之穢言不宜歌於燕饗賓客狂童之狂直侮罵矣又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若移在子惠思我之上則語順此說在下急遽之辭也下又接狂童之狂也且以自解明急遽式微之勸歸有似怨君亦此類惟急遽故言之若反古人立言緩急有體聞者不以爲怪

同車扶蘇狡童裝裳篇

顧復初曰四詩各解紛如聚訟嘗即春秋反覆考之信乎與詩相表裏也左傳隱三年公子馮出居于鄭鄭以納馮故與宋相戰伐桓二年宋殤被弑馮賂鄭得入國十一年鄭莊公卒馮為突執祭仲以求立亦執厲公以求賂計其奔鄭至此已二十年而鄭莊卵而翼之且十一年以其嘗有卵翼之恩故謂之童而鄭如桐犬之四出狂莫甚焉狡莫甚焉扶蘇之詩蓋謂山隰俱有草木以自庇蔭有光華于鄭有舊恩宜相援救如子充子都之美乃反為狂且為狡童惡宋馮而大聲疾呼此扶蘇定解也然祭仲遂敢出忽而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無忌者以突恃宋援之故而忽于桓六年有大功于齊而辭昏故同車之詩誇齊以醜突曰汝恃母家篡兄汝母尚非宋之子而汝兄曾却昏于齊因重言以醒之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汝雍氏何足道哉通首皆將虛作實而同車之非刺忽亦曉然矣突以善賂而得國忽以無援而坐弊故狡童斥宋馮為不可與言而思忽至于不能養也逮突入而不足于賂與宋成仇未幾為祭仲出忽復入突旋據櫟相持此時惟彊是視而宋馮會四國于袤于曹以謀所伐經年未有定向鄭人幸馮之與突仇而能助忽來正己也故復促之曰子能惠顧前好而來

拯我之亂則襄裳涉水不難至子不我思豈無大國來正己者而惟頓兵境上惟賂者豈澤豈不始在而今更狂也哉終忽突之事凡七年四詩首尾皆具委曲詳盡一氣貫通矣按春秋大事表有云中州為天下之樞而宋鄭為大國居要害國又差強故霸之未興也宋與鄭常相鬪爭逮伯之與宋鄭常供車賦潔玉帛犧牲以待于境上是言其地勢如此乃其間明比為奸互相構禍致昭公頻出頻入玩弄于小人之手忽其可憫已何刺之為從此穿穴兩國之形勢見而兩國之性情亦見矣

丰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折中曰鄭人悔不從晉故托為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己之不從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己之不從也人在堂而悔己之不將以比晉人伐鄭兵已在郊而悔己之不服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言嫁服已備叔伯一來則從行矣以比賦幣已具晉君一來則迎服矣與行從之也與歸則永不叛矣又曰丰思從晉也鄭成公以楚子之集矢于其目也故終身不背楚成公卒後鄭兩屬焉亳城之盟鄭貳于楚蕭魚會後承服于晉悔不將送而駕與行歸非虛言也聖人錄之者美反正也夫晉楚匹也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然而晉奉正朔是為王臣且諸姬也楚

僭王號自狄之矣是晉者王之懿親而楚則王之叛臣也順逆既判賞罰自是故從晉則為睦親王之所賞也從楚則為黨叛王之所誅也此文武周公之法孔子不敢易焉詩錄平而春秋美蕭魚勸從晉也正所以勸尊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按趙氏曰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然後諸侯得以安枕然鄭君臣本皆有歸晉之心其服而復叛者以楚逼之而不置耳悼公屢出而屢擾之楚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置而不問焉然則蕭魚一會晉楚一大關鍵詩篇及此所謂詩史者如是與葦兮篇相為呼應晉能急鄭鄭自從晉也郝氏云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五

舊說以為淫詩孔氏以栗有美味喻女有美色也折中以為思隱士蓋阪非平易之境栗乃戰兢之意有踐家室謂其治家嚴肅也皆比也一說云此與伊人在水一方同一幽情別致非山林非塵市在若近若遠之問無論此中人曠懷高渺即作詩者應亦無一點俗腸也

風雨篇

小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曰

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氏曰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陸氏曰言雞之信度如此秋氣慘而凄凄風雨如此則疑于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則疑于不能固嚮晦則君子入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又疑于已今日喑喑膠膠不已則亂世不改其度之譬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五

葦纂曰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主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折中曰風雨自涼雞聲自暢比君子不改其和平之度也風雨相雜雞聲相應比君子不改其和平之素也鳴以將旦如晦疑不旦而止其鳴也而雞鳴不已比君子不已其求治之心也按序以風雨比亂世與北風其涼一例乃景象慘暗之中忽聞司晨一唱真有萬物相見之樂則君子之見直是天下有道則見之見見而民莫不敬之見非同泛泛也然則喑喑膠膠不已序曰不改其度者正如蒼松翠柏特立于風雨中其轉亂為治之一人乎按晉郭騰判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禁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

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
豈况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再南史袁粲傳整于
儀範廢帝裸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曰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此皆不改其度之明証也家廷範云
賢人處亂世撫時增感中夜悲歌以寄志或大聲疾
呼以儆戒當時或招朋友共濟相號呼以拯禍患
所謂惕號于暮夜者此其象乎夷者平也見君子而
氣漸平也瘳則愈矣喜則勿藥有喜矣

子衿篇

此詩朱子泥挑達二字定爲淫奔細考挑達二字挑
通作詵說文云相呼誘也徐鍇云項籍欲與漢高祖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詵戰今文作挑達博雅云逃也又說文云行不相遇
也毛傳以爲往來相見貌據此挑達二字不得爲淫
奔作証也且子佩爲佩玉明明以玉比德而青衿爲
學士所服其非非法可知一日不見而如三月真如
折中所云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
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若以爲師弟朋友之
相思淺矣序云學校廢自不可易戴震云上二章言
青青子衿青青子佩以想見其在學校中之容度末
章言挑兮達兮語相反對指其不親學校之轉變大
異向之謹度習禮于學校中者今挑達在城闕故承
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春夏秋冬各以三月爲其限

天氣人事物候一改易今一日廢學則見之立變如
限三月之久此莊語也詩但以學子廢業爲辭而其
本由于上固可知則又風人之言微而婉矣家廷範
云禮具父母衣純以青則青衿固學士之常服也士
佩孺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子佩挑達言廢學間遊
城闕言廢學而好登高遊觀也左氏鄭人遊于鄉校
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此詩其在毀鄉校之時乎
揚之水篇

小序闕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鄭氏曰爲此詩者忽之同姓臣也朱子
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一人而已然亦不能自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輔氏曰悠揚緩弱之水
不足以流束楚以興兄弟之寡少惟子與汝而已嚴
氏曰楚本微弱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
水不能以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揚
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
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郝氏
曰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
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盪皆忽之弟同氣
相殘迄無寧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也何氏曰鄭
突奪嫡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尙有會師而謀納之
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于被弑

外不問隣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
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見其概按唯其猜忌
所以孤危惟其孤危所以微弱事理原相聯諸說與
朱子初說正未嘗不合也顧復初曰春秋傳昭公于
桓十五年六月復國秋厲公即入居于櫟冬諸侯會
于袤以謀伐鄭納厲公連年不解十七年十月即弑
于高渠彌兩年之內突以骨肉而為外患高渠彌以
強臣而居肘腋昭公孤立無援大臣日擊危難相與
慷慨任事號呼將伯其曰倡子和女者即揚之水所
謂維予二人者也厲公于十四年入國而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况其時儀魯尚在而日終鮮兄弟蓋骨肉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天

馮貳心存外市忽弑而疊立疊殺而儀立曾無討論
復仇之舉意惟原繁之徒典司宗祏不為官爵行賂
勸貳故為此號呼痛哭之言曰揚之水不流束薪號
令即不行于骨肉也葶兮葶兮風其吹女本根離散
昭公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君臣父子
兄弟之倫至此而泯絕由莊公狙詐刻薄故離披之
象即見于後嗣三綱淪九法斃夫子特錄其詩以為
世戒而豈可以淫奔之詞一概棄置也哉按以春秋
實事釋詩水解的破而揚水之義瞭然矣

出其東門篇

朱註如雲美且眾也如茶輕白可愛也按此宗毛孔

說以茶為英茶茅草秀出之穗英白貌顏師古云美
色如茶茅之柔也又何氏云鄭云茶乃物之輕者飛
行無常則又淫泆女子之比矣而

彙纂則云如雲如茶者言洽容誨淫盡成習氣猶舉
世皆濁之意竊謂髮如雲言其黑也望之如茶言
其白也俱以色言此言其美而以髮膚摹擬之兩比
句一例正不必以如雲句言其眾也且淫泆女而謂
其眾多乎似不成體

據箋則如雲言從風無定如茶言飛行無常則皆
比語淫泆之思浮雲弱絮牽惹飛揚匪我思存則
不逐東風上下狂也匪我思而樂我員宛有人各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天

有耦無相瀆也之意舊說出其東門以樂止思閑
邪之意至矣 濼識

序云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家
室也嚴氏曰婦人之見棄者其多如雲也又云女皆
喪服如茶然以見棄而又遭兵革之禍也 說本 王肅 郝氏
云如雲女容之盛飾也如茶女貌之潔白也昭厲之
際于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為幸雖有東門
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竊以為時勢
如此恐并無盛飾潔白之游女矣此皆泥序說存作
別解 詩中言茶有三以媿茶蓼賦也誰謂茶苦以
味比也有女如茶以色比也

野有蔓草篇

小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嚴氏曰野蔓延之草由天零落其露溥溥然盛多以潤澤之興國有萃庶之民由君下恩澤以養育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時也有美好之女其目清明其眉揚起婉然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則適我之願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得之意也郝氏三鄭皆難兵革不息家室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一人比君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澤也清揚以比人之明婉以比人之順明則能察我之隱順則能給民之求以比人君能遇此人則求賢之願遂而養民之願亦遂矣按此俱宗序說但郝氏以一人比君似不必再說到膏澤之流然後男女遂其婚姻似又太紆何如以美人比賢臣而膏之下逮皆有賢臣以承宣之故曰溥曰瀼施已大光無有屯之者矣零及蔓草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此所以云適願也所以言偕臧也邂逅相遇望其人之速合正望其膏之速降也家庭範云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饒韓宣子子蘇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詹與叔向

相遇亦歌野有蔓草使為男女之詩諸大夫必不賦之而晉之諸卿亦必不以為惠且善矣故知序所謂遇時之言謂思遇時之賢者耳宜諸君子往往賦之以通邂逅之歡偕臧之志也

子孔鄭太叔子蘇皆賦此詩其邂逅相遇之人即指子木趙孟韓起諸人也若以一人比君則歌詩不類矣 濂識

溱洧篇

溱洧記其地也秉芻記其時也此賦也細玩亦藏比義楊氏曰雨過于節曰淫雨水溢于平日淫水然則方渙渙兮其平其溢未可知也春冰解釋而流散其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鄭

三

士女流而不返之象歟抑士女聚而即散之義歟所以贈之芍藥而致將離之意也張氏以為曰士曰女皆從旁觀而述之詞自是的解家庭範云註蘭蘭也本草云蘭即杜蘅也蘭字从草从闌以闌不祥芍藥離艸也言將別離贈此草也然托祓除之名以為遊觀之樂贈將離之草以况聚首之難則風俗之悖蕩可見矣

齊

雞鳴篇

小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按牀席之言誰其聞之特設為此

辭以形容賢妃傲畏之心耳故賦語仍可作比看而舊說新說一法一戒俱足垂教今備列之孔氏曰夫八御于君之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此夫人自聽雞鳴者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也輔氏曰一章疑于耳也二章疑于目也朱註謂似者而以爲真也一說俱作賢妃口氣云勿謂匪雞則鳴而蒼蠅之聲也勿謂匪東方則明而月出之光也季氏曰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或曰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正甘寢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之時也九字中寫出華胥佳境上二句情也下二句義也以上皆正解也嚴氏曰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集于朝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又曰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寔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臥而同夢迫于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爲吾子所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持被入直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聖人刪詩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爲戒深矣此則別說也前從思賢妃立解後從哀公荒淫立解俱宗序

言要俱不必粘定實事說或曰大都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此真解人之言也

還篇

或曰並驅逐獸有何揖讓其交相誇譽處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按于揖讓中寫出誇詐意詩人善于立言如此是反對說也

著篇

何氏曰華瑩英綽一瓊而異其名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則言瓊華瓊英總之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耳按小序刺時不親迎可見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伯國之俗日事奢靡而于禮反多脫畧禮始于謹夫婦此而不謹亂風兆矣此篇爲南山敝笱之先聲也設爲新婦自言以見齊風之失禮耳

東方之日篇

鄒氏曰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于詩義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猶爲近之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喻意也

折中曰美見賢也大夫以禮就見而賢人喜之也東方之日朝而陽盛以興姝子之德輝充揚也東方之

月望而初升以與姝子之德容滿盛也鍾氏云疑室友往來過從之詩按胡氏云履禮也此正所謂以禮就見也曰即日發動必以禮也若如朱註作淫奔與風雨章同是即所見以紀其候而已得毋淺直乎

東方未明篇

程子曰柳柔脆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郝氏曰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顛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真有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典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樊圃不如農圃應節識時也秦對嚴曰折柳二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句言其君之號令無常甚不足恃正如折柳而樊圃耳然以柳樊圃狂夫亦必却顧而不敢即越如人臣聞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亦不敢不顛倒衣裳也按舊註翟瞿眼明速瞻之貌惟其瞿瞿所以似狂夫也此句正比人臣應召之急所以顛倒衣裳也賈氏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奸人慙失而退狐狼亦息望而迴然則不時之令亦如最卑之籬其荆棘尚足刺人耳

南山篇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下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

狐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周禮屨人註有種黃白黑散五等冠纓之雙自為耦也襄

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朱註前二章刺齊襄也按首節比句為襄公墓神綏綏是待其來也便有懷字在內南山不特言其境內之山川正比其居高也次節比句分明以貴賤各有其配言舉貴賤以該人類曰從止冠從屨乎屨從冠乎不在人類中矣朱氏曰欲治麻者先縱橫畔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按此為取妻必告父母之比與下析薪必用谷為取妻必用媒之比俱為文姜原始而言若云當年之事何等規矩森然條理秩然如菘麻是也易亂之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物別而晰之兩兩清割無復混淆如析薪是也種種古法並未一步亂一着錯也今日鞠曰極直混亂無別裁制無從養好而縱惡魯桓所以自貽伊戚也按詩補傳云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挽革為鞠言其合也曷又鞠止朱註同下極字均曰窮也俱作合字解見比義之精朱註下二章刺魯桓也季氏曰婦人以紡績執屨為事故以菘麻析薪起興也朱氏曰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窮二字意理却已含蓄于比語中矣再何氏云下二章追原其夫婦成婚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恨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又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成婚于齊也杜預云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按此以實事作証但告父母之廟亦告也不如舊說為當至襄公禽獸之行國人目為雄狐真擬于其類矣嚴氏非之謂全詩刺魯桓恐不然折中曰南山刺亂也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所謂齊子由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十有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也齊欲滅紀易為與紀平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懷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夫人在會也公令夫人在會是養姦也所謂曷又鞠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極止也因是而公薨于齊迨其後也齊襄亦被弑矣按據春秋為詩句作証逐字真如鐵鑄始終畢具雖然桓公亦自貽伊戚矣考魯之夫人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即宋也哀公二十四年魯夏之言桓始娶于齊蓋桓弑君而立自反不縮求大援莫如齊齊始得魯為姻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承之夫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矣嗣後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襄以桓之中怯而易桓桓以齊之勢強而憚姜因篡逆而謀婚姻

甫田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三

因婚姻而成篡逆雄狐之行巧度金針天道如循環然矣易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其敝一至此哉

甫田篇

毛氏曰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思徒勞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按此詩通身作比包括該廣義蘊深遠末節忽為欲速者作鼓舞而循序意自在言外救齊俗之夸大不待言矣家廷範曰末節意言少壯幾何老將奄至若志大而無實功心勞而無實得則迄無所成

有老大徒悲者矣按循序亦須及時鑒戒中兼策勵意四無字有精神戴震云此詩刺躁而務大圖遠者語意深至末章言總角之童子未幾而加冠成人所為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是也惟修德者如老小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按襄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聾輟高渠彌嘗伐衛納紀季之鄰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納惠公此求諸侯之証歟不知內行不脩負眾恃力何能有成詩人所以反覆備至而為之戒也再何氏曰魯桓公求助于大國因婚于齊故以田甫田為比莠以比莊公猗嗟之序云齊人刺魯莊

公以爲齊侯之子焉公羊傳亦云夫人姜氏譖魯桓公于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同者莊公名莊雖爲桓子而當時議者或疑爲非桓所生故用莠爲比莠似苗而實非苗種也猗嗟刺展我甥兮意亦如此驕驕桀桀張王之意詩人言耕大田恐有非種之族竊據于中而已不能覺也遠人亦指莊公齊魯異國故曰遠人無思遠人者諱言而不欲念及之也莊公生而蒙非種之譏及已卽位又不能防閑其母且與其母更迭入于齊國詩人代爲之愧而又憐之曰自今以往我勿復思及遠人一思之徒使我心煩勞而且繼之以悲悲天壤之內乃有如此人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无

將爲天下諸侯所竊笑耳極其詫訝而不欲明言雖以刺莊公實以諱魯惡也又猗嗟及此篇皆以婉變摹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莊卽位時年方十三及四年狩禘之役年僅十七齊人驟見其服諸侯之服故曰突而弁兮然年已長大絕無羞惡之心位列諸侯而不聞復讎之志深刺之意亦寓于此按此主齊人刺魯莊公立說與前後章一氣解似新闢却亦確當不得謂之穿鑿也

廬令篇

按習農業者荷鋤秉耒習士業者說禮敦書習田獵者逐獸獲禽而已但田犬不是仁物而美其人曰仁

其陳古歎其刺今歎細玩之令令環鋸之聲鬚德像盧之貌聞所聞也見所見也何氏曰以環之圖與髮之曲以環之多與才之多秦對巖云田獵者獻媚襄公之辭歎其爲刺今無疑矣朱註所謂大意與還略同也

傲筍篇

胡氏曰魴鱖魚之可制者爲其筍之傲敗而不能制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嚴氏曰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限制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无

今出齊而入于魯也歸復歸于魯也曷爲復歸于魯前孫于齊也魯桓之薨于齊也文姜與焉是弑君也齊襄內亂文姜弑君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寧待問哉今齊襄晏然君齊文姜公然歸魯是法傲也故言傲筍不能制魚以比法傲不能討賊所謂漏網吞舟也如水言其流雨集而成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順流而不可止也按說文筍曲竹捕魚羅氏以爲筍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筍水中則蛟去矣可知筍而傲也無論爲魴爲鱖爲鱣皆出入而無顧忌矣從之盛正形其筍之傲也李安溪曰譏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也曷曰包有

魚无咎不利賓又曰包无魚起凶能包之者是魚在
笥中也不能包之者是魚出笥外也破笥而出敝可
知矣母可制乎先儒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
此易所謂不利賓者而此詩所以咎其從者之多也
若莊公能嚴約其從者之人夫人獨往乎勢必可止
矣夫魚所謂跳梁云者以其得水也雲盛而爲雨雨
下而爲水魚之踴躍奔逝不復可笥矣莊公不制其
侍御之人是猶決水以助之也故詩人譏焉按主莊
公立說末句比義極見闡發戴震云笥所以取魚敝
笥則取之而不能制之詩指桓公明矣公違申縞之
諫由不勝文姜故也莊公嗣位夫人孫于齊矣詩非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旱

載驅篇

何氏曰彭通作旁側出之貌言其多也儻說文云行
貌三章以水之盛對言人之多四章以水之流對言
人之行各有當也按敝笥如雲如雨比從者此言
彭彭儻儻比路人惟是曰翺翺曰遊敖極狀其淫蕩
耳而曰豈弟何也從來亡恥之徒四顧無忌然着些
矜持暴厲氣象索索無生趣矣故必和平樂易人人
得而親之方極遊遨之樂嚴氏曰車聲之疾駭衆聽
也車飾之美繫衆觀也今續之曰豈弟之容籠衆心

也秦朝鈺云豈弟二字用在好人身上真覺十分可
愛用在無恥人身上真覺十分喪心二字實賦亦借
用也

猗嗟篇

昌說文云日光也是直借以形容莊公之貌光彩奪
目也展我甥兮嚴氏謂只一展字便見是以魯莊
爲齊侯之子矣

折中以爲以射宋萬之僕姑親貫齊襄之胸可也果
爾其復仇與其弑父歟不可得而知也種亂則無一
可爲矣細玩展字若辨之若諱之所以寓贊美于嗟
嘆之中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逸齋詩補曰正與鴿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齊

旱

皆禽名鴿卽鴿也正鴿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
肩爲鴿鴿高遠而難中鴿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
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諸
侯損元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爲飾侯有數義射
義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爲諸侯也射中得爲諸侯
射不中不得爲諸侯此一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詞曰
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謂命之爲侯而射之者
示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史記
漢書皆以胡爲侯今射圃必架藩屋縛葉爲形而射
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以侯禮待之又取熊虎豹麋
鹿豕豸爲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此又一說也戴震

云春秋莊公四年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詩之作蓋亦于此時以其與齊侯賓射燕好趨踰進止而刺之春秋舉大故書其狩詩人舉細故言其射末章則以爲始疑其冥然無知今一見之而可以禦亂也甚可歎也家廷範云序云南山刺齊襄也做笱刺文姜也載驅刺襄公也猗嗟刺魯莊也按齊襄文姜之事春秋紀之也詳左傳識之也倘在魯亦必有所刺之詩孔子于其在魯者刪之于其在齊者存之雖爲尊者諱有諱之而不能諱者此天下之公也南山刺襄公而繼之以做笱則刺魯桓載驅刺文姜而繼詩經比義述卷三 國風 齊 聖

載驅之詩亦曰齊子皆外之于齊也猗嗟之詩曰展我甥兮亦外之于齊也此夫子存四詩之微意也魏 葛屨篇 蘇氏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遠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畧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按如此看福心二字方反印得出治國須有規模氣象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也汾沮洳篇 朱氏曰采莫者必因其地貴介者必稱其望兩相因而不得也彼其之子居養優崇而趨織習陋文物之不嫻而狹隘之是甘不意官公路者所爲若此殊可陋也徐氏曰以賤草生下地猶有微美可採與之子有美而不足觀何氏曰汾水之旁漸濕所及之地有莫生焉可以供食用之需以與彼其之子其德不可涯涘亦猶汾水之旁浸者然據今所見其備員公路之官者皆莫之能擬也然乃賢者不用而所用皆不賢者何與 折中曰下濕之地不無可采之桑以興單寒之中不無可用之才也彼其之子雖處卑賤而志意高遠不可限量觀其美之無度較之公路實有過之無不及

焉乃專用公路而不采之子豈不惜哉英華也才學
充美有如英華也黃澤葛如玉德性堅潤也按朱註
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福急之態殊不似貴
人也輔氏并云雖公路公行公族之官或自采莫采
桑采蕘于汾水之側此直賦耳何必言興且刺儉不
中禮葛屨章已足刪詩何必重疊存之但彼其之子
句舊說即指公路等何氏及

折中俱指遺賢說蓋以晉卿族太盛以致三卿卒分
晉國當時公路公族皆以卿大夫庶子適子爲之不
特政逮大夫卿皆世及也可知野有遺賢多矣若莫
若桑若蕘置之汾水之旁久矣比義字字有着落有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魏

關係不同泛泛也

園有桃篇

程子曰桃果之賤者亦用其實以爲殺興國有民雖
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朱子曰或云
比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詩固有一
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如何耳何氏曰魏之亡申生
實有力焉然克敵而反讒言彌興至分封于外故士
薦憂其不得立詩之比意言園之中僅有桃棘二者
皆賤品也而以其實充穀充食比國中羣公子皆已
出居于外獨存奚齊卓子其母皆賤而反得寵將來
必有廢立奪嫡之事心之憂矣正謂此也按程朱皆

宗序不能用其民句立說何說新異但實之以事未
免近鑿而言桃棗皆賤品是固然矣得毋以朝用非
賢即比公路等其人與所以卓行之士不貪位不慕
祿安于十畝伐檀也而陟岵言行役之難受碩鼠言
聚斂之難堪皆指用人說即葛屨章言好人提提其
鄙嗇如此氣象如此褊心者豈反有休休有容之度
乎則桑蕘既在所棄桃棗自在所取不特合前後章
一貫而比義皆融徹無礙矣

玉英棄野桃棗在御賢愚倒置國事日非詩人憂

作歌諷刺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所謂寒士不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所謂肉食者謀之又何

卷三

國風

魏

也不知抱火厝薪而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

特當局者未之思耳如此解非唯于前後章

一貫而篇中所云彼人其誰皆指桃棗賤品之人

而言比義真通篇融徹矣

嚴氏云桃之實可殺棘之食可食不盡落其實不止

葺爾魏邦介在大國國是不定能無爲所併吞乎君

子蓋憂魏詐之不長矣又另作一比與序言國小而

迫日以侵削却合

陟岵篇

郝氏曰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祀無草木以比鞠我

岡領也以比長我何氏曰秦風有紀有堂毛傳云紀

基也孔云集注本作此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據此則此乃山基其勢傾圯因取此爲名升此而瞻望母者父天母地父尊母卑又子姓遞傳基本于母故以此爲母之比也似此則草木之在岫何一不在覆被之下以爲父比確有的義亦賦中帶比也

十畝之間篇

按此應與隰桑篇參看蓋桑非無用之物卽桑者非無用之材閑閑泄泄何其優游而處散也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相隨而偕隱矣何氏據左氏以爲蘇妾固繫註疏宗小序以十畝証魏地狹隘亦泥戴震云十畝特言地之小不必爲定制也桑者采桑之婦則子日家之妻子也蓋賢者與其妻偕遁之詩閑閑習其事而自得之貌泄泄與左氏春秋其樂也洩洩同舒徐容與也

伐檀篇

黃氏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置之河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豨特鴉之富也呂氏曰特旁觀者之詞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折中曰魏君棄君子而用小人詩人傷之故言坎坎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魏

聖

伐檀本以爲車而行陸今乃置之河干則無所可用但見河水之清漣而已所謂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者與而在位之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貍無功而食此胡爲乎因言彼伐檀之君子乃真不素餐者而偏不得餐爲可惜也按清漣亦比其志也作賦說則直矣戴震云伐檀以用爲車蓋輸人之事鄭康成注考工記云今世載用襍榆輻以檀牙以檀也

輪輶謂之輻故又變言伐輪詩人因所聞所見以喻急待其用者真之不用也魏地濱黃河此言黃河明矣猗歎辭周詩有之侯河之清人壽幾何以河清爲難待之辭自古有然則此固因賢之不見用而歎待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魏

聖

時之明之難也下文譏在位之素餐盈廩充庖皆非由己稼穡田獵而取之有之也食人之食而無功德于人是爲素餐苟用君子必不如斯集傳徒以爲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則處士之義僅僅勞力者之爲非所以槩之卿大夫于義爲狹

碩鼠篇

小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范氏曰蠶食桑無時而饜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于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于此嚴氏曰碩鼠指聚斂之臣卽伐檀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

于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
三歲矣國史題其事于篇端但曰刺重斂耳陸氏曰
碩當作鼯易鼯鼠負厲註以為貪而畏人玉篇碩鼠
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今之鼠狼也按首二句真所
為永號也但念魏風儉嗇尚思刺民竊恐所謂碩鼠
者祇以肥身而于國無與也姪宮云鼠本貪殘瑣穢
之物而碩則更橫行無忌以碩鼠形容聚斂想見當
時無物不飽腹無隙不搜抓陰狠刻毒無可奈何平
準書酷吏傳鬚眉生動絕妙傳神誦碩鼠一語乃如
觀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三 國風 魏

吳

卷三終

詩經比義述卷四

國風四

唐

蟋蟀篇

良士瞿瞿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卻而顧之貌是以
鳥之目比良士顧慮之狀也良士蹶蹶呂氏春秋云
此蹶蹶之機僵也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跳也此當從
跳義是以獸之足比良士作為之狀也嚴氏曰惟瞿
瞿警懼故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
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一說云思居志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一

本也沃大子翼離邊已兆敢忘却顧貽先君羞思外
志末也沃以德綏民歸附日衆敢廢勤敏滋門庭寇
思憂志警也怨耦生亂階禍彌深敢撤久長之計為
社稷殆而尚可荒乎此心維晉室者懷處堂之慮也
又云僖公之病在于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詩
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挽回國事非欲其自
娛樂而已也或曰出其東門以樂止思蟋蟀以思止
樂皆善居人心也

山有樞篇

嚴氏曰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國
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

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遊娛適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見其死則他人取之以爲愉樂矣此非勸昭公之爲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瞿然知懼思所以爲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琴瑟以爲樂乎

折中曰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乃爲他人用矣按朱註解山有樞隰有榆了無意義只是與下子有車馬子有衣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二

裳耳比義太泥滯不得全無關會亦不得曰樞榆曰栲栳曰漆栗言山隰有材也曰衣裳曰車馬曰鐘鼓曰酒瑟言室家有具也室家有具而不能將山隰有材而不之採乎有具而歸于飄零有材而歸于腐敗景公所以指牛山而隕涕羊祜所以登峴山而生悲興亡之感人與物俱一轍也老臣憂國私相告語豈非遼蕭后所云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乎又季氏曰天地變化草木繁殖未嘗閉而不發也人于衣服車馬宮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爲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一生何哉此爲儉不中禮者說亦可存一解

考昭公元年封桓叔于曲沃七年潘父卽弑之而迎桓叔玩此詩宛其死矣語氣當係是時潘弑械已成滅身之禍伏于肘腋而昭公不知故作危激之詞喚醒之言山則常有其樞也隰則常有其榆也子之衣裳車馬雖日今尙爲子有而轉瞬之間身且不能保何有于區區諸物乎不如及蚤曳婁之馳驅之猶得暫爲我有耳至末節情愈激言愈危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所謂不知命在何時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也他人是愉猶顧而樂之也他人入室則直據其宮矣不然詩人卽刺君安得遽作不祥語乎 胡不遄死惡其淫亂而祈其死也宛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三

其死矣歎其愚蒙而憐其死也與秦風今者不樂逝者其亾語氣異矣 濂謙
戴震云此詩其辭危有朝不謀夕之憂明曲沃將爲亂也則衣裳車馬鐘鼓又安能世世子孫長守也故終之曰他人入室曰他人非其子孫之謂也潘父之禍端已見于前然而不能保其子孫可言也不能保其身不可言也詩主昭侯而泛曰子微辭也辭不目君則曰宛其死矣不嫌急遽出之
揚之水篇
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于晉國如白石鑿

鑿然其民樂而從之蘇氏曰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况于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民知昭公之微弱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何氏曰桓叔篡弑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辭曰不敢告人則固已告矣又曰鑿器之能穿木者廣韻以為鑿也石之廉利似之言水緩而石壯也皓說文無皓字當作顛云白貌水微而石顯也粼說文云水生石間粼粼也徐氏云水留石間不駛也言水落而石見也按鑿鑿言曲沃之強皓皓粼粼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四

粼其心事漸露形跡大彰故下句直接我聞有命比語之次第不苟也嚴氏曰時沃有篡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可謂切至若直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此自是的解而鑿鑿皓粼粼直微而顯志而晦語之隱妙恐桓叔潘父俱不知也豈特昭公不悟哉

椒聊篇

嚴氏曰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

其碩大盛疆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于今日之所觀故復嘆是椒新長之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何氏曰椒聊二木名陸氏云椒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聊爾雅云杞蓋繫係梅科者聊則繫梅名杞其科者各聊也杞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杞之高者按朱註聊作語助似不如何說援據詳確又云椒樹下求則桓叔之植黨似之聊樹上亢則桓叔之逼上似之詩人取類各有當也夫既言其實又言其條勢必既見布濩又復長遠將遍地椒聊不特潘父一人也反覆咏歎之以告昭公者切矣一說云椒柳起與見他培植之固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五

沃有遠條而晉之本實先撥矣翦桐之封不沒于椒聊之實乎
桓叔之生命曰成師師衆也言其後必大而成其衆也椒聊實蕃衍至盈升盈筴詩人所見與師服所謂弟曰成師兄其替乎同矣公室本根也公族公室之枝條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彼既碩大無朋而曲沃之封大于晉枝條益遠揚矣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末二句歎息無窮與師服所云本既弱矣其能久乎神情尤如一也歎桓叔正所以刺晉昭也

網繆篇

謙識

孔氏曰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蘇氏曰薪之爲物束之則合釋之則解是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婚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于彼而合于此有婚姻之義焉嚴氏曰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綿之意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嘆此女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從良人而未遂無可奈何也按蘇氏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幸之之詞也然而居于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婚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據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六

此可知比句中絕有味忽遂婚姻之願又恐其難保幾有束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之意欣幸時轉作深憂正是其綢繆處直因三星已見非婚姻之時失期而獲遇其綢繆更不比尋常矣嚴氏指未成婚說今又二句難解朱註自是不易比語尤爲通章眼目也

杖杜篇

嚴氏曰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獨足以庇其本根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會杖杜之不如也郝氏曰杖杜孤立比晉叔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晉將折而入于

沃也季氏曰杖杜雖特生亦有滑滑菁菁之葉以庇本根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無庇矣非兄弟則爲行路之人矣行路之人相遇何嘗相親比乎此卽常棣雖有良朋况也永歎之意按嚴郝宗序季宗朱註要于比義皆可玩錢氏云比有眷戀意依有扶持意可知滑滑菁菁杖杜之葉亦如眷戀亦如扶持景象如見不特爲踽踽覯覯作反比也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七

惠二十四年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叔父成師于曲沃師服所以有本弱末大之說也本弱特生之杖也末大滑滑菁菁之葉也昭侯危不自安不封兄弟而封叔父因無兄弟而求助于叔父以爲藩衛也乃豈無他人其能如我同父之兄弟哉刺其封叔父之不足恃也如此說于當日情事較合比語亦與師服言相合也從來叔能輔姪僅有周公其餘若北齊孝昭武成南朝齊明陳宣皆殺其兄子而奪之明成祖亦盡滅懿文之後而建文同父者皆絕矣兄弟相爭猶能存父之後叔姪相奪同父者勢無子遺其後晉獻且盡滅桓莊之後武公滅翼時焉有不滅文侯之子者哉內傳及晉世家昭侯有子孝侯鄂侯鄂侯有子哀侯及緡鄂侯令終其餘皆爲曲沃所殺而未嘗言及殺文侯之子是昭侯本無兄弟也詩明言人無兄

弟非有兄弟而不親之謂謙說

華霞峯云序刺時也晉自獻公患桓莊之族逼以計殺羣公子其後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晉無公族林杜之刺當在此時顧復初云曲沃以子孫蕃衍致奪晉宗獻公以猜忌旋相屠滅後晉無公族故文公諸子無仕本國者終晉之世中軍執政不見公族一人卒為三家所奪此詩針砭直關係晉之存亡聖人錄椒聊之詩于前而列林杜之詩于後有以哉羔裘篇

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無傾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詩經比義述卷四國風唐

八
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
折中曰羔裘豹祛大夫之服也羔能羣而豹有力以比大夫之仁且勇也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強暴而晉屢世立君者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其民不散故其國猶存也羔裘之所美意即其人與豈無他人謂曲沃也言不歸沃而歸晉者惟大夫之故也按序說刺在位不恤其民毛氏以居居究究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折中則云居居聚而不散也究究集而能安也易刺為美改賦作比并羔豹亦有義在惟子之故句亦有

着落合觀唐風山樞見老臣之憂國揚水發奸臣之隱謀椒聊憂曲沃之盛強杜憂昭公之特立而羔裘念故舊之難忘其風之淳厚可知矣顧復初云曲沃相攻五世而晉人獨守故君至六七年而不去晉之卿大夫宜撫循其民無為曲沃所誘也乃居居究究殊無相親之意惟以苛察從事故謂之曰我豈無他人可往歸乎特以子為故舊而不忍去耳不直斥其君而第言羔裘豹祛之人又曉之以大敵在邇無以我為不能去而苦我也較之攜手同行唐風之厚可見矣

鴉羽篇

詩經比義述卷四國風唐

九

季氏曰鴉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于苞栩之上如易所謂鴻漸于木或得其桷以比民之性本欲安居而人勞征役急于求息也郝氏曰鴉似雁而大無後指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棲卑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按鳥之性有常鳥之集亦有常水鳥而集于樹失常性矣忽栩忽棘忽桑無常所矣曷其有常正欲復其常也而當時王事之失常可知矣一說云鴉連蹄止樹則苦以民性本非習于勞苦也以征役為王事而致令仰瞻勿給安得令人子不惘然呼天乎又曰雅之行役取興于雌飛者偶而颺去猶有旋止之日

風之行役比言于鴉集者繫而不動竟無飛舉之期故一則近而告哀于君一則遠而控怨于天也王事靡盬戴震云傳盬不攻緻也四牡傳又云盬不堅固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盬卽良盬之盬王事靡盬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盬盡力爲之也按據此盬亦借字也

無衣篇

小序美晉武公也朱註賂王請命武公所自作嚴氏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十一

宗序說以子字指天子之使而言要之語氣倨慢何美之有何氏則日子指武公也武公既受王命而得諸侯之服故日子之衣以其初受王命甫欲卽位非舊爲諸侯者故仍以子稱之詩人辭若揚之而實誅其心言子則若將以此衣爲安且吉乎似此更可添一層言外意若云子所謂安且吉者未必安吉也子所謂安且煥者未必安煥也嗣後果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若謂武公自作實賦不幾于唐突乎卽以爲武公大夫之意對天子之使言恐亦非體

有杕之杜篇

朱氏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生于僻左迂迴之

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兩章皆合兩句爲比適我且不肯况肯來以遨遊乎沈氏曰以杕杜比寡弱者詩人好賢之謙詞其實晉非寡弱之邦也賢者之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郝氏曰杕杜特生之杜孤立道旁翦滅宗族得國何以異此邱氏曰日中之後樹蔭過東杜生道左樹旣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亦來也按詩言杕杜三處或言其實或言其葉皆于下句作比此更言其所生之地曰左曰周明言隱僻紆曲之處不足庇往來行路之人誰能紆道而來亦誰肯枉道而合以比人君無恩德于人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十一

葛生篇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葛之生託于物蔽之生依于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誰與乎獨處而已陸氏曰葛生高而蒙楚蔽生卑莫于野各繫所遇

猶之婦人外成于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按
葛與藪皆是牽連不斷之物蒙與蔓俱是飄零偶著
之處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大槩然矣再張氏云
葛生之時雖婦人思君子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
休知其死亾之無日也斷以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夫
亦傷之至矣然則葛藪之物無論長短有可斷之時
乎蒙蔓之所無論高下有可擇之處乎隨遇而安之
死靡他矣女子之專一唐風之淳厚時會之亂離俱
于比義中可見後儒泥袁羊之事直斷爲悼亡之詩
并以爲葛生蒙蔽卽其夫所葬之地也夫亦太滯矣
采苓篇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三

鄭氏曰首陽之山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于
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是而實非朱子曰采
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
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不輕聽易
動而徐觀其是非唯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
首陽爲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興起由君數
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實天下之名言也嚴氏
曰雷首山在晉境喻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陸氏
曰苓甘者苦者讒人之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
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
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

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况也又或云譖
甘而苦讒者之入人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
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半以爲美半以爲惡則讒
人之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爲矣郝氏曰各首章
二句比讒言併張苓木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
其根何氏曰苓生于隰故簡兮之詩曰隰有苓今見
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而曰得于首陽之巔則其所
自來者不足信矣苦生于田葑生于圃俱非山中之
物今日得之首陽之下謾詞也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三

折中曰言采苓者必親至首陽之巔親見其苓而後
采之也人之爲言未嘗目覩始勿遽信也按諸說或
從首句推闡或從次句窮究比義無不搜到序刺獻
公或卽驪姬之事與一說云爲此詩者意在狐裘蒙
茸厖涼玦離之後乎夫處人父子間深談嫡庶其勢
固不可驟而說亦不能無因所謂因其甘因其苦因
其半甘半苦采苓采苦采葑之比是也大計發于咄
嗟危言乘其醉飽姬氏之心路人知之而君勿悟也
苓苦葑非首陽所產而曰采于首陽事不目覩而
耳聞鮮不受其欺者人言之不信類如是矣此如
白帝倉常空公孫述詐使人言曰白帝倉出穀如
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
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隍

王破者復如此矣以一虛謾之事証人言之不可
遠信比意正是如此何氏說似較諸說更醒也謙

朱竹垞云苓者釋者謂薺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
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因悟向者箋
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耳蓮水花也而
采于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
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之山信有苓也
豈不謬哉戴震云此刺信讒之詩聽言者如采物然
身親其地知其有無矣目覩其物知其是物矣諱而
審之辨其疑似矣人之爲言以無爲有以非爲是以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唐

十四

似爲眞者比比若此姑置之而徐驗之則其情爲見
矣苟亦無信猶云且勿信之也無然勿以爲然也胡
得焉謂何所得之而言此詩中語之複辭之贅冀聽
言者知少加察而于言必求其所以言也

秦

車鄰篇

蘇氏曰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粟也苟
不與入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劉氏曰俯仰一
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爲興也季氏
曰阪陀隰下隰非高平之地漆可飾器粟可實籩
皆有用之材以興夷方之國亦有賢君也桑可爲弧

楊可爲箭亦有有用之材也按以首節爲例俱以賦言
此作比說亦從開國時創見誇美意生出立言各有
虛實之妙家廷範云其始也寺人之令而其末也指
鹿爲馬蓋事成于漸也其始也並坐鼓瑟而其末也
稱朕聞聲蓋勢極于反也

駟驥篇

白顛馬之貴者駟驥馬之強者秦以牧馬開國其後
更蕃息已兆逐鹿中原氣象矣一說云此章之紀獵
卽楚人弋繳對今日擊兔伐狐後日以列國爲梟雁
晉楚爲澤中之麋周天子爲虎兕諸臣智士爲媚子
虞人而咸陽爲追逐之藪矣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十五

小戎篇

溫其如玉嚴氏曰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
事而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按
秦俗強悍命將行師之人而曰如玉似乎不類昔子
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至後
世有輕裘緩帶者有雅歌投壺者豈皆如玉之類歟
抑太公所云外貌不與中情相類者歟然師克在和
俾軍士皆如挾纊原非暴厲者所能卒克復讎恥而
成伯王之業德音之宣布遠矣婦人其知音者矣
序云國人矜車甲婦人閱君子箋云作者序云外
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據此則溫其如玉句意

君命將亦惟說禮樂而悖詩書者是用也婦人念君子而言此猶晉羊琇之母送子從軍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沿及春秋秦晉交兵孟明諸將亦不專尚殺戮至戰國商鞅變法棄禮義尚首功而白起王翦諸人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天下稱爲暴秦而秦亦旋興旋滅矣是則溫其如玉者秦之行師雖矜其威武而猶有先王禁暴之意故秦日以興專尚首功者秦之行師惟政行暴虐而遂有長平坑殺之慘故秦亦旋亡而千古殺運遂一開而不可止矣讀詩者可以觀世變焉謙識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七

小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于用至于白露凝爲霜然後堅成可適于用矣襄公興于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不遠胡不求與爲治哉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云所謂此理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郝氏曰蒹葭之生本茁長也今色改爲蒼秋氣慘烈白露凝結爲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爲

肅殺之辰矣周之興也詩歌苗莠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祐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脂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矣何氏曰露主敷施霜主刻制白露况周霜以况秦以興岐豐之地今爲秦有秦變周道非復昔日忠厚德澤之舊也民何以堪伊人蓋指文武也禮依澧水鎬依鎬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嚴氏曰夷狄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將使之逆流而上以往求攸濟與則路愈阻而愈遠喻其狃于功利以道遠而難致必不能勉強而行之也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至歟宛然在水之中央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七

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爲遠也按諸說紛如聚訟坐在伊人句無着落朱子正以指此理爲未安故定爲思賢戴震亦云此詩疑賢者志高而遠遁知其蒹葭水際作是以思之欲從靡由庶幾一遇焉溯洄不得則溯洄或得蓋互文也夫秦周之舊也失之于戎而平王以賜秦襄公其子文公卒伐戎取其地數十年之間必有周之遺民志行甚高而不肯出者則此詩或指其人歟竟作賦說自是顯直平穩然作詩者往往語中有骨不但紀時也朱氏云周之遺民思見周之子孫而不可得故有所謂伊人之思焉溯洄從之逆流求之

而甚緩將順流而東以求之非道遠莫致者也宛在中央思之切也李氏云言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陵季子歎其爲夏聲焉據此詩直與彼黍章相表裏矣周家歷世數百年文武成康之澤維繫民心秦襄公據有其地肅殺爲事慨然于忠厚之澤漸斬愀然于式微之勢已成嗣後不絕如縷直若由中而抵而沚江河日下誰能障百川而東之詩人早見及此反覆咏嘆所謂伊人真可思而不可卽也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馮帝后識夏道之遽衰形勢所在古今同慨岐豐之地沾濡王化已久豈無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六

忠義特發如漸漸麥秀之歌者乎古壘蕭蕭蘆荻秋淒涼景况彷彿似之語意含蓄其志亦甚悲矣聊備一解以爲美新者愧焉

終南篇

程子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蘇氏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其君也哉嚴憚之詞也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寬紀典禮法堂典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樂故宜其服稱其位當循其德保其位而不忘也按兼葭有懷舊之思條

枚惟頌君之美性情流露不同也終南人物具見一斑矣家廷範曰顏如渥丹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杜撰可笑渥丹本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薄擬之耳小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嚴氏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按雍州爲上腴區故名山各木極葱隆鬱茂之觀襄公能驅戎取地故美服美容極文物聲容之盛兩兩對勘賦中有比再嚴氏云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五

也哉有戒勸不盡之意何氏云有條有梅取有君有臣之義有紀有堂亦猶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意按周人方悲其離秦人且侈其條梅比而觀之岐豐之升降可知矣

黃鳥篇

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爲人之所愛也嚴氏曰黃鳥飛而止于棘木得其所也今良人從死非其所也蘇氏曰臣之托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季氏曰黃鳥善鳴者也當時三良于穆公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交相往來亦如黃鳥之善鳴而交交

也止于棘桑楚人所共見之地也若止于邱隅則人所不見而可以免矣此見三良雖忠而未免傷于直也郝氏曰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與桑楚不當止而止亦以譏三子也桑爲人所嘗采楚爲人所嘗刈俱非安止之地與棘相似按此詩先儒俱作反比唯郝說作正比若以小雅黃鳥篇無集于桑例之似亦可通至季說從交二字著思雖屬想像之言亦見闢發之義家廷範云黃鳥之詩哀三良之死李贊皇云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以殉葬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也蘇子瞻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三

田橫然則李蘇兩公固重責三良之輕生也戴震云鄭箋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是惻惻其慄者秦人慄天之穢我良人如是也無所歸咎而呼天于此見秦之遠于古而三良之未聞道也應氏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日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墓皆從死鄭箋云自殺以從死者蓋亦指此然則三子方以勇于死爲義臨其穴二句不得如後人之解

晨風篇

朱子曰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與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駁夫婦離合

則有靡樂之憂也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繫也故以爲與姚氏曰山隰有上下喻夫婦之倡隨也程子曰以晨風與君子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羣鳥所集與朝廷有禮則賢者所集也櫟山之所有也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亦當求而用之嚴氏曰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鴛然疾飛入于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盛大而趨赴之也李安溪曰味首章起興之意則謂鷹鷂之投北林如雄者之依強國也意當日遊士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三

有入秦取卿相者而室家諷之故百里奚之妻亦曰今日富貴忘我爲也按鷹鷂搏擊羣鳥其疾如風秦俗好戰當是勇力之士堪從軍役故以爲比苞櫟六駁苞棣樹槎皆北林中之物婦人思其君子途中應有之物亦歷歷在眼中意中矣朱註與屢屢之歌同意非無爲也序云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郝氏曰秦俗好戰士以猛鷲爲賢故以晨風爲比臣擇君如鳥擇木木向陽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鷂在野則鷺而遇林則阻櫟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皮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駁則大木羅列矣棣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槎則喬林矣皆比賢人失所

折中曰晨風疾飛而入林比君子高蹈而遠引也君子隱處心常思之思而未見則憂而不知君子何故而忘我實多蓋欲知共所以去之之故而得其所以來之之術也按此皆宗序說比義各有會心至何氏謂秦穆公悔過晨風即指三帥此則太繁矣葉纂云思婦獨居與賢士失所亦情之相似而理之可通者也詩記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二詩見之無衣篇

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鄭氏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與子同澤毛氏曰潤澤也孔氏謂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三

衣服之煖于身猶甘雨之潤于物同袍裳是共潤澤也又云王于興師是康公自興之師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又云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君與百姓同欲今皆曰不然是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好攻戰也郝氏曰其君不能惠民假王命復仇日事于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孔氏亦以東遷後康公有令狐河曲及滅庸之舉故以爲刺按朱註作賦說朱氏善申之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王于興師非從其君之私也欲共奉王命而爲討賊復仇

之舉也果如此不特強毅之風悍然而且忠義之氣勃如是必如

折中說移在黃鳥之前史稱襄王出居于鄭使人告難于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所謂王于興師也若如朱註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其民猶思周之盛時則已作東遷以後詩矣何如作此說語意在反仰問箋指康公或有當歟否則平居相謂亦空空無著也

據鄭箋郝說味首二句當時士卒有佩玉藁分余無所係之之意責康公不能與民同袍而但驅之同仇也然士卒甚衆君亦豈能一一與之同袍同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三

澤同裳乎解衣以衣漢祖祇及韓信解裘以賜宋祖但及全斌不能遍及也當亦喻言平時無衣被之德耳 源識

渭陽篇

序云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在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何氏云玉佩謂珩璜琚瑀之屬以瓊瑰之玉佩爲贈所以象其德也郝氏曰此詩居黃鳥晨風

後其為康公即位以後詩甚明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子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即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為送舅詩定知不作于涓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既卒之後康公即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涓陽所以千古含悲也按詩意在悠悠我思句若如朱註不過尋常餞別誇張餽儀何足述乎郝說宗序而申之言婉情長餘味曲包矣朱氏曰讀涓陽便見晉伯中原皆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五

西秦羽翼雖曰甥情實奉父命傳記穆公為重耳慮與以紀綱之僕三千人皆所以鄭重其行藉以定晉者也春秋于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涓陽之意按此宗朱註直說然立論卻有關係

權輿篇

胡氏曰陳氏云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言不能繼其始也李安溪曰權之于物輕重不改也輿之行路轍迹不改也此猶言不遵軌度也秦朝鈺云每食無餘豈真食之無餘哉恭敬不足以將之飲食之外無餘意也每食不飽豈真食不足以飽哉諫行言聽受祿無慙充然自

得不飽猶飽也言不用道不行而徒虛受其廩祿賢者之意歉然不安雖飽猶不飽也按上二句亦作比說語意特新或曰此歌幾于彈缺矣其與鼓瑟鼓琴承筐是馨者不亦異乎

折中云詩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禮貌既衰賢人去焉蓋自是穆公之霸業衰矣按張氏云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孤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此亦不承權輿之謂也家廷範曰夏屋渠渠集註以為巨室與下文每食無餘不相應韻府序曰夏屋本食俎猶祭器之有大房也大房註曰半體之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秦

五

陳

宛丘篇

序云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按陳詩十篇而注詩為多首章以湯字擬之所謂風行自上也何氏云湯水流貌言其縱情流覽如水之流宛邱中央隆峻臨歌舞之地憑高流覽顧盼多情之狀所謂威儀不足觀望也輔氏所云溺于情者不足于禮也無冬無夏何有于祁寒何有于大暑他時可知商書所言恒舞也蕩之極也

折中云情之所鍾不妨越禮而不知無威儀之節則
不足以定民無莊蒞之容則不足以觀民有情無望
非小失也古今才士有文而無行其病皆在于此按
傳云湯蕩也是即魯道有蕩之蕩也蕩則情生矣比
于水之流故必以隄防禦之蓋必築之固守之堅庶
不至泛濫爲患高忠憲所以云名節之堤防也家廷
範云朱註泛言遊蕩者序乃直指幽公幽公何人也
當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
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于陳都于宛
邱之側是日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太姬
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從之五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荒淫無度國人傷而刺之
不敢斥其各故泛言遊蕩之人雖不明言然自古巫
風與淫風亂風並列有一于此其國必亡季札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厥後靈公淫于夏氏而被弑楚子入
焉其亂兆于此乎

東門之枌篇

序云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
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此詩或以爲巫風或以
爲淫風何氏曰枌柳之陰皆人之所趨而聚者子巖
氏謂女子可知即女巫也向皆婆娑于枌柳之下而
今忽變而之南方之原聞之者因遂不續其麻而往

觀之也醜通作總孔云麻縷每數一升用繩紀之縷
邁言挾其麻總而行不暇績也蔽今荆葵也椒芬香
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椒之實芬香取以相
遺亦辟除不祥之意此皆巫風之說也嚴氏曰陳大
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遊于其下蓋以相誘悅也
以貴族猶爲之何責于小民乎

折中云市易也彼此交易而舞故曰市也朱氏曰于
逝有忘返意醜邁男女成羣如雲如荼也如蔽之贊
男悅女也握椒之奉女暱男也直與溱洧秉蘭之謔
勺藥之贈同風矣郝氏曰蔽蕎麥其子觚稜翹然不
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芳襲人始若蔽而終握椒比淫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女始違而終見從也按據此亦似外方而內圓何必
言始違而終合要不如朱註芘芘之華比顏色之美
握椒之遺比交情之好爲不可易也此淫風之說也
按細玩末節解淫風爲的且與序說疾亂意合

衡門篇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歐陽氏曰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二章三章言
大國不可待而得也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
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
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
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朱註改爲隱

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按聖人並不取隱者曰果哉末之難矣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可知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不過一自了之人于天下國家何益若槩指爲隱尼如衛考槃魏十畝伐檀秦蒭葭邶簡兮王君子揚揚唐山有樞陳衡門聖人何必變爲揚厲以作招隱之詩乎刪詩而俱存之詩指或各有在也古序逐章條繫其事未可盡非之

董彙曰序之說詩于十五國風其旨多矣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至直賦其事者因事以爲文而曰誘者獨見于衡門之一篇其有忠愛之意與夫既以爲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天

誘則三章俱作比看似此則古說可通不必如朱說之直捷也家廷範云陳幽公立二十三年卒子釐公立序云誘僖公卽釐公也僖公尙可勉進于善故臣下作此詩以寓意首章言國雖小若興政教尙有可爲如橫木爲門雖至淺陋賢者亦不以淺陋而不居賢人在下補偏救弊尙可相助如泌水廣大可樂而忘饑二三章言既有賢人可用無徒慕魴鯉而忘結網之近功羨齊姜宋子而置自有之家室所以誘其君者切矣

東門之池篇

小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各有比義今備列之何氏曰一姬耳有與之歌者有與之語者有與之言者穠德彰聞矣猶之一東門之池而麻漚焉紵漚焉菅亦漚焉尙復有清池哉姬淫于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適符三人之數又古人貴麻與絲並言故說文云衣錦旒衣曹風云麻衣如雪所謂雖有絲麻不棄菅蒯是也然則麻以比靈公而紵與菅則孔儀二人之况耳詩之屬辭精切而渾厚不露如此此宗朱註者也鄭氏曰于池中柔麻便可緝績作衣服與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也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可入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天

爲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郝氏曰麻之爲物必漚而後脫東門池水停蓄以漚麻則無漂流之患猶淫女不可配君子維彼美德之淑姬乃可與惺然相對歌詠相規不熹君以淫昏也此宗序說者也按漚麻漚菅取譬最切所謂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有優柔漸漬之助也屈子離騷求宓妃之所在卽本此意後諸說宗序自的戴震云詩之言淑以諷不淑也言可以諷不可也麻紵菅蔽物之質而事之勞者則其稱物也可以訓而不動于淫也歌以感心以陳古語言以合道以稽述德行三言淑姬但曰晤歌晤語晤

○言無詭詞焉其辭正其取義遠矣按此章可與關雎章參看小序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一思賢妃以配君子先君子說關雎云淑女求賢參差左右不乏賢女足供採擇求之未得而憂采之既得而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如感刑于之德豈不欲得濟濟多士以佐內助耶

折中曰陳之國舊矣大姬之初已有巫風繼世之君必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者以爲非此無可與娛也諍臣直言謂宜不邇聲色則格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爲誠得賢媛相晤以歌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巫覡之紛若不如淑姬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東門之楊篇

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朱子改爲男女期會負約之辭郝氏曰暮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顧氏曰此女負約而男作詩也與意其枝楊則其葉盛反與約昏爲期而夕不至也惠視溪曰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象之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

先發所以比男先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詳解言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詳詳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亦從序說也惠說似可存

墓門篇

小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呂氏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傳痛倍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佗之質性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嚴氏曰性本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無不善以失教薰而流于不善如墓道之人人所稀行失于脩治而荆棘生之猶孟子言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棘以喻佗後來之爲惡梅以喻性質之本美言梅本美木生于墓門荒僻之處而惡聲之鴉乃萃焉萃集非止一鴉喻羣小附和之衆縱與勇之爲惡也唐氏曰惡木生于幽僻爲斧斤所析惡行發于隱微爲人所知僻地有梅則惡聲皆萃其中幽地有思惡惡者得發其隱此興意也

折中曰夫謂陳佗也陳佗欲俟桓公之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墓門有棘則宜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卒不能去自昔已然非朝夕之故矣追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咎桓公也又曰蘇氏云墓門有梅而鴉集之梅雖美
 得全乎以比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欲
 其無危不可得也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顧
 至于顛倒而後思子則已晚矣其後佗果殺免也則
 詩人之先見爲不可及矣按開口說墓門追咎桓公
 可知棘固其所梅非其地斧以斯之喻絕惡之嚴也
 有鴉萃止喻誘惡之衆也竊恐斧或斯于梅而棘之
 叢蔓轉不可言誰謂棘之盛不足爲墓之害哉至于
 顛倒思子墓中人亦傷心矣郝氏曰陳之有佗猶衛
 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
 叔于田耳戴震云鴉與鳩竝音嘲魯頌陳風之鴉卽
 食桑甚之鳩左氏春秋謂之鴝鳩爾雅又謂之鴝鵒
 莊子稱鳩鴉之在籠司馬彪云鴝小鳩可炙者郭璞
 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後人徒知有鴝鴉
 而不知單名鴝者爲鴝鳩猶單名鴝者爲鴝皆遠異
 鴝鴉也鴝鴉之鴝音枵字同音異王逸注楚辭引詩
 諄子不顧廣韻引詩歌以諄止今詩諄皆詛作訊止
 詛作之諄告訊問諄音碎訊音信義絕殊諄與萃
 爲韻韻下助語不得異字惟不可休思思詛作息與
 此止詛作之失古人用韻之例不可不知也諄子不
 顧猶云不顧子諄既不良而猶歌以告焉義取多聲
 于惡聲無取告猶不顧子之言後將顛倒思子無及

矣

防有鵲巢篇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歐陽氏曰讒言及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
 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苕饒蔓引牽
 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
 鵲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
 錦同黃氏曰鵲善相地安則爲巢苕宜荒地不戕則
 旨中唐有甓人罕踐之故能成其美叩有旨鵲人莫
 戕之故能成其文今予之所美者人顧甓張之乎
 折中曰鵲巢于大樹防以止水安有鵲巢苕生于下
 濕叩乃高邱焉有旨若今皆爲有之以比讒人駕爲
 無實之詞以欺人所爲甓也上節以無爲有次節言
 似乎有之而實羅織其事也其甓更巧矣按此亦如
 采葛采芩之比何氏以旣比讒人則苕鵲二物不應
 以旨稱之其說非也蓋讒言未有不甘者較比之曰
 貝錦又曰如或疇之言信讒如飲酒也比喻之物無
 不取其美以此例之鵲亦是好音投其所甘進以所
 好皆是甓張之妙用也謂之曰旨何礙再何氏曰古
 者目君皆曰美人旣爲人所甓矣而猶呼曰子美忠
 愛之至也此說最當宋子謂男女之有私而愛或問
 之之詞郝氏駁之曰以子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
 矣以子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

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刪定之意宜何從乎
彙纂曰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程子云予美心所
賢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奸之誣善以害人
皆作詩者憂患之意朱子以子美爲指所私者爲男
乎爲女乎夫風詩之托興甚遠簡兮之彼美爲盛王
葛生之子美爲君子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作君
親朋友觀卽不泥爲宣公而程子之言爲可思矣錢
澄之曰此詩當從序說憂讒宣公欲立嬖姬子欸而
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陳國文
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
爲淫慝乎凡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讒則必有因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月出篇

蘇氏曰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嚴氏曰當月出皎
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
艷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窕然姿
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
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
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
形容舒之意按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

焉蓋比于月者以月出于夜思之所由起也且比語
似有次第曰皎曰皓曰照月色由初而盛曰悄悄曰慍
曰慘勞心由淺而深可想見夜闌人靜時矣呂氏云
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朱氏云陳近楚已近
騷人之致

折中曰佞人謂夏姬也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
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
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
于夏姬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弑靈公此詩言當月
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姣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
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悄然而不敢言也優受憂思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而忍受也慍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
爲也照月光照人面也僚人面亦有光也天矯變紹
糾繁哀痛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天變而糾繁則
禍發甚速故煩亂者至于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也
蓋淫之爲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如
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月皎人僚色授魂
子之時而環伺而欲刃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錄
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懼愛愈甚則禍機愈烈庶幾有
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于衆也按此作賦說解
持有關係并附識之以舒爲徵舒何氏說亦同而何
解佞字據說文云交也直以爲交乎夏姬之人指靈

公說此則太纖矣竊謂新臺瀆父子也南山瀆兄弟也株林瀆君臣也一倫滅而五倫隨之聖人若此推亡家敗國之由非摘隱發微之意若附會其說纖穢其詞刪定之指謂何矣作詩者有性情焉解詩者亦見性情焉慎毋作聰明自用也元子詳于考訂每章俱以事實之固見新闢而如此等說未免附會槩不敢從

株林篇

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朱子曰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株林孔氏以爲夏氏之邑郝氏引易賢困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于株木以爲君臣聚注所以困也此恐太泥箋云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竊謂我馬維駒是皇華使者之言大夫之制禮如是此節恐只說得孔儀所乘言從者而君可知猶首節言夏南之意也上節適夏氏而言主者是其子下節說株野而言從者是其臣爲尊者諱也此賦語亦可作比看秦對巖云蘇氏曰靈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也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耳朱子亦從之然不若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

我乘馬則舍于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林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矣辭旨婉約最妙何氏曰言朝食于株則在株越宿可知

澤陂篇

序說男女相悅憂思感傷未註與月出相類後儒遂以蒲荷二物喻男女或以比婦人之色或以比相配之意或以蒲葉柔滑荷花紅艷言美物相依或以蒲荷蒲苗皆柔弱浸淫之物如水草之相依諸說大畧相同惟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陳

三

折中云美人賢人也澤陂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夫有美一人可謂少矣又棄而不

用則其傷心當如何故寤寐無爲但見涕泗滂沱而已此如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所不容己也此全從靈公荒淫洩治諫而殺之悟出推求比義三章皆言蒲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鄭箋蒲當作蓮實卽一物也靈公宣淫而能直諫其去污就潔可知蓮爲君子之花治有君子之德故以作比且碩大且卷卷有卷戀之意儼有矜莊之意洩治足以當之詩人不禁贊美而悲痛之也若以此稱美人母乃不類更何必取物性之溫柔華艷芬芳者而爲女色作比耶

檜

羔裘篇

小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孔氏云裘色潤澤如脂膏陸氏云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按上言逍遙言翱翔言以朝言在堂總未見其美麗此句方如畫其形以此例之狐裘之美可知他物稱是則通體可知則如膏之比正通章點睛句也再召南羔羊之皮比其德之儉也鄭風言羔裘豹飾言服是服者稱其豹飾之有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檜

云

力也羔裘如濡稱其濡澤之美也此言如膏又言其鮮潔之不當也一物而比義各別如此見好見惡存乎其人乎

素冠篇

朱註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耳哀遽之狀也季氏曰棘葉少而枝秀故謂居喪骨立者為棘人也按季說似可通嚴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蓑楚篇

小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呂氏嚴氏俱宗之何氏并指其人與事而實之說愈

生而愈曲矣按無知無室無家生趣索然矣而以爲樂是反乎人之情以爲情也不見蓑楚乎由枝而葉而秀猗離之狀不且各遂其生乎見己之爲苦乃見物之爲樂也但羨物之樂而已之苦非言之所能達也語意含蓄得妙朱註自是的當但以爲賦恐是賦中亦作反比也再爾雅云知匹也芄蘭篇能不我知以下文甲字例應作匹字解此篇樂子之無知從下文室家例亦應作匹字解似爲兩得并附識之

匪風篇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呂氏曰前漢王吉云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檜

云

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姚氏曰風發車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何氏曰上言風發未明其何風此言飄則所發者乃迴風也上言車偈則行之不安此言漂則其不安之見于聲者也朱氏曰烹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相呼爲興也毛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張子曰溉之釜鬻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溉之釜鬻以善其烹此周道也李安溪曰凡烹物者水火既調則不欲多以七箸動之而魚爲甚爲其脆疏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

言務安靜也按風飄則無定車疾則不安魚碎則不
美水寬則得全此可想爲治之景象矣再何氏云溉
之釜鬻者取洗濯更新之義以喻當改弦易轍之意
猶易所謂鼎顛趾利出否者與下文懷之好音相照
據此則兩誰字有力檜雖弱小豈無慷慨豪傑之士
誰能烹魚乎願爲滌釜鬻以待之誰能西歸乎願爲
行周道以慰之則風息而車寧好音可懷矣姪宮云
有操刀之治須先溉釜鬻有西歸之夙須先懷好音
望與周之人更望周之能用是人能來是人也

曹

蜉蝣篇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望

輔氏曰衣裳楚楚乃是蜉蝣之羽耳故以爲比體嚴
氏曰蜉蝣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暮死不久也猶
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于
大國亦不能久也郝氏曰蜉蝣之言浮游也放浪不
檢無法守之比衣裳文采好奢之比羽翼任小人之
比危亡將至故無所依也

折中曰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爲時甚暫也
閱與穴通管子云掘穴得玉是也掘穴之本色並無
所謂楚楚采采也按蜉蝣小國之比楚楚等句亦言
其一時相似之景象耳所謂能消幾度黃昏也呂氏
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淨自喜而莫可

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于
我乎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
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
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
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
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雖
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按末二句着實覺忠懇
之恩流于言表而朝生暮死之比尤沈摯而痛切也
昭公國小而逼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猶整飾衣
裳昏焉不知詩人憂之故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臣以君爲歸君既無依死期將至則我心之憂係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望

于我所歸處也如晏子遇崔氏之難立于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同一義也 衣裳
楚楚采采衣服好奢而任小人者且樂朝生不知
夕死此如北軍飛渡猶與狎客傳觴江陵將破猶
與臣下談元者同一可笑燕巢幕上魚遊釜中蜉
蝣之羽比興何遠寄慨何深也 陳誠

戴震云此詩乃反辭爲隱語言蜉蝣之羽亦衣裳楚
楚然憂其且于我乎歸處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
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羽不可
言也憂蜉蝣之與我同歸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
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共受其

敗再說文引此詩掘作堀云突也鄭箋云掘闕掘地
解閱荀子稱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楊倞注云折損也
閱賣也蓋闕脫古字通錢澄之曰此爲曹世子羈出
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羈
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
赤據謂所云蟬蟬掘闕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
也心之憂矣于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
候人篇

小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彙纂曰首章毛傳主賦蓋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而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聖

不賢者佩赤芾乃三百人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朱傳主興蓋言候人而何戈與祲固宜彼其之子而
三百赤芾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也賦則直陳興
則婉喻與作詩之言皆無害也按何戈與祲卽下章
所謂濡其翼味者三百赤芾直是在梁之鷓矣爲下
句作反比乃跌宕有致朱傳不易也或曰卽左傳所
謂乘軒者三百人孔氏曰郭云鷓卽今之鷓鴣也好
羣飛入水食魚故名考澤陸云鷓形如鴉而極大喙
長尺餘額下胡大如雙升鷓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
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施
氏曰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鷓自合求魚不合于人梁

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也何氏曰鷓
之于魚勤矣須出沒汗澤而後得魚今乃在魚梁之
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猶之無功居高位
以竊祿也非特不濡其翼而且不濡其味小人無嘉
言獻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李安溪曰水鳥而在
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必濡矣以與不稱其
服者媿遇也不遂其媿言不稱其所遇也翼所以文
身者故以與服蒙赤芾之文也味所以飲食者故以
與媿起斯饑之意也按以鷓作比謂其貪也而曰在
梁謂其惰也濡翼濡味比自食其力專竊在梁比竊
位久據也所謂不稱不遂也蘇氏曰小人朋黨相援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聖

並進于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
守道困窮于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
自保不妄從人也張氏曰蒼蔚草木盛多貌詩人借
以狀雲興之驟也賢人潛處如處女然故古人每取
爲喻李安溪曰衆草盛則大木少小人飽則君子飢
季女喻其守身而貞居也猶楚辭所云幼艾鄒氏曰
周禮既稷十輝之法九曰隳隳者虹也虹映日而成
朝焉日在東則虹在西而雨輒隨之變煉之詩所謂
朝隳于西崇朝其雨是已蒼蔚緣山岳而虹見于西
又當雨露之霑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也嚴氏解南
山朝隳爲樵者升于南山之上而采艸木按蒼蔚句

形容氣象之茂盛南山句描畫彩色之鮮明小人得君騰雲而上寫出如畫豈非神筆一熟一冷與下句恰相對比語之妙如此若如嚴說索素無生趣矣戴震云山之蒼蔚則能與雲今季女婉孌徒使之守飢以喻君子能有功而不見用對上三章無功而居官鳴鳩篇

小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郝氏曰物性誠一無如鳥哺子鳴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劉氏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鳴鳩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鳴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蘇氏曰從其在梅乃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罍

居以待之無不及者嚴氏曰鳴鳩常在桑其子或在梅在棘在榛子無常而其母不離乎桑以有常待之也李安溪曰朱子以爲不知所指序言刺不壹者意亦未明也今合前後篇而觀之候人則爵祿濫于在位而君子斯飢下泉則膏澤潤于稂蕭而黍苗枯槁政之不均可知矣蓋鳴鳩之飼子也且自上下暮自下上均一者其常也然子之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則又不能使之一也君之于臣民也進君子退小人惠良懲奸其施之不一者正所以爲法之一混而施之曰一者猶不可也况倒而置之如曹之爲者哉孟

憲先曰蒼蔚多邪故需其正罍罍太促故願其久上

節表正在身應乃在國下節就正在國應乃在身而身世之樞一如結之心操之也萬年云者見持世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按只就物理爲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作比而所刺所指自見正不必繫之以事而失之鑿也陸氏璣云鳴鳩一名桑鳩疏云鳴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與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也陸氏佃云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詩以此爲序

折中曰鳴鳩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之禮儀均平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罍

如一如鳴鳩之哺其子也其子在梅喻國治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弁駢恭已垂裳而已其子在棘國難治也諸侯不能治其國亦不必遽有兵刑之加仍以禮治之而已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宣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四國之人皆歸于正矣又曰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視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鳴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按儀之一儀之忒皆心爲之也四國萬年皆如結之心一以貫之易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也變風之終

指出致治之本刪定之指昭然矣錢澄之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鳴鳩子七典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

下泉篇

小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蘇氏曰民之苦于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

折中曰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以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吳

比當時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莖草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波浸以比當時小國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李安溪曰黍苗者蕭著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以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遠者也以其王者之澤則曰陰雨高而溥遍者也四國有王即京周之盛時也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嘆而思念者以此徐氏云靡嘆者悲憤在中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愴然發嘆矣黃氏云人晝間應接多則不暇思至于夜而寤百慮叢集凡憤懣無聊皆于此時思之按列彼下泉即井冽寒泉也即有冽沕泉也以此浸物何物足以當之與

陰雨之膏正相反曰稂曰蕭曰著舉賁賤以該之也再龜策傳云著百莖共一根下泉之冽傷其根矣念彼周京其有水源木本之思與呂氏云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此一詩也下泉作于齊桓之後此一詩也陳氏曰檜亡于鄭爲東周之始曹亡于宋爲春秋之終夫子刪詩係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陳氏曰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于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曹

吳

幽

七月篇

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孔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楊氏曰麇栗今樂書各風管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何氏曰栗木名其實下垂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有戰栗之象人遇寒而膚粟類此烈火猛也本無寒意但以其爲嚴猛之貌取以象寒威耳按幽土氣候晚而多寒故酷寫之一說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二句一直下樗不可食糞必賴之見天下至甘之味惟農苦而致之天下至苦之味唯農甘而嘗之按苦則私之一已甘則公

之天下王政所以重農也黃氏曰猗彼女桑毛云角而束之曰猗疏以左氏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爲證愚按猗角之猗從才猗彼女桑之猗從才字義不同猗倚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爲精女桑朱云小桑嚴氏云小者曰女如小墻曰女墻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按賦中有此俱傲此家廷範云斯蠶莎雞蟋蟀註謂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各按三蟲形聲各別應時華育非一物也斯蠶尾有三稜軋軋作機聲所謂促織也五六月間响出兩股莎雞較大于蠶作絡緯聲歐陽所賦秋聲而謂如金戈鐵馬蓋感金氣而生者也蟋蟀生于野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吳

居于壁二尾爲雄善聞三尾爲雌不能鬪雄非雌不能安于籠吳下人以善價售之較勝負以得彩露冷霜清哀咽之聲使孤客聞之倍增切怛而以一物所化非也

鴟鴞篇

程子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爲亂是旣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折中曰恩勤鸞子者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義而痛三叔之見取是以傷天倫之有變而已無道以善全也李安溪曰管蔡旣爲所陷則亦化爲鴟鴞如子之鸞于八者不復念其所生矣故恩勤而悲憫之以終

旣取我子之意也朱氏曰鴟鴞之子衆鳥有糞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之勞者已分之當爲也何氏曰魏志云鴟天下賤鳥也以其爲惡聲之鳥故周公取以比夫流言者牖戶二字有味此巢之通隙虛處正以窺伺禍患之來而預爲之地窘生于陰雨牖戶所以取明故託况如此以毀室屬鴟鴞以侮子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穀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猶之管叔武庚蠢動而頑民亦遂洶洶不靜也說文云茅藉也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吳

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作窠之始事也箋云茶茅秀也持茶手之爲也手之用不足因以口繼之租而曰蓄有資于口者矣故卽承之曰子口卒瘠說文云翹尾長毛也借爲竦起之義以其譌巢于高枝而結搆尙未成故危之也漂屬雨搖屬風乃未然事與第二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于此而後來必至于此也按通身作比語所謂維音嗶嗶也序云救亂當日之情勢見而元公之心事亦見此可逐句按切而得之

韓詩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于大樹茂

枝反敷之葦菖風至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陳琳檄吳將校用其意曰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象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鄭箋亦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據此則周之王業日隆桑土綢繆之隔戶也般之小腆紀叙風雨漂搖之室也二叔乃舍安卽危爲世大僂周公之痛深矣附殷之多士多方其亦未識安危哉雖非正旨可參一比 謙識

毛西河曰鷦鷯之名見于金縢是時祿父已誅所謂罪人者指祿父也周公因而貽之以鷦鷯之詩謂罪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商

辛

人雖得所爲可慮者尙未已也彼祿父者旣誘我二叔而殺之矣得毋再毀我室耶此正告之以殷頑當遷淮夷商奄常預防也是則取子者鷦鷯也恐其毀室者亦鷦鷯也至周頌小毖之詩王已悔悟而作以自誌謂祿父固可懲殷頑更當誌也則公以鷦鷯爲警而王又卽以鷦鷯比之謂大固當慮小亦不可忽也按此前後兩篇合看比義一貫

東山篇

孔氏曰蠲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曰古用戰車則將卒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商

至

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異言彼衆多之蠲皆獨行而散處于桑野此離家之軍士亦敦然不動而獨宿于車下與蚘蚘者蠲無以異也按爾雅云蒸衆也對下蠲字以蠲之衆比己之獨其宿乃見妻京耳再埤雅云蠲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惟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託况序曰一章言其完也據此亦字中有忻幸意與上勿士行枚句相呼應如朱註丞字作發語詞亦可且蠲在桑野是其常處是又以蠲之常比己之偶耳與前說正可互參也何氏曰瓜苦以况其婦栗薪枯槁取以自况苦瓜延蔓于栗薪之上以况夫婦纏綿不解亦猶葛藟施于松柏之意再箋云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係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呂氏云婦人洒掃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于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于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陳啟源云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朱註征士至家所見雖可通而趣味頗短據此則瓜苦婦人以比其夫若以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畱滯不還也比義尤覺眞摯矣

熠耀宵行毛云熠耀燐也燐螢火也古今註及埤雅爾雅翼皆因之陳思王論螢火夜飛夜飛非宵行耶朱子因下有熠耀其羽句因解熠耀明不定

貌而以宵行爲蟲名楊升庵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桑扈之領如鶯非謂鶯卽桑扈倉庚之羽如熠燿豈謂熠燿卽倉庚耶按此則上是蟲名下是以熠燿之明比倉庚之羽也

識

何氏曰以前章果羸施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結縵其爲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按室家篤好行軍無淫掠之弊可知骨肉團聚居人無風燭之憂可知末句包孕甚富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五

破斧篇

鄭氏曰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何氏云三言破斧者蓋以形武庚分言斨斨者亦以形三叔耳郝氏云王室有公劈解盤錯猶斧斤也朝廷倚公猶薪木有斧斤雖至破缺敢辭勞乎此皆作比義者也再玩嚴氏說云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斨者若以爲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做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叱嘉道休之意皆不相類此似有味並列參之

伐柯篇

季氏曰伐柯用斧以爲東方徂征之比也得妻用媒以爲金滕解疑之比也君之于臣猶夫之于妻故托妻爲言邂逅也因媒得妻故以遇言之子卽指妻也踐行列也妻主中饋故以籩豆言以比周公征東不假兵威而能綏之以德蓋以身爲本故曰其則不遠也俎豆之事則嘗聞之卽籩豆有踐之意唯如此然後能折衝樽俎也蓋疑先釋而後志得行矣

折中曰管蔡啟商以間王室欲定管蔡之亂此伐柯好也伐柯則匪斧不克比勘亂必用兵也取妻則匪媒不得以比好合必用禮也伐柯者必執柯以伐彼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五

之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乎禮故東人之觀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禮爲一事也李安溪曰伐柯者必以斧取妻者必以媒與君臣之交其離也必有間之者其合也必有先之者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也人能視所執之柯則可得所伐之柯矣取成于心非斧之所能爲也取妻者男女相遇而相得則可以陳籩豆而成其合矣其權亦非媒所能操也屈原云湯禹儼而求合擊臯陶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又何必用夫行媒正此意也又曰成王之疑周公也雖有二公左右而未

之釋然因信用二公所以卒知周公也當其未悟二公固無如何感于風雷之變而自知之則雖二公之力而實成王之明矣王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維朕小子其親迎賢者感而爲此詩蓋亦因親迎之禮而取類焉按序說美周公也刺朝廷之不知也朱註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而作此詩先儒各有所宗比義亦各有所取後說劈空立義比語尤各有味正不必泥我觀句致失之粘滯也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豳

豳

言伐柯伐柯非斧不克據金滕公爲鴟鴞詩貽王王亦未敢謂公口未敢謂心固疑之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忠邪之界唯斷乃分所以比義于匪斧不克也公告二公而居東意二公必知流言之非二公必有調護之力卽啟金滕之後問諸史百執事宜曰王及二公而先二公者知二公倡王啟之而問也媒能合夫婦之好二公能合君臣之好故比義于匪媒不得也二章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箋云伐柯者必用柯其小大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一時諸史與百執事皆知周公之德皆知周公勤勞王家之功設使早問人心便翕然嚮應不必俟上天動威也故取譬于其則不遠也我觀之子

遵豆有踐則所謂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者詩人先作此期望之詞耳 濂識

九罭篇

歐陽氏曰周大夫以周公居東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于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罭也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也兩說一是追刺一是期後何如只就現在言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豳

豳

折中曰布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也因三監之叛而得覲周公是東人之幸也李安溪曰九罭細網乃有大魚典下邑而得周公來臨喜見衮衣繡裳之盛也鴻飛戾天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程氏與歐陽說同亦何如只就現在言何氏曰鴻雁春則避暑而北秋則避寒而南遵渚自北而南比公之避京師而居東也遵陸自南歸北不復爲渚上之遊比公之自東而還歸于周亦將留相王室不復來東也易漸卦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公之歸以之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公之不復以之此于比義見闕發至如九罭是網羅賢者之意鱒多獨行極難取魴則說苑所謂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比周公難進易退之操諸說則太費紆曲矣 此周大夫設爲東人之詞居東據蔡傳不詳處所

鄭氏謂東都王肅亦云洛邑但爾時洛邑未營何
來此東都名色陸氏又謂岐東之地公舊有采邑
所云周公故城是也然此時武王已定都于鎬所
云居東自宜從鎬京立說岐在鎬西四百里岐之
東尙在鎬之西不宜云居東當日避遠權勢大約
非要地屏迹于東偏之小邑耳所以云九罭之魚
鱒魴毛傳云九罭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小網不
能容大魚以比偏隅小地安能容此袞衣繡裳之
人我親者不可多親亦不能常親也二章云鴻飛
遵渚毛傳云鴻不宜循渚三章云鴻飛遵陸毛傳
云陸非鴻所宜止謂鴻宜翔飛杳冥而乃下循渚
詩經比義述卷四 國風 幽 姜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姜

陸比公宜上佐朝廷而乃下處偏隅通篇詞若憾
其歸而心實知其當歸耳 濂識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
跋後蹙進退兩險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
其有貪欲故也范氏曰鴉之狂奔刺宜姜取鴉鵲之
不淫以起興以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取狼之
貪以起興以惡而顯其美也郝氏曰世稱顛連曰狼
狼冗亂曰狼籍播弄曰狼戾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
比也
折中曰狼性好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後挾其尾以助

力以管蔡欲窺伺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狼既蹙
尾以得力則益跋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
助愈起跋扈之心也按顛倒比句各有義與齊侯之
子二句同再朱氏云上二句是反興是卽以狼比管
蔡武庚亦是對面相形也劉氏七經小傳云公孫者
幽公之孫謂周公也管蔡流言自取顛躓歸美于公
身名俱泰兩邊對照情狀俱出嚴氏曰凡人處利害
之變則舉跡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
于折屐詩人以赤鳥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
矣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按箋
言無可疵瑕是直無一肯掩大德者矣周公之過不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幽

姜

亦宜乎

言狼跋其胡載蹙其尾比周公當日事勢實有跋
前蹙後動輒得咎者耳當日武王初崩流言四起
內而主少國疑外而四國倡亂欲鎮靜以處朝廷
則不利孺子避其咎不得不避其迹欲與師以討
之則不請而行此後世朱全忠李克用之治兵相
攻者耳聖人豈其出此若請之于王成王方疑必
不見聽此時事勢非所謂不能退不能遂者乎于
是委付內事告二公而避所謂公孫碩膚也碩膚
者卽勤勞王家之大功也後世大臣待罪角中私
第口不言功轉似置身局外而公居東二年則罪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豳

豳

人斯得何等深心何等沉幾此其舉足有度一步
 不苟乃步步不差所謂赤鳥几几也處危疑震撼
 之時而從容安重聲色不動與跋前疐後動輒得
 咎者不大異乎則作反比說可也迨至患漸舒謗
 漸釋流言欲疵我之德音而無可疵矣周公居東
 心事如青天白日舉動亦如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後世竇武陳蕃何進諸人臨事周張上不保其國
 下不保其身乃真狼之跋胡疐尾者耳 東山破
 斧二篇咏周公東征也以下三篇追咏居東二年
 時人情及周公遇變而不失其常也故伐柯序云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序又云狼跋序云
 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
 聖也所謂諸大夫即金縢所云諸史與百執事也
 公勤勞王事冲人勿及知公命我弗敢言周大夫
 則固知之矣其比物咏嘆之旨可類觀之 濂識
 家廷範曰避位屬東果何地也公蓋居豳也惟居豳
 故豳風七月之後附以鴉鳴諸詩鴉鳴公居豳時作
 此諷王以自表也伐柯九罭狼跋公居豳時東人聞
 王將迎公而作也被斧豳歸後奉王命討罪東人作
 此以頌公也東山討罪而歸公勞軍士于在途也唯
 公避居于東故夫子刪詩遂以諸篇編入豳風 或
 問豳地去鎬幾何是否隸于京東歟按輿圖鎬京即

詩經比義述

卷四

國風

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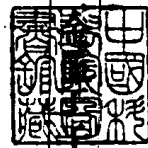
豳

今鳳翔府豳即今邠州屬西安府豳東鎬西相去不
 過三四百里蔡九峯亦謂居東居國之東也固非鎬
 京而何國之東非豳地而何蓋當日之為公者既不
 敢仍處端揆以自涉嫌疑之地又不敢遠離幾甸而
 愈滋睽隔之端惟待罪國東至誠感格以冀王心之
 一悟此正所謂赤鳥几几進退出入處變而不失其
 常也是則公之所以為公也

詩經比義述卷五

小雅一

鹿鳴篇



切學

家語孔子曰鹿鳴與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瞿氏曰鹿聚於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李氏曰鹿本山林之性在野以食非可羈縻者如賢者隱處山林非人君所能屈致故三章皆以鹿之在野起興郝氏曰鹿生於山萃蒿苳生於澤鹿食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再李安溪曰漢儒以小雅之首為文王詩者雖未必盡然此篇者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首文王故也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雍以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燕飲講論於其中俯有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以起興此及振鷺之篇是也斯時內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按國風首關雎取其義也

四牡篇

小雅首鹿鳴取其仁也仁至義盡惟文王足以當之嚴氏曰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詩不言羣臣唯言嘉賓則總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按毛氏謂鹿得苳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此鹿之真情也蓋情真則禮到嘉樂賓客以誠懇之心將之禮成則情亦通矣皇華以下等篇皆上言下之情所以通之也故首篇先言燕饗之禮以物情為比示我周行下以誠應矣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二

蘇氏曰雝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司徒也謂其孝故耳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何氏曰陸云雝性慈孝懇謹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況如此按雝之飛況使臣也曰下曰止曰集則亦有休息之時矣正為不遑作反比朱註謂君人不自安庶得體恤之意非謂孝子不獲養而稱也或曰駱馬耐苦不辭勞忠於所服也今人讀全部忠經不知忠古人見一馬知之雝鳥性一不離常處今人讀全部孝經不知孝古人見一鳥知之只是他天性仁厚感觸易入按此勞使臣而勉以忠孝也使臣為忠而不得孝王者正體孝以作其忠朱註所謂上下之間各盡其道者如此

皇皇者華篇

毛氏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按此皆申序說竊以為原隰之所在無定皇華之所生無常光明美澤正見物理之無窮詎謀咨詢所謂不遑已不遑及者以此

折中曰如濡柔密也詎采訪也采訪貴於柔密故以濡與詎也絲條理也謀籌畫也籌畫貴有條理故以絲與謀也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裁酌貴乎明洽故以沃若與度也均齊一也詢僉和也書曰弗詢之謀勿庸是也僉和貴於齊一故以均與詢也按比義有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在首句者有在次句者此則在次句也詎謀度詢其道應如何轉在比語中見下字真如鐵鑄此可悟用比之法

常棣篇

孔氏曰常棣之木衆花俱發實韡韡然而有光明以與兄弟衆多而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則韡韡然盛與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王氏曰花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程子曰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也鄂作萼萼花蓋也不花葉也何氏曰常棣與唐棣異木唐棣

之花反而後合常棣花鄂上承下覆韡盛也重言韡

韡者以其一附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按常棣之花萼攢生猶兄弟之聯枝同氣是固然矣然必兩相庇倚叢榮苞茂乃見韡韡之盛不然孤花表春餘幾何不零且落也韡韡有衆多意亦有顧藉意孔氏曰春令水鳥在原失其常處以喻急難飛鳴搖動

急之象也嚴氏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蓋植物動物於節意各有對針也家廷範云舊說周公既誅管蔡痛定思痛以為凡處變之須於兄弟人人易信亦人人同然居常之須於兄弟人人易忽而未必盡然此非真心果昧也只緣不究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四

不度之故究圖非懸空思想究則推極到底圖則測度到精直體驗到良心真切之地而覺真心實理確然如此故曰直其然乎蓋有翻然憬悟自悔從前之質質者周公蓋從身親經歷段段推詳層層緊切真是欲涕欲歌益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郁李一柎二萼與兄弟連枝之義鴛身狹而小其行首尾俱動鳴聲迫切若被搏擊者然且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義小宛取義於飛此詩取義於行故言在原師曠禽經曰脊令友悌注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乃知古人類物比興俱非漫然按物理亦須究圖乃見

伐木篇

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郝氏曰明主求賢如爲室故以伐木比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伐木問鳥鳴比求賢得良朋丁丁用力以比求助許許人衆以比朋友山阪野處以比故舊王者貴不忘賤故屢咏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舊之詩也按丁丁嚶嚶因伐木而聞鳥鳴下二章所以獨言伐木也李安溪曰伐木者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交將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此章復以鳥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喻之言鳥鳴相呼出卑幽而上高明人之於友猶是也故人之求言如鳥之求聲欲其相呼以相悟也忠告善道温厚而剴至則可謂和平矣雖使神聽之可也其惟直諫多聞古之益友乎下兩章因燕朋友而復召諸父昆弟也諸父諸舅尊者故非具牲俎不敢以致兄弟之親則遵豆可供有酒無酒稱其情焉可以合歡矣又曰詩意與前篇實相首尾前篇言兄弟分形連氣死生安危憂樂共之非朋友可比也似乎朋友之義緩而不親者故復作爲此篇世衰道微故有同氣而緩急相舍者覆賴朋友救助其流至於疏其所親而植私死黨之風盛恩義倒置德業無聞於

是先王肇脩人紀之道蕩然盡矣是故平居室室之間飲食宴樂雖朋友不在可也若朋友好會則兄弟

未嘗不存焉一則緣朋友之權而念其親親者益篤一則資朋友之益而助於親親者益多此兩詩相爲首尾之義也抑大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恩也君臣朋友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義相較不以私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是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誼相較懼其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夷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相狎也是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六

以返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保也爲之兆矣子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旨乎按君臣主敬以鹿鳴比其和也父母易疎以離鳥比其孝也皇華言國之光也常棣言家之盛也伐木以衆力之助比聲氣之同也篤性敦倫肖物取象於比句中已各得意指之所在矣黃氏曰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與篤友無不用其情也鄒氏曰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與燕飲必於所親之人姪宮云神聽二句卽指嚶嚶求友之聲聆此種聲音純是一團相與和樂之意人和在下神洽在上

矣

天保篇

李安溪曰第三節比喻以申上意上感下應皆謂之與天所安定故上下莫不興起自其德之單厚根深基固而不可拔山阜岡陵之象也自其益之宏多茹納容受而不可窮川流增長之象也未節又喻以申上意祖考祐之民風成焉是百世之基也故以為如月之上弦日之東升方昌而未艾如南山之無損無墮歷久而長存如松柏之舊樗未凋而孫枝已秀繼繼承承於不絕也是福之成也按朱氏云人臣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王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七

先公以詔之尊敬之義也未句之義尤須推闡朱子云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已凋新葉已生是松柏之比比其子孫之承繼非比其本身之強健也倘無有承之者所謂山阜岡陵日升月恒氣象何以維持勿替乎福祿必說到子孫方備而承先啓後責難之義尤重所謂頌中有規也何氏謂無不字或字皆指羣黎百姓言嚴氏謂無不承其覆被者則天地鬼神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無不賴之始存參 傳云置信也或曰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程子謂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嚴氏謂何等福不

消受也郝氏曰單厚諷以仁也多益諷以損也穀穀諷以盡善也孝諷以承先也質諷以治也終曰爾德歸美中有責難義焉朱傳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且近獻諛矣恒作繩大索毛云弦也塞馬腹繫也又馬腹病也皆借字也按逐字考核俱藏比義

采薇篇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雅注說文皆作爾華盛貌鄭氏曰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季氏曰爾華之下垂爾爾然也常棣以萼承華如士卒之承將帥也故以華與君子之車棣常棣篇比兄弟故以鄂不言此以比車馬故以常華言不必兩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八

岐其說

折中云以華興路非止美其車也戎事倥偬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此亦止以華言也小人所腓顧炎武云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為節制之師也

出車篇

秦對嚴曰朱子云旆旆飛揚貌嚴氏云彼旆與旄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也其說是矣而呂氏云為將者指其旗旄而言曰彼旆旄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

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按生民篇上句曰旆旆下句曰稷稷對舉也此篇上句曰旆旆下句曰悄悄反比也再要要草蟲六句與國風自別彼以行役方始比不得相從也此以征伐已畢比可以追隨也乃載途將有旋歸之樂而簡書又有奉命之新北虜方平西征又事不敢矜功不敢告勞臣知忠婦知義矣勞還者道其委曲之情正盡其表揚之道箋疏謂比西方諸侯望南仲擬不於倫矣

杜杜篇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九

毛氏曰杜杜猶得其時蕃滋征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季氏曰義取於杜亦因征夫在外傷其孤特無依也

折中曰特生之杜尚然有實而行役之人乃獨無家曾杜杜之不若也何氏曰以杜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卉木萎止復從杜杜而推廣之見妻妻不獨一杜杜含悲更深按標梅言其實七兮桃夭言有實其實婦人以有子為貴故思念室家之好輒以結實為比形容備至舊說感時物之變然賦中總帶比意按杞即枸杞郝氏謂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不如何氏謂夫婦同甘苦之况為得情

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篇

郭氏曰凡以薄取魚名為留孔氏曰以薄為魚笱其功易季氏曰魚麗者魚入其中而不能出也陣名取此蘇氏曰笱而獲鱮鯿施者小而得者大也漢氏曰興言竹留何足以得巨魚而乃有魚如是之多自謙不足以致賢而乃賓客若是之眾何氏曰燕饗之禮卿大夫皆得與位有大小故以鱮鯿起興按魚麗于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十一

留言取之有道也鱮鯿鱧鯉鯉言大小無所不有也以此賓客眾多俱能羅致之故下遂述其盡物序所以云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此於燕饗中見盛世豐亨氣象與有酒如飴有肉如林者迥別

由庚

南有嘉魚篇

蘇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置之是以無不得也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晉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蘇氏曰瓜蔓於地然其遇膠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

從物之性也按國風以樛木比言曲木下俯而就衆
妾上納而容也此以樛木比言甘瓠緣木而升賢臣
遇主而進也傳曰雖一宿之鳥箋謂一宿者一意於
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秦朝鈞云
雖名十四種類不一有烝然之象翩翩而來則真無
有遺賢矣按四牡篇言雖而曰飛下喻使臣之勤勞
於王事也此篇言雖而曰來思喻賢人之羣集於王
庭也前兩章言立賢無方也後二章言拔茅征吉也
范氏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
雖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
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十一

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罩之乃瓠
之自累四章曰來思乃雖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
於王之朝也

折中曰詩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夫賢者豈徒以
燕飲爲樂哉必以禮羅而致之所謂罩罩也用其道
而顯其身所謂汕汕也上下交而志通情誼結而不
解所謂木樛而瓠累也一賢人安之衆賢人慕之於
是乎來之者無已而燕之者亦無已也按舊釋烝字
有進衆久三義要義云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喻求
賢久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也求賢非一時久字解
烝得取賢非一禮衆字解亦得卽未註重言罩罩非

一之詞何嘗不以衆解且下節烝然來思亦衆意註
以爲發語聲似無意味

烝爾雅云烝塵也註人衆所以生塵埃箋云烝塵
也塵然猶言久如也久如罩魚喻久如求賢也謂
至誠也按求賢之切飢渴非一朝久字解固得矣
待賢備禮卽下文言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復與
燕加厚之則待賢固非一禮也不可作衆字解乎
濂識

崇丘

南山有臺篇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室多賢才殷氏曰山以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十三

草木爲毛髮國以賢才爲羽儀按舊說臺菜多根故
以興基桑揚遠發故以興光杞李可食以養人栲栳
可壽以全年故以比父母以比眉壽栲可代飴楸可
構室故以比保艾逐節分貼不同鵲突且南山北山
不啻遍地皆有且俱有用之才豈不可樂序所以云
樂得賢也竊謂山之生物天之生材相等周之草木
氣象如此卽周之人物繁麗如此而人君之聲華福
祿可知故序云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儀

蓼蕭篇

序謂諸侯之詩未傳爲天子之詩先儒或宗序說或

宗朱傳細玩比義似諸侯以蕭草自喻以零露喻王澤且滑曰露上漙漙爲露蓄泥泥爲露濡濃濃爲露厚頌美叠叠是下奉其上之詞君子指天子爲當若以君子指諸侯則比語難解未有天子自言其恩澤之多者

楚詞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蕭是賤草故鄭箋云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故作諸侯自喻則可作天子喻諸侯則不可天子之視諸侯也之屏之翰維藩維垣何等鄭重而可以草芥視之乎若宗朱傳則零露句比義固未安麥蕭句比義亦未安也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秦對巖云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於天子是稱天子爲君子也朱子謂是天子見諸侯稱諸侯爲君子詳全篇之意終似下頌其上之辭宜從鄭說戴震云左氏春秋宋華定來聘享之爲之賦麥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據此言之蓋宴享通用之樂章也甯武子聞湛露形弓不辭又不答賦明非天子之賓不敢干焉使麥蕭亦如二詩則失不在華定若謂諸侯頌天子魯君尤不得歌之於華定禮用蕭合黍稷以通神取其馨香不得泥楚辭一語而賤之蕭之多露與君子之多可稱美耳爲能爲光寵子古通用龍

叔孫昭子之言可証不始毛鄭解經也

湛露篇

歐陽氏曰天之潤澤於物者非一而獨以露爲言者因其夜飲故取以爲比湛湛之露潤澤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之被諸侯耳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按露必待曙而晞言其久耳夜飲亦以久期之在字可味非如上章作形容語同說露而神理各別郝氏曰前篇來朝朝以旦禮主辨此篇賜燕燕以夜情主合蓋惟其辨也故言露而必分別狀之唯其合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十四

也故言露而以所在實之比語中義已各見矣鄭氏曰豐草喻同姓諸侯杞棘喻庶姓諸侯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朱氏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義厚蔭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蔣氏曰上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陸氏曰杞棘剛木故以喻令德椅桐柔木故以況令儀按諸說比義已盡秦朝舒則云卒章言君臣歡洽更見其和而不流夫椅桐並茂幾不

辨其爲兩木而其實離離犁然不可亂也君臣歡洽絕無所間隔而穆穆皇皇上下之儀秩然不可紊也故曰莫不令儀此先儒所未及

彤弓篇

孔氏曰彤弓赤故言朱弓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再靜女篇註彤管赤色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疏云示其以赤心正人也據此彤弓非徒周尙赤之謂明示以赤心爲國也中心貺之感以誠心報以丹心也輔氏所謂予之而不誠感之也亦淺嚴氏所謂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後世以武庫兵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賜弄臣更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豈識彤弓之義哉

菁菁者莪篇

李安溪曰有山林則草木無不茂有水則舟楫無不通有王者在上則人材之盛賢路之通亦猶是也按序說樂育材也故以莪之微物而易長者爲比而莪爲可食之物在焉而未采則中阿止陵育之地亦重何如汎汎楊舟載汎載浮韓退之謂浮沉皆載之爲君子之於人材大小無所遺作比嚴氏以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爲比郝氏以虛舟待渡爲比

士待用作比立說愈推愈濶細玩語意浮沉與下休字對朱註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休字宜味君心可休賢士亦可休國家亦可休矣諸說未嘗不統括在內也一說何以取興於菁莪蓋道左之杖杜欲借蔭而無從空谷之生芻乃潛踪而自遠莪之得生於中阿中阿中陵一似天之作合地之効靈均屬意中之願豈有意外之緣故三復咏之又云得之如獲不貲之實失之如泛不繫之舟明乎此必能愛養人才不忘挫折如莪之不變爲蒿而菁莪者殆與葦葦萋萋者等矣按此解比義又別附參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六

折中曰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采自田間也莪在止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莪出止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按逐層作比主天子視學而燕師儒說

六月篇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何氏云烏宿曰棲棲棲者取其翔集不定之義註云皇皇言其不安也倉猝興師人情擾攘其象如此竊謂不然盛夏非出兵之時棲棲非六月之狀不得已而兵非其時則簡閱當倍尋常矣故下文常服曰飭四驪曰比共武曰嚴翼戎車曰佶閑皆從簡閱中出而檢點之不遑區處之不暇所謂棲棲也故取象於烏曰翔集不定也若以倉猝而

成擾攘非吉甫身分亦非中興氣象矣棲樵比字須善會之故知傳解自的

采芑篇

嚴氏曰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經理弊壞之天下如開墾荒榛之地以爲田故言取芑穀者於何處乎於彼二歲之新田於此一歲之舊畝皆新墾之田也喻宣王取民爲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何氏曰新田與今日之簡練舊畝與昔日之培養田愈治則愈美以興衆愈練則愈精郝氏曰宣王中興田野墾闢於彼於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齋持勞頓之苦故以爲比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七

折中曰民間采芑或於新田或於舊畝以比天子徵師或於內服或於外服也采芑中鄉以比天子用鄉庶之民也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朱註言隼飛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也按此章亦於比義中見正旨朱註謂軍行采芑而食則中鄉爲六鄉與六遂交界之地似非軍行采芑之所且與第三章不一例則斷其爲比無疑故開口便有更新氣象且方叔率兵其旌旗車馬佩服之盛如是而所用之兵簡練培養正如芑之足采可知曰新田曰舊畝曰中鄉采不勝采故下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也惟其如是故能

如急疾之鳥勁勇無敵曰戾天曰爰止總言其疾耳王氏云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畧而不言蓋以宿將大衆荆人自服不俟戰而後服也則克壯其猶句通篇一齊收拾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則其猶之壯正於采芑飛隼等句見之比義其足味哉

古制田賦出軍故以芑采於新田舊畝作比也新田舊畝猶不易之地謂之上地一易之地謂之中地再易之地謂之下地也采有采擇之義采芑于新田舊畝比於教練時采擇上中下地之精銳者調發之所以又比類於迅疾之鳥也中鄉爲六鄉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六

六遂交界處鄉師之職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此卽教練之法也若作賦說軍行采芑而食豈有兵無餉乎審爾中興威武氣象亦蕭索矣且後世行兵軍士馳逐田禾猶有卽正以軍法者於新田於舊畝任意蹂踐方叔何紀律不嚴若此種種語病不如作比說之爲得 廉識

車攻篇

有聞無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殺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李氏曰後世征伐之役始則露布四方繼則豐碑林立表奏則適其分歌頌則傳其功皆所謂聲也若各將則聲色不

動若行所無事者然而實至名歸不矜不伐且莫與爭能矣蘇氏所云我必聲然後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下句曰君子曰大成分量方稱若但作無喧譁解則上文選徒器器馬鳴蕭蕭何嘗無聲而作矛盾語乎此句仍以比論姑脩一說參之

吉日篇

伐木篇出幽谷而曰友聲此篇瞻中原而曰羣友禽獸中亦重友誼不特螻蟻有君臣虎狼有父子鳴雁有夫婦也而就此章之義不過言其多形容田獵之盛耳友字亦借用也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九

鴻雁篇

毛鄭解之子爲侯伯卿士蓋指巡行邦國者左傳文十三年鄭伯宴公於斐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可証歐陽蘇呂巖俱宗之然細玩比語鴻雁飛四方且大小兼言似爲老幼離散之比而一雄一雌雙飛並宿正爲流民挈家帶室作比曰肅肅曰嗷嗷不啻監門繪圖似應言旁人摹寫形之咏歌卽初有定居亦生理未復尙告哀而望哲人之明察也卽謂詩人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亦無不可朱註謂流民自謂或未必然哀嗚嗷嗷姪宮云嗷嗷是哀鳴之不已愚人之所謂宣驕也流民

當安定之初未卽感勞來之德但見其啼飢號寒欲長求短如驕子之對父母蓋小民當困苦之秋似有大於長官之勢明事理者則但念其哀不明事理便盛氣以臨往往債事

庭燎篇

孔氏曰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訓央爲旦也艾一以耆艾爲喻從幼至艾爲年久從昏至旦爲夜久一以艾爲喻一物之全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按此或姜后諫晏起宣王改過不吝之時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上句足據泥定下句便多支說味詩意有美而無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二

箴也

沔水篇

巖氏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三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歐陽蘇呂說俱同按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則沔水喻諸侯可知各物解謂隼擊物而必中者也必至謂之隼必至者或有所過取故以喻不制之諸侯則不隼二字於比物可見序說規宣王朱註憂亂

規之正憂之也

箋流水句云水流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亦猶是也飛隼句云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朝不朝自由也湯湯句云喻諸侯不朝也飛揚句云喻諸侯妄相侵伐也考宣王即位諸侯宗周乃十二年僅記魯武公來朝則中興之業已衰有朝有不朝如首章之比義也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則六月采芑之武功不競如飛揚句之比義也然去車攻吉日未遠諸侯猶有循職者則如隼之率彼中陵也無如訛言不懲讒言其興內政已衰矣曰規曰憂皆可指宣王也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陸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按同異姓諸侯皆伯叔甥舅故各有水源木本之思焉莫肯念亂有兩說一說莫肯念王室之亂也一說皆願治平皆有顧惜此正如水之歸海鳥之終止矣至水湯湯而鳥飛揚正與不蹟之人同一境象然不蹟者其變而蹟者其常也率彼句正是望中之望而克敬者可復興以讒言乎又宣王之時童謠曰厥弧箕服實亡周國不數年而有褒姒之禍此訛言之証也泛言憂亂者思患預防而欲得止亂之方故歸之於敬言不念亂

者歸本反始而常得止亂之道故戒之於讒味不蹟二字後說為優護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由正不必如諸家說謂來朝者心懷疑懼相與語之之詞也

鶴鳴篇

小序誨宣王也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任者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歟朱氏曰毛鄭謂教王用賢其說有自也鶴善和鳴魚多潛伏故以比賢人圍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也鳴阜聲聞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韞朝廷當上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為錯旁求側陋則可以治國也通篇全用罕譬舉類邇而見義遠納牖之體當如是也按朱註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言鶴鳴誠不可掩魚躍理無定在圍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善空所依傍據理立說分作四解不相連貫竊謂講學與說詩有別應參之何氏曰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彫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薄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於他山之石也何說雖出於臆度不為無理

祈父篇

祈父于王之爪牙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以鳥獸為喻也按周禮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虎賁掌執戈盾夾王車曰旅賁所謂爪牙者也鄭氏曰此乃賁司馬之辭言我乃王之爪牙爲王開守之衛如何使我無所止居乎或曰禁衛而驅之邊庭萬一肘腋之間猝有不虞誰則捍之獨子而令之從軍萬一高堂之上猝有不諱誰則聞之違成法拂人情上下交病莫甚於此又朱氏曰使王自棄其爪牙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不忠至使孤子而無以爲養不仁宜不聰有刺也按箋疏說全於爪牙二字體會得之若云軍士豈有自謂不當出兵者若以爪牙屬祈父則更不擬於倫矣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免置篇之干城比將之衛國也祈父篇之爪牙比士之衛身也後世天子親軍曰鷹揚曰豹韜皆取此義兩漢且以虎牙名將軍矣在周則虎賁之屬供宿衛不供調發祈父使之從軍故呼而責之識

白駒篇

張子曰言白者以表賢者潔之意

折中云人潔故馬亦潔也何氏曰其人如玉以象其品之貴亦自其出處之節見之堅不可磷潔不可淄比德於玉也毋金玉爾音言毋得自愛聲音貴如金玉蓋終望其來而有以教誨我也按古人最重贈言曰德音莫違曰德音孔膠毋論君臣夫婦朋友俱藉

高言篤論浸灌切劘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此於金玉人不可得而見聲亦不可得而聞歟而所以自新其音者亦有故時當叔季不特聲應氣求易涉標榜卽著書立說動至招尤故明哲保身者枕谷棲巖且鎖喉結舌甚至廣絕交之論斷問訊之書片語瑤箋珍如金玉夫亦過心之至已以永今朝以永今夕直欲永其金玉之音耳豈徒然哉好賢之詩未有如此詩真切而篤摯者矣

黃鳥篇

諸家以無啄我粟爲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爲去者之言文義斷續不如以黃鳥爲自己作比以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穀桑柘爲異國作比若謂我粟我黍我黍應無於此等處而啄之也則語氣一貫一說遊子思鄉每從所如不合處動情特切然誰使民化離輾轉而俱憊也故序以爲刺王黃鳥其借言耳

我行其野篇

此篇連前篇序皆謂刺宣王也箋疏俱以爲婦人之作謂夫不保其家者朱註俱以爲民適異國之詩今就比義合勘而詳推之黃鳥三句毛傳以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是以黃鳥爲男子時婦人之言而下文作答語旋歸謂歸于父母家也朱註謂於異國呼其黃鳥而告之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是以啄粟啄梁啄黍為害已而欲旋歸本國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毛傳樛惡木也蓬蒿惡菜也是以惡物比其夫言行於野中欲采可食之菜轉得蔽芾之惡木惡夫既不能畜我而求新特當返我之邦家也朱註依其樛爛而不見收卹謂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嗣後諸家謂惡木可蔭被惡卉可治疾惡菜可療飢而恩義相結之人轉不能相為顧恤是草木之不如也是改賦為比矣言而言之總以世道衰微孝友睦婣任恤之意渺焉無存民不安其居形之歌謠以寫其佗條無聊之意也然莫我肯

穀尚為萍踪邂逅之人而不能畜竟屬絲羅親戚之好流離之子其何以堪風俗之偷不可言矣序所以為刺也折中曰此申侯歸國之詩也君臣之際有所難言故託為民間婚姻之辭又曰周與申世為婚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為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或不以富亦祇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婚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五

令申侯歸也為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為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湖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雎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慎哉按何氏謂疑太子宜臼出奔申之作此改為申侯怨幽王之詩從不思舊姻二句入思句句有證據字字有著落精解獨闕是之謂詩史

斯干篇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朱註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如攷斯翼嚴氏謂人舉踵則竦肩翼然如鳥舒翼堂既高而體勢又方殿也如矢斯棘歐氏謂矢行緩則枉急則直廉隅繩直如矢之行陸氏謂自四中觀如攷斯翼自四角觀如矢斯棘如鳥斯革何氏謂鳥言其急疾以簷阿軒翥之勢言如翬斯飛爾雅謂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呂氏謂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翬舉也按狀堂之美皆借物以形之嗣後阿房甘泉等賦自此濫觴矣此篇俱是賦語其間有可作比例者茲遍採而詳列之秩秩斯干謂澗水流之不竭比王德

之無窮幽南山謂南山村物豐積以比王門貴種
盈足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長而俊好如松栢之長
茂兄弟式好無尤如根本堅固而不可搖枝葉茂盛
而不可替後伯服宜曰卒以謀而招尤詩不啻預爲
之計築室百堵亦肯構肯堂之意似續非但言作官
室似祖妣上下陟降是思其居處似祖妣伴奭優游
是思其笑語如政節觀其外種疏節觀其內猶樹外
王之業怡內聖之體周室東遷下當啓侮裂繒召兵
男子如虺蛇女子如鳴皋矣故乃寢節以此爲祝寢
之林尊之也衣之裳臣道也弄之璋尙其德示以事
也寢之地卑之也衣之褻示以方也釋制弄之瓦方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其所有事也無非無儀所謂好尙不可爲而况惡乎
頌禱始於兄弟睦終於男女賢家道成矣節節有比
義在

無羊篇

列子曰宣王之牧正梁鸞能馴鳥獸王使毛邱園傳
其術焉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
怒哉亦不順之使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
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
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
谷理使然也按考牧也通於治民亦通於問道亦可
作比看再季氏云無羊無牛者其心不知有牛羊也

故人以此謂之然則斯人其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而飯牛牛肥之僞與按人與物俱有行所無事氣象
下文何句可証濺濺和也其角善觸而不觸也濕濕
潤也其耳工病而不病也降飲寢訛見情之調適也
蓑笠負饑見物之預備也以薪以蒸有取以供爨燎
也以雌以雄及時以合牝牡也說本矜矜言羊之
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說本不塞不假繫
維之也繫本爲馬腹不崩不假拘束之也崩通作縶束
糜肱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無事乎奔走追逐
也按漢卜式亦得此術然尙有云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羣此則三十維物五色具備更無惡者可斥三百

詩經比義述

卷五 小雅

三

九十維羣其特蕃盛而且純粹矣咸若如此所以行
所無事也前後說一貫戴震云衆維魚矣言夢而見
魚之衆有旒維旒矣言夢而見旒與旒因占之則多
魚爲豐年之祥旒旒爲室家和子孫多之祥按考室
考牧皆以夢語終之呂氏所謂願乎上者子孫昌盛
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吉祥善語皆
頌禱之辭不必作實事看

詩經比義述卷五終

詩經比義述卷六

小雅

節南山篇



初學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何氏曰節通作岳徐氏曰山之
隙隅高處曰岳有實其猗蘇氏曰草木山之實也山
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于上者無不猗猗其
長也范氏曰師尹居三公之位而不能持平均一所
用皆瑣瑣姻亞而君子則棄而不用也按此章言用
人之謬皆由于心之不平開口便言節彼南山不特
爲人所瞻仰而不平之狀如見下言有實其猗以草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一

木之茂長實之則不平者平矣山可平而心不可平
正其喜怒之所以乖亂也兩節比語一正一反戴震
云周頌有實其積謂積者之充實七月猗彼女桑言
蕤桑之長茂然則此詩有實其猗之云猗是山之草
木長茂是一望而知其充實鬱盛言山生艸木之平
興下師尹不平

維周之氏毛氏曰氏本也徐氏云天根也何氏云二
十八宿之一說者謂角亢繫于氏若木之有根故名
爲天根因借訓爲本也秉國之均朱子曰均本當從
金如所謂況之在鈞者不知均是何物潘氏曰恐只
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

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唯平
乃能運也按此皆實字借喻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齟矣孔氏曰大
臣方爭訟欲用此矛以相殺傷也和悅既已憚服則
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按曰矛曰齟比字相對
甚奇指一人前後而言不特此也更寓爾矛于相齟
極夷憚時胸藏不測而君子不知也更有一種君子
作用外似相酬而中用爾矛如王曾之于丁謂徐階
之于嚴嵩是也而詩意非所論矣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二

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誣正色危言明表其出于己而
不恤身當尹氏之怒何畏威之有哉不宜空我師空
曠也謂不宜曠我太師之官尸位于上也上云師尹
又云尹氏太師何必訓師爲衆謂我衆并及空窮語
氣不順矣蔣氏曰山必有草木山之實也無草木則
爲空其山矣猶大臣執政必當平其政以及民若不
能平其政亦爲空其位矣不宜空我師與實字暗相
應唐狄仁傑卒武后臨朝嘆曰朝廷空矣女主亦有
賢君識度

正月篇

癡憂以瘁呂氏曰癡憂與下文鼠思泣血同義劉氏

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于
痒病人所不知也范氏曰痒瘍同義頭創也亦作癩
鼠潛穴內不敢見人之小心畏謹似之其狀之可
哀如此而念及國家之將亡則所憂者又不能自己
如皮膚之有癢欲抑搔之而不得也按鼠是陰物故

註云幽憂

莠言自口朱註莠醜也言之好醜不出于心而出于
口此本鄭箋王氏曰莠惡也顧寧人云莠言穢言也
按甫田曰維莠騷騷維莠築築則張皇縱肆可知大
田曰不稂不莠則害苗可知以莠喻言當是其言似
是而非飛造蔓延無所底止所以謂之詛言也害君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子不必言矣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按他處比
語在上此卻在下祇因止字跟從字來范氏曰哀我
人斯復從何而得祿猶烏之飛未知其止誰之屋也
此亦祗泛言感感靡騁之意若毛氏以富人之屋爲
烏所集陸氏以富人之屋利之所在烏以能食已故
集焉何氏又以烏比趨炎附勢者所集之屋如獲如
號石父輩種種近于鑿矣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而招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
烏易合亦易離也故爰止于誰緊跟于何從作比

濂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嚴氏曰林以竹木叢集得名宜
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唯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
凋敝也李安溪曰蒙上章之意言臣民憔悴如此故
起興于中林之草木薪蒸茂蔚以傷今之不然也按
此一作正比一作反比然不如舊說大者爲薪小者
爲蒸人之視物小大易明天之于人善惡無別爲夢
夢句緊相呼應以下俱承接一氣又毛傳以薪蒸爲
似而非疏謂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
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箋并以爲小人所聚此
本其意而伸之對下視天夢夢說並對下靡人弗勝
說皆從下句倒悟出比義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四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嚴氏以比小人之以賢爲否李
安溪比小人之以亂爲治所謂言之訛也華劍光云
謂山卑者訛言之類也以岡陵折之卑者無辭矣比
他訛言何獨不然按以問答爲呼應從謂字懲字悟
出舊解二句直說并有云謂天四句言訛言變化不
獨言山爲岡陵也能使高天爲局厚地爲跼執之有
故言之有理而人受其毒也此又從上二句推出
誰知烏之雌雄歐陽氏以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
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故曰誰知也首
二句謂訛言變亂此句言唯諾成風所謂唯諾者亦
唯此訛言耳無以辨之誰其懲之同一烏也爰止以

性比雌雄以色比取義有別

胡為虺蜴范氏曰虺蝮蛇也蝮毒視他蛇為尤甚蜴守官也能十二時變色許氏曰在壁曰守宮在草曰蜥蜴按虺毒害人變幻莫測方盡小人情狀亦惟小人故以小蟲之隱而難察比之

暗彼阪田有菀其特蘇氏曰君子仕于亂世而困于羣小譬如特苗之生于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按險阪瘦薄之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是產非其地矣幸之乎危之也惟其特也所以抗之可畏哉華劍光曰此言可危亦可貴也天之抗我危矣如不我克貴矣彼求我似知其可貴者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知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而不能用奈之何哉雖有菀特無益于阪田終歸于抗而已按前後節重言念我獨兮獨即特之謂也阪田而有特苗此如剝盡之後僅存碩果也培植長養猶恐凋殘而天之風雨搖動如將不勝何哉國家凋敝小人盈庭僅存一二君子而求我者但循儀則之文執我者不盡用力之實始則羈縻終則縛京東漢之末朝廷徵求處士設壇席猶待神明及至而言不聽計不從後乃激成黨錮在朝在野一榮禁錮之人才盡而國亦隨之矣特生之苗可抗之如不克哉 廉識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李氏曰火燎于原寧能撲滅之

也赫赫宗周而乃為褒姒之所成誠可駭也按此以燎火之難滅比宗周之易滅也何氏謂說言孔將一唱眾和如方當燎揚之初火烈且揚未易撲滅也恐未得詩意

按此正反比丁二句宗周赫赫無異于燎方盛時而一褒姒即成之正所謂禍水滅火也 廉識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朱註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按寤字最有味有無可如何之勢所以須輔之有備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鄭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爾輔喻遠賢也孔云考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六

工記車人為車不言作輔此言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張文潛曰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軾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按車特設輔原防不意也棄輔自所載墮矣得助而棄之須助而呼之晚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嚴氏曰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按君

子處亂世欲避而無從覺十畝之間閑閑自得伐檀之地坎坎爲勞猶是盛時氣象漢書察見淵魚者不祥此之謂也

宋註云或曰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奴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劉公瑾深然之

折中是之謂憂平王之不能與周也而比義特出矣一云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遷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爲臣僕于秦戎欲適諸侯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鳥之羣飛不知止于誰人之屋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七

又云王不西歸而卽安于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不知謂山蓋卑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爲梗也又云與世不同孑然獨立乃阪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扞我如恐不克是天心不可知矣又云事勢如此小人猶然暴虐者將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尙能滅之况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爲滅也不難矣又云東都之民又陷于泥潭王擁虛位佐理無人如大車旣載乃棄爾輔其輪爾載必也又云終踰絕險喻朝廷之上果能用賢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周反覆手之間耳又云王無意于西歸者以東周爲可樂也試觀夫魚舍

江湖而在池沼其水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于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于諸侯故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按如東遷以後詩則比語爲不刊矣故備列之以俟考焉徐退山曰正月十三章纏綿繚繞觸緒感傷中林阪田載車沼魚上天下地寓言正意錯雜其間蓋忠愛盈懷旁引曲喻不自覺其言之長也節南山以下數篇如出一手已開離騷門徑矣按變雅憂亂之詩大槩是賦體然無比不成賦此可悟立言之法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八

直斥其名宗周儼然王室此大夫安得謂其已滅忘上下之分且何忍出之于口也周之盛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人材得所依歸也周之遷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人材失所依歸矣周之在鎬也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據形勝而諸侯皆朝也周之遷雖也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失形勝而諸侯將叛矣合各章比義參觀之其爲東遷後無疑也 蘇謙

李安溪曰節南山篇言家父卽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則春秋書其卒于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爲刺幽王之時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旣卒斬其爲西周滅明矣故韋昭以爲平王

時作者得之觀此兩篇以下至鼓鐘可知矣

十月之交篇

此篇固是賦言細玩賦中亦有比義日食為陽氣衰微之象震雷為刑威過當之象為沸為崩為谷為陵高下變遷尊卑易位為用人行政顛倒錯亂之象前三節俱為下文作影子不但紀變也故下直言皇父之惡羣小盈朝艷妻煽處而國不可支矣朱氏曰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李安溪云以日之食而徵與君弱臣強王室將衰也是亦作比解矣

雨無正篇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九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疏云雨從上而下于地猶教令從王而下于民而王之政令衆多如雨也蘇氏云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有所謂正雨哉此所以為雨無正也何氏曰所謂雨即戎戍不退饑成不遂禍亂之來其多如雨也所謂無正即正大夫離居無匡勳國事也劉氏曰韓詩有雨無極篇比毛詩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按雨曰靈雨曰好皆取雨之及時而言若言雨之象多也亂也散也斜也俱非佳景而況無其極乎此所以取為刺時也

折中云雨當作兩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

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享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為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無正也按兩篇內比字甚多十月篇艷妻煽處方處言權力相成如火之相扇也嚙脊背憎脊字從水言語多如水之流也下民之孽孽之言孽也若木既廢而生枿也喻褒姒也妾隸之子曰孽童妾感蔡而生褒姒褒人媮得之以贖已罪而納之後宮故謂之孽也兩無正篇不駿其德駿馬之良者其行最疾故取以為疾速之義謂言則退譖者簪也若簪之着物切至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十

巧言如流言旋轉無滯也孔棘且殆謂仕途多荆棘動輒遭刺也鼠思泣血如鼠在穴中不得出也人淚必因悲傷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無聲而涕出故以為喻也以上俱靈前人說由此類之不特無比句不成章亦無比字不成句也

小旻篇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賦句亦是比句君即天也鍾氏云敷字是好字面用在疾威上按此正寫人君之布施也猶字凡五見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此獸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每緣登木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借為謀慮之義是則猶乃

獸名亦比字也疾威之敷在回遁之謀曰我視即臧于謀者視之也鄒氏曰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和而與剗同猶之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臧而用不臧者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李安溪曰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事不師古如築室而謀之路也陸氏曰上節之比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節之比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按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正相反兩比曲盡不臧情狀滄滄訛訛謀夫局面如是然肅又哲謀猶有臧者在而言路欲其疏通盈廷欲其分別如彼泉水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有疏淪引蕪之功庶有澈底澄清之效苟塞其源而壅其勢則摸之易濁雖有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矣此其所以孔叩孔哀也詩人于其謀始而要其事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朱註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喪國亡家之禍隱于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直作賦說

折中曰此言君子自處之道不敢暴虎不與爭而櫻其怒也不敢馮河不附和而蹈其波也如臨深淵唯恐陷而溺也如履薄冰惟恐肆而蹶也此作比說顧

復初曰左傳昭公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義取小人之可畏所以不敢譏議公子園荀卿子曰不敬小人是狎虎也全引此詩爲証可見春秋以來說經者俱主不敢輕犯小人立說其時距幽王未遠意必有所從授而輔氏乃謂畏懼小人何至如此之甚且禍患之來亦非戰兢所能免所以朱子不取嗚呼朱子當日羅僞學之禁已經編管猶草疏數十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門人謂必買罪請筮之得易之遞遂焚其稿當侂冑隻手障天之時朱子殆猶不免暴虎馮河之見由其說詩不信先儒舊說故欲以其身輕犯大難而易之示卦與詩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本義隱相符合此聖經之垂訓深明于出處語默之道春秋時之說詩者實有從來非苟而已也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聖人原不但爲用兵者言而仲氏卷一語斷定燭照數計而龜卜不踰是矣東漢明季諸君子唯少此不敢之心故駢首牢戶與國同燼得此作比不特爲名節自負者痛下砭針亦爲明哲保身者坐着着落也不特此也古大臣與時委蛇聲色不露能使奸人束手就縛實因平時先具一副不敢胸襟故臨事現出全身敢爲手段不然扼虎不中反爲所噬而國家亦受其害矣安得不如臨如履哉所謂人知其一不知其他也

小宛篇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朱氏曰翰飛戾天勉而為高也
有懷二人勉而為孝也嚴氏曰宛然而小之鳴鳩決
起而飛至榆榆枋不至而控于地者也然亦有飛至
天之意事在勉強而已郝氏曰宣王有姜后之賢納
結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黜之故以鳴鳩比
鳴鳩即雌鳩布穀也鳩族惟雌鳩善鳴而高飛他鳩
則不能飛飛亦不能戾天月令鳴鳩拂其羽他鳩則
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按秦對
巖云四章有無忝所生一語則先人為宣王無疑鳴
鳩之比直謂宣王能繼關雎之美幽王能如關雎則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無忝先人矣則下文節節比語俱一串序謂刺幽王
或有本乎二人謂文武言宣王能永懷文武之烈以
致中興幽王當念昔先人也再翰飛戾天箋疏作無
此情勢說為刺朱註作勉強高舉說為勉俱于宛字
取義宛小也

飲酒溫克陳見復云箋云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疏云包裏曰蘊藉藉自持含蓄之義經作溫古字通
用內則柔色以溫之鄭亦以為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朱氏曰物
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沉性善本吾之所有乎物
之在外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

本似者乎嚴氏曰幽王黜太子宜曰奔申侯此章刺
之言中原有菽庶民乃采之而去桑蠶有子蜾蠃乃
負之而去喻王有太子不能撫愛而申侯乃挾之而
去也按挾之而去將為不善矣曰教誨曰式穀正譏
幽王之不能也再鄭氏謂菽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
王位無常勤于德者則得之鄭氏謂菽唯采者得之
善亦惟能者從之此亦一戒各自得義也解頤
新語云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蜾蠃自有
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耗其脂膏其螟蛉不生不
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成蜾
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亦不獨取螟蛉并小蜘蛛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十四

或蠅虎置穴中寄卵于諸蟲脅間類如此今人家養
晚蠶久之其卵成蠅穴而始物之相似者按此
直如雞之抱子暖之而生蜾蠃使螟蛉負之乃借其
力也正如教子之日漸月累俟之自化也詩若曰中
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螟蛉有子尚能負
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為似續計也吾兄弟有子
可不教誨之為似續計乎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朱氏曰漢東方朔傳云日夜孳
孳斂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愚謂飛而且鳴
口翼俱勞用力為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郝氏曰嬌
庶兄弟本同一體視彼脊令飛而且鳴其情甚急可

以兄弟之間漫不相關乎今一黜之一愛之豈國之福歟按禽經註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以爲兄弟之比今寵庶奪嫡兄弟亂倫宜曰不啻飛而遠去矣故取以爲比再載飛載鳴以爲搖動之象爲急難者言也以爲勤勞之象爲征邁者言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陸氏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芣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也

折中云桑扈啄粟非所食而食也病寡岸獄非所繫而繫也按范氏云桑扈不食粟今見誣者謂交交往來循場而啄粟其誣易見據此以比填寡之在岸獄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亦必有見誣之處也鄭氏云桑扈無肉而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是以桑扈之不能自存比填寡之不能自直也

此詩毛鄭以爲刺宣王政教狹小也蘇呂嚴郝以爲刺幽王不能自強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朱註以爲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後儒宗之李安溪曰後三章申前三章之意然言愈危而意愈迫其所處之時可知其與物曰鳴鳩又曰脊令又曰桑扈始也志在高舉既而有動搖急難之象困窮失所之憂也君子遇險則修德顛沛必于仁凡其孽孽斃而後已者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也

故曾子臨終而引此詩古之孝子其用心一而已矣何義門云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裸羸之子肖其類也

艸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所以日征月邁以求無忝也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彌深也

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按比義種種不同要俱諦當惟何氏以爲敦康叔悲酒與酒誥相表裏鳴鳩食桑甚爲過醉之比脊令比兄弟爲武王康王之比立

說曲而又曲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十六

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則刺幽王無疑何必遠及康叔耶戴震云本乎天者親上故以鳩飛戾天興憂傷而念先人中原之菽民所利賴螟蛉雖有子徒爲裸羸負而去與教子似續否則有子如無子矣石磻諫衛君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然則此詩刺幽王殆太子未廢之先而進規者詩中曰念昔先人日有懷二人日無忝所生必同姓大夫所作曰天命不又以天命戒之也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傷其刑政之苛多無告而獲罪之人雖溫恭無過猶如集于木雖惴懼不放猶如臨于谷雖一行一動戰兢自持猶如履薄冰遭昏亂之世民無所措手足刺王

之詩何疑若一人一家之相戒辭不得至是

小弁篇

弁彼鷦斯歸飛提提毛氏曰弁樂也鷦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孔氏曰鳥出食在野飽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按何氏謂弁通作拊拊手之義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不如解樂字為得正對下憂字也提提或云掀起之貌不如解羣字為得樂莫樂于羣居正對太子被放也

跋跋周道鞠為茂草嚴氏以為言周之興者以歸往之衆曰申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人之稀曰鞠為茂草按下三憂字曰怒焉如擣憂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七

而至于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于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于病也反覆作比憂之狀見憂之害亦見父子大倫天下之達道也父子離間猶大道榛蕪前後章比義鷦斯歸飛桑梓恭敬皆依戀父母之

詞藻識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羅氏曰梓為百木長室屋之間有此木餘木皆不復震古者見喬木必下而趨所以廣孝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襍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孝順按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必恭必敬正為欲瞻不能欲依不得者加倍作意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渚者淵荇萍各物解謂蜩有情柳無情以有情附于無情而恃以鳴淵無知葦無情以無情寄于無知而恃以生

折中以柳茂而蟬鳴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淵深而葦植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皆反比也孔氏曰于時太子奔申則是有所止矣言無所止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子所當止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之朝雉尙求其雌鄭氏曰鹿之奔勢宜捷而足伎伎然舒雷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朱註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也後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六

儒多宗之惟蘇嚴二家謂幽王黜后放子之比所謂壞木無枝似此然細玩上兩比鹿戀其鹿舒行以俟雉戀其雌登鳴而求反比隻身出奔不敢顧其妻子也則上節言無所依此節言無所顧故下節言道路之狀三節一氣則通節比語為自己非比王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此以投兔之得逃避死人之免暴露作反比直是盡情語盡頭路以見秉心之忍者畧無餘地以相處也
伐木將矣析薪也矣嚴氏曰將說文云從後牽也地錢氏云以手離之木本附著于木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以繩索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

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拖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為一體而讒人橫絕之也

折中曰伐木者于其將仆尚不即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于其將開尚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蓋少緩須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彼有罪而加無罪耳按兩說比義一從舒究入思是反比本朱註而伸之一從信讒入思是正比惟紹興季氏同于離間之意亦切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朱註山極高而或陟其巔泉極深而或入其底是以山水之高深而人至之比陰密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九

之地而人窺之也季氏曰不必山然後為高積讒而高即為山矣不必泉然後為深積讒而深即為泉矣此言乘間生讒其幾甚細而其發甚大也

折中曰王之左右皆可畏之人也其高者莫匪山皆能為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能與波瀾者也若輕于漏言則四垣皆耳聾故叢生不惟己羅其毒并恐王亦受害故願君子之戒之也逝梁發笱毀已成之功也蓋太子之立久矣彼亦必有所知之人亦必有所樹之績此則事關宗社非為一己故望勿墮之也按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大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

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是則高深比人心言屬垣者之可畏也逝梁發笱皆由于此所謂推本亂之所由生也

讒人之險阻非山也而高莫高于此讒言之深入非泉也而深莫深于此莊周言人情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此所以窺伺極密而發言不易也源識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鄭箋云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于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安溪謂戒他人勿蹈己之危職意與谷風同按此似有異對新婚者言故謂母居我之處母行我之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也下云去後也對褒姒言故謂母入我王宮取我王愛也下云死後也二句或是成語引之者指各有別棄婦放子情本相同逝梁發笱人有同歎此小弁之所以與谷風同也按笱曲竹敝笱在梁諸家以為笱守魚猶禮守國是則谷風所云我梁我笱家法也無逝無發喻我被棄後後人無壞我家法也小弁所云我梁我笱國紀也喻我被放後後人無廢我國紀也識得情同事異諸說皆融矣源識

巧言篇

亂之初生僭始既誦說文云誦水澤多也按此誦潤之意也浸潤比進言之漸也既誦比受言之漸也

惟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故以如怒反之庶幾可以沮亂更以如社別之庶幾可以已亂一說云怒如針砭去疾社如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形容可謂曲盡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何氏曰盜晝伏夜行石父投問伺隙爲讒言以中王其狀似之使人君聽之如嗜美物而不厭也餒本作啗說文云食也言王以身受亂如人之食物也與甘字相應李安溪曰讒人傾害國家故斥爲盜害國之言實非甘旨之供維王有心病疑疾之故止當作旨一說印本甘字餒字來所謂美疾滋毒也按匪共止共句亦作比言四句一貫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穿窬之類以言探取人意曰餽以言深入人心則曰餒矣食也進也二訓皆不可廢也受其言是受其亂矣惟王之印所謂甘言疾也

謙識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免遇犬獲之鄭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讓入之心故列道之耳或云一是祖宗統承所係一是綱常倫理所係而惟王盡制維聖盡倫非羣小之所得而混亂也他人有心卽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偷竊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比之李安溪曰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宏遠之謀君子胥敬故能作寢廟聖人

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如思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僞

微曖其爲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禦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爲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深遠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肺肝然兔雖善于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今不能然故曰維王之病也按朱子云詩人所見極大只是惡巧言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與竊謂智者之鑒物本領原不小充之便是足以有臨氣象李說如蕙源岷山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矣嚴氏曰讒人如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之言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于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兔犬皆喻小人也

折中曰外以甘言欺王實欲于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利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按兩說精闢皆是忖度所到無擬不于倫語病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諸說紛紛有以讒人之言多柔順君子樹之以興讒者有以讒人之言本無材力皆由王寵用之故比以柔木爲君子之所樹者此直以柔字爲善柔便佞之類也呂氏

則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秦對巖云焉字歐陽氏讀作烟後儒多從之嚴氏亦曰荏染然之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之患往來道途之言誣謗善人何可介意乎若數記此道途之言則小人得爲飛語以中傷君子矣按大夫傷于讒通章未及被讒者惟此二句寓保全善類意樹木樹人其理一也柔字極可玩雨露風霜受者全看質地培植之愛護之棟梁之材易得也摧折之斲削之荏染之質易傷也菁莪棫樸之化何如而有牛羊斧斤之患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哉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氏曰蛇屬紆行所言不必與理合而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有似蛇行之紆曲者巧言全不根心如笙中之簧隨氣而轉也按此與莠言自口同日盜言甘言尙是隱然此不特有聲可聞直有象可擬比之以莠比之以蛇而云出自口中何其刻酷行言焉數不爲所惑矣而碩言巧言之情態如此不反歷歷可數乎出之口而不作厚其顏而不知兩矣字俱有味在

碩言大言也大言易直遂而仍以紆曲出之直利口耳故曰出自口 謙識

戴震云夏小正云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九月遘鴻雁先言遘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遘而後數之則鴻雁也數謂審察此以樹柔木與審察行言往來行言者其言不一之謂也其爲蛇蛇然安和之碩言必出自之自口無所回惑其爲巧變惑聽之言必顏厚而露其情態心焉數之辨別不難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宜燹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折中曰讒人何人非有各望也居河之麋非有憑借也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微而且燹豈能勝此大任乎爾徒幾何豈能辨此多事乎李安溪曰拳勇以喻勢力微燹以喻病敗言汝亦有何勢力徒能以讒巧爲亂階耳愆過多端身將病敗起而爲謀者方多如汝之輩者豈少哉蓋小人之卒未有不自相傾害者然當其合并以謀危君子則莫之思也按首章是呼天而訴亂如此無無字作傷心之說爲長以下頻呼君子則歸過于王可知末章爲讒人作喚醒語使之自悟故作喻言爲得若作實說則滯矣何氏曰舊說相沿皆以此詩爲壁讒之作故于寢廟章則曰是言讒之心不難知也于荏染章則曰是言讒之說不難辨也于河麋章則曰是言讒之黨不難

除也于是有爲之著論者云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
卽死孰知其僞如王安石之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
以爲聖人雖司馬亦不知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羿
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
得其方必致大亂是皆可患也今讒人之伎倆如此
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在讒人也又云國家之有小
人其強悍跋扈者多易敗而奸深詭譎者多難驅此
何以故爲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其言如懸河之不
可禦知之實難辨之實難此其所以覆國不然雖有
羿羿之權力章蔡之結黨而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
人孫心不難知言不難辨而始推及于黨不難除意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美

深遠矣二論皆佳然要之非此詩本旨

彼何人斯篇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攬我心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巷伯三詩皆顯
被譏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于同列
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如飄風摧
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
無形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亦不得而見也按詩
人摹擬讒言極情盡致曰滄誠言聲氣之附和也曰
萋菲言指事之雜陳也曰如簧言聲音之悅耳也曰
如流言口舌之活動也要皆屬陽分事飄風鬼蜮陰

氣逼人無痕迹直使人不可捉摸矣可畏哉郝氏
曰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亦非真有適
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覆欺君賊友分誼已絕
而其言周怨傷在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
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養正言不如此不可以
爲詩按通篇只其心孔艱一句盡之而飄風鬼蜮之
比從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來蓋義同兄弟如倡和之
嚮楚勢相次比如貫物之繩索只因內慚于心有閃
爍躲避之狀故有視面目欲其相見也以詛爾斯欲
其訂盟也所以極反側之情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美

巷伯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嚴氏曰錦文如貝由錯雜衆采
而成之季氏曰貝不可以爲錦但以其背有錯雜之
文有似于錦皆文致羅織之意按貝錦文采燦然足
以動目讒言條理秩然足以動聽也
察兮侈兮成是南箕天文箕主口舌陸氏曰本非箕
張大其口以成其名耳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
人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嗟侈以成南箕喻讒人因
疑似而構成實禍也按萋菲尚是因質成文嗟侈全
然鼓唇弄舌應有主謀協力之人故下云誰適與謀
也兩成字有味若非此不足以定爰書此卽讒人之
罪案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毛氏曰猗加也嚴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印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印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也李安溪曰道者斫伐之以通道也猗者倚也畝印者闢印爲畝也將斫伐楊園者自芟除一畝始是其勢倚此而起也小人行譖始于小者及其大者故願凡百君子之敬聽之按嚴說從加字入思謂自卑加尊也李說從倚字入思謂倚小及大也楊園畝印高卑大小互換要以比讒言則一也禍患起于忽微自卑加尊禍更自人加已自小及大禍亦自家及國厥後王后太子多以讒廢矣殷鑒不遠接踵者皆覆車藥石弗如聽言者如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聚卯詩人所以比物連類大聲疾呼才勝沉痛而迫切也

按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何氏曰內小臣王后之小臣也以奄人爲之故康成箋詩卽以此爲巷伯也按宮中有承巷宜后脫簪待罪于承巷是也巷伯王后小臣之主承巷者寺人按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亦奄人也寺人卽爲巷伯者據此則篇末楊園之道猗于畝印比褒姒欲奪嫡令讒人構爲飛語文致王后小臣之罪以動搖王后然後動搖國本自卑加尊自小及大事關宗社不爲一身於大聲疾呼欲凡百有位之君子

敬而聽之以防微杜漸也宋劉氏構孟后一事類此矣劉氏欲代孟后令內侍郝隨陰造奇語以售其謗內侍劉友端爲之助獄成因廢后此所謂以小及大自卑加尊也篇中兩呼誰適與謀見必有主其謀者如晉人所謂二五耦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是矣兩呼謀欲譖見其陰謀秘計日夕打算矣序曰刺幽王而標其篇曰巷伯因詩中明指寺人也此必有關官廟中事不然讒一宦寺于國何傷而惡之如此其嚴哉瞻印篇言時維婦寺褒姒奪嫡必有寺人助之如郝隨者則讒王后小臣之寺人卽褒姒之寺人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谷風篇

折中曰谷風山風也山風頻來惟雨隨之雨能解風之暴而布其澤故風與雨常相須也以與人與友久相處也谷風無雨則自上而下者唯頽風而已不能澤物也以與人無朋友則不能成德也久不雨則風亢故上而不下惟在山巔而已山高風烈不能澤物而反害之則草木不生以與人之氣高性暴則朋友反被其害也李安溪曰兩者春風也以與友之相好時也頽者如從天頽下夏風也以與友之驕盈時也至于草木皆萎枯者秋風也以與友之離絕時也崔嵬者喻其勢位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

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盛矣小德不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按谷風爲和爲暴前人各持一說竊謂兼說亦可以境遇而言比自常而變以世故而言比自厚而薄以性情而言比自溫而厲詩句甚活不必粘煞也

蓼莪篇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嚴氏曰始生曰莪長大爲蒿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用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能終養也又云蒿猶有子蔚乃無有今更不如蒿矣按以莪作比言隨時有變美質之難恃也不特爲自己作恨言直該孟子人少則慕父母一節意戴震云爾雅莪蘿註今莪蒿也此蒿中之一種其生也與他蒿異乃周羅環抱其本蒿而出新生之苗故俗呼抱孃蒿詩人所以自言匪莪也伊蒿而已

餅之馨矣維馨之恥劉氏曰以餅比父母以馨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于餅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太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以馨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按郝氏云餅汲水以注于鬯鬯貯水以資乎餅是則餅鬯

自有大小不消如此分貼朱註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何等直捷至孔氏以爲貧富使役不均之喻王氏以爲民窮則君恥之喻嚴氏以爲子窮則貽親羞之喻何氏以比子之免于飢寒皆父母所恤俱以餅鬯之大小立說失之泥矣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李安溪曰南山而遇飄風與父母之凋零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寧也按此自是的解若泥序說比虐政病人泥朱註謂好風披拂恐兩失之

大東篇

李安溪曰簋殮雖滿而已之挹取有度以興先王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道取諸民者有節也其道甚平而直君子行之小人視焉今則不然是以賤顧而悲傷也又云餽以酒而不以爲漿遺以佩而不以爲長求索之無厭也故庶乎天漢之昭明知織女之勞于杼柚晨暮之間七度經緯無時而休耳襄者經緯聯緝之意織女星在雲漢之間故云又云織女雖勤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長也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以其漿也農女憔悴如此故望啟明長庚之先後于日者使有揀之天畢沛滂沱之賜而施下行耳蓋屬意于近君之臣降其膏澤又云雨澤將降必有箕風之振揚簸動爲之先必有北斗之斟酌

調和爲之節喻國家加惠百姓必有號令之威綱紀之善也今也箕則閉其舌而號令之不聞斗則傾其柄而紀綱之已隳故雖有天畢而施不行矣揭傾也大雅顛沛之揭是也北斗魁直位故曰西柄箕舌不閉斗柄不傾反言之以切人事耳按饒說文云盛器滿貌棘七孔云待賓客之七用棘是直國語所謂殺烝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也以其滿而七之非所謂取之有節乎周道固是道路之道然而如砥如矢正言其平耳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正與困役不均相反卽追想盛時亦隱隱爲通章作反比下杼柚其空不節之所致哀我憚人不平之所致有冽沕泉浸其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穫薪與周道迥異矣至東西貧富各殊勞逸有異庶幾望天之有漢可以下監我民乃天不我恤又望澤于近君之臣故啟明以況其左長庚以況其右得使天畢之大沛其澤孔云畢星陰雨之星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而有箕有斗終無所施曰翁曰揭一無可望將如之何種種皆作比看賦體而以比語行之紛錯中正有條理且通章一線到底舊說歷溯諸星漫無分別李氏一空前人諸說特抒心解故再闡之以盡其義有冽沕泉無浸穫薪鄭氏曰穫落木名也旣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沕泉浸之恐溼腐不中用也按此比民已憔悴而更殘之也後儒俱宗之華劍光則云

穫薪是草已去根無所附麗如勞人已去本國無所資生然薪尙可載人尙可息作此詩者其羈人乎此于物理有體會并下四句亦融徹

四月篇

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地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按序說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朱註遭亂自傷之詩俱不說行役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氣候日變不特嘉卉殘謝卽栗梅亦殘賊矣春時景象不可得矣故水有戎濤之時水有可歸之地而國構禍亂朝無紀綱直天壤無可托足誰能如魚鳥之可逃避乎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山隰尙能植物何能如草木之得生全乎通章比義一氣若如韓詩作行役說轉生枝節 先君子蓼原集云旱麓之詩爲飛戾天魚躍于淵韓昌黎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四月之詩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舉世之亂無可逃惟作歌以告哀所謂望雲慚飛鳥臨水愧遊魚也治亂之象感人心而形之言者迥然懸絕如是一說亂世之禍與暑氣同烈而以忍字關應之亂世之氣象與秋景同凋而以瘼字關應之亂世之物情與冬景同慘而以害字關應之利梅栗者採嘉草利征輸者困良民

楚辭所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
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我日構禍猶云舉手挂網
羅動足觸機竅故下謂流水無情尙有環抱之勢恪
共臣職不蒙顧惜之情也微蕪在山刺織植而高張
也杞棗在隰歎美材而下列也又云承上節欲逃世
患之意思遁迹山林采草木而食如伯夷食薇四皓
茹芝是也按是直以山隰為天淵矣而蕪薇皆春生
豈山隰之間轉有春象乎又豈所謂在山泉水清出
山泉水濁乎

北山篇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孔氏曰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山以采之非宜矣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
非其事矣郝氏曰北山背陽之比杞苦菜食苦之比
按此真盡瘁劬勞之人也彼湛樂飲酒者不皆堂高
數仞食前方丈乎言下已見不均意而脫口淒涼全
身已托出矣

或王事鞅掌鄭氏曰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
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孔氏云鞅如馬鞅之鞅以負荷
物則須鞅持之何氏云鞅說文云頸組也控馬者執
組在手一釋手則馬逸矣身肩王事如納鞅于掌中
無時可以暫釋也按兩解盡得其義姜上切謂鞅所
以拘馬腹者鞅掌言手足如有拘繫故傳曰失容此

轉似一無所為矣恐非

或出入風議一說使燕燕居息之類當多事不過

一床第中人一房帷中人一酒榼中人耳今且出入

而風議也酒中之語于醜出入之談迅于風初始

以賢餌我而後以咎羅我矣蓋從來議事之人不必

其任事之人而任事無心者議論偏有口切末兩句

賦北山者殆不免憂讒畏譏之意乎無怪其詞詳其

衷曲也不然勞大夫者方嘉以賢以國士遇我自當

以國士報何得苦經營為煩而借詞于父母云按臣

議二字宜玩風風也如風之感物也議論之開如和

風之入人如厲風之刺人如暴風之摧人出入無定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以意為之不可捉摸不但言迅捷言從容也一字中
包無限意義

將大車篇

黃氏曰大車必駕牛而後可行若徒自將之則祇取

塵汚而已何得于道哉百憂必得遂而後可止若徒

自思之則祇致身病而已何益于事哉嚴氏曰塵冥

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

矣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

累則重而遲

斯中口人生之憂不可勝述也天運之循環轉轉之

尚代如大車之輪轉非人力所能為遂事而思之

愈深智愈巧而禍愈甚故詩人戒以無思也按序說
悔將小人也朱註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黃氏曰
詩意未嘗及小人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
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此最得詩解竊思作此詩者必
是在朝任事之臣見聞所及無一非可憂者而自量
力不能救亂無計可施故有無將大車之比曰大車
比天下國家之重也曰自塵是自使塵起亦自入塵
中也曰冥冥直昏而無所見矣曰雖釋文亦作蓬直
是壅塞不通亦四面蓬積之意曰底第盲病耳曰煩
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曰自重累不可解矣曰無
思正思之甚也不特無與于小人似并不必說到行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役也

小明篇

鄭氏曰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
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按道途征役之勞
歲月別離之久皆情理所當審察者曰畏此罪罟曰
憚我不暇有蒙蔽之者矣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
物而物有不及知尚何明照之有

鼓鐘篇

淮水泔泔何氏曰徐云衆水之貌按禹貢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而水經所載入淮之水其流甚多故
以泔泔言與意亦取流水朝宗之義先王有盛德以

來諸侯故諸侯咸歸之不如王以逸豫減德使下國
攜貳而致勤兵于遠也淮有三洲洲水中可居者水
落成洲據盈淵之無常與世事之多變臨流之間感
慨係之矣按嘉樂不野合淮水何地而作樂于斯失
禮甚矣舊說如是細玩之憂心且傷不特思古直是
慮後其德不回其德不殆所以反覆感歎而至于悲
且也唐太宗謂杜淹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之哀樂
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試奏之知必不悲與此篇同
意

楚茨篇

楚楚者茨何氏曰楚說文以爲叢木以叢木廣遠謂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之平楚今茨之盛密似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說文
云與黨與也曰與與者黍黍相並如人之有儔侶也
翼翼翼也曰翼翼者稷稷相輔如鳥布翅相接也呂
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
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與與翼翼之謂也按
楚楚以木比也與與以人比也翼翼以鳥比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鄭氏曰予汝之百福其來如有
期矣其式如有法矣毛西河曰召語曰其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其日期之辭也即幾也丕若者效
之辭也即法也按期無定而式有定左傳註式玉式
金四句云當如金玉隨器制形去其過盈之心則如

幾正不可不如式也三代祝嘏之詞所以異于後世
禱詞

信南山篇

信彼南山何氏曰信通作伸蜿蜒之貌與引而伸之
同義指山之左右前後所綿亘也按南山終南山也
周都鎬京終南山在王畿之內同此南山為巖巖起
意故曰節為昀昀起意故曰信節言其高信言其亘
也

益之以霖霖爾雅云小雨謂之霖霖陸氏云膏潤入
土如人之脉霖者霖瀝霑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
而已根不濡也霖言其上霖言其下一說凍雪不飛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三

普天一色六花帶雨絮舞因風入春小雨細如脉轉
為物洗粧光如沐髮迨夫雨雪和合之餘入土更名
是為土膏按體會物理亦以比語出之形狀如繪
疆場翼翼黍稷或何氏曰翼翼者言疆之左右又
有疆場之左右又有場如鳥之有兩翼也或說文云
有文章也或種黍或種稷交錯成文曰或或朱註翼
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此乃剖析言之方見詩人下
字之不苟也

甫田篇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說文以禾
之秀實為稼鄭氏以茨為屋蓋毛氏以梁為車梁朱

註以如茨為密比以如梁為穹窿毛氏以庾為露積

鄭氏以坻為水中高地張氏以京為四起董氏以如

坻為鱗比以如京為絕高者非一處嚴氏曰種之曰

稼斂之曰穡以稼對庾是稼為在田未割之禾庾為

己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

稼在下而見其露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

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疏平處見其低

則禾薄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處堆積有平

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邱之

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按

此以物比物故必分其類詳其狀一一如目觀矣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美

大田篇

既方既皂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孔氏曰孚甲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
之粟皮甲者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禾既有穗
即生孚甲按此皆比字也

瞻彼洛矣篇

福祿如茨鄭氏曰茨屋蓋也何氏云茨以覆屋綿密
堅固不可動搖今王遷都實為子孫奠無窮基業故
以如茨比之後章所云保家室保家那是也按何氏
謂此章紀東遷故有此說朱註謂天子會諸侯于東
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故但云積也書梓

材唯其塗墍茨以作室言小雅如茨如梁以積聚言
周禮夏官圉師茨牆則剪闕鄘風謂牆有茨則纏綿
可知似此前後說俱可兼之再瞻彼洛兮維水泱泱
箋疏俱謂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
喻古明王恩澤加于天下據此則泱泱比王恩之深
厚也如茨比王福之纏綿也且積且多不必言矣

裳裳者華篇

鄭氏曰華裳裳于上喻君也葉潛然于下喻臣也明
主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也按諸侯爲天子之屏
藩猶枝葉爲喬木之蔽衛也曰其葉潛兮隱見其受
露而美盛也其黃比其文章甚美黃白比其文武兼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長朱註答瞻彼洛矣詩旨顯然序說棄賢者之類絕
功臣之世費解甚矣曹氏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說
文以穠爲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
穠厚矣何氏曰葉得露而盛則其華之承露可知楊
氏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裳裳者
華其葉潛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按嚴氏以華葉上下
相承猶賢者前後相繼此固宗序說尙比得有義至
郝氏謂葉潛則華落爲有賢無譽處之比于物理則
難矣

桑扈篇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鄭氏曰桑扈縞脂也飛而往來

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
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朱氏曰桑扈應侯而至
喻諸侯相見不違禮也陸氏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
鶯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按
率塲咏粟言其反常以性比也鶯然羽領言其有文
以色比也家廷範曰左氏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
竊黃棘扈竊丹桑扈竊脂以竊脂爲竊脂膏者非也
孔穎達曰脂可竊元黃藍丹豈亦可竊耶爾雅釋獸
名虎竊毛謂之魏貓竊毛蓋淺毛也八駿亦有盜驪
盜亦竊也竊卽古淺字此鳥之色不純如竊元淺元
也竊藍淺藍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丹也四色具矣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罕一

則竊脂乃淺白也朱注食肉不食粟亦因舊注之誤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折中曰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諸侯之長
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按交交飛往來之貌連接
鶯羽鶯領直比中之比矣未動其羽先奮其領翹首
而至文綵四張比諸侯朝覲往來不絕則彼交匪放
可知也

之屏之翰詩言戎有良翰大宗維翰召公維翰皆言
楨幹也詩言翰飛戾天如飛如翰皆言鳥羽也何氏
解此句謂可爲萬邦之藩屏亦可爲天朝之羽翼也
皆借字取義夫旣對諸侯之朝會言上文以鶯羽比

此亦似可當鳥羽說

兕觥其觥兕獸名陸氏曰兕善抵觸故先王制罰酒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按卷耳之酌彼兕觥七月之稱彼兕觥皆不取兕字為義此則對下傲字言故曰其觥曰思柔直以兕為鑒而以罰酒為戒也顧復初云桑扈鴛鴦二詩有和樂之氣無悲苦之音是盛世景象決當從朱註燕諸侯立說按卽此亦于比語中可味而得之

鴛鴦篇

朱氏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望

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與陸氏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鴛鴦下擊皆先側左翅也朱氏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與君子斂小心而久于位以安危此宜福祿根源按序說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有節焉朱註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何氏謂美大昏也細玩比義朱註不可易鴛鴦是匹鳥諸侯結隊而來分行而至故以于飛作比畢之羅之言天子能懷諸侯羅之使畢集也于梁比諸侯各安其位小心奉職不敢自張其翼皆由君子德化所感故頌以福祿無艾也

乘馬在廐卽諸侯所乘之馬也推之秣之言天子待

以禮也隱隱承上章來黃氏所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答其君殆與唐虞廣歌之意同也李安溪曰鴛鴦匹鳥也與天子下交元侯收為匹配故曰畢之羅之鴛鴦之宿斂其左翼以相依與天子倚毗元侯之篤以人之養馬而賴其力與天子加惠元侯而收其功又曰此為諸侯所以答天子也蓼蕭諸篇朝會燕享之詩也此四篇辭義皆似而篇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為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答之其義皆相似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望

頌弁篇

蔡氏曰薦之施于柏猶異姓之親托于王也女蘿之施于松猶同姓之親托于王也或曰人知薦蘿得松柏而弱者有依不知松柏亦得薦蘿而強者有賴此本支相應周家王業所以綿遠也朱氏曰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以雪之先集維嚴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綿固結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權耳折中曰頌弁勸睦也此與伐木同為燕兄弟甥舅之詩彼則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主人速賓故曰有酒湑我賓樂主人故曰爾酒既旨也方燕樂而言

及死喪者關切之至也記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
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
其是之謂乎霜雪既零蒿蘿凋謝松柏雖存慘暗無
光念及此而所以惇睦其兄弟親戚者亦維日不足
矣按董氏云類者圍頂而結之也此則首句已有比
義在薦與女蘿施于松柏直是詩中有畫此豈喪亡
將迫時語序說泥于死喪無日句牽合幽王亡國之
事諸家多宗之不知古王家畧分言情行人禮猶
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也今日不極
歡含情欲待誰越覺情真語摯尤與受燕神理更合
顧復初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來日苦短去日苦多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聖

魏武嘗開國時豈亦危亡之將至乎旨哉斯言也

車牽篇

李安溪曰季女喻賢人也以其懷美深藏言之故曰
季女也言間闕命車爲思季女而往望其德音之來
會不啻如渴而如飢又復謙言我雖德美不足相配
非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聊且燕喜也鷓雉文明之
物也辰時也以其懷抱大美言之故曰碩女也山梁
之雉時哉時哉翔而後集者也碩女亦應時而來以
德教誨于我故旣燕且譽而好之無射前之飢渴以
望其德音者至是始遂矣謙言酒殺之不備如風所
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又謙言無德以酬汝卽前

文無好友之意也析薪喻求賢也鮮我覲爾言其相
見之非易而不偶高山仰止欽其德也景行行止儀
其行也旣得賢而親之尊之故復序其間闕往見之
初馬驟車馳特爲欲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也孔子曰
詩之好仁如此又曰此篇蓋求賢之詩其以季女碩
女新婚言之皆比類也周公繫易凡言女言婦言婚
媾云者大抵取義在君臣朋友之際楚人屈原知之
所作離騷周游求女皆歷訪賢人之喻也然則此詩
之旨夫子所謂好仁者一言以蔽之矣類弁及此乃
常棣伐木之嗣音意者亦周公之作蓋明農以篤世
業朝會以親諸侯弔不咸而睦同姓明俊民以讓後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聖

人者皆周公之志也按此作求賢通身作比最是得
解曰間闕車之華兮卽翹翹車乘招我友朋之意也
有集維鷓鷯是雉之健者首尾喬如之狀析其柞薪
柞性之堅強者不爲霜露所侵得土之正氣兩比語
于賢者尤切依彼平林比求賢于密處也陟彼高岡
比求賢于高處也未得則望其德音而心如飢渴旣
得則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宴樂之又嘆爲歡
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高山景行之慕所以
望六轡而心慰也何氏曰依倚也惟俯而垂之故鷓
得以集焉辰北辰也惟尊而奉之故德足以教焉是
則依爲下就辰爲上仰四句相爲呼應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言山必陟顛道必陟畿故須馬壯轡柔以爲御觀爾新婚所謂樂莫樂于新相知也小序裏如嫉妬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註此燕樂其新婚之詩宗序者有以集鶴比王后或以比家妾或以比裏如宗註者有止于道舍遠道迎婚于所宿之處而飲食之諸解枝節愈多穿鑿難免矣

青蠅篇

程子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爲黑而其言不可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呂氏曰止于樊行且止于几案盤盂之間蓋憂之也青蠅驅之不去小人亦驅之不去何氏曰棘刺人之物故以爲比張氏曰枝葉之繁密者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望

無過于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離間其間也按謀欲譖人故日營營亦惟無定所不着迹故覺營營詩人取物須細玩家廷範云營營乃惟日不足之狀三止字亦適從何來遠集于此之恨耳以比讒人之可憎莫切于此

止樊比讒人窺問也無間則不入矣下文所以云無信止棘比讒人起外侮也惡木多刺而蠅止之猶四國不靖而管蔡以流言煽之也下文所以云交亂止榛比讒人謀內訌也榛密而蠅止之猶二人至密而讒人間之也下文所以云構我二人即所謂唯子與汝也親密至此而構令不然則是止

樊止棘猶門庭之寇也止榛直腹心之賊矣漢昌邑王夢青蠅矢積西階東龔遂引此詩以戒云陛下左側讒人衆多王不俊因速敗君子可不于止樊時力退之哉 濂識

賓筵篇

威儀幡幡按說文幡書兒拭舳布也內則所謂幡悅也實字也此則取飄揚之意猶翩翩也借字也屢舞僊僊按班固東都賦建章甘泉館御列僊僊亦實字也此通作蹁猶趙飛燕外傳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之意亦借字也陳氏云前代歡飲酒酣必起舞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猶飲酒以杯相屬也按江表孫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吳

譚酒酣屢舞顧雍深責之唐中宗數與近臣宴遞起舞唱因而有邀求官爵者皆僊僊之所致也曰僊僊曰僊僊舞態久不可耐不至號呶不止並受其福並字最宜味田蚡灌夫竇嬰輩相率而趨于禍正坐不能受福耳

俾出童殺嚴氏曰童羊無角殺未有無角者彼醉人之言如使人出童殺以無爲有語無倫次如此何氏曰困之以必無之物以喻有是言無是事也此最得解非如朱註謂罰出以恐之也 彼童而角實虬小子童牛而求其角哄小子也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殺羊而求其童發醉狂也二語

寫盡醉言憤憤嚴何之說精矣 濂識

魚藻篇

毛氏曰魚以依蒲爲得其性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頰其首者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頰大也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呂氏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聖一

首與福祿之大也莘尾與福祿之長也藻在水內蒲則出在水外矣魚在藻而又依蒲無網釣之害矣鎬在畿內諸侯在畿外也王在鎬而燕諸侯則屏藩鞏固無傾危之患矣按天子與諸侯患形勢隔絕情意不通豈樂飲酒正所以重賓禮協邦交非見首不見尾之謂也故以魚之出外爲比謂非潛于淵也在于藻也依于蒲也而曰有頰有莘諸侯得與天子相見近光親切雖在鎬而未嘗隔膜不通也而四方和平可知其居有不那者乎此于在字着思不但言萬物之得其性也

采菽篇

采菽采菽筐之管之

折中曰將采菽豆則先備筐管以與將朝諸侯則先備錫予也按此卽黃氏所云物各有以處之也以意作比不在物類勿泥

觴沸檻泉言采其芹何氏曰檻泉自下上出與君子自下國而朝于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與君子之來朝有儀從可觀也按瞻卬篇言檻泉言泉之深也此并言泉之潔也芹亦潔物也顧斗光云采其芹而知檻泉之美觀其物而知君子之美蓋相愛之深則物之在己者有所不足愛誦采菽之句可見物之在彼者無一不可愛誦檻泉之句可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吳一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毛氏云偏也鄭氏云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曰邪纏于足謂之邪幅按芾以謹拜跪幅以利趨踰似已然有收斂束縛之意正爲彼交匪紆作比並爲申字關照何氏云申者申東堅固之意律志云堅于申說文云七月陰氣成自申東此申之義也此亦賦中帶比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

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按箋以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喻繼世相承以德此對諸侯之初立者言以根本比其祖宗以枝葉比其孫子方合否則劉說自精

汎汎楊舟緜纒維之蘇氏曰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緜纒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按此亦本箋說而申之猶柏舟篇亦汎其流喻國無賢人以維持之也嚴氏謂柏舟檣楫松舟取義皆在下句此之謂也

天子葵之何氏曰葵菜名本草以葵爲百菜之主其性向日言天子鑒其忠于王朝亦如葵之向日故卽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男

以葵擬之淮南子云聖人之于道猶葵之與日也天子脆之脆說文云牛百葉也周禮醢人脾析卽此析者其狀分析言福祿之不可數紀亦如牛肚之有百葉然按朱註葵曰揆脆曰厚俱是活用要必考其的實處以詩人俱以比字成句也徐退山云顯經而隱權天之教也先愛而後嚴王之德也采菽之詩車馬袞繡福祿申重既優渥矣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于奪隆殺之義而當時侯度之嚴卽于赤芾邪幅間微著其匪紓之節千載而下想見其君臣之際若父子焉九服之遙若咫尺焉故曰不知天道不可以懷諸侯

角弓篇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徐氏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按駢駢有以赤色解者朱註訓調和爲得惟其性調和所以可張可弛如人性本調和骨肉乖離類于駢反弛之者之過也語氣正在反仰間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顧復初曰東萊王不親九族立說則所謂暴蔑尊老是也華谷王讒人離間立說謂顛倒是非如趙高指鹿爲馬是也演濱根上受爵不讓立說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如老馬不自爲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三說蘇氏較得情理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辛

所以朱註取之王氏亦曰下文不量飢飽而食不付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按讒間之人不知審量年既老矣猶貪多無厭若秦李斯宋趙普年逼桑榆尙間離王者骨肉以固爵位如食已多而欲復食也如酌已多而欲復酌也老貪不知厭足情形大槩如是一說肩重而不顧必至于敗輟既飽而求食必至于潰腹既醉而求飲必至于濡首見末有不亡者也合全節一氣讀之魏志所謂駑馬戀棧豆也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如馬力竭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也跟上受爵不讓二句來如鼂錯爲御史大夫侵削諸侯其父謂其疎人骨肉後朝衣斬東市

至父讒齊王屬疏內亂因拜為齊相逼王自殺已亦族誅從來貪求爵賞讒間天潢者未有不反中其身所謂已斯亡也然讒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豈顧其後哉食宜餽酌孔取黃雀方貪螻蛄不虞挾彈者之隨其後矣謙識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按鄭箋云孫之性善登木此則何待于教但使束縛之禁制之有所顧忌或不肆其猖獗之性耳敢而導之如塗泥之污穢又以塗附着之也則相與為一牢不可破矣

雨雪漉漉見晁曰消

折中曰雨雪雖甚太陽一出則消矣以比讒言雖多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至一

天性一動則息矣無良相怨患自外來固雨雪也式居婁驕私從後起亦雨雪也按曰消曰流皆陰不勝陽之象或云雪之零也萬物萎焉即女蘿松柏不能依附而綢繆雪之消也天地泰焉即伐木行葦得以豐枝而強幹

如鬢如髮王氏曰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鬢髮矣按此以理斷之也厥後難免西戎之禍數亦隨之矣

兄弟昏姻宜相親不宜相遠如鬢如髮所謂骨肉之間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焉不加欣戚于心也詩人所以用焉也如此作比乃與母胥遠怨一

方意相呼吸謙識

菀柳篇

嚴氏曰有菀者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而止息乎猶王者有天下之德諸侯豈不欲依歸之以求苙乎今王方肆暴虐躁動而不常無往暱近之以自取禍且使我安靖以待其改也何氏曰菀然森茂之柳雖其枝葉低垂庶幾為行路之人所就之止息焉以興王室將卑未卜此後天下尚肯宗周否也上帝指天觀國策引此作上天可見

折中曰此幽王徵諸侯以伐申而諸侯不至也以爲菀柳多陰人尚思息況天子乎上天甚動天步難測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至一

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又將使我往害太子之身也有鳥高飛上至于天亦可以止矣有女入宮至于為后亦可以止矣觀襄姬為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曰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于亡周不止也然則子何以謀之哉襄姬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曰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視襄姬之逞凶憫宜曰之可矜而已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又曰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縉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皆知之而不一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君安襄姬不可去也

太子國本不可搖也逆君則亡身從君則亡國故忠臣義士皆束手而莫敢誰何居以凶矜亦不獨詩人爲然也按菀柳可息比諸侯之近王上帝指天謂上天警動我也息字愒字爲下暱字瘵字作反比有鳥二句比褒姒若如舊說上帝甚蹈逆億君意之誅求無自暱焉預作臣躬之逃避居以凶矜徒然袖手之旁觀既非人臣語聖人何必存之以立教耶

都人士篇

綱直如髮嚴氏謂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何氏謂不用髻爲高髻也毛西河曰綱絲也綱之直有如此髮者例句也夫一髮也而直者如綱曲者如蠶無所不善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卷一

也髮則有旃何氏謂如旌旃卷舒之狀按陸氏以綱爲密以旃爲揚不如俱以實字比曰綱曰蠶曰旃皆物也或曰帶有餘見當時士無執掌之痒也髮有旃見當時女無飛蓬之感也

采綠篇

折中曰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志有在而不暇采也因髮曲而歸沐以比人之藏修不倦也離騷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是也采藍而不盈襜者心有所思而不復采也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以比人之相約中變也離騷曰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也彼之約而中變者以我爲不適于用

也不知之子如狩我能爲之韋弓爛于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爲之綸繩善理絲綸言能文也我之才能一用卽見武不可試請試其文但一釣之魴與鱣皆可得也此所得之魴鱣可卽往而觀之固非託之空言並不需之遲久也又曰采綠懷才不用也士之挾持者大近于迂疎而寡效故有初欲用之又疑而不果者矣而不必疑也夫餌香則魚至政善則民來孔子言期月三年亦言效可立觀如觀魴鱣而卒無有用之者蓋與詩人有同悲矣李安溪曰此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敏于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于六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卷一

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毀其弓而不張釣則緹其繩而不下問所欲釣者則魴鱣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羨魚者耳雖未知所諷然其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按此章詩從來作賦說爲婦人思其君子與伯兮篇君子于役篇相似此作比說特開生面詩解最忌牽強穿鑿係以某人某事難于定論若懸空立說不特與觀隨人意會卽比賦亦由人心解如此章作賦說寫婦人怨曠之情人君可以因時體恤作比說言士人抱負之富人君可以專意誠求如李說描學者怠惰之病人人可

以猛省奮力諸說俱可並存而參觀也

黍苗篇

孔氏曰芄芄長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膏澤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何氏曰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飢渴拊循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膏也按勞字得此闡發膏字之義方足難于正言每于比句形容酷肖即此可以類推

隰桑篇

鄭氏曰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賢人君子不用而有野處之德也孔氏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溼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曹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董

劉氏曰以隰桑枝葉顏色之好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何氏曰詩雖彷彿與菁莪相類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注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詞

折中曰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也其葉有難以比君子雖處窮約而德容美好也其葉有沃以比君子之英華發越也其葉有幽以比君子之靜遠邃密也何氏曰幽之爲言窈也黑色狀葉茂之貌窈然作深黑色稀疎則不能也君子非德不言無言非德亦

如桑葉之茂密然也按君子之德以幽而成非幽不

足以却紛華非幽不足以安淡泊非幽不足以彌性情非幽不足以綿歲月唯其在蕃盛之時而有幽靜之致德之所以有基音之所由日出也所以聞之者漸漬于中固結而不可解也比語于有難有沃之後而曰有幽其義深遠矣徐退山云桑可不用于天下而天下不可一日無桑桑不用于天下而樂于春悴于秋桑自若也天下一日無桑靡不寒矣故以喻君子桑之用在葉三章皆咏其葉言非無用而隱也無用而隱者隱逸傳之所不貴然則桑可以取之不窮唯其幽也桑可以衣被天下亦唯其幽也易曰幽人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姜

貞吉又曰其羽可用爲儀吉惟幽人而可用爲儀所以取譬于隰桑也幽之爲義大矣哉

白華篇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陸氏曰未霑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其華白按歐陽氏以二物各有施比妻妾各有職嚴氏謂白華柔韌宜爲索白茅不可用此俱以貴賤分比妻妾竊謂不然孔子謂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爲其可以爲藉又祭祀用之以縮酒則茅非賤者也蘇氏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潔也此申后自比身分盡露說最精當李安溪云白華成菅則白茅爲束草木之相依附者如此按

此宗朱註于遠字獨字爲得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黃氏曰朱註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卽其散而下降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倘無翳隔則草木自然凝結非特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季氏曰英英如花朶然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而猶露也按此節承上文來菅茅旣已相依白雲卽宜並覆而竟不然則恩澤之不能普遍可知故云天步艱難也徐氏曰蟲飛薨薨朝景之有聲者蒼蒼朝階白雲菅茅朝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景之有色者皆一幅畫圖然蒼蔚二句景密而濃白雲二句景疎而澹各自成家按體物極妙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朱註小水微流尙能浸灌王之尊大反不能通其寵澤是以大小作比也嚴氏曰池水止浸在北之稻田是以偏而不均作比也按一從滌池入思一從北流入思而何氏則從彼字入思曰稻田下流所歸之地以喻褒姒意致尤刻此所以嘯歌傷懷也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孔氏謂無金之竈其上燃火言止以照物也程子謂樵彼桑薪而不用言不以烹飪也嚴氏謂桑者人賴以爲衣不宜以爲薪言用非所

用也按此言棄妻失職爲申后自比所以撫今思昔而勞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程子曰此自傷誠意之不能感動也我心念子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至立衰如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按程說反躬自責意自深厚然不如比幽王嬖褒姒爲顯豁

折中云褒氏之讒雖云秘密人皆知之也此節又爲幽王作比故下云念子曰視我意指顯然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五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夫夜半而泣誰則聞之而人無一言不悉也此卽二句之義也 濂謙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陸氏謂鴛性貪惡嚴氏謂鴛似鶴而貪濁夫所謂似者或其容色似之然鴛旣高據則鶴自當遠引其勢然亦其品然也然則幽王直養鴛而棄鶴矣 鶴與白華皆至潔清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此禽鳥匹棲之常也爾雅云鳥之雄雌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嚴氏謂此舉其雄者言之是言之子二三其德不能如斂左翼以相向本易威男下女之義也竊謂左翼

作雌說亦可如左右定位道則以右爲尊禮記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是也儀禮註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則左屬女也此承上在梁而言謂本如鴛鴦陰陽相下匹耦無失今梁有鴛在何敢自張其翼祇因之子之德無常故深自斂抑不得循其故步亦猶在林之意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矣嚴氏曰有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以升車爲用甚卑下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何氏曰履之卑矣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李安溪云扁從戶從冊蓋古者額書于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弄

戶曰扁也以石爲之則石之尊重至矣若以扁石而踐踏之則卑莫甚焉楊文定云石本在地而卑以爲扁則極其尊矣今復履之是卑者既尊而復卑之也以喻已爲下國之女本卑也及入爲天子之后則卑者尊矣今又見擯棄豈非取扁石而踐踏之乎按諸說自新闢然終不如朱註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其義濶大而深遠也程子有云取失節者以配身則已亦失節矣卽此義也白華何潔后豈曾失其貴乎扁石何卑王不且失其尊乎

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胡氏傳曰以妾媵爲夫

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知卑其身卑其身則失位卽朱註比句之義也嚴何之說小矣濂識

或曰后怨而不怒若終猶有望者故仰瞻天路俯察人情在草願爲菅比茅束之纏綿在野願爲茅承白雲之餘澤在田願爲稻沾北流之微浸在薪願爲桑作烹飪之資藉聽鐘聲以留心歎有感而必應覩斯鶯而得飽憚茲鶴之在林見鴛鴦而戢翼悲之子以無恆于時耿耿不寐衆念徘徊我固不足愛兮抑何子之自卑不見夫履石兮奚俾我之獨底按李安溪云當是申后居申時作而曰之子之遠也鄒氏云觀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其賦白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空

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則約比語以成章幾爲長門作賦然爲一已寫恫惻直是怨言爲天步惜艱難不無厚望此中有上下床之別
按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后比宜曰無罪也按爾雅白華野菅註菅茅屬箋云已漚爲菅比已立爲太子也白茅束兮申后比已與子屬毛離裏相係相維乃遭之子之離間遠奔于申而使我獨也英莢白雲無不覆被而獨露菅茅比王澤宜遍而反遺我母子也之子奪嫡但爲一身恩寵不知王儲國本宗社所關一動搖卽天步艱難之子曾不計議及此也宜曰于幽之五年奔申申后位居正嫡國

本大事母子至情詩中自宜首及不然通篇皆作
宮怨語非正嫡體且非賢后性情矣 宜曰奔申
史有明文申后未見歸申史記云廢申后去太子
去者逐之出奔廢者廢處離宮耳若歸申則當云
出矣故母子相離也 濂識

絲蠻篇

黃氏曰朱傳謂絲蠻之黃鳥自言止于邱隅而不能
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按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是以行為勞而憚之黃鳥直作
反比飲之四句是設言陳氏云詩之託為鳥言必如
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茶云予羽予尾以為鳥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空

自謂宜也此詩教誨車載豈鳥之所望于人哉此說
最得序說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食教誨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微臣謂士也古
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于貲財
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
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按蘇氏云黃鳥止于邱飛
行飲食無不託焉而邱未嘗有厭故傳言鳥止于阿
似人止于仁也阿是邱之曲處隅是邱之高處側是
邱之隱處俱是極得所處故當作反比一說鳳鳴高
岡士自高也鳥鳴幽谷士自賤也周秦升降數已兆
于詩中矣又說天下才人多有心人少古高才厚養

當其未遇直六月息耳寧甘作俯仰怨乎玩黃鳥惟
志大而才小故不無借力于人分明是下士氣格故
特次之小雅以志感按序說刺大臣此并刺士矣豈
所謂氣數之升降乎

瓠葉篇

李安溪曰絲蠻篇言世亂人不安其所于時猶有能
資助而收恤之者故行者作此詩此篇亦同此意蓋
有飲之食之者而感其禮雖微薄之物而意則厚矣
按此猶如黃鳥之得所止也若下文諸篇曰不皇他
矣直欲飲食而不能矣曰鮮可以飽直即飲食而難
繼矣曰率彼曠野直欲飲食而無處矣誰為收恤之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空

者乎周室所以將亡也前後篇融貫一片舊解曰訓
儉曰得禮諸說一空
漸漸之石篇
鄭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言山石高峻而不可上
喻我狄眾強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矣山川者荆舒
之國所處也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性能水又
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
離其糴牧之處豕所養與眾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
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
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于豕月離于
畢俾滂沱矣言將有大雨徵先見于天以言荆舒之

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
王甚也按序說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此宗序而
作比說後儒無有宗之者

荇之華篇

毛氏曰荇陵荇也將落則黃華落則葉青青然蘇氏
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按此周室將亡景象比
語如此故下云不如無生亦惟下節實賦凶荒故比
以雖榮不久之物顧斗光云隰有萋楚詩是言己不
如華之樂荇之華詩是言花先有己之憂俱無聊之
甚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壹

何草不黃篇

朱氏曰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按
有芑者狐率彼幽草諸解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一
例總言君視民如獸畜也惟

折中作比說云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乘也周禮云
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是也言長尾之
邪獸循彼幽草之中以比得時之小人日為隱昧之
事也小人隱謀于內而棧車之士為之奔走道路以
乘其意而推行之則所謂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而征
夫之車率彼曠野永無暇日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
擾之可嘆也

詩經比義述卷六終

詩經比義述

卷六 小雅

壹

詩經比義述卷七



大雅

文王篇

陳錫哉周說文云陳列也李安溪曰所錫者多如物之陳列也按此言天之錫周也所謂俾爾多益也故直說到孫子百世及周士亦匹休也厥猶翼翼何氏曰翼卽羽翼之翼書曰庶明勵翼左傳曰翼戴王室皆其義也維周之楨費誓峙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題曰楨旁曰榦疏謂楨當牆兩端者榦在牆兩邊者按古以版夾土築牆版外有兩木曰榦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榦从木牆之兩頭有兩木曰榦上文言翼翼則兩旁有助此言周之楨則前後有助也又曰穆穆文王說文云穆細文也蓋法布德執義中情見貌並曰穆中情見貌則其文可知布德執義則其細可知於緝熙敬止說文云緝續也積麻者縷縷而分之又因而連續之文王心通萬理隨處流露皆積累而聯續之以會于一也侯服于周車衡下夾轅兩馬曰服人之受制于人亦如馬之受服焉萬邦作孚孚之爲義卵孚也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按此皆借字逐字明其正義乃覺借比之有味戴震曰傳云哉載箋云哉始按春秋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蓋陳布

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于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是也韋昭注國語于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縈曰君若求晉君而載之並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並音茲字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長也

大明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孔氏曰兵衆會聚如林木之盛也按如林對下興字有相視不發意對下貳字有參差不齊意毛氏所以言衆而不爲用也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裴氏新書云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按羅氏謂隼好翔鷹好揚則揚乃鷹之性也樂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于此句中可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虛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空之按以事言作賦說以理言作比說肆伐一舉直如會逢朝旦撥雲霧而見青天從人心上

乎
繇篇

看出作比說為得清明之後不將遊光天化日之下
繇瓜賤民之初生孔氏曰賤名賤音小瓜也近本
初生之瓜必小于前歲之瓜故謂之賤至末而後大
王氏曰先歲之瓜常大矣嗣歲之賤則小末則復大
周帝嚳之胃也中嘗衰小至太王文王更大故以瓜
賤况之繇繇則言雖弱不絕也孟氏曰瓜賤中宜入
灌溉培植意詩意重人謀非恃天造也按首句領起
通章不特上溯祖宗而且下開孫子三十世規模七
百年基業已蘊蓄于一句中矣朱氏曰有邠廢而周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無民漆沮之幽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何氏曰初
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為生之初
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稿矣至于太王自邠遷岐
而民如稿得蘇是又一初也按初生一是實說一是
活說而必初字有著落瓜之先小後大方見比得確
切也戴震云爾雅云賤賤其紹賤蓋賤與賤皆小瓜
故以賤釋賤而紹者為賤非紹者為賤故又云其紹
賤以別之賤者小瓜之種賤者繼本之瓜也陸農師
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于詩意物理兩得
之

繇繇毛傳及諸家皆訓不絕貌據爾雅繇繇也

註言芸耨精必兼此二訓乃與得通篇起 瀟識

董茶如飴嚴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
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
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應應然
肥美所生董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按後漢明
德后舍飴弄孫飴謂乾糖也姚氏曰公劉遷豳時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周原應應董茶如
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于山川而精蘊之秘藏可
徵于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四

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
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闕而
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
之謂厥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
所自有也朱子云生是興起之意其勢張盛忽然見
之如跳起也萬氏云王氣勃然奮起如蕨之未拳如
竹之初籜怒生之象從筆頭描出正與瓜賤光景關
照可味可思按從古公至文王是周家大轉關從他
行到質成是文王大轉關嗣後規模愈濶發舒愈大
豈復初生微弱之象哉此句形容得出統括得到嚴
說只就一事而言然其議論自精闢不可廢也

棧樸篇

芄芄棧樸薪之標之毛氏曰棧白棧也樸枹木也爾雅樸枹者註樸屬叢生者為枹鄭氏曰白棧相樸屬而生者按樸屬猶附著也芄芄既狀其盛不得以樸字再形容之何氏以為二木得之嚴氏以棧為小木以喻賢材雖微不棄也再鄭氏云枝條芄芄然豫所為薪至祭上帝三辰則積聚以燎之韋氏曰薪之取材之廣也標之儲材之豫也何氏曰山善養木資薪標焉國善養士稱任使焉按下文追之琢之金之玉之卽薪之標之義也

渾彼涇舟烝徒楫之黃氏曰人心莫同于同舟共濟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五

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郝氏曰人力齊則舟行疾以比六師趨附將卒一心也按烝衆也非預儲之何得衆用之下言六師此所以云烝徒也且共楫之人必無異心惜力者以此行軍聲勢畢露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

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舊說雲漢為一物則未必有文必曰雲曰漢二物而後成文蓋雲之變態不常光采非一點綴天河而相映發故曰為章于天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按此方與作人關切但言文治昭揭于上為人所瞻仰

屬泛語說文云壽久也考老也文王在位培植五十年矣故云壽考作人遐遠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郝氏曰追雕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砥礪羣英名器光寵何以異此朱氏曰雲漢自然之章也追琢勉然之章也戴震云敦與追並音堆士冠禮母追鄭注云追猶堆也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云追亦堆字棧樸章言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引之曰彫琢其章行葦敦弓既堅毛傳云天子敦弓荀子大畧篇曰天子彫弓周禮有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筭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古字敦追音同故通用而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六

追彫則語之轉戴仲達六書故云追文之突出者也琢文之刻入者也據詩追琢其章對金玉其相謂文有追起有琢下乃與美質如金如玉相對敦琢其旅者隨從之衆盛多而上下分明整治故以文章分明可觀喻之

旱麓篇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程氏曰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君子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嚴氏曰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地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巒回合之所芘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盛山嶽先

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與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也按此宗序說受祖也

折中曰山足則平矣山平則草木蕃人和則福祿盛也何氏曰人君不以高危自處而以謙卑育物爲心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爲豈弟孰加焉按此卽易謙卦卑而不可踰之意周語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廣焉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王伯厚云誦險哀二字此文申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嘆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生乎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七

按國家之人材猶山林之有樹木皆羽儀之象也于榛楛濟濟中見其作人氣象亦卽見其豈弟景象且干祿二字正見得賢才思出世蔚然勃然何一非從豈弟中醞釀者乎又何一不于豈弟中敷施者乎所謂作人者如是至柞棫非美材而瑟然茂密葛藟爲葛草然莫莫成陰以見作人之澤無處不流卽豈弟之德無福不受連章俱以作人言俱以草木比此豈弟之實際亦卽豈弟之景象也

舊說旱則草木枯而生山麓者潤澤以比干祿榛可爲籩楛可爲矢文武之才以比聖德有豈弟之德而祿隨之如干求而得之者然按此比義極親

切濂識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朱註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真氏曰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按上二句爲降字作影以意爲比感應之理劃如

鷺飛戾天魚躍于淵朱氏曰物之囿于氣者有自然之機人之囿于德者有自然之化李安溪曰易曰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蓋此章之義矣按此言各適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八

其性各得其所作人氣象蔑以加矣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蔣氏曰柞棫之生繼續而不絕取資而不窮猶民情之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無盡也李安溪曰木之性火附麗之而不去君子之德神憑依之而不離按取比柞棫與上章榛楛不同此著眼在燎直推其所以然箋疏皆云乃人熯之曰熯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舊說不可廢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嚴氏曰葛也藟也延蔓于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此又宗序說李安溪曰葛藟蔓生者未必皆直也然附于條枚則皆直矣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唯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

則正而無邪矣按此從不回意悟出比義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思齊篇

太姒嗣徽音箋云徽美也何氏曰徽本三糾繩之名琴節亦曰徽則以琴節是繩為之故淮南子云鼓琴循弦謂之徽也文選五臣註亦云調也此以徽音連言當即取琴節之義以其音調和可聽謂之美音猶云令聞也按此直與關雎篇琴瑟友之相貫則百斯男調和之應也

以御于家邦何氏云御即御車之御說文云使馬也文王之化自門內而達于友邦了無扞格如駕輕車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九

就熟路六轡在手故曰御于家邦按毛讀為迓鄭讀為馭陳氏曰取其調適也南軒曰臨也何說卻有味

皇矣篇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朱註配賢妃也戴震云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于天心之謂立妃之說似不倫按此篇首句即揭上帝多設為天命文王之詞上帝者之帝遷明德帝省其山帝作邦作對帝度其心帝謂文王凡五見皆受命之固也皆以人事言天道是以比為賦也

誕先登于岸歐陽氏曰天謂文王無信縱諸侯跋扈貪羨者宜先居可勝以臨之岸高也據高以制下謂

諸侯有為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也郝氏曰處風波危險中獨能脫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李安溪曰當商末世亂流滔滔而獨先登于岸喻其所立之高不淪于俗而又足以拯拯沈溺也戴震曰諸侯相攻伐多出于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為天吏以答天下無是畔援歆羨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怒用師非以力言實天定之按註以登岸為造道之極至立說似迂

靈臺篇

於樂辟靡孔氏曰水旋邱如壁者壁體圓而內有孔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十一

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下而觀也三輔黃圖云如壁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陳祥道曰辟雍外園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考之于禮脯益錢之類皆外園內方圍而函方陰陽之義也按字義明而制度亦見可謂象形會意矣亦賦中帶比也

下武篇

下武維周朱註下義未詳何氏謂堂下奏大武之樂引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為証嚴氏以為上文而不上武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萬氏以為開國之君皆以武武而能下者惟周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也戴震云箋曰下猶後也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曰及前王之踵武王氏云武如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迹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躡迹所謂世有哲王也前武言下後武言繩其義自明按下武作接武解下文俱在函蓋中成王之孚謂武王之子烏抱子曰乎取抱持不失之義繩其祖武繩如繩索之相續不斷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不遺有佐謂如以手相助助其子孫繩祖德而遠計及萬年步步相接故曰嗣服曰來許通篇俱以下武二字該之則武亦借字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十一

文王有聲篇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毛鄭孔俱以仕作事後儒以仕爲服官謂豐水潤澤之地則芑菜叢生焉武王仁聖之君則仕者湊集焉要爲比語則一也詩言芑不一薄言采芑芑菜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此則毛鄭言草孔言菜以之比賢才則同

生民篇

先生如達說文曰達小羊也箋曰羊子也疏云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薛瑄云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華玉淳云羊生子連胞而下故無拆副災害喻其生之最爲順易也以其在胞不見肢體故母驚而異之子

是有隘巷平林之真牛羊腓字鳥翼之如凡物之哺胎子者然至烏去而后稷呱乃破胞而出啼聲載路也細考達羊方知詩人叙事之妙渾比于前明點于後使後人不覺直奇而法也按履帝武敏歆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因而謂無人道而生子以爲不祥故棄之後儒所見各異信之以爲有者如張橫渠蘇子由朱晦菴呂東萊黃東發許白雲是也不信而斥爲誕者如歐陽公李廷仲洪駒父陳少南嚴華谷近世陸聚縵是也紛紛聚訟卽朱子亦云以意會之而棄之之說迄無定論此解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十二

行葦篇

特見精確所以棄之故分明有着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蘇氏曰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然方且欲生也禁牛羊使勿踐之而况于人乎范氏曰由物理以察人情乃知兄弟相親出于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如此葦也折中曰道旁之葦勿爲牛羊所踐履乃能叢生並長而枝葉潤澤以此兄弟之親勿爲他人所讒間乃能同心合力而家道昌隆也按嚴氏謂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詞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然則

戕賊其兄弟者直同踐履夫行葦不且牛羊之不若乎詩人正言之毛傳敦聚貌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詩者其知之毛傳敦聚貌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初生時由苞而體由體而葉攢簇一處生氣盎然而曰行葦以道路之芻牧易于踐履如王家之兄弟易招讒謗也古來斗粟尺布之歌煮豆燃其之泣皆由離間奸邪偏袒左右以致勢位傾軋骨肉摧殘非卽牛羊類乎卽如周公若非高位重望二叔何緣造不利之流言棠棣于處變時守其常行葦于守常時防其變反覆玩味戚戚之意油然而生矣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十三

黃髮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太老則背有鮐文疏曰郭璞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按鮐字借比也

既醉篇

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朱註宮中之巷也戴震云爾雅宮中巷謂之壺壺字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居室之內耳下文始舉以實之周語引此詩說之曰壺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義按推闡廣字似已而箋則云壺言捆也蓋捆者束物之謂儀禮大射儀既拾取矢捆之是也散者聚之疎者固之類先室家勢易散而情易

疎親愛之聯屬之不啻捆物然自此而推可以廣教道于天下矣捆字是本義廣字是後義也且以宮中之巷言句內已有室家字再着壺字句法難解不如以實字活講作比于經義文法爲兩得箋說自不可易

天被爾祿何氏云被者寢衣之名有蒙覆在躬之義景命有僕毛云附也孔云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爲附按不曰錫而曰被直如寢處其中何等著貼不曰附而曰僕直如接踵于後何等纏綿可悟詩人比字之刻劃矣

鳧鷖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十四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鳧在水及水旁得其所耳在渚在濼在壑皆水旁耳李安溪曰鳧水鳥鷖鷖也爲公尸者必謹愿忘機乃與神近故取以興焉

折中曰鳧鷖行徐而有度游泳而不急人之和羣而爛于禮者似之故以比衆賓也在涇比在燕也衆賓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如鳧鷖也鳧鷖在沙散處徐行以比衆賓在燕各事其事也鳧鷖在渚聚而不飛以比衆賓入座安而不動也鳧鷖在濼四處來會以比旅酌皆獻公尸也鳧鷖在壑相隨而出以比衆賓燕出門而歸也按此于在字來字別有會心

舊說比公尸郝氏謂鬼豎由沒變化以比鬼神何氏謂鬼鷲二物以比祖考妣并以在涇在沙在渚在淶在壺分配五廟說近于誕矣

假樂篇

率由羣匹何氏曰舊說多訓為從其義則本生條也按盤庚所以謂顛木之有由葉也又云其字从田上出指所從之道也韓詩注有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則由之從田其義明矣匹通作妃羣臣之才品高下從其匹耦而衡量之也按卽左傳嘉耦曰妃也竊惟蘇氏有云人勝法則為虛器法勝人則為僞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此卽匹之義也由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五

字匹字俱借比

公劉篇

陟則在嶽毛氏云小山別于大山也爾雅云重巖隄註云山形如累兩巖釋名云小山別大山曰巖巖也說文無巖字通作巖按巖之形上大下小秦漢間以銅為之

洞酌篇

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按行潦餽餼呂氏謂汚者可潔用之何氏謂罍者貴器可以貴用之徐氏謂可以濯漑則無物不濯竊謂餽餼是養民之物故下云民之父母未註餽

酒食也酌彼金罍罍亦酒器也比養民之具無所不備則民有不攸歸而攸墜者乎淺譬之似濯罍濯漑較有著落李安溪曰舊為召康公戒成王之詩然所言詩意各別今考之乃謂盛世之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一行潦之水 upper 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下者可以滌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之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敦養成就是真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心之所歸也下者備用伐匱亦人類之所依也按此解上下融徹淺之深之由人領取耳

卷阿篇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六

呂氏曰首章具比賦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與求賢當從鄭王鄭氏曰有大陵卷然而曲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入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此而已按朱註作賦說賦中亦帶比意飄風自南比君子之豈弟亦可比君子之來遊亦可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嚴氏曰鳳凰于飛而翾翾然眾羽之聲亦集于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按以鳳凰為羣羽之總比大賢為眾士之歸

也王氏曰亦集爰止由野而升朝也亦傳于天由庶僚而躋師保也朱氏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按鳳凰于飛登進而慶明良之遇也故曰傳天鳳凰鳴矣和聲以鳴國家之盛也故曰雖階亦須反轉看非高岡則鳳凰不鳴矣非朝陽梧桐不生矣非萃萋則雖階不聞矣正是頌中有規也顧復初曰彌固也人君以幼沖之質處豐亨盛大之境驕心易生逸樂之心中于內性便盈溢不可制所謂心性有波瀾自己亦抑捺不住必須求賢自輔得馮翼孝德之賢則有顧印圭璋則望之美非彌性者不能也德性堅則成器濫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七

則敗度敗禮楊如亂于內林甫亂于外而祿山從之皆自性之不彌始李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奏真宗謂人主春秋鼎盛須令知四方艱難不然不溺于聲色則役于土木此真彌性之法所謂鳳鳴朝陽也七八九三章皆言鳳凰之瑞如肅之姚宋曲江宋之韓范司馬皆人中之鳳又須久在相位使之安樂如鳳雖階階于梧桐之上養成君德牧寧國家似先公至百神而純嘏爾常者實在于此此召公之意也康成乃謂成王時有鳳凰至平湖引竹書及古今樂錄以實之此乃近世之詠詞耳其說經不亦陋乎按解經得其要領闡發精當不刊先儒而去

及比義亦開生面矣

爾雅釋訓篇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註梧桐茂賢才衆地極化臣竭忠藹藹即萃萋囉囉階階民協服也註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與頌歌即釋此章訓也按臣盡力即上章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是也民協服即上章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是也分項上兩章作比亦可備一說

民勞篇

以綏四方何氏曰綏本車中鞞之名爾雅以為安也徐鍇云升車必執綏所以安也按車必得綏而後安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六

故綏字當安字用

王欲玉女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朱子云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女何氏曰玉之一字亦詩人嘲諛之辭然古今以鼠朴為璞者多矣獨厲王哉按箋說自正而後說亦新

板篇

靡聖管管何氏曰一唱衆和如管與管之相應所謂具曰予聖也無然憲憲讀如軒說本鄭箋解禮記武坐致右憲左句所謂軒軒震擧是也車前為軒狀其足高氣揚之象無然泄泄謂精神散渙不與國事相關如水之流去

也按此皆實字借用也戴震云泄泄猶沓沓也泄亦作泄有之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詭楊倌注云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詭詭多言也谷亦作諸荀子正名篇云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楊倌注云諸諸多言也下接以諸之轉矣四句義極連貫

天方憐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尿則莫我敢葵爾雅釋夸毗為體柔鄭箋言王方行酷虐之威怒汝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憐爾雅云怒也再何氏云殿說文云擊聲也屎說文作呬云呬也孫炎云人愁苦呬呬之聲也蔡榮也言民無敢依歸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九

于我如葵之向日也細玩之天字頻喚方難方蹶方虐原是有加無己方憐則益甚矣體柔者爾雅不振如昏迷者然善人又何能為如祭時之尸一樣或袖手旁觀或屏迹閒處皆載尸也而斯時之民愁苦呻吟誰有如葵之向日植立而兼能轉移者曰夸毗曰尸曰葵俱是實字借用作比可一例而推戴震云屈原賦反信讒而齊怒齊亦作齋音說文云炊舖疾也天之方憐與齋怒義合

喪亂茂資戴震云傳資財也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吟無以為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按據此資字亦

借用也

天之屬民如熨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屬民孔易

折中曰屬窗也熨篋相和也圭璋相合也民性皆善皆原于天天賦性于形猶開闢于室使其明也命分而為性故天倡則人和如熨如篋也性聚而為命故天行則人合如圭如璋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取之懷也進以才之所能為如攜其手也因其性而教之勿益其所本無則屬民甚易耳按此本天字直貫下疊比形容人之心也天在人心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藩最在外有四遠邊陲之象碩德重望之人內外咸共傾仰畏憚是為國之藩籬故曰維藩垣限內外垣音袁援也高曰墉卑曰垣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天下民衆人主依之以為援衛故曰維垣屏小牆當門中立又罕恩亦曰屏皆以之扞外而蔽內者大邦作京師之扞蔽故曰維屏翰者植幹築牆之所資以立者大宗強族也兼同異姓在內所謂世臣大家與國矣休戚安危倚為楨幹故曰維翰此四者懷之以德則安矣至于城乃國之根柢廟社朝市人民財賦莫不滙集于此繫屬于此實神人所憑藉上下所宗主屹然為不可拔之基本故以喻宗子宗子謂君也宗

子有德則城固而藩垣屏翰皆固矣按自外說到內歸重人君之懷德此解不易价人至毛傳善人說夏宗瀾云价人如何說得極遠實理是如此宋相司馬遼君戒其邊吏曰宋朝相司馬矣母生事開邊隙豈非維藩之明驗乎按宗子西銘乾父坤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可証逐句玩比字則上二句所指自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氏曰說文解戲爲三軍之偏徐錯所謂戲下者也戲麾通直是狀其信手指麾謂之謹弄耳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如小子躊躇仰所謂馳驅也踞說文云舉足行高也似此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直以手足比也再曰明曰旦對天怒天渝言出游王游衍對戲渝馳驅言世亂者天晦之象世治者天明之象自治而趨亂爲明入于地之象自亂而轉治乃夜復爲旦之象似此旦明亦比也秦大樽云皇天震怒如風雨晦冥雷電交作一步行不得惟有小大戰兢可以幸得無虞出游游衍須待天怒少霽白日青天始可優遊耳此本何說而伸言之

蕩篇

天降滔德何氏曰滔說文云水漫漫大貌滔德節指疆禦措克言以其存之心者方與未艾如滔天之水未知所極也按此以水比也以其勢言

如虎然于中國有云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然然狀按此以虎比也以其象言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朱氏曰如蟬之鳴言無靜默之時如羹之沸言無清淨之處劉氏曰如蜩如蟬言之亂也謀夫孔多各爲其所欲爲位之尊者則如蜩位之卑者則如蟬也如沸如羹政之亂也甲言亦行之乙言亦行之錯互無章如羹之沸也按亂世朝政比句摹擬盡之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而顛拔耳此本毛鄭自不可易何氏曰說文云揭高舉也撥治也言顛仆之木必高舉而起之其根葉縱有損未足爲傷須先撥治其根本使其元氣充實則顛仆可生矣按前說周室尙存知其必亡也後說周室將亡冀其能存也

一說云枝葉未害而本實先撥豈獨家國爲然凡人形骸色澤如故而本心已先戕賊所謂顛沛之揭何異哉 謙識

抑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言

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六帖云隅字佳卽處囊脫類
之意按何氏謂維德之基卽是維德之隅隅字與基
字卻不同基如牆之基厚其本也隅如屋之角方其
形也溫恭從內說威儀從外說

白圭之玷原從有形看出而偏說言言無形者有形
者可商無形者不可改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朱氏曰投
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彼童而角言理之必
無者以戒之何氏曰如人有進善言于我必思所以
報之則其欣然嘉納可知彼童而角猶易曰童牛詩
言童殺也指當時新進用事者角剛強之物故易云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姤其角新進少年見事風生逞其意見恣爲議論如
戴角之牛羊遇物無所不抵觸也然天下無童牛而
有角者曰童而角則更可異矣按投桃報李正所謂
惠于朋友也正所謂不僭不賊也彼童而有角者其
氣如虹乃自亂于威儀之人也

己爲德而臧嘉及物猶投以桃不僭賊而人皆取
則猶報以李朱註緊跟上句自是不易彼謂不脩
德而可以服人者牛羊之童無角人之童者反似
有角逞其才能一味衝突觸冒也是少年之不臧
不嘉爲僭爲賊者矣虹箋註皆云潰亂案云其氣
如虹活畫出不淑慎之少年遇事風生頭如有角

精銳莫當氣似吐虹衝霄千丈小子一爲其氣所
搖奪必亂政覆德弗念紹而弗求先王矣其能抑
抑爲德隅乎其能溫溫爲德基乎 游識

桂染柔木言縉之絲孔氏謂以縉爲繩被之于木蘇
氏曰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爲弓不柔者雖被
之不從也按隅字易涉稜角峭厲故下文曰無競曰
柔嘉曰輯柔曰淑慎此又以柔木作比威儀中不尙
剛厲也巧言章君子樹之以柔木比人材之宜養也
此曰言縉之絲以柔木比德器之可成也所以古之
矜也廉尙說是疾而忿戾不必言矣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四

德殆高明柔克者歟洪漢篇言威儀則曰赫喧取
其宣著盛大此篇言威儀首日抑抑覺赫喧猶發
揚在外此則收斂到近裏切已處矣 謙識

柔柔篇

菀彼柔柔其下俟句捋采其劉歐陽氏曰柔無葉不
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
獨以柔爲喻者唯柔以葉用于人常見捋采爲空枝
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

折中曰逐葉摘取曰采循條彙取曰捋連條伐取曰
劉陳氏曰彙盛而柔喻周以忠厚立國也按治天下
欲以柔道行之史美之矣惟其柔也故能久也秦尙

剛一傳而亡矣桑柔之苑正言其上世廢庇之密而惜其後人採取之盡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郝氏以世路梗塞言錢氏以水上浮木壅水如斷梗謂從役之民飄泊靡定也按四牡旒旒詩意正是厭苦兵戈下言靡國不泯知爲諸侯相攻矣至今爲梗正與上節遙應言斷梗不如言梗塞也厲階岸之危處階不可升所以云徂何往本節亦一貫

如彼遛風亦孔之僂嚴氏曰君子視厲王之將亂如遛嚮于疾風亦甚僂使人短氣而不能喘息也郝氏曰王不用賢故賢不樂爲用如彼逆風而行甚僂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美

咄而不得舒民有欲進之心常恐以仕招禍也按貼仕進者說下意一串反轉看揚眉吐氣其在盛明之世乎

瞻彼中林姓姓其鹿何氏曰以鹿之相從起朋友之相謂乃反興也按鹿鳴以况君臣曰呦呦取其和也鹿行以比朋友曰姓姓取其多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鄭氏以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嚴氏謂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從空大谷中喻小乘虛而至季氏謂征以中垢乃中藏之垢穢盡發行之以致害物如大風之猛厲無異李安溪則曰風者天地之清氣故其行也必于虛通之處若鬱溼卑汚

之地則不行也以興君子之行之高明小人則行乎污穢之中而已所趨不同是以此則弗求弗迪彼則是顧而復也按比說互異備列之似李說有味

按爾雅云西風謂之泰風註詩曰泰風有隊泰即大也西風係秋風艸拂色變木遭葉脫所以興不順與敗類也 謙識

按進退維谷謂如兩山間偪仄難舒也有空大谷謂如風洞中呼吸有勢也谷字同一作比而義各有別誦言如醉鄭氏謂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是對上句說謂惟道聽之言則應答如流也自是得解細玩之聽言則對是強辨飾非法言之不能從也誦言如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美

醉是頑心鈍質與言之不能說也誦卽爲王誦之之誦凡事述其顛末是非原是了了無如聽者似醉而不醒所以無法可治反使我似爲悖逆之行也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鄭云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謀女也朱註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云千慮而一得也後儒各宗一說皆因反子來赫句解有異同若云告女而反來赫然之怒于己則弋獲自比言之有中若云密告于女而反以我爲來相恐動則弋獲自比禍機之發似前說痛切

雲漢篇

陸隆蟲毛傳謂陸隆而雷是無雨之雷旱年之兆也如霆如雷是無聲之雷恐懼之象也滌滌山川以水比也光潔之狀似之如快如焚以火比也枯槁之狀似之憂心如熏猶易言厲熏心也

靡有了遺注了無右臂貌書者以畫為踢是不解無右臂之意也夏日宿水輒生赤蟲長一二分無足無翅好聳腰而上羣浮水面遇人即沈一曲一直以腰為力若人無臂然俗名水蛆又名釘倒蟲官名子子音吉厥無右臂曰了無左臂曰子今人作了則失體矣此蟲經日稍久即蛻為蚊而去按此亦實字借用註所以云無復半身之遺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毛

崧高篇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何氏曰山高近天亦大臣近天子之象五嶽之所以視三公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周禮典瑞珍圭杜子春云珍當為鎮何氏曰王命申伯填撫南土使之執圭而往以鎮安之如王自行也按此皆賦中帶比也

烝民篇

王之喉舌孔氏謂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似已然尚書蔡傳云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虞之納言即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之中書門下省所取子

喉舌者以此至敷政于外四方爰發是喉舌之問久遍嘗而詳參之非徒奉行將命之謂下節不茹不吐為不侮不畏作比此亦以喉舌言也

後漢書李固曰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語意本此斟酌運平是喉舌間形象即所以出納之由下文不茹不吐不侮不畏無非斟酌運平也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天

愛莫助之

穆如清風折中云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仲山甫之所以當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

韓奕篇

倬革金厄按釋文引毛云厄烏囁也囁音晝爾雅作烏囁註大虫如指似蠶孔氏云倬皮為轡首之革以金飾之如厄虫戴震引劉熙釋名云馬曰烏喙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喙物時也毛傳烏囁即釋各之烏喙金厄謂金以飾厄與鞞以為鞞淺以為懷篋

以飾勒凡曰寧說文鑿鑿首銅爾雅鑿首謂之革倥
革之倥本作鑿可與毛傳互證

祁祁如雲此與傲笱章其從如雲皆言盛也但雲隨
風而轉爲東爲西無所不可勝隨嬗而行爲善爲惡
亦無所不可史記云齊雲如絳衣亦有華美之意歟
盈門亦足助其爛也

江漢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王氏謂借水勢以喻士卒之盛
何氏亦謂江漢合流諸侯會師之况賦中帶比意

常武篇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言先聲之奪人也王奮厥武如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九

震如怒言臨事之揚威也進厥虎臣闕如虓虎言前
鋒之叱咤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
類而比也文心雕龍云觀雷而知雷壯聽聲而懼兵
威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
不測不克

折中曰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
衆盛當其分也有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
江漢二水合也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時而
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也縱而計之綿綿相續不可
絕也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音變化

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顧亭
林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陣法也善用師者
能爲營而後能爲陣按此可見師行之法軍容之盛
非此而輕言舉動哉

瞻卬篇

孟賊孟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何氏曰孟
爲苗賊以比當時用事者如尹皇父虢石父輩是賊
自外至故柔柔之詩刺厲王用小人亦曰降此孟賊
也孟爲苗疾疾自內生則指褒姒耳罪罟毛氏謂設
罪以爲罟孔氏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
鳥獸然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獲收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九

斂也何氏云內外之孟相煽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
時譬如張設網羅以陷人于罪若不急加收捕則士
民之病亦無有平夷瘳愈之時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何氏曰成城猶所云衆心成城
者傾城猶所云壞汝萬里長城者上之賢臣足以擁
衛國家猶如城然而王所嬖寵之婦百計傾陷使不
得安其位所謂傾城也按此作申說故下節歸到婦
人

爲梟爲鴟鄭氏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季氏曰梟食母賊害其親者也鴟攫鳥子而食賊害
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傾國家之喻丁奉曰幽王之

厲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屬也小人盛而刑獄煩
國厲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
崩天下厲也凡此之屬皆從長舌以爲階赫赫宗周
衰如滅之其所以滅者此舌耳按似此非梟鳴不足
以相比

梟食母比衰如讒廢國母也鴟攫鳥子而食比衰
如讒逐太子也下文所以直按長舌厲階此等比
義直如斷案爰書 濂識

齊沸檻泉惟其深矣鄭氏以湧泉之源所繇者深喻
已憂所從來者遠嚴氏以泉之來不竭喻己之憂未
已舊說爲的下寧自今句可玩徐氏所謂憂于衰如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初進之時史蘇識女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火
此其類也

至夏篇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孔氏曰艸之生當遂
其生長之性故以爲遂項氏曰水之潰者其勢暴橫
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
潰亂李安溪曰民生之困瘁流離如歲旱之艸枯槁
無色又如棲樹之苴飄零無依按苴之爲質至輕飄
泊無定猶之寄生艸比土著苴比流亡窮形極相
土著之民宜生養流亡之民宜安輯今土著則如
歲旱之草流亡則如棲樹之苴至戶困悴客戶流

離此邦之所以無不潰止也申季氏語比義與無
不二字極貫 濂識

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舊說糲疏稗精比君子小人又
謂小人何爲不自退廢以避君子戴震云上言飢僅
流亡由任用回適致此邦無不潰亂此言昔富不如
是乎今病不又如此乎時是也泛舉周家今昔相懸
今民皆無食而彼食精鑿猶以稗爲粗糲不可食國
事何一不從此替職由于滋其亂之長也疏斯稗兄
同斯引兄斯弘與溥斯害句法一例自替與自頻自
中字義一例不如時不如茲與不云自頻不云自中
不裁我躬亦一例下省乎字鄭箋云疏粗也謂糲米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是稗僅在糲與鑿
之間故卽以斯爲粗而更進于精言此亦如孟子言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范氏曰頻
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疎漏也
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洩也今池竭而不言自
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弊端所由終于竭而已
矣按舊說兩不云實講遂謂竭必自頻由外有小人
竭必自中由內有衰如小人壅塞上澤比其滙王者
不能濟其德心比其中諸解惟宛陵朱氏作遂講遂
謂池之竭豈不云由外之不入乎泉之竭豈不云由

內之不出乎此正喻禍亂有所從起也與下句不裁我躬句法一例

舊說作實講如鄭箋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賢臣賢妃之喻亦本此按兩不云字比小人明明階天下之亂而王不知小人外竭民力可云自煩內竭君愆可云自中已致外崩中潰而君心終不悟禍本深禍基大矣如此與起溥害職宏兩不云乃覺有力謙識

詩經比義述

卷七 大雅

三

詩經比義述卷八

金匱王千仞學

周頌

清廟篇

維天之命篇

維清篇

烈文篇

天作篇

昊天有成命篇

我將篇

時邁篇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一

執競篇

斤斤其明斤斤兩雅曰察也何氏曰斤者權輕重之數十六兩為斤班固以為斤者明也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以斤斤言明者禮樂刑政所以流布之四方者纖悉畢具錙銖不爽察之義也一說謂明察如斧斤之斷據此則斤斤二字比也

降福穰穰穰穰傳云眾也又福豐之貌也穰說文云

黍稷音列已治者稷乃黍茂盛之義故借為穀豐稔之

貌詩豐年穰穰史穰穰滿車是也何氏謂祖考降以

穰穰之福俾其時和年豐也則以穰穰二字貼黍稷

說作賦按臣工噫嘻等篇已屢言降康之意矣此詩

通章詩意似未有此不如作比說言祖考之降福
示之茂盛穀之豐稔則于傳義皆融矣

思文篇

莫匪爾極說文極棟也徐氏曰極屋脊之棟屋脊居
屋之中正義曰北極居天之中故謂之極傳所以訓
中也箋天下之人無不于女得其中者是以極之居
中比民之得中也

臣工篇

噫嘻篇

振鷺篇

鄭氏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喻杞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二

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
其至亦有斯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折中曰殷人尚白車旗冠服從先代之所尚故其容
潔白有如振鷺也按振曰自振其羽又曰羣飛貌但
言修容可知郝氏謂精白乃心弗淄其節似之此又
從羽毛而深言之則句中有是理不必詩中有此意
也

豐年篇

有瞽篇

嗶嗶厥聲傳曰嗶和也說文曰小兒聲詩其泣嗶嗶
是也執競篇鐘鼓嗶嗶是以人聲之和比鐘鼓之和

也此句若依何氏作登歌之人聲說則二字是賦若
蒙上簫管備舉則亦比也

潛篇

離篇

載見篇

有客篇

有美有且敦琢其旅嚴氏曰威儀萋萋且且然乃其
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
王之賢可見按此正所謂殷士膚敏也何氏以旅爲
庭實旅百旅幣無方之旅竊謂先朝之後朝于王家
遽如後世有庭寔之旅恐未必然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三

武篇

閔予小子篇

訪落篇

敬之篇

小毖篇

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螫矣始信其爲
桃蟲及其拚飛則爲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
也許氏曰莫于拜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
之肇允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于大毛氏
曰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何氏曰蜂以比二叔
桃蟲以比武庚郝氏曰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以爲武

雜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
就蟲之爲大鳥也按嚴氏謂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
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使字活說不著自己似于自求
字呼應更醒至何氏謂當時無有人爲我逆逐此蜂
此似歸罪于人文義轉拘孟氏曰伏者難測動者難
制紛集者難周其不可輕信而使者類如斯也可不
誌哉按傷弓之鳥其鳴必哀夙夜基命宥密得力于
誌者如是

此篇須與鴟鴞對看當是成王因周公貽詩郊迎
後悟流言而答者故序云嗣王求助正與周公救
亂相應于其懲而誌後患莫于二句懲前之輕疑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四

也肇允二句懲前之輕信也桃蟲鴟鴞小鳥也所
謂殷小腆也拚飛維鳥誕敢紀其叙矣未堪家多
難與子未有室家對集蓼如拮据卒瘁之苦後豈
堪再試乎懲前事而誌後患詩意醒而比義自得
矣 濂識

戴震云爾雅釋此詩作粵峯云擊曳也郭注云謂牽
挽詩辭以辛螫承上患字言莫于牽挽以受辛螫徒
自求之耳此是懲于前下則慎于後

載芟篇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何氏引說文云驛置騎也曰驛
驛者象其出土之速孟子所謂速于置郵也或依爾

雅通作釋釋爲抽絲之義言百穀次第而生連續不
斷也據此前後二說皆有比義傑說文曰傲也按才
過人者謂之傑故鄭亦以苗先長者爲傑言其異于
衆苗也據此則傑字亦以人比物也邵二泉曰傑其
香香如飴也椒其馨馨如椒也按范氏云飴食之香
有飴言其饒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
則酒香如椒以椒之氣烈故以作比而飴則何物舊
說但以飯香籠統言之惟陸德明本飴作苾又苾芻
艸名也與椒對說俱比其香似亦可通

夏耜篇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孔氏謂所積聚者其高大如城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五

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何氏謂如墉分所
積之一堆而言如櫛合所積之衆准而言此當與楚
茨篇茨梁京坻等句參看

絲衣篇

酌篇

桓篇

賚篇

般篇

魯頌

駟篇

有駟篇

嚴氏曰馬肥強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
早速夜在于公家相與修明其職言忠勤也儻公子
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修潔而有威儀如
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范氏曰序言君
臣有道詩止以有駉喻人臣之才以振鷺喻人臣之
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爲君之道在用人而已在接下
而已臣有才如有駉有儀如振鷺相與燕樂豈不爲
君之有道乎按燕飲而頌禱正見君臣之有道與序
說原未背也

泮水篇

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菲何氏曰陸氏謂芹取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六

其有香上之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喻也愚
謂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可
取而成就之猶采采者之不廢夫芹也藻水艸之有
交者其字下施潔言自潔如藻也興意在受教之義
人受教則能洒濯自新而有文采也陸氏謂菲取有
味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故興意取此按舊說渾舉
而比擬之何說分析而條繫之育才之義盡矣
翻彼飛鷗集于泮林食我桑黧懷我好音說文云黧
桑蕞之黑也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美孔氏曰惡
聲之鳥食桑黧而變音以比不善之人感恩惠而變
化是也尹氏曰周原膺廬堇茶如飴美土可以寔德

味食我桑黧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氏曰傳
曰桑黧甘香鷗羣響蓋比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
皆革面而柔服也按王盤桑書云桑種甚多世所各
者荆與魯也是則泮林之有桑黧亦可貴之物得食
之者亦幸矣

閟宮篇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曹氏云不
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
水常平三壽謂魯邦與岡陵相並而爲三也鄭氏以
爲三卿嚴氏謂願有壽考之卿爲朋友皆如岡陵之
固也然不如屬魯說或屬公說爲妥王伯厚云晉姜
鼎銘云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
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王平仲曰三壽篇中自言之矣天錫公純嘏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是也此屬公說最的作三卿固誤
卽謂魯邦與岡陵相並而爲三兩如字亦說不去
又按東京賦云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註
三壽三老也前泮水篇云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是
僖公亦行養三老子學之典矣上旣以難老錫下
下卽以三壽朋上下皆壽如同陵之堅固也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七

商頌

識

下卽以三壽朋上下皆壽如同陵之堅固也

那篇

烈祖篇

玄鳥篇

景員維河河筭疎皆作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也朱氏曰河商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仰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嚴氏何氏皆同此說惟正義獨曰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按此作比說戴震云景大也員旋也鄭箋云員古文作云鄭詩出其東門篇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八

曰云本又作員左氏春秋襄二十九年子太叔引此詩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注曰云猶旋旋歸之然則景員維河謂四海諸侯來至于河大旋歸之據殷所都言也 以河為比似不倫鄭氏破河為何以起下不若以此句足上意為順

長發篇

為下國綴旒鄭氏謂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爾雅註繆衆旒所著為下國駿厖朱氏謂馬之任重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必以武德也 折中曰受玉以結諸侯之心是下國為旒而我綴之係屬之也受共以用諸侯之方是下國為馬而我駿

之調習之也厖驪通馬也按綴旒駿厖俱比諸侯立

言之體方得荀子引此詩作駿蒙厖與蒙音同義異戴震云毛傳綴表旒章也疏云繆之為表其訓未聞今考凡有所綴皆表以示人者也孔子三朝記千乘篇曰治眾長卒可以為儀綴于國曾子制言曰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觀此二條亦可知為下國綴旒之義矣爾雅駿大也駿長也厖大也厖有也左氏春秋申叔時曰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疏以民之生計財物豐厚而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釋之詩駿厖連文故毛傳云駿大厖厚也春秋傳敦厖連文故杜注云敦厚也厖大也郭注爾雅於

詩經比義述

卷八

頌

九

厖大也引詩為下國駿厖邢疏于厖有也引民生敦厖申之曰言人生聚豐厚大有也揚雄方言曰厖深之大也又厖豐也凡大貌謂之厖據長發詩詞綴也旒也兩字兼舉義相足以見王者之足法下國仰望之也駿也厖也亦兩字兼舉義相足以見王者之大澤深仁下國仰賴之也一承上小大諸國執玉瑞朝覲而繼之以天子之政一承上受小大諸國共其方物而繼之以天子之勇文意乃上下通貫 包有三葉莫遂莫達歐陽氏曰葉旁生萌葉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則夏桀葉則章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朱註因用之何氏曰桀樹此三國以為私黨

如以草包裏餘葉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
其達之達皆從葉字生出句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
葉可望也黃氏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
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
憤苟徒以爲治亂者必先其黨剪其枝葉而後除其
根本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爲而非恭行天討之
意矣按聖人舉動正大光明故莫遂莫達自然而
然有行所無事之妙末世蔓艸難圖甚者比之病瘡
蹀蹀要皆自葉始九有有截直截然不與九州通所以
防其遂達者至矣如火烈烈從履霜堅冰中來聖人
本領作用如是

詩經比義述卷

十

殷武篇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逸齋補傳曰捷字有鞭笞天下
所向無敵之意何氏曰說文云奮翬也鳥鼓翅翬翬
然疾也兵之迅疾似之伐說文云擊也按卽上捷字
意與震用伐鬼方震字同以楚人之叛正殷積衰
之後也

商邑翼翼何氏曰翼兩羽也湯都南亳其後屢遷至
盤庚遷殷改都北亳卽高宗所都二亳對峙如鳥之
有兩羽也按翼翼箋疏皆言商俗禮敬故朱註云整
敕貌言四方之極以此此解却新並錄之
松栢有樑旅楹有閑羅莘云商邑之大豈無賢材松

栢小材有樑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各得其
用也撫成羣材而任以成國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綱
繆屬戶之義也按此推廣以立論亦比類也

詩經比義述卷八終

詩經比義述卷

十二

〔清〕李灝撰

詩說活參二卷

清英德堂刻本

琴城李滄江先生手輯

詩說活叅

英德堂藏板

自序

六經皆遭秦燼惟詩復遭漢錮秦燼人皆知之漢錮不知也漢儒之得在精訓詁他經或賴之詩賴訓詁則孔子讀鴟鴞何以忽嘆知道讀唐棣豈不爾思何以反嘆未之思哉詩之失題久矣詩中覓題不可詩外安埋可乎風詩有貞有淫雅詩有正有變循毛鄭諸家之說必使風有貞無淫雅有正無變後可否則語語挾規言言主刺非謗訕君父即顯訐友朋昆弟之惡溫柔敦厚之旨且蕩然矣甚者不知其人必曲鑿其人以實之世代不詳必歸惡於一人一事以塗附之又或飾淫為貞誣正為變毀堯譽桀其弊不使三百篇屬磔鼠辭即狂夫淫女皆奉為賢聖不止豈非漢錮之虐更甚於秦燼乎朱子深懲其害因著

自序

詩說卷上

辨以正其非復作傳以闡厥微旨暇者訂之疑者缺之然後詩之為教一歸本旨而宋元迄明諸儒不察妄稱漢儒近古曉曉者歷今未艾竊窺世儒之心不過謂尼宜刪經斷不示人以淫不思詩言志者也志有善惡讀詩者何妨師其善改其惡必謂全詩皆可弦歌則中菁之言亦可歌耶漢儒近古豈漢儒曾與詩人面稽耶不然則易若就詩說詩掃除一切以意逆志活柔之為得乎

皆

雍正甲辰歲仲春月上浣日嘉禾李 灝書

詩說活柔卷上

綱領

南豐李 灝柱文
同學 諸 子



詩以理性情然比他經為用更廣如說興於詩因只在性情上見者可以言達政專對興觀羣怨適事交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為益無方觀孔子訓伯也尊舉二南可見。王者采詩原為觀民風以定黜陟而設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孔子刪詩只為學者治心修身達用於天地倫物起見說詩者專言美教化移風俗踈矣。千古善說詩者莫過於知來之子貢啟予之子夏以意逆志之孟子及解頤之匡鼎後世諸儒詩說活柔 卷上

局於義理之正篇什之嚴非拘文牽義即是古非今於是將三百篇詩俱作好詩解者有看得三百詩人箇箇屬好人者又有尋章摘句燈全詩言言諷刺字字典常者皆不善說詩如漢宋諸儒是也。詩人立教之旨孔子只一語道破曰思無邪詩人立言之要孔子亦四字道破曰溫柔敦厚。三百篇非無嘉言善言雖然全詩不過朱子却云只是思無邪一句好則泥矣。詩有顯然諷刺者有全不說破者如借老一詩首節言子之不淑是顯然諷刺也二三節美其服飾儀容之美是全不說破也朱子乃詆其云如之何已下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非也玩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展如之人邦之媛也教語乃調笑吞吐意在言外豈是亂道。君子有各主其人者有只是指一人者如

君子好述樂只君子一指文王一指后妃是各主其人也若豈弟君子河酌與卷阿皆指成王言詩序辨有河酌之君子方指成王而卷阿之乃遽爲所求之賢者何哉一條辨說甚晰其不可分指明矣乃語類又云卷阿自作賢者河酌自作人君不可曉。風雅頌大序分言確切不易朱子所論有主腔調不同辭氣不同體格不同或以地別或以時別或以人別教說要之不出大序一圖之事繫一人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及告成功於神明教語爲得其要。王風地屬西周然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則所錄者僅民間歌詠之辭耳非有人從而降之也朱子既從鄭漁仲出于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之說因謂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有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乃孟子王迹熄而詩亡章集註竟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說似兩歧得毋悞否。刪詩之說見於史遷疑其說者孔氏穎達信爲然者歐陽氏脩程邵二子頗遵遷說而朱子獨因詩有淫風語類遂謂夫子不魯刪詩疎矣唐有康衢擊壤之謠虞有卿雲復旦之歌夏有遊豫林助之謠夫子何以刪而不錄錄商頌矣麥秀漸漸之傷與王風黍離何異何以一刪一錄蘇子由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春秋數世矣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皆有說哉由此言之孔子所刪之詩必夥矣不然檜曹之小邶邶魏之亡猶存其什而楚燕之強大魯宋之上國何以無風豈非

詩說活案

卷上

二

常人蒙引譏其與正傳不合良允。唯鳩本且惡鳥詩只方與取其聲之和耳毛傳云摯而有別摯本言猛鷲也鄭康成釋摯之言至而以王睢當之朱子遂從其說是兼比義其實只言有別便見其善不必改猛鷲爲情摯。窈窕只形容其淑乃坤德之柔順利貞也在儀容上窺見其德性就全體言下章勤儉仁孝乃就一事言。此詩應是官人所作或太任思永聖女以嗣徽音亦未可知若文王后妃自作則誇矣即指周公亦疎以人子而形容父母好合之情斷無是事。據周公以此詩爲燕樂用之鄉人邦國孔子以此詩冠三百篇開樂。喚爲洋洋則爲一代元音可知乃齊魯韓三家竟指爲刺周。而作揚雄杜欽輩信爲誠然則清廟維天諸什刺天乎抑刺。乎不可曉矣

詩說活案

卷上

三

○據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勝之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則諸侯之妾媵乃由娶夫人之日而已儉卽或後來求備亦必諸侯自爲採擇不聞夫人有代擇之文乃小序云闔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夫婦人之德以仁敬孝慈爲本不如忌其一節也文旣以離宮肅廟之德刑於寡妻而后復以幽閑貞靜之德作配君子此以聖配聖之善所以奉神靈理萬物者此也今必別求后妃之賢而以進賢爲德則視窈窕之義甚小且以后妃僅能以謙謹媚其夫其視后妃抑又小矣又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旣曰窈窕則其德可慕何以可哀若道哀傷退處深宮之女未得升進則文自不欲濫色而后妃爲女引渠則后妃之誘文宜淫甚於妬矣鄭康成乃有能爲君

子和好泉妾之怨語其為無理尤甚彼蓋自謂立言巧妙善言后妃之德而不知不通在義理不僅在字句也。宮人固是樂得賢后妃然必是觀感於文王后妃德化之人追叙其哀樂之情亦未可料註繫定宮中之人於其始至則試問淑女雖賢未嫁之日宮人安從聞其賢而哀之至於反側乎

葛覃

柔葛婦功也即婦功一節而勤儉孝敬備且玩服之無教一語令人有不忍棄故之感此所以為淑女也。只就本文言采言刈言護言為言服然後言告言歸則非未嫁可知序則觀而失之然語之當者朱子未嘗不採以輔經后妃之本也一語巫稱其近朱子之心大公可此可見。一章寫景二章寫事三章寫

詩說活參

卷上

四

情言有序而致和婉真聖后徽音也

卷耳

此詩必文王拘幽之日后妃驚念之而作不然何思之深憂之苦也若朝會征伐則不至懷而傷傷而吁矣。以深閨婦人而聞夫罹於患難自有愴惶莫錯奮不顧身之情況賢如后妃者乎觀其始言采物繼言登山繼言飲酒無端無序如泣如訴而永懷永傷之念始終不易其貞靜專一之德言外可見非后妃自作不能有此悱惻而忠厚。因采物而懷人因懷人而棄物以至忽登高忽酌醴馬病人痛皆自寫其愁思 辭勃之况耳乃序因春秋傳有能官人一語遂附會其說於求 以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不思左氏釋詩每多不經引詩釋事本 亦典常令必以

周為徧行為列人為賢後為求無論字句穿鑿難通即以事理言之用賢乃人君之職與婦人何與臣下勤勞乃聖君賢相所當念又與母后何干必以求賢寄官為輔佐君子之事不惟陰教不脩且同後世皇后干預朝政之漸以此為賢道彰德耳渠意以后妃而懷文王未免說來膚淺不知理有淺而甚深事有重而反害者此類是也。此與上篇皆后妃自作上篇敘事

樛木

此篇言情詳婉悲切遂開上林寫景離騷為怨之宗。貞婦之思夫與孝子之思親忠臣之思君同在平時抑昵則為人欲在患難悲號則天理卷其懷傷之作仁至義盡改為求賢致靈矣

詩說活參

卷上

五

婦人如害其夫與相臣如賢善國同觀秦誓言有容之能保民 媼媼之能病國可見眾妾所頌者德所願者福然德即其福天與夫未有不合也。以君子指后妃文從理順孔鄭指文王非不是而文義隔遠矣固知注說當隨文解義。此詩兼比與關 雎同輔氏說是

螽斯

螽斯蝗屬乃害稼之惡物而取以喻后妃者取其群飛群集故生于繁衍初不拘其類之惡如關雎只取其有別不取其鷺也。所詠者羽即羽聲之說洗見其和集非詠螽斯之德能不如忌也序不醒出羽字而以不如忌歸之螽斯宜見詞矣

桃夭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二少相與其卦爲威威感也男女相感及時乃天地之大義故周易下經首咸桃天之詩以木少喻之子之干歸及時正合天地之大義然非文王以肅雝之德位育參贊后妃又以窈窕之德協贊於宮中烏能釀此隆盛朱子以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言本詩刑家妾至兄弟逆家邦立說乃見帝王裁成輔相之實言文王則包后妃在內序述桃夭專言后妃所致不知忌之效不惟義狹且恐抹殺文王專頌后德扶陰抑陽害義不小。宜訓和順和順莫先於孝敬和妯娌順內外其後也然視后妃所謂淑則小矣德侔天地方是淑朱子云宜猶后妃之淑恐淺

鬼置

文王以文德育英才而一時賢才稱武夫稱干城者武功即是詩記活卷

卷上

六

文德未有不優於武而可措天下於蕩平者禹之揆文奮武湯之智勇天錫文之赫怒整兵以安天下皆威懷並濟秦始消兵宋祖釋兵非育英才之道即非保治平之策讀鬼置一詩可以悟矣。作人之功昭于雲漢而所稱好仇腹心乃梟鬼置之野人可見一詩綱紀之化上下徹于天淵朱子嘗謂文王亦不是安靜無事之人於此益見。武夫之可干城在肅肅兩字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乃行軍之要故朱子有膽欲大心欲小方能爲干城之事之論。此亦指后妃之化言則后妃乃漢呂雉唐武則天矣

芣苢

此詩見天清地寧氣象。郝氏云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

朱子惡其亂經集傳一起而空之後之論者不勝曉曉申序者多黨朱者少和平者遂爲兩是之見大約與朱陸異同之辨並持愚深怪焉爲序之說專於美刺美刺立則使人不敢爲非爲朱子之說只列善惡善惡陳正使人興起於善懲創其惡自不入於非兩者固皆所以垂教然詩之立教與春秋同旨而異用春秋只是昭法戒詩則有感勸激發之功有悔悟儆覺之意故抑揚反覆入人甚微若如序說其與春秋法戒何異即如桑中一篇序指刺奔朱子以爲淫奔者自述就恒情以論則朱子反似誦潘不思朱之說是就詩解詩序之說實以春秋解詩若必以春秋解詩則孔子何不取正風正雅教詩垂爲日課其餘繁行刪却更善哉况由朱之說正合孔子與於詩之旨且使人得

詩記活卷

卷上

七

於意言之表由序之說不惟不能令詩未必無邪而刺譏之風太甚勢不至敗倫傷教率天下賊滅君父不止不可不察。朱子辨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其悞甚確蓋真世繫者小史之職誦世繫并誦詩者瞽矇之職詩雖採於輶軒然官非史也瞽矇屬於太師而太師樂官之長其位甚尊非國史所能統轄說者欲救序之失遂謂瞽矇之誦定於小史瞽矇之誦必待國史相詔不識何據觀記有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之說則與國史何干明其迹以風上恐非其職

詩說活泰卷上

國風一

南豐李 灑村文 同 學 諸 子

風者土風乃小民言情之什故王者須用行人採之道路然後比之管絃列之樂官以察其俗尙美惡政治得失其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天下惟二南諸什以其風之美也其他雖領在樂官然不用之朝會宴饗以其風之淫也大序云上以風化下是推風詩之本其說是也又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諫則謬矣作詩者之指正不專主刺上爲所刺者實有其人亦不專主刺君惟採國風者原風化之所失則在上耳以此言風詩所隱

詩說活泰

卷上

名未免失指至以變風爲止乎禮義則朱子辨之悉矣○風之詩出於土風雅之詩出於朝廷大夫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爲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鄭漁仲所辨聲詩之說精甚但云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名王幽猶有隔絕夫子見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雅頌但曰得所按鄉國之樂惟用二南三國不聞並列且孔子正樂朝廟乃其大者何嘗獨正衛聲以魯論有自衛反魯樂正之說遂云正衛三國之聲安甚

周南一之一

風詩採十五國獨冠以二南者何就王化始被言也王化起於

文王而繫周召以倡化者文王宣之者周召即言文王也南者自此而南見化之所被由近及遠也據二南之地屬二公采邑當立土風乃周南專述房中之化繼雜汝墳漢廣南國之詩召南惟甘棠一詩其餘隸述南方諸國被化之詩且及後代王姬者何以地主周召而詩美王化不專就土風陳也王化基於閨門周公功成作樂獨二南被之管絃以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一代文德之盛由基化於脩身齊家者隆則二南雖國風篇名而實樂章名也乃說者疑王化雖起文王然文王未嘗受命稱王因議二公分陝無據不知分陝或在武得天下之後而二公食采宣化自在文王作豐之初試觀綿詩陳木拔道通之後虞芮因而質成遂信疏武後先奔走禦侮有此四者之

詩說活泰

卷上

助名旻又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蹶生之勢在文王實有其事三分有二不僮屬民心歸向方國已來歸附可知詩繫周召必指在武王定鼎後則必關雎葛覃卷耳樛木等篇當屬後人追詠而後可

關雎

關雎所以冠風詩之首開王化之基只孔子樂不淫哀不傷二語特爲標出後人不必續貂○樂不淫哀不傷主詩人得性情之正言與文王后妃無干然原詩人所以得其性情之正則自文王后妃來○哀樂着在詩人身上方可道不過其則若着文王身上則狎昵其妻矣語類云依此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則直窺見文王好色信於

與虞夏所傳皆在所刪之列哉如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豈
之墳典迄乎周秦周秦之書豈盡登錄古詩未必限定三千必
云採得許多詩不魯刪去恐未必然所刪之詩雖不可考然雜
見於他經傳記者無論即如魯論所載素絢唐棣諸詩皆逸也
既為夫子所逸則刪無疑矣若云為古所逸則夫子何從採拾
但漢詩固未盡刪也天有陰陽晝夜地有剛柔夷險人有邪正
善惡必有正無邪有善無惡彼周易象象何以言見金夫不
有邪存秋何以書文姜孫於齊耶且如春秋明繫夫子筆削諸
儒附會其說必曰未嘗筆削則春秋仍舊魯史孟子何以言孔
子作春秋耶此皆因噎廢食之弊窮二經者不可不察。諸經
皆有節障而謂為甚他經所障者傳傳多而經反晦詩所障者

詩說 活泰

卷上

三

序序立而詩遂亡晦可明也亡不可續也詩有大小序久矣論
其所目或曰子夏或曰大毛公或以為衛宏傳之謝曼卿要之
皆漢人譌托與連山歸藏譌造於劉炫輩者不異其合作詩之
指者廣搜經傳而得之其不合者則穿鑿織組逸史而失之者
也詩所言者志志之所達有抑揚鼓舞之情有唱嘆滂沱之致
有比物連類之方故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若如序說一詩必指一人鑿一事一語必闕一政係一教則三
百篇皆屬死物非發奸摘伏之書即善頌善禱之策與學者何
與且如采唐一詩曰淇曰沫明道所奔之地曰孟姜曰孟庸明
指所私之人曰期我曰要我明述爾汝之情詩如是則音之靡
慢必如是故樂記有亡國之音之說其不登朝廟可知乃小序

以為刺奔而或者且指三百篇皆雅樂竟捏鄭衛另有桑間濮
上之音采唐一詩與蔓草采蘭均屬和平之奏悖天逆理其為
難通也實甚又如特仲子一詩有踰牆折桑畏父母畏兄弟畏
人言之懼其為淫奔悔禍可知序說因仲子字而巧誣為祭仲
豈祭仲之諫有踰牆折桑之事而鄭莊尚有父有兄可畏耶同
車扶蘇揮兮佼童皆男女淫戲之詩序說皆主刺忽忽雖不君
然辭昏於大國禮也不求大國之援不敢以師昏禮也又義也
今因忽輟轉失國之故借傍人之淫戲發鄭忽之爰書是啟後
世為人臣為人後者皆當樹大國之援以為爭國之地矣且文
姜人非通於齊襄者耶以通於齊襄者為賢女則天下孰有
賢文姜者耶為此序者乃喪心敗德欲隨忽為禽獸不齒之
人

詩 活泰

卷上

四

人 托於子夏試問聖門有此無良之子夏耶或者又舉鄭六
卿 韓宣子同賦同車六詩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則知鄭衛
之詩 未嘗不施於雅樂是又惡知風可陳不可以合雅奏詩可
斷章決不可以升清廟且以鄭人賦鄭詩鄭詩堪奏有幾借詩
言志據為雅奏豈非誣妄其與序說巧飾淫詩樂刺忽豈非
同失尤堪疾者詩有美有刺然春秋之義善善欲長惡惡欲短
果如序說則刺倍於美其為刺者又皆出於閭巷小民之口非
發人隱私即以下訕上如柏舟婦人之詩也序云刺頃考繁隱
居自樂之詩也序云刺莊羔裘美大夫也序云刺朝女曰鷄鳴
賢夫婦相警戒也序云刺不說德伐檀勵志詩也序指刺貪蠶
蟬思勤儉也序指刺僖山樞答蟋蟀也序指刺胎有杖之杜好

賢也序指刺武彘生婦人思其夫也序指刺獻萊故思伊人也
序云刺襄晨風婦人以夫不在而念也序云刺康苑邱國人刺
遊蕩也序云刺幽衙門隱居自樂之詩也序云誘僮東門之池
男女會遇之詞也序云刺時月出男女相悅而相念也序云刺
好色澤陂亦相悅相念也序云刺時鳴鳩美君子之儀一也序
云刺不壹汙水念亂也序云規宜鶴鳴陳善納誨之詩也序云
誨宜祈父軍士怨役也序云刺宜白駒督賢也序云大夫刺宜
我行其野民適異國不見叔郵而作也序亦云刺宜甚伯遭謫
谷風相怨我言孝序俱曰刺幽四月遭亂北山行役序俱曰
大夫刺幽無將為行役勞苦小明為大夫西征序乃云大夫悔
將小人大夫悔仕亂世至楚茨以下十詩一皆重農勤穡奉祭

詩說活法

卷上

五

忠君之辭而瞻洛裳華采鳶鴛又皆諸侯朝會相燕之作朱
子謂其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則以在其變雅中
槩指刺幽以傷今思古目之其為誇訕又有甚腹誹者况以無
衣一詩為美晉武之作則以篡弒之賊為賢其倒顛是非獲罪
名教抑又可知嗚呼詩教至此可謂險且賊矣他如漢廣而以
為德廣零露而以為澤流寘彼周行而以為求賢審官拘又穿
穴乃其小失詩序一辨實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同
功論者謂孟子闢楊墨不在禹下愚則謂朱子辨小序之功亦
不在禹下○論朱子之失惟在不應以木瓜風雨子衿三詩為
淫奔之什致啟曉曉之口其他則詩詞可按而覆也若馬端臨
輩左序右朱猶舉荊菅黍離叔于田揚之水椒聊數詩必賴序

後明則吾未知荊菅何闕后妃之美不過狀文王之化使室家
相樂耳黍離與麥秀同情不問知為過故宮而嘆叔段好勇不
問知刺鄭莊揚水有聞命之恐椒聊有繁衍之祥不問可知為
啟沃雖微序何傷至如陸子靜王伯安諸賢將淫奔諸詩改作
思賢以附離騷思美人簡兮思西方之例則離經叛古尤屬無
謂○叶韻一法朱子取之吳才老愚謂古人自有古韻本不用
叶世伐升降南北中外風土漸次遷移遂有古韻甚諸至今都
不相合者即如今用廣韻諸聲自謂入律然細推之喉舌唇齒
間四聲出入正多安知千萬載後不又將設法以叶之耶○十
五國風次序朱子云先儒及世諸先生皆言之恐未必有意
以故策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辨論非所敢所論良然

詩說活法

卷上

六

然首二兩終幽什則非無意○刪詩與正樂是一事又是兩事
正樂者正其倫理也刪詩者定其篇什也○刪詩存鄭衛錄土
風也為邦放鄭聲正雅樂也說者謂鄭聲淫詩未必盡淫然朱
子謂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一淫奔之詩
不迨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
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蕩然無復羞惡悔悟之萌則鄭
詩之淫開卷了然孔子存鄭詩所以昭鑒戒放鄭聲所以扶正
聲二者本並行不悖今必以孔子刪詩不廢鄭衛遂將桑中等
什歸為雅奏且援季札觀樂鄭衛皆在以証鄭詩為雅樂矣亦
甚矣○天下之理只有是非兩途此是則彼非此得則彼失未
有是非可容兩存得失可以互立者詩之有序諸儒喜其翼經

及織紅女紅而託詠采芣苢詩所以善於言也陸氏云此詩總
四十八字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十二薄言字十二陰語助才
餘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從容與夫招侶容與之意藹然可
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可以見和平兩條曲盡此詩之意。化
行本文王吉后妃在其中序專歸美后妃與桃夭同失。萱宜
芳華也。前不聞宜男其治產難亦取其性滑通水道耳非療
產良方也氏宜懷任之說最爲不通

漢廣

序失本易見乃穿鑿字句之失無傷大義若漢廣可言德廣則
江永何妨云德永有目者共知之不必深辨

汝墳

詩說活案

卷上

七

玩父母孔邇一言見文王惠鮮懷保之德不惟淪于國中且及
方國意此乃三分有二之時歟。篇末誦父母下章誦公子自
相聯絡

麟趾

麟不世之瑞周之世鳳鳴岐山麟不槩見而詩人稱之者以文
武周公數聖人生於一家太任太姒邑姜數聖母復歸於一門
以此基開八百非麟應不足以大其祥首章言淑女配君子中
言福履綏君子而子孫繩繩此則申言子孫之多而且仁厚公
子公姓公族無一不仁蓋雖以管蔡諸人各行其志亦是文王
之孝子無傷麟瑞序以爲闕雅之應信矣哉

召南一之二

鵲巢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夫人之德能如鳩之性拙無爲專靜純
一便是美處觀淑女只言窈窕並不言才美可見而序言后妃
求賢審官所以妄也此雖言諸侯夫人于歸之盛朱傳必推文
王脩身齊家之化及后妃之化乃見二南之詩皆言王化小序
僅言夫人之德亦失其本

采芣

女德莫大於孝敬古人祭祀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內外之官故
奉祭誠敬乃見其孝親蠶固屬后夫人之事然亦爲祭服而設
而使三宮世婦主其事獻繭則夫人副禱愛之不過繅三盆手
而已今詩言于沼于沚則親習其事矣夙有在公則繅無已時

詩說活案

卷上

八

矣朱子雖存兩說其實奉祭爲長序說正不可易

草蟲

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味詩云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非言
以禮自防也故不如朱傳大夫行役其妻感物思念之說爲長
乃朱子序說辨又云恐亦是夫人之詩則無証矣

采蘋

何以別其爲諸侯妻大夫妻就詩言公侯之宮公侯之事宗室
闈下有齋季女知之也何以見其能盡誠敬能循法度就詩言
于沼于沚風在宮及于以采于以盛于以湘于以奠知之也
○大夫不皆宗子然古之大夫雖有助祭于大宗之事而大宗
之子未有不爲大夫而可今族之爲大夫者助祭者也今莫曰

季女則必大夫為宗子者矣乃毛鄭復指此為教成之祭教成雖有祭與大夫之祭何闕舉此配諸侯夫人奉祭得毋輕且小平

甘棠

據韓詩外傳則召伯聽斷在文王既沒之後故曰先君文王孔疏固謂召公為西伯決訟在武王之世其實非也文王在位百年既使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則疏附後先之任自在召伯其宜化當在文王之世封召公為伯則武之時事此詩之作雖在武王勝殷之後若聽斷安知不在文王三分有二之日耶必主召公決訟為武王之世疎矣。因樹思其人因人思其澤於此可見人心易感而善教之得民深也循良傳當以召伯為鼻祖

行露

詩說活泰

卷上

九

此必持禮甚嚴之女召獄而不能奪者不惟懼獨行之見污擻列女傳申女以一禮不脩持義不往而作詩則夫家致訟有出而女之辨禮嚴於尺寸故曰致我獄曰室家不足不然全無婚約徒然強暴豈能致獄豈稱不足且南國既被文王之化尙有自地強好之案豈為化行豈為俗美首章乃托言露濡以絕人非有實事二三章則其實也。一禮不脩即不肯從人何等志潔此與衛共姜魯伯姬之志同其善沐后妃之化者歟。誰謂女無家家字與室家不足之家似不同室家不足言室家之禮不足也女無家言家財家室也周禮訟者必用鈞金束矢則訟非財不能速故曰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若說誰謂女無室家之禮則自反自說必無是理。召伯聽訟在平日此女必見

訟於召伯而得直者序以此詩為召伯聽訟良然

羔羊

節儉正直出小序朱傳用之然詩言退食自公見其敬勤委蛇委此見其舒泰若衣服有常只是服飾之宜並無節儉正直意惟鄭風羔羊如濡洵直且侯方是言其正直亦無節儉意故知四字乃序添設可刪。既是內忠勤外舒泰則在位賢良可知何必妄表節儉正直四字為見本領耶。兔置野人言其才可用羔羊大夫言其度可法合二詩觀之正見朝野清明君明臣良氣象

殷其雷

同一行役念夫之情情同辭有不同如草蟲有觀止之歡其情

詩說活泰

卷上

十

厚其辭樂汝墳有慰勞之言其情切其辭平君子于役有不知其期不日不月之傷其情怨其辭苦今殷雷之婦人情切而志婉雖無歡悅慰勞之言而與草蟲汝墳同其忠厚視于役之哀吟相去遠矣大抵盛世不免役使之苦然役戍有期還卒有勞故兒之象傳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衰世不然此揚水流蒲所以嘆也

標有梅

據朱子云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貶矣愚謂不然桃夭華灼仲春月也仲春于歸則及時矣此賦標梅乃言不及時不及時而猶曰迨其吉迨其今迨其請則貞信自守可知蓋梅實以三月落以四月非昏姻之時矣言此以喻南國之民

必有他故不克令女及時遣嫁者其家人惶惶擇吉不令愆期雖不及文王之國之及時而已不至失時越禮非被化之深不能有此若怪女子之情少貶則淺矣。帝王參贊之意莫大乎合男女之歡平男女之怨止男女之淫禁男女之亂如仲春令會男女凶喪必殺禮此合其歡也好貨好色與民同使民內外無怨此平其怨也男女不同席不同浴外言不入內言不出此止其淫也聽男女之訟於勝國之社附於刑者歸之於土此禁其亂也桃夭標梅賦其歡合矣采芣草蟲吟其怨平矣喬木死靡咏其淫止矣甘棠行露歌其亂禁矣不知者以為遂男女之私知之者以為調二五之化此二南為王化之原也。昏禮在上世疎濶至成周始嚴然據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更有奔者在

詩說活泰

卷上

十一

不禁之說則時當標梅猶必迨吉自屬遵禮之女但周禮不禁奔者恐或未然。戴岷隱云求我吉士庶士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不作女子自言亦通

小星

此詩不獨見夫人之賢并見棄妾之賢義命自安在賢士猶難况妾媵乎。詩以興兼比賦小星比妾見星往還則賦也。三五乃眾小星註言其稀極是鄭孔指三為心五為柳則心屬東方柳屬北方經宿非眾小星亦非在東義矣參昴西方二星宿乃經星也言小星乃日參昴者抱衾禰以退之時小星盡沒所見者參昴二宿若指參昴為小星便不通

江有汜

前篇美夫人惠下此美正嫡改過雖有善干能改不同而后感后妃不妬忌之化一也。小星一命字樂循理也江汜一海字善補過也。始而悔繼而處終而歌悔過遷善本一串事益知過必悔順理必樂

野有死麋

三章前後不倫其實一也乃史家先序後述體大指趨重章末二句蓋女懷春士禮誘亦人情中天理及女有無感無使之拒乃知中含羞愧外示禮容正與喬木錯薪同旨矣。有疑詩言懷春言感悅純似淫奔乃風之變不應列二南中者非也女子懷春乃天地網緼萬物同榮之理特誘之非禮不可耳今女雖懷春獨知誘為非禮則此女便屬閨中之淑便見王化之遠必

詩說活泰

卷上

十二

以女子有懷即指為奔勢必使人為土石絕類滅倫後可此腐儒所以怪孔子刪詩不當錄淫風也。朱子以詩為興則死麋白茅是虛景誘是實情或指為賦則白茅包死麋是實事禮誘乃假托私情按古者儷皮為禮死麋包以白茅非無禮也不用媒約而自通則無禮矣二說皆通故朱子有強暴者直以不脩之禮為侵陵之說

何彼穠矣

三章只重肅雖兩字車服之盛猶鵲巢之稱百兩形容其貴而不挾耳不重。平王確屬文王非稱號有別即係亥豕之訛斷不可指為東遷平王與文王之化無關

騶虞

讀此詩想見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朱子以彼茁者葭爲仁一發五豨爲義然章意重仁不重義以中必疊雙生物之多非義也但不可依孔鄭賦則五豨矢惟一發爲仁心之說以只重生物之盛不重仁物○朱傳本序說以騶虞爲獸復存歐陽氏引賈誼新書騶虞圖名虞獸官之說則二說皆通然嘆騶虞嘆其仁也若嘆虞官無謂甚矣故語類又云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差

邶一之三

變風首邶鄘衛在孔子刪詩必有其義今不可考矣據程子云周道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首變風據張子謂二南之後若非以衛分之則王風無異於正二說固然然二南

詩說活泰

卷上

十三

周詩也乎王東遷周失其舊當首王風卽曰王室陵夷不足以領列辟亦當首幽風今不首王與幽而首邶鄘衛非其義矣且以王風次二南其正其變須詩一覽卽見何必以衛相間必問以衛則是以兼并僭亂之候服駕王國之上其失尊卑之義尤甚程張二說皆非也至衛風作於衛一國之詩也而分列三國元不可曉或曰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或曰不然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詩有鄘音者係鄘有邶音者係邶夫採詩固以所得之地相別矣然地有與滅詩必作於未滅卽無未滅以前之人之事而土風俗尙其音必迥別於滅人之國如檜滅而所錄者檜君未滅之政治魏滅而所賦者魏地福急之風俗若邶與鄘所錄所賦一皆已滅之事一國之俗故

李扎觀樂歌唐魏鄭榘則別之歌邶鄘衛則合之今必此所得之地爲別則詩非未滅之詩以音爲別則音非而地之音音與地別亦不可據以故朱子雖有聲異之說而究以地既入衛事皆衛事各係故國實不可曉蓋世遠政熄別無考証與其穿鑿不若姑闕之爲愈也

栢舟

理可以研而窮事不可懸揣而定如春秋尹氏卒一爲男子一爲婦人必定其實須起孔子九京問之栢舟詩據序說爲仁人不過據孔蓋子爲匹夫不可易志韓詩又爲宣姜自誓朱子一斷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後儒力主序說因援孟子貉稽章註朱子亦指仁人論臣不遇君猶婦不遇夫但玩全詩悉屬婦人

詩說活泰

卷上

十四

聲吻早遜徘徊怨而不怒在女流當屬賢婦耶証仁人可也必確指爲丈夫詩請索詩人質之不得于夫則有思依兄弟以舒其忿懣者不過于君本無怨理卽欲懇將安往耶故知是詩當從婦人說似妥○石可轉我心不可轉席不卷我心不可卷與威儀本中選而不選然我之威儀棣棣揆之於理斷不可不選註言不可得而簡擇主賦言似隔一層○隱憂隱痛在心愴于群小隱憂之實也不能奮飛欲飛不能非婦人而何

綠衣

焉怨至栢舟矣曲矣處怨如綠衣正矣中矣后妃上聖莊姜卽大賢也○夫婦以情合實以義常則爲關雎爲鵲巢變則爲栢舟爲綠衣孔子取以繼二南豈無意乎○綠衣之賢正在遇

愛來無方時偏思古人求免無就忽過獲心之樂大凡學者遭變到不得已處若能自反思與古人商確便是上聖大賢否則何無學識女子不為長門買賦團扇寫怨即為侯夫人縊死繫詩男子不為叩角干名殺妻求將即為楚靈均行吟澤畔所以朱子云臣子之於君父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都又失之遠

燕燕

后妃之德在淑所以淑處則本窈窕今戴嬌之賢不惟淑而且溫且惠且慎溯其本則曰塞淵視窈窕雖有間以語婦德則至矣究之闕睢開國燕燕大歸何也國之氣運為之非德之咎也○銜文秉心塞淵遂致厥化之盛戴嬌其心塞淵竟報州吁之

詩說活泰

卷上

十五

仇誠貫金石乎格豚魚說哉○觀莊姜述戴嬌之德和莊姜之賢固本性生實由學問必與仲子平日觀摩而善共相師友故能忠信以事先君恩愛以孚滕妾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二語洞徹忠孝源頭蓋君父可以不仁慈臣子斷不可以不忠孝以故朱子稱其詞氣溫和義理精密秦漢以後無此等語

日月

全詩哀怨而始終望夫相報三百篇少此溫厚之作○報我不述言報我不容稱述俾也可忘言終不可忘註云不循理使我可忘稍淺

終風

首章望其顛而頤以謔浪非直頤也絕無夫婦之情理只中心

有悼而已二章望其來而終莫往莫來非肯來也是以我思不免悠悠三四章言其望絕惟有不寐終於懷思已耳序云遭州吁之暴侮慢不能正氣為亂道不通人子縱暴豈有母前諱浪笑叔者子既諱其母矣母猶望子之來來且以惠然望之此直禽獸所不行者以浼莊姜夫豈人語乃世有喪心侮聖之人於謔母之言則喜其人情於德音無良一語則詆其傷怒夫妻者齊也夫既不道含怨而已但不當怨恨既稱夫之音為德說他無良何害必不當一語指陳其過則臣諫君子諫父皆非禮矣以此說經豈非誣妄

擊鼓

兵凶器戰危事用兵而曰踴躍想見州吁當日黷武情狀末二

詩說活泰

卷上

十六

章叙家人怨別情事惶惶悲楚為子美前後出塞新昏無家別開山

凱風

述母氏勞苦所以觸母心之惻怛述我無令人所以動母心之哀傷終云莫慰母心正所以深慰母心有子如此尚頑然不感泣回心者非人也詩可以興其信然哉○凱風分明七子自作語語自責所以感得母心若就傍人稱譽七子言則美其子正激其母母嫁必矣序云美七子理固得之但不免激母之怒所以可商

雄雉

百爾君子勉夫之詞不敢直呼其夫而言凡百君子所以尊夫

也○悵求之言賢者難免一不悵取便何用不臧正婦人善言
德行處恭克已所以求仁忘私所以遠怨于路惟僅守縕袍不
耻一節夫子所以譏不足以臧若直能絕去悵求則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何尚有不臧處○此詩與汝墳章蟲股雷于役婦人
同一念訣而求如此婦善言德行者蓋李衛本亂國賢婦最難
詩繼二節其以此乎

絕有苦衷

序云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玩維鳴求牡一語似指衛宣
公妾言朱子辨未有此意未免大泥○前後皆比正意中間插
入又不說出實事深得風人之體○雉鳴求牡牡匹耦也言雉
鳴當求匹耦非耦相求是謂亂羣何必以牡牡貼獸以牝雞司

詩說活參

卷上

十七

晨可指禽言也

谷風

棄婦之離夫與忠臣之去國同一悽惋此詩當取離騷並讀發
人忠孝之思○通詩惘惘欸欸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相靈隕涕
山鬼含哀言情至此可謂終和且平怨而不怒矣詩可以怨信
哉○詩以德音不違一語提綱行道二章曲寫見棄情景就其
深矣以下陳平日治家之勤不我能情以下述顛覆為生之苦
我有旨膏以下遡禦窮詒肆之惡皆自叙德音而怪夫相違之
薄○母逝梁母發荀尙有不忍割絕之情及道我躬不閱違郵
我後則知其不可而別夫之意決矣自此以下遂脩言助夫之
苦以見夫之背恩忘義此婦不獨仁賢而智過人遠矣

式微

詩有舍辭莫訴光景蓋恨衛無救災郵隣意非怨其君也

旄邱

望人救患辭婉意曲必有與必有以反覆為衛出脫不救之故
未方道破哀如充耳言有序而意忠厚可謂曲而有直體

簡兮

簡兮三章語語嘲諷未思彼美詞旨風韻情緒綿邈開騷賦之
原衛多君子可見一斑○彼美二句較美人遲暮更覺吞吐閒遠

泉水

思歸寧情也不得歸遂不歸義也此女視葛覃之告師氏有別
然情隨境異一勤儉孝敬一秉禮度義錄此以例魯文姜歸齊

詩說活參

卷上

十八

賦敝荷載馳者矣晉人禽之別詩可以觀信夫○問諸姑問伯
姊可見審禮度義之詳不遐有言以爲我憂可見進禮退義之
決衛多賢女亂而不亡有以也夫

北門

此衛之忠蓋臣也簡兮之碩人輕世在事外北門之賢者竭力
在事中故不同○室人交謫雖不及雄雉婦人之賢然貧以無
資妻子則責脩室人不得王事之敦亦在其位者所當任推諉
亦不得此臣不是怨妻子怨君上蓋爲事窮勢迫而嘆然一歸
之於天此知命君子所以爲忠

北風

問兮身處事外故可以輕世北門身處局中只得順天若北風

詩人雖處事內而非任事之臣故不効呼友遠去去就不同同歸於義有國者使臣各行其志如此其亡河計日卜矣○讀此有天地閉賢人隱氣象

靜女

潘女言其靜言其姝又稱其態度閒遠可望不可逮即又有女史之彤管相貽又贈以始生之萸此女必是士大夫家讀書能文之女正與曹思王洛神賦所云含辭未吐氣若芳蘭相似作貞女固非遠以尋常村婦目之亦未是蓋國風好色而不淫如宋玉好東隣女子之色終身無私則深於好色者也城隅之俟不遇仰慕之神彤管之貽不過雜珮之贈作神女高堂賦讀可也槩斥為潘奔不可也

詩說活泰

卷上

十一

新臺

世之黷倫者不鮮然猶揜飾不欲播聞於人從來有作臺自宜其穢如衛宣者其以燕婉形邊際威施乃詩人風趣謝疊山云宜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既無人道亦非人形良然

二子乘舟

詩有繁促之聲與麗玉引筇篠馬狂夫投河而死情辭一般○二子爭死其事固非中行然亦是賢者之遇與伯奇申生同朱子乃怪二子未盡事親之道以舜事瞽瞍律之固當然與著宜公之惡並斥則甚矣

廊一之四

栢舟

其妻以死自誓則與曹令女割鼻蒙頭同其志堅矣世間守節不完者多緣長死故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見及此方可言守節○儀註訓匹不如呂氏訓法甚切特者傑特黃氏稱夫之辭良丸

牆有茨

有夷姜之烝自有宣姜之納宣姜既納自有子頑之烝夷姜之繼此天道也但道姜既為子頑所烝復生文公及許穆夫人之賢則天道亦不可曉○夫婦在上世本同聚非聖人以牆茨諸詩宜之為經昭示後世則有以中冓之言為不足醜者詩次栢舟必非無意

君子借老

詩說活泰

卷上

二十

采唐

只首章以不淑兩字點逗二三章全然嘆羨亦莊亦謔風人之體詩與鄭風蔓草采蘭陳風月出澤蒲相類即子復讀曲歌昔昔艷玉樹後庭花潘詞艷曲也序指刺潘固非朱子改為此入自言亦未是據詩期我要我送我固屬自言然泛言孟姜孟弋孟庸則非確指一人一事乃詩人代述相愛相約情事故許氏謙以東門之墀等詩皆主詩人代寫得其旨矣○以公族相化於潘故桑間濮上實有其地其俗寫其情實有其音腐儒必以詩為刺奔桑間濮上另有其地其音乃師滑所聞於紂都者豈知沫土固有桑間桑間即桑中本屬紂都其風土之潘聲音之靡在紂當日相化已然而采唐一詩則作之後日故有孟姜孟弋

孟庸等族姓葢紂使師延所作靡靡之音久不傳采唐詩必是寫其聲所作者孔子錄此於中葦之後鴉奔之前見亡國必然之道若道紂亡其國另有桑間濮上靡靡之音采唐只是刺奔無與於亡國則此詩既屬雅奏桑濮靡靡之音亦何妨指為雅音刺紂之淫耶

鴉之奔

此與中葦借老為類若主采唐為刺則此當為美矣

定之方中

讀此恍見中興定國景象。立國之要首營建繼樹音而樹音莫大於農桑故必上窺天時下窺地脉中盡人物然後規畫始善然非本一心之淵塞必無以立民物之命收拾人心轉禍為福

詩說活彙

卷上

二一

為此詩者其知建國之道者乎。兩曰靈所謂好雨知時節也夙駕曰星所謂戴月披星也勞農勤相固是君職然非秉心塞淵則勤始必怠終而塞淵之效又以馬為駘者君心大與民物相感應四靈為畜乃體信達順所致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駘

信是實理命是正命懷婚姻之人信誓且且何常無信但非所信而信故曰大無信以死相從何嘗惜命但命非正命故曰不知命。此與下篇分明是刺若以鋪陳其事不加一詞為刺則彼人所述極口津津在傍人方且斃慕不遑乃忽立一人於前証其以美為刺無是理矣且以采唐一詩係定中之前此篇係

定中之後則一淫一貞勸戒昭然又何待反淫詞為刺淫方見聖人以詩立教之義若必以淫詞皆屬刺淫之詩皆為雅奏則此詩所云大無信不知命等語反屬腐語二南三頌反屬繁辭雜奏矣詩本言情諸儒必主言理則曷不取三百篇再刪之為愈乎

相鼠

人無儀無止無禮便當死不已甚乎生理本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儀禮者生人大閑踰閑蕩檢便有死道不然何以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耶。無止訓不知止亦得儀為外止屬內禮兼內外若訓容止不免與無儀犯複

于旌

詩記活彙

卷上

二二

以大夫好賢則君之尊賢使能可知以大夫招賢望賢者樂告以善則大夫之閒誠布公亦可知何以畀何以予何以告固與賢者能答亦曲寫大夫能容。簡兮賢者有彼美之思北風智士有携手之願今于旌大夫獨愛姝子不惜素絲良馬何也一則鶴有乘軒故國使人使鶴一則授方任能故浚邲有建也

載馳

以女子有控大邦之志則此女乃木蘭輩也既知大義篤仁孝又能秉禮不踰越視泉水之女更過之但彼處常此處變遇有不同不必軒輊。禮有常變父母終不得歸寧者常禮也若許穆夫人欲唁衛侯且有控大邦之志乃禮之變變則可以行權卒以身為婦人艱於控訴寧遵禮不往此則仁義兩盡非女中

大賢而何。曰善懷即控大邦之懷不儘思歸情事也。目許人為任者怪許人不達已志僅以禮繩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言。我其控大邦之志但未知所因所極。今諸大夫既以我為尤則大夫必別有救衛之謀但終不如我苟至衛必能為衛圖十全也。宜姜耦衛宜乃宣公之惡若公子頑之烝則宜姜當以死相拒罪在宜姜不得以子頑強之為詞若所生之子女皆賢又係氣化參差拘於氣類則賤何以生舜鯀何以生禹即以衛宜論既生文公壽子未桓與許穆夫人何以又生朔與頑朱子謂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誠然

淇與 衛一之五

詩說活黍 卷上 二二

詩人形容衛武美德之盛由切磋琢磨之功造金錫圭璧之地以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非由勉幾安德幾大賢者不能在武公謚曰睿聖固虛美在詩人能言及此亦可謂善言德行矣。衛雖小文公以秉心塞淵之德中興其國武公復以瑟僖赫喧之德繼之宜乎後衰說者乃追原康叔之德所致竊恐未然康叔雖宅心知訓未聞生有令德衛本土中萃五方之秀鍾為賢聖如簡兮考槃之碩人比門雨雪之賢者比比皆是即春秋之季如史魚蘧瑗封人荷蕢諸賢亦與魯君子爭勝宜乎傳國久遠踰八百年始絕然則國之興亡固係祖澤亦由仁賢觀四始自大雅三頌外能言道德之蘊者惟衛風數篇可悟。學問既主克治之力便當重言內美詩獨傳服飾之盛者以容貌乃德

之符也雖武公之德未必盡符所詠然國語言其九十猶儀於國則不自滿屈可知

考槃

此邈世無悶之君子與衛泌樂饑同序主刺莊或緣無道而隱未可知但無確証若鄭氏不忘君惡不過君朝不告君善一說則害義且不通方言寤寐與宿忽自誓與君決絕不惟與君為寇且與本文獨居自樂意相刺盲疏賸註可發一瘡

碩人

三百篇惟此詩與猗嗟篇以美為刺正旨俱在言外為毛鄭借口然典麗委婉語語令人可思且有綠衣燕燕等篇前後相証左氏又有美而無子一語美惜與刺曉然易辨與自述其淫反

詩說活黍 卷上 二四

稱刺淫大故不同。以四德俱全之婦兼大國淑媛獨為衛莊所棄可見人心好惡不同正不勝邪其明驗也。詩兼騷賦可作杜麗人行讀

氓

上世男女無別類二帝三王制禮以別之自二南之化表而夫婦之道復等禽獸蓋上以是導下以是應奔誘成風恬不為怪氓出之婦雖不循禮猶知無媒而與約猶知卜筮以牽車猶知女不可耽自恨前誓之反覆可見羞惡之心雖世當衰壞亦有不容盡泯者。通詩惟于嗟女兮四語似旁人述其事之辭然婦雖始合不正其文詞實有工文之士難於措語者當而蔡琰

悲憤述懷並讀可以長人學問發人愧耻。谷風終感怨矣非
悔也此則悔矣哀哉

竹干

全詩雖若歸思而情詞和易不見悲憤序云不見答得非妄捏

荊蘭

世固有童稚具夙惠且老成之望者便不當以意
不我知不我甲則真有童心矣但不能確指所刺
為誰闕疑自當

河廣

宋桓夫人思宋情也亦義也其不往雖是而宋襄
益父在子不可奉母以逆父父亡則母固于之母也子思不喪
出母伯魚喪之子思守禮之常伯魚達禮之變子思知禮孔子

詩記活參

卷上

二五

獨非禮法之宗乎廟絕之說雖出於禮而先王之
於一世不可行於萬世者此類是也河廣一詩在
宋襄為不孝參之

伯兮

首章誇夫才能乃望夫樹勳匡國與汝墳雄雉之婦勉以正勸
以義同繼述其志之貞三四述其思之苦皆發乎情止乎理義
衛風雖清貞女亦復不少可見善惡不囿於方隅不闕乎氣類

有狐

此非淫詩序云刺時者得之其引凶荒殺禮多昏亦非誤朱傳
泥矣

木瓜

此詩序說亦
即作投贈之詞亦可必主淫詩朱子拘矣。
投桃報李贈
之常惟報以瓊瑤瓊瑤玖則報禮過厚而猶
口匪報此見
人厚道朱子云惟歉然常若無物以報則報者
之情施者之
兩無窮言哉

王之一六

宗周之滅襄
也平王之祗實申后也褒如固亡國之孽申后

乃狄君之賊
離揚水傷幽王實痛平王孔子作春秋托始於

周平四十九
詩序黍離於王風之首王風又次於邯鄲衛之

後可以思矣
王列於風乃風詩之有正變非有人從而升降

之也風雅頌
製既異所用之地不同作詩之人又不同王迹

熄而詩亡乃
詩亡非風詩亦亡風詩不列朝廟奏之民間脩

詩說活參

卷上

二六

土風耳二南
秦之邦國秦之房中以其正也范甯穀梁序云

孔子就太師
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王風齊王德於

邦君明其不
復雅非也孔子匹大豈有升降王國之權且孔

子作春秋義
與大於尊王今刪詩反起而降王有是悖逆之孔

子耶不能復
以王迹熄故非孔子降離黍齊王德之故事關

大義不容無辨

黍離

黍離傷宗周不復也以聖祖神宗開拓之鴻基一旦廢為禾黍
凡構有心能無慘目其覆宗周者謂王遷東周者實平王平王
倘能申復仇報怨之師號令天下斬申侯滅大戎光復宗周則
鎬京何難再造乃黨母賊父忍棄累朝盛業大逆通天有心髮

指篇中曰知我日不知我日乃呼蒼天而嘆致此何人蓋追傷周幽實痛周平也孔穎達云云王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又宗周夷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謬甚

君子干役

婦人念夫行役無度久而不還故見鷄之栖牛羊之下空房寂守窗目增愁序云僚友思其危難則篇中絕未見危難意所謂苟無饑渴與僚友何關且思日夕牛羊之下豈僚友語耶大謬。易至哉言不知其期則至家必無日不知果何日能至哉不可作今至何處說知之何勿思見有期則思可免今物且冥思人歸無期雖欲不思不可得也不可作奈何不思說苟無饑渴見來會無日若苟免饑渴則會尚有期有期有庶往共饒渴意不可

詩說活法 卷上 二七
作求免饑渴言

君子陽陽

此即簡兮詩人意朱子改為前篇婦人所作以前篇連讀似有此意然不如序說相招祿仕為牢靠故朱子初解原遵序說註亦兩存之但簡兮自譽自嘲末思西方微露正旨此只自樂序云閑周未見此意

揚之水

申后挾犬戎弑君賊夫乃千古大逆不道之婦平既為幽繼體便當奉天討逆取申侯戮之以謝文於地下申后則當與廟絕乃不能討逆反勞民遠戍助逆黨好情同身弑孔子作春秋託始周平正寓微旨揚水一詩正著黨母之奸朱子云平王知有

母不知有父知立已為有德不知弑父為可怨忘親逆理得罪於天數語足褫周平之魄序說僅斥不撫其民程子僅責獨私母家俱偏

中各有推

初曠在乾生意尚有存者故嘆其艱繼曠在脩則長茂者盡故嘆不淑終曠在溼則潤澤者死故嘆何及濕非草生於濕乃草之未乾者註尚未確。饑饉捐棄其禍在天所以致饑饉者不盡由天婦人不知只有傷命而已不敢怨夫惟付一泣此忠厚之道亦先澤之未泯也。獻深於嘆泣甚於獻一節深一節然終無怨夫之意可以怨矣

兔爰

詩說活法 卷上 二八

兔爰與養楚同有生人所甚樂而乃不願即秦人生男勿惟喜生女忽悲酸意。詩同閔周然幽平之世王室陵夷諸侯皆叛士大夫遭時多難以忠懼禍故有尚寐無訛等語序指桓王伐鄭王師傷敗立說則鄭不朝王其罪在鄭桓雖輕於用師然以射王之世神人共憤縱遭傷敗人必有原其失者何至不樂生其世哉安甚

葛藟

詩與采芣同旨但彼係於媼姪而不見親此是去宗黨而不相顧微不同至序云平王率九族之親則詩言民失葛藟之庇相刺矣

采芣

此朋友相念之詞序云懼謔妄矣註云潘奔亦未確

大車

蓬衣能令潘奔者畏此栝衣冠之子產也末賦同穴則免而無
難孔子之言信矣序反譏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支甚

邱中有麻

詩與采葛俱不能定其為思潘思賢序傳難憑關疑可也

鄭一之七

縮衣

詩重縮衣見其有是德宜服是服遠館投餐皆從縮衣生出又
見禮有限情無窮故記曰好賢如縮衣

將仲子

詩記活泰

卷上

二九

據詩明陳踰墻折桑之迹明述父兄人言之畏其為潘女欲奔
不敢情事顯然序因仲子二字捏為祭仲父兄人言捏指莊公
之母與國人試問莊公既立安得父兄隱而相見何曾畏母段
為不義即與師克之何憚國人而祭仲之諫安敢踰墻折桑為
排闥之事此等穿鑿俱同說夢而世猶以子展曾賦此詩見許
叔回為說則且問蔓草蒙裳同車籜兮亦曾見善於三卿亦將
以蔓草諸什為愛弟之証耶

叔于田

段不義得眾者國人無識易結以利如陳氏厚施同乃鄭莊奸
惡早爛其謀縱有諸臣之諫反若罔聞及夫人將啟而叔段已
潛入鄭莊之手此莊之不仁也然序云刺莊則段本不義不得

獨歸獄於莊矣

大叔于田

鄭莊忍於殺弟固有罪然叔之恃才驕縱無非亂階國人誇美
叔善射御乃國人黨惡之過序復云刺莊失者秋討逆之吉

清人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乃惡其臣而使之將將其兵而使之散是
以國典為玩弄之具矣以此為君狝猴不若○着逍遙字便見
棄師景象

羔裘

一章美志節二章美骨幹三章美品範。舍命不渝只是致身
之意易大過象曰致命遂志謂舍置其命得遂初志也註舍訓

詩說活泰

卷上

三十

處則命字就理言雖生死在內而詞意稍曲矣

遵大路

笱賢固有托為男女相悅之詞者然必有故而去悔而攀轅則
無我惡無我諷句方說得情至若傍人代為拍賢無此情亦無
此景一着此語反形醜惡故朱子初遵序說繼改男女相悅然
序亦不可訛也

女曰鷄鳴

此必賢豪之妾觀其言射言琴瑟言交友投贈則此婦同賢夫
之賢亦可想見。詩幾與關雎同德鷄鳴視在勤勉也弋見與
雁脩職也飲酒偕老和諧也琴瑟靜好貞一也雜佩贈報取友
成德也婦賢如此視冀缺之妻相敬如賓更加一等矣

有女同車

女可同車乎同車必同行必敗德今美其色又頌其德不
過慕悅私情通詩雖無淫奔之詞而好色之情不免然遠目為
淫奔又不可故朱子變亦謂奔未即指為淫也惟指刺忽則太
謬據左氏齊欲以文姜與忽文姜洵美或然若頌為德音不忘
則以宣淫之文姜為有德彼窈窕之淑女不反為敗德乎喪心
誣聖不可不察

山有扶蘇

昭公當有國者也其失國也由祭仲專政之故然其專也乃權
勢使然非昭公棄賢用佞所致觀厲公忠祭仲之專欲殺之矣
卒以假雍糾反為祭仲所逐則鋤奸良非易易序乃以扶蘇一

詩說活法

卷上

三一

詩所美非美刺昭用人失宜刺矣且詩固有比興矣然必以子
都子充喻賢狂且狡童喻奸放誕無稽成何體要郭書說說妄
加羅織不必

蓍兮

詩有勢將危而呼將伯之助意序指刺忽固諺即朱子指為淫
女亦疎伯叔原不專屬婦之呼男倡和亦不專屬夫之諧婦詳之

狡童

鄭忽之世君弱臣強固由強臣擅政即以鄭突之暴始出奔繼
入櫟亦向嘗不君弱臣強政由祭仲序專刺忽忽可刺矣獨不
可刺耶朱子辨小序不當以狡童目君固是然據箕子麥秀歌
亦以狡童目紂矣名義雖失卻可以托辭原之惟前以狡童為

忽所美後專指忽一詞而前後異指為不測耳。此詩與褻裳
情詞微異褻裳則言悅已者眾此詩實無二心本言狡童既與
我私便當與言今既不與我言是使我不能餐一氣中說註
作不與言自有與言之人不至使我忘餐解雖與戲狡童意合
而與褻裳犯複矣

褻裳

雖是淫女戲其所私然豈無他人出自女口則廉耻之喪盡矣
若如序說思大國之正已則忽本孤弱望援意必甚切反以豈
無他人觸突大國雖狂夫愚婦決不出此妄語左氏所云義耶
斷章豈容証忽

手

詩說活法

卷上

三一

六禮不備貞女不字行露之女雖訟不從若婚姻禮廢則苟合
者多而男先女不行者有矣朱子以男既親迎于巷于堂而女
不行則罪在父兄女復何悔故改從今說然序說正自有理不
可沒也

東門之墀

此男女相思未遂之詞即清商引悞懷歌之類首章恨人違次
章恨不來皆述淫者自言其未遂之情耳非刺也序以為刺疎
矣相奔必不待禮此則思之未遂故猶未奔序譏相奔不識何
據他詩朱子皆主淫者自述此獨遵序主刺不可曉

風雨

思賢思淫二說俱通序說可採朱子獨主淫奔所以故後人爭

辨但序云思君子不致其度篇中實未見此意毛鄭以鷄鳴守時爲君子居亂世不改節度似鑿

子衿

此朋友相念之詩序刺學校朱傳潘奔俱未確切以通詩未見學校與廢之意學徒未必皆青衿青衿學校廢條之所未必在城門之闕且佻達只是謔達大度未便是儂薄輕挑缺疑可也

馮之水

此朋友相念謔或間之因而自解之辭序云閔無臣據詩終鮮兄弟惟我二人則有一二同心忠良矣無信人言人實不信則明諺不足信非無忠臣良士矣若謂忽鮮兄弟則突與子儀子疊非兄弟乎鄭康成以作此詩爲同姓之臣則二人難通終鮮

詩說活參

卷上

三三

兄弟尤難通范處義指爲鄭國之賢則兄弟不通惟我與女尤不通矣

出其東門

白晝不可以言鬼見鹿不可以言馬曰出其東門則非述亂可知曰有女如雲則非兵革不息男女離散可知曰縞衣綦巾聊樂我貞則非思保室家且與公子五爭絕不相闕可知序因此爲鄭詩遂牽鄭事以太平景况目爲亂離此白晝談兒指鹿爲馬矣乖甚

野有蔓草

詩固有兩意可通者如采芣風雨思德思色彼此可以影喻即簡兮之詠西方離騷之吟遲暮皆借意託情曉然可想若此詠

有美而曰清揚曰遊游曰適願曰借賦斷非思賢可容借口蓋

淫心艷志與采芣月出同汚必取左氏子太叔子嵩斷章取義

之賦定蔓草爲貞詞則三百篇皆樂不淫哀不傷孔子何以獨

美閔睢十五國皆可取以訓子孔子何以獨舉二南必取韓嬰

詩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中道相見之禮定避逅爲定交則所交

既媿又當零露必狡童狎客後可必曰三百篇無淫詩即有之

亦刺其淫斷無淫者肯自述其淫則紫玉之歌求凰之操誰代

作之必以淫者自述便是誨淫則春秋弑君三十六孔子書之

不反禍遺弑書文姜孫齊不反忌勸淫耶揆毛韓及左序者之

意不過以男女苟合事既穢義亦淺故推之使高且深不

思聖人亦人耳必謂聖人絕口道俗情所存遺經字皆墳典

則六經可妄爲一四子書取百言可矣

詩說活參

卷上

三四

漆洧

序主刺亂朱傳以爲淫者自述而者交有得失亂者淫亂今云兵革不息則鄭俗不遭兵革正不免淫亂若主自序其淫必爲男女私相要結之言若槩述其淫戲之樂則文人亦多代罵者如晉人定情詩唐人竹枝辭採蓮曲皆是觀詩述相呼相賤之樂乃鄭俗波靡使然不足深怪然據此遂云詩本不淫放鄭聲者主聲不主詩則又不然士女相謔尚不謂淫更以何者爲淫若以爲刺淫則淫必出所刺之外而後可固知自叙其淫與刺亂之說得失相半也

齊一之一

鷄鳴

齊必有賢婦如周宣姜后脫簪永巷者然逸其姓氏不可考序云思賢妃以其無可考耳又云哀公荒淫故陳古賢女則關雎亦思古之作而文王為哀公矣朱傳泛指古之賢妃極是。國有賢妃其國必強齊表東海以此

還

秦以車隣馴鐵而強齊以還僂廬令而霸占王化者謂齊俗急功利視周樂者謂齊表東海蓋上之好尚即下之風俗太公以陰符之學佐武復以錢法利民故齊之好獵非天性乃政化不然齊魯接壤曷以強弱絕不相同

著

詩說活參

卷上

三五

禮謹大昏親迎乃陽先陰後天地之大義後人反以壻謀婦行為過乎禮昧矣惟御輪三周此說近戲好古者尚宜酌合序云刺時固當但三章俱誇壻盛飾刺意當於言外領之

東方之日

淫者述其相就之歡情詞也刺衰固非毛鄭以日月喻君臣尤鑿

東方未明

早朝宴罷朝會之節若東方未明非辨色之時則太早矣號令本出公所今衣裳顛倒已有啣號令而至者非其時矣詩刺其君狂惑非驚其早實怪其悖也。折柳樊圃本不足驚狂夫獨驚以與辰宿之限人所易曉今獨不曉註云樊圃雖不足特猶不敢越以此辰宿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不能知則泥樊訓籬

乃圃之限其實只言折柳於圃事屬尋常不足驚怪于詞義較順。前二章嘆太早則暮不待言故未兼朝莫言之

南山

詩據春秋傳相証甚明故序得無誤但云大夫作詩而去之則詩無此意

甫田

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恒情皆然詩人作戒亦猶鷄鳴九臯之類序主刺衰未見確據或疑詩作於當日必有其人其事愚謂凡詩必確有所指但世遠便從闕如春秋一書疑義過半必求其人其事朱子云須起孔子家奴問之

盧令

詩說活參

卷上

三六

詩陳好獵實有艷羨之情與鄭人愛叔段同序云刺衰失與上同

敝笱

詩本明白兼與春秋証合而序指莊為桓豈不考歸齊不在桓世耶

載驅

詩述文姜從魯道來會齊襄序獨云刺襄盛車服疾驅於道與文姜淫不惟文義相左試問大道豈行淫之所耶荒矣

猗嗟

此與碩人詩同刺情意俱在意外乃別體也據序則無詩不是此體

魏一之九

葛屨

儉美德也儉不中禮故直刺之魏世家廢序亦無從捏指何公

汾沮洳

二詩分明刺時視其云無度云殊異可見然寓意深遠非訕上也

閔有桃

憂世之賢思深識遠國人汝汝宜反目為驕為罔極。我歌且謔長歌當哭也聊以行國出遊為憂也行國字妙想見行邁靡靡憂心如醉景况

陟岵

詩情婉曲念子之情從孝子心中想出又從登山想見文心九曲讀竟覺孝水欲枯悲雲即起

詩說活泰

卷上

三七

十畝之間

與衡門考槃同旨但彼則既隱此方招隱。桑田乃民宅也五畝十畝泛言之耳序與疏必主國削一夫不能百畝言鑿否

伐檀

河干厲志與大畜不耕獲不畚菑義同君子所見者義所樂者天以不素餐明志有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學問下視營營輩直判霄壤序云刺貪義何狹也孟子答公孫問其義又別

碩鼠

虐政猛於虎碩鼠即虎也鼠食黍虎食人等耳。十畝賦正士空庭矣碩鼠賦野人追跡矣魏以是亡宜哉

唐一之十

蟋蟀

蟋蟀憂深思遠乃聖賢之要非有失也與魏俗儉嗇褊急不同。思君又思外非越思妄想乃身處跬步之間慮出于千里之外也

山有樞

山樞亦是名言人不能達視事變不免空為形累然不有前篇之憂不能體此篇之樂以達人即厥業人也朱子云答前篇之意良然

揚之水

詩文明白但啟沃在莊十六年昭公之弒在惠三十年此詩之作不知年歲大約當在昭公未弒之日乎嚴粲云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此詩不作可也其言不可告人者

詩說活泰

卷上

三八

乃所以告昭公非也鄭人愛叔段誇其多材則桓叔結晉晉人亦愛之深矣安兒不肯從沃若更六世而後滅晉則機會有遲速故非晉人難服之故如陳完斂濟亦更數世何嘗隨手即滅嚴說不免臆揣

叔聊

繆綢

此隱語也指沃亦甚明白序云刺昭得之註疑未必為沃大拘既足國亂民貧男女不得遂其婚姻之禮則失時乃失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要之期非僅失水泮之期也毛以為不得初春冬末開春之時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而毛與王肅以三心為參鄭則指心朱子獨據鄭說俱況序主刺晉亂得之朱子辨

之亦泥

林杜

位若爾傷無兄弟同序云君不能親宗族將為沃井與葛藟刺
平同弊

羔裘

若居究究朱子以為未詳主闕疑也乃談經大本領若據爾雅
惡也之訓則居究並非惡義且爾雅不過後儒集合經書之言
指為周公所作大誤。羔裘既指大夫之服則居究乃晉士人
嚴憚好德意居居即今人與居究即其相研究正與維子之
故維子之好相叶美之非刺之也何必專主刺時強居究作惡解

鴛羽

詩說活春

卷上

三九

與勝昭北山有同皆孝子之音為國者令孝子呼天則賊矣

無衣

詩人美刺猶春秋褒貶乃孔子作經垂訓大要於此有失六經
不作可也晉武負弒逆大惡其請命一着稍知奉王命差勝鄭
莊之射王耳然其罪人人得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者無衣一詩雖周釐受賄亦不得逃罪然晉武之惡乃臣子不
共戴天者即能請命而倨慢亦已甚矣序乃指以為美是誦殺
人之盜為神聖文武喪心悖理更甚於身弒其君朱子斥之大
有功於名教而世人嘵嘵猶然左序是為惡崇奸欲以誦詆亂
褒貶也嗚呼痛哉

有猷之杜

詩為好賢無力致之之情婉而曲矣必晉之賢臣身處下位不
能行其好德之權直抒懷抱耳序刺武公則武乃強大之主若
云不求賢以自輔又正與詩詞相反可謂不通

葛生

貞婦詩也與汝墳草蟲殷雷雉之婦同德異於鄭衛淫風遠矣

采芩

詩刺聽讒竇人止諛之法情辭曲折忠愛可想

秦一之十一

車隣

秦仲以大夫始有國故國人劍見車馬寺人誇為異數非僭擬
也序云美秦信然。秦伯益之後五臣迭王天寶命之刪書錄

詩說活春

卷上

四十

秦誓刪書美秦風有以也夫

駟鐵

齊好獵風在下秦則其君率之觀詩云從公于狩公曰左之可見

小戎

西戎既上弒幽王殺襄仲則襄公能承王命上報君父之憤其
功烈高耿龔鄧禹郭子儀李光弼遠矣。后稷樹藝食報千年
中賴伯益子孫稍延可見五臣之後互相乘除絕續皆有天命
在。小戎以婦人思夫則正激夫從義則忠頌良人德音秩秩
則厚陳車制兵械之嚴且盛則勇屆詞典核古真絕類考工在
丈夫中亦文武忠義之士女流易以得此班昭蔡琰才堪續史
對此亦應頹汗

兼段

情懷綿邈與白駒維繫杖飲食同就詩論詩則詩當為懷賢之作若依序刺襄不用周禮說恐夢中夢尋躡無踪矣○罵伊人身分蕭然高寄塵埃之外如漢代逢萌徐穉之屬詩與人俱覺超絕

終前

序言勸戒襄公能取周地受顯服玩詩祝君壽考勸似有之並無戒意且攻西戎取周豐岐之地在襄卒之世文立之年朱子只云秦人美其君自活

黃鳥

象人以羣孔子猶惡以人相殉其傷天地之和得罪於天不假

詩說活泰

卷上

四一

言矣詩人不過哀三良朱子則原其失由王綱不振列侯擅殺究其弊於始皇之葬後宮從死工匠生閉可謂窮原極委萬世藥石

晨風

詩與草蟲同然彼有既見之歡此怨忘我則傷哀矣

無衣

據王於輿師一言則詩本敵王所愾與小戎同但彼為婦人之思天此則丈夫從軍微不同○序王刺用兵則王命與師何可刺也鄭指康公又與木文去以千里但朱子指秦民平始相謂亦未必然此詩必作於王命與師之日若平昔倍雖強悍未必時時陪戈矛賦同仇也○朱子於他國論土風不論形勢獨於

秦詩論其可以仁義可以富強示後之君天下者建都定鼎之計益關中重關百二王氣所鍾且其氣剛勁民性質樸故用仁施猛俱可以制勝海內杜詩云秦中自古帝王都朱子所論益有本云

渭陽

渭陽見懷舊之情悠悠我思序以為送舅而念母之不見然雲樹之思友朋係之况甥舅耶故註存或說

權輿

禮賢固不僅在飲食然孔子有際可公養之仕孟子有禮貌義則去之之說則禮意寢衰供億寢薄工君子自當引退朱子引楚元王事所以示人全身遠害之學至矣序指康公初無確証

詩說活泰

卷上

四二

陳一之十二

宛邱

人君偶好游宴未便亡國然遊蕩必亡反酣歌恆舞必思潘陳神明之後乃大姬以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化其民遂成風俗開國如此後嗣可知此齊以鸚鳴之賢妃而霸陳以宛邱之潘女而亡也

東門之扮

詩與靜女采芣同者以其相貽贈也與東門之擘異者以其一娑安一不我即也大約潘奔闕子政教出乎風俗陳以大夫之女娑安國都擇穀且相舞於市又不績麻與衆共逐相視笑言各相貽贈則風俗與漆洧沫渚同無怪潘陳之俗吹蘆踏歌自

相配偶也

衛門

衛門自樂乃安貧姜飭不慕乃循分此知命之君子下聖人一等序云誘信公無傷但義狹無証究不如自樂無求之說於文義為切。計王隱者自言固當但就詩人美隱者說尤覺意味深長

東門之池

男女會聚於東門之地與宛邱同其遊蕩乃土風也序云刺時良是衍其說者遂云疾其君昏淫思賢女以配君子則求通得空矣

東門之楊

詩說活套

卷上

四三

東門城東之門也非親迎之所親迎必女至婦家親奠雁御輪而先歸若此詩所言東門則男女與會之所也所言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則負約不至但見明星煌煌也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試問親迎豈可同城門之地既親迎於女家奠雁以歸矣女豈有不至之理此深求得淺而不知其遠於情悖於理也

墓門

此刺人有大惡拒諫不納之詩序云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不義惡加萬民按陳佗陳桓公弟襲殺太子自立乃一時篡賊未聞其有積惡也其為不義乃其天性非關失教也據詩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言其人無良惡已著聞矣又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則言終莫知改惡非一日之積矣又云訊予不顧顛倒恩

予則言作為此詩正望其人能改及終不改猶嘆其顛倒猶望

其思予矣若陳佗襲殺太子其事已成望改何益雖歌以訊又

何益且明年佗為蔡人所殺事已伏矣又何慮慮其不義惡加

萬民蘇子由不得其說乃追咎桓公不智以及於亂尤覺無謂

防有鵲巢

序云宣公信諛之詩朱子改為男女有私憂或問之之詞按宣公信讒其証安在若泛指憂賢尙可通用讀者參之

月出

分明情詞無可喻也捏以為刺刺安托乎。月出喻使人工於

寫照

株林

詩說活套

卷上

四四

陳靈淫於夏氏而弑於徵舒齊莊淫於崔氏而弑於崔杼以身殉色人情大抵然乎

澤陂

以蒲荷蘭荷喻美人工於賦矣憂傷至於涕泗情孔迥矣高堂神女洛浦神人鼻祖於此

檜一之十三

朱子詳鄭封域云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及序檜封域又云周襄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一以為國遷於武公一以為滅於桓公前後不免異說按國語鄭桓公從史伯寄幣與賂之計則桓公在位之日方謀檜耳滅之者武公也朱子之說互異者乃以父槩子之失非考証踈脫也讀者

原之

羔裘

羔裘首道遙翔字便見遊字意着如膏有曜字便見好潔意不詳何君不可考也若云以道去君則憂傷怛未見其有去位意此朱子用序不錄其全見善斟酌處

素冠

同一衣服羔裘狐裘非不美人反傷悼其道遙素冠素韠非不惡人反幸慕其得見可見天命民彛衰亂不滅安危利首自貽伊戚也。官禮不行於周以三年重服人且希見無怪宰我欲短隰有萋楚

詩與兔爰同一不願生存彼欲無聰無覺此樂無知無室有國

詩說活案

卷上

四

者令民如此亡可翹足待矣序云疾君淫恣不免荒唐

匪風

此詩必作於東遷之後平宜之初此時王綱不振霸業未彰民所望者惟西周文武成康是仰若指幽王以前恐與西歸字碍。此與簡兮詩思西方彼美同旨乃亂極思治非望檜有爲也

曹一之十四

蟋蟀

篇中未見任小人意序指昭公荒矣即註朝時人玩細娛忘遠慮亦疎以蟋蟀朝生暮死喻得失存亡之機甚迫不僅戒昏聩玩。以衣裳楚楚言亦喻好潔衣服意序云好奢或然。蟋蟀黃黑色而曰麻衣如雪則白也義在揭闕然其義未詳

候人

文本明自故序無訛但鑿指共公恐難爲據。衛亡於鶴有乘軒曹亡於赤芾三百室人交謫季女斯饑欲國不亡不可得也

鳴鳩

儀一便知心結由外以覘內也威儀本屬外見之末然威儀所以定命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未有外示佻達內念克謹者更未有內念不誠而能正五官百骸使衣冠言動之著視聽食息之微一一就範者儀一兩言深得君子脩身之要出治之本。儀一是綱下三章本此而言帶弁纁絲其象也正四國其效也下萬年其理也此與淇澳詩相表裏曹之君不可考然安知無武公其人者乎序反美爲刺刺情何在

詩說活案

卷上

四六

下泉

檜滅於東遷之初故懷西周盛王曹亡於春秋之季故思西周賢霸衛賴齊桓封國故靈雨與歌曹遭晉文分田故陰雨思膏陳止齋傷天下無王無霸之言爲曹言耳非王降而霸只思其次也

幽一之十五

幽周先公之詩風商末幽公之遺俗也系商則詩爲周詩系雅則所陳者土風曰幽風者按其實也幽不先二南以二南開王化之始文王乃受命之主幽其先世也不先王風以王風雖變地實西周豐鎬之地不等幽地近西戎苦寒之境也不先變風以王澤衰而後變風作幽實王事之始基也或疑周禮凡國祔年於山祖歆幽雅祭蜡歆幽頌則幽詩當列雅頌孔子列十五

國風詩中得母居小雅之前即可目為雅為周公作即可目為
頌乎非也幽詩所陳清明廣大諸體宜乎兼備然所述者一方
風化所繪者一國風俗必如鄭箋以前二章為幽風中四章為
幽雅末二章為幽頌孔疏以述政教之始中終分風雅頌則一
詩互屬詩既可兼眾體樂亦可兼奏於群臣矣或疑以七月全
篇隨事變其音節為風雅頌或以雅頌之中凡言農事者皆
可冠以幽號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幽之雅思文臣工豐年噫
嘻載芣芣采芣之頌則幽詩既無專用幽之號亦無專詩矣豈
知古詩三千逸者過半詩各異用樂各異奏幽自稱風不得妄捏

七月流火

七月詩在三百篇中獨幽蓋乾坤包藏萬類故諸家以為體備
詩說活泰 卷上 四七

風雅頌親其所陳上盡天道下盡地利中盡物性非極裁成轉
相之道必不能使民含哺鼓腹擊壤歌呼太和之氣洋溢上下
蓋周后稷以烝民粒食之德率育於前公劉復以疆理積倉之
功君宗於後故能令當日之民老幼幼各遂其生各復其性
而周公曲駕其草昧經營之神千載而下恍見君臣愛戴上恬
下熙景象此繪天手也王氏仰觀俯察教誨言簡意周曲盡其
義。篤公劉一詩亦名康公條述公劉開國艱難之績以戒成
王而入雅矣此獨入風何也金仁山遂云篤公劉名公所獻脩
燕饗之樂七月周公所陳為職工之誦故不同不知名公乃述
祖德故當入雅周公乃序民風故當入風非強分妄列也。忠
孝者生人之性衣食者忠孝之原女心傷悲女之孝也春酒介

壽男之孝也為公子裳女之忠也為公子裘男之忠也釀酒以
養老刺毒以蠶食食瓜斷壺以食少壯築場納稼以赴公甸乘屋
以豫春耕納水以飾陽氣踏堂稱壽以願君萬年其孝親敬長忠
君愛國之誠無一不發於至性其食時用禮因天乘地之制無
一不本於王道首章首舉衣食祭忠孝之原也未章結言忠孝
終衣食之效也七月一詩養民立政之要盡矣

鷓鴣

鷓鴣周公懼間而作也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始終疑不利孺
子一言日管蔡可誅則不有二叔安有一侄故作詩貽王其音
噍殺其節促數鄭氏乃謂作於管蔡以前因王多殺公之官屬
作詩救之難通甚矣流言傾國公固不容一父安於朝廷然又
詩說活泰 卷上 四八

安得出避中土與管蔡為隣既又安得擁兵誅叔及國君攝此
二尺童子不容誣誑者也且成王既平殷亂然後遷都於洛鄭
云東都尤為失實歐陽永叔辨此甚晰不可易也。周公使管
叔監殷此事從天理上差過去管蔡流言此事從人情上差過
去從天理差去過仍非過從人情差去過遂大矣然如朱子云
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仲去監他做出一場大踈脫合天下
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一場大踈脫則監殷直
不應使叔使管叔又是殺管叔了又云當初周公使管叔想見
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必是被武庚與周頑民每日
將酒灌他乘醉間之日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
權以臨天下管蔡欲想唆動了所以流言則說得管蔡真一大

獸子大醉漢儂備登塲隨人捉弄一般大屬可笑管蔡武周同屬文王之子武周固是聖人管蔡豈是愚夫想管蔡當日必熟親文王小心事紂之忠必心非武王黃鉞加紂之暴一旦監殷便有心慳復事成爲虞初不成不失爲伯邑考又叔爲人意必若成持重形色不露故周公誠信相使若道呆獸酒徒則周公之使不惟昧心抑且盲目若是奸雄之徒偶然疎脫則周公之使能失筭於初復推及於後不僅疎縱更加殘忍世有此等聖人耶斷焉疑義

東山

師以義動周公於軍士獨言情者在軍士以義相激在將帥當以情相感周公以一已之心軍士之心室家有願離合有情

詩說活泰

卷上

四九

且爲代寫其在途遇雨之苦歸途追念之惟廬舍荒廢之景酒婦待歸之况歡欣鼓舞呼吸感通直耶家人婦子肺腑相詔一般師如東山仁者直無敵矣。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情語也周公元聖亦爲之腐儒讀之得不怪爲褻昵刪去之乎。果羸伊戚鶴鳴婦嘆唐人從軍行塞上曲胎息於此

破斧

則國註就萬方言則公且大序就商奄言則私且小蓋王室定則萬方得以觀化專惡管蔡商奄不成爲仁義之師矣四國是皇四國不如訓大匡者正其失大則四國承清也四國是唯訓化不如訓哦化者化其惡哦則四海誦歌也四國是道訓飲不如訓整飲飭固有束縛意整飭則有維新意也

伐柯

東人惡管蔡煽禍因望周公誅亂雖不免斧斯是缺然大義滅親非斬伐不克故言伐柯必用斧取妻必用媒靖亂必用武難既靖矣萬物作聖人之觀東人平日欲見周公徒勤仰慕今於伐叛之後見之故曰我觀之子遵豆有踐之子指周公遵豆指禮蓋周公禮教之宗人仰之一如雲漢昭回故今見之但見遵豆自成行列言公雖勤武功一本文德序刺朝廷不知固迂卽註喜見周公始難後易亦強。之子與下篇同註指東人言其妻強甚

九鼓

前篇東人喜其得見此篇東人願其久留文本明白序云刺朝廷不知試問篇中何語含譏何字帶刺朱子云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句說詩者悉委曲附之多少辭費此語不特深中說詩者之病凡說經者句外添字字外添意皆大病也又云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直是畫得聖人之心可見序說亂經萬世自有公論不必曲護

詩說活泰

卷上

五十

狼跋

狼跋表周公忠誠也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人情詭譎佐武者爲靖難助武庚者爲反商乃周公佐武勦亂不避嫌怨不懼危疑不顧同氣私恩不避舉朝謗議此誠上與天通故風雷感名蓋公之心天心也天厭商水世亂德春周累葉深仁篤生武王一朝定鼎顧以髦年受命致政流言公若不以天之心爲心

傍阻浮議避難而逃則周之天下不可知而天之眷德不終矣
惟公知有天不知有人故能處變不失其正詩人以公遜碩
德音不瑕詠之可謂深知周公之心善觀天道者矣

詩說活本

卷上

小雅二

朱子集傳別大小雅云正小雅

釐陳戒之辭故或歡欣和悅以

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工歌鹿鳴之三燕樂也肆夏彤弓饗元侯之樂也其樂皆具於

小雅乃語類則云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酒饗禮方用前後

異說何也行葦以燕父兄與小雅伐木同崧高以封元舅與小

雅黍苗同然其詩一具大雅一具小雅皆君燕其臣所作乃語

類云小雅施之君臣之際大雅止人君可用又何也至謂大小

雅辭氣不同音節亦異詞氣今可按籍以求音節則無從考矣

詩記活本

不識朱子從何審異

鹿鳴之什二之二

鹿鳴

君燕其臣而註云燕饗賓客何也以是詩本為燕群臣作其後

用之鄉人故朱傳只云燕饗賓客也。周行之示以學問言不

佛之示以威儀言。稱曰嘉賓以賓師禮之也賓師與大臣不

同賓師當尊大臣則當敬故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君臣之分本主嚴敬然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

尊賢故人臣不以趨走承順為恭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

官貴崇高為重以賈德尊士為賢此天秩天叙當然讀鹿鳴一

詩可以起悟矣。將幣帛優以禮也叶笙簧和以樂也式燕以

激以燕樂嘉賓之心內外交其誠也。周行訓大道以修已治人言大禹之陳九德箕子之陳洪範太公之陳丹書皆是。周行之示本人臣常分豈為飲食幣帛起見然為君者不脩致其禮則求賢之禮既不至訪道之念又不誠雖勉強就列有懷莫白有卷懷去耳。

岡壯

勞使臣即代述使臣之情所謂推心置腹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足也於此可見盛王之世君臣朝野疾痛痾癢呼吸相關王澤衰則下情不達有自痛自傷如四月之傷搆禍小明之痛毒苦而已周公東山之勞征人準此。有母尸喪將母來檢兩詩俱獨言母者何父尊母親疾痛呼呼父母而呼母尤甚也。

詩說活法

卷下

皇華

諷謀度詢使臣之職遣使言之亦是代寫但前章言情此風以義。諷謀度詢本橋一意左傳別為五善魯語別為六德又各有義然於文義未協且周與谷橋公共字周訓徧而曰忠信不免強合。

棠棣

兄弟本天屬人每失其本心者一由富貴則猜嫌易生一由少壯則形骸異視而生異生嫌之故實由妻子故篇末專言妻子。詩人於嘉賓曰燕樂於故舊曰燕飲獨於兄弟備陳死喪患難相憐相救之情者無非激發斯人本然之良如孟子指點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人人皆有立得之喪亂失之安寧者實自戕

其天不可不察也。闕牆四句以文言祭俗情至近至切。二

章言死喪三章言急難四章言國墻禦侮乃示人及求末言好合既翁乃示人防閑。序指此詩閔管蔡失道其說本謬而朱傳錄之何也管蔡得罪者王室抗違者天道然於文王小心服事初心未嘗有失在管蔡各行已志在周公實出意外非周公疾惡管蔡不顧死喪急難至情作詩以明其失道也若此詩特為明管蔡失道而言則棠棣乃許奸之作非教人敦孝友矣。

伐木

求友推及神聽者何天之所助者順也履信思順以尚賢故獲天之祐友生兼諸父諸舅者何天子同姓曰諸父異姓曰諸舅同姓如周公奉為師保異姓如太公尊為尚父皆友也鹿鳴燕

詩說活法

卷下

二保

嘉賓禮以笙瑟承筐尊之也伐木燕故舊將以勞壯氣曾謂之也。前三章言天福君而祝以川阜岡陵後三章言神福君而祝以日月南山松柏以臣子於君父無可言報惟有邀福天相萬年為天子而已。五章願民之質者民質則君可無為。

采芣

遭戍預道其歸所以慰其心歸而不忍計其程所以心其心。前叙不遑思家者情也後叙勇以敵愾者義也後世名將與士卒同甘苦而能得其死力用此道也。

出車

序以此三篇為文王之詩文王西患昆夷北患獫狁以紂之命

命將故指王爲殷王南仲爲文王之屬焉氏疑之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朱子詩傳因謂王指周王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愚按以周王指文王言則文王初未受命何得稱爲天子以周王爲武王則武王未受命又未聞其表儼狃厥朔方故朱子初說仍用序說獨不思史固史詩亦史也武王東向伐紂雖在髦年安知儼狃見武師東向不有伺其隙者成康之伐雖不聞其有武功然又安知基命宥密斤斤其明之主絕無一二防邊逐寇之功史缺有間即以是詩補史之缺未爲不可或疑武王之世無南仲其人然考十亂之列有南宮适者安知非即南仲必疑武及成康三世無伐儼狃城朔方之事則文王當日且嘗事昆夷矣後來赫怒振旅但聞勤黎伐密未聞

詩說活案

卷下

四

其伐儼狃也作邑於豐會伊城築城不聞城朔方也即尚書傳有載文王四年伐大夷矣然大夷西戎也非北狄也前後既無其事則此詩所言不爲寓言耶蓋一審之

杖杜

成役有常期而征役本不可斯故末以卜筮並言

南陔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華黍

序以南陔白華華黍并由庚崇邱由儀六詩爲笙詩有詳無詞而朱子申其說曰曰笙曰樂曰奏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按

詞以宣義聲以達詞苟無其詞義安所附以見若云聲可寓義無藉乎詞則凡樂但用笙譜足矣何用詩歌且凡器亦必有聲有詞笙藉人氣爲嘯吸何獨無詞天下固有可聲無字可譜者矣亦未必字字俱無可譜若一字俱無可譜則序所云孝子相戒以養孝子紮白時和歲豐宜黍稷者又何以有字可譜耶據儀禮笙人者有聲無詞故曰樂曰奏不言歌其無詞明甚則金奏肆夏樊桐渠且有詞矣何以笙獨無詞歟吹簫詩又有詞矣何以用笙奏使無詞耶既無其詞必無其義既無其義雖用笙奏必無其聲今存篇什之名者詞亡篇什之名猶未亡也猶春秋書夏五書郭公事與義俱亡所存者不過其名也笙詩之說朱傳與序皆非也

詩說活案

卷下

五

魚麗

嘉會足以合禮則魚之多序以爲美萬物盛多能備禮者得之以云可以告於神明則詩非告宗廟之樂迂矣。前後大章只多用多旨有二字相疊成章複而不複章法最爲奇變

由庚

南有嘉魚

義與鹿鳴魚麗同但鹿取其鳴以興魚則取其嘉以爲羞又賦也

崇仰

南山有臺

樂賓兼頌禱然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則賓可以安

社稷英民人不等強宗悖辟故願其壽躋其德音茂而不已

山儀

燕蕭

此朝會燕諸侯之詩與鹿鳴燕嘉賓訪道求賢之禮不同且鹿鳴可通於鄉飲酒此非朝會不可相借。詩惟三章寓戒警意其餘皆頌祝之詞。首燕笑次龍光末福同見天子禮遇臣下諒然有恩相接秩然有禮相親處

湛露

飲繼以夜其恩厚其情渥矣醉矣猶望其令德令儀正見其爰之無窮期之益重盛世君臣一如家人父子大可想見。臣飲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然君之恩意有加故又有不醉無歸

詩說活參 卷下

之事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以天子饗有功諸侯禮極隆典極重師之九二曰三錫命上六曰大君有命皆言有功賞賚之異蓋論功行賞乃天子操縱大權不可輕也與鹿鳴魚麗尋常燕賜不同。燕禮行於朝通上下也饗禮行於廟告成功也。呂氏論後世府藏一段有關政治不小

菁莪

此喜見君子之詩如杖杜飲食之思緇衣授餐之願皆好賢極顯見之誠與此同意序云樂百材玩木文實無一字道及註云

燕飲亦未見導飲意然序說自漢唐以來諸儒衍說反成信典不可磨矣欲刊其說而眾口信信群加詭譎依聲相和則經遭

磨滅害於胡底愚願與讀者平心商之。八凡讀書當隨文考義固不可執詞害意亦不可辭外生枝若必欲於菁莪字上生出百材之義則菁莪本非美材或疑菁莪與檇樸同義則檇樸木文有左右髦士六師之趨附追從作人壽考之章相綱紀此詩無有也既無其義添鑿何為。樂且有儀喜其有威儀也錫我百朋喜其寵錫之多也不必果有百朋之賜即相見之後以道德以聞見相益亦是朋錫然曰燕飲則本文並未之及此朱子辨序有功卒不免群議交集也

六月

詩說活參 卷下

七

一章出師神速二步伐安閒三車騎嚴肅四旌旆鮮明五逐寇有節六燕喜有儀行師之要盡矣吉甫文臣而有武功故以文武美之

采芣

師貞何以必用丈人以丈人老謀深智望重律嚴聞聲可以却敵見壘可以伐謀篇中叠言方叔又誇車甲之盛乃以來威為主不主戰克以審判不過背叛不比獯狁內侵也

車攻

詩言會同因及田獵後章乃專言田獵蓋宣王中興之業莫大於會同所以致會同之盛實由北伐南征之功以此詩次六月自有其義。全詩鋪張揚厲極軍容之盛然會同不得以

會同田獵並言

吉日

田獵非盛王之政然在宣王則有搜討軍實之功且在西都據與武備能令獵統斂跡故呂氏復王賦數語深契作詩之旨

鴻雁

流民能使安堵此中興之澤也詩次吉日宣王何疑

庭燎

勤於視朝君志警矣序兼歲美何其倬也。唐人早朝詩祖此

馮水

此憂亂自傷僚友相戒之詩亂非一日之積必始於訛言煽禍同列相徇不肯稍為扶衰救敗之策篇中念父兄念兄弟念朋

詩說活義

卷下

八

友實有蒿目時艱徒增愁歎光景。言行為治亂樞機不蹟諛言兩者實致亂之符。訛言乃欺世誣民之言與正月義同

鶴鳴

截然四喻直起直取正旨俱在言外且誠明並列好惡兼慎於修已治人希聖希天之學無不包舉其千聖格言乎專誨宣王果何確據

初父之什二之四

初父

以諷內軍士困於久役則王威不振列侯不供王命可知宣王初以北伐南征未聞有此說者以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姜戎故軍士怨而作此夫行師失利乃戰之罪非司馬不帥軍士

之罪軍士何致不能養母且師已敗矣又何復有久戍之事既無考証強加文致疎矣。初父註指司馬職掌封圻之兵甲乃指圻內主將天子命卿言故以軍士為六軍之士然詩云爪牙

恐指禁旅故又引或曰司右虎賁之屬朱子蓋疑兩說皆可通也論者遂有專主或說而引鄭氏征行法不取王之爪士為言

者又有疑士指諸侯之士不指司右虎賁之屬并不指六軍之士呼初父者怨初父不當調發而引章氏古者畿內之兵卒有

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之人為言者愚以為其說皆未盡然天子禁旅固不輕用然如武王之虎賁三千何嘗不用討罪固命方

伯然如甘氏之名六卿南仲之整六師六軍又何嘗不用且即朱子有鄉遂只守王畿征行止用甸甸之說亦有不可據者古

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遂費誓亦曰魯人三郊三遂若郊遂不行止用甸甸則天子既有官正官伯守禦於內虎賁旅賁環列於

外其典禁可謂嚴矣復用鄉遂之軍環拱內護校而不動有事專調都鄙則鄉遂之民何獨樂都鄙之民何獨苦且鄉遂乃公

家之民家出一人徒勤訓練都鄙乃鄉大夫受采之民甸出長轂人苦荷戈賦歛既別重輕戰守又分內外聖王用民有若此

不均之政耶士統六軍偏指非也

白駒

詩與秋杜飲食蒹葭溯洄同情乃留賢不遂非刺不能留賢。一二章借駒形攀戀之誠三章借好爵申招致之懇末借生芻

而展慕悅之况借空谷曲狀仰止之神。以公侯相招自是王

詩說活義

卷下

九

者聲吟直王當日雖不聞旁求何人命載何賢然二相共和以致中與安知不有金玉爾音其人一主刺宣與詩背膺矣。上有堯舜下有巢許在賢者雖不可以解祿拘而賢君相終不可以其人難屈不極致推挽桐江一絲激成東漢名節士樂道君樂賢各成其是不容貶也

黃鳥

為蟲不能庇其本以本無兄弟思庇他人而人不我顧其哀甚矣黃鳥猶知反本以本有兄弟乃見侮於人計窮思反哀則哀矣猶未甚也同一哀亂更有盛衰規世變者可以觀矣

我行其野

依昏烟不得而思復則故鄉猶可懷也視碩鼠之賦樂郊有間

詩說活案

卷下

矣

斯干

王者以天下為家築室必上協星躔下規地脉極陰陽向背之宜控河山帶礪之勝然後可以建萬年之業不拔之基觀詩言斯干南山丕基奠矣似續妣祖宗廟建矣西南其戶百堵興矣君子攸躋外朝正矣君子攸寧內寢成矣占夢叶吉天人相矣室家若王君子萬年保家邦矣除風雨鳥鼠之害備置飛鳥革之觀奢儉適中文質得宜矣非王者大無外之規惡足語此。榮室首言兄弟者以邦家多故生於兄弟相猜末言男女者以宗偶弱必致屏藩生隙頌禱及此可謂善矣

無羊

牧政與治化何關然主喜怒哀樂本與天地萬物相通管衛之駒馬衛文之駉牝周宣之牛羊其體信達順之效一也。考室考牧俱言占夢者以天人協應惟夢可卜朕兆牧人之夢尤出無心詩本以實理為頌禱非寓言幻妄之比。降飲寢說工於寫物何益負饑工於繪人麾肱來升物性人情恍然在目韓吏部畫記本此

節南山

尹氏職為太師一不平其心遂為害於國如此可見人君一念為民不可不慎於擇相故末以一語歸其咎於王心。通詩以不平謂何一語提綱誰秉國均平也誰秉國成亦平也式夷式已君子如夷皆平也君子平其政而已平政之原在清好惡好

詩說活案

卷下

十一

惡得其正必不委任姻婭卒勞百姓矣。一小人升則群小畢升騰仕皆姻婭則彼此相援舉朝皆姻婭矣

正月

詩首陳說言致亂人莫之憂已獨憂之憂之友見侮於人中述說言得以生亂者皆由王莫之懲同朝又皆唯諾莫敢別其是非至號呼之言本有倫侖王友棄之如仇是以訛言煽禍於下亂政播惡於上赫赫宗周褒姒以一婦人得以滅之末更言宗周之滅申王平日棄賢用佞禍已著而不察之故。滅周者褒姒詩人獨憂訛言者以蠱惑王心者褒姒所以致王愛褒姒以滅周者訛言而訛言之人實由同列之臣以主為聖有言莫違故民始得以無是無非之說眩主心智如李斯行督責趙高混

鹿馬王氏指天命祖宗人言不足畏不足法皆是蓋自古人君未有遽以女子小人為當以國徇者其初不過于聖自雄因而說言亂聽是非不明繼則太阿倒執天怒人怨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讀繁霜者尚其鑒諸

十月之交

此從後大夫刺皇父作都于向之詩初陳天變繼陳地變然後斥衆小人用事於外艷妻蠱惑於內而皇父以一人搃攬大權非時後民孤注其主此詩史也艷妻確指褒姒指厲王盲目甚矣。詩與春秋皆以日食為災近世說者則以日食有常度不可為災而譏朱子當食不食之說為非者不思數東乎理日食雖有常度然陽常勝陰者正也陰揜乎陽者變也故春秋遇變必書若以為常度變不可易如堯水湯旱雖唐虞之代不能無有違則聖人遇災可以不懼而夷考太平之代景卿呈祥日食常少此何理也

雨無正

詩首言饑饉而正大夫所以離居者不僅以饑饉故觀詩以饑成或成並言可見。此詩必作於東遷之後平王四十九年前周宗既滅言西京也前言褒姒滅之作將滅言尚可此言既滅則滅乃已然事觀末云遷于王都恐指東都非西京也。韓詩首章多兩無其極傷於稼穡十字既合各篇之義又與降喪饑饉義合且與韻相叶雖首章多二句而上下六句轉韻整齊亦不害與二章參差惟云正大夫刺幽王則與正大

我誓御本文相悖矣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

言人君不當與論說小人共謀國事又不可築室道謀三年無成小人共謀是不居敬也築室道謀是不果斷也人有聖否哲謀肅又之不同而善用其謀則不致淪胥以敗且能採聽人知之一得遇事戰兢居敬窮理則斷不與小人共謀而謀猷自不至回過註釋無論胥以敗為王不用善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禍隱無形而不知憂則非示人君解感善謀之道似淺一層

小宛

詩說浩泰

卷下

十二

全詩惟提舉出十二句有免禍之意餘皆敬身修德勉為仁孝乃孝子之詩序指刺幽固非註云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亦疎

小弁

宜白何人乃助母篡弑之賊也而能作詩悟王即序以為其傳所作最得其實可見三百篇傍人代作者必多如潘奔之詩亦有傍人代為其情事者朱子槩主其人自述所以來世人之指諷也。親不當怨孟子獨取小弁能怨者就詩論詩耳若宜白則千古罪人也

巧言

此詩專責君子之信讒。詩人本傷於說及言諛人之心不難

度諛人之言不難辨諛言之人無勇無徒不難除者寬進諛正所以是聽諛之失蓋信其耳則亂必進信其巧則亂已潛可見人君喜怒不可不常是非不可不察。奕奕寢廟八句義蘊廣大文法跳脫為此詩者其名賢乎

何人斯

此詩專責進諛者之反側。作詩本以絕其人而始終反覆不忍遽絕蓋鬼蜮無端者小人之情忠厚處友者君子之道所以極形其人之匿就其狀之飄忽其智之詭秘而終望能改忠厚之道也

巷伯

此詩揚諛太甚專疾進諛之人。疾惡願其死亡不能如願又

詩說浩泰

卷下

十四

願天制其罪人厚其罰乃被傷已甚不覺呼號痛疾之深至此其極故記曰惡惡如巷伯

谷風

交友通乎性命然君子以義合見義則久要不忘小人以利合見利必凶終隙末以故前詩深痛鬼蜮無端此詩深恨忘恩修怨。鬼蜮無端同人所以傷伏莽也忘恩修怨同心所以思利斷也

蓼莪

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者生我之恩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懷者鞠我之恩也倚門而望倚閭而望者出入腹我之恩也父母惟其疾之憂者終身怙恃之恩也此德之所以罔極也。為臣者常奉

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之念則無不忠之臣為子者常存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念則無不孝之子。天與父母一也天恩豈可言報又豈可一息不思圖報惟能存順殛率則為天肖子即為親肖子不言報正深於言報矣

六東

賦役不均千古同慨人君視民如子獨令一子偏枯忍乎酒漿

四月

此大夫因竭忠而構禍之詩若僅憂亂何至呼先祖更呼我害比山之什二之六

比山

詩說浩泰

卷下

十五

序云役使不均者得之刺幽則未有考。忠孝本難兩全但為君者能以臣之心為心則臣無不均之嘆矣今比山詩人既勞於王事又不得養父母則其志苦矣乃其作詩獨以賢勞致慨立言盡善能令君父同為感泣詩可以怨信哉

無將大車

此困於憂而情從憂無益之詞故以將大車為興序言將小人本文未見未傳行役勞苦亦泥將大車字義俱疎

小明

困於役又勉人靖其厚之至也北山尚有賢勞之感此則喻僚友以正直請神聽乃知天事天君子呼友恭人已實當之乎

鼓鐘

以末章言則樂感全部聲音且備且古樂非今樂也乃聞者憂傷則時事可知序指刺幽無可考不如朱傳缺疑爲得。幽宅西京不聞東巡之事惟昭王南征穆王周行天下安知不浮江渡淮肆其後心乎然無確証缺之自當

楚茨

序以此詩及信南山大田三篇皆傷今思古以刺幽王朱子辨云無一言見其爲衰世之意誠然幽王縱無道未聞放而不祀且所言皆勸力田供祭故改爲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說者乃謂恐只言先王之車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等語王者言之則可鼓鐘送尸乃奏肆夏亦天子禮樂愚謂不然王者之祭大矣禮用九獻樂用八佾牲用大牢相禮者辟公亞獻

詩說活案

卷下

十六

者王后三頒所陳饗合萬國之歡制何倫也據此詩所言乃天子畿內公卿通行之禮故主人主婦可以稱君鼓鐘送尸可奏肆夏至萬壽萬年平在古人亦有以此祝大夫者何必疑詩乃言王者祭禮非公卿祭禮也或又疑大小雅皆言王者之事今主公卿言恐不當附之二雅愚謂雅固常言王事然變雅中言士大夫事者多矣都人士采綠繡纓乃都人士女憂傷怨亂之詩何與王事何人斯無將大車序指刺大夫賓筵抑戒國語韓詩指爲衛武公悔過自警又何與王事彼數詩者既與王事無與且登之雅矣然則楚茨乃公侯奉祭之詩典禮既重獨不可以務農尊祖故登之雅耶詩者樂之章天子公卿受地視伯奉祭亦視侯伯豈可有樂無章既有章矣豈可不入乎雅以此疑傳

錄五陋矣。首言力田侑尸二言爲牲求神三言獻豆旅酬四言饋餼受釐五言送尸徹俎六言燕饗受祿三百篇所陳祭禮惟此詩典瞻詳核三代典禮賴此篇得考其詳因列變雅誣爲刺幽妄亦甚矣

信南山

有田而後可以供祭故首章言乘地利二言因天時三言盡人力四言始言備物備禮末始言祀事成。禹平水土故言禹甸非創甸之制始於禹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稅不易鄭氏說謬。剥瓜獻祖乃時祭所獻之物非冬祭可知是烝乃烝界之烝非冬祭名

甫田

詩說活案

卷下

十七

方社田祖之祭所以報本所以祈穀即所以敬天所以勸民奉祭雖出於食祿之家然典禮之大實與帝王刻廟並隆鄭氏曰爲農人失職則反祈報爲刺乖亦甚矣。攘左右臂言否暴常餉饁圖所不能縮。取陳惠農也烝士勞農也曾孫來止勸農也春祈秋報邀神貺也千倉萬箱農夫之慶歸美於農也此桑田稅駕之實景世祿同民之實效也

大田

此詩固前篇農夫之慶一語歸美於下遂極致急公奉上之誠其言既植既稼勤也去莠除虫智也先公後私義也遺秉稊穗仁也來方禮祀敬也以介景福忠也一詩而衆善集此非田樂利之化也。周禮籩人掌土鼓鼗箛中春晝擊土鼓籥箛詩以

通者中秋夜迎寒赤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歆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吹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則幽詩之外別有幽雅有幽頌矣鄭康成箋幽詩別前後以應風雅頌孔穎達以幽詩述政教之始中終分風雅頌漢晉及唐代仍其說皆以七月一詩兼雅頌似矣有宋解者獨不謂然或曰楚茨大田甫田幽之雅思文臣工噫噫豐年載芣芣良耜幽之頌或曰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風雅頌或曰風雅頌各有詩蓋逸詩也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而朱子詩傳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幽雅未知是否則亦未敢質以為然按以楚茨思文等篇為幽雅幽頌在詩既無文明小序亦無成說楚茨祭廟思文配天與樂田峻息老物何與噫噫為成王以後詩又與詩說活參 卷下 十八

瞻彼洛矣

幽何涉然遽以七月一篇分貼雅頌亦屬鄭孔臆解一詩互用樂無專稿則不若逸詩之說猶為可通也

裳裳者華

詩本與蓼蕭同其容瞻洛雖不可知然為美諸侯則呼童婦稍通文理者皆信為然序指刺幽并附其說於棄賢者絕功臣一何妄也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

詩與采芣及南山有臺同義其有屏翰之功不戢不那之德而願其受福之多蓋美詞也序友其說為動無禮文豈非說夢

鴛鴦

詩與魚藻同序從鴛鴦單羅乘馬推秣鑿出交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思古以刺幽此何異指鹿為馬夢中說夢乎

頌弁

詩為兄弟甥舅之儀與伐木同但此有為歡幾何意視伐木情則加厚志實悲涼覺伐木自有開闢氣象序主刺幽捏暴戾無親為凶者不識幽與依序者何至射影合沙與鄭忽同結百

詩說活參

卷下

十九

世恩仇耶

車奉

夫婦為人道之始禮謹大昏則新昏之燕自與常棟嘉魚並登正雅矣况開雕雕鵲巢俱列二附之首則以上十篇朱子以為錯脫無疑序刺幽王兼織褒姒去吉網羅鉞何遠。女尚在母家而親迎故來括僅曰德音曰子女女至僭門而將燕故來教即曰令德曰碩女既燕飲矣即言無德相爾女矣即相觀成婚矣即望德如高山可仰景行行良馬調和琴瑟靜好有以慰慕德之心玩通詩只極形女之賢德可慕而色不足慕可知。表記引孔子之言乃斷章取義然即可見學者望道未見之心當與好色同其誠而高山景行詩亦只是借言女德可慕非實

指李女為高山已當聽仰也註作醜體又太脫矣

青蠅

詩與采苓同與詩言何人不同彼是被諛刺其人此則其言
諛言交亂示人不當為所也。程子云四國大二人小然君
臣一德則四國平治若二為諛所構上下猜嫌四國從此亂
矣乃交亂之本不可謂小

賓之初筵

此與酒誥相表裏大抵商
兢兢可見前後聖存過
心其揆一也。幽王不道淫於色
有不聞幽兼醜於酒也。駟酒矣衛武既八為卿士當面陳
其失何必作詩隱刺且詩不
過同列相戒及自悔自箴語並無
詩說活茶 卷下 二十

一字似諷其君若戒君僅在越禮多言則人君酒之禍甚小
且以童投罰君亦不成理體此端詩可採而序說妄也

魚燕

字字頌美有萬國同風四方來賀氣象反美為刺不免病狂

采

詩與南山有甚藜藟同旨以彼交匪紆一語提綱首言錫予之
厚末言福祿之同中乃言所以致此申錫者一由其上交匪紆
故能殿升聚福為天子所葵。葵有傾向義言為天子所信向
註訓揆似疎

角弓

全詩語多聲軋朱傳不免牽率之病按民之無良由民詩做矣

之禍相怨一方言兄弟交逾相習成風受爵不讓二句言小人

見利必爭利盡方止老馬及為駒四句言小人顛倒是非不顧
後來怨毒如食只知宜飲如酌只知孔取母教孫升木四句言
小人之性本刻薄寡恩王又教之使偷一如泥塗之相附然不
知君子本有善王以善化之則善必著聞小人本無良王復以
無良導之則惡必相屬雨雪瀝瀝四句言小人諛語構禍本不
難除如雪見日本易消滅奈人君莫肯貶棄適長其敖如蠶如
聖言相殘之惡如戎狄然我是用憂言有宗社覆亡之禍

苑柳

據史傳夷王之世王室微諸侯或不朝厲王虐諸侯或叛幽王
在位十一年以嬖褒姒故啟犬戎之禍不聞諸侯來朝友遺其
詩說活茶 卷下 二一

辱之事序云刺幽未確朱傳泛言活甚。雖言其蹈厲也註作
神似鑿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

此與匪風懷周好音不同彼思復文武之治此當亂離之後思
見太平遂不覺舉目有江山之異全詩非誇都人士富麗乃追
思衣冠文物之盛不可復見耳即杜之哀江頭李之鳳凰臺也

采綠

詩與伯兮同思夫乃怨曠至情非淫也五日為期非久役也婦
念夫非刺幽也

黍苗

詩見申伯有屏翰之功伯有撫卹之德歸到王心又見宣三

中興氣象

此好德而極願見之誠之詩末申願見之誠出於中心然中心之愛實難舉以相告藏之中心相忘何日即中有餘愛口不能達意註云何不遂以相告覺淺一層

白華

此詩怨而不怒事則申后之事詩非申后之詩乃代作也如小弁為平王之傳所作同朱傳指申后自作大弁申后弑逆之婦能作此詩則與衛莊姜同德矣序云刺幽后亦非幽后被出則

詩說活參

卷下

二二

寫怨乃其至情無可刺也詞無刺后意不得妄捏

解蠶

此托跡微賤思過於時之士所作如窳戚叩角思要齊桓百里奚飯牛思要秦穆皆始微終顯不能無憂思冀望觀詩言道遠我勞又口命車以載豈非遇困思亨托鳥言求遂之情耶序云刺大臣固備朱子云微賤勞苦思有所托亦偏

瓠葉

此燕飲通用之詩視魚麗筍魚不同者彼用之朝廷邦國此則士大夫日用獻酬皆可通故彼言旨多時此只言酌言嘗也

漸漸之石

詩有武人字故知其為將帥然東征在幽王時不可考序說恐

疎。離者麗也註云月所宿非相隔離乃月經宿麗於畢也

蒼之華

詩與長楚同但彼樂草木無知此恨與蒼華同不久措詞雖異酸楚實同。辨羊二語寫彫敝情景乃絕精絕

何草不黃

苦役之作多矣未有如此詩所言無人不役無時不役有鳥散於上人窮於下景狀者秦始驩山彷彿似之周室之亡詎曰不

詩說活參

卷下

二二

大雅三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

玩無念爾祖宜鑒于殷儀刑文王數語則詩為戒成王無疑國語云爾君相見之樂乃後來核用非作詩本來所用之旨。舊邦新命言文王受天眷以興周非受命為天子也序受命作周之說本此有聲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王功何嘗言為天子若武王未受命則直改元為天子矣朱子採序說在作周兩字乃鄭康成直言文王受天命王天下孔穎達引武成謬唐天命及劉歆文王受命九年赤雀丹書稱王改元等說一似文王並不終守臣節者不惟與孔子服事之旨顯背且與序說相左矣。

詩說活泰

卷下

二四

文王降降在帝左右人死魂必升魄必降此氣必還太虛安得有物能降降上下在帝左右周公為此說者乃言文王之德既與天合撰文王之業又盡人盡物默相乎天則文王形骸雖沒精神必上與天通蓋天人一理即一氣文能繼天之志述天之事為天之育子死後靈爽必浩浩與天不息文即天天即文不必謂帝實有形垂旒戴冕文實有物死而不亡帝為玉皇文為香案吏也據程子云以形氣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既有箇主宰則帝之為帝必在上可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與天為一則文之為文必降降左右可知若道家三清泰西天主則帝實有形釋氏不受輪迴則文實有物非周文所言之旨須奈。聲聲言文德之純一而不已也故下即

言令聞亦不已註云勉強反覺添以。翼翼着厥猷猷言謂謀猷

能敬且慎與小心翼翼同註云勉。翼翼支。緝熙即上章聖聖字言不已其敬也。聲聲與緝熙以功夫言穆穆以容貌言。天命集於一敬即大學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之旨。末言配命配對也命猶令也天無二命維新之命以天之眷德言配命之命以人之承天言人能長言與天明命相凝承則天必錫之以多福其多福即自我求蓋以天道言曰理以天道流行言曰命以天道發見於人事言曰福福即天命也註以配訓合以配命之命訓天理不過進一層說其實天之命令非理而何能對乎天非合而何。末言配命即下篇昭事上帝也自求多福即率懷多福也。上天之載載亦命也天命本無聲臭可度惟取法於

詩說活泰

卷下

二五

文王敬止之德則萬邦作孚天命自集蓋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註訓載為事則天心無為安得有事惟指載即天命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於穆則載自無聲臭然能與天合德則天命在人無聲有其聲無臭有其臭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明

詩大指與文王篇同但前篇前後只備述文德此則上及王季之德下及武王之功兼及太任大妣母德之賢見赫赫之命非一聖所能集於此可悟天命不假易世德當作求也。明明在下一句屹然直起危言聳聽一篇綱領在此惟德之行只承王季言與太任無干昭事上帝明也會朝清明亦明也中篇首明

明在下句天監在下赫也上帝臨女亦赫也申赫赫在上句

縣

詩與天作高山同旨但此詳彼畧章法甚變通篇只形容瓜戔兩字前詳後畧章法尤變。序太王遷國之苦相土之勤疆理營度建置之脩與爲公劉實相表裏古人作詩亦不能無規仿手。虞芮質成即動蹶生之勢可見文王當日非不知天命所在但服事者其志耳。歸德於四臣之助始信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之說不誣

械樸

詩詠文德以首章左右趨之句領起二三章須知助祭行師只是借言以濟濟辟王句領起四五章須知作人綱紀却是實事

詩說活泰

卷下

二六

。作人而曰壽考悠久所以成物也綱紀而曰勉勉修己所以安人也

早麓

此詩亦咏文德首言求福有道二言得福不喪三言作人受福四言因祭受福五言神歆乎德六言厥德不回皆備言自求多福意

思齊

前詩咏文德之盛至矣此詩又推本成之助之之人與其所以盛處一本化家及國肅廟雍宮之學且性合乎天不假修習化成乎人無問大小詠德至此亦可謂善發聖人之蘊者矣。母聖安賢德之由也通神明光四海德之盛也贊爾則微內外德

之本也成性存存作人壽考德之全也歷選前聖之書言德未有若此詩之備者非周公之聖誰能作之

皇矣

詩與大明同旨但彼叙太王之業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之功并推本德而不及武王爲稍異耳。二國四國鄭指紂及崇侯密阮及其此惟與宅指文王按下文方言太王王季今即指紂與文王則無倫次朱傳易以夏商四方之國專指太王則與下文相接似覺稍安但詩言求莫於太王之世則二國只當指殷與夏何關且首章涵蓋全篇專指太王則太王之世正當武丁中興之日商道未衰安得云其政不獲既言二國四國則國乃侯國尤

詩說活泰

卷下

二七

不當言二代鄭箋固有難通朱傳亦未全得缺疑可也。周之天下泰伯之天下也孔子以至德稱伯則太伯之德不特武王不可及即王季亦不能及作詩者知其然故以作邦作對舉太伯王季並言所以表太伯之高而又曲明王季受太伯之讓非有爭奪之心并無嫌貳之隙一以成太伯之高一以全太伯之志以以因心則友篤慶錫光極言王季之美可見兩人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變而能各行其志善全其經在太伯固泯三讓之迹在季亦無圖利之心此天生神聖於一家爲能上承天命下開王業詩亦實能曲達其隱善言其志也。序王季只言有此六德者以王季在位無事功可見也。文王伐密伐崇乃武功也詩獨前從道岸先登說起後從順帝則說起者以隣國交

爭多出人欲文王以天下一家之心爲心初無物我計較之私惟因其人可怒則怒之故奉天伐叛服罪則止此天地之量仁義之師也即大舜舞干羽而苗格之義也

雪臺

詩有聖臺辟靡之異然摠是描寫與民同樂氣象。前二章言文王仁民之恩及於麋鹿魚鱉而民樂王之樂後二章言文王作人之化彰于辟靡鐘鼓而士樂王之樂蓋游觀樂育者王樂游觀樂育者非王此同樂之盛也

下武

此戒成王之詩武祖武也祖三后也下武接三后之武也曲禮曰堂上布武堂下接武下武當作堂下接武之武非文武之武

詩說活素

卷下

二八

通篇以孝思爲配命之具即爲繩武之具既爲繩武之具即爲受祜之具故配京者武王配命者成王永言配命者成王永言孝思以繩祖武者亦成王序以下武爲繼文失之遠矣註以爲文武亦疎

文王有聲

詩言求寧文德也乃專曰武功可見周之天下得之文王之求寧武不過終文求寧之志耳詩言武王燕貽武事也乃專言建學可見武王非利天下不過大文王作人之化耳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

詩與思文同旨但彼頌文德足以配天此則首原始生之異繼

通封國之由終歸肇祀之功并及姜嫄之祀爲異耳。天生人物本有氣化形化二種然形化亦本氣化如今種生之族非豕二五之氣亦不能相生相化氣化亦資形化如鷹化爲鳩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亦必借物相化惟天地開闢之初未始有人物則人物之生固全資氣化矣亂之卵巨人之跡此何開形化然而有其事者以天地本有氣有形遂不妨憑虛造形也若電繞虹流則禎祥之應與氣化無涉

行葦

篇中有燕有射有祈年之語故諸家或主燕父兄或主養老或主燕射但詩首言兄弟未言曾孫則燕父兄爲長惟祭畢之燕不聞有射故諸家見疑朱子亦疑而未定然考賓之初筵之詩

詩說活素

卷下

二九

抗大侯張弓矢與弼烈祖洽百禮並舉則又安知燕父兄不射而飲酒耶必主養老燕射則戚戚兄弟曾孫惟主二語及却方得既醉

詩與天保同旨萬年錫類之祝即天保九如之頌也公尸嘉告之詞即君曰卜爾之說也彼願群黎徧德此願女士相勸一祝治化熙皞一祝神靈嗣續華封三多不是過矣先儒以既醉樂太平後儒以既醉備五福皆取是詩善頌善禱

鳧鷖

詩分明燕尸而序揔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與上篇分明頌君而序揔人有士君子之行皆節外生枝游光掠影也。祭罔一其事尸固不一其人但無一日徧祀羣神徧燕公尸之垂

鄭分每章各燕一尸毋乃不通

假象

臣之管君無不願君有聖子賢孫者然未有如此詩願子孫多而賢賢而望其法初勸民任賢立政謹威儀廣德音令臣燕及民攸置者此三百篇所以上續唐歌也

公劉

公劉遷國與太王絕不同太王避難圖存其遷也雖亦有疆理之勞門社之運然自土不免陶復之苦來朝不免走馬之險公劉遷國不然觀詩所陳做行兵食具足相土劍珮俱新既營度其官室邑居復考正其田制軍賦君宗既立近悅遠來蓋由公劉之遷為光復有節舊業計擇利而圖不由驅迫所以裏穎越險

詩說活泰

卷下

三十

即思輯人民光國家氣象整肅規模弘遠在易益之九四日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即公劉遷幽吉占也毛鄭以公劉之遷避夏人之難據詩為証其說荒矣

洞酌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民之父母大君之謂故豈弟者保赤之道即保民之道表記悅安強教就父母分貼言大學好民好惡民惡就民心合并言

卷阿

詩因游歌而失音即書乃唐載歌是也因游歌備言福祿因福祿曲陳求賢用才乃納約自備之善道。詩本因游作賦故首尾有獻守首章直叙其事乃賦也毛鄭以此與亦通故曰氏欲

兼言之。全詩即梧鳳歌也鳳為文明之瑞惡翼子德即周文瑞也故曰吉人吉士

民勞

此必康昭以後君臣怠荒召康公年已衰髦因戒同列以諷王之詩若厲王暴戾恣睢雖民亦未必小康詭隨亦不待臣相縱史記云懿王之代詩人作刺則厲以前刺詩多矣何以專刺幽厲

板

此與下篇實厲厲王之詩序說無訛雖告同列未必專主刺王而周室將覆之禍見於言中非周厲而誰。通詩以天作主柄板者帝方難方蹶方虐方虐者天崩民孔易曰明日且者亦天

詩說活泰

卷下

三一

人主縱狂惑未有不知天之足畏者至以天命為不足畏則君可知矣蓋言以聳動之。夸毗兼言行註專指言偏矣蔑資將滅無助之謂註資嘆聲恐誤奏傾向也突有向日義註訓探亦悞無為夸毘即下章戲瀾馳驅意謂天方憐怒于上而小人方且戲瀾而為驕慢之態馳驅而為回惑之形是威儀上下至狂迷雖有善者亦且畏禍不言端坐如尸民病呻吟終莫敢向前輸其悃忱者是以喪亂將滅資助無人直莫肯有惠順也師者矣。牖民就天道言言民性本善天導之以善自然契合今民行多辟復立辟以導之是違乎天命之本然矣懷德就人道言言象志成城今不務修德而棄同姓則眾叛親離自壞以萬里長城而為獨夫矣

蕩之什三之三

蕩

上篇陳天命此陳祖訓匡君之惡非申天祖不能相此且非托詞於文王借鑒於殷紂則君父大惡亦難顯討此詩八善於立言也。帝者天之主宰其命非有二也乃蕩蕩之上中則為下民之君而此疾威之上帝其命不同何也以天生靈降命之初理無不同氣則所遭或異故初無不善繼則有善日不善有初鮮終多不可信也。幽厲皆以無道失國而行事各不相同一發豪妙任奄人以致禍一息然歛怨專任疆禦培元以生禍一暴一賄剛柔不同然其覆宗亡國一也

抑

詩說活參

卷下

三二

此詩體大思精非深窺性命之旨聖賢用功之要不能休讀此始信淇澳詩人以瑟備勸誼金錫圭璧稱武公者決非說詞。

言言謹威儀以為脩德之本所謂視民不佻君子不重則不威也二言盡人道以廣萬化之原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也三言顛覆荒醜之害以寓自箴意四承討讞定命申言其事五專言謹言之事六申謹言兼及其效七乃言修德之功不但當修之於言動威儀又當謹之於至靜之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本所謂主靜以立人極是也八言德全於己則人自無不法九復申德隅之事恭維見於外而溫恭之本實主於中由一言一行之溫恭以造子篤恭天下平之成安人安百姓皆於一敬基之所謂千聖之本百王之要也九五末則詳陳

作詩自警之實序主刺幽則朱子之辨允矣

桑案

憂亂之作多矣未有如詩言之長者所謂長歎可以當哭者此也。倉兄填兮填訓頰病也與哀我填寡同舊說訓久非也。四牡騤騤二句喻亂生四出如上篇包休中國歛怨為德下文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是也征役不息乃其一端註云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詞非是三四章雖言靡止靡往靡所定處亦不過形其感蹙靡聘耳非怨征役之苦也國步蔑資言其將滅無助天不我將將亦助也言不我助耳資訓咨將訓養亦非為謀為愆二句言王能慎爾謀則亂景自消况訓滋尤非如彼逆風節言王之亂如此如逆風而行莫不嗚咽民有懼心惟有退而稼穡使禍不相逮而已肅訓進恐悞

詩說活參

卷下

三三

雲漢

人君克謹天戒乃凝命之本湯以七事自責宣以何辜望天皆敬天勤民之本詩本王自呼籲之言而云仍叔作此以美者以有王曰字也

崧高

通詩前重申伯有屏翰蕃宣之功後重申伯有柔惠且直之德不然封元舅而勞大臣勞衆庶豈是宣王美政。黍苗乃徒役歸美之詞故曰召伯勞之此則大臣餞送之意故曰王命王錫又曰周邦咸善。作詩贈行乃自誇肆好非誇也欲申伯始終此德乃頌也

烝民

述詩皆美仲山甫之德築城其餘業耳言外乃見宣王中興人才之盛如征伐則用尹吉甫伐獫狁名穆公平淮夷方叔征蠻後使則用名穆公城謝仲山甫城齊皆任使得其人也。○言仲山甫而推本物則秉彜詩可謂洞窺天人之蘊三百篇當推此為第一美故孔子嘆其知道言仲山甫之德又詳及於表裏德業剛柔茹吐更可謂洞徹作聖功夫雖詠仲山甫不無溢美然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韓奕

韓侯本舊封國今人觀受封因而娶妻乃韓侯之榮何與周宣美政按韓以梁山為鎮與西岐接壤乃京師肘腋宣王即位此詩說活泰

卷下

三四

患獫狁今韓侯初八即錫之命服使長百蠻又錫之追貊使北方皆受韓控制則所以駕馭西北者實在此不可與尋常錫命同看

江漢

宣王承厲王之虐共和秉政十有四年叛國多矣乃獫狁內侵只主薄伐蠻荆背叛只主來威獨淮南比之夷主奮伐何也獫狁地居絕塞世為周患至文王而後昆夷始兇蠻荆乃三苗藪澤高宗捷伐克以三年此二寇者非可以兵威握全算也若淮夷介在東南無貨禍之險且與洛都連昆若不以兵制勝則王國如何來極制宣王末造賊於千載賡續我可見西北難制東南易平也。此名穆公凱旋之什以武功而曰文德可見武

功不

瞻卬

天子不可自將自將則內防不測外損威靈三代而上惟啟有有也之戰餘絕不聞今宣王奮其智身為淮北之伐王威震矣惜非體也全詩雖六師有命末則總歸王猷其飛深矣。武各篇與此詩不同者言自將不可為常也序云為戒信然

瞻卬

自古宦官宮妾二禍常相倚伏而文成尤盛於三代妹喜褒姒姐已是也漢晉及唐其禍相埒歐陽永叔宦禍甚於女寵之言特鑒漢之石顯十常侍及唐末中官之慘烈耳其言女寵為患更在枕席雖英察之主鮮不為所惑者蓋色固鑿人神智况兼詩說活泰

卷下

三五

長古則階厲尤醜詩雖以婦寺並言而言女害更切可惜斯旨。孔填之填當訓病舊說古塵字訓久非也。介狄斲指女戎味舍爾二字可見。災害並至雖善者不能為力然舍善者更望救何人故蕩詩念典刑此詩痛人亡同一傷感

名爰

首言饑饉之禍居圍我所居所圍之地不必指國中邊陲二言小人為亂如蠱賊然潰亂在內人不能察實天降罪罟以網人外似安靖內早及夷我邦夷非平也三言旱訓小人王不知玷兢兢之我今反見貶見王之顛倒四言歲旱則草潰包苴小人在位則邦無不潰樓苴註訓水中浮草栖於木上者非五言小人在位無不富然昔之富不如今尤富遭憂慮無不疚然他方

雖疾不如茲土尤疾彼小人如疏人皆知之而反以為裨則我
朝不早自退避使亂況不至引長乎註言小人自替避君子者
君六言池竭本於頻耗泉竭本於無源今害已溥矣亂况弘矣
有不裁及我躬乎註云由外不人者非末思召公思救亂轉禍
之人也序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則不可通尤非

詩說活象

卷下

三六

頌四

朱子云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其說固然而實有所不盡如訪落敬之小悲乃求助
於臣下之詩也臣工噫嘻戒農官之詩也與宗廟何與豐年載
芟良耜報賽和穀之詩也與美盛德何與振鷺有客獻助祭者
之詩也與告成功何與大抵周頌三十一篇小序皆以為周公
所作故強釋成康以後之詩為周初之詩不知經周公所定者
固多附入者亦不少必槩指為宗廟之樂周公所定拘矣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

此詩不直頌文王之德却從助祭者身上極意形容其能秉文

詩記活象

卷下

三七

之德而文德之協神人和上下者益見此精於頌德者也。文
王之德不越肅靡兩字故顯相之德只以肅靡形之

維天之命

此即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所以然處。元
道流行元亨利貞萬古不已文王敬止之德其緝熙也亦如天
之萬古不已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是也魯孫篤之
文法天行之健魯孫亦法文之緝熙也

維清

文王之純無由法法文王之典便是法文德之純處此示魯孫
篤厚下手工夫。序云奏象舞也鄭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按文王之典文德也若象文王伐崇伐密之功則詩並

無一字及用武之字皆據文德即武功則文王之典乃用兵取天下之術豈後王所當法者哉且以武功爲周禮亦非理矣據云象箭南籥見文王之舞則象者象文王化行江漢廣蒞質成之德儀密伐崇因壘而降之功若象用兵刺伐乃武王專與文王無干籥者舞人所執之器詔舞樂也亦有籥說者乃謂以籥擊人則籥當南籥逆命之日籥聞無于羽不聞以籥擊人文可証以擊刺籥亦可証以擊刺乎且象文舞也文武舞也文用籥用籥武用干戚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今日象箭南籥豈象用

烈文

此詩必屬成王免喪大享先王或卜洛遷京因而大享故獻助

詩說活矣

卷下

三八

常有封靡之戒戒功之念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自安且即政當用正月元日享屬月祭來助不過畿內諸侯今日爾邦曰百辟則享合萬國矣註聚言宗廟獻助稍支戎功亦不當主助祭錫福以錫福非戎功也

天作

此疑追王祭三后之詩遺王季者以言太王依於前文王康於後則王季不言在其中如綿詩序太王及文王亦並不言王季相似序兼先王先公則后稷有配天之績必不容畧朱傳專指太王則詩兼文王又未免疎賤俱偏。或疑周有十廟二世室無三后廟恩按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詩言之矣追王止及三后特祭何害

昊天有成命

詩祀成子本無容疑朱子猶以爲疑者以有序郊祀之說亂之也按郊祭園邱其配則后稷也思文一詩既陳后稷之德以配天於南郊矣我將一詩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享上帝矣天位之祀詩歌已備又取此詩爲郊祀之什何耶天不可名其德故我將僅曰惟天其右之祖德可名故思文便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今既以此詩爲郊祀之章則昊天何以不祀其享右居欽配天之稷何以不述其德而僅述二后耶二后既有基命之德則詩當爲祀二后之樂歌又何得妄捏郊祀耶詩明有成王字必強解爲成王業總緣毛鄭疑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王以後之詩故肆意強解而不知累理傷道見晒於明哲也

詩說活矣

卷下

三九

我將

享上帝仍曰天者以天即帝也天地大矣豈一羊牛可奉示羊牛者以人道事之也天之享不可必文之享獨可必者文之神在天文之心在民後王能日靖四方以文之心爲心文王之神斷未有不來格者末只言畏天不言文者畏天則法文在其中矣

時邁

帝出乎震天子有出震之權故曰薄言震之天子爲神人之主百神爲天之司吏即爲君之司吏懷之則百神各受其職柔之則百神尤未安其享故曰懷柔百神右序乃巡狩黜陟之大權行序當則萬國畏懷諸侯莫不震疊在此故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此句乃全詩綱領。諸侯震疊在式序不在干戈弓矢故
干戈弓矢可戢可棄求懿德即思文之陳常常道陳於中國則
王化大行親賢樂利萬世永賴故曰允王保之

執競

經學遭坑至詩而極前之成王餘為成王業尙可恕也此之成
康則齊言之猶捏以成大功而安之此何異秦始之監誘偶語
皆誅二世之殺人指鹿為馬或頌固多周公所作然何以証周
公作後他人便不能作斷不敢作必槩以為周公所作則小誌
之言于其懲而後患敬之之言惟予小子不聰敬止亦周公
代作即且以執競對不顯武王對成康上下文法呼應明白今
必拘成康作大功而安之則上言武王以執競之德揚無競之
詩說活泰 卷下 四十

功又云不顯以成大功又云自其成大功而安之然後奄有四
方則床上疊牀屋上架屋文法亦不通矣說經之陋至於坑經
嗚呼惑已

思文

思文二字詩思語詞恐疎思通微也文文明也與尙書欽明文
思同立極二字鄭訓立以粒毛訓極以至尤疎立植立也極人
極也言禮以思文之德立蒸民之極下文率育陳常皆立極之
事。天降下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成今后稷以思文之德足以
配天者由其能立人道之極是以上帝命之以率育之功開陳
常之業養以裕教所以顯思文之實以粒訓立以尙書蒸民乃
粒証之固可通但既言立蒸民莫非其德之至又言帝以來

卒之種命之徧養則重複矣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

註據詩皆言農事故以為戒農官序云諸侯助祭遣於廟則詩
並無一字及於助祭遣廟若謂戒農官當列於雅則載芟良耜
何以次頌惟保介字月令有參保介御間之文則主耕措零祭
呼參乘而戒亦可

噫嘻

既始格爾乃承上篇言則前為成王此當為康王詩序云春夏
祈穀于上帝篇中何以一字不及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當據周
禮萬夫有川川方三十三里解毛通其義於都鄙欲活得雖不必
詩說活泰 卷下 四一

振鷺

以鷺羽擬容貌修整便見其能盡禮自無惡數意見矣庶幾云
者巽之也亦幸之也我客云者客尊之親親之也

豐年

據亦有高廩為酒為醴言則當主秋冬報賽與春祈無干詩言
烝畀祖妣註不兼廟祀者以時享必另有詩也然即兼廟祀亦
通不言天地者大享明堂當歌我將配郊當歌思文也諸說欲
兼諸祀似拘

有瞽

樂主和兼言肅者欲無相奪倫也合乎則當言先祖而言嘉客
者見和鳴之聲不惟格祖且歡合萬國山觀成之道於斯為倫

潛

薦鮪何以別以詩專言魚也推此則豐年只主報賽田祖之屬

誰

詩既明陳烈考文母又歌其德為宣哲文武燕天昌後則為文王無疑序必張其說為禘太祖明言綴孝子綏眉壽則為武王無疑箋疏必指戒成王說經至此陋矣自知難通乃曲附其說為行禘禮於太祖皆文武之功則詩並無歸功文武之詞嗚呼妄矣

載見

諸侯本為朝覲乃天子率之以祭武王廟耳載訓則不如序訓始為得以廟祭當及群廟此則新天子初政率群后以見考廟

詩說活条

卷下

四二

禮之異也

有容

詩見微子之賢周人愛敬之情淫威言微子威儀之大增重朝不必以用天子禮樂為說小視微子。詩與振鷺不同振鷺言口彼此無猜嫌之異此則以微子大賢周人拊誠有素故言其留之無已

武

武王以壹戎衣底定實有殺伐之威觀記言蹕厲詩言鷹揚可見乃周公作樂必曰耆定邊劉者見武非得已此周公善於歌功也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二

閔予小子

此成王自述之詞非周公所作即有代作者必非周公以此時公有流言之禍也朱子疑此下三篇為後世嗣王朝廟之樂據此則詩可借用斷不可捏本人所作為他人所作。成王以冲齡嗣位又當三監之亂乃免喪朝廟即曰念茲皇祖夙夜敬止則知文王為可師敬止為當法矣其視啟賢不知何如然幼如是長有不克終允德者乎

訪落

遭家多難乃能延訪羣臣思紹先烈成之生質實有過人者前云陟降庭止此云陟降厥家與文之昭事上帝合世德作求信矣

詩說活条

卷下

四三

敬之

敬為千聖心傳百王要道篇中首述臣之戒詞已之答詞總不外一敬敬德功夫不外緝熙何早有得於敬止家法乎於此可見天之眷周實厚小康之主亦非易及

小毖

詩皆自悔自艾語觀此則前詩求助乃真情而風雷之警必有動其翻然勃然者他詩可借此詩斷不可借序亦難歸為周公作矣

載芟

詩陳農事至纖至悉有情有景與七月幾無異而儒疑為爾頌信矣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詩兼宜胡考則

報賽之外兼息老在其中。一詩詳陳芟林耕耘之勤士媼婦依之况良苗懷新之樂收獲積倉之富然後及於享祖燕賓養老則三時勤農仰藉神功多矣說秋冬報賽兼及享燕可序獨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不識篇中何語有闕帝藉皆緣頌為王者所用故必張皇其義以合乎帝王之祀而不自知其誣且謬也

良榘

詩與別篇同為報賽之樂天子諸侯八蜡皆可通用必況特牲為天子之牲主報社稷則詩中言特牲豨多矣豈皆天子所用耶。其笠伊糾二語與前思媼其婦等語似圖畫所不能及

綠衣

祭必飲酒繹賓尸亦飲酒詩無賓尸明文序鑿指繹賓尸恐拘

詩說活祭

卷下

四四

酌

遵養時晦非陰謀是用大介非圖利不過視天命人心為去留耳爾公允師師其德非師其功稍一低昂便將武王說壞

桓

伐商而屢獲年豐此順天之應保厥士以定四方此用人之宜於昭于天言武王之德上昭于天不徒恃師武臣之力也

賚

封功臣而繹思文德正見武功不可耀益勉受封者繹文王以保厥功也

般

詩與時邁同但時邁有昊天其于句則兼望此只祭告川岳

之章朱子未詳所用以無祭告明又耳

魯頌四之四

魯侯國也不當有頌亦不當與周商並列今孔子錄魯頌且列於商頌之前事近於僭矣非也僭莫大於無君父之命而子奪自為今魯之禮樂既賜自成王則非僭矣受自伯禽則不當削矣削之是子奪君父也錄魯頌矣而不列商頌之前是反商也然則魯何以無風曰無風可採也曰魯大國也何以無可採曰風者民間紀事道情之什有可採則採之無則不必採也或曰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故天子不陳其詩其說非乎曰非也宋王者之後陳亦王者之後何以有陳而無宋魯聖人之後王乃時王之國何以有王而無魯且以魯宋為大國巡狩不陳則

詩說活祭

卷下

四五

駟

魯非富庶之國今詩首駟篇何也曰周宣之爾羊三百事之實也魯僖之思馬斯滅心之實也曰序云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非乎曰僖之儉與寬無以考然觀春秋之書六月兩傳者謂其喜雨則務農重穀可知但詩只言立心之遠不言務農重穀也曰然則詩人言馬之壯而及思何也曰此美其君之詞也美君德而及思此詩人之善言君德也。思無疆無期

可大也思無斁可久也而要其歸於思無邪有邪則亦不能大且久矣故孔子取蔽三百只舉思無邪一言

有駮

鹿鳴魚麗君燕臣君所以優其臣也此則臣與君載燕而臣致其頌禱之詞。飲酒而願歲有并願穀貽即既醉願萬年錫類意

泮水

建國以明倫為先明倫以學校為急周自文王棧樸作人武王辟靡講學外不聞侯國之君有乃心學校者有之自魯僖始則魯誠秉禮之國矣據詩言魯侯待士不以怒而以教又得敷教在寬之旨且頌魯侯有敬德孝德然後及於服淮夷而獻馘獻

詩說活參

卷下

四六

琛此魯公可謂善教臣亦可稱善頌矣

閔宮

此因新閔宮而作頌前推原列祖功德之盛後頌禱子孫福壽之多辭多誇大氣復敷衍不及古人遠矣

商頌四之五

那

此詩不脩陳湯之功德以湯之功德不待陳只一烈字盡之末言恭敬之道出于古人而恭敬之實內則在思之成外則在執事之恪詩可云善言孝思矣。通篇始而鼓中而磬終而舞而所重總在聲故二章疊三聲字

烈祖

詩與前篇同養我思成即綏我思成也醴假無言即溫恭朝夕也以假以享之諸侯即我有嘉客在其中也惟綏眉壽降豐年乃首章申錫之意上篇未及

立鳥

古帝乃昔帝非上帝也天位乃前聖所相付屬如默嫗一般註復天命。序云祀高宗朱傳改為祀宗廟者以詩兼言武湯也又言在武丁孫子非言武丁也若指武丁則當言在中宗武丁何云武丁孫子耶或曰孫子指武丁對孫子言曰先后對先后言曰孫子說固然矣獨不思既以孫子指武丁則下文武王靡不勝亦當指武丁矣乃云龍旂十乘大糴是乘者豈武丁自承自祭耶抑武丁承先后之祭耶序本可疑而世儒猶以時王承祭不應自誇其武為說則不知詩乃工歌指主人於時王亦無害也

詩說活參

卷下

四七

長發

此歷叙有殷列祖之德非祭宗廟之詩前追原始生之異後及佐命之賢與周瓜瓞詩相類若祭宗廟何一語不及獻享禮樂只虛述列祖功德之脩耶序以為大禘則禘祭不應及群廟與配享功臣若朱傳注大禘則朱子亦自疑無明文大抵殷世典禮已不同後代詩又不言祭禮則述祖德以勸戒後王何害必以頌為廟祭而設則臣之頌君如駟篇泮水豈皆祭廟之作固矣。玄亂之說本不為怪天生聖德固儲三五之精而誕生之異亦有時不同常人者事固不可以耳目限也歐蕪不信吞那

之說固屬正道然禎祥妖孽理固有然必以爲誣拘已

殷武

高宗之功在伐桀之故詩專序其事末即明作廟之事則非泛序其功可知。易言克鬼方以三年詩獨言其奮伐甚易者易道其實詩加頌揚故不同也。二述告詞稼穡匪懈句述述職之詞不借不濫二句是中興之本赫聲濯靈是中興之實

〔清〕劉士毅撰

讀詩日錄十三卷

清光緒六年刻本



光緒六年
四月重刊

重刻劉仲肩先生遺書敘

存之方君宰棗強既梨鄭司直先生日知堂集復求得劉仲肩先生所撰讀詩日錄春秋疑義錄屬予門人王樹相張銓陳文煜校正序而梨之仲肩之行誼見於志乘兩書大旨則存之序詳之矣予竊考司直在康熙朝膺特差之知受封疆之寄而仲肩當乾隆中僅一領鄉薦兩先生皆生 國家隆盛之日或遇或不遇豈非命哉然司直以端清見知凡所設施悉本所著朱子學規一軌於正仲肩孝友端方著書確守先儒之說而不為苟同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兩先生遇雖殊而趣則一矣讀兩先生之書者論

讀詩日錄

其世而知其人於以尙友古人步趨樂瘦窮則仲肩而達則司直不亦善歟 國家祀典 文廟附祀先儒先賢又立鄉賢祠蓋以先儒先賢之祀天下所公鄉賢之祀一方所獨也人情習於所近其興起也尤易存之牒請附祀兩先生於董子祠復取所刊書板度藏祠中彗彗之士苟由兩先生之學進窺道之大原蘄至乎古之賢聖則尤足慰存之表章先哲引誘後學之盛心光緒六年四月貴筑黃彭年敘

核刊讀詩日錄序

棗強劉仲肩先生著有讀詩日錄世不傳惟稿本藏家中邑人士俱未之見也光緒三年秋大饑或持入市易米薪予聞而急索之得其書於郵其後人錄副本為之校刊而歸原本於其家先生說詩時世本之小序訓詁采之傳箋義理則取之朱子雖于集傳間有論辨而不害其為大醇雖原本蓋吾李氏書而于其疵謬亦加駁正不拘守一先生之說蓋博觀詳考融貫以成一家之言于宗小序諸家中最為善本先生之言曰六經之作以敘彝倫說經者苟不悖于彝倫則一彼一此君子固無偏執亦可謂善說經

讀詩日錄序

者矣先生名士毅乾隆癸酉科選拔貢生是年中順天鄉試舉人邑志載其嚴氣正性孝友端方殫心經史靡不條貫嘗作誠意正心說謂無事之先當閑邪存誠臨事之時當澄心靜慮著書與先儒閒有同異而志在翼經學者多師之惜乎其久而不傳也先生是書成于乾隆十四年百餘年間人徒風微學絕道晦舉一州一邑之中幾至無一窮經之士予故刊而傳之庶或讀先生書有能接武而興起者夫光緒五年正月十日桐城方宗誠撰

讀詩日錄序

春秋詩書古史之流春秋以紀事詩書以載言皆人君所以備勸戒也然紀事之文得失即在事載言之文善否猶在言外何則凡人之言必有自來必有終往言之所指分有尊卑言之所發地有險易且人異哲愚則數辭有詳略時分治亂則取義有顯微是非考據詳明洞見其人之本末則立言之難與立言之所以得當茫然不知其故故孟子言頌詩讀書而歸本於知人論世則詩書之序其不廢於古也久矣毅少讀朱子詩傳廢棄舊序固疑意揣之虛不如之見之實然以生長窮鄉書籍鮮少不見傳箋諸

讀詩日錄序

說無從疏解文義幽室悵悵積有歲年每憶蹉跎太息而已已未冬得蠶吾李氏本其書以毛鄭為宗又於諸書中漸見先儒舊說源流可尋參伍有據然後會萃折衷逐日為課一知半解隨筆錄之大抵時世本之小序訓詁采之傳箋而筆削則寄之朱本朱說善者不復贅辭其有未安乃採取舊說或用愚意互相參正閱十餘年改訂數次條理粗就然後錄成卷帙以備繙閱夫六經之作以敘彝倫故說經者苟不悖於彝倫則一彼一此君子原無偏執且古人因所遇而有詩後人執詩而改所遇時世已非何復論詩今茲所論先正時世次疏文義以為論世知人然後

作者之志可得而逆爾雖然古之著述期以晚年誠恐少壯豪粗斟酌未善况如毅者見聞既陋訂正無人草草編輯豈敢自信姑俟他年學識稍進再加刪訂錄為定本然後藉手先達而請益焉庶幾其不畔於道也
乾隆十四年歲次己巳孟秋下旬棘津劉士毅題

讀詩日錄序

二

詩詩目錄義略

詩大小序舊傳以爲子夏作或以爲毛萇衛宏作皆非也
夫作詩之世上自商湯下迄陳靈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
載立意既有顯微屬辭復有曲直苟非樂府相傳舊有序
義亦孰能於人遠風微之餘懸揣其出於何人起於何事
確然言之而不惑乎夫以漢魏樂府舊無序義者後人猶
疑以傳疑不敢妄爲之說况三百篇之垂世立訓者乃敢
漫無師承憑臆奮筆而爲之序宜非情理所有由是言之
詩序之作非毛萇衛宏亦非卜子夏乃國史舊文也今按
其文間有支離似出漢儒附會者然亦什伯之一厥過鮮
讀詩目錄 卷一 一

可耳
矣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讀序者闕疑而慎言其餘
六經之作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通人道之正故
刪訂贊修去非存是使爲善者有所取則爲惡者無所藉
口爲後世慮至深遠也說者曰孔子選詩取其善足爲法
惡足爲戒者又曰善者足以感發善心惡者足以懲創逸
志是以蔽之曰思無邪愚按詩人之志皆出美善而刺惡
故讀之者可以懲可以勸若篇什之作半出里巷狹邪之
口則以惡導惡而已烏能有所懲創耶如曰淫邪之言具
載篇章讀之可羞可惡以是爲懲創則凡淫辭穢語可羞

可惡者皆可以續三百篇而作經矣夫以子虛上林託諷
勸之意騁瑰麗之辭從容導儉未爲無補楊子雲猶以曲
終奏雅勸百諷一况以里巷小人志辭俱邪者謂能有所
懲創其信然耶由是推之詩序不必盡非集傳不必盡是
讀者各求其心之所安可也

列國之風多爲男女誘悅之言似不軌於正義然考之序
文則皆當世賢人君子以繪畫之工立淫邪之案不施譏
評而鋒鏃刺骨所謂嬉笑甚於怒罵者也集傳謂爲淫者
自敘今按詩出自敘文意固曰直捷然同一詩也以疾邪
之辭讀之則有懲創之萌以言邪之辭讀之則有淫靡之
漸兩者爲用相去天淵有志世教者究其用之不同其必
知所取舍矣
讀詩目錄 卷一 二

先儒說詩以爲王詩謂雅侯詩謂風平王東遷與諸侯無
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愚按風雅之云不以天子諸侯
爲別蓋以風俗政事爲異故二南爲王教之端幽風爲王
業之本似宜入雅而反列於風以其關諸風俗也采薇出
車作於文王專征之日諸侯征役似宜入風而反列於雅
以其施諸政事也况同一幽詩非有天子諸侯之異而幽
風幽雅幽頌各體皆備可知風雅之異別以事類非所語
於升降矣

詩教初興樂府分類最爲詳悉言風俗者謂之風言政事者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者謂之頌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中葉以還詩歌繁多史官假借以附或取諸地或取諸人則不必盡協本義者如二雅作於西都則西都諸王之詩附焉不必其皆言政事也王風作于東都則東都諸王之詩附焉不必其皆言風俗也邶鄘爲衛國所併則以衛詩分附二國之後其詩初不爲二國而作也幽風爲周公所陳則以美周公之詩皆附七月之後其詩初不爲幽國而作也幽王之詩入大雅者二入小雅者十四豈其政之皆小哉厲王之詩皆入大雅不入小

讀詩日錄

卷一

三

雅豈其政之皆大哉且宣王南征北伐皆中興盛業非有大小之可言而六月采芑入小雅江漢常武入大雅豈功成擬狃威定荆蠻盛烈猶出淮徐下耶由是言之制作定於周初者命名分類釐然可求厲宣以下諸詩則史臣假借附著孔子亦以名教無傷因而不革耳必欲以本意深求將見其支離而寡當矣
孔疏曰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據此則興者正意未形稱引物類以發端比者正意已形假借物類以終義故興取其隱躍可思比取其明白易見論

語觚不觚觚哉觚哉詩之興也其器子貢以瑚璉詩之比也由是推之興比之用無書不有說者專以興比論詩其亦隘而未廣矣

先儒謂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小雅自菁莪以上大雅自卷阿以上皆爲正雅其餘皆爲變雅愚意不然正者理之常變者事之異故謂之變風謂之變雅者必其異於常而可刺者也淇澳之進德緇衣之好賢方中干旄之中興車麟四鐵之創業車攻吉日之復古江漢常武之撥亂皆異常乎皆可刺乎胡以謂之變也故大序之變風變雅謂若柏舟綠衣南山正月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者耳

讀詩日錄

卷一

四

舉成康以下略不別白而皆謂之變則不考情實之論未可據以說詩也
二南皆文王之美不繫文王而繫二公者推美臣下之義以見王業之成非二公不爲功也
惓臯聞曰東都故有王風領諸樂府平王東遷因以其詩附之非平王時始立此名此論可謂長夜一旦矣然據惓氏說則王風領於樂府自成康時已然何以今日之詩乃從黍離託始意者厲幽以前詩歌散亡或詩存而夫子刪之也近人見王風始於平王便謂平王始立則邶風始於衛頃伯鄘風始於衛共姜亦將謂衛人始立耶

魯頌四篇小序以爲僖有明德魯人尊之故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此言魯之上有所承非自專也而說者以爲僭亂之詩且曰夫子存之以著善惡之實春秋法也愚按禮樂征伐皆天子之大權非諸侯所當擅然王室多故諸侯有受弓矢專征伐之禮則樂律之事苟有得王命而作者亦不必以專擅爲譏也且夫子魯人有諱惡之義苟魯頌爲僭亂之詩則當用諱惡之例削去滅迹而乃著之簡編彰其惡於天下萬世愛君之誼似不如此抑又考之晉侯召王使狩河陽夫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削其召使之實筆以自狩之文其爲後世遠慮如此顧乃讀詩口錄

卷一

五

取僭亂之詩明著經文以資亂人之口實豈聖人經世之志耶

詩人爲文都不徑直說盡常有言外之意使人思而得之如衛之河廣第言宋之不遠而不言義之不可往齊之猗嗟第贊魯莊威儀技藝而不言其繼母爲亂小雅楚茨諸篇第陳古以風而不言今日之衰亂此皆古人立言高妙處漢詩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唐詩如美人捲珠簾深坐嘖娥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猶有悠然不盡之思近人爲詩必以說盡爲快少此蘊藉風味矣

後人文字大都正寫題面少游神題外之致詩人則不然如黍離之詩弔故宮也而正寫故宮荒涼處不過彼黍離離二句其餘則感時人之莫予知怨蒼天之不可問而因及始禍之人用以憑弔往事垂戒將來神理何其綿邈斯十之詩慶新宮也而正寫新宮輪奐處不過似續妣祖四章其前則言山川莫定兄弟休和其後則言熊羆入夢男女蕃育意象何其恢廓大東之詩東國告困也而正言財力困竭處亦止大東小東二章其餘則陳古以刺今舉西以形東而末三章又歷叩星辰以致怨於天之不我救思路何其幽異後人之詩敘晏游則酒肉歌舞而已覽山川則林壑雲物而已弔古則蔓草荒烟對景灑淚懷人則曉風殘月恨別驚心盡乎技矣豈若詩人高情遠思一往而深耶

讀詩口錄

卷一

六

古人作詩意在寫情不在爲文以傳世故語句之外天真爛熳此其所以千古也漢人爲文雖有形似情理之別而馳騁自得要爲不失古意建安才子立意求工已墮雕飾惡趣晉之潘陸宋之顏謝彌不逮矣唯陶淵明無意求工天趣自抒得爲詩之本是以此中真意獨有取焉

讀詩日錄卷一

周南

關雎○序曰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據序關雎蓋后妃所作廣求淑女以其內職也其首章則以雎鳩有別之鳥在洲相和與君子淑女以有別之德居室相宜大意言雎鳩之鳥摯而有別故能雌雄和鳴以在河洲况我君子以齊聖之德為神人之主苟非窈窕之女

讀詩日錄

卷一

一

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豈足以配君子而宜其室乎好迷猶言佳偶德相稱而情相協也○或曰迷之為言敵耦之義非眾妾所得居曰詩人之辭取其嘉美而有假借非若春秋禮記辨名定分之比且妃之為言亦敵耦之義而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稱然則關雎以好迷稱夫人嬪婦以下又何嫌也○后夫人之職所以佐君子而理陰教然一人之資助有限眾賢之神益無窮故大臣以人事君后妃以人事夫事夫以人則羣淑集而宮教修和氣暢于闈門德化溢於四海矣○若茶以奉宗廟故左右無方以流之與淑女以配至尊故寤寐不忘以求之流謂順流以求非已

得而取之也○琴瑟鐘鼓乃后妃思念之切預期待之時當如此以友之樂之耳不可當作實事采取也祭菹謂之芼左右芼之謂左右采取以為芼也

葛覃○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天子以率耕為本后妃以率織為本故曰葛覃后妃之本

黃鳥于飛三句雖以點綴景物然須於言外得其心境灑脫粹然有餘裕處○是刈是穫二句具見樂此不疲之意○言告言歸后妃告師氏以將歸之意所謂尊敬師傅也

讀詩日錄

卷一

二

歸甯父母言我之勤儉整潔如是庶不失公宮三月之訓可以歸安父母無愧色矣可見后妃平日於父母之訓有常銘佩不忘處○為后妃者躬儉節用雖似宮庭細事然民力所以得寬未嘗不由於此不然金蹙孔雀銀繡麒麟十家之產不足供一衣之用而生民自此離散矣

卷耳○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首章求賢審官也次章以下知臣下之勤勞也○采采有光彩也不盈盈也毛傳曰周周朝也行列也左氏云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物以登於筐而成用人以列於位而見功今觀采采之卷耳豈不盈于頃筐乎嗟我所懷思之人亦庶幾寘彼周行馬以卷耳興懷人以頃筐興周行以盈與寘○參苓入藥籠語意蓋出卷耳盈頃筐○或曰嗟我懷人其詞親昵非所施於臣下曰懷人者懷思之人才德之士國家柱石其見懷思不亦宜乎自後世多以二字入情辭閱者熟馬乃覺其有燕昵之意試平心察此二字本義可以無疑○陟彼崔嵬二句念行役之勞也我姑酌彼二句憂思難忘姑借酒以自寬也○次章以下憂念雖深而爲無可奈何之語其

讀詩日錄

卷一

三

以王室如燬欲息勞而不可得耶然后妃以憂念臣下輔佐君子則撫慰其勤勞者必無不至此汝墳之國所以有父母孔邇之頌也○周之興也太姒以僕馬永懷周之亡也褒姒以烽火召兵爲笑國之興亡豈曰不由婦人哉

馬
樛木○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以樛木下逮而引葛藟興后妃逮下而引眾妾故下遂以福履祝之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失寵則有執扇之悲逮下則有樛曲之頌君子知人情之若斯是以嫁娶有時御幸有序使人各得其欲而不過焉所謂王道本乎

人情也

螽斯○序曰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嫉妒則子孫眾多也

此篇朱註全指螽說自好毛傳以末句指后妃反覺味短○凡物羣則爭爭則相吞相噬而螽斯羣處和集所以宜有子孫○說說動而和也薨薨飛而和也揖揖息而和也振振初出者也繩繩繼出者也蟄蟄未出而蟄於地者也
桃夭○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不妒忌者推己以及人所謂怨也此化行則爲父母者各推己以及其男女斯國

讀詩日錄

卷一

四

無鰥民矣

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注曰霜降而昏詩所謂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者也冰泮而殺詩所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者也至於屬禮仲春之合會男女則謂婚姻之禮期盡是月而止耳非謂仲春始合昏也讀詩者第知桃華婚時而不考霜降嫁娶之典則所謂時者尙未見其全矣○桃以興女天以興年參華實葉以興顏色之美德容之盛

兔置○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后妃求賢以襄內治則羣臣承風莫

不求賢以襄外治故以為后妃之化

兔以興賢。賢以興求賢之禮。祿之丁丁。典羣臣競用禮以
求賢中達者。兔之所往來也。中林者兔之所窟宅也。皆以
興賢士之居也。施於云者。興弓旌之禮。貴於賢士之廬也。
羣臣如是以求賢則賢才輩出不可勝用矣。三章皆言
赴赴武夫者。朝之公卿皆軍之將帥。故無取乎文弱。或
曰以兔置興致賢。擬不以倫矣。曰古之求賢者。謂之羅致。
又謂之獵。得非取義於鳥獸耶。而何疑於兔置之不倫也。
○不言戈矛而言干城。可見古之用兵。所以禦民。害非以
害民。傳箋曰干城以禦難。言可任為將帥也。怨耦曰仇。

讀詩日錄

卷一

五

謂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也。腹心。可任為策謀之
臣也。夫將帥使臣謀士。各得其人。可謂眾多矣。古者取
賢不一。其途薦賢不一。其人故占一善習一藝者。皆得自
見。若取之以一途。又專其事於寥寥數人。則所遺者不既
多乎。此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也。

芣苢。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傳曰芣苢宜懷妊焉。

凡人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憂傷憔悴。方且不樂其生。何心
及於求子。今觀此詩。采芣苢以求子。則室家之驩然。相得
心緒之陶然。無憂皆可想見。所謂即小見大。以一人一事

而知王政之興衰者。此類是也。通篇止敘閒閒泄泄。景
象而所以然之。故令人言外自參。最是詩人立言高妙
處。采采葉穗。燦然也。

漢廣。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子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喬木無蔭。故不可休息。游女無情。故不可求。思漢廣江永
困一女。而想見王化之廣遠也。不可泳不可方。總以形
容江漢之廣。永不可別有穿鑿。秣馬秣駒。皆寫敬慕之
意。猶所謂為之執鞭所欣慕者也。江漢去周頗遠。而美
化及之。故以江漢廣永。想其德廣。

讀詩日錄

卷一

六

汝墳。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伐其條。以及其枚。興王室。斬艾民力。必使竭盡無餘。伐
其條。以及其肆。興王室。兵役繼作。民力稍蘇。旋遭苛虐。既
見君子不我遐棄。當是期望之辭。不作實事說。久淹於
外。非君子意。而遐棄云者。不忍斥言君子羈困。若其行止
自由。然者立言之體然也。以紂之失人心。如此而南國
猶以文王之命服。其彼見文王事上之忠。以紂之殘虐。如
此而南國猶以文王之恩。忘其勞。見文王恤下之仁。汝
墳之國。其去岐豐不為甚。邇而云孔邇者。有籲必應。有愬

必知千里如在周堂爾。詳味詩意蓋閱其君子迺相勸勉非面語也

麟之趾。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化行謂文王之化自關雎始由是而及於國由是而及於天下至於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則淪肌浹髓而關雎之化成矣故曰關雎之應非以后妃專其功而文王不與也。關雎亦文王刑于之化言后妃則文王見言文王則后妃不見故序文屢目后妃使讀者知化起閨門耳而說者便謂文王寄生或者未

讀詩日錄

卷一

七

之思耳

此篇公子公姓公族說者皆以為周之懇親愚意不然蓋二南之詩篇章次第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如果麟趾公子為周之公子則其序當在螽斯之下而乃次於漢廣汝墳義何所取且小序明言天下無犯非禮云云則振振公子自指南國公子言也以麟與其君以麟趾與公子而末嘆其為王者之嘉瑞以民德卜天瑞自是腳踏實地之論不然則漢之白麟晉之青龍識者占亂亡矣何端之有耶

召南

鵲巢。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李氏云鵲巢餉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序曰德如鵲巢

鵲巢之夫人以為后妃耶則序不應曰諸侯之風又后妃夫人雜然亂稱非名也以為南國夫人耶則序不應曰鵲巢之化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且二南之序自內及外故關雎鵲巢皆曰化行麟趾騶虞皆曰應若編詩首南國則王者之化為無源矣非序詩之深意也竊意此夫人當是召伯夫人召伯承文王之化以刑于妻而漸以被乎南國耳或曰文王守藩召伯未為諸侯其妻胡稱夫人曰文王受命九年書有明文而何彼穠矣稱文以平王甘棠稱爽以召伯是皆文王受命召伯受封之証也

讀詩日錄

卷一

八

采芣。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國君耕藉以供粢盛夫人采芣以供籩豆所謂敬之至者必夫婦親之也。此夫人仍是鵲巢之夫人

草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異類倡和以刺男女之合不以禮也未見而憂既見而降繫思君子而無他念正以禮自防處。薇蕨之采嫩則食老則棄取此作興蓋亦紅顏易老

爲樂及時之意楚詞之美人遲暮陳思之盛年處房同一感嘆。大夫行役其妻獨居所謂既見既覯皆期望之詞非實事也。

采蘋○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奉祭祀矣。蘋藻言菜如法筐筥錡釜言器用如法宗室屬下言設祭之地如法皆循法度處。

李氏曰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性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德也。又曰教成之祭祭之地爲大宗之廟主祭之人爲將嫁之女蓋先王爾家正內端之始基著之風詠有如此

讀詩日錄

卷一

九

其慎者先儒誤認大夫妻爲已嫁之女能奉祭祀則婦也而尙稱季女乎哉。

行露○序曰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據列女傳兼詳詩文乃已聘而未成昏男欲苟合女執禮不從男家竟以禮備不行誣訴于官及召伯聽訟女乃得直故作是詩以舒憤懣其曰行露厭浥以興人言醜惡也其曰夙夜多露以興淫辟多言也故行以晝者無沾身之濕合以禮者無敗名之悔。誰謂四句冤憤之極而反言之雖速二句得直詞也。惲氏曰室家不足具兩造之詞

亦不女從美召伯之明也言召伯不之從也。兩造具而後眾証分明知其室家之禮不足非禮已足而女不行也。

羔羊○序曰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之色白節儉之意羔之毛洵直且侯正直之意故曰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疏曰羔裘大夫朝服按三章皆以羔羊發端言其德如羔羊服之爲稱也。絲以素取其雅淡所謂節儉也。退食從容非正直者不能。

殷其雷○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讀詩日錄

卷一

十

遑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雷在山陽以喻王命在遠會役艱難也。次二句閱其勞也末二句勸以義也。言勞則勞矣而振振信厚之君子豈於王事未甯之日遽爲歸計以傷信厚之素哉。二三章放此標有梅○序曰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李氏曰此當爲父母擇婿之辭。梅之清芬以喻女之貞潔梅之標取其色味成熟可以筐取以喻女之年時芳盛可以禮求也。故序曰男女及時也。七三取其叶韻不取其義頃筐暨之即取其既標之三七也。謂之指媒妁傳語之

始成言之後仍有納采問名等禮豈曰旦相告語而約可定哉

小星○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月為妻象星為妾象而小星又為賤妾之象此詩取義小星蓋以月不掩眾星而使被日光喻夫人不妒眾妾而使御君寢○在公在君之燕寢當御也夙夜者夙而往夜而後息也宵征者蓋將旦未旦之際君出視朝新者往與舊者相代也晝日君在路寢而小寢必有人當御者蓋以聽讀詩日錄

卷一

十一

政煩勞或適小寢燕息接護衣服也○夫人來去晚於眾妾衾稠使人抱之優尊者也○首二句感夫人也次二句自傷也末句自解也

江有汜○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

曰過者過我而相提攜也○勤而無怨感媵自悔仁也但美媵悔而不言已之所感讓也仁且讓可以觀德矣

野有死麇○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取麇者必以其具求女者必以其禮故以為典○樸樾死鹿猶以白茅純束况此女以如玉之德顧可以非禮求乎○末章三言其意懷然難犯而其詞雍容不迫守身之貞立言之雅皆可為法

何彼穠矣○序曰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

讀詩日錄

卷一

十二

之德也

朱子曰使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以唐棣之華甚穠與王姬之德甚盛故見其車者知其肅雍以執婦道也○如者指點之詞言華如桃李如李皆甚穠也○王氏曰所謂平王猶格王甯王而已所謂齊侯猶康侯甯侯而已○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無愧乎為孫為子也○孔氏曰釣魚之法以絲為繩則是善釣以興取妻之法以禮為求則是善取

騶虞○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鵲巢者王化之始騶虞者王道之終王者起化閨門則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由同類及庶類皆有次第漸達之勢故曰鵲巢之應應者言其化之所究於是為極耳

庶類蕃殖或生人主侈心則暴殄天物而盛業敗故啟之以騶虞不殺使知蒐田以禮。二南之詩始於關雎鵲巢終於麟趾騶虞所以示王道之序造端夫婦而推其極可察乎天地漢高祖帷薄不修漢文帝衽席無辨晉武帝羊車縱淫唐太宗雁行內亂官教不修何以治天下此後世之治所以不及三代也夫。詩教推本閨門而朱傳乃

讀詩日錄

卷一

三

言誠意正心者此又刑于寡妻之本也

讀詩日錄卷第二

東強劉士毅

邶風

柏舟。序曰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

一章言其憂也二章言人不知也三章自反無闕也四章言羣小之侮也末章言君不自主欲去無從也。舟以任載賢以任政故取以興猶易之言大車以載也。兄弟宜可據而反以不能適時相為詬厲女嬖申申漁父鼓柁千載同嘆矣。憂心悄悄將國計民生言之必切斯羣小所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一

以見愠。日月迭微以喻君臣互勝。此人蓋衛之宗戚無可去之義故曰不能奮飛若異姓之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不至如此憂傷憔悴矣。離騷念君傷已微文遠思大略與此詩同而從彭咸之所居未免激烈則不若詩人之優柔敦厚矣

綠衣。序曰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禮王后六服皆以素紗為裏今以黃為裏則貴而賤用之矣。繅綠由女所治以興妾驕由女所寵。傳曰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莊姜失位而思古無尤亦可謂善處變

矣。綈綈而遇凄風則甚寒以與端莊而遇昏主則甚辱
燕燕。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爲別離之興燕燕華谷主兩
燕說最是差池其羽以興行旌之絡繹不齊頡之頡之以
與離人之欲行又止下上其音以興離人之互訴別情實
勞我心謂心逐行旌搖搖莫定也塞淵言存心也溫惠言
待人也淑慎言持身也不失口不失色不失足是謂淑慎
其身

日月。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二

家國之禍未嘗不始於賤者上僭貴者失位故因州吁之
難而追怨先君溯本也怨先君而不及時事辟禍也。箋
疏曰日月與國君與夫人宜同曜齊明而臨照下土也愚
謂君理陽教夫人理陰教各無失職是謂同曜齊明。胡
能有定二句言公凡事狂惑無定獨其不我顧之意一定
不移何也後放此。唐人加恩詔書謂之德音則德音者
喜悅之言也喜悅之言且無良善則悖怒之言可知。畜
我不卒謂養我不終使我嫁而受困

終風。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
不能正也

天氣以晴和爲美終風且暴則塵晦矣故以爲昏惑不
之興。莊姜斥州吁以詭浪笑傲定姜斥獻公以暴妾使
余敗亡之君若出一轍。霾則又甚於暴矣。莫往莫來
謂觀其形迹則未嘗往觀其情思則未嘗來仍指詭浪笑
傲而言。悠悠我思思莊公之養亂耶思桓公之事已也
皆在不言之表矣。暴霾猶有日光也暄則日光亦掩矣

○虺虺其雷喻不明之人不以理而發暴怒
擊鼓。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其暴亂使公孫文
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首二句蓋治兵於廟之事。土國城漕非安逸也而美之

讀詩日錄

卷二

三

津津焉情愈悲而辭愈苦矣。春秋兩書伐鄭自是爲鄭
起見非平陳宋也平陳與宋當別爲一事春秋以其赴告
未及而逸之耳。爰居爰處言居處自逸意不在馬故釋
之曰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二句寫出弛緩不在意之神
○死生二句相誓也執手二句相祝也。末章言往日之
相誓相祝如此而今果契濶矣不我活矣借耆老之願虛矣
但未知不相忘棄之成說其洵然耶其不我信耶末二句
蓋期其室家以踐誓之辭。此蓋當時國史代寫民情以
風其上非從役者自作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未信則以爲厲已州吁未取信於民而屢用之生死存亡

之地此所以有不戢自焚之禍也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疏曰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是成孝子自責之志也

詩人美刺之作往往曲摹善惡之狀不作一評斷語而美刺之意言外自見如此篇之作第言孝思而不加孝評是也。并以一泉而給萬人之飯反興子以七人而不得一母之歡

雄雉。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讀詩日錄

卷二

四

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飛而泄泄下上其音皆所以求雌感物思人因知君子憶家亦復如此而乃遠阻河山欲歸無計不亦勞我夢魂耶。昏亂之朝不能引身早退致此勞困豈非自貽伊阻。君子之淹留不為道遠為令嚴此云然者孫詞辟咎耳。伎則取禍求則取辱二端克去咎悔從何生乎

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大夫並為淫亂

。夫人夷姜也

匏有苦葉未可佩濟有深涉未可渡而深厲淺揭必欲渡而後止以喻禮有禁防森然難犯而曲折轉變必得所欲

而後已也。李氏曰有瀾濟盈與狂念之發也有鷺雉鳴興淫泆之狀也濟盈不濡軌興邪妄而自以為無妨也雉鳴求其牡興淫奔之非其匹也此以兩物起興而引伸再興又一體也。傳疏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贊用雁而時用所冰未伴娶妻時也。叩須我友蓋須同伴之人相借以濟不與雜人同舟也友不指舟子言

谷風。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宜召陰雨之和龜勉同心不宜召暴怨之變。陳氏曰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五

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德音喜悅之言莫遠不相違怒也。行已遲而心有違猶所謂三宿出晝猶以為速。涇以渭濁四句言渭水本清自涇水既入遂使渭之清者頓濁然渭流之壯豈無湜湜者可以見其本質乎以興舊人本善自新人既入讒言蔽聰遂掩舊人之善以為惡然舊人之善著在家庭者不能盡掩也但以夫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遊梁發筍取禍之機毋逝云云蓋喻言以戒後人毋蹈已轍以取戾既而思之我躬見在憂患之中自不檢閱奚暇憂恤後人之事詳味二語蓋傷己身可恤而非實欲置人度外

○就其深矣四句論事無淺深莫不委曲以濟也何有二句言阜財也文意若曰自檢其家何者有河者無其無者則龜勉以求之也凡民二句言恤親鄰也。成家之婦定國之臣放棄之餘不堪回首讀谷風之四章真令人有鳥盡弓藏之感。惡觀風人之作雖負屈含冤至痛至深而無怒然長決之思無發憤自殘之感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禮先王之澤未泯者也後人之文如文君之白頭吟則兩相決絕不可為訓矣

式微○序曰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微卑末也言衛人之卑末之也。胡氏曰微君之故言不

讀詩日錄

卷第二

六

以其事為事若魯昭守齊三年無成是也微君之躬言不以其君為諸侯若齊景享魯昭使宰獻而請安及高張來唁稱主君是也。中露泥中指在衛屈辱傳以為邑名者似非。黎侯已失國矣而猶勸以歸者意狄人但有偏黎之勢尙未滅其國耶或國都雖失尙有列城未下者可以歸耶

鹿丘○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蒙戎毛密且大之狀東東來存問也按詩意似有恤黎之大夫衣狐裘而時來存問者但以在廷叔伯不肯與之同

心恤黎耳。黎國在衛西黎侯之寓在衛東今大明開州有鹿丘古蹟又東昌范縣有黎侯城即黎侯所寓之地。古詞於所愛之人或目其居或目其衣往往如狐裘蒙戎之類。流離者其定名瑣尾者其苦况瑣尾云者言其饑寒困頓氣焰不長也

簡兮○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
以承事王者也。州鳩以伶顯於周師襄以伶顯於魯而君子陽陽亦相招以伶官全身遠害是則古之伶官非清流所不處而張子以為雜於侏儒俳優玩世不恭夫孔子選詩期在盡善豈以簡易不恭垂教

讀詩日錄

卷二

七

後世者哉

簡擇也將舞而選擇能者以備前列也上謂前列之上如居東者以西為上居西者以東為上。有力如虎堪為右也執轡如緹堪為御也古者御右之選甚重故周官戎僕以中大夫為之詞右以下大夫為之而左傳每叙將帥必及僕與右可見二官非常才所堪。如虎見武能威敵如組見文能和眾不便侈然自誇故指材藝顯然者以見意。前三章據事直叙其詞若自譽其意實自憐。山照以榛苓生色國家以賢才增重故以為典。宇宙茫茫無可告語而游思於西周之盛王此是何等高懷遠致屈原發

憤就重華以陳詞伯夷采薇悼虞夏之忽沒同一神理熟讀三復可以歌可以哭矣

泉水○序曰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泚爾于言蓋適衛有二道故合言之○范氏曰衛女始謀歸必有以大夫甯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之意未能自已謂女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今我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己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古之媵妾皆以姪姊未聞以姑姊而為媵妾者集傳以姑姊即上諸姬似未確○方謀歸耳即歷言歸途情景者蓋積想之

讀詩日錄

卷二

八

極每為神飛故姑託空言以為快也○瑕疵病也不瑕有害言歸衛之事不瑕乎有害乎蓋與諸姬商酌之詞

北門○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暗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往也○天之為言命也命之為言氣數之適然也忠孝傷心之事一歸之於氣數則怨尤自泯矣○互言曰交皆言曰徧

北風○序曰刺虐也衛國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南風長養北風肅殺雨露為德霜雪為刑故取為威虐之興○極言刑禍嚴急稍遲則欲去不得也○首二句刺時也中二句相率以去也末二句相戒以速去也○李氏曰狐性妖媚烏聲梟惡廟堂皆此類不去何為哉

靜女○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箋曰靜女貞靜之女也城隅言高也俟我云者言率我以俱高也○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相貽蓋貽我以關雎葛覃之法也既受其教則彌悅其貞靜之美矣○末章設言以見相愛之意言既愛其人則雖荑稗常物亦覺美異左氏所謂靜女三章取彤管焉正謂此也○詳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九

味此詩蓋三宮之人惡公與夫人失道思得貞靜之女以配君子以貽嬪御之法我者嬪御自我也

新臺○序曰刺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宣公作臺臨水以要宣姜本求燕婉之好豈意臨時良心難昧俯仰羞縮不見所為燕婉也還條不能俯言其作人戚施不能仰言其愧天仰愧俯作無地自容有似二者之疾故斥而言之○鮮減去也○宣公要于婦而愧作所謂天理之良心也擴而充之則為人忍而昧之則為禽人禽之分祇爭俄頃行身者可不慎諸

二子乘舟○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此詩蓋作於二子既去死問未至之時其言汎汎其景蓋明知去而必死故於其去也顧其形復顧其水中之影以示愛戀不舍之意其言中心養養蓋知其死而又冀倖其不死故搖搖莫定也其言汎汎其逝蓋舟已去遠景亦不可得見故但見其危檣風颭渺渺天末而已其言不瑕有害蓋設兩端以爲揣測其不瑕乎其有害乎此正中心養養所一日而九迴也

鄘風

讀詩目錄

卷第二

十

柏舟○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絕謂絕其奪之念

李氏曰以舟之長在於河與婦人之永貞於夫○末二句哀怨而不忿激妻道子道兩無傷損所以可法

桑中○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注爲唐之所生桑中爲淫女所聚故以爲興二三章放此○期我桑中三句歷寫期會送迎之地見其覩不知恥又不畏法序所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孟姜孟弋孟庸非

一人而皆日期乎桑中云云者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卜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其餘卿大夫各以次受桑於公歲畢而納其繭

稅故卿大夫之內人蠶於公桑之側者亦皆築宮近水之處以便浴種然則桑中者公桑也上宮者蠶室也淇水者浴種之川也此期會送迎所以不謀而同地與○詩人代爲貴游公子左顧右盼快心滿志之詞以風其上若曰誣上行私至於如此此何世界哉而爲上者衰如充耳耶

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擡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讀詩目錄

卷第二

十一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言得時也揆之以日言得制也榛栗椅桐言備禮樂之用也望景觀卜言參謀人鬼以盡利也夙駕稅田民事勤也駉牝三千馬政舉也中興規模數言括盡大唐中興頌萬語千言豈若此詩之有體有要耶○大亂之後國家新造乍親農事另有一種欣欣神理故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自下言之星言夙駕稅於桑田自上言之皆入神之筆也○匪直也人三句言公之秉心匪直民人之事爲之深思遠慮也即以畜馬言之駉牝之多

亦已至於三千矣不言牡而言牝者國家新造乘馬鮮少故加意牝馬以收孳生之效文王養老之政五母鷄二母菟亦此意也○塞訓實淵訓深蓋存實心以愛人則所以爲之謀者必深遠矣

蝮蝮○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李氏曰東虹不敢指今俗猶謂指則生膿指也遠父母兄弟者女子于歸從一而終雖父母在尙歸甯有時若父母沒則兄弟承別而況與人淫奔也崇朝其雨者諺云東虹霽西虹雨以興夫婦感應有正也○天道之常陽倡而陰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七

和東爲陽方西爲陰位東虹者陰倡於西而陽和於東也於理爲不正故於占爲霽而詩人以興淫奔之惡西虹者陽倡於東而陰和於西也於理爲正故於占爲雨而詩人以興感應之正○從一而終之謂信配合自天之謂命不從其配於天者而縱欲妄行自陷刑辟是謂不知命也

干旄○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憚氏曰素絲以先馬猶春秋傳以乘韋先牛十二也○蘇氏曰良馬贈賢物五六言其每進而益加也○按周禮鳥隼爲旟析羽爲旌州里建旗游車載旌而孟子亦曰庶人

以旄士以旂大夫以旌是則旌之爲物乃與旂常旟旌並列九旗所謂析羽乃垂之於下以爲徽識非僅如旄牛之尾注之干首者也鄭氏以注羽干首爲言而朱子因之考核猶似未確也○楚人大惕懼亡而後子西遷都改紀以定楚國衛人國破君亡而後文公止奔好善以易風俗多難興邦豈不信然

載馳○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闕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讀詩日錄

卷第二

七

首章叙事也次章驟止而自傷也三章徐思而恨許人也末章又徐思而哀告許人也○疾行曰馳遠行曰驅悠悠行不息之貌○爾指衛也不臧猶言不淑指滅亡之禍○禮緣情起宗國顛覆人情必不能已於一視則不甯兄弟之禮原可勿拘而許人執守常禮不通事變故目以爲穉狂○緣情通變所謂各有行也○行野而止見麥則無人烟可知所謂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也大邦謂齊因極謂齊大夫因者今日藉其力極者異日篤其交論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卽極也誰因誰極蓋意中有人欲與衛人商酌之辭百爾所思二句言許人所思

特守其常不如我心所之爲通其變也所之謂意之所向
○或曰婦人不與外事今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何也曰
婦人不與外事其常也宗國淪亡之日禍難非常豈可以
常格相律因時以通其變則禍難之際苟有可以益於國
家者雖以婦人與馬可也

衛風

淇澳。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綠竹近水而美盛君子近友而進益故以爲興。序言有
文章指有斐聽規諫指切磋琢磨以禮自防指瑟僖赫喧

讀詩日錄

卷第二

古

切磋琢磨工人所以治器物賴工以成器猶人資友以成
德故以爲比瑟訓矜莊備訓威嚴言其體貌之莊嚴也赫
訓顯明喧訓宣著言其氣象之充盛也。易曰君子以虛
受人弟子職曰溫恭自虛所受是極故切磋琢磨虛已受
益是武公一生學問得力處。按較與賦皆車上橫木而
較在軾之上平常無事則憑較若應爲敬則俯而憑軾然
則倚重較者從容樂易之時故狀其容曰寬兮綽兮言雖
以禮自防而不失之拘迫也

考槃。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
而窮處

君臣僚友之樂人孰無情而至以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則
朝廷之昏濁不可一日居概可想見先儒所謂文見於此
義起於彼者此類是也。○細味詩意非耽志烟霞乃以世
路險峻姑欲全身遠害而已說者似謂石隱之流一往不
反殊失詩人眞面矣。○弗告者所謂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

氓。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
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喪其配耦言婦以此自悔終身不嫁也

讀詩日錄

卷第二

古

氓之蚩蚩四句言會謀也送子涉淇二句言情也匪我愆
期四句言義也子無良媒告之以禮秋以爲期告之以時
猶所謂道冰未泮者也婦人旣以此辭蚩蚩之氓而終與
之淫奔者理義之心不勝私欲之心爾。○一篇文字從此
叙起自恨初見甚明守之不終耳。○大凡越禮之事初念
必有不妥所以縱欲妄行皆轉念爲之故孟子曰無爲其
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不爲不欲初念之善也爲之欲之
轉念之惡也無爲無欲克其轉念以從初念道心之制也
一彼一此人鬼分界一失足則癡潰堤決弗可止也已。○
復關當是隱語以目其人不似地名。○泣涕笑言寫來淫

態可掬自是旁人風刺豈似本人自作○三章言既奔之後以正自持莫夫婦之道得以善終○桑之未落二句以葉未離枝而萎質潤澤與婦未失夫而顏色充盈兩情正歡故下文遂有耽溺之戒○耽謂溺於逸樂不思持家下文夙興夜寐即無與士耽之見於事者也○桑之落矣二句以葉既離枝而光澤消歇與婦既失夫而情態沮喪也○淇水湯湯二句以水之盛大而漸車與氓之惡薄而刺骨○淇隰有岸泮以喻人之行事亦當守舊約以爲岸泮也○亦已焉哉蓋絕意無他之辭所謂悔而反正○劉氏曰此詩及谷風皆弃婦所作故其詞意多同然宴爾新婚

讀詩目錄

卷第二

六

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暨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

竹竿○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吳氏曰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而恨己之不得與於其間○不得於夫繫思宗國仁也憂念雖深終於不歸禮也但言思衛而隱其不見答之愆厚也仁禮而厚可以觀盛德矣

芄蘭○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季氏曰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與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韞無其能而有其佩妄自誇也故指而刺之○人必虛己乃能受益惠公以童子而驕盈如是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嗣位未幾而奔亡失國非不幸也○武公以髦年而虛受惠公以童子而驕盈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河廣○序曰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此詩只說得一半其餘一半微情隱恨悠然筆墨之外者

讀詩目錄

卷第二

七

味之不窮諷之不盡所以蘊藉大雅若必一句道出反覺索然無味

伯兮○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其雨二句以望雨而得日興望恩而得虐○微文刺時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有狐○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蕃育人民所以召和氣而消災沴

李氏曰綏綏狐尾下垂之貌箋曰狐山穴之獸而在淇梁

失其常居與男女之無妃耦。按詩意以狐之失其常居與衛民居無道之國失所託也。人必上衣下裳首冠腰帶而後成服。猶之男外女內而後成家。今妃耦散失是有衣無裳有冠無帶也。故恤民者憂其室家不具無所依倚焉。服者衣裳冠帶之總名。

木瓜。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廬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詩人之意蓋以敗亡之餘人所陵賤當此而有扶危持顛惠徵福於社稷者德莫厚焉感莫深焉故設爲瓜瓞不等讀詩日錄

卷第二

六

詩日錄卷三

秦強劉士毅

王風

黍離。序曰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申公以大夫爲尹伯封尹氏世臣宜其哀惋倍常與。周之故宮蓋爲犬戎所焚秦人因而田之。所以平王年閒已鞠爲禾黍之場。不見宮廟止見禾黍讀之不勝東海揚塵之感。稷有早晚或苗或穗或實皆一時所見元城以

讀詩日錄

卷第三

一

爲往來三次似屬未合。桓温北伐自舟中北望曰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黍離之責其榮夷諸人實任之與。

君子於役。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采芣之詩造戍役也。而其文曰歸曰歸歲亦暮止。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齊襄公之遣戍亦曰及瓜而代是則古之遣戍皆爲預道歸期以慰征人羈旅之思所謂說以使民也。今日不知其期不日不月則棄之邊塞而已何以使人哉。曷至哉言何時來至哉。莊素鶴曰首章如之何勿

思沈迴綿邈不能自己然尚有思也至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

君子陽陽。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為國而使人以伶官為樂則政治衰

亂可知所以為閔也

程子曰房室寢也由房入奏房中之樂於小寢也。其樂只且君子招我之詞。詩人但言卑位之可樂則尊位之可憂言外自見

揚之水。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

家周人怨思焉

讀詩日錄

卷第三

二

古之使人出入均勞今則戍役一出棄之如遺不能再遣次番更相替代故以游緩無力之水不流東薪興柔暗不明之王不能遣番役也。玩詩意非王不欲再遣令不行耳。甫許當是申之二邑若以為二國則畿內之民幾何豈有分成三國之理。朱子所論朝政之大體也此詩所言戍役之常法也朝政得失非庶人所議故詩人之作但言苦樂不均自鳴哀怨而已此立文之體也

中谷有蕓。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舉此一事則周之失養又失教皆可推見故曰閔周

曠由乾而修而濕興衰薄之俗由庶民而漸及士族。以草之生意喻人之良心萎死者由乾而及濕惡薄者由民而及士。三章各指一女為是。何嗟及言既已託身子被而見棄雖悔無及也

兔爰。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

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平王既與鄭伯交質約言而桓王乃奪之政是失信也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

有兔爰爰與鄭人得追天誅陽陽得意雉離于羅與蔡衛陳之人為王力戰反受其禍也

讀詩日錄

卷第三

三

葛藟。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此詩文意若曰葛藟之葉猶能庇本豈王族之人獨不足庇廕王室耶今葛藟資河之潤而綿綿王乃不親同姓之父兄而更以他人為父兄是使王族之人葛藟不若也豈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雖親彼而彼終遠我耶父兄云者古人尊之則謂父兄若所謂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太公稱尚父管子稱仲父是也。異姓之臣豈無忠臣良士而此詩莫顧莫有云云者蓋以橫枝著緊賢者所難同本相扶常情所易而王昏不知不覺言之激切耳

采葛。序曰懼讒也

傳箋曰彼謂君也。葛性善，扳附蕭艾，蓋污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暱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暱近之，則易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按葛蔓最長，以喻小人讒說蔓延無窮。

大車○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首二句美其車服，見其丰采肅然可畏。○中有嚴氣正性，故見於外者一車一服，都戴許多威靈氣，足以懾淫人之志。此書所謂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大學所謂大畏民志也。刑政治下亦淺之乎言大車矣。○季札聽陳風而曰國

讀詩目錄

卷第三

四

無主其能久乎。今此詩云：畏子不敢，畏子不奔，一念之動，皆若有大夫在其意中，可謂有主矣。率是以往，豈有政散民流之禍乎。○穀則異室，二句言大夫之家，夫婦有別如此，所以為服民之本。○有如皦日，謂如皦日之意，以治其不信之罪。左傳所載有：上帝有知，先君有知，大川皆如此解。

上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上陵賴草木而生色，國家賴賢才而增重，故以為興。○李氏曰：留氏也。子嗟子國，蓋兄弟之屬，貽我佩玖，喻貽我以

道德也

讀詩目錄

卷第三

五

讀詩目錄卷四

棗強劉士毅

鄭風

緇衣○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桓武父子若實寫其如何盡職則千言難盡今渾而括之曰緇衣之宜言簡意該何等高妙○讀適館授祭之文想見作者藹藹吉祥之氣

將仲子○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讀詩目錄

卷四

焉

此詩代述莊公辭仲之語不加一評而溺于小仁昧于大義其實皆見此之謂畫筆○時事不敢指斥故隱其詞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折杞云者去其亂枝使成材也仲欲以制裁叔安上全下而公小仁不忍所以為刺○此所謂杞蓋可以為函及檢板傳所云榷楠杞梓者也

叔于田○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叔以介弟守大邑不能親賢友仁為安國寧家之大計而區區飲酒服馬取悅于里巷小人此所以自速其敗亡也

○父之愛子教之以義方兄之愛弟養之以中才能教能養所以成其為親愛也今莊公愛弟非方養亂勿治迨至京城之伐餽口四方棲身無所向之愛之者果安在乎春秋於此目鄭伯以首惡而左氏釋之以譏失教所以垂訓者大矣

大叔于田○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叔于田在途時事叔在藪行獵時事下二章放此○以上二詩皆述無知小人相愛相美之情而刺莊公意自在言外若曰奸人得眾至于如此而猶褒如充耳不為之所乎

讀詩目錄

卷四

二

○將叔二句乃小人愛重之辭勿認作正言規諫

清人○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公子素蓋先公時為政之卿惡高克恐其為亂故進其位以安之

此詩旨趣與前二詩畧同蓋極言師旅將潰之狀以刺朝廷之若罔聞知也○三章各有所在言每日異地以恣娛樂○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左右偽為克敵制勝之狀而

中軍亦僞爲獎賞以取笑樂也

羔裘○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大旨言古之君子德稱其服以刺今之不然○舍命不渝言順理也邦之司直言不畏權倖也邦之彥兮言文章華國也○舍命發令也號令一發而不可更變惟其順理也射者言發矢亦言舍矢聽治言發命亦言舍命其義一也○孔武有力指豹言下二句方指君子言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

此蓋君子已去思望不已迴憶臨岐執手情緒作爲詩歌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以寄思猶所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也○我我鄭國也

女曰鷄鳴○序曰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

德而好色也

士曰昧旦承妻之意而自警也○弋釣供日用貧士常職故論語記夫子亦有弋釣之事○讀首章想見警戒之勤讀次章想見情誼之和如此夫婦安得不以和氣致祥○與子偕老謂彼此獻酬相祝以偕老也○琴瑟靜好總由士女之靜好有以積于中而達于外○首章爲夫婦相語之詞次章以下則歷叙婦人意中事不必夫婦而言也○

來初致其來也順情意相得也好則密比無閒矣贈先施以求益也問致物以候安否也報既受其益因以答之也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

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此詩極贊齊女顏色德性之美以惜忽之失賢與衛碩人同例○有女同車言有女欲與之同車也同行放此○同

車蓋指御輪三周言之翱翔游行也佩玉瓊琚非美服飾

之盛指佩以見德也詩人欲美是人不必直言其美往往

寓意于衣冠佩服之間皆如此類○洵美且都蒙上瓊琚

讀詩日錄

卷四

四

言之德音不忘蒙土將將言之○忽之才德既不足以自立而君又多寵則援大國之助以安其身以定其國家亦社稷之長計而乃執一介之節貽五世之憂得小失大其見譏刺不亦宜乎

山有扶蘇○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首二句以山隰之有美材喻國家之有賢士末二句以不

取美而取醜喻不親賢而親佞也次章放此

薜兮○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呂東萊曰言國勢如稿葉之將墜風難將及矣爾能倡則我必和然而卒無倡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按上二句

警忽之辭下二句期望大臣之辭○既警其君又期其大臣忠孝之情藹然言表而說者解以淫奔未敢信也

狡童○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權臣祭仲也

上二句刺之也下二句憂之也狡童李氏以爲指其君之

左右者近是○不與我食不與我燕食以相親厚也

褻裳○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

褻裳涉漆蓋急不待舟之意次章放此○首二句望大國

也次二句懼大國也未句速大國也○鄭人望救之情如

讀詩日錄

卷四

五

此所謂蹈水火者大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而當時大國會無投袂思赴之義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丰○序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

而女不隨

此蓋兩家姻盟已締夫婿親迎而女以厭薄夫家不肯偕

行其後鄉鄰共弃欲嫁無從乃悔前日所爲而冀鄉鄰之

不弃其曰叔伯云者蓋不計何人但有來求者即欲褻裳

相就之意故詩人序其事以刺之以爲猖狂失計後悔難

追之戒○偕行而曰送曰將者蓋未嫁之女其詞慚以縮

爾

東門之墀○序曰刺亂也男女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蓋男子妄求女子守貞而男子悵悵不已故序其言以

刺其迷而不復○墀外止見茹蘆栗不止見家室皆明不

見人之意正猶楚詞所謂鳥次屋上水周堂下也

風雨○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鷄鳴遇風雨而不失其時與君子遇亂世而不改其度○

傳曰瀟瀟急疾聲膠膠相連聲○嗒嗒初鳴也膠膠再鳴

也不已三鳴也瀟瀟甚于凄凄如晦甚于瀟瀟言風雨愈

甚而鷄不迷與世亂愈甚而君子終不變○處昏亂之時

而思見君子如病思瘳好德之情遠矣憂亂之意切矣

讀詩日錄

卷四

六

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此當爲師責其弟之詩往使人往召也嗣音音信嗣續不

絕也來來學也先儒以爲同學相責之詩則縱我不往子

甯不嗣音云云其辭尊倨非所施于同輩也

楊之水○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

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游緩之水不能流束楚以興昏暗之君不能容一良臣也

○古人相親相厚則謂之兄弟若所謂四方君子欲與寡

君爲兄弟不必同氣至親也

出其東門○序曰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

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李氏曰詩人言亂後流離東門之外女多如雲非我所能存恤也且保已妻不至喪失以自幸快而已如茶則謂兵革之後死亡者多女皆喪服也蓋凶亂之年男子尙可逃之四方婦女則惟羣出邑外剛根菜蔬故詩人卽所見以傷之○匪我思存不是忽然語蓋以專權不在無可奈何且圖自寬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

野有蔓草○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思遇明時男女得免怨曠也

讀詩日錄

卷四

七

蔓草蒙露以喻君澤下流下文邂逅適願則國有凶荒殺禮多婚君澤之所流也○唐風之綢繆男女以禮成昏而曰見此邂逅春秋之禮兩君相見備禮曰會殺禮曰遇據此則邂逅相遇乃簡畧儀文促期成昏之謂非不待禮而相奔也○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不可以爲治風人之作吟咏性情以諷其上而孟子論王政亦曰好貨與民同之好色與民同之是知衆人俗情正王者所清心以問也與

溱洧○序曰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大意言士女會集指視森嚴非縱欲荒淫之地而公然借謔恬不爲怪廉恥掃地矣○詩人所刺不在區區士女乃敷陳民風以刺上之尸位罔聞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順之則行逆之則止故田里有分而後禁其盜男女有偶而後禁其奸若男女怨曠大欲不遂則非偶相從譬猶橫流潰隄豈復可禁是以兵革之後淫風必熾君子讀溱洧之篇可以惕然戒用兵矣

齊風

鷄鳴○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讀詩日錄

卷四

八

上二句告詞也下二句審聽而知其誤也次章放此○帝王之治敏則有功君子之學惟日不足故鄭之賢婦齊之賢妃皆以鷄鳴警戒爲本

還○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觀其互相贊美互相推讓處全從假利起見則風俗之美爲何如哉所以爲刺也

著○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箋疏曰統卽今之繹繩爲之人君五色人臣三色○黃氏

曰青素黃各舉統中之一色瓊華瓊瑩瓊英亦是一物而變文叶韻非以所侯異處而異其色與名也○言衣佩所以表德今子不親迎而俟我于著怠慢無禮如此乃極服飾之盛以相誇所行所服為相稱乎以是為刺也華瑩英皆草木之文彩今日瓊華瓊瑩瓊英亦謂玉之精粹而有文彩者耳○此蓋知禮君子傷時弃禮代為嫁女之詞嫁者匪一故或俟于著或俟于庭或俟于堂而其為不親迎則一也

東方之日○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讀詩日錄

卷四

九

言日月而舉東方以日月光明之始盛典君臣志氣之方新也志氣方新故能化民以禮彼妹者子指新婦言我婿自我也履我即今正昏禮所謂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者也履躡其後也即就其家也發啟行也

甫田○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苗不濟以興思遠人而德不足則人不至人不至則心徒勞矣○圖伯何必非大有為之事但以襄公之涼德則不可耳○末章以童子未可冠而忽冠

與襄公未可伯而求伯也○齊桓繼位制國分卿親于四鄰者六七年而後會于鄆以伯晉文繼位示義示信示禮者五六年而後盟于踐土以伯夫以二公之知力其不敢輕舉如此况京德之襄公而圖之又不足以漸勞心無成不亦宜乎

盧令○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其人牽犬之人也人君田獵而其犬其人皆為民所盛誇則所以結其驩心者必有故矣緣文而求其故詩人所致望于君也

讀詩日錄

卷四

十

做笱○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焉

申公曰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做笱○詩人以做笱不克制魚為與則文姜歸齊蓋非魯桓所欲乃情愛牽制欲止之而不能也○魯桓不欲文姜歸齊而從者尚如雲如雨如水正見夫綱微弱文姜縱恣自如處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申公曰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載

驅薄薄疾行也。篋第朱鞞盛飾也。盛飾疾行，總因私欲得遂，興致勃勃耳。○發夕啟行于所宿之舍也。豈弟將至而喜見顏色也。○聞今汶水夾岸有文姜臺，然則襄公文姜蓋以汶水為桑中築臺游戲序，所謂盛服疾驅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者也。翱翔游遨謂登臺而從容燕樂也。○序主刺襄而詩止言文姜，蓋不忍斥言君親而借文姜以見意，所謂譽異事與同計，規異人與同行也。○自來悖亂傷道之事必為之于幽暗，畏人知也。今以兄妹天倫而宣淫于通道，大都人欲橫流，天理漸滅矣。欲無身首橫分，豈可得乎。

讀詩日錄

卷四

十一

魏風

葛屨○序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禮王后親織立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然則貴者之妻雖執女功，蓋有節矣。而況于三月之內乎。今觀此詩，佩其象，掃明是卿大夫之家，而使妻製其常服，又在三月之內，所以為刺也。○女手賦以慘，慘明其為貴者之妻，手足矜貴，不宜身執賤事也。○君子行禮，奢不僭，上儉不偏，下所以通行而可久也。今觀此詩，貴者之

妻身執賤事，則為之下者當何如其勤瘁苦節之貞難乎。為下所以見譏于詩人。

汾沮洳○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首二句以汾水之旁有美萊，可採興世族之家宜有碩德，可取也。而今之世家大族儉嗇褊急，不啻田舍翁，所以興刺也。○公族公行等官，晉皆以世卿子弟為之，魏制想亦當然。故公路公行公族皆貴介子弟，通稱非必所刺者實居是官也。○昭元年傳曰：晉為崇卒毀車而為行，然則公路者其掌公之乘車公行者其掌公之步卒乎。

讀詩日錄

卷四

十二

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毓桃者取其實以為殺建官者資其道以為用，而今勿知勿思，所以為刺。○民離國削危亡在旦夕矣。而歌謠行國之君子猶見非于當時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諒哉。○罔極言其責人無已。

十畝之閒○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十畝之閒，十畝之外，蓋言大國宅畧如此，寬廣而思與其友去，魏以歸之。○十畝之外，言宅外猶有餘地，可以樹桑也。○閔閔泄泄，只因宅里寬廣氣象發舒耳。○自外歸家謂之還，今適他而亦謂之還，則家于他而不戀其舊矣。

人情如此魏君雖欲有國豈可得乎

伐檀○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按詩人之意以檀木爲車可以任載而置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與君子之德可以任重而遭遇亂朝則臭味不同而無所施也末二句陳古義以風之也自小人無功食祿而後君子不得仕進矣○首二句惜君子也後六句刺小人也○伐檀修治檀木使成車也坎坎伐檀喻賢者孜孜積學河水清漣言觀茲河水清漣無際何所施其檀車之用乎言外有多少嘆息多少扼腕

讀詩目錄

卷四

十三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首二句將行而辭訣之詞非戒厲語○碩鼠貪而畏人是爲典則重斂云者非明明加賦乃升斗出入之間暗地侵漁耳○三歲貫女所以相待者甚久莫我肯顧所以相棄者決○戀土難移者人之常情今讀此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無戀本之思有過他之幸則虐政之所以迫人概可想矣○爲國而驅民至此末有不亡者也○德謂留贏餘以爲惠勞謂耕賦之勞勿肆侵蝕

忠風

蟋蟀○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時謂歲暮之時禮謂燕射投壺之禮

民方有事則人君省耕省斂勸課時行不暇爲樂故必歲晚務閑然後與民同樂耳○夏正十月周之十二月蟋蟀在堂已及九月故曰歲暮○居謂位也位之所處職業附焉烏得而不思○好樂無荒當屬良士言瞿瞿正無荒之神見於眉睫處○以歲月其除者相勉於樂卽以職思其居者相戒於荒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若蟋蟀者可謂張弛得中

讀詩目錄

卷四

十四

者矣魏文帝清夜游園飛蓋追隨唐明皇嬌歌慢舞盡日不足則流連荒亡徒見其與亂同事而已豈若詩人節而不苦樂而不荒耶

山有樞○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首二句以山隰有木材與人君有財用財用卽下衣裳車馬之等○子有衣裳以下湯之以及時爲樂正警之以國之將亡使之瞿然覺悟恐懼修省也凡讀此等詩者得其

意而勿泥其辭則善矣○宛其死矣謂身弑國亡

揚之水○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首二句以石在水中而巉巖與沃在晉中而強盛○石梗水流沃方晉命亦是興義○李氏曰有命傾晉之命也夫有命不以告人乃播諸歌咏乎蓋作詩者形國人歸桓之狀欲昭公聞之而警省也○如此說方是忠臣義士之作方是思無邪若以為曲沃同惡之辭則楊雄美新之頌袁宏九錫之文豈可為訓而聖人列于經乎

椒聊○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

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盛強指碩大子孫將有晉國指遠條

椒實最繁故取為碩大之興○實者元氣所結椒實繁衍則枝葉茂峻可知○碩大無朋謂政事修舉國勢日強也○末二句言椒之蕃衍如此勢必遠其條而益榮以與沃之碩大如此勢必廣其土而并晉也○在下之君子憂國如此而在上者若罔聞知太史諱天子咄士民愁公卿悅蓋振古如斯矣

綢繆○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約以束薪禮以合男女故以為興召南死麕之篇以白茅

純束取與昏禮意亦如此○劉氏曰薪析而散於地必有

以綢繆之乃合而成昏故借以起興○迨冰未泮昏姻之時在天為建辰之月其時已晚在隅在戶則建已建午其時愈晚矣○如此良人何言當如何以親厚之下章放此

杖杜○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孤生之杜猶有枝葉庇其本根反與晉國之君獨行踽踽無公族以為枝葉也○呂東萊曰後四句文意若曰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不如我同父也

羔裘○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取其有禮豹取其威武大夫服此盛服不思經文緯武安國甯家乃惟從我人是居是究剝削無已何以稱其服乎居居言其一心剝下無他事也究究言其苛察而利析秋毫也

鶉羽○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昭公之後有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冀侯緡共為五世

讀詩日錄

卷四

十五

讀詩日錄

卷四

十六

冀及曲沃日尋干戈豈能經營王事其曰王事靡盬云者蓋以哀侯王室所立縉亦王室所立王又使虢公兩伐曲沃荷王寵靈因假王命以起其眾故雖國事而目爲王事以張大之也○存亡繼絕者天子之權救患分災者方伯之義今茲晉國之亂周王雖有事曲沃而不盡其力大國則拱手圖視無人過而問焉者遂使蒼蒼蒸民塗炭至此嗚呼婆不恤緯而憚宗周之隕殆有味乎其言之哉

無衣○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玩序文蓋天子之使時在晉國晉大夫就其館而獻詩○刺一本作

讀詩日錄

卷四

七

美思按此獻詩請命耳美刺不在武公序中兩說皆似誤也

觀詩人文義蓋先已遣使請命未得所請故復獻詩於天子之使曲折言情使歸告王也○朱子所言自屬大義然此詩得錄止取其請命得體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也有杖之杜○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首二句刺君之孤立下四句心憂其孤而思廣招賢才以輔翼之所謂以人事君大臣之用心也臧文竊位卻昭害寵豈肯作此想也○大臣國之柱石休休有容賢亦景附

不惟人君之好足以招徠天下士也秦晉推能容之效至曰能保子孫黎民而此詩亦以好賢輔孤主然則大臣之公私係於人國也豈淺鮮哉

葛生○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多喪矣○喪亡也

葛蔓長而楚棘短以長蒙短託附失所猶所云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也蔓野葛域則無所託其辭靡傷矣○誰與獨處言將誰與乎惟獨處於此而已此等句法詩人謂之折腰體○百歲之後二句蓋夏日冬夜中無聊之思若曰死後方得聚首生前相見無

讀詩日錄

卷四

六

期也其居其室蓋君子已葬之辭先儒謂思存者非也○征婦悼亡之思寫來凄其欲絕唐人邊塞諸曲無此情致○晉獻公以土地之故塗炭生民使覺覺孤婆茹哀至此如有王者是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

采芣○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言采芣采芣必於首陽之巖事實如此但小人而爲此言則未可遽信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懼其或信而反覆丁傅之詞人之爲言胡得焉申上之詞言夫人從前之言曷嘗一語得實而今豈可再信耶○采芣於首陽之巖其言的的可信而以出自小人之口未敢遽信况言之本不足

信者耶。首四句寓言見意也。

秦風

車鄰。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阪隰有佳樹則不枯寂。國家有禮樂則不固陋。故以為興。○某氏曰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秦之故俗擊筑叩缶今始有琴瑟笙竽備中國之雅聲。故咏歌以誌美。○讀既見君子四句想見當時笑語歡洽情輸意協之致。此秦仲所以得人死力者也。

讀詩日錄

卷四

九

焉。○箋曰始命為諸侯也。

公曰左之謂驅車而出獸之左非左其車也。○正賦獵事止四句而射御之善驅逆之有法靡不畢見。後人子虛長楊萬語千言孰若此詩典而則簡而有要耶。

小戎。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兵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兵車制度較役車為差小。故曰小戎。說者乃謂元戎二人共乘小戎一人獨乘。不思一人獨乘將為射乎。將為御乎。亦不可以臨陣矣。○方何為期二句言將以何時為歸期。

乎胡為不日不月使我憂念至此。極耶人臣之義受命忘家。何有於歸期之示。而此詩云然者。蓋以伉儷情深。鱗鴻信杳。翠樓凝望。不覺其言之嗟怨耳。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者。此類是也。○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不說相思而相思之情。悠然言外。何等蘊藉。大雅必若後人淚添九曲。恨壓三峯。不亦索然無味耶。

兼葭。○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蒼蒼將老未老之色。言兼葭雖蒼蒼而其質未固。必肅以白露寒霜之氣。而後蒼蒼者堅老可用。以興秦雖粗定而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其本未固。必經以天秩天序之禮。而後粗定者深固不搖也。伊人指君也。在水一方。言難親也。溯洄溯游。言欲告以固國之道。而中有間隔。欲告無從也。○張衡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即此詩伊人宛在。欲從末由之意。○用禮者所以正君臣親父子。別男女。故固國之道在秉周禮。不用周禮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蕩然不相維繫。國之亂亡無日矣。賈誼以為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遇風必覆。正是此意。○左行為順。右行為逆。道阻且右。言其不順而難行也。

終南。○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李氏曰以終南高大故有條梅與君子盛德乃有顯服也
君子至止謂襄公始受命於天子而來也渥丹言赤而澤
也○其君也哉言受如此顯服其盡君道以稱其服哉此
正序所謂戒勸也○紀堂以粧點終南極繡以潤色秦國
故以為興壽考不忘謂常念得之之難兢兢夙夜以保其
後也

黃鳥○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
是詩也

首二句以黃鳥之依於木與國人之依於賢也○百夫即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國中百姓下放此○惴惴其慄非惜一人也一人既死而
眾亦難以生也故呼天而欲贖以百身其所見者遠矣○
如可贖兮二句言若可易以他人則人之願死以易之者
百倍於奄息之身也○百夫之防言防衛百夫○百夫之
禦言其武勇足為百夫禦難○賢者民之所倚以為安也
而殺以身殉則民將誰庇矣故左氏之論以棄民為讖詩
人之刺以百身為贖皆言賢之所關者大殺一賢則是千
萬人無所託命矣說者以殺人不忌者為讖則是所害者
止於殉葬之人三良與百七十人者等耳豈詩人專哀三
良之深意哉○秦用三良罪在穆公康公雖從亂命然非

惡之所首則其責故從末減也說者寬穆之責而府獄於
康公亦可以為臣子從亂命者戒○蘇子瞻三良詩曰此
生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君為社
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
三良安足希此足為三良定論若陶淵明恩厚固難忘君
命安可違曹子建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王仲宣生為
百夫雄死作壯士規褒前人之失而以為美則小人忘義
不可訓矣

晨風○序曰刺襄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不修伯業而後棄其賢臣也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晨風二句以鳥之歸林與賢才之歸穆公○不見良士不
聞善言大業將敗故為之憂心欽欽初不為一身起見也
○山有苞櫟二句以草木生山隰之色與賢才為邦家之
光○孝子以父母之心為心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
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大馬盡然而况人乎康公忘先君之
業至使股肱心膂之臣憂心欽欽紹庭之思未免太薄且
君子不虛取於人享其功必厚其報今觀此詩功未泯而
身已棄其亦烹狗藏弓之故智也何以使民德歸厚乎
無衣○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
而不與民同欲焉

秦君用兵不與民同欲故陳古之同欲者以風之若曰豈
曰無衣乃與子同袍乎以吾君承王命與師名正言順誠
欲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故以同袍者結其歡耳此先君之
盛也而何今之不然耶

渭陽○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已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贈送者在文公而意自在其母筆墨之外別有神理○悠
悠我思所謂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思母不得見見母之
同氣如見母焉今則母之同氣亦將長往不返蕭條驪駒
飲恨曷極所以思之長而贈送無已○能推念母之心而
厚於舅乃不能推念父之心而厚於故舊之臣此之謂不
能充其類也

權輿○序曰刺襄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
而無終也

待賢之禮始於授館館以夏屋則餽送之厚可知○吳氏
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借二字以言始字意○孔
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盞此言每食四盞則平常燕食
非禮食也○讀晨風權輿二詩則秦之棄舊無恩概可想

讀詩日錄

卷四

五

見矣白起劍亡李斯車裂以是爲鼻祖也

陳風

宛丘○序曰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情謂情興望聞望也二語以嬉笑爲譏刺情致嫣然○上
有蕩而無望之君斯下有不續其麻之男女表曲則影邪
爲人上者導民之路可不慎哉

東門之枌○序曰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
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首章言會舞也次章言廢業也三章言導淫也○子仲之
子兼男女言○敦且言無風雨陰雲也差簡別也南方之
原閒隙之地蓋男女大會於南方之原簡別能否而後歌
舞於市也未章之敦且於逝卽自原而適市耳○視爾如
菝蓋男以菝贈女而致其詞也椒蘭之物芬芳可佩女贈
男以握椒則亦愛之如椒耳男有詞必有物女有物必有
詞詩不備言者互推可知

衡門○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
掖其君也

陳氏曰一章言園小而足以有爲二三章言不必大園而
亦可以有爲也○古之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則保世滋大亦存乎有志者耳豈必地大人眾

讀詩日錄

卷四

五

而後爲所欲爲哉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池水可以柔麻之性賢女可以變君之習故以爲興

墓門○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二句以惡地有惡木必用斧以析之興惡人爲惡事必須良師傅以止之今佗無良師傅故其不良之事宣播內外至於國人皆知皆知而猶不已自昔之人誰如此之怙惡矣○墓門有梅二句以惡地生佳木則鳴集其

讀詩日錄

卷四

五

上與惡人有善意則師傅以邪辭沮之也○自來國家之禍未至而言則常苦於不聽既至而悔又常苦於無及是以吳王無面見員無解甬東之亡齊王慙於孟子無救燕人之畔詩曰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諒哉

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高於地樹高於防而鵲巢於上其危可知邛者採菜者往來之地而有盲若其能久乎廟中之路而有甃以礫行人此如眼釘喉刺不去不快邛有盲鵲亦邛有盲若之類

耳四句大意皆興羣小媒孽直道不容危在朝夕也○誰俯予美蓋見君之意色改常而不察其所由來也人君聽讒於燕室而不復明辨其誠僞使見誣者無所訴其冤構言者有所藏其詐未有不敗亂國家者也

株林○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從夏南蓋靈公託詞以命有司故詩人因其言而誦之下二句乃申上之語言君非爲他事適株林也直以從夏南故耳句中隱隱打動夏姬而渾然不露所謂皮裏陽秋○次章言數數而往不見其煩若所云出門無至反動即到

讀詩日錄

卷四

五

君家

澤陂○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愛思感傷焉

首二句以蒲荷之秀出於花卉與美人之秀出於等夷○寤寐無爲言寤寐之中無有他事榮懷○詩有敷陳民俗風於有位而不雜一評語者此詩及還與東門之榜月出之類皆是也說者孰爲獵者淫者自作似失詩人諷切妙用矣○男女憂鬱之情至於如此則鑽穴踰牆蓋有父母君長所不能禁者君子觀人情之若斯是以慎其所以導民之道路民使邪而後從而禁之是猶決水使出而後從

而塞之也豈可得耶

檜風

羔裘○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道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朝服而以道遙狐裘朝天子之服而以視私朝是其心唯知盛服飾觀耳留情衣服者衣外無餘事政治衰亂立而待矣大夫見微以道去之所謂亂邦不居也

素冠○序曰刺不能三年喪也

據禮疏祥之前夕祭告則主人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祥之日素冠緇衣身著朝服而祭祭畢反服微囚之服緇冠素紕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絲禮祭之時立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緇冠身著素裳黃裳然則素冠者祥祭之冠也素衣者禫祭後之衣素裳素禫祥前祭告之服也

今集傳曰素冠則素衣素衣則素裳素禫不知何據○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身居上位送死不哀則親之不親民物何有詩人溯大化之本悼喪禮之亡文見于此起義在彼是以憂念之深至于蘊結徒謂風雨思賢苟慰一己則淺之乎言素冠矣

隰有萋楚○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無情慾者也

衛儻輕颺之貌以興淫恣之態也○詩以萋楚猗靡為興正猶杜詩所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詩以童子為樂則自童子以往無不可惡者然而序惟言疾其君者探本之詞耳

道焉

匪風○序曰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風之發其常也今匪風也而亦發發然言政令之突如其來急遽無漸也車之傷其常也今匪車也而亦傷傷然言國勢之危殆不安岌岌欲覆也時勢如此使天子有抑強

讀詩目錄

卷四

天

扶弱之權小國猶有所依而今顧瞻周道如此其衰安得不中心怛然憂及禍難耶○匪風而飄言政令同轉無常民不知所從也○西歸所以與周道所以正下國故思懷之美譽以勸其行○匪風望教于王朝衰裳望教于大國可以觀世變矣○王室為諸夏之本王室衰亂則強者侵弱眾者暴寡小國之禍亟矣故憂在下國而以周道為願懷感舊之思也抑亦知本之論也

曹風

蜉蝣○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李氏曰首二句以蜉蝣之羽翼鮮閱與昭公君臣衣服盛美然蜉蝣朝生暮死曹國亦危亡無日有相類者尚侈衣服何爲乎○麻衣以麻布爲深衣也

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時蓋有賢而隱于候人者故指以惜之○上一二句言賢人之卑賤下一二句言小人之尊貴○王制次國之鄉二人下大夫五人曹次國也而赤芾乘軒者乃有三百名爵之濫亦幾如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矣○濡翼濡味蓋入水而求食也鵝在梁則不濡翼味而無食興君子在下不免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飢困耳○不稱其服愧之也不遂其媿懼之也媿寵遇也遂如禮記節文終遂之遂不遂云者謂其寵遇不終爾○南山朝濟言草木眾多其氣鬱然若雲興也上一二句興小人下一二句興君子

鳩鳩○序曰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首二句以鳩之居有常地興君子之動有常則也下三章放此○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衰敬武毅各有常則是謂儀一非凡事一例膠執不變之謂○心如結謂敬心之凝聚不散此心一散則容止之形于外者立見愆忒矣○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皆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謂

下泉○序曰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下泉井水也寒水侵物則物不發生涼德臨民則民不和樂○黃東厓曰陵夷困敝君子何日得置於懷唯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愴然發嘆矣○周京指周在西都方有明德之時卽下文所謂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也○竹書紀年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上有明王下有賢伯方是時安有縱欲妄行侵刻下民者乎○言黍苗美盛由于陰雨膏之

讀詩日錄

卷四

三

庶民安樂由于王伯勞之王之命討伯之旬宣皆所謂陰雨也

讀詩日錄卷五

棗強劉士毅

幽風

七月○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遭變謂二叔流言避居東都風化所由謂民之勤儉孝敬皆上之化導使然先公居邠之先公也致王業之艱難謂今日受命皆由祖宗銖積寸累大意言周公居東不得承輔左右唯恐成王享已成之業忘所自來驕奢淫泆以墜大業故陳先公綜理民事惠恤民情漸摩淪浹

讀詩日錄 卷五

奕世載德以至今日者使矇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冀其念祖修德保有成業蓋公之身雖在外而其心之惓惓王室者無時而或釋也此所以感風雷之變也

歎

首章兼言衣食早計為諸章起本七月流火二句叙寒備也一之曰四句則家長戒厲眾婦使速就功之詞三之曰二句叙耕事也同我婦子三句則家長慰遣耕夫之詞若曰爾適南畝我後面偕同婦子饁餉於女庶幾勤力偕同有當田畷之意也縱耕則曰南畝此詩是也橫耕則曰東田王制是也○二章言蠶事初起采桑及繫之事○吳氏

曰桑以飼始生之蠶繫以供未齊之蠶一時事卻作兩番錯雜寫之方顯出邠女此勤彼厲無一人舍業以嬉文有以碎為妙者此類是也○李氏曰女民女也公子女公子也蓋幽公使女公子帥民採桑故民女於將歸之時與之惜別而傷悲也○三章言蠶事方盛采桑盡力因及織染之事大火西流則白露將降而萑葦亦漸老矣故以流火為收蓄萑葦之候條桑連條而取即下所謂伐遠揚者也績者績絲以織帛也不敢擬君用而但曰為公子裳愛上之仁尊君之禮皆在其中矣○四章言田狩奉上之事○有禾在田有葉在樹則禽獸有所蔽其身故必禾既穫籩

讀詩日錄

卷五

二

既隕而後為獵者之候也○吳氏曰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故鄭箋謂于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而集傳以于貉為往取狐狸似非○五章言民在田閱觀蟲類之變修章舍宇以為改歲入室之備○按斯蠶即蠶斯蝗類莎鷄似蝗色班而翅赤能飛以趨鳴蟋蟀今之促織是三物也而註以為一物似混○麟士云貉狐狸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蠶莎鷄蟋蟀亦三物也而謂一物集傳似誤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則七月至十月皆謂蟋蟀也此古人文法倒裝之妙○嗟我婦子三句蓋家長戒厲子弟使預為禦寒之備非入室撫慰之語○六章

言菜蔬果酒之具以見豐儉有節亦以見地無遺利人無遺工也。菽不以七月熟而云七月烹菽者豈今之豆角與。獲稻之下特申春酒二句文法錯落。古人以酒相酬酢必祝壽考之福賓客祭祀皆然故註兼賓祭言之。七章言今歲農功方畢即預爲明年始事之計雖休無休勤之至也。嗟我農夫以下皆老者勸勉子弟執功勤勵之詞。五章之穹窒薰鼠云云修田間之宅也七章之于茅索綯云云修城中之宅也。八章言幽公燮理有道故時和年豐蜡祭通而鄉飲舉上下同樂也。李氏曰朋酒兩樽也古酒皆兩兩對設之饗即蜡饗也公堂學校也觥

讀詩日錄

卷五

三

者罰爵所以誓眾也稱舉也是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以報歲功祭舉行鄉飲酒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故舉觥以警眾及至無算爵後而國人皆飲皆祝君以萬壽無疆孟子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也

鷓鴣。序曰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此詩作於武庚已叛周公辟罪居東之日大意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欲王追念先勤輯睦親賢以保先王之業故曰周公救亂救亂救其君臣疑貳之亂也。鷓鴣指武庚取子謂誘管蔡毀室謂布散流

言離開成王君臣。不從成王一邊立言卻從武庚說來惡斥尊者且明流言所自也。○次章成巢之事。○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胥士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直父敦以德讓其樹根植本備豫遠矣武庚惡能侮據此則綳繆拮据等事斷指先王之爲是。○或敢侮予蓋懼其或然而思患預防非躊躇滿志之語。○三章巢內積貯之事拮据所以藉巢蓄租謂積聚所美之食以備冬月之養月令所謂羣鳥養羞者也。○風雨漂搖借言以指取子毀室之亂維音嘒嘒指篇首哀告鷓鴣之言。○不爲一己陳寃但以先王微意感動成王使自爲保室

讀詩日錄

卷五

四

之計語意渾然絕有大臣之體。○探先王之意於冥冥感時王之心於昭昭其情哀其辭苦其憂國也如痼瘵之切身其望王也如枯旱之望雨辦此一番至誠風雷可感豚魚可孚而况人乎而况賢主乎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信哉。○以鳥言喻先王之意多少懇惻如先儒說周公呼兄爲子即屬不合又不當以王室爲我室且創業起於先王先公而綳繆拮据周公居爲已功亦異乎善則歸親之旨矣

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據竹書紀年成王元年武庚畔二年伐殷三年滅殷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自二年出師至五年班師首尾共計三年也

東山猶後世之言山東也。大難未平則義士之心但知殉國未暇謀身至於功成言歸然後迴思三年之中寄身鋒刃自分萬死幸得一生喜幸之深反成悲感故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亦是此意

讀詩日錄

卷五

五

○蝓蝓者蝓四句以桑蟲之託桑野而得所興征人之宿車下而得安。獨宿者室家未聚無與偕也敦者安寢不驚之貌在車下者天涯既靜無事乘車戰鬪也。鶴鳴于垤則知將雨故婦嘆于室閔其夫之遇雨也。洒掃穹窒三句言我征人行且至矣故洒掃以待之也而又念敦然之苦瓜蔓延於粟薪其苦四布與君子之行役往還其苦備嘗也故數不見之期今已三年豈一日哉我婦自我也此在塗而思其婦之思我也。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喜之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喜其將見而轉悲不見之久也杜工部還家詩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又日夜闌更秉燭

相對如夢寐同一喜極生悲而此是出征情景彼是逃難情景各極其妙。前三章將舊人離別情緒都已摹寫曲盡故此章寫聚首之樂只以其舊如之何一句隱括大意便已宛然如見文家有明暗互見法又有以不盡為妙者此類是也。首章初歸之感二章中途之恩三章將至之情四章既至之事

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破斧缺斨非東征時事乃謂東征以前四國同惡虔劉邊陲勞我守衛也不言人民傷殘而言斧斨破缺扶我抑彼詞之體也。四國指殷奄徐淮夷也皇正其罪也哀我人

讀詩日錄

卷五

六

斯亦孔之將言周公排羣議除大慙而四方大寯其哀憐斯人功德甚大也。讀尙書大誥知周公排羣議出師。噍化也化惡為善也孔嘉謂鷄犬不驚桑麻被野功足嘉尚也。道謂戢其鋒斂其眾使不為亂也。古者用兵以哀矜無辜為本故其出師也前歌後舞而不知赴敵之艱其剋敵也時和年豐而不受用兵之害後世兵家者流爭城爭地而致盈野盈城之慘既促國祚亦召身殃吳之申胥秦之白起其可為永鑒已夫

伐柯。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伐柯非斧不克與天下大事非公不治也娶妻非媒不得

興四方人情非公不親也伐柯之則不遠喻殷紂以不信
三仁自夷于敗前車不遠今豈可不鑒覆轍而親信周公
耶范蠡諫越子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不斷其忘會稽
之事乎卽此詩註解也未二句欲王以饗食大禮接見周
公我爲王自我也○公居相位宣上德達下情能使上下
有一體之休故以媒之和合二姓者與之

九罭○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大綱乃可得嘉魚袞繡上服乃可召聖人故以爲興
○禮曰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周公時爲三公八
命著鷩冕未應服袞詩人蓋望王之特加恩命以迎公耳

讀詩目錄

卷五

七

○中二章祝公以歸公義也○鴻以渚陸爲所公以廟堂
爲所故以爲興○末一章挽公以不遽歸私情也韓文公
送溫處士序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致私怨於盡
取意蓋本此○是以二字承上二章來言公之德宜居廟
堂是以尋數推理知將有袞衣來召

狼跋○序曰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公孫碩膚如春秋公孫于齊夫人孫于莒之類詞之體也
○內懷恐懼者行不成步公之步履安重如常足見其心
境泰然矣德音不瑕謂其語言無瑕疵一如平日安詳條

○據竹書紀年成王元年秋武庚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
周文公于邾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然則東山破
斧其誅滅四國以後之詩○七月鳴鴉伐柯九罭狼跋其
皆作于元年二年公未歸之前乎○讀七月鳴鴉念切王

室見公憂世之深讀狼跋其胡窮達一致見公樂天之至
憂世樂天並行不悖此所以爲聖人屈原一失意于懷王
發憤沉淵亦知赤烏凡几德音不瑕聖人居身固如此其
寬裕耶○周公位極人臣天下信仰乃能釋權辟謗以待
王之察罪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乎後世人臣地處

讀詩目錄

卷五

八

危疑騎虎不下或蒙篡弑之名或受危亡之禍乃知居上
九之地而能免亢龍之悔者非聖人莫與歸也○易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樂天則真樂內足而外至之變不足傷吾
意知命則聖人無阨地所自信者素矣何懼之有周公遭
疑謗而不失其常意者得力於斯乎

讀詩日錄卷六

小雅上

鹿鳴。序曰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鄉飲酒燕禮註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德之樂歌也

李氏曰以鹿得草其鳴聲啣啣然呼類共食與君行燕禮以樂羣臣也。將將其厚意也序說自明。人之好我二句朱註以為旅酬乞語甚是鄭箋以德音孔昭為乞語之

讀詩日錄

卷六

文非也。德音孔昭謂其言之善不佻則傲謂其行之善二者皆指平素說不指燕會時也。孔昭自己言則人之尊信可知則傲自人言則已之美善亦可知凡此之類所謂錯文見意以不整為妙者也。我有旨酒二句謂嘉賓之言行如此是以高其道德陳我旨酒庶其燕樂游邀而無不暢之情不盡之意也。君子之仕也不為身家希一日之澤而為道德爭千古之重故先王之使其臣禮以尊之樂以樂之在燕則曰賓客在學則曰師友夫遇之有禮則羣臣自烹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此在中才莫不皆然而況君子之為德為民者其有不樂而盡其心者乎

四牡。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傳曰嘽嘽喘息之貌。駱馬最耐勞苦而猶喘息餘馬可知。李氏曰啟處且不暇則歸亦空有懷矣。吳氏曰夫不祝鳩孝鳥也少昊氏以命司徒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夫不或飛或下而皆集於棚蓋從其母是以孝子見之而傷定省之久曠也。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言使人懷歸不遂用是作為詩歌以將母不遑之情來告於母以達哀戀之誠註以為來告於君誤矣。朱註論先王使臣與臣之所以事君曲折詳盡可謂純粹以精矣。六帖四牡采薇杖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

讀詩日錄

卷六

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託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此离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勞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黼辰之前而惻然推赤心於人之膺中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令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感天地動鬼神凡以此也

皇皇者華。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一章戒其懷安也下四章勉其廣益也。李氏曰皇皇者

善二句以華之被光明於原野與使臣之著光華於四國也。○駢駢征夫二句言使臣之行已疾矣其心皇然猶恐征進少遲靡及於事也。○左傳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晉人爲之奏鹿鳴之三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諸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誨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註曰忠信爲周言咨訪於忠信之人也據此則誨謀度詢各有異義而註皆合爲一似混。○使臣之職觀察吏政訪求民隱黜幽陟明興利革弊凡此諸事一有失宜則上負國恩下孤民望故必求忠信材德之民而咨訪使風土人情是非得失了然心目

讀詩日錄

卷六

三

然後見諸施行則宣上德達下情必有光於簡命者矣。○疏義云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歸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遺勞先後爲次序而以私恩公義爲次序見君之厚於其臣如此

常棣○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鄂同萼承華者曰萼不同鄂足也齊有華不注山卽華附注言如華足之注於地也韡韡光明也言華以覆鄂鄂以承華韡韡然光明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人旣死喪凶穢可畏惟兄弟憑尸

不以其凶穢而生其畏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人當安樂無患之時雖異姓他人皆能勉爲親厚惟至於患難死生良朋袖手之際然後知兄弟天親關切深至處迥非他人所及故二三四章皆以遭變明兄弟相與之情。○尚經曰春令友悌註謂春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良朋永嘆以常情言之非謂朋友之誼宜爾也說者謂聖人之言不容抑揚太過其言良朋永嘆自是理勢當然則穆叔被戮而趙文爲之固請叔向見囚而祁奚爲之乘駟獨非朋友者耶。○以和好之朋友猶不如鬪墻之兄弟其辭愷切令我悲從中來。○六七章摠言王室燕樂篤親親之

讀詩日錄

卷六

四

誼也六章言遵豆既陳而飲酒者飢然饜足摠緣兄弟無一人不在所以和樂且孺不知酒之既醉耳七章言王室宮闈和好而兄弟又翕然相聚所以和樂且耽翕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勉厲諸侯之辭妻孥旣別言則室家專指兄弟。○兄弟爲此詩之主而言及妻孥者帶及之詞也。○末二句總承通篇蓋以兄弟至情詰問於人使之思而自得註中說煞反覺無味。○常棣爲周公之詩采薇爲文王之詩而篇次乃先常棣於采薇者蓋正雅之詩施於朝廷以事類爲先後不以時代爲次序也

伐木○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首章求益也二三章盡燕樂之情也。丁丁斧斤相應之聲。伐木丁丁二句以眾人協力而後大木可伐與眾人合德而後大業可就為鳴以下蓋期朋友之以善相引而飲之以神聽之福也。烏出幽遷喬則召友而共居其所人去非從是則告友而共遵其道神聽和平蓋以友朋之際互相攻錯則公善之心神所福也。和平謂安樂無患。○既有肥羜以速諸父云者言不計何時但有美食即召客以共樂也。李氏曰兄弟父黨母黨之同輩者也天子

讀詩目錄

卷六

五

無酤酒者甚言燕之要於無闕也民之失德以下皆勸酒盡歡之文。○兄弟無遠者莫其無遐遠之心而相與盡歡也。○謝登山曰潛我我得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舞我放此皆倒裝下句法。○有酒四句皆指暇日而言然乃置迨暇句於下者倒裝文法耳。○天子至尊而所以待其朋友故舊者曲盡恩禮酒醴豐潔酒掃鮮明不計有無不拘時節既恐疎慢之自我而開又冀友朋之不我遐棄此等情懷都是一團春風化雨安得不使民德歸厚安得不致神聽和平之福祥哉

天保。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

釋氏曰單厚所為之事盡以忠厚也多益廣受羣臣之益也。○周初王業未固故期之保定孔固。○前三章皆期望之詞。○戰穀猶言事事如意百祿如共球載道年穀成熟之類遐福如卜世卜年宜君宜王之類。○四五章實言其事神治民之善末章則因其善而期之以多福。○日用不止飲食言飲食者舉其重者也。○民之質矣曰用飲食言民之質樸儉素惟日用飲食是務而已日用而外無他詭異之好紛華之慕也羣黎百姓二句言庶民皆效爾仁義之德而為之也。○李氏曰如山五項天福之也如月四項

讀詩目錄

卷六

六

神福之也。○天保之詩未詳所用意者如後世之王公上詩而有歌與。○憚氏曰皇華周咨諫謀度詢國語左傳以為六德五善各有其事而朱註皆解為問天保單厚多益罄宜寓規於頌而朱註概指曰福似重複非古人啟沃之意

采薇。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按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其時正當文王即位之五年也

征伐所以毒天下則天下怨毒之情必有所歸歸於上者
擊鼓是也歸於敵者采薇是也。薇之生有早晚早者剛
次者柔晚者作是三者皆一時事而詩人分言之耳。按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是則古之成役不過一期且詩中歲暮雨雪之云皆指出
師終歲而言曷嘗有再期之說耶程子之說後世之事不
可以解詩。我戍未定二句言戍守之事惚忙不定靡使
聘問家室故以爲傷朱註以未已解未定似乎不妥成事
既已則身且歸矣何須使人聘問室家哉。使蓋使其私
從之人。憂心孔疚蓋念獫狁爲難以爲己病也。一月

讀詩日錄

卷六

七

三捷蓋戰士踴躍自矢之辭。孔子曰臨事而懼左氏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詩曰豈不日戒獫狁孔棘三者參觀
可以知行軍矣。王事靡盬言效忠也我行不來言致死
也豈敢定居言趨時也小人所厭言用命也豈不日戒言
小心也詩人落落數言而用兵方略具舉明於此說司馬
孫吳可以不作矣。方遣戍役而已念及歸時情緒深恩
厚誼人人肺腑此易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

出車。序曰勞還率也

一章二章蓋南仲受命始赴戍所也。南仲命於天子者
蓋文王欲重其事故使受命殷王以令其眾。出車在牧

蓋使眾軍出次於外以待元帥自天子所二句蓋元帥至
軍誓戒之詞。載載甲兵之備於車也受命天子故雖國
事而目爲王事以張大之。郊牧地相連接故或言牧或
言郊變文以叶韻耳註謂前軍在牧後軍在郊講家因爲
牧軍建旗郊軍建旄都是拘泥。憂心悄悄蓋因其緩不
及事故僕夫體此意汲汲趨途至於況瘁也。軍旗將戰
則旆今日胡不旆旆言怒而欲戰也。詳詩文蓋獫狁侵
擾王命南仲帥師討逐因城朔方所以別叙者軍事尙密
獫狁既退然後宣築城之令也。三章成朔方也。天子
命我二句乃南仲在軍發令之言讀之想見一時發揚蹈

讀詩日錄

卷六

八

厲鵬鷄秋天之概。襄辟除也謂南仲臨邊築城而獫狁
莫之敢校也。四章言朔方既城遂伐西戎途中傷感之
事。往往築城也來伐西戎也不遑啟居謂既城而旋伐
也懷歸情也畏書義也以義發情可以匡王國安天下矣
○五章伐西戎也。嚶嚶草虫二句喻北狄西戎非類相
從大爲周患未見四句西人踴望南仲之詞赫赫二句西
人喜其至之詞。但叙西方人情則伐戎之必勝可知此
文家爭上流法。六章西戎既伐而成功以歸也。西戎
北狄交爲周患都鄙之閒釋駟必甚今二方清平干戈寧
謐故叙其風景和媚人物喜暢以爲南仲匡國靖難之效

春日四句粧點宛然真不減一幅太平圖也

林杜。序曰勞還役也

首二章以杜之葉實繁盛能庇其本與臣民為國扞衛不可不盡其力也。三章以登山者欲采其杞與出征者欲建其功也。陟彼北山四句征夫之詞檀車幘幘三句征夫念父母念己之詞。匪載匪來是正期不來期逝不至是期過猶不至。李氏曰采薇三詩序以為文王事而朱子駁之以為未必按常武詩曰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為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皆勝武王

讀詩目錄

卷六

九

未受命伐紂即終未聞遠略邊荒則獯狁西戎之征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昆夷駉矣惟其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為無附著之言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詩教乃如是乎

魚麗。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中和既致則天地萬物育鳥獸魚鱉自然咸若加以佃

漁之方必時必禮則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不亦宜乎。物產如此人民可知文有舉輕以推重者此類是也

南陔。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華。序曰孝子潔白也

華黍。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李氏曰朱註謂南陔六篇非亡其辭也此笙詩也本有聲無辭今推毛氏之說以辨之曰笙詩非無辭也序有其義矣東氏夏侯氏曾補其辭矣古人未嘗言無辭也書曰詩言志若無辭則或曰笙調笙音而不可曰笙詩世有無言而稱詩者乎朱子又見儀禮燕與鄉飲酒文有歌有奏遂

讀詩目錄

卷六

十

解為有辭者為歌無辭者為樂為奏則舉其一竟忘其二與三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樂也凡樂事以鐘奏九夏奏即樂皆有詩辭也且大射則歌射節王奏騶虞請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皆以歌為奏即能禮卿射亦云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豈騶虞采蘋采芣亦有聲無辭耶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註疏曰笙鶴巢采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是笙有歌辭確可據矣至又謂笙詩無辭同於魯鼓薛鼓但有音節而無詩歌更為可疑夫魯鼓薛鼓正應歌詩之節以為投壺之節者也故前文命

於者曰奏經首非明證耶

由庚。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疏曰當成王周公太平之時君子在位有祿皆有至誠之心樂與在野賢者俱得祿位共相燕樂

首二章以取魚者不一而足與求賢者亦不一而足也。榑木下逮則甘瓠得以暴之與君子汲引寒士則寒士賴之以升也。吳氏曰雖一宿之鳥言一慮於所宿之木以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惠然肯來也。盛侈儀容不見

讀詩日錄

卷六

七

相親之意浹情愫者莫如從容燕會故此詩四章皆以飲酒燕衍見至誠樂與之意

崇丘。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首二句以山有草木而生色典國有賢才而增重。賢者為國家綜理內外立不拔之業故曰邦家之基能為邦家之基故祝之以萬壽無期也。保艾爾後謂貽之以人垂之以法。歷言得賢之益所以深致其慶幸之情序所謂樂得賢也

由儀。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序曰澤及四海也

李氏曰君子指天子也首二句以露之被於蕭者汪濊與王澤之被於四海者磅礴也故朝覲之諸侯惟恐不當於王既見之親其德澤則心舒寫矣而王又與之燕飲笑語可親是以譽聲流於四海而安處九五之尊也感之之詞也。李氏曰龍寵也言為王所寵遇為王所榮光。其德不爽謂慈惠之德始終無有差池壽考不忘言受天子之恩至於老死不忘也。宜兄宜弟謂王室今日燕樂兄弟

讀詩日錄

卷六

七

下文令德正是指此。李氏曰儻革冲冲三句言動以紀度則福之所聚也蓋王者朝見諸侯之後又燕見之秋冬不出迎春夏則車迎之於大門內故見其車節謙和樂聲卑賤而感激之以祝其福也。冲冲謙抑貌雖離和樂聲。管仲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詩所陳可謂德禮兼修矣近悅遠來保世滋大不亦宜乎

湛露。序曰天子燕諸侯也

李氏曰首章以湛露之匪陽不乾與君恩之勸飲不醉無歸也。次章以湛露之在豐草與燕禮加於能成禮之人也老成也節文終遂之謂也。疏義曰杞棘中實故以興

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實之離離有整齊可觀意故以爲令儀之興○李氏曰留之醉君恩也將以德儀而不醉臣禮也興有奇意卽在所興之物而不與下文呼應者亦有與下文呼應如此章者皆詩體也○堂陛之間雖尙尊嚴然一於尊嚴則勢隔而情不親故燕樂諸詩情意藹然入人肺腑此先王所以聯四海爲一家也自秦始皇尊君抑臣務使君臣之間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徇私背公者接迹於天下矣

菁菁者莪○序曰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讀詩日錄

卷六

吉

李氏曰首二句言君子長育人才若太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又曰載載也浮沉者物也言君子於人才亦用武亦用於人才無所廢猶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休美也○按君子指王也樂且有儀云者謂旣見君子心喜樂之且思盛其儀文以禮敬之周書所謂享多儀者也

六月○序曰宣王北征也○竹書紀年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於太原

六月棲棲四言其急獫狁孔熾二句申言所以急王於出征二句言將帥出征之志○李氏曰周之六月夏之四

月也○匡王國佐天子具見將帥出征志氣奮揚如日初升之概○李氏曰有嚴有威嚴之將也有翼有敬慎之將也共此兵事言文武之人備也○匡王國正其體也定王國靖其難也○整居焦穫言立幕庭於焦穫以逼中國侵鎬及方則深入爲寇也○軍法將戰則旆今日白旆央央則明示以將戰之意奮揚威武耳○漢擊匈奴雖得陰山荼毒生民萬里朱殷固不如周宣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威惠兼行無傷於仁者之誼也○按燕喜燕飲以喜樂之也多受祉錫以爵土也來歸自鎬二句王勞之之詞也飲御諸友以下言進其相好之友盛其肴饌以盡其歡也

讀詩日錄

卷六

吉

采芑○序曰宣王南征也○按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首三句以久荒之田其生必肥美可食與久休之民其力必武勇可用也○李氏曰路車金路也以下文無錫有鈞知爲周禮巾車之金路也將帥出征不乘戎路而乘金路者受命初出未至臨戰先乘金路以爲儀也○魚服非金路所建此云然者或以王有弓矢之錫載之於車以爲榮耶○約軻註以爲兵車之制非也豈不見今之乘車未嘗不約以鐵乎○既有和鸞彌知非兵車矣○李氏曰服其命服謂初受王命衣之以示榮也○旣彼飛隼三句以儀

韻之隼集於所止與勇力之士束於其法○淵淵深沉而不失之暴也闕闕整暇而不失之情也○正寫戰事止伐鼓二句而將帥之嚴翼士卒之練習靡不畢見是謂有體有要之言○戎車嘽嘽三句謂乘勝進師也顯允方叔三句謂荆蠻歸命也

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按竹書紀年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狩於甫

首章言徂東也○次章言將獵而選車也○三章言將獵

讀詩日錄

卷六

五

而選徒也○决拾既飲二句蓋謂諸侯之人整備器械以會天子之獵○諸侯之人亦有禽獲唯言助我舉柴者王人專功辭之體也○正寫獵事不失其馳二句言簡意盡何等高雅揚子云長楊校獵萬語千言視此都成駢拇矣○七章言獵畢論功之事○蕭蕭清遠之聲悠悠飛揚之貌唯聞馬鳴則不聞人語矣唯見旌旆飛揚則不見人動矣二語寫軍令嚴肅如畫○驚驚其獲禽之多也盈每等得十則君庖盈矣○八章言斂兵入城之事○允也君子言德備也展也大成言戎政修飭可以匡國靖難成中興之業也

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馬○序言慎微接下是從自盡奉上引伸而出詩內並無正文或以伯禱為慎微酌醴為接下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簡關車馬也○四牡孔阜取其形體之狀大也既差我馬取其足力之敏捷也○獸之所同二句言擇地也漆沮之從二句言得地也○四章蓋申言率左右燕天子之事

鴻鴈○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讀詩日錄

卷六

六

首二句以鴻鴈之順時而歸與己之順時而返也肅肅與劬勞意矜人泛指流民猶後世言難民也餽寡矜人中之尤可哀者言王恤道路之艱澤及矜人而尤哀此餽寡也○百堵皆作蓋舊日房舍皆已頽壞修葺為勞也○其究安宅言王安集之有道也○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喻于征于垣時哀號以訴其勞也謂我劬勞即指上爰及矜人其究安宅言之謂我宣驕者謂我無所苦而驕泰妄求也○以愚人相形甚見王之通達人情感之深也

庭燎○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首句王問也次句對者之詞也下三句乃侍臣既對而王

復自言若見庭燎若聞鸞聲疑惑不定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安集流民征伐強寇多少事緒刻刻關心故夙興之際屢降咨詢嘗恨時來之晚泊乎晚節喪師南國料民太原黃鳥行野相繼興哀則問夜之勤必有異於曩日者矣記曰君子能勤後世有繼又曰懷與安實敗名宣王之事足以觀矣○言鄉晨而未晨未是視朝時也○輝者若見火中有烟氣也言觀其旂若從火光中觀見君子之旌旂者故以驚心也如傳言天既明矣何用問爲○列女傳謂宣王晚起妻后脫簪珥待罪王遂早朝晏罷以致中興則斯詩之勤其妻后內助之力耶

讀詩日錄

卷六

七

汚水○序曰規宣王也

此憂譏賊之傷善而規王勿偏聽也前四句言水流盛矣而以海爲歸隼飛高矣而以人爲止喻人言必循其實不得架空鑿虛此反興也兄弟指同姓內臣邦人諸友指異姓內臣言諸臣莫肯念亂以辨讒賊之誣不畏禍及身而累父母耶○次章以水泛濫無歸隼飛揚不止喻小人橫口不根此正興也不蹟謂讒言不得事蹟之實也○三章以隼飛有率喻人言必有所循甯莫之懲責用事大臣也末二句以讒言方興戒厲二三同志使敬謹以備禍也○失實曰訛敗類曰讒其實一也○通篇責望公卿所以喻

意於王其後卒以寃殺杜伯而致朱弓射王之禍

鶴鳴○序曰誨宣王也

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二說者鶴鳴二句託興意也傳曰社稷之子或在畎畝魚潛淵二句託興意也又曰畎畝之子或在社稷魚在於渚二句託興意也國語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太盛懼不安人樂彼之園三句託興意也國策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末二句託興意也○維籥言籥之外無所有維穀言穀之外無所生皆土不肥草不蕃之意石非圓潤可愛之物而可以爲錯可以攻玉與君子方正難親而可以輔德

讀詩日錄

卷六

七

祈父○序曰刺宣王也

李氏曰予司右虎賁之士防衛於王之左右者也故曰王之爪牙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此今祈父乃使從戎是轉之憂恤之地也故怨之○先王使人各以其職非其職而妄使又無底止所以怨也○寘不聰謂呼之不聞也既爲司右虎賁之屬決無免役之法所怨者使非其職以致有母尸饗爲可恨耳

白駒○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詩詞乃賢既去而思之非賢將去而留之也首二句至其亦也中二句留之堅也末二句樂之深也。承長也如隨之言娓娓不倦光陰若爲加長也。於焉嘉客言在此爲嘉客也。賢者豈以公侯逸豫爲悅所以云云者蓋以愛之深切左右招引無方耳凡此之類取其意不沉其辭則善矣。末章乃無聊之極思也其人不可得見矣姑欲聞其音以爲慰爾。王不留賢而使在下者思念如此所以爲刺也。生芻一束蓋贈之以秣馬而因思其人之德美如玉也。人德如玉之潔白故不敢贈以貨財但以生芻秣馬表意而已此見受者高尚贈者鄭重也

讀詩目錄

卷六

五

黃鳥。序曰刺宣王也

穀桑栩宅中之樹也粟梁黍田中之禾也宅無人居故鳥集之田無人治故鳥啄之今茲不容於異國故呼故國之黃鳥而告以將歸之意使無忘於我之田宅也。困窮於外然後知父兄宗族情誼可思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信乎不謬矣

我行其野。序曰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二句以行野者依惡木以自蔽與適外者投惡人以自託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蓬二句以行野而采得惡菜與適外而投得惡人也下章放此。求新

特謂求新交或謂以女他配非也誠不以富二句言不恤貧如所省財賄幾何誠無益於爾之富徒自異於忠厚長者之爲耳。貧富之分定於天命仁三族者不以之加貧棄舊姻者不以之加富故君子之行身亦斷於義理而已豈以吝嗇爲致富之術哉

斯干。序曰宣王考室也。按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

秩秩斯干言眾水分流秩秩有條理所謂入水分流橫地軸也。秩秩二句賦一時之山川莫定太平有象也如竹句比國勢之安固如松句比國勢之盛昌兄及弟三句賦

讀詩目錄

卷六

五

諸侯歸睦四方無事也考宮室之詞而以內外安寔發端立言亦可謂有體矣。李氏曰二章三章統言修宮室也。既曰似續妣祖則宮室制度一仍其舊不敢狹小前模也與後世之千門萬戶窮奢極欲者異矣。李氏曰四章言宗廟也躋升以祭祀也五章言寢室也寔安身也。事神之所故取其華美棲身之所故取其便安。六七章賦夢卜實事八九章因大人之占而祝釐期望之詞無羊木章放此。非儀皆指閭外之事非婦人所當與者故不計善惡皆以不預爲教。周之盛也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周之衰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治亂之原興衰之故足以

觀矣。古人之教起於始生所以習貫如自然長而後教難乎其不決裂矣

無羊。序曰宣王考牧也

首章考牧之正文也三百九十皆別羣類以聽考察也。二三章言牧養有道所以致今日之盛。九十其特即三十物中之一。二章之來出就牧地也三章之來日暮歸家也。薪蒸雌雄言牛羊順適牧事閒暇是以兼取草木鳥獸之利捆載而歸也

讀詩日錄

卷六

五

讀詩日錄卷七

賈強劉士毅

小雅中

節南山。序曰家父刺幽王也。紀年曰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山必有土乃可生草木猶上必有仁乃可育人民今高峻之南山但有石而無土以興尊貴之師尹但有威而無恩也民具爾瞻期望之切欲其改行率德以庇民也不敢戲談言變亂之切不暇戲談以為歡也國既卒斬蓋指厲王流彘以為前車之戒。山以草木為寶猶幣馬之稱庭實也猗猗猗然盛也此蓋以南山之蕃育草木反興師尹之不能愛養人民也不平謂私於所親陵虐百姓天方薦瘥水旱癘疫也喪亂弘多內姦外寇也。憚氏曰三章言太師所關之重如此不恤民之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之以空我太師之職也無所咎怨而歸之天也。四章乃尹氏致亂之由作者用意所在。弗問者不經詢問不知其賢不肖也弗仕者不經歷試不知其能不能也罔君子以是人為賢而進之君子也式夷二句根弗躬二句來瑣瑣二句根弗問二句來小人與姻亞不同小人所委之以政者也姻亞所私之以官者也。鞠誦極亂也亂敗彝倫也大辰

讀詩日錄

卷七

於人心之同然也。屈至也。謂至是而止不復尋禍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根上章來言。君子不改前非。若天使之也。七章蓋心傷王室之亂。思欲避之列國。付離亂於不見不聞。然列國弊於王室之政。莫不感憂。憂亂去亂適亂。不知其已。故曰靡所騁。此詩人無聊之極。思如孔子居夷浮海之意。不可認作實話。八章蓋指姻亞小人。翻雲覆雨醜態。茲家父所欲避之四方者也。僨事者雖係姻亞小人。終由尹氏居心貪殘。有以招之。故如屈如夷。曰微曰詭。皆歸本此心而言。此篇大旨蓋冀尹氏率德改行。躬親政事。勿任姻亞小人。以致禍患未及。廢黜尹氏之意。

讀詩日錄

卷七

二

蓋大臣體國位隆望重。其退非小臣所當議也。

正月。序曰刺幽王也。紀年曰幽王四年夏六月。

隕霜

一二章爲詛言而憂也。李氏曰純陽用事而多霜。洪範所謂急恒寒。若小人以詛言陷王。使行厲虐之應也。獨謂在朝無異同心也。小心謂敗亡之禍。人皆恬然不以爲意。而已獨惕然深懼也。曰念曰哀。皆自憐自嘆之辭。好言二句謂好言也。說莠言也。說悍然無所忌憚也。莠言謂無實之言。三章念國亡也。于何從祿言君相昏亂。無所受庇。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周之初興有赤烏集于

周社。今周將亡。不知其瑞。當復見於誰氏之屋也。四章呼天救也。李氏曰中林宜有大木。而但見薪蒸。與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也。既克有定。四句致望。天定以爲息肩之期。五章刺言路不通也。謂山蓋卑。二句謂小人之言考之以實。而皆不驗。則宜懲矣。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謂致國人而問。以天變之由也。具曰子聖。謂君相皆自以爲是也。誰知烏之雌雄。謂故老占夢。莫敢出言以矯其非也。詛言敗露。不懲治以應天變。乃召故老占夢而詢天變之由。彼亦何敢指斥小人。以傷當亡之聖明乎。六七章自悼也。局高踏厚。卽所謂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也。地場云者。謂不聽其言而反相賊害也。李氏曰以阪田尙有菀然。特出之苗。與朝廷亦當有傑然。特出之賢也。彼求我則採虛名也。執我仇其實不相入也。八章尋禍本也。燎之方揚。二句喻禍亂繁興。不可救止。猶所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也。九十章刺棄賢而勸用賢也。終謂稅駕之地。終其永懷。言圖思其終。已知路長難至。而承懷以憂之。況又窘於陰雨。則沉淪難行。豈可棄爾輔乎。以路長與太平之期遠。以陰雨與世路多艱。以勸與賢者。屢顧爾僕。謂僕者屢顧道途之險易也。僕以喻王也。十一章慮禍也。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正言匪繁。

讀詩日錄

卷七

三

地寬也。地場云者。謂不聽其言而反相賊害也。李氏曰以阪田尙有菀然。特出之苗。與朝廷亦當有傑然。特出之賢也。彼求我則採虛名也。執我仇其實不相入也。八章尋禍本也。燎之方揚。二句喻禍亂繁興。不可救止。猶所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也。九十章刺棄賢而勸用賢也。終謂稅駕之地。終其永懷。言圖思其終。已知路長難至。而承懷以憂之。況又窘於陰雨。則沉淪難行。豈可棄爾輔乎。以路長與太平之期遠。以陰雨與世路多艱。以勸與賢者。屢顧爾僕。謂僕者屢顧道途之險易也。僕以喻王也。十一章慮禍也。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正言匪繁。

也。此章大意言小人得志羅織無辜故雖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戰兢惕息不敢少縱其取義於魚蓋以魚潛深水而迹不可泯與人處深宮而形不可掩此雖亂世憂禍之言而發明誠中形外之理特為深切故中庸引之以證慎獨之說。十二章刺不恤國也。十三章哀百姓也。方有穀言其正有穀祿豐足不匱也。小人富則百姓貧矣故曰民今之無祿富人憚獨皆指百姓言。

十月之交。序曰大夫刺幽王也。據紀年日食在

幽王六年

月微謂月光不滿之時非當望而虧損也。下民對日月

讀詩日錄

卷七

四

言自天子及庶人皆是。日月交食法有常期然自漢魏以來當食不食者未易更僕數則日月之食雖有常期而非定數也唯其無定故史官書之以紀異王者懼之以修德聖人占之以知來日官家言謂日食定數當食不食者皆測之未精則日有食之乃陰陽之常耳詩誠告凶書惡弗集春秋嚴伐鼓用幣何為者哉。日有食之自是妖氣侵蝕日光不止為月所掩若謂月自下掩則第光不照地耳天上光輝其圓滿當如常也胡以日食之晨昏者氣色皆黃重者星斗爛然耶。于何不臧自省之辭。三章又從日食之外廣徵災異以警懼之。震電川溢山崩不皆

一年事考之紀年可見。高岸為谷二句喻言以見君臣無常位興亡無常勢不與上四句一例懲即懲陵谷之變遷也。以上三章言天變可畏也。皇父卿士一節正所謂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者也。失政之大者莫如進用小人故臚舉諸姦名氏以警於黷座欲其舉直錯枉以為答謝天譴之本。五章我為庶人自我也我作使我執役也不即我謀謂國有大事必須謀及庶人而今不然也徹我墻屋取其材以為城築之具也田卒汙萊謂使不以時妨於農功也。孔聖非謂其明於理乃謂其明於擇利也明於利即下文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類多藏謂多聞多見

讀詩日錄

卷七

五

藏蓄才智之人擇卿而盡取其能則無遺老守我王矣詩人蓋惡其損國以益家也。擇卿取其能擇徒取其富利則利矣如不忠何。以上三章言小人可惡也。從事從王家之事下民之孽四句言忠良受禍譏人得志所以感傷和氣而召水旱癘疫之災。鳴啻昔憎言面則相訣背則相害如所謂腹中劍笑裏刃也。里宅也孟子三年不反然後收其里是也孔晦即指居憂不休言居憂者無餘財也不休者無餘力也。鍾氏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善於自處省了許多怨氣。作詩之大夫並非皇父私屬註以為從皇父之役云云似誤。以上二章自

傷也

雨無正。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序之所言與詩未嘗不協。而歐陽子曰與詩絕異。或以詩無雨文耶。豈知酌桓賚般皆自取義名篇求之詩內皆無正文也。

首章言天災也。降喪饑饉謂降喪亂之饑饉也。舍彼有罪四句正弗慮弗圖處。次章言人散也。正大夫離居蓋去國而辟禍者三事大夫蓋未去而不供職者邦君諸侯蓋畿外諸侯入為王官若齊丁公衛武公之為者。莫知我勸蓋正大夫意中之詞。勤而不見知所以離居也。

讀詩日錄

卷七

六

離居蓋散離而歸其采邑非遠去也。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言為治者不信法言則終無所成亦如行邁者不由正路則終無所至也。黃氏曰凡百君子即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敬身謂反其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之心而各謹恪以盡臣職也。相與長僚友之清議畏天畏上帝之明罰也。白氏曰聽言則答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也。諛言言有可諛之機不必說到諛及已方退。諛言謂直言犯忌召致譏諍之言退謂不敢答也。舌出謂旁聽驚懼為之吐舌也。流水墮地形為曲折巧言隨人意為轉換故以為比。李氏曰王欲有召我告之曰此人不可使

則王以為違阻而罪我矣。我告之曰可使則朋友之正直者咸怨我之諛諛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憐之也。昔爾出車誰從作爾室責之也。憐起於情責起於義情義兼至可以處僚友之際矣。愚按十月雨無正諸篇序以為幽王詩箋以為厲王詩李氏宗箋以艷妻為閹妻指厲王之閹后以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指厲王流兔之事。今按艷之為閹固屬附會。即周宗既滅之云亦詩人逆知幽王將亡而憂之耳。如以為厲王流兔之詩則王既流兔大權盡去所謂覆出為惡者尙將誰虐而戍成饑成雖欲退而遂焉其將何及耶。且夫十月之篇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

讀詩日錄

卷七

七

食之而竹書紀年曰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曰熒熒震電而紀年曰幽王三年冬大震電又曰山冢卒崩而紀年曰幽王三年岐山崩又曰皇父卿士而紀年曰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又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而紀年曰幽王五年皇父作都於向以史證詩則二詩作於幽王之世彰彰無疑而鄭氏者私意推測遂改竹帛相傳之舊李則宗之所謂信我好古者必不然矣。

小旻。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黃氏曰謀猶謀字皆屬王謀滅之謀及下謀之之謀皆指眾人說。謀之滅者以欲從人也。故不從謀之不滅者以

人從欲也故覆用。不臧之謀動而不正用而不和故孔之印。淪淪言小人之黨自相附和訛言其皆毀君子也亦孔之哀言其鄙瑣之態可哀也謀之其臧四句言可哀之實伊于胡底言禍亂之興不知如何究竟也。謀臧而違所謂訛訛不臧而依所謂淪淪。傳曰卜以快疑不疑何卜而王已得善謀卜筮無已故龜亦厭之而不告以猶也。古之聖王咨訪雖勤然至於定計帷幄不過公卿數人夫以孔子之聖未攝相事不得與聞國政其他可知矣而幽王之世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是沈慶之所謂白面書生皆參末議事無由濟者也。匪行邁未嘗行路之人

讀詩日錄

卷七

八

也將行路而未嘗行邁之人謀之自然北道南車不得其道之正矣。猶謀也大猶言先民經遠保世之謀也。案室於道謀言不問工師而問諸行道不知爲室之人則室焉得而有成耶。五章乃期望于王之辭言國之禍難雖無所止而有聖者可以止之民之生計雖艱苦不厚而有肅謀哲父者可以厚之方今禍亂滔滔如泉流之去而不返向其用賢以救敗無論晉以陷於死亡也。六章乃同列相戒之辭。左傳虢之會諸大夫譏切王子圍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蓋不犯惡人所以自愛敬爾

小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之鳥飛飛不已可以至天以與尋常之材勉勉不息可以入聖。念先人念始受祿位之人創垂之艱難也懷二人懷父母之教訓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威儀之得失通於天命之去留可不敬與。中原有菽二句以美穀爲庶民所競采與善道爲人所競用也。禽經曰脊令同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蓋以脊令之同飛同鳴與兄弟之偕邁偕征也。桑扈本肉食而啄粟以與小人之圖本在富貴之家而今則及填寡也

讀詩日錄

卷七

九

填寡指衰散之族詩人言填寡蒙禍自知禍將及已故懼懼不自保而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方也。夙夜邁征已自求盡善此亦如屈大夫靈氛之占詹尹之卜爾。日邁月征言其勤集木臨谷履冰言其慎勤則日進無疆慎則非禮弗履以此行身庶無招尤取悔以忝爾所生矣。李氏曰世道騷人如此此何世道哉所以爲刺也。小旻以上憂在王朝而不及其私爲臣之忠也小宛之詩憂在家門而恐辱其先爲子之孝也子孝臣忠可以觀仁矣可以處亂矣

小弁。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也

弁彼四句以鳥有所歸而樂與己之無所歸而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一意疊作兩句以見自反之深云如之何正不敢即安處註以為安之則忽然無情非孝子之用心矣。周道蓋朝夕問視之路鞠茂草者以罪廢不得入親也。以上二章乍見廢棄呼天搶地痛之切也以下六章徐思事理以為瞻依至親不宜自殘子女怨之深也。三章言桑梓有蔭尙知恭敬況以父母罔極之恩而不瞻依耶人子瞻依父母父母亦無不愛子今之不愛如此所以念及毛裏而有無窮之痛也。時蓋申后與太子同黜故

讀詩日錄

卷七

十

以鹿雉之戀羣反與王之不愛妻孥也。春秋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註曰犄犄其足也然則伐木犄矣蓋言伐木者必從其根而尋斧斤也。伐木尋其根析薪隨其理以喻讒聞之言察其所起之端而依理以辨之則誣罔立見矣。莫高匪山四句言高者莫匪山浚者莫匪泉以興前後左右莫非懷挾姦心欲搆國難之人君子可不防之而慎其言哉。瞻依毛裏四字一篇命脈四字看來親切自得怨字根苗。太子初廢孺慕之心尙在故其詩至誠愷惻感人千載之下至於後日皮申忘父則以閱世既深天良極喪之故耳說者以後日之惡並欲掩其前

日之善非平允之論也

巧言。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慎無罪辜云者恐前之自反未至再加檢點以審其缺。既涵者言雖不違信亦不怒也。君子不能德刑馭下而屢盟以相要枉直不分苟為姑息是以小人無所忌憚亂日以生矣。匪其止共二句言小人之好言是非非欲靖共厥職為國家正舉錯惟欲剪除忠善使天子孤立於庭然後奮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耳。為王之病正下文所謂他人有心也。奕奕之寢廟惟尊位之君子財力有餘始克作之秩秩之大猷惟盛德之聖人知慮明達始克定

讀詩日錄

卷七

十

之以興匡王定國賢哲之事非小人所能勝任也大猷指大經言他人有心指小人醜直害正心事。木以堅剛為貴而今在染之柔木則君子樹之以與細弱之小人則君子親之也行言已見施行之言也往來謂出納也心焉數之謂往來之行言皆歷歷在我心中也蛇蛇舒緩自得之貌碩言自矜之大言也出自口謂大言不慚也巧言謂譖人之言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也。碩言巧言即所謂往來行言者也。末章大意言小人既已無勇居徒又少何所依恃而敢為篡盜邪謀禍亂家國耶

何人斯。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

公馬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李氏曰蓋暴譖蘇於王王譴蘇公暴公不明居而亦難以
來喧故蘇公即其不喧而反覆推極之○何人斯指暴公
也伊誰云從二句言詢問是人從何處來則云從暴公家
而來蓋不欲直指名姓聊目其地以見其人耳○二章言
暴公若來弔喧則一賓一主相從以行而慰問為禍之人
豈非僚友之高誼奈之何逝我梁而不入喧我也誰為此
禍即弔喧之詞○陳謂門外之途聞其聲聞其車馬僕從
之聲不見其身不入喧也未二句言其惡薄當知愧畏也
○陳為堂途爾雅雖有此解然此處所指實非堂下之途

讀詩日錄

卷七

三

若暴公已至堂下胡為聞聲不見身耶○回風謂之飄言
其行止悖亂若回風也○壹者之來云何其吁言爾有適
梁一來如何使我吁望之切耶○周南卷耳之篇云云何
吁矣而都人士之篇作云何吁矣此篇又作云何其吁語
意相似而字不同竊意此篇及都人士之吁俱當作吁傳
寫錯訛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二句言自爾有適梁一
來俾我安心信爾之相諧矣○文有步步向前之法焉有
愈說愈緩者董氏以為其詞蓋緩非惟不知人情亦不知
文體矣○往已不顧還何用人詩人之望至是猶不絕焉
可謂厚矣○伯氏吹壘二句言始者之交方同意合如况

弟之吹壘箴諧和之至也○小人之心未嘗不知君子之

實其所以相諧者或以附會他人或以爭寵耳○小人誣
罔良善豈曰明知其賢而故諧之正欲自認不知耳然人
之視己如見肺肝掩飾何益耶○末章言爾欲為鬼蜮以
潛形則不可得今且有靦面目示人無窮極之時是以作
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俾爾無顏見人也○視示同
言以面目示人也○暴公既相諧矣而望其來喧者乃曰
祇攪我心云何其吁不幾謬為忠厚而不情乎曰此正古
人曲盡人情從容不迫者也夫以平昔壘箴之雅雖聞相
諧之言必以傳者為妄豈遽信為誠然哉既付之以不信

讀詩日錄

卷七

三

則聞有適梁之行必望其來相弔喧以慰藉於不幸斯蓋
僚友之至情有所不能已者迨其過門不入惡薄顯著而
後聲其罪惡與之相絕則在我者既審於事而無誤又有
從容觀望以待後悔之意此小人所以見絕而不怨者也
豈若淺薄之夫一聞流言便相棄絕後雖悔之豈可食乎
巷伯○序曰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巷伯即寺人也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
官之戒令是主宮巷之事故稱巷伯而以名篇焉
首二章以貝錦似錦而非錦南箕似箕而非箕與讒人之
言似是而非也○誰適與謀怪之之辭言主謀者誰耶而

屈詳若是。緝緝細語而人不聞也。翩翩謀成而得意也。豈不爾受二句言進讒之門既啟則讒人眾多女輩恐亦未免。投畀有昊言讒人既爲天之所生故仍歸之於天使擇所以置之之地。楊園之道二句以道自卑而移於高興讒言亦自賤而及於貴故以戒百爾君子使慎其身以防讒。玩詩人語意乃爲巷伯而遭讒非遭讒而被宮刑也。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首章以谷風召風雨之和興施德當致美善之報而與女棄予其事反常所以爲刺也。次章以谷風反召焚輪之讀詩日錄

卷七

古

異興施德反召棄絕之惡。三章言谷風所以生萬物而反有崔嵬萎死之異興德惠所以厚知交而反有凶終隙末之變是則人情所不料也已。維山崔嵬謂山無生長但見石之崔嵬然也草死木萎二句卽申此句之意。蓼莪。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莪二句以草之昔爲莪而今爲蒿興已之昔能養而今不能也。黃氏曰伊蒿伊蔚非變爲蒿蔚也莪蒿蔚只一物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但哀父母之深恩而不言己之缺養言外有情諷味不盡。無父何怙四句言少則怙恃父母長則不能報効是以出則懷憂入則如無

所歸也。從缺養後追憶父母深思言之痛傷真乃一字一血。南山終南山也烈烈山石險惡貌以興朝廷氣象威虐也發發急疾貌以興朝廷政令急遽無節也。律律李解峭拔貌蓋以山之峭立不可上興王朝之尊高不可達以下情也弗弗李解摧逆貌蓋以風之摧物興王政之虐民也。

大東。序曰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馬。

飯殮當以箸而乃有掾然之棘匕興取賦當用先王之法而乃用衰世苟且之政也如砥彼此如一也如矢循理無讀詩日錄

卷七

古

枉也李氏曰履履而行也視視而供也睠顧出涕言盛王之政忽已往矣以起下文也。杼柚其空所謂傷於財也行彼周行所謂困於役也糾糾二句興也以葛屨興公子以履霜興行彼周行。貴者往來不息則賤者可知舉一以例其餘也。薪已穫而仍浸之則腐以興民已病而仍勞之則斃故哀民之勞而不禁契契寤歎也。尙可載亦可息其情急其辭苦所謂蹈水火者大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穫薪未腐尙可載而用之憚人未斃亦可息而蘇之。西人之子非西都畿內之民乃王之親戚嬖寵也。東西對舉言王瘠彼肥此爲政不平之甚也。或以其酒

區有言東人竭膏脂以供而西人賤用不惜也秦人鼎鑄
王石金塊珠璣周人酒不爲漿遂不爲長千古貪禍之君
欲敗度若出一轍○酒佩非正供之物而云云者蓋王
朝法外苛求如春秋求車求金之比耳○萬物之理進極
者退退極者進周之逞志諸侯至於此極是以將衰之候
一變而爲東周之弁髦固其理耳○黃氏曰啟明句言不
能引其光於日未出之前以助其早作也長庚句言不能
緒其光於日既沒之後以助其昏作也○太史公曰人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此詩自
維天有漢以下皆勞苦倦極呼天號泣之詞不可認作文

讀詩白錄

卷七

夫

士掉舌駕空蹈虛也○一箕斗而再取義層層翻新文思
鬱然

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四月初夏六月已暑極而將往言盛時之不久也○三夏
爲陽德方亨萬物盛茂之時以興國之盛時慈惠方昭萬
民得所也下二句言先祖非人情乎胡不使我生於盛時
而生於衰世也○妻妻烈烈發發以興國之威虐日甚一
日也百卉具腓則興國中臣民無不憔悴矣○歷來援天
託興者皆以陽爲德陰爲刑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今此詩

之註獨合夏秋冬而皆目之以禍亂風人取類固如是之
不類耶○山有嘉卉二句蓋興朝廷本有賢良之士廢爲
廢賊蓋賢良遭亂世而變其守也莫知其尤尤在王也世
治則貪詐革心世亂則賢良改操往往如此○諸侯以怨
欲而搆兵所謂濁也怨欲之心息仁義之心見則清矣○
泉水猶時清時濁而下國之構禍者乃日月相繼無時休
息亦曷云能善乎○詩人當是南國冠冕故以江漢託興
○七章言時事孔亟深欲遜迹人世之外奈身非魚鳥何
緣飛天潛淵以辟時難耶○山有蕨薇可以食陽有杞桋
可以用興君子作歌以告哀可以揀而立政用人召穆公

讀詩白錄

卷七

七

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出言也善敗於是乎興
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文意與詩正同

讀詩日錄卷八

賈強劉士毅

小雅下

北山。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登山者欲采杞以供食，興升朝者欲得祿以養親也。而今者反以仕故貽父母憂，則非初心矣。故以為傷。率土之濱，謂循土征行以至水濱也。未老方將者，豈止一人而已。嘉我曰：鮮我皆怨憤不平之詞。

無將大車。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

讀詩日錄

卷八

將大車以自塵，與將小人以自毀，百憂謂悔前之薦引非人而虞後禍之不可測也。無思百憂，此正古人善於自寬處。天下事無可奈何，唯有屈身安命，不然紛紛憂慮，徒自憔悴，何益於事耶。

小明。序曰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古之遺戍，不過一期，況西邊苦寒之地，非可久居者耶。今已歲暮而不見代，詩人所以傷之。芄野雖不可考，然必西邊極遠之地。先王經畧之所不及，故詩人目其地以為刺。其人平昔知交，能以溫恭自持者也。末二章思其人而不得見，故教以安身立命之道，以致相愛之情。後

世朋友相憶相念者有矣，孰若此詩道德相成，情義兼至乎。靖共爾位，謂靜心以供爾執業。

鼓鐘。序曰刺幽王也。

李氏曰：幽王即無道，亦未有無事遠至淮上以作樂者。豈如昭王之南征巡狩，至淮因為流連之樂與。又曰：奏樂言鼓鐘者，左傳謂之金奏，先擊金以奏諸樂也。懷允不忘，謂古之君子懷思忠信之道而不忘也。欽欽肅敬之意。雅南歌其聲，簫奏其舞，極口贊樂而惜其用樂不當，自見言外與猗嗟同一文法。

讀詩日錄

卷八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正義曰：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祀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三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神報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末章言祭之末私燕同族，六章之文皆次惟三章獻酬笑語當處，設辭工祝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祭而連及耳。楚楚者清也，言除茨使清楚也。楚茨抽棘，蓋言昔人墾荒之事。詩人傷幽王

之亂而思古故曰自昔我卽昔時楚茨抽棘之我也○
祭祀先從墾闢樹藝發端所謂民和年豐乃是馨香也○
濟濟跄跄謂未入廟門之先百官會同威儀盛美以往蒸
嘗方入門也記曰大夫濟濟士跄跄○或剝或亨或肆或
將四或字正見助祭之人各揚其職處○爲俎孔碩二句
似屬執爨說言執爨者具燔炙以爲俎實爲豆孔庶亦言
君婦之具豆實也○言執爨君婦賓客之敬則主人之敬
自見此借賓見主之法○敘事文字撰出一段擬辭十分
設色○莫怨具慶主人撫眾之詞○大抵詩之陳古以刺
今者皆對今日闕失以立言故詳畧輕重之間不可以常

讀詩日錄

卷八

三

理推

信南山○序曰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
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李氏曰楚茨專言敬祀獲福此則本之疆理治田皆以刺
今之不然也○楚茨二詩皆言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
事蓋以幽王虐而聽於神故也○禹甸指隴山刊木响响
原隰四句言成王之奉禹功也疆理南東卽田之之實事
○雨雪霖霖豈伊偶然德政旣修祈報以禮然後陰陽和
風雨時矣○俎豆之品亦多端唯及瓜蒞者一物之微可
見地無遺利人無遺工○末二章言民力普存上下有禮

德而無違心是以酒醴牲餼皆見苾芬而鬼神歆享也

甫田○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篇大旨言古之王者盡心農事以致豐年之應一章言
其勸民東作也二章言其祈神也三章言其勸課有道也
四章言其秋成也○歲取十千言取民有制也我取其陳
二句言損上益下也自古有年二句蓋勸民適野勤力之
詞月令所謂命農勉作毋休於都者也或耘或耔二句蓋
教以治田之方攸介攸止二句蓋使髦士受田者先進而
美大止息於田閒以倡眾庶也○詩人止寫六句勸農之
辭已見春風化雨氣象○方社田祖之祭祈也非報也我

讀詩日錄

卷八

四

田旣臧二句蓋言祈祀之意文義與下祈甘雨三句相似
○以其婦子二句言以天子之尊而與田婦雜行途中不
清道以妨農也攘其左右二句田畯攘而嘗之也禾易長
畝二句蓋田畯喜而獎厲之詞怒責其不勤者也會孫不
怒而農夫已克敏於事撫循有素而下體上之心也○會
孫偕婦子而饁農田畯攘左右而嘗食至哉德乎此之謂
天下一家矣後世君長飾浮文以自尊遂而上下之情隔
焉所以邦本不固也○言會孫不怒則田畯亦在其中卑
統於尊也○如茨如梁積禾之高也如坻如京積粟之多
也合公私之田而總曰爲會孫之稼之庾者上下一體之

亦下統於上之義也倉城中倉也箱自野運粟入城者也末四句農夫自慶而因祝其上以萬壽也○同一農夫之慶前是未得而期望之詞此是既得而慶幸之詞○觀上三章曾孫勤於農事如此則民之感激而祝以萬壽不亦宜乎

大田○序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

首章言戒備之豫也○多稼則各種皆備故擇其善者以爲來歲之種○月令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地土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古之王者其勤民也

讀詩日錄

卷八

五

如此此民之戒備耕種所以無不早計也○次章言救災之有方也既方既阜三句言苗盛也去其螟蟊三句追敘田穉禦災以見苗之所由盛也田祖有神二句言神之助人去災也○天地降災非人力所能勝然而古之救災如恐不及者亦自盡其恤民之心耳不恤民災者不可以爲民上此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知二國之將亡也○三章言年豐而相推以利也上四句喜雨之詞非望雨之詞下五句當前實事非未來期望語○末章言勸課有方而祈神以禮所以有豐年之應也來方禋祀當屬田畯蓋喜其盛而懼其不盛故禋祀以祈穀實○周禮有幽雅幽頌

自是幽風之外別有雅頌爲幽國而作者孔子編詩而亡之矣說者以楚茨四詩爲幽雅良耜六詩爲幽頌則諸詩不爲幽國而作係之以幽殊屬無理若謂幽公重農故言農者當係之則幽公之重農勝后稷耶胡不繫之后稷而稱邵雅邵頌耶

瞻彼洛矣○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李氏曰以水澤之廣大興君恩之廣大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君子指天子至至東都福祿如茨賞善也作六師罰惡也茨者密比之物言爲善者以次受賞也人之氣盛

讀詩日錄

卷八

六

則色赤故軍事韎韜所以彰武怒也○二章鞞韞有珌美軍容之盛季罰惡言也三章福祿既同美君恩之厚承賞善言也鞞韞有珌天子佩之以彰威斷也同均也善同則賞均也○賞一善則天下之諸侯知勸罰一惡則天下之諸侯知懲勸以天下懲以天下生民之受益無窮矣此之謂君恩廣大此所爲期以萬年保定之福也

裳裳者華○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首章裳裳二句以花葉之盛美興世族之昌大也花葉綴於樹而後發其榮世族親於王而後滋其盛故以爲興之

子謂古之明王寫謂寫去憂讓賊之心譽名譽也處安居無患也。有章賞罰有章不僭不濫也賞罰有章則世臣蒙其慶矣。三章裳裳二句以花之分色各艷興世族之分榮各盛四駱六轡所謂譽處也所謂慶也。李氏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君子指其先人也似嗣也言其先人文武皆善是以子孫嗣位不替而奈何今之一日斬絕哉。播棄之餘迴想當日經綸事業不知血淚幾斛。

桑扈。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首二句以桑扈之交飛有文章與君臣之交接有威儀也。

讀詩日錄

卷八

七

君子兼指君臣言樂言有威儀可樂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言一動悉當其則而可樂則順天命而受天之祐矣。萬邦之屏言王朝有禮文則狡焉思逞者皆知王德方新未容肆惡傳所謂折衝樽俎之間者也。李氏曰屏以捍萬邦之外患翰以立萬邦之內基天子如此則百國之君皆以爲法。又曰兕觥罰爵也觥角上曲貌古王者與羣臣燕飲皆無失禮故罰爵陳而不用徒見其觥然在列而飲旨酒思和柔是交接之不做而萬福自來求彼矣。飲酒之際尙無失儀平時可知。

鴛鴦。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焉

李氏曰鴛鴦匹鳥於其飛乃畢掩之羅取之以興君子交於萬物有道如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獵皆飛乃畢羅之類也故萬年爲福祿所宜也。又曰在梁而言戢左翼者凡鳥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左戢者不驚起也以交之有道故得安也。又曰乘馬王者所乘之馬也無事則養之以莖有事而乘乃與之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然齋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是自奉養有節也。按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萬物阜盛豈不爲福祿所宜。

讀詩日錄

卷八

八

頍弁。序曰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諸公王子弟之受采秩比三公者。

首六句凡作三層頍揜筆力極爲矯健。頍弁二句言先王制是皮弁是維何爲乃欲用之以燕樂也王獨不覩物興思乎皮弁朝服亦用以宴。未見而憂既見而樂蓋同姓附託王室依依戀主之誼。王之踈於兄弟如此而望見顏色者乃至憂心怲怲所謂邇而不偪遠而不携仁之厚也。臧善也喜悅之謂也。實維在首言制弁之意非欲藏之深深乃使服之在首以宴樂也今王乃虛而置之。

何耶。李氏曰甥舅王之外親因兄弟而及之也雨雪二句此宗周滅亡之禍已見其端故接言死喪無日相見幾何君子其及今夕一歡宴乎不然喪亡流離欲宴何從哀音促節可流涕矣。前二章徘徊於未見既見其情纏以綿末二章興哀於相見無幾其辭促以急

車牽。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雖無好友二句言得賢女以配天子則為臣子者中心喜悅雖無好友亦當飲食宴樂以相賀也譽喜樂也。飲食讀詩目錄 卷八 九 歌舞皆相賀之意無德與女二句言雖無德意以報后妃之恩然亦歌之舞之以宣其悅豫矣。柞葉盛足以蔭其下以興后德盛足以庇其民也。太姒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則知宮有賢后所以裨益國事者政不淺矣

青蠅。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李氏曰樊所以禦物者以蠅之變亂黑白當屏之使止於樊與小人之變亂善惡亦當屏諸遠方也幽王未能豈弟而言豈弟者望之也蠅喜近人而言止於木者亦屏逐之也

賓之初筵。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李氏曰首二章言古射祭飲酒之得禮也中二章狀今飲酒之亂末章深戒之也。初筵對下舉酬祈爵言之。爵者所以養人而曰祈爾爵推讓之意也。籥舞笙鼓七句主人之敬也子孫其湛三句子孫之敬也賓載手仇四句賓客之敬也洽百禮者恐其過嚴而情不洽故須樂以洽之也百禮中有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許多飲酒嚴肅處在下文子孫賓客二段亦見助祭之人志在敬神不貪酒味

讀詩目錄 卷八 十

云爾。主人受錫故子孫樂之而競奏其能以侑神。首章之初筵得禮者之初筵也三章之初筵失禮者之初筵也。人之德望難成而易敗積之終身而不足敗之一朝而有餘然則既醉不出傷名損實非自伐其德而何。李氏曰監者燕禮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史記過者也。末章言先王制禮因人之飲酒有醉有否故立監史以檢察之今者彼醉不減則以醉為恥可也而反以不醉為恥爾為監史盍不從而謂之無使太肆乎匪言勿言六句即代監史謂之之詞也。當舉國若狂之日而有人焉明言善議如此可謂得好惡之正而卓爾不羣者矣

魚藻。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李氏曰言魚何在乎在於藻也處得其性故首頌然故尾萃然舉一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可知矣是以王在鎬京作樂飲酒與民物同樂也豈樂也樂作樂也在藻而依蒲則魚安矣萬物安則王安矣今也反是以爲刺

采菽。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李氏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霍芼太牢而待君子禮所謂銅羹銅芼也羊則苦豕則薇此卽待賓之物以興王之

讀詩日錄

卷八

十一

恩義厚也。筐筥所以盛菽葉車服所以待諸侯故以爲興。李氏曰芹藻可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觀其旂者禮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故觀其威儀而見其載駟駟而至也。芹所以賁楹泉之光彩旂所以壯君子之威儀故以爲興遠望見旂近聽聞鸞又近見駟駟又近見君子儼然凝眸注望竦立待至光景所謂不侮慢也。不言冠服而言赤芾邪幅者見其結束嚴整謹於行禮之意。以上三章言諸侯來朝錫命以禮。維柞之枝四句以柞葉之盛足以庇其本根興君子以樂只之德足以鎮撫天子之邦也萬福攸同賞其功也賞當其功則君子服而其左右

之小國亦莫不率從而來會矣。楊舟輕而易飄得拂以纜維之而後止其所與四方諸侯散而難收得信義以固結之而後一德以尊天子也葵揆其德以別其賞也臚厚也有加無已也前章之萬福同此章之福祿臚念功不忘所謂信義也優游是戾二句言從容來至非迫於威令不得已而應命也戾至於會也亦戾者前者既來後者亦至猶所云會同有釋者也。以上三章言以信義屬諸侯諸侯樂從其會也

角弓。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讀詩日錄

卷八

十二

角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之爲情親之則相化而仁疎之則相化而暴故以爲興。弦所以繫弓體恩所以繫民心是典意也。韓韞有裕言彼此之間所以相爲地者寬然有餘若交相瘡則不留餘地以處人矣。從來兄弟相爭皆因一據天倫一據父命互相責怨而不知自反故曰相怨一方受爵不讓爭承襲也至於已斯亡猶云至於亡斯已倒句法也譚尙爭而曹操睨其旁成明爭而慶封乘其弊其明徵矣。雪見日則消而流暴見仁則變而善故以爲興。暴遇仁當自止而王莫肯降下而遺棄之此所以惡薄之人居其舊習不改

尾長嬌慢也。末二章與義所謂君子有微辭小人與屬也。

苑柳。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柳有陰則行人息止以興王有恩禮接待諸侯則諸侯皆欲朝事也。尚者期望而恐其不得之詞。蹈者蹈厲也。不必改作神字。無道之人疎之則畏其抗己而未敢逞欲親之則侮其順己而無禮相加。故齊威朝周而反為所辱。宋樂祁犁聘晉而反為所執。靖子取瘞若出一轍。可嘆也。

讀詩目錄

卷八

三

都人士。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李氏曰周忠信也。古之制國大曰都小曰邑。邑有先君之廟亦曰都。註以都為王都似未合。臺笠所以禦雨。繼撮所以燕居。綱直如髮。當是以帛為首飾。而其直如髮耳。古之婦人皆以氏配姓。尹者氏也。吉者姓也。此亦猶齊國氏之女稱國姜。宋華氏之女稱華子。魯季氏之女稱季姬也。註以尹吉為兩家似未是。謂之尹吉以其粧束雅淡舉止端詳耳。卷髮如蠶。謂使髮下垂而又上曲如蠶。

尾然也。李氏曰言士非故垂此帶。帶於禮自應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髮於禮自應有頽也。衣服之制尚其清修雅淡。孔子所以思先進。遺風也。奢淫不制。靡奇無常。則衣服之妖而亡國之兆矣。故詩人刺之。此篇所陳冠帶服飾皆見古人節儉用禮。始終不變處。

采絲。序曰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方采絲而顧髮。思沐。聽見心緒無聊。不專於事之意。非必念君子之還也。曰曲局則知不沐之久。曰薄言亦以見出入之無情緒耳。李氏曰五日六日五月六月之日也。置狩而言釣。必其君子之所習為也。此詩詞意纏綿而

讀詩目錄

卷八

十四

曲至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黍苗。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李氏曰以陰雨膏苗。與宣王之澤民也。勞者承宣王之德以勞勸徒眾也。二三章皆召伯勞眾之詞。謝功謂城郭寢廟之功也。征師謂申國所出兵賦也。既營其田則兼治其賦矣。召伯營謝而兼治其征師。原隰泉流是謂克盡奉使之職。李氏曰大意言今卿士不然而王亦安之何耶。

隰桑。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

子盡心以事之

首二句以隰桑之葉盛而可觀與君子之威儀文詞美而可樂。遐不謂矣猶言不謂遐矣言不謂遐遠而弛吾愛也。

白華。序曰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制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非茅無以斂其散男女非禮無以附其疎故以為與夫取后以禮始當以禮終而何之子之遠俾我獨處而無偶耶。天露及菅茅之微君恩遺正后之貴故以為與之。

讀詩日錄

卷八

五

子不猶言天運如此多艱之子不圖修德紆禍方且廢妻棄子以速亂亡之禍何耶。之子不猶但微露其意而不盡其言傳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之謂乎。百川徂東猶且迴曲北流以浸稻田反與長門秋冷不肯一著回心以慰結髮也。實勞我心殷然有君恩中還之望。李氏曰鳴鐘於宮聲聞於外與王之宮壺亂而下國化之也。鴛鴦在梁二句蓋以禽鳥微物尚知愛其匹偶比翼並栖反與王之不愛其匹也。申后業已見棄夫婦道絕而其言乃纏綿愴惻不無落花還枝之望所謂思而不貳遠而不攜先王之澤未泯者也曹子建不得於君作種葛棄婦

等篇以寫哀怨其語意蓋本諸此而後之論詩者遂目為千秋絕調矣。

絲蠻。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曰微臣謂士也。

李氏曰以黃鳥止於丘之阿與小臣依於卿大夫之仁賢也。丘阿蓋林木茂密之處故可依以為安。飲食教誨四句蓋期望大臣之詞。小臣徒行從役委頓困憊故思後車之載。豈敢憚行畏不能趨二句其辭甚悲其情甚急三復之餘惻然欲泣。鳥期人以飲食猶之可也教誨車載豈所以待鳥而併作鳥語未之思耶。

讀詩日錄

卷八

六

瓠葉。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讀頌弁見王之疎於親讀瓠葉見王之疎於賢親賢並棄孤危將亡雖有牲牢酒醴豈能獨樂哉。瓠葉以當兔首以獻為財不費而得數致其殷勤此正古人善待知交處後人召客紫駝翠金素鱗珠盤費不可繼則友朋不得不疎濶矣將欲節用厚交吾願與天下之人共講於瓠葉之詩。

漸漸之石。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按竹

書紀年幽王六年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漸石之怨其在此時與

漸漸之石二句以山石巉巖不可登與王之尊高不可達
以下情也武人東征二句言軍令嚴急也○有豕白蹄二
句言天上有雲如豕白蹄其數眾多而越天河乃天將大
雨之兆俗謂江猶過河也如此說方與月之離畢同是事
前兆其文方類他者意外之事謂水患也言武人東征
軍令促急但知赴敵不暇為水備也○不遑出不遑他皆
謂將不知兵陷眾死地

君之華○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讀詩日錄 卷八 七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喬木將摧條雖榮而不久周室將亡身雖壯而難存○芸
其黃矣美之實以傷之○牂羊墳首則無羊三星在罍則
無魚人雖或可以食亦鮮有可飽者萬物蕭條至於如此
傷心慘目哀之至矣

何草不黃○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草之玄黃皆以興民之病也○獨為匪民謂視民如禽獸
不以人道相使○長尾之狐而率彼深草則多所糾葛田

閒之車而行彼周道則多所違礙蓋役車寬而大道之轍
狹車與轍不合故難行也○役車謂之大車兵車乘車田
車請之小車周道之轍小車之轍也以大車而行其間勞
困可知○棧車只可用之田間而用之以從役者征調繁
而小車不足以供爾○惲氏曰合觀大東苑柳及漸漸之
石以下三篇朝廷之繁苛下國之勞竭民生之窮蹙如歷
其事如聞其聲此亡國之音小雅之所以終也雖然使令
猶行於諸國猶愈於東遷以後萎爾無聞者矣是故詩亡
然後春秋作

讀詩日錄

卷八

七

詩日錄卷九

棗強劉士毅

大雅上

文王○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在上在上位也於昭于天言其德之光顯上達於天也有周不顯承於昭言帝命不時承新命言陟降崩也魂陟于天魄降於地也書志堯崩曰殂落殂陟也落降也竹書紀帝王之喪皆曰陟則但據魂升為言耳生前合德於天故死後在帝左右而輔佐之○聞自德生故聖功疊疊則德日章而名日尊若夙夜之間一有間斷則終身之譽有決

讀詩日錄

卷九

之且暮者矣陳錫布施也哉載同則也周徧也言仁政之布施無不周徧也○三章言周士子孫羣起扶周故周之王業日以昌大○任大事者以小心慎密為本故厥猶翼翼則維周之楨昭烈知孔明謹慎則臨崩寄以大任○緝熙敬止言繼續前人之光明在乎以敬為止也以敬為止即所其無逸之意商之孫子指子姓之諸侯周有六服侯于周服為侯於周之六服也下文侯服于周蓋錯綜此文以取矯健○承言配命命即下駁命配對也配命謂仰對上帝之命也○朱註論文王七章而歸本於敬鈞元提要之言疊疊所以勉此也翼翼所以慎此也昭顯者此德之

光令聞者此德之聲配上帝乎萬邦者此德之推暨故帝王之學歸於主敬而已矣

大明○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于文宜曰摯仲任氏而錯綜其文者取矯健也○小心翼翼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小序明德指此為言○金人銘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以是存心豈敢侈然託大乎○厥德不回謂昭事之德始終不渝○不曰有莘而曰郟陽渭涘蓋謂名川秀靈毓此聖女○倪天蓋有莘世子之名猶所謂東宮得臣之妹者也不言某公之女而言世子之妹者明其與

讀詩日錄

卷九

世子同母嫡夫人所出耳○續女維莘二句言莘國世有賢女續繼不絕而太姒長女尤敦行先人之教也○末章狀出聲滿天地氣壯山河之概○上帝臨女觀所為也上帝臨觀則所以承天者當一心於遏惡揚善脫有貳焉則天心違而駁命去之矣○文有明德是此詩正主天命武王是此詩結穴然詩人摹寫文武功德正筆殊少而太任太姒之事獨加詳焉文家所謂烘雲託月者也此等筆妙漢魏而下無與繼踪矣

絲○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土謂居其土自土沮漆猶言自居沮漆也陶內重為室曰

陶復陶內穿土窳曰陶穴○日止日時二句當是繇辭下文迺慰迺止方是太王曉諭其眾○西東指左右布列之民言自西至東徧皆執事靡有暇逸之人也○李氏曰簪鼓弗勝言人力之疾更甚於簪鼓而鼓不能勝也○竹書紀年商紂三十六年諸侯朝周遂伐昆夷則昆夷之號其在此時與○疏附親民之官○後近君之官奔走使臣也禦侮武臣也

械樸○序曰文王能官人也

薪槁指械之樸言謂剪除亂枝以成器材喻文王作養人材去不善以就其善也左右趣之歸其善作人○禮曰君

讀詩日錄

卷九

三

初裸夫人亞裸初裸圭瓚亞裸璋瓚夫人有次則大宗攝裸此云左右奉璋其大宗攝而左左助之與○璋王取其叶韻其實奉圭亦在內也○舟之行由於烝徒之楫以興周之王由於衆賢之輔于邁討有罪也六師及之謂軍中將帥攝志從命○二三章所謂左右趣之○俾彼二句以雲漢之章于天興賢才之光於國周王壽考二句言人才之所以盛由文王久道化成○此章之作人與學宮育材不同蓋官人之際以升黜簡任之權寓策厲刮摩之用故序括一章之旨曰能官人也

早麓○序曰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

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彼二句以山麓之生物盛興世德之發祥大豈弟二句言太王王季既承先公世德又能千祿以豈弟也○李氏曰三章言上為下魚無不得所而作興臣民不待言矣愚按此章以化機之鼓舞能使鳶飛魚躍興教澤之廣被能使士民遷善而不知○五章以杵械美材為民所修治興君子盛德為神所勞來燎謂剪亂枝以為薪則木成材也○末章言條枚挺特自立故為葛藟所附以興君子剛勁不回故為福祿所歸

思齊○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讀詩日錄

卷九

四

太姒嗣徽音猶有百男之應況徽音如太任豈不篤生聖子耶○惠于宗公不必專指祭祀凡繼志述事之善處皆是家卿大夫之家邦邦人也○雖宮肅廟一篇正文亦臨亦保是雖肅細密處○古人舉大禮發大命皆行於廟故肅肅之云不止為敬鬼神亦不敢慢人與事也○雖宮所以刑于寡妻肅廟所以惠于宗公○文王自修於身者無教則人皆觀感興起德造成風所謂譽髦斯士也○無教固指身教亦兼整飭學政孜孜不倦言之○雖肅臨保是文王所以聖首章言其本二章言格被之實四章言其成德末章言其教澤

皇矣○序曰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莫與瘼同病也求民莫求民病也二國當指密崇二國不獲所謂民瘼也耆悅也言上帝悅之則雖為小人所憎而國勢自日以廓大西顧顧太王也二國之惡周之善鑒自帝心久矣至文王時始降訖命之罰耳○串夷似是太王舊屬載路者懷其德而從之以遷也苦謂串夷卽是昆夷則昆夷至文王時猶與岐周爲難豈太王初遷所能驅逐耶○作對謂伯全其孝季全其友德相匹也○按紀年王季嗣位連年征伐闢地服強受王命爲牧師是奄有四方

讀詩日錄

卷九

五

卽謂王季時也○左氏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據此則比于文王二語當曰比于古者文德之王無所悔恨孫子則指文武言○無然畔援者畔則當誅不可救援也無然散羨者無罪之國不得貪其土地人民妄有侵伐也畔援散羨世主所溺脫然去之則先登道岸矣三語蓋帝命文王抑強扶弱之大旨○文王征伐皆託帝命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崇大順也○紀年曰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

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又曰三十四年周師取着及邗遂伐崇崇人降○文王武功不止密崇言密崇者舉其盛者耳○鍾氏曰密崇皆爲民之害文王伐之正是除民害以應上天求莫意

靈臺○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草木焉○靈善也

紀年曰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靈非文王所命乃百姓加以美稱耳○文王有樂事而民皆欣欣相告則一時雍熙之聖化與忠厚之人情皆可想見周書王會篇旌點太平未若此篇之形容工妙令人栩栩

讀詩日錄

卷九

六

欲飛也

下武○序曰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下土對天言之武能戡亂也言下土之戡亂者莫如周也○求遠通世德作求言周家世世脩德皆可作遠匹無優劣也○成王之孚謂先王精誠所寄今悉有以成就之先王精誠卽所謂配命者也○媚茲一人當指武王事文王言嗣服謂嗣王所服之事昭哉嗣服言武王承先之孝足以昭示嗣王俾知所服也○昭茲來許二句言昭示來世以繩其祖武之道祖武指二后之迹萬年受祐指武王

言○遐遠也不遐有佐言豈不長遠相輔佐乎

文王有聲○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
伐功也

求靈觀成即指下伐崇作豐之等○受命受天命而征伐
即前所謂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者也○滅城下池也築城
伊滅言築城而及其池匹配也配於先王也周之先王公
劉遷邠太王遷岐實興王業今茲作豐不常厥邑以恢先
王之大業此正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樂記曰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註曰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天下皆崇武王為天
子然則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蓋滅商歸鎬後事也○皇王

讀詩日錄

卷九

七

維辟車書一統大分明也無思不服禮樂四達大化洽也
○考卜考稽卜書也正之正以相告也成之決計還都也
詳詩意蓋既得龜兆羣疑不決而武王考稽占書以斷其
吉也○豐水有芑如所謂周原膺膺莖茶如節占王氣也
生民○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居然安然也安然者不垢不副無災無害也若曰上帝若
不盭于我不康我之禮祀胡為使我安然而生子乎○腓
足肚也牛羊腓字之謂以腓撫循也鳥覆翼之謂以翼覆
蓋也○以就口食謂出外就食之時柿柿豆角粟多如柿

穧穧穧之下垂者粟也○四章言少時善稼之事五章言

為農師時教稼之事○六章就國後教稼共祭之事○祭
莫重於酒故秬秠糜芑皆為釀酒之計○穫畝任負見民
力盡於事神所謂有嘉德而無違心○肇祀總指下郊廟
之祭○七章言后稷廟祭○蹂謂曰中去皮不盡者以手
蹂之於箕也○廟祭及載禮無明文此云然者當以廟成
初祭特重其禮故於遺車迎尸時祖道以行後乃不為常
耳○與嗣歲謂今年始舉嗣歲便可炤舊舉行嗣歲者來
年也○帝嘗不當受諸侯之祭則有郃之廟其祭姜嫄周
禮所謂先妣之廟者也○末章言后稷郊祭○李氏曰諸

讀詩日錄

卷九

八

侯無冬至郊天之事而祈穀禱雨之郊則有之也愚按李
氏蓋據魯禮言之○胡臭賣時言黍盛酒醴何其馨香乎
誠得其時也○此詩大旨前五章言天啟后稷後三章言
后稷享天說來原是一氣呼吸故推以配天心安理得後
世以天所不啟之祖妄為推崇而欲上帝之居歆豈可得
乎

行華○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
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箋曰
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傳史受之
李氏曰首四句是仁及草木也而人可知矣故下接言睦

九族養黃耆之事少者肆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牛羊
勿踐履謂百姓相化於仁禁止牛羊勿使踐履也莫遠具
遊諸王者之於兄弟莫有疎遠甚相親邇也○人間樂事
莫如天倫燕會故常棣行華皆極言兄弟熙和以昭王德
之盛若頽弁之詩視樂酒今夕爲不可得之隆遇則王業
亦安得而不衰乎○李氏曰二章言射者蓋將養老先與
羣臣行射禮擇其善者爲賓○愚按舍矢旣均言皆射賢
則謂其中者也序賢序不侮皆言擇士有道○李氏曰曾
孫成王也所乞言也引翼謂進善言以引翼王也○末二
句言王藉茲引翼故能成其福祿○壽考言大年也祇言

讀詩日錄

卷九

九

康寧也景福言正位凝命也○前一章言敦睦九族後二
章言養老乞言

既醉○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太平之祥不徵諸白麟丹鳳而徵諸人有士君子

之行是詩人立言腳踏實地處

飽德謂王澤之渥使受者心滿意足景福謂正位凝命○

介爾昭明謂天啟其心使作明君○高明謂福澤之崇高

顯赫也書曰無虐癸獨而畏高明傳又曰高明之家鬼瞰

其室所謂高明皆指富貴福澤與此處高明正同○攝檢

束也謂朋友彼此相檢束以威儀無或怠也○威儀孔時

如奉薦之時其親也怒其行也促促以數反饋樂成之時
則致其濟濟漆漆之類錫類者推己以例人善者類人以
善惡者類人以惡故齊國佐斥晉人曰吾子以不孝令於
諸侯毋乃非德類也乎○壹註謂宮中之巷言孝子之類
存乎深宮曲房人所不見之地不僅以在廟者明孝思○釐
天被爾祿謂天祿歸君子之子景命即釐女士之命○釐
女士蓋謂廟中助祭嬪妃○李氏曰成王之靜嘉羣臣之
相攝是舉朝君臣皆有士君子之行有孝子釐女士從孫
子是世世男婦子姓皆有士君子之行爲神所福宜矣

鳧鷖○序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讀詩日錄

卷九

十

祖考安樂之也○燕安樂也

據經及小序無釋而賓尸之文乃謂正祭之日神明格享

也其曰燕飲言公尸安樂而飲食爾○鳧鷖在涇以鳥之

宜水與公尸之宜君子其所以宜則以太平君子能持盈

守成耳下四章放此○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太平

君子有嘉德而無違心自然神祇祖考樂享其祭而降福

無疆矣○既燕于宗註謂宗廟然虞書禋于六宗禮記所

年天宗則鬼神壇廟皆曰宗也

假樂○序曰嘉成王也

令德謂仁義忠信之德德純於內故光顯於外也宜民宜

人正令德之施暨處保謂保其身佑謂佑其行命謂命之
爲君申卽指下子孫言保佑命申正受祿于天之實○穆
穆深遠也皇皇發揚也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則穆穆
宜王皇皇宜君○先王之制盡美無弊故祖宗之朝所以
期其子孫者唯是率舊章以免愆忘而已流及後世變亂
政刑見近利而忘遠害則王業亦安得而不衰乎○後二
章仍是頌美成王非稱頌其子孫○抑抑謙遜也德音王
之言也秩秩有倫序也羣匹王之陪貳謂三公六卿也無
怨無惡云者言凡事任用大臣不使怨乎不以也四方之
綱謂禮樂征伐指揮如意○朋友謂王之內臣燕及云者

讀詩目錄

卷九

七

四方無風塵則王臣安枕無事也百辟卿士列國之君大
夫媚於天子者列國之人盡心奉上唯恐不當其意也不
解于位二句蓋詩人勉厲之詞

公劉○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呂氏曰毛鄭以公劉居邠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棄
而去之考之首章意象閑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
考之蓋自不窳窳西戎至公劉而復興衰耀治兵拓大境
土而遷國於邠國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境
內也○匪居匪康謂遷都顯大不常厥邑○遷都巨費不

可不厚爲之備故疆場積倉皆公劉先事預圖處○李氏
曰二章言在道之況也胥相也言相與行于原野也庶繁
從之者衆也順順從也宜宣布慰勞也陟嶠降原言長途
崎嶇時升時降也玉瑤比德容刀備武言公劉跋涉之際
劔佩有度也○玉表文德刀示武威文武備裕所以能定
遷○不言事實而指佩見意最是詩人立言蘊藉處○李
氏曰三章言相圃地而止也蓋都高京而圍平原水泉適
之則原可田水可灌而居高制下避水禦亂千古建都之
法盡於是矣○遊泉嘗其甘苦也瞻原視其肥磽也陟岡
觀京觀山川之形勢也京師之野自定都後而追稱之○

讀詩目錄

卷九

七

詳詩文似是圃地舊有城邑無築作之勞○讀于時處處
四句想見民得所安欣樂康之意○君之宗之謂使卿
大夫各長其民各率其族左傳費人不忘其君君指季氏
則卿大夫之於其治下亦稱君矣○景通闢正南北以便
晝疆也相陰陽別寒暖以便播種也觀流泉量遠近以便
制溝洫也單者出羣之義謂五甸七十五人中各選甲士
三人技勇出羣也○館居也取厲鍛爲農器也止基謂百
姓止居之基業理謂農器既備田疇易治也

洞酌○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也

人有忠信之心卽行潦薄物可藉手以薦鬼神况君子以
愷悌之德得民如父母民者神之主以此藉手謂不格于
皇天乎○孔氏曰以彼器挹之而注于此器蓋以潦水之
濁置之水器以澄之注水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
愷以強教教之以人道也悌以悅安安之以人情也教以
人道謂輔之立翼之行父道也安以人情謂惜民財節民
力母道也○暨息也民依之以爲安息也

卷阿○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紀年曰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

南風之薰可以解愷故繼之以游歌矢音也○泮奭優游

讀詩日錄

卷九

三

蓋言四方大寧朝廷無事故游休之際從容閒適都無一
事掛懷也泮奭二句頌也豈弟三句祝也三四章放此自
五章以下皆規也○五六章言求賢也賢謂坐而論道之
人○孝者門內之行德者中心之得二者皆閑脩實事故
對舉爲言○凡爲人君者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使人望
而生肅敬之心然後可以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否則望
之不似人君慢上之禍作矣故會子之告敬子必以容色
辭氣爲先而此詩之期成王必以圭璋聞望爲重○李氏
曰顯顯溫順也卬卬高朗也○如圭如璋正比擬其顯卬
處四方爲綱謂四方畏服用其命令○圭璋聞望必歸滿

翼孝德之助然則明師益友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
乎○七八九章言用吉士也吉士謂出而宣力之人○成
王十八年鳳凰見○鳳凰藉翹羽以集所止君子藉多士
以成厥功故以爲興○賢才衆多故任所使而無不足用
若賢才寥落則有與疏附者無與先後有與奔走者無與
禦侮王心亦安得不違耶○鳳凰梧桐興賢臣也高岡朝
陽興聖朝也華萋離階興賢臣之感會風雲建功立業也
○末章總結一篇言車馬游幸非廟堂從容之際故不暇
多言維取切要者繼聲以歌而已

讀詩日錄

卷九

古

詩詩目錄卷十

東強劉士毅

大雅下

民勞○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

李氏曰不曰甚可而曰汙可不放必之詞也不曰大康而曰小康不敢過望之詞也○民之不康由小人之詭隨冠虐去之則柔遠能邇矣○詭隨謂其長君逢君于內者也寇虐謂其助桀為虐于外者也為大臣者誠能內外防維則王雖虐戾未必遽及流彘之禍○大臣之職在乎杜漸防微是以尚書之文惟予一人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

讀詩目錄

卷十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曰爾無昵于憒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此詩亦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古人愛君防閑早計如此所以事逸而功倍也此際失圖至於用行政而後諍焉雖碎首殿廷無益于事矣○能邇謂惠中國柔遠謂綏四方○逮訓聚謂遷其流散使之安聚也惜不明也憒利口喋喋也○近有德則合眾正之力以去小人易為力矣○戒雖小子二句言女之年雖小子而所居之位呼吸霜露關係弘大不可不慎也○小人與君既已繼繼則無所用其力是以識微君子必當謹之于始而婦卦之辭亦曰包有魚无咎包無魚起凶○王欲玉女

故以正言規諫冀其善始善終以成王相愛之意非謂規諫之旨出于王也○詳味此詩語意蓋投諸政府非篋笥之藏也

板○序曰凡伯刺厲王也

首章總攝大意也上帝板板詩人直目其君之詞不指天說靡聖管管不法聖也不實于直外有法聖之文而無其實也猶之未遠指上四句○二章正言規之也難去聲謂天方作難也輯不乖戾也洽深入人心也辭輯民洽如奉天所下詔書引咎推誠而武夫悍卒聞者莫不涕泣也懌慰勞百姓之德音易威督之文為慰勞之詞則百姓安之

讀詩目錄

卷十

二

矣○三章四章刺其不受言也○五章哀民窮也夸自譽也毗譽其黨也言小人與其黨皆非濟世之才無為自相標榜也威儀卒迷刺小人也善人載尸惜君子也殿屎飢寒不能忍也莫我敢葵謂善人雖有憂民之心莫敢就我政人揆度賑恤之方也喪亂蔑資謂喪亂之餘廢有資財莫惠我師謂莫恤其窮而惠以財也○六章望之以承天也大意言天有啟發人有悔悟如堦麓之相應如圭璋之相合如取攜之相為承受革故從新甚易為力今人不承天意辟邪不止斯已獲罪至深矣忝居輔導不能救正尚自為辟邪以導之耶○天之厲民如水旱疾疫皆天所以

信覺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如堯如堯言堯偕堯和以聲相
應無參差也如璋如圭言璋判圭全以形相符無齟齬也
如取如攜言我取彼攜以財相與無厭厭也攜無曰益言
二人同財我取之使彼攜之皆歡然承命無有苦其多益
而辭之者孺也圭也取也皆比天之屬民也堯也璋也攜
也皆比民之受屬也○七章告以經國大猷也佂人謂大
人三公六卿之類大師六軍之眾也大邦強諸侯也大宗
強族也如所謂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者也懷德懷道德之
賢人宗子王之諸父昆弟也左氏曰公族公室之枝葉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蔭是維城之義也無俾二句特申宗子

讀詩日錄

卷十

三

六項之中此為尤重耳○八章戒以恐懼修省也戲豫指
飲食宴樂馳驅指田獵巡游出王出門而有所往游衍謂
優游燕閒人所不見之地○敬天者懍子曰明日且嚴人
者畏於十日十手慎獨之旨無復餘蘊○敬天者及於出
王游衍則見賓承祭班朝治軍不待言矣○立國之道人
心為本故佂人維藩一章乃全篇命脈所在屢申天戒天
為失人怒也辭輯辭懌正王者收拾人心處
蕩○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
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上帝指厲王蕩蕩二句言法度之皆無疾威二句言邪辟

之多有疾急迫也威暴虐也命匪謀所謂天難諶命靡常
者也有初鮮終申言天不可信以警王之逸豫○二章以
下追述文王嘆紂之詞以為今日前車正猶孔明所云先
帝每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位謂公卿大
夫之位服謂禮樂兵刑之事降卑下之也言悖慢之德天
降之人力與之是逆天也○三章言爾當秉執義理以類
別君子小人乃用疆禦之人多所怨懟至於招克之徒外
為流言以相欺而內實懷寇攘之心用此與政則民之詛
祝無窮已矣流言謂小人文飾欺主之言○背側四輔也
陪三公也言王聽不聰故左右大臣緘口不言雖有若無
所謂善人載尸也○天不洒爾以酒云云蓋因末世禍亂
皆欲歸咎于天故駁問之言酗酒無度皆亂亡之階豈亦
天使之然乎○蜩蟬言怨謗也沸羹言騷動也○以上五
章所謂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也○第六章所謂蕩蕩上帝
也○歷來家國之禍未有不始於輕變祖法者蓋祖宗以
聖人之才當艱難之會更事多聞理深其所創垂必有憂
深慮遠維持盛衰之處後人愚不及知而輕於變更則愆
忘速禍何日之有是以稅畝行而魯將亡上賦作而鄭將
亡變府兵之制為曠騎長征而唐將亡弛內官之禁以典
兵預政而明將亡殷不用舊大命以傾詩人之言洵萬世

讀詩日錄

卷十

四

蓄斲矣。○顛沛之揭數句言樹木顛蹶非由枝葉傷殘實由根本先絕以興國家喪亡非由財力貧弱實因德義不修也。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正謂此也。○本實先撥蓋指強圉培克結怨天下言之。○此詩終以殷鑒不遠不復一字及周使人讀之有悠然不盡之味。

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惲氏曰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酉即位至平王十三年癸未卒中身正當幽王之世序為刺厲王者蓋以前後俱厲

讀詩日錄

卷十

五

王詩而誤爾。○按此詩或是未即位之前列職王朝撫時感事而作。

首章極論威儀當修以括全篇之要哲謂大人聰慧異於庶人之椎魯威儀當修而不修故謂之愚知其當修而竟不修故謂之戾戾者悖謬也。○二章論治國之全畧分四項平說無競二句言用人也有覺二句言修德也。訏謨二句言審議令也。敬慎二句言謹容止也。○以上泛言治道以下方入時事。○其在於今指王朝君臣所為也。後文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王言或疑爾女小子非所以施于君曰古人質朴雖所尊多爾女之稱天保定爾爾其君也汝

則有大疑女武王也小子同未在位小子成王也。○通篇皆作刺王之詞呂東萊亦云。○四章言天厭周德禍難之來如彼泉流有逝無反王宜恐懼修省挽回天意無相與淪溺以亡也。夙夜三句肅朝廷也。修爾四句靖邊隅也。○質爾人民則無內憂謹爾侯度則無外患故曰用戒不虞。謹侯度者謹持治諸侯之法度勿縱其僭亂。○質爾三句綜內外也。慎爾三句謹言動也。白圭四句申慎言意也。○六章再申慎言意。○既曰無易又曰無苟又曰不可逝反復丁寧至為深切。○惠順也朋友公卿大夫也庶民小子百姓幼童也言君子之言誠能出以輯憚順於臣民之心

讀詩日錄

卷十

六

則澤及後世化洽當時此之謂無言不讐也。○視爾友三句禮貌大臣也相在爾室七句敬修閭室也。○大學以誠中形外為言惕之以人道也大雅以屋漏神格為言惕之以神道也惕之以人者其情真惕之以神者其理確二端相參而誠意之說備矣。○八章再申慎儀意備過差也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賊反謬也如當哀而樂當樂而哀之類。○以上歷告厲王修德回天之事以下勉其聽用吾言。○九章泛論受言之理荏柴四句以柔木可破弓弦與恭人可受教諫孟子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所謂不恭恭人者虛受之謂也虛受則眾思集而德業立故曰德基

若人卽恭人以其不自是而言則謂之恭以其能擇善而言則謂之哲。十章勉王受言也。手攜引之行也。示事勝以事理之所以然。靡盈則知臧否矣。知臧否則能成身。世豈有蚤知臧否而晚成身者耶。歆動之也。十一章刺王不受言也。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君子知懼。所以與也。矯歌慢舞。盡日不足。天子無愁。所以亡也。虐謔。同以善言爲戲笑也。亦聿旣。耄猶曰行將旣耄。末章總結通篇。此詩所以規正厲王者。內及於屋漏不顯之微。外及於四國蠻方之大。上及於天道禍福之不忒。下及於民情投報之不爽。慎出語敬威儀。則樞機之交。謹也。勤夙夜。修車馬。則文諸詩日錄

卷十

七

武之備裕也。其旨遠其辭文。其情切至而不激。其理廣博而不泛。此之謂忠孝之文。經濟之實。後之作者。汗牛充棟矣。亦有如是之大。涵細入者。耶。邵子曰。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豈不信哉。

桑柔。序曰。芮伯刺厲王也。箋曰。芮伯畿內諸侯。

王卿士也。字良夫。

厲王之時。淮夷侵洛。西戎入犬丘。獫狁荆蠻並皆內侮。故此詩前四章皆言兵革之禍。其曰。苑彼桑柔。其下俟句。以興文武盛時。德威並立。四夷賓服。民受其庇也。其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以興厲王亂世。德威並廢。四夷交侵。民罹

其殃也。○民靡有黎。言民從征。役荼苦萬端。黑髮變白也。○蔑資無資財也。靡所止疑。指周朝言。云。徂何往。指天下言。君子實維四句。言當今君子實無爭競樂禍之心。前乎此者。誰生禍端。使至今爲梗乎。梗如柴梗之塞路也。○戎狄交侵。不得已而應之。過不在今之君子。故詩人之詞。恕於今而追怨生厲之人也。○念我土宇。言疆域侵削也。多我覲瘡。言我之所見受病者多也。多瘡如杜詩所閱新昏別垂老。別無家別之類。○爲謀爲慮。謂計謀。愼愼。亂况謂敗亂。景况言君子計謀愼愼。舉動無誤。亂况自然削滅。憂愼。序爵。正。愼謀中事。執熱以濯。喻救亂以憂愼。序爵。如諸詩日錄

卷十

入

彼湖風二句。以逆風之閉氣。比虐政之拂性。肅心懼心也。○滅我立王。乃詩人逆知將亡而憂之之詞。若曰。共和以後之詩。則告爾憂愼。爾序爵。其詞猶若有期望者。何耶。○秉心宣猷。二句。言卜相者自其所秉之心術。以及所宣之謀猷。一皆加考愼而後用之。則所用者必得其人矣。自獨俾臧猶云。彼爲善之好人所惡也。○吳氏曰。鹿性善羣。得食則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故以興朋友之相善。○瞻言之言。當是助語。詞瞻言百里。則知憂矣。覆狂以喜。總緣不見遠耳。○十一章言王惡良人而好忍心。是以小人之貪亂者。安心爲荼毒下民之計。而無所顧忌也。

○六風有隧言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過成蹊徑隧蹊徑
也有空大谷言所在蹊徑如大谷之空空然一無所有也
二句總與小人所過攘奪侵盜赤地無遺中垢指小人攘
奪之事○敗類謂敗壞善類李氏曰聽諸道路之言則應
對津津誦法詩書之言則如醉不醒利口不嗜善言者其
狀如此匪用其良不用善良之言也覆俾我忤反欲導我
以狂悖也是所謂敗類也○按聽言者謀烈之言誦言者
尙義之言○十四章申上匪用其良也○民之罔極民指
小人爲民不利民指百姓民之回適民指小人同惡之人
職涼善背謂對人專爲直諒之言而又善於反覆也○爲

讀詩日錄

卷十

九

冠者小人之徒善言者小人之宗主涼曰不可覆背善言
所謂職諒善背也

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
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竹書紀年厲王
二十二年大旱自是迄二十六年皆大旱王陟太子
靖卽位天遂大雨

某氏曰雲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峻潔無雨
可知○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今日靡愛斯牲是失禮也
夫子錄之豈取其憂旱之誠姑不計禮之小失耶○魏孝

文憂旱不食欲捐其身爲百姓當災唐太宗吞蝗祝以寧
食我之肺腸皆寧丁我躬之意○胡不相畏二句君臣相
戒之詞○云我無所恐懼之極若無容身之地羣公先正
四句哀怨徬徨以此感格安得不回天怒○六章皆自反
無缺祈神諒察之詞○第七章上憂天災下閔臣勞哀傷
惻怛若痾瘵之在體自非仁禮存心其孰能與於斯○靡
人不周言王勅羣臣爲早備無人不備也無不能止言羣
臣受命無敢辭以不能也云如何里之里惲氏以爲語解
言我之君臣憂惶請命如此天心仁愛將如何以答之乎
○何求爲我以旻庶正譎然有道之言○孔子作春秋備

讀詩日錄

卷十

十

書天災人害以示爲人君者敬天勤民之意宣王之憂旱
亦可謂克謹天戒與民同憂者矣王道旣衰而文不闕雨
陳不救火則二國亦安得而不亂亡乎

崧高○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
諸侯褒賞申伯焉○序說獨見其大視後儒小言曲
說何啻天淵

李氏曰崧高山中嶽也故曰維嶽降其神靈而生甫及申
以中嶽在東都畿內天子所祀故爲朝廷生人才也○惲
氏曰甫仲山甫也申申伯也申國甫字並稱猶典稱稷契
契名也稷官也漢稱絳灌灌姓也絳邑也詩誦申伯而并

乃仲山甫者舉賓以見主也。按周之翰猶言周之柱石。兼下文蕃宣說四國于蕃謂蕃蔽諸侯之外侮四方于宣。諸宣布百姓之惠澤。登是南邦二句王命召公之詞。王命申伯四句申伯之策書也。作爾庸謂修牧伯之職。傅太傅也。御左右侍御也。私人之遷宜出申伯之命而王爲之代理者所以示寵嘉也。四章備言車馬鈎膺之賜。非苟侈寵榮所以見王室能命有德爾。路車乘馬蓋王所御之車馬特輶以賜與上四牡鈎膺之賜有別我圖爾居六句臨行口命之詞。某氏曰自鎬適申途不經郟時宣王省視岐周而申伯往辭焉故有郟之餞既餞之後復反。請詩曰錄 卷十 十一

於鎬然後適申。按還南之南謂鎬京。定宅之命初命也。徹田之命再命也。峙糧之命三命也。王爲申伯三勅召伯恩意稠疊可謂至矣。元大也。元舅大德之舅也。文武是憲謂南土文武皆以申伯爲法也。詩詞句也。其詩孔頌謂詞句宏博輝煌治化也。風意致也。其風肆好謂意致美好婉而多風也。

燕民。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紀年曰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申甫爲嵩嶽降神所生故推其本於天。天監有周蓋監周之先王保茲天子則指宣王也。柔溫和也。嘉嘉樂也。天

子是若順王心也。明命使賦蓋內史之職。王命仲山甫四句端揆之任出納王命四句內史之職。內史中大夫不當兼太保之尊則王躬是保云者。其少保乎。三太公也。三少孤也。三公以卿兼之三孤以大夫兼之。虞之納言周之內史皆以出納王命爲職。而此詩曰明命使賦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以禮參詩則山甫所居其爲內史甚明而說者以爲冢宰兼太保不思冢宰之尊取義腹心不取義喉舌以建典爲務不以將命爲職且宣王卽位命周定召穆二公輔政胡得又以冢宰命山甫耶。賦政於外二句言山甫卿王命以布政。讀詩曰錄 卷十 十二

畿外則辭鞮辭鞞四方莫不欣欣發而應之。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而春秋傳王命諸侯皆有內史董其事。故肅肅王命維仲山甫將之也。明邦國之若否者謂奉使列國所見休咎善惡歸悉告王以備勸戒也。明哲保身謂厲王之世括囊辟咎夙夜匪懈謂宣王之世憂國忘身。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可見內史之職有多少參詳駁正爲國任怨處非其不茹不吐之節未易居也。內史之職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所處最爲樞要故補袞之責所賴匪輕。國語所載諫立公子戲

詩料民大原之類皆仲山甫補王闕處。齊國舊爲東諸侯之長故城齊以重其勢以鎮撫東方。馬業業人捷捷猶懼靡及於事所謂夙夜匪懈也。仲山甫出祖四句言出都而祖也四牡彭彭四句言既祖而行也。駉駉噉噉蓋想象歸來行色以勸勉之噉噉和也大功既成人情喜悅故鸞聲亦爲之和樂也。陳琳檄可以愈頭風輞川圖可以起沈疾故吉甫贈別亦以清微之文慰其憂傷之念。此詩爲城齊作乃極表在朝之勲德者見宣王使得其人

韓奕。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紀年

讀詩日錄

卷十

三

曰宣王四年王命厥父如韓韓侯來朝

奕奕二句以禹之奠定山川興韓侯之鎮撫方國故能受王命爲牧師也豐水東注以禹功興武王信彼南山以禹功興成王皆如此類。李氏曰道適周之道也言韓侯由此道朝周遂受命爲州牧也。牧師任大責重故多戒厲之辭朕命不易言難保幹不庭方蓋錫以弓矢使專征伐。二章言錫予之榮三章言祖餞之盛。李氏曰錫在馬額鏤金爲之巾車玉路有錫非賜臣之物此特賜也親當在受命前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以上三章叙韓侯來去正事已完四五章蓋追述未去以前事末章則重申首

善命辭也。采菽之詩刺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宣王於韓侯可謂錫命以禮盛德不狎侮矣於以撥亂反正光敬中興不亦宜乎。此詩之作本爲賞善罰惡黷亂皇猷乃帶叙娶妻一事者以爲兩貴聯姻儀物豐備人情歡洽皆太平佳話故併寫之以昭一時之盛所謂芳草多情賴此妝點者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故此詩言韓樂歷舉川澤禽魚以侈其盛。孔氏曰言因時百蠻者本立州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曰因也追猶亦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猶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李

讀詩日錄

卷十

四

氏曰蠻夷之通名也韓地外接蠻服故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也墉壑畝籍皆釐正北國之事安內以制外也貔皮之類追猶所貢獻也。按北國中華之在北方者韓侯所統正當北狄要衝故高城深池以設險穰田爲糧以足食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以終吉甫六月之功矣

江漢。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紀年曰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

伐徐錫召穆公命

江漢四句言水師也既出四句言陸師也。四方蓋指淮夷左右相扇爲惡者經營謂隨宜威懷使用王命。江漢之濟二句敘事之詞式闕四句策命之詞于疆二句敘事之詞。江漢之濟荆楚之鄉不指淮夷左右蓋召公功成班師歸途過荆因使驅理其土地耳。匪疚二句言徹田定稅勿謂無藝之征以疚病迫棘我民當來王國取法以十爲準。召公前承方叔餘威今承平淮之勢故指揮如意遂徼荆土不然蓋爾蠻荆方將大邦爲警豈肯循循用命哉。四章蓋初出師而策厲之詞五章方是褒錫。戎

讀詩日錄

卷十

五

公征伐之功言汝能以勤敏開建征伐之功以繼召祖則我亦以召祖之祉錫爾矣。釐爾圭瓚六句本一時事詩人錯落其文以示盛美耳說者遂分作三番褒錫誤矣。對揚張大之意作廟器勒策命正對揚處考成也以其勒銘成功故謂之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讓也德仁也仁讓招懷此之謂文德。干戈之用止于革面文德之矢乃以革心革心者治之謂也上下相洽而後服教畏神相維不做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詩人以文德勉宣王蓋期之以善成善終也遠矣哉

常武。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

以爲戒然。紀年曰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六年二公從王伐徐。常德茂勉不已也本以常德立功因戒以勿失其常宣王末年敗逋相繼可知不常厥德矣

第一章命帥也整六師整行列也修我戎修甲兵也。第二章誓師也命休父命之誓也戒師旅誓師也幸彼四句誓師之詞三事蓋當時出師所欲正者三事言王師不留不處庶幾三事次第就理。第三章至徐也震驚徐方蓋王始至而撻伐之事。第四章破徐師也李氏曰仍執者相因而執不一而足也。第五章傳其國。此章形容王

讀詩日錄

卷十

其

師之盛不過數語而千軍萬馬如見如聞所謂山河大地簸弄掌中如等閒者也。第六章徐人歸命塞彌綸之意言王猷之彌綸無不徧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言王者起則後服也徐方不同蓋深懾王之德威如所謂南人不復反矣王曰還歸不窮兵也。憚氏曰江漢常武二篇乃一時並出之師也淮北徐戎與淮南之夷互相犄角每動必俱書稱淮夷徐戎並興而魯頌曰淮夷來同繼曰遂荒徐宅蓋形勢然矣宣王以六師全力征淮北而先命召虎循江漢而下以剪其黨與以斷其出沒之路而後徐方坐困束手歸命矣

贈印○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此詩大旨刺王寵孽婦以殘虐無罪而惜無人焉以救之
○蠹賊褒姒也蠹疾害民也罪罟不收蠹疾之實下章所
言又罪罟不收之實○有土田人民者皆賢者之類功臣
之世今皆縱婦人以奪之此裳華所為作也○懿美其才
也匪教匪誨云云言不擇良師傅以教誨之唯使婦寺與
處其誘之為非所必然矣○漢上官后受書夏侯勝是古
之后妃有受教師傅之禮○鞫人窮凶之人伎忌刻也忒
差說也語始竟背言始者諸人究竟與所語不相應也伊
胡為愿王意中之詞言孽婦之惡人以為極王方曰是何

讀詩日錄

卷十

七

足為愿也○天何以刺二句問之也舍爾介狄二句怪之
也不弔不祥二句責之也人之云亡二句哀之也介狄註
中次說佳○觴佛二句以檻泉之源至深與介狄之本至
遠蓋褒姒之禍兆于帝庭之龍釵感于王宮之白龜章于
箕服之謠而成于褒人之納禍水從來實非一日先見之
士早切天隊之憂故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召旻○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
如召公之臣也

居園卒荒指饑饉流亡不指侵削○蠹賊內訌蓋指讒賊
小臣蠹惑于內者昏椽靡共蓋指伴食大臣昏酣于外者

昏椽謂昏酣不事事以椽喪國脈濟之慶封鄭之伯有晉
之會稽王皆其人也○歲旱之草憔悴而已根猶在也棲
直則根絕于水生意盡矣比而又比甚言民之困極無聊
也○五章言昔者富盛固不如時之窮近者疾病亦不如
茲之甚彼時之疏今貴以為裨饑窮如此胡不自廢而去
乃專主滋益為亂日引而長乎兄同况滋也○李氏曰池
之竭矣寧不云自匪之不入乎泉之竭矣寧不云自中之
不出乎內外溥徧而有害矣寧不曰此小人致之乃專主
滋益為亂日以弘大獨不懼大厦傾而裁其躬乎○末三
章備舉國家災禍以刺小人之曠官而責以引賢自代也

讀詩日錄

卷十

六

○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
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召旻
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詩日錄卷十一

賁強劉士毅

周頌

清廟○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此蓋周公攝政之七年朝諸侯於明堂以明尊卑因率以祀文王也○顯相指諸侯多士指周內臣不顯二句即今日臣工帥職助祭而嘆先王德澤在人愈久而不忘也○樂記曰一倡三歎蓋倡始者一次讚歎者三次如所謂陽關三疊者也一言之不足故再三讚歎以盡其情

讀詩日錄 卷十一

維天之命○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此蓋周公制作既定將致政於王故先以太平告文王○未言制作先言天命王德以明淵源有自不敢苟作○李氏曰假嘉也溢盈溢也曾孫王祭之稱言文王以嘉美之道與我者甚饒衍矣我其收之以制禮作樂大順我文王之意而自此以後子孫皆當篤行之也○按嘉美之道即上純德駿惠文王所謂繼志述事

維清○序曰奏象舞也○紀年曰成王八年作象舞李氏曰禋者祭天之名有成謂伐紂成功也言永清大定相繼而光明者乃文王征伐之法也自文王伐暴始禋祀

天以至今日伐紂有成皆賴其典則文典乃周之禎祥也○按肇禋謂始告天興師○周家兵制本於司馬之法故武功既成爲舞象之所謂樂樂其所目生也

烈文○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七年以前皆

周公攝政之日然則成王即政蓋在八年春正月也祉福之來不以爲己所致而以爲諸侯所錫所謂德盛禮恭厚之至也○惠我無疆期望方來之詞蓋欲助祭諸侯自茲以往率職無怠惠我祉福於無窮而使我子孫保之也○戎功征伐之功言念在修戎以建敵愾之功則繼序者將皇而大之家國彌光也○此詩勸勉諸侯既歆之以

讀詩日錄 卷十一

後效又引之以先王其辭肫然使人性情感激此周家所以爲忠厚也

天作○序曰祀先王先公也

李氏曰時祭以后稷爲祖故有先公而詩惟言太王文王者咏王業所由盛以安祖考也○按成王之世尙有亞圍組紺亦先公也○此時裕之樂歌

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蓋周祀南北郊

皆用此詩不然則地爲衍文也後世議禮者援此爲合祀天地之証誤矣

前四句叙先王受命基命後三句主祭者勗厲永命之詞

○夙夜言其勤有言其執德之宏密言其檢身之嚴緝熙
繼續前人之光明也單心盡心法祖也肆其靖之言緝熙
單心如此庶幾安靖四方也禮享上帝不言儀物而言德
者鬼神享德也

我將○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氏註周禮曰周人以四時分
祭五帝於四郊以季秋之月合祭五帝於明堂我將
之詩其季秋合饗之樂歌歟

周人郊天用特牛而此詩有維羊維牛之文者豈五帝之
祀降於旻天一等故用太牢歟○右佑同助也○先王因
讀詩目錄 卷十一 三
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於郊未聞燔柴升烟而舉行
於堂室之內者宋儒以明堂之祭仍是昊天上帝其言無
稽似未可聽

時邁○序曰巡狩祭告柴望也○申公曰此大武之
三成也

右序有周以下以往事言薄言震之二句言武功成也懷
柔百神二句言事神肅也允王維后言信乎其可王而可
君也百神謂天神○明昭有周以下以今事言懿德謂巡
狩時所布之法制禁令允王保之言信乎其可王庶幾能
保天命也

執競○序曰祀武王也

武王執競如受丹書之戒以敬勝怠以義制欲○祀武而
頌厥康所以慶成功而安祖考也先儒以成其康功爲解
似未必然○既醉既飽指鬼神言福祿來反謂鬼神既去
而以福祿反賜於人

思文○序曰后稷配天也○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
之樂歌

率育羣黎出於帝命故功成告備可以配天

臣工○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正義曰諸侯以
禮來朝行朝享之禮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惟

讀詩目錄

卷十一

四

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

臣工謂諸侯之卿大夫王釐爾成言王能錫女以治國之
成法女其咨度以受之○保介謂諸侯之農官亦又何求
二句言舊田既治無可復求但當商度如何墾治新畬耳
受明謂麥熟康年謂秋成命我衆人三句言豐成有望早
備農器以備夏秋之用錢以破土鑄以去草○保介與臣
工並受王勅而勅保介之言特爲詳盡可以觀周之重農
矣○王勅其臣卽所以勅其君也

噶嘻○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祈穀以周正三
月卜吉不得或延至夏故曰春夏祈穀

齊天也言成王既以重農昭格於天矣故我今修成王之政率農播穀土無不發人無不勤庶幾亦有以格爾也不言文武而言成王者文武受命者也成王基命者也且信南山序曰不能疆理天下修成王之業則知周之農政惟成王最勤也。三十里一吏主之故程功者以三十里爲率。成王以前想別有祈穀樂章逸失不存此則康王以後所改製者也

振鷺。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無惡無讞譽也得譽從夙夜中來故所以永終之者非夙夜不爲功庶幾者欲其然而恐其不然之詞夙夜中有多

讀詩日錄

卷十一

五

少憂勤惕厲故中庸引之以證不驕之說。先代之後後世所視爲仇敵也而頌之所以愛之最之者如此可以觀立國忠厚矣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禮有所必有報周人既以噫嘻祈穀上帝則此詩其報享上帝之樂歌歟

雝。序曰禘太祖也。國語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是文王爲祖於周有明徵矣太之爲言則以功德無上致其尊耳先儒或謂成王喪畢吉禘太廟則詩中頌詩皆主文王將置始祖於何地耶。按此詩文意

當是始制文王爲不毀之廟議成告廟之章故盛述燕天昌後之功言其無愧於爲祖

雝雖謂人情和樂非不得已而應命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假格同至而享祭也綏謂安意以享。燕及皇天所謂天地位焉。周人以諱事神益以孝子之心稱諱如見親故諱之諱之者恐傷孝子之情也祭祀正哀慕之時無所懼於傷觸故曰凡祭不諱廟中不諱雖言克昌正以廟中祭祀法不當諱耳先儒或謂后稷之廟不諱文王或謂臨文不諱皆似未確。諱起於事死不以事生故曰卒哭而諱諱起於近親不及遠祖故曰舍故而諱新諱

讀詩日錄

卷十一

六

起於情不起於分故曰臣既沒君不忍稱其名子既沒父不忍稱其名後代諱禮施於君父者常過施於臣子者常不及皆非先王之典矣。未四句期望之詞不作見成說右佑也既見佑於烈考亦見佑於文母也

有客。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

萋且美微子也敦琢其旅美其臣也宿宿宿而又宿信信信而信而又信皆留之之詞受授同授人以繫使繫客馬威言也淫威言其容止有威降福謂威儀謹飭神降福也

武。序曰奏大武也。紀年曰武王十二年作大武樂。申公曰此大武之一成也。按申公傳大武六

成武其一也賚其二也時邁其三也般其四也酌其五也桓其六也

耆致也致蓋究竟之意謂大功已定亡國餘燼究竟無復燃之患○古者文德之君稱之以文武德之君稱之以武故受終文祖不必其諡以文也古帝命武湯武王載旃不必其諡以武也此章武王亦以武功為稱耳說者以為諡而謂武王以後所作誤矣

閱予小子○序曰嗣王朝廟也○元年正月朝廟臨羣臣春秋所書即位之禮也

武王以十七年十二月崩成王元年六月葬國不可曠年

讀詩日錄

卷十一

七

無君故正月行即位之禮而其文曰嬛嬛在疚在疚者居喪之文也魯宣公以十八年十月薨以成公元年二月葬而成公以正月即位義亦如是○陟降庭止不止想見先王音容乃併其身心性情常若懸於心目之間此繼述之所以善也夙夜之敬亦敬思先人志事而繼述之耳

訪落○序曰嗣王謀於廟也○古者繼世之君踰年改元則告廟臨羣臣因訪正始大猷書之伊訓詩之

訪落敬之皆其故也

訪落訪求正始之道也春秋之義視大始而欲正本故鄭重訪求以審已正統未堪家多難謂先王崩逝哀傷難勝

紹庭上下上下於先王之庭陟降厥家陟降於先王之家踐其位思其人故念其休矣保明慨然有承先之志此所以孜孜訪落也保安全也明光顯也○末二句但說慕古不說求言悠然有不盡之趣

敬之○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不聰敬止言羣臣進戒其切如此我其可不聰聽而敬守之乎書曰聽德惟聰○就將緝熙古者以為事天之本而後之祈天永命者徒求諸用人行政之末此純王之治所以不復見於三代以後也

小苾○序曰嗣王求助也

讀詩日錄

卷十一

八

此詩之作當在風雷既感之後殷命未黜之前故其詞悔懼兼至○使蜂得螫喻已信流言疑周公終致大亂○并蜂求螫喻小人不可親信桃蠹飛鳥喻敵國不可輕侮此皆懲之於前而思感於後者○家多難指武王崩集於蓼指辛螫并飛○末二句其情甚哀其辭甚迫此至誠所以感人也

載芟○序曰春耕藉田而祈社稷也

千耦其芸芸謂芟柞草木也主伯亞旅申上千耦也有略其耦言芟柞畢而秉耜以耕也備言主伯亞旅謂其上下齊力實函斯活以水漬種使有生意然後播之隴畝○全

篇文意都是陳往年舊事言人力之勤神賜之厚自古如茲則今日之祈神可不鑒其意耶○左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謂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謂其三時不害民和年豐奉酒醴以告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試讀此詩獲積萬億可謂普存耕耘收穫齊力趨時酒醴馨香燕賓養老可謂三時不害民和年豐媚婦依士烝祖洽禮可謂有嘉德而無違心神以民爲主民功如此神有不歆祭而降之福乎○不言事神之共而言勤民之厚如此立言可謂得事神之本虞公之神必據我隨侯之豐備爲信虐於民而信於神此

讀詩日錄

卷十一

九

敗亡所以相繼也

夏耜○序曰秋報社稷也

不曰饁女而曰瞻女便見此來是爲慰勞耕夫藹然有情

○其笠伊糾三句宛然一幅農夫芸草圖○百室猶所謂

千倉萬箱盛言之耳不必疏作一族之人

絲衣○序曰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

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釋殷謂之彤

○正義曰釋亦言賓尸者其事爲賓事此尸也

李氏曰絲衣爵弁士服也但使士者釋輕於正祭也兕觥旅酬時罰爵飲酒而安不譁不敖故無可罰但見兕觥之

餘然也○某氏曰上五句以繹之始言下四句以繹之終言始終皆敬則當事可知矣

酌○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酌取也○申公曰此大武之五成也

大武作於武王之世則首四句當指文王言我武王自我也王造指伐紂成功爾公指文王順時而動之功言文王征伐時晦與晦時熙與熙我今寵而受之成此矯矯然王者之功則今日之事得用以嗣續先王者實維師其動靜惟時之道所以克有成功耳○大介如伐密伐崇之類

桓○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講武治

讀詩日錄

卷十一

十

兵也類禡師祭也此其樂歌也桓者威武之志也○

類於上帝禡於始爲兵之人○申公曰此大武之六成也

李氏曰言天之特眷如此武王之大烈如此武當講而神

必鑒也○大武六成之曲分用於諸事故史官編次不以

武舞先後爲序今朱註以爲篇次失舊恐未必然

賚○序曰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申公曰此大武之二成也

李氏曰我武王也○敷時繹思言本文王之厚德可繹思者敷布於人以封建諸侯也○親賢並建內外相維則磐

石之宗天下畏強所謂徂維求定也○封建者在今日而必推繹思於先王飲水思原厚之至也

般○序曰般樂也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按般訓樂言為天下所美樂也○申公曰此大武之四成也李氏曰允信也猶同由言水信由地中行也○陟其高山三句言陟山而舉四嶽河海之祭也時周之命言命令一新非復前代之舊矣○時邁以柴上帝般以望山川然而時邁之序亦言望者偶連文耳其實不相兼也

讀詩日錄

卷十一

十一

讀詩日錄卷十二

魯頌

棗強劉士毅

堯○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儉以足用諸項即所謂思無疆也

僖公蓋考牧坰野色別為羣其毛色應格者共十六種是以播之管絃用昭盛美○思無疆謂夙興夜寐無日以怠○楊氏曰須知此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占國政即物阜以推民安意僖之可頌者以此

有駉○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駉二句言入朝之車馬威儀在公在公朝治事之所也漢武帝發命于後庭楊國忠視事于私第則政體隳矣○明明辨于政事無失諫也○宴飲于治事之餘所以為有道○或疑酒醉起舞近于荒宴非所謂有道曰晉侯以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是古者酒酣起舞所以盡歡無傷于禮但屢舞傲傲則不可為訓耳○醉言舞謂不繼以淫○李氏曰末章言君臣有道則陰陽和而豐年至子孫興也○穀菽粟也

泮水○序曰頌僖公也能脩泮宮也

首二句以泮水之生美榮興泮宮之育英才也○李氏曰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長道者所謀之大道謂仁義也○永錫難老獻酒之祝辭○第四章所謂順彼長道也敬明其德謂以小心慎密昭明其德也威儀言檢身也文武言脩政也假祖言勤祭享也靡有不孝繼志述事之謂敬明其德總冒諸項靡有不孝總承諸項○克明其德指上章言○泮宮作而禮樂盛賢才多故淮夷懷德降心歸命○淮夷之服未必全因泮宮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以泮宮既脩受成告功皆在于

讀詩目錄

卷十二

二

此因以其功歸之用昭脩學之盛耳○詳詩文服淮夷自是實事春秋不見者史文闕畧如泮宮闕宮之役亦不盡見于文也○六七章正言伐淮夷之事魯侯志在伐暴安民故謂之德心狄訓邊剔而除之使不爲害式固爾猶謂定計于始守之勿失所謂凡此蔡功唯斷乃成也○末章以惡鳥食豨而變其音興頑夷懷德而革其志大略其即大貝與

闕宮○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詩因脩廟而作故以廟起以廟結闕宮先儒以爲姜嫄廟者是也降百福蓋指平林隘巷之祥下土即下國變文叫

韻耳○太王之興當武乙之世是時殷道濁亂不足以庇

生民太王觀其機兆因有剪大首安天下之志非利所有而欲奪之也大啟爾宇謂鄉遂之地下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鄉遂之外也○龍旂承祀以下言郊也秋而載嘗一章言廟也○魯之郊祀以啟蟄而言春秋匪懈者春耕籍田秋巡犧牲皆所以事上帝也享祀不忒謂典文咸備無差謬也皇祖周公也言周公以天之心爲心天既降福則周公亦福女矣○博古圖有犧尊其形製如朱傳後說則畫牛之說非也○呂東萊曰萬二舞之總名千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某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也不崩如山常固也二項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如地常靜也不騰如水常平也二項以人心無杌杌言○讀三壽作朋之文可知魯之正卿唯三或謂魯有四卿誤也○地方七百里出車不止千乘千乘云者舉其在公者耳其餘封之卿大夫者不在此數○僖公伐狄不見春秋當是闕文○僖公征伐匪一唯言戎狄荆舒者王者興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所宜致武爾○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是乃復之○大夫士者邦國之領袖宜之斯有之矣不然得罪巨室而欲一國之愛戴胡可得耶○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僖公復宇慶由周公周

讀詩目錄

卷十二

三

公敬宇慶由姜嫄傳公飲水思原用建先妣之廟亦可謂
不忘其本者矣其被之管絃令聞長世不亦宜乎

商頌

裴強劉士毅

那○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
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李氏曰周尚臭殷尚聲故詳言樂也○某氏曰彼此相濟
曰和高下適均曰平○六帖磬最和平者其聲清越以長
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自
古在昔四句戒厲臣工之辭于樂為亂故其辭與上文不
屬也○顧予烝嘗二句兩篇重出當是祭詩通用如曹子
讀詩日錄 卷十三

建怨歌行吾欲竟此曲云云當欲游南山行仁者各壽考
云云皆燕詩通用也

烈祖○序曰祀中宗也○箋曰中宗太戊脩德消變
殷道復興故稱中宗

烈祖指成湯申錫無疆指中宗言烈祖既有秩秩之祐以
錫後人至于中宗又申錫無疆以至今王之所也○李氏
曰爾我皆指主祭之後王也蓋自歌者指之為爾而歌者
即後王之臣又可引之為我也○禮假二句詩註不如中
庸註○約軼錯衡四句言諸侯助祭而遂溥將之福自天
降康四句言豐年盛祭而得無疆之慶前言借助于人後

借助于天

玄鳥○序曰祀高宗也○按此詩當是始入禰廟之

樂章殷武當是尊為高宗之樂章

契始封商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丘則宅殷云者其在夏之中葉乎○邦畿二句言畿內殷盛肇域一句言聲教遐訖始以四海為域也○景員維河言山峙于中河流于外太平有象也未二句言殷王受命所行無不合宜是以天祐人助而荷百祿也

長發○序曰大禘也

禹敷下土句方外大國是疆句言夏禹平治水土因為方

讀詩日錄

卷十三

二

外大國正其疆界也幅幘既長言洪水既退因以作父之場分賜諸侯使幅幘長大耳子指有娥之女○受小國大國蓋為方伯之詞達謂明于威懷之宜相土之立在夏后相之世○敬者聖學之本聖敬日升則德業崇廣格皇天矣昭假遲遲謂無急于受命之心○駿麗董解謂馬言為下國任重遲之事若健馬然也不震不動言不生事以勤民不懸不踈言不懷安以養寇○紀年曰桀二十八年商師取韋二十九年取顧三十一年取昆吾遂克夏放桀于南巢又曰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之中葉震業其謂此時與

殷武○序曰祀高宗也○李氏曰殷中宗高宗稱宗所謂宗有德而特立不遷之廟在七廟外者此其廟成而祀之之詩也

紀年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架訓冒謂不顧生死深入巖阻哀訓聚謂俘虜其士眾也○天命降監二句言天命昭鑒善惡無遁形下土之民凜然宜知畏不僭四句謂為善獲福之事四方之極謂立于中而為四方所取則聲名譽也靈氣饒也○三頌皆事神之文商頌簡肅周頌蘊藉魯頌昌明夫亦各有所取然而魯頌之氣薄矣

讀詩日錄

卷十三

三

〔清〕韓怡撰

讀詩傳譌三十卷

清嘉慶二十年木存堂刻本

嘉慶乙亥

讀詩傳譌

木存堂臧版

讀詩傳譌校栞姓氏

嚴筠亭 士鉞

居荷莊 念祖

李敷五 仁發 名倫

戴羨阿 三錫

聶玉山 瑛

李聚五 學奎

薛夢我 廷贊

曹焯農 鏞

程楚南 廷桂

張五雲 承緒

嚴蘭蘇 文茂

嚴青如 文英

陳慎齋 書勳

韋瑒雲 廷璋

顧繼庭 宏緒

左本泉 增培原 名增譽

吳炆塘 培燧夏 名堯燧

孔同甫 繼治

劉蕃波 湧泉

徐修來 忠毅

周振九 鳳苞

李輔空 榛

鄒論園 文瑛

嚴慧浦 暉

校栞姓氏

鄒介石 豫

鄒景韓 文琦

包振若 祥麟

方錦文 其純

楊金殿 文鑑

程蔭侯 壽

趙筠齋 念祖

張潤浦 愛

陳古芸 書曾

魯芷香 長庚

鄒菽萼 文珍

吳在郊 濬

丁餘堂 兆有

胡敬存 學功

李渭泉 濂

馬筠亭 書言

方翼雲 振

李屈庵 蟠桓

周豫川 湛

吳蘇川 繼本

袁虹浦 延樑

李振之 振一 名鐸

呂樹南 寶珊

丁叙文 兆順

丁韋齋 煊

李汝霖 清瑞

讀詩傳譌削言

一詩非孔子不能心知其義序非子夏親承聖訓不能悉表其端即如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二語奧旨微言味難意揣賴序樂得淑女已配君子夏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數語有已因傳之序乃子夏親受之孔子

故總結之曰是關雎之義也後儒不知其義鄭康

成則誤曰哀字改作衷字集傳又誤曰哀字改訓

憂字皆所謂差若毫釐謬已千里矣

一俞雅創自周公足自子夏專為詩經而設是已經

讀詩傳譌削言

中虛字實字訓釋無不先儘俞雅開有俞雅所未

備者始曰它說參之

一開普引俞雅處每用全文後仍分見疊出所謂重

言申明欲學者執息審處也

一陸璣草木蟲魚疏則係疏云孔穎達正義疏則係

疏謂疏言疏係疏引或止係疏邢昺論語俞雅疏

則係邢疏

一毛萇傳止係傳康成箋止係箋或同係毛傳鄭箋

者優文也

一注隄禽雅者則鄭璞注隄周禮儀禮禮記者則鄭

康成注兼容區別

一經文字體必準許氏說文曰古經本如是也後儒

曰後世字釋經遂用俗字改經字今經文悉復舊

觀注中字體多有說文所不載者皆後人所增添

其詮釋既得經旨夫不殿曰字之後紀槩為刪削

此從宐從俗兼非便經義昌明也

一諸家說詩合序意者采擇不遺有說至中閒雖遵

讀詩傳謫例言

二

序意而復支離者聊為刪截非妄改肯言大棄之

可惜之意也閱者諒之

一論語與觀羣怨事父事君在多識草木鳥獸之

名故凡草木鳥獸詳禽雅汁疏及陸璣草木蟲魚

疏者無不畢載誤者正之欲學詩者知所究心由

此而興觀羣怨已進于忠孝之大也其它言天文

言地理言服食器用大皆作草木鳥獸觀

嘉慶十有六年歲次辛未暮月丹徒後學韓怡自記

江寧劉文奎鑄

讀詩傳謫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十一篇

關雎 葛藟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采芣 澤廣 汝墳 麟之止

卷二 國風 召南 十四篇

雜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日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卬麇 何彼禮矣 騶虞

卷三 邶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蓼莪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棄自

讀詩傳謫目錄

一

卷四 鄘風 十篇

柏舟 瞻有笑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五 衛風 十篇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六 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國有推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車中有麻

卷七 鄭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兮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蔞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八 齊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猗

卷九 魏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卷十 唐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采芣 采芣
羔裘 鶉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芣

卷十一 秦風 十篇

車鄰 駉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讀詩傳謔目錄 二

卷十二 陳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雛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十三 檜風 四篇

羔裘 絮冠 隰有萋萋 匪風

卷十四 鵲風 四篇

蟋蟀 候人 鴉鳴 下泉

卷十五 豳風 七篇

七月 鴉鳴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十三篇 南陔 白華 芣苢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十三篇 由庚 崇正 由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正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卷十八 鴻鴈之什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讀詩傳謔目錄 三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十篇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十篇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十篇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十四篇

魚藻 采芣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縣壘 瓠葉 白華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十篇

文王 大明 縣 棫櫟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十篇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河酌 卷阿 民勞 版

卷二十五 蕩之什 十一篇

蕩 抑 桑柔 雲漢 嵩高 丞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十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報競 思文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十篇

臣工 噫歎 振鷺 豐季 有瞽 潛 離 載見 有客 武

讀詩傳諺目錄

四

卷二十八 閔子小子之什 十一篇

閔子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見 豈柁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二十九 魯頌 駉之什 四篇

駉 有駉 泮水 閟宮

卷三十 商頌 那之什 五篇

那 烈祖 名鳥 長發 殷武

讀詩傳諺目錄

江寧劉文奎局鐫

讀詩傳諺國風卷第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

周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呂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呂

動之教呂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讌歎之讌歎之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呂樂其

讀詩傳諺卷一 周南

政餽亂世之音怨呂怒其政率亾國之音哀呂思其

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其近于詩先王呂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日風二日賦三日比四日興五日雅六日頌上

呂風化下下呂風刺上主文而諫諫舌之者兼舉聞

之者足呂奔故曰風 唐成伯瑜曰王者發言舉事左

筆弓是巖方巡守使陳詩曰觀風案序下曰風刺上

云云與成伯瑜之說不獨變風刺也即正風大刺孔

穎達疏夫謂正經不害美故史遷曰周遺錢而開

鳴作而周公用呂合樂者所呂納諫也徵之孟子詩

凶然後善妹作善妹之義美 全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邪刺邪而詩不從可知兮

教夫國與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兮得
夫之述傷人倫之廢哀荆政之苛吟詠性情呂風其
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兮情止兮
禮義發兮情民之性也止兮禮義先王之澤也是呂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呂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全也然則關
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二

南也雖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呂教故
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呂關雎
樂得淑女呂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陸德明曰舊說記后妃之
德也全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也
說末名為大序程子又呂詩者志之所之也全詩之
全也為大序呂關雎后妃之德也全教呂化之即接
然則關雎全末及諸序為小序據深昭明文選所載
下商詩序止此一篇未嘗分大小也陸謂此序止是
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垂大小之與其說豈是今
依注疏本綴諸序各篇之昔呂復毛詩之舊王肅
沈重竝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後漢
書儒林傳云衛宏作毛詩序然鄭康成云諸序本自
合為一編毛公始分實諸篇皆則序非作自衛宏可

知故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
公及衛敬仲夏加潤益開有一二不得詩人之本義
者即毛衛之潤益也見
蓋斯及有女同車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雅開關雖雖音聲蘇也注皆鳥鳴相蘇釋詁文雖雖見邯風

苦葉 鳴鳩王鳴注鵬類江東呼為鵲傳云摯而有別

也左傳鳴鳩氏司馬也義與雎雅並通陸璣疏云鳴

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揚雄云

白鴈侶鸞尾上白說文同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羿

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因千里一因一直注山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海經曰河出昆侖崑北隅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空其濁黃水中可居者

曰州小州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泝人所為為溥注

人力所化窈窕也注窈窕開隙一曰窈隸也隸力也

注輕窈者好放肆隸極力也窈開呂下皆釋言文陸德明曰雎雅蓋周公所

作仲尼所增于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深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揚雄云善心為窈善

容為窈淑善也女已嫁曰婦未嫁曰女案君子在上

之通僂序但言后妃則為文為武未可知也禮惟王

嫡僂后次則僂妃天子僂后諸侯僂妃關雎麟止之

化王者之風文雖追王未嘗僞王卽謂追尊爲后諸
經大無明文毫無足據故恩齊僞大姑雖僞文母竝
兼后妃之目惟大戴禮記係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
亏身據此則不得曰爲文之后妃審矣曰下竝同述
與仇通俞雅禮記漢書述皆作仇仇妃合也注皆謂
對合一曰匹也妃嬪也注相偶嬪也左傳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說文怨匹曰述此爲嘉耦大通訓匹匪衡
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
欲之感兼介弓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

讀詩傳論卷一

周南

四

可曰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紀綱之晉王教之端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不齊也荇俞雅作荇說文正作荇或作荇荇接
余說文作其葉荇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適
水淺淡江東會之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
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鬪其
白莖曰苦酒淺之肥美可案酒左右助也注相佑助
流參束擇也注皆選擇于流求也注引詩曰左右流

之流鬪也鬪延也注謂延蔓相被及義皆可通案箋
訓左右爲助本釋詁文但與鬪義不協集傳因訓左
右爲兼方大通寤覺寐寢也服事也言服事之也王
肅云思服服猶思念之也悠思也注謂感思一日遠
也重言悠哉思之遠也方言晉宋衛魯之閒謂之鬱
悠展適也注得自申展皆適意集傳臥而不周曰展
展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反者展之過側者轉之雷
皆臥不安席之狀

讀詩傳論卷一

周南

五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事也邢昺疏云皆事爲也世本神農作琴庖羲作
瑟字林從之琴操伏羲作琴樂記舜作五弦之琴周
加文武二弦七弦也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注瑟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或曰琴大者二
十七弦不詳長短廣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邢
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庖羲作五十弦黃帝使紘
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禮圖
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常用

者十九弣其餘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弣盡用兩頭有孔在底下者名絃樂記清廟之瑟朱弣而疏絃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段昌武曰古人用大琴必曰大瑟配之中琴必曰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抗而五聲蘇矣同志爲友芼琴也注謂拔取茶案內則芼羹謂曰肉雜菜爲羹供祭祀之菹與得淑女曰爲宗廟社稷之主世本坐佗鍾夷佗鼓又曰巫咸佗鼓大鐘謂之鑄注大名鑄劉熙釋名鐘空也李巡

讀詩傳疏卷一

周南

六

云大鐘音聲大鑄大也鑄見大孰禮注如鐘而大是也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孫炎云剡者聲輕版也李巡云棧淺也長三寸日徑四寸小自然淺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注鼓長八尺應在大鼓側邢案考工鞀人爲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鼓應聲之屬與大鼓音聲相承引引樂聲也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疏大孰禮頌鐘在階之屬胡紹曾云篋鐘在東階之東是庭也琴瑟于闈門蕘居之時鐘鼓于朝廷鞀見之際案琴瑟鐘鼓皆曰喻好合之義在堂在庭蕘居鞀見均泥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箋云五章章四句集傳本毛氏故言今從之疏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爲詩曰詒王名之曰關雎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制多不過五字少纔取一字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夫有捨其本文假外理曰定係

韓詩子夏問曰關雎何曰爲風始也孔子曰關雎其至矣兮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縣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遣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匪衡學韓詩故其言大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讀詩傳疏卷一

周南

七

天命全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棄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曰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案鄉飲酒禮鄉飲禮禮合樂皆歌關雎樂凡四節皆于關雎而佗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琴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者瑟也繼此笙入立笙立鐘俗佗于縣中磬之中琴俗佗南陔白芻琴瑟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者磬也後此笙歌相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

閒歌三終也至歌鄉樂周南關鳴葛藟卷耳召南
離巢采蘇采蕢是為合樂堂上堂下瑟笙竝作所
謂合樂三終也即論語所謂洋洋盈耳者又案燕
禮公與客常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
合鄉樂夫係關鳴六篇周召係鄉樂者風也小雅
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燕禮合鄉樂者
禮輕可召逮下也飲射升歌小雅者禮盛可召進
取也大武章先王大奏關鳴一成再成歌武勺諸
章三成四成歌桓齊諸章五成六成歌殷徹諸章

讀詩傳詠卷一

周南

八

始之召武終之召文此猶樂記所謂始奏召文復亂召武非謂武王文王之樂也
爰琴關鳴又大合樂均召關鳴為亂蓋周家王
業成亏關鳴故皆用之示不忘本而齊魯韓三家
皆召為刺史遷因之序夾云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兼舉聞之者足召莽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讀者悟
焉可也關鳴作諷義取斷章竟召為刺康王則誤
矣儀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弣歌周南召南不用鐘
磬后妃諷誦召事君子故曰房中王肅則云自關
鳴至芣苢房中之樂

葛藟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召歸安父
母化天下召婦道也

葛之藟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葛蔓生可為絺綌者藟延也注延蔓相被及施移也
自上而下曰施平聲自下而上曰施太聲水注川曰谿注
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山谷中
水注入澮谿而葛蔓延而上也伊維也伊維侯也注

讀詩傳詠卷一

周南

九

發語辭互相訓萋萋茂盛兒皇黃鳥注俗呼黃離雷
夫名搏黍疏云黃鳥黃鸝雷也或謂之黃桌雷幽州
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黎黃一名楚
雀齊人謂之搏黍應節禡時之鳥也集會也灌木叢
木木族生為灌注族叢也喈喈蘇聲遠聞也案周召
木德王故詩多取義于草木草木者鳥獸之所集也
論語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多學而識則一召貫之
不難矣二南尤汲汲也論語陽貨篇云小子何莫學夫詩是章之下緊按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故云尔

葛之藟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斲

萋萋茂密兒

傳因大雅抑篇云誰夙知而萋成故訓萋其爲成就兒

刈斬也是

刈是穫穫煮之也注謂煮葛爲絺綌玉藻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精曰絺粗曰綌服整也注服御之令齊整

斲翕雅禮記皆作舛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濊我衣害濊害否歸

寧父母

言我也朱子集傳云言辭也案說文直言曰言論難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十

曰語言从口辛聲辛音愆讀如公言呈言之害夫通

告謂請也注皆求請也師氏見周禮地官斯時周禮

未作僮女師爲教女之師氏也婦人五十棄子出而

不復嫁能曰婦遺教人者使爲女師與慈母係母係

三母而已疏謂女已出嫁母尚遺之母即序所謂師

傳也后妃在家服師傳之教躬儉節用出嫁不忘尊

敬必向師氏而告歸尊敬師傳則可歸安父母序說

皆是謂序說爲淺拙者不知作者之苦心也薄猶少

也汚煩搗之曰去其汚也濊濯也私燕服衣禮服害

何也寧安也傳言婦人有副褱盛飾曰翰事舅姑接

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疏謂天宮內司

服掌王后六服褱衣榆翟翟翟衣袞衣袞衣袞衣祭祀

服褱翟告桑鞠衣禮見君子及賓客褱衣御于君所

搯衣禮記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殿見舅姑將有四方

之賓來褱衣何爲陳于斯據此則翰舅姑與見賓客

同服但曰大夫之妻言賓客有尊于舅姑者王后則

賓客兼與舅姑敵且有姑而無舅傳特牽連及之耳

歸寧之服無間也左傳莊二十七季凡諸侯之女歸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七

寧曰來褱十二季楚司馬子庚聘于蔡爲夫人寧禮

也蓋父母在得歸寧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言諸侯夫

人則王后無歸寧之義可知疏言諸侯夫人兼及王

后誤

葛藟三章章六句

案先儒曰此爲后妃所自作但二南既削于風係

鄉樂是皆大師之所陳也全其所云已賢而能勤

己富而能儉己長而敬不弛于師傳已嫁而孝不

衰于父母妹可爲讀詩者勸焉

卷百后妃之志也又當輔助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翰夕思念全亏憂勤也

采采卷百不盈頃僅警我懷人實彼周行

采事也采采謂采之又采非一事也卷百蒼耳注廣

雅云臬耳穴云胡臬江東呼為常臬形似鼠耳叢生

如盤蔬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萼細莖蔓生可煮為

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

璫幽州人謂之嚴耳徐鍇呂為菌屬陶宏景本草注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云即今蒼耳未知孰是案卷百喻賢才也頃傾也僅

畚屬傾僅易盈而不盈喻賢才之多而難得也警咨

也注河北人云警歡懷恩也人即肯篇之君子非文

王也實舍也彼指賢才之行役者周行大道也言警

我所懷之君子將舍彼行役者亏周行之大道此序

所謂輔助君子求賢審官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呂不永懷

陟陞也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岨注石山上有

土土山上有石者曠瞎虺隤今黃病也罍器也小罍

謂之坎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韓詩云金罍大夫

器刻為雲雷天子飾玉諸侯大夫飾金士士梓乘飾

未長也案先儒多云此詩晉章言所患之人不能即

歸下三章言欲登高呂從而馬瞎僕斷終不能徑聊

酌酒呂解憂而已夫后妃何人官闈何地顧可出此

非禮之言否惟詩疑張松存先生著有詩疑二卷詩疑補四卷今所引用疑曰詩疑

猶韓詩內外傳之槩係韓詩也斷呂我馬虺隤自是

行役者如此且言酌彼明是指人非自飲也如是讀

詩可呂正謫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陟彼高岡我馬今黃我姑酌彼兕觥維呂不永傷

山脊曰岡注謂山長脊今黃殺傷之象也易坤上六

日龍戰于野其血今黃與兕觥今黃病也義不相悖

觥釋文作觥說文云俗觥从兕周禮注云觥割獸也

箋竝同山海經曰蜀山多犀兕兕牛注一角青色

重千斤角長三尺容五升故呂為觥凡蕪饗皆有兕

觥呂為割獸案作卷百詩者推原后妃之志而言金

罍兕觥寓意亏賞罰也賞罰明則不至亏永懷永傷

矣此序所謂審也賞罰之明由無險詖私謁之心序

說不誤傳箋雖主序說而所引賞罰之故皆未見及
朱子辨說因毛鄭傳會之鑿而轉謂序說為傳會之
鑿其辯大非

陟彼咀矣我馬牯矣我僕牯矣云何吁矣

傳云吁憂也案吁為憂歎之辭張目遠望曰吁俞雅
眇憂也注引云何吁矣乃小雅都人士之文非謂此
也集傳訓此則誤自虺積多黃而全馬牯僕牯云何
其吁此序所謂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翰夕
恩念全吁憂勤也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西

卷百四章章四句

案普書荀崧傳云左丘明與子夏同受普妹亏孔
子則子夏之序詩左氏傳之引詩皆得孔子刪詩
之大義者也詩凶然後普妹作則詩與普妹一刪故此求賢審官與
左傳鑿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義兼不同毛
鄭從之宜也然其傳箋不解序普所云下呂風刺
上之旨而槩呂為美不知有刺遂致歐陽修因為
調停謂婦人兼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益后
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呂恩義劉

敬夫云此后妃警人君使求賢審官然就呂為美

夫不得呂所懷之君子為文王也據國語文王在

母不憂狂傳不勤處事不煩事王不怒詢亏八虞

咨亏二號度亏闕天謀亏南宮諷亏蔡原訪亏莘

尹克知灼見何待后妃翰夕憂勤又何待后妃之

輔助而求之審之裁采蔽出車愛養慰勞何所不

全豈因后妃警諷而始接呂恩義也意者后妃之

憂懷其狂隧山誓技之日兮隧陸同荀子曰武王伐紂全共頭而山隧

楊倞注共河內縣名今隸河南懷慶府屬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五

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穆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穆俞雅作利下句曰利上句曰喬邢疏云樹枝下坐

而因名利張指廣雅藟藤也疏云藟名巨瓜侶莢莫

大延蔓生纍纏繞也履祿也綏安也案此詩呂穆木

興君子呂葛藟與眾心言后妃能逮下則君子在南

國夫為羣情所繫屬而君子之福履綏安矣序言能

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謂下無嫉妬之心非謂后妃無

嫉妬之心也下即卷百序中所謂臣下夫非眾妾之

謂集傳承毛鄭之誤又曰君子指后妃槩非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注奄奄覆也黃佐曰葛藟之性必出木杪故能芘覆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鄒泉曰旋繞之周為榮翕雅就成也傳云成就也互相訓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

讀詩傳鵲卷一

周南

六

多也案序當本是螽斯子孫眾多也與溲廣序云溲廣德廣所及也同序普后妃二字及下言若螽斯云云皆為毛

衛之所潤益矣

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螽斯即幽風七月篇斯螽五

月中曰兩股相切聲聞數十步是也爾雅作蜎螽故

傳曰為蜎螽鄭注云蜎螽也俗呼螽黍疏云幽州人

謂之螽箕侶蝗而小斑翼其股侶瑋瑋羽翼也說說

眾多也振振信厚也案說文說先致其言也振訊也

訊言也注振者奮迅相問訊傳訓信厚大謂其言多

信厚也呂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紀己化而

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其變如此

螽斯羽葢葢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葢葢眾也注眾夥之克溲書楚人謂多為夥繩繩齊

也傳故曰眾多齊慎釋之

螽斯羽指指兮宜爾子孫蠶蠶兮

指指會聚也蠶蠶集也方應龍云蠶有伏藏蟠聚

之意案此猶易所謂龍蛇之蟄曰存身也指指詩疑

音戢當訓斂戢蠶蠶當訓伏藏史記管蔡世家武王

讀詩傳鵲卷一

周南

七

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

旦次蔡叔度次管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

叔封次聃季載不同母者尚有毛部雖滕畢原鄭郇

詳見左傳可為多子之證但詩曰螽斯之羽與子孫

猶曰麟之止與公子也羽之說說葢葢指指正與子

孫之振振繩繩蠶蠶詩雖歸美文王實曰武王之有

天下而贊歎文王之子孫不得曰后妃為舌嚴緊詩

緝謂此詩意全在宜爾二字非曰螽斯比后妃也序

曰言若螽斯不妒忌詩疑謂其不倫然非序詩者之

過毛衛潤益之過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已正婚姻已時國無繆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楔荆桃注今櫻桃廣雅云舍桃也旋冬桃注子冬軌

桃桃山桃注實如李而小不解核此桃禽雅不載惟

其常也徐常吉日桃之為木多華五季則老老則華

減少則華盛天天少好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者是

讀詩傳卷一

周南

六

子也注屈所詠于禮也婦人謂嫁曰歸宜事也謂宜

其事也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戶牖之閉謂之辰邢案禮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觀禮

綈紫屏風有繡斧文斧謂之黼依辰通其內謂之

家注窻東戶局為辰其內今人僞家義出于此世本

禹作宮室案周禮大司徒呂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

宮室是宮室者度人之通僣也左傳男有室女有家

必如序說男女已正婚姻已時方可言宜苟非其時

不進已正雖不妒忌夫無所為宜矣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蕢蕢注樹實酸茂奄蕢案天官籩人其實蕢蕢蕢謂

泉實禽雅作麋麻泉亏植物中最多子桃實倍之故

曰有蕢凡蕢豔者鮮實惟桃不然實多味美故曰興

之子之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孽孽戴也孽孽見衛碩人注謂飾首之盛故傳云蓁蓁

全盛兒有色有德形體全盛一家之人盡已為宜

桃天三章章四句

未善曰之子之所謂宜孝不衰子舅姑敬不違子

夫子慈不遺子卑幼義不拂子夫之兄弟然由后

妃教化倡于上之子則效應于下夫可已觀感應

之機矣案序不妒忌夫謂下不妒忌非后妃之謂

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尊不好德賢人猷

多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剝剝武夫公侯干城

穆穆肅肅敬也肅肅翼翼恭也注皆容儀謹敬言兔

置之武夫夫恭敬也兔子婉注俗呼曰兔其述述絕

有力欣崔豹古今注云兔有九孔王充論衡曰兔舐

讀詩傳卷一

周南

十九

毫而孕及其生子從日而出案兔之言吐也充爲是

此理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注置猶遮也椽擊

亏地中張置其上也丁丁椽弋聲楸謂之弋弋謂之

糜剗剗武也注果毅之克公侯君也干干也注謂相

干衛干蔽如盾防守如城可已屏藩公侯也案關鴟

化行而眾賢始進序意之淡渾詩也而通亏易矣

肅肅兔置施亏中達剗剗武夫公侯好仇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

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

讀詩傳講義卷一 周南 干

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注崇期四道交出達則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好仇善匹也言威武之夫有文有

武能匹耦亏公侯則非特干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亏中林剗剗武夫公侯腹心

邑外謂之郊外謂之技技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垌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

垌垌各十里也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腹心者同心

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已也詩疑云申培之說是詩

也文王聞大顛闕夭散宓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咏

其事而美之然則兔置一詩爲散宓生諸賢賦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金履祥曰案罟子書文王舉闕夭蔡顛亏置網之

中授之政局土服此與兔置之詩辭意吻合計此

詩必爲此事而作夫肅肅敬也剗剗約也置兔而

體兒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約束之度此闕

天蔡顛之所召爲賢而文王所召取之也闕夭蔡

顛爲文王奔忝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

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讀詩傳講義卷一 周南 干

芣苢后妃之美也蘇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芻馬芻車芻注今車芻草大葉長穗好生道

旁江東呼爲蝦蟇衣疏云馬芻一名車芻一名當道

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瀦作茹大滑

其子治產難案牛舌草葉長形似牛舌另是一物非

車芻也二物皆喜生溼地不生牛跡中並不可茹穢

疏全夫芣苢逸周書作桴茨王會云桴茨其實如李

會之宓子出亏局域衛宏許慎王肅竝主此說王基

駁難之不知遠國各躋土地異物曰爲貢中土夫可
植周南婦人夫得采如李特比側之辭言其子之苞
侶李但微而小耳徐錯繫傳之說夫通王肅又曰此
爲房中之樂其由來夏不可沒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采芣苢薄言櫛之

執衽謂之桔扱衽謂之櫛注倚衣上衽爲桔扱衣上

衽亏帶爲櫛朱子曰晉章舉始終後二章述次序詩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有此側

芣苢三章章四句

案戴溪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蓋后妃御

下蘇平則同輩之婦人相與樂其有子矣故曰后

妃之美也詩非婦人所作夫非無事曰相樂序說

自是集傳夫之無事相樂豈所已坐訓而顧削之正風邪

溱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遭被亏南國美化行于江

溱之域無恩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溱有游女不可求恩溱之廣矣不

可泳恩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喬高也句如羽喬注樹枝因卷侶鳥羽毛上句曰喬

如木椽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纒爲喬注謂細枝皆

翹纒上句者名爲喬木休息也恩辭也下竝同案古

本休息作休息息乃恩字之譌韓詩作息是也箋云

止息本是訓休非是訓息息當作恩今改正蟠豕導

漾蟠豕山在今陝西漢中府東流爲溱今湖北眉歷滄浪過三溱

經大別在今漢陽府城合流于江江發源岷山在今

四川成都內俗名龜山夏官職方氏其川江溱卽荊州也內則女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子居內澗宮固門閭寺守之賢家之女也庶人之女

執筐行饁不棄出游之事而夫有禮義曰爲之閑是

曰非僻之心無自入本無恩犯而求之者卽使求之

夫不可得矣泳游也潛行爲泳注水底行也晏子普

殊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說文作萊爾雅永

萊長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

乘舟注造舟謂比船爲橋維謂維連四舟方謂併兩

船特謂單船舟謂併木曰渡釋文天子竝七船諸侯

四大夫二士一方或作舫舫舟也一日舟也注水中

簿桴方言汭謂之簿簿謂之筏桴卽筏也簿編竹木大爲簿小爲桴許謙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滸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兮歸言餼其馬溘之廣矣不可泳息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翹翹危也高故縣危錯雜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廣雅楚荆也壯荆蔓荆也楚地所生荆州曰此木得名楚雜薪中翹翹然而高刈之可曰餉馬餼餉也夏官度人馬八尺曰上爲龍七尺曰上爲駮六尺曰上爲馬

讀詩傳詁卷一

周南

五

昔章言游女之賢此言心慕其賢而亏錯薪之中刈楚曰餼其馬刈蕙曰餼其駒致拳拳之意庶其降曰相從也而終不我從袁慶曰武夫勃然震怒無設當者而牽亏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所守剛勁如是

有丈夫所不能爲者其剛亏人心奮來之倉寧臥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溘之游女惟此心之不昧余非盛德之君躬行表正豈能臻此哉彼習俗惡薄男女淫奔恬不知愧夫其君使然余案絮齊講義雖係經筵實有與序意足相發明者

故錄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蕙之子兮歸言餼其駒溘之廣矣不可泳息江之永矣不可方息

購商蕙注商蕙蕙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蔬云其葉侶艾白色長數尺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身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脆而美其葉可蒸爲茹案今湖廣風俗猶用曰羣魚及生食但其葉不可茹耳傳五尺曰上曰駒度人教駮攻駒注三歲曰駮二歲曰駒

讀詩傳詁卷一

周南

五

溘廣三章章八句

案序云溘廣舊楚地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詩作亏此地因取呂名篇德廣

所及也言文王德化所被廣及江溘詩取篇中溘廣二字曰名其篇無謬誤也辨說謂序爲失之遠何耶鄭樵通志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雖河洛之南顛江岐雖之南顛溘江溘之閒二南之地詩之所紀在此屈宋呂來駿人辭客多生江溘故仲尼曰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汝墳遺化行也文王之化行兮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已正也

案釋文無婦人二字注疏本有釋經本義當從釋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枝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遵循也汝水出汝州

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屬洛陽縣天息山逕

蔡

今河南南蔡縣穎州

淮

今江蘇嶺淮穎為沙汝為潰

大亏河墳墳大防注謂隄也水秀美地為潰水厓曰

墳案潰墳古通用大雅常武篇鋪敷淮潰箋夫訓大

防是也條稻也稻山榎注今之山榎疏云夫如下田

榎皮葉白材理好宜為車版邢疏引秦風有條有梅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三

爍官銜枝氏注云枝狀如箸言條之枝侶枝小而可

伐也傳云枝曰條幹曰枝集傳從之並非君子文王

也怒息也一曰飢也注怒然飢意調翰也言怒然若

翰飢之息食也調或作朝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枝小曰枝斬而復生曰肄言由未見而全既見歷時

已久非一日也遐遠棄忘也案條即秦風終南篇有

條有梅之條訓稻是也玩此章言條肄則肯章條枝

二字非對舉可知當訓作伐其條之枝伐其條之肄

若已條為枝條所伐究係何樹論語所謂草木之名

夫乘由而識矣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逾

魴鮒注江東呼魴魚為鱮一名魴疏云今伊洛濟穎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深

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國中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深

水魴是也一深謂之縵再深謂之頰三深謂之縵注

縵今之紅也頰赤也縵絳也邢疏再深名頰即淺赤

也魚尾謂之丙丙屬火故曰頰傳言魚勞則尾頰喻

讀詩傳講卷一

周南

七

民之疾苦也王室謂紂燬火也注燬齊人語齊人曰

燬吳人曰燬喻王政之酷烈也父母謂君周書秦誓

元后作民父母洪範天子作民父母是也孔是也逾

近也舊說天下歸化者六州文猶率商之叛國曰事

紂汝墳之人化焉夫識公義奉上役使不設懈于王

事而詒父母之憂未見而息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

勉之已正止旁禮義也案此詩君子當指文王父母

當指紂汝墳今葉縣

今隴南屬南陽府屬太豐鎬

今陝西屬南陽府屬安

縣二千四百里故曰未見太翰歌

纓二百里故曰孔逾呂服事殷則誓翰秣覲夫有既見之時序云能閱其君子呂未見既見言之誠如舊說所謂未見而忽既見而喜發弓情也序又云猶勉之呂正則呂父母孔逾言之夫如舊說所云止弓禮義也但未體會序中猶字之意誤改作終勉之呂正遂呂君子為行役之大夫父母為文王則逾復讀為征夫逾止之逾是汝墳為恩亂之詩矣則夫何正之有哉又豈文王之化哉且據周書兩係父母尤不得屬之文王文王非元后非天子也

讀詩傳詩卷一

周南

天

猶然孟子時為戰國大學作自濼儒尚且如此況商周之際乎特相沿已久未易復

正予夫譌呂傳譌呂俟聖人定斷焉

汝墳三章章四句

案序弓濼廣則云求而不可得固有求而得之者在矣弓汝墳則云猶勉之呂正固有不正者在矣猶字意尤淡婉細味則下弓風刺上之指自見麟之止關鳴之應也關鳴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止之時也麟之止振振公子弓譽麟兮

麟禽雖作麀麀麀身牛尾一角注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麀而角京房易傳曰麀麀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疏云麟麀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全仁則出令弭州今隸山陽府北在大原府北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軼麀脚麟謂此麟也案說文麟大牝鹿也麀牝麒也麒為仁獸作麀竝通止足也

讀詩傳詩卷一

周南

天

說文有止無趾振振信厚也禽雅振訊

也訊言也麟信厚而應禮公子之言夫皆與禮應弓

譽一歎只覺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公子當殷商之末

故序係衰世

麟之定振振公姓弓譽麟兮

定額也注顯額也姓之言主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弓賜姓睚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弓字為諡因弓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夫如之子不可弓父字為姓孫則弓王父字為姓集傳弓公姓為公孫得之麟之角振振公族弓譽麟兮

麟一角傳角所引表其德也箋云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案角剛勁象武有肉則剛不過不盡是不用

麟之止三章章三句

案熊朋來云麟呂興伯非公子也其言豈是但亏經中止定角三字尚未見清哲當云麟呂興伯止呂興公子既日止又曰定曰角則自下而上同父者為公子同祖者為公姓同高祖者為公族亏簪之歎詩人知武王之將有為而族姓將大矣

讀詩傳鶉卷一 周南 三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案周南之國謂周呂南之國濼廣汝墳之地皆國也但不言國之名為何百程大昌云南者樂之名不得云周南之國不知小雅鼓鐘篇所謂呂雅呂南雅即正雅南即二南二南之詩作自二南之國故大雅常武之篇大曰惠此南國不容改也而顧炎武詩本音據程氏之說徑曰周南十一篇刪去之國二字輒改古經大非或有呂改經字譏予者不知予呂說文釐正字體非改古經也孔叢子曰孔子讀詩

自周南全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蓋二南之詩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普爍之始也故孔子歎之

讀詩傳鶉卷一 周南 三

讀詩傳鶉國風卷一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講國風卷第二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厲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召南

離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已致嚴位夫人紀
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已配焉

維離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離鴟醜其飛也爰注竦翊上下邗疏云爰竦也不能

翱翔遠飛但竦翊上下而已陸佃埤雅云離知大歲

佗巢取木杪枝不取墻地者傳枝受非故曰乾離鳩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鳩吉芻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左傳鳩鳩氏

司空也舜時命禹佗司空周南始鳩鳩召南始

云吉芻方言云戴勝疏云今深宋之閒謂布穀為吉

芻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方言

非也詩緯推度災曰離已復至之月始佗室家鳩鳩

因成事天性如此也車有兩輪故偁兩案說文御古

文佗馭書所謂若朽案之馭六馬是也御當讀若御

車之御傳云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粢言送

則迎可知故云御皆百粢非已御佗返也即已協韻

而論夫不讀佗返禽雅返迎也迎本訓返原非訓御
詳見讀詩
辨字略箋竟訓御為迎雖述傳而失傳意王肅訓
佗侍御之侍夫非

維離有巢維鳩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夫居也周禮辨方正位周易辨物居方皆是將送

也疏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鄭氏箴膏肓云

禮雖散亾已詩義論之天子已全庾人皆有雷車反

馬之禮將送之禮雷亏夫家
馬則反之亏女家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

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恩棄已歸知夫人自乘家車也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維離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徃媵之已姓娣從

諸侯一聘九女成已百兩爛其盈門矣

離巢三章章四句

案師曠禽經云鳩拙而安夫人非果拙也特言其

德之均壹如鳩鳩耳全亏才則足已奉祭祀而不

失職觀下篇采蘇亏沼淵而僮僮祁祁才之不解

何如哉然後歎非德兼已統才非拙兼已為巧也

采蘇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已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亏吕采蘇亏沼亏泚亏吕用之公侯之事

蘇 蘇 蘇 蘇 注白蒿邢疏引唐注本草云此蒿葉粗亏青

蒿從初生全枯白亏 芘蒿葉倍艾白毛粗澀俗呼蓬

蒿可吕為菹疏云凡艾白色為蘇蒿今白蒿蒿始生

及焮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芻

勃故大戴禮夏小正篇傳蘇由胡由胡勃勃也案今

白蒿二三月始生時可蒸吕為茹全焮雖香殊不可

會璣疏誤沼俗名池小州曰渚小渚曰泚疏謂蒿非

水菜此言沼泚者謂亏其芻采之事祭事言公侯夫

讀詩傳詩卷二 召南 三

人執蘇菹吕助祭祀也亏皆訓徃竝訓語辭次通但

不得訓於耳說文於音鳥巧呼也毛傳亏誤訓於雖

本俞雅豈知釋詁注於正讀為鳥邪於借作亏非正體也今難

復正矣埤雅采蘇祁祁吕生蠶也禮王后夫人親蠶

吕共祭服故集傳引或說謂此詩猶周南之有葛藟

亏吕采蘇亏澗之中亏吕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澗宮廟也昔焮莊二十三季月桓宮楹二十

四季刻桓宮桷是宮即廟也俞雅室謂之宮故或說

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遷歸

儀禮少牢饋食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注被

錫作髮音說文或據此則被即周禮追師掌后首

服為副編次之次也編次皆吕髮為之僮僮疎敬也

少而能敬與采蘋篇有齊季女義同夙早也徐常吉

曰時爽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公事也祁祁徐也

還反也箋云還歸自廟反其蕪寢案天官追師注編

髮若假紛服之吕桑故或說公即公桑也

采蘇三章章四句

讀詩傳詩卷二 召南 四

陳傳良曰采蘇其家人之六二弓无攸遂在中饋

言婦人无遂事惟飲食薦車而已采蘇亏沼澗而

用之亏祭祀其未事則夙夜吕將事其既事則舒

遲吕言歸

草蟲大夫妻能吕禮自防也

嚶嚶草蟲攏攏眉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夫既見止夫

既觀止我心則降

嚶嚶聲也攏攏攏也眉螽蠶草螽負蠶草蟲即草螽

注謂常羊也李巡云蠶蝗子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

子充州人謂之蟻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
草中一名草蟲埤雅草蟲鳴肩蚤躍而從之故草蟲
謂之負蟻此與大夫曰禮求女而女適從君子為妻
也仲仲悒悒憂也傳云仲仲猶衝衝也觀俞雅作違
遇也降落也一曰下也言心放下有著俗作落也詩
疑云傳言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賦草蟲魯詩曰為南國大夫憂聘于周次于終南睹
周室之多賢相率曰歸心猶傳意也集傳因出車五
章辭意全與此同改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物

讀詩傳鶉卷二 召南 五

而息君子但出車勞還率其言皆上之人設為家室
之言情緒因折如此此是大夫妻思念其夫因其夫
既歸追敘其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之辭若曰為作于
未歸之時則夫既見止侶覺未協即曰為意之之辭
夫屬牽彊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悒悒夫既見止夫
既覲止我心則說
案南山周之名山終南也禹貢雒州云荆岐既旅終
南憚物周之南山即雒之終南平王東遷曰岐豐之

地賜秦終南之山遂為秦有終南之詩所由作也左
傳昭四季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夫名中南二南之
時自陝曰東周公主之自陝曰蜀召公主之疏謂周
總百里雖召地夫屬周不分別周召之采地是也蕨
釐注廣雅云紫葍非也初生蕪葉可食江蜀謂之蕪
疏云蕪山菜周秦曰蕪齊魯曰蕪初生侶蒜莖紫莖
色可食如葵說樂也一曰服也對降夷而言故傳曰
服訓說案俞雅疏夷與怡同夷說皆樂也對悒悒傷
悲而言曰樂訓說大通

讀詩傳鶉卷二 召南 六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夫既見止夫
既覲止我心則夷

薇菜水注生于水邊集傳云侶蕪而差大有苳而味
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蕪莊子所謂迷陽迷陽兼傷
吾行即此薇也疏云莖葉皆侶小豆蔓生其味夫如
小豆蕪可作羹夫可生食宮園種之曰供宗廟祭祀
案今江東呼為薇條葉之腴者剝而食之生于水邊
者謂之坐水生于山者謂之山菜陸諤曰蕪為薇項
安世又曰薇為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元

修茶皆非傳云夷平也禽雅夷說也平均夷弟易也
注皆謂易直故夷夫可訓平朱謀埠曰張衡謂大火
流草蟲鳴是淡焮候采薇采蕨是季萐候焮苒而往
萐苒未歸吉凶未卜是用隱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
恩乎案朱氏之說夫遺郊既見三句當從詩疑所謂
因其夫既歸追敘其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之辭與序
曰禮自防意夫不相悖但詩言男女多喻君臣序云
大夫妻夫寓言也玩埤雅所詮草蟲眉蝻二句覺魯
詩不誤大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南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七

國歸心之證也詩疑未嘗駁魯詩故曰憂心忡忡懼
兼所依託也我心則降得所歸命也序與魯詩當兩
存之

草蟲三章章六句

儀禮歌召南三篇械草蟲而取采蕢疏謂草蟲舊
在采蕢之後曹訪云齊詩先采蕢而後草蟲

采蕢大夫妻能循濂度也能循濂度則可曰承先祖
共祭祀矣

兮曰采蕢南澗之蘋兮曰采藻兮彼行潦

苹蕢其大者蕢注水中浮苹江東謂之澳疏云今水
上浮苹是也粗大者謂之蕢小者曰蕢季萐始生可
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曰就酒嚴粲曰毛氏曰蕢爲
大蕢是也鄭璞曰爲水上浮苹蕢可茹而苹不可茹
豈可曰共祭祀乎若牛藻注侶藻葉大江東呼馬藻
邢疏左傳蕢蘇蘊藻之菜此草好聚生故云蘊藻疏
云藻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一種
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
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飢按太腥氣米糲糝蒸
爲茹嘉美揚州饑餓可曰當穀食案今蕢藻皆不可
茹而取曰供祭祀者卽禮不用褻味之意必兮食不
食辨之轉失經義矣箋云蕢之舌實也藻之舌深也
婦人之行尚柔順潔清康成之說是也水厓曰蘋行
潦流潦行道也潦雨水也道上下雨水所聚而流謂盛
夏漲猛之水也傳據昏義芼之曰蕢藻箋夫曰爲教
成之祭說詳篇末

讀詩傳講卷二 八

兮曰盛之維筐及筥兮曰湘之維錡及釜

筐筥竹器方曰筐圓曰筥湘草也錡三足釜有足曰

錡無足曰釜黃佐曰器不苟同別類聚也物不用褻

昭明薦也

亏曰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案禮記大傳篇別子為

祖繼別為宗別子諸侯之庶子大宗別子之適子也

古者宮室之制廟及寢皆南面廟屋五架中脊之架

曰棟次棟曰櫺後櫺之下曰南為堂曰北則分其東

為房為室室有戶牖戶東而牖房牖之內為奧神

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房皆近南有房即翕雅所謂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九

室有東房曰廟也廟之後別為寢曰藏衣冠祭時

授尸服之其寢如廟制兼東房即翕雅所謂室兼

東房曰寢也尸職主也尸陳也齊之言齊也季少

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季濟澤之阿行潦之糞藻寘諸宗

室季蘭尸之敬也少而能敬教之所從來遠矣詩言

大夫妻之能循禮度自幼時已然傳與序義合鞅

采蘋三章章四句

案傳箋皆據昏義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亏

公宮祖廟既毀教亏宗室教曰婦德婦容婦言婦

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曰糞藻曰為教成之祭

原無疑義而王肅則云大夫妻助夫氏之祭疏已

非之集傳又據呂釋經詩疑曰使是宗子尸大夫

其妻助祭家廟何故云大宗之廟若是支子為大

夫祭亏宗室其妻又兼主奠之理內則夫婦皆齊

而後設私祭此謂支子且明言季女非主婦也肯

篇采蘋言夫人誠敬曰奉祭祀此言女教夙成自

其為少女時已如此矣本草蒨有三種中者曰苻

菜黃即關鴨所謂苻菜也關鴨曰涼即淵顯行潦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十

之意曰采芼即篚筥錡釜之謂也可見采蘋采

藻皆淑女所有事不待為大夫妻而後然也先生

讀書從無一字忽略侶此洵足曰斷千古之疑

曰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亏南國

蔽芾曰棠勿蠲勿伐召伯所茇

蔽微也注微謂逃蔽也舍人顧野王曰蔽者覆障使

微也芾小也注芾者小兒杜曰棠注今之杜梨杜矣

棠白者棠注棠色異其名樁允云奕者為杜白者

為棠疏云奕棠與白棠同百但子有奕白美惡子白

色爲白棠日棠也少醜滑美矣棠子澀而醜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矣棠木理韌可弓作弓幹嶠齊也注南方人呼嶠爲刺刀舌齊截也忝其枝葉曰嶠擊其條幹曰伐召伯姬姓名爽倉采弓召伯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爽茅草中止舍也夏官大司馬仲夏教茅舍注茅草止也義與此同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恩其人敬其樹案傳曰蔽芾爲小兒原本俞雅疏謂比亏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是也而歐陽破

讀詩傳稿卷二 召南

十一

之日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其論伯拘

蔽芾日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壞也憩息也

蔽芾日棠勿翦勿撻召伯所說

撻皆全地謂屈因其體也說俞雅作稅舍也章如愚

山堂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其美召公

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故得曰偁召伯

日棠三章章三句

韓詩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翰有司請營召日居

召伯曰譽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亏是出而就蒸庶亏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日勸亏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疑日此爲康王時詩張子所謂詩皆尾固有先後其中大有未必然者蓋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耳

讀詩傳稿卷二 召南

十二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說文厭筐也筐迫也浥溼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

日露陰陽之氣陰氣凝爲霜陽氣散爲露露匪陽不

晞夙夜正露零之時也案先儒多云此日行人之懼

露喻貞女之畏禮今玩下二章貞女殊無懼意何畏

之有詩言露方溼而筐迫日行豈是不設夙夜而謂

此行之多露者乎蓋日疆暴之男不度時之可不兼

禮彊未故云尔箋意是杜預日下凡說詩者俱日

行露著落在女子身上皆誤

誰謂雀無角何曰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曰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說文雀依人小鳥也崔豹古今注一名家實埤雉雀頭如顴蒜目如擘菜物之淫者物與事有侶而非者雀穿屋侶有角彊暴速獄侶有禮然雀之穿屋不曰角而曰味彊暴之獄不曰禮而曰僂陵非真有角與有室家之禮也雖速我獄究不足曰成室家耳女當讀如字左傳女有家男有室是也速徵也徵召也邢疏云皆謂吟召獄嗣也疏謂鄭異義駁云獄者嗣也囚證亏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遺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沒繫之亏圜土因謂圜土大爲獄

讀詩傳講義卷二 召南 三

誰謂鼠無牙何曰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曰速我訟雖速我訟夫不女從

本草釋名鼠尖喙善穴南陽謂之錐鼠壽最長俗僂老鼠物之貪者鼠有齒而無牙牙牡齒也僂謂之墉邢疏云室之防也案炆官大司寇曰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曰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矢取其直金取其堅夫

家直且堅矣而女夫不從終不棄禮而相從也女本從人故曰女從言不女從僂文也夫可不讀作汝詩言男女多喻君臣序言彊暴之男不能僂陵貞女故箋云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劉向削女傳召南申女許嫁亏艷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也輕禮違制不可曰行夫家訟之亏理女終曰一禮不備持義不徃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讀詩傳講義卷二 召南 四

君子曰爲得婦道舉而揚之曰絕無禮之求防淫欲之行焉案劉向傳魯學者韓詩大然韓魯合矣此集傳之所本也但徒曰男女夫婦求詩正義當迎之之時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單立一身豈無親族縱眇親族夫有鄰里必女與人言而又作詩曰絕其人恐無此理惟推之亏君臣則諸家之說並通

羔羊誰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縿絲五純退會自公委蛇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菅官大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儀禮士相見注羔取其羣而不黨何休注公羊云羔取其擊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故義生禮羔羊之德也疏謂今大夫大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故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韓詩云縿喻絜白絲喻柔屈詩人美大夫有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純縿縿絲為組紉曰其飾表之縫中胡一桂曰縫之突兀為純是也翰廷曰退會家會公公翰箋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五

云退會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亏公謂正直順亏事也委蛇委因自得之兒案羔裘縿絲大夫之常服非節儉而後然也惟大夫常膳日持豚朔月少牢而稍盾方會魚膾晏嬰豚肩不掩豆是之謂節儉則箋曰退為減夫通

羔羊之革縿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會

天官掌皮焮斂皮冬斂革說文皮太毛曰革曰此為裘明非太毛故傳云革猶皮也縿羔羊之縫也注縫飾羔羊之名孫炎曰緘之為哢域胡一桂曰有哢隄

謂之緘

羔羊之縫縿絲五總委蛇委蛇退會自公

縫殺也即論語必殺之之殺胡一桂曰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曰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皇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曰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其敢或皇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六

殷盛也言雷聲之盛也曾子曰陰陽之氣俱則雷厲京雜記大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雷聲全亏大盛自是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山南曰陽違遠也何斯違斯言何居此復太此也皇暇也振訊也注謂振者奮迅振振奮迅之至也再言歸哉冀其將事而歸不殷必其即歸也案此詩當從序說大夫行役其室家閱其勤勞勸之曰義若僅息念其夫豈必被化而後然也特兼響怨之聲較之變風音節自不同耳風諷也正諷蘇平變諷響怨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其殷皇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山之左右曰側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其或皇處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山臣曰下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檇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呂及時也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七

檇有梅其實七兮求我戾士迨其吉兮

檇落也梅柎注侶杏實醜疏云梅樹皮葉侶豫樟葉
大如半百一頭尖灸心萼奈黃子青不可食柎葉大
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亏豫樟子奈者材堅子白
者材脆孫炎倂荆州曰梅揚州名柎沈重云重實揚
州人不聞名柎案梅葉與杏葉相侶子青者可食璣
云葉大如半百子青不可食皆誤梅盛則落在樹者
十存其七始衰時也言女當誓不嫁至夏則衰喻過
時也我我當嫁者戾眾也迨及也吉善也謂吉善之

日也案申培詩說云此女又擇婿之詩先儒乃謂女
子自苦其心事雖屬人情殊非正理

檇有梅其實三兮求我戾士迨其今兮

梅在樹者十存其三夏鄉晚矣今日也

檇有梅頃筐瓠之求我戾士迨其謂之

傳瓠取也說文瓠仰涂也今本作壆乃瓠之破體字
梅不須水喜生高地故曰仰涂頃筐取之亏涂夏已
晚矣謂勤也欲其勤相告語而定約也案瓠之言既
盡也言頃筐亏地而盡取之也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六

檇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亏
君知其命有賢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小兒小星喻眾妾也三五言稀少也傳云三心五

嘒大火謂之心味謂之柳箋云三月心在東方五月

嘒在東方如是終歲削宿夏見案月令三月日在胃

昏七星中柳星之 七星南方朱雀之宿是心在東方

矣五月日在東井昏亢中則柳在昴方不得言在東

傳箋皆誤且詩作在一時三月五月文義不協初昏
星未全見當呂集傳三五訓稀少爲是肅肅敬也謂
敬其事也宵夜也征行也夙早也何楷曰妾御亏君
見星而往將旦而還往來俱在暗中雖夙夙夜公事
也卽君所也寔是也命令也卽天所賦之分也禮妻
不在妾御其殷當夕此自當夕之時然祇在公敬事
而已賤不敵賢所呂安分也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禡寔命不猶

參昴局方二宿昔焮演孔圖云參昴斬伐元命苞云

讀詩傳鴛卷二 召南 九

昴之言雷言物成就繫雷也眾星雖小大適伐雷在
天說文昴从日下𠂔同今从𠂔𠂔者後人轉寫之誤
讀雷从𠂔爲是今改正衾被也禡禡也謂被禡也據
禽雅禡謂之帳邢疏云禡禡音義同漢世名帳爲禡
猶若也案參中三星橫削外四星兩足兩肩伐三星
斜削參中宋天文志謂參十星兼伐三星而言也昴
七星三四兩層平削其一異色小而難見目氏星經
云柳八星狀侶坐柳演孔圖謂昴六星元命苞謂柳
五星皆誤局濤雖言星有古有今無古多今少之異

然削宿在天由今觀之心柳參昴固未嘗有多少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案此詩兩章皆虛後實普章不言三五爲何星在
公爲何事虛也次章則直言參昴衾禡實也集傳
三五言稀少其論自確不得言其鑿空槩非之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汜之閒有媵不曰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夫自悔
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言不我言其後也悔

讀詩傳鴛卷二 召南 十

水洩復入爲汜注水出公復還江大汜小然得並流
喻媵媵宜俱行也之子是子也謂媵我我媵也能左
右之曰言不我言不挾已而偕行也悔媵能自悔
也案此詩雖言媵媵爲言推之君臣夫猶是也玩周
書金縢之勤勞親逆易歸妹之反歸遲歸詩旨自得
疑此言下皆成王時詩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小州曰渚韓詩一溢一否曰渚同居曰處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爲沱注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云江東南流沱東行江水大溢出別爲小水故名沱也沱與記渚皆有始分終合之義過從也嘯歎也長言曰歌合四曰歌既處而樂歌自不容已矣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集傳陳氏傳曰小星之夫人惠及賸妾而賸妾蓋

其心江沱之嬌惠不及賸妾而賸妾不怨蓋又雖

不慈子不可已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夙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三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夙麇白茅包之有女懷舊吉士誘之

郊外謂之技技外謂之野麇牡麇牝麇其子麇其跡

解絕有力斡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白茅取絮

清也包裹也舊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故懷昏

姻者謂之懷舊箋云有貞女息仲舊曰禮與男會此

據周禮亏文雖滯而義自可通疏謂吉士善士也卷

阿云王多吉士謂翰廷之士有善德故偁吉士也誘

進也案易大傳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然昏禮

納采納吉皆曰鴈今不曰鴈而曰麇雖藉用白茅兮禮亦當即當舊有懷之女夫不因吉士之誘而蹈燕禮也士非有善德而曰吉偁之辱之也夫愧之也

林有標檉野有夙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野外謂之林檉檉心注檉檉別名案檉檉音同翰雅

偁檉檉疑後人轉寫之誤邢疏檉一名心臬氏曰檉

檉有心能耐溼江河間曰偁柱鹿牡麇牝麇其子麇

其跡速絕有力麗純束純束而包束之也女子守身

如玉非止言其兒之美檉檉藉鹿皆非禮故不能奪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三

其所守范處義云白茅純束夫曰比德與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之意同

舒而脫脫兮棄感我悅兮棄使麗也吠

舒緩也注謂遲緩脫脫緩兒感動也悅中也麗狗也

孔子曰狗叩也叩吠氣曰守也疏謂非禮相陵主不

迎客則有狗吠鄭志荅張逸問云正行昏禮不得有

狗吠是也此言吉士當曰禮徐徐而來棄曰非禮而

動我之悅驚我之犬也此詩人我女子非女子自言

野有夙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夫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于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已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云襮猶戎戎言其衣之盛美也唐棣移注伯白楊

江東呼夫移疏云莫李也一名雀梅夫曰車下李所

在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軌大如李子可食華

芎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邢疏木則名華月令季

普桐始華草則名榮月令仲夏木華榮此對文則與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蔽則草夫名華鄭風云隰有荷華是也案俞雅桐木

名榮小雅黍稷方華夫可作對文則與蔽夫相通之

證肅肅蔽也雖雖蘇也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

女大姬妻胡公王姬次姬也然呂序說王姬車服下

王后一等及普妹兩書王姬推之恐大姬次姬統儼

王姬不必呂次姬訓王姬也普官巾車掌王后五路

重翟錫圓朱總厭音壓翟勒圓纒總安車彤圓鸞總皆

有容蓋翟車貝圓組總有握連音韋車組輓有翼羽蓋

王姬下王后一等則乘厭翟重翟用翟雉之羽二重

厭翟則使羽相次已厭其本此言何彼衣服之戎戎而厚者如唐棣之華曷不執婦道已成肅雝之德而同王姬之車兮曰何彼諤之也曰曷不諤之也雖美王姬實有所刺序中猶字得詩本旨當細味之序猶執婦道已成肅雝之德固有不執婦道者在矣

何彼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巾下象其根木

此為桃木子為李休棄實李座接慮李駁奈李注休

一名猶李座今之麥李邢疏謂與麥同軌因名云桃

讀詩傳講卷二 召南

李醜核注子中有核人邢疏此辨木之子實形狀之

與因禮云其有核者懷其核桃曰膽之棗李曰實之

注皆啖食治擇之名邢疏云桃多毛拭治其毛令色

青滑如膽或曰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治棗李皆去

其祗實者祗也此呂其華之盛喻服色之豔麗而必

詳及其名實者詩可已觀非多識不且考見得失也

平王文王也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傳云平正也

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也齊姜姓國案衛風碩人云

齊侯之子子謂文也因禮姑姊妹女子子論語曰其

子妻之古皆謂女爲子未聞係孫女爲孫者自傳錯
認孫子二字鄭孔而後一槩皆誤詩蓋曰桃李之萼
喻一門服色之榮盛非夫婦之謂子曰多聞闕疑此
類是也卽呂孫爲女孫平王夫不得爲宜欲詳見篇
末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綸也注綸繩也江東謂之綸漁在淡處釣者取之

呂絲爲繩不設絕流而漁也緡取斷而復續之義案

呂孫爲女孫者因昔章王姬二字殊不忌詩美王姬

讀詩傳講義卷二 召南 五

刺在非王姬而車服夫當等亏王姬下王后一等何

彼曷不四字淡婉已極序洵得經本義傳箋止知是

美不知有刺遂呂子爲男子孫爲女孫矣

何彼襮矣三章章四句

鄒忠胤曰鄭源仲曰何彼襮矣爲詩之時則東周

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不思黍離既作日棠故地

已非周有天翰歸妹何與岐雖舊民事禮李之詩

不與條梅竝麥審矣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或者又見舊妹

兩書王姬歸齊未知誰是此詩所詠夫帝子下降

何國蔑有卽齊呂名邦聯姻王室夫不止二姬由

魯主婚則書非魯主婚則不書耳鄒雖不知孫非

女孫子實爲女而駁源仲之說其理甚明全顧炎

武日知錄則錯上加錯必據山堂考索傳會通志

斷呂桓王之女平王之孫且云東周之後其詩可

存二南之遺音聖人附之亏篇與文侯之命呂平

王之事而附亏書一也抑知書無正變適時次第

平王之事可附亏書詩有正變王既變爲風卽不

削亏正況據周之世系桓王爲平王孫莊王爲桓

讀詩傳講義卷二 召南 五

王子舊妹兩書王姬歸齊皆莊王時事則爲平王

之孫女而夫係孫經傳槩兼明文且一嫁齊襄

立已五季一嫁齊桓爲襄公之弟不得係子左傳

季札觀周樂亏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呂

爲王化之始也東遷之後尚得謂之始兮顧氏考

覈不精理夫不直恃源仲之妄誕而肆談兼忌難

矣然其音學五書淡明今音之別叶韻之非補其

罅隙去其獮祭堪坐不朽

騶虞離巢之德也離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曰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苗者葭壹發五豨弓響弓騶虞

葭萼注卽今蘆也兼蘆注侶藿而細葭蘆注葦也英

蘆注侶葦而小實中江東吟鳥蔭其萌雅音雅注今江

東吟蘆筍爲雅說文雅因弓也蘆筍侶之案葭焚一

物兼又一物疏謂蘆蘆別草非疏云兼水草也堅實

牛倉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兼蘆或謂之扶全炆堅

成則謂之藿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

讀詩傳語卷二 召南 毛

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邢疏葦之未成者爲

葭苗則初生而壯盛者發矢曰發壯豕曰犯二歲犬

爲犯傳虞人翼五豨曰待君發翼驅也一發四矢焉

得五豨兩都賦因有中必疊雙之說不知詩人寓意

非可泥也騶虞如虎五采畢具尾長弓軀日行千里

見虎豹卽殺不履生草倉自舛之肉大平則全紂囚

文王闕天之徒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案逸

周書夾林齒卽騶虞也尚書大傳謂之佉獸

彼苗者蓬壹發五豨弓響弓騶虞

齧彫蓬薦黍蓬注別蓬種類邢疏云說文蓬蒿也草

之不理者也苗則庶類蕃殖故壹發五豨豕生三豨

二師一特所獲相注相其所臥葦鄭志苔張逸問曰

豚也過三豨徃猶謂之豨自三豨上夏無名也二者

爲師一者爲特方言其檻及葦曰相舍人曰豕所獲

草名爲相又一歲曰豨豕小曰豨案韓魯說騶虞天

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曰騶者文圍名虞卽罔之司

獸歐陽因謂騶卽六騶七騶虞卽山虞澤虞賦曰騶

虞樂官備也又謂昔句言田獵得時次言君仁不盡

讀詩傳語卷二 召南 毛

殺卒言虞人得禮皆緣禽雅釋獸不載騶虞遂生異

說然犬公六韜伏生書傳及淮南子皆云文王拘羑

里散宐生得騶虞獻紂賦禮天子曰騶虞爲節特曰

五豨五豨喻得賢人之多故曰官備初非曰騶虞爲

官備也若僅六騶七騶山虞澤虞又何得謂之官備

自不容曰韓魯賈歐之誤藉佉騶虞正解

騶虞二章章三句

案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是騶虞爲

成王時詩化始于文王至此天下純被而王道成

矣序無可疑也集傳乃曰修身齊家仁民及物歸美于南國之諸侯而曰騶虞比文王殊失詩人本旨

程張呂皆遵序說後儒背經自鄭樸始而朱子因之也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黃櫨曰說詩者曰關雎麟止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呂東周公主之雝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呂屬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屬戎南化江濶天下既一則分岐東弓周公分岐屬弓召公一東一屬皆曰北為上自上而下

讀詩傳語卷二 召南 美

故吾自北而南李迥仲夾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曰分地弓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邪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邪且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文王拘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曰與人哉或者又謂文王受命僭王弓是弓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何嘗僭王哉少南迥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僭王而又謂分陝弓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案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並未明言文王玩下周之德三字武夫周也不定為文可知矣全云二分民心與上天下二字不對夫黃因說及讀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知南之所由名者此也

讀詩傳語卷二 召南 辛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知二南之所由名者此也黃氏之說得之

讀詩傳語國風卷二

男德恭校字 一名定福

讀詩傳講國風卷第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邶風

柏月言仁而不過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汎彼柏月夫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兼酒已
敖呂游

汎流兒柏樹注禮記曰也呂榭鄭注云所呂揚鬱其
木堅緻牢實比之松月楊月為益固夫汎其流謂不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一

呂濟渡也耿耿猶傲傲也隱隔也敖傲也酒可呂敖
游而忘憂但此憂非酒可得而解疏謂竹竿云檜楫
松月菁菁者莪云汎汎楊月松楊皆可為月言柏木
所呂宐為月者解呂月喻仁人之意嚴粲曰柏美才
也呂柏為月必有人呂維持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
月亏水無人維楫其將何所止泊弓喻衛國無賢人
夫聽其自為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弓猶小雅所云
譬彼月流不知所屆也案疏呂柏月喻仁人嚴呂柏
月喻衛國義並通也因兩存之

我心匪鑑不可呂茹夫有兄弟不可呂據薄言徃愬逢
彼之怒

周禮考工金錫半謂之鑑燧之器鑑取明水即方諸
也夫名鏡大戴記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故呂鑑比
心如虔度也注皆測度也愬譎也遶逢遇也言心非
鑑而不能度物故雖有兄弟不可據而我夫不知猶
將不遇之憂徃告之反遇彼之怒耳箋云兄弟謂同
姓臣即序所謂小人也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二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石取其堅席取其平石有時而泐言可轉也奉席如
橋衡言可卷也我心堅平過亏石席故不可轉不可
卷左傳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棣
棣富而閑習也選算也算數也禮記威儀逮逮不可
選也無體之禮也逮棣音同東海人讀逮為棣禮主敬無事而不
敬故不可算皆自反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慍兮羣小遘閑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懷

悄悄慘慘慍也注皆賢人慍悵慘悵見小慍怒也羣雅正月篇

小猷小人之在君側者閔病也侮侵也靜安也辟拊

心也注謂椎宵機落也言拊心而心有所機落不能

即安憂之全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濼衣靜言息之不

能奮飛

釋名日實也兌明盛實月闕也滿則闕也居諸語辭

迭更也微虧也小雅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日君象宜

常明者乃微而失道使羣小得曰干正是曰心憂如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三

衣不濼之衣又息力不能勝惟大息亏不如鳥之奮

發飛起而已詩疑云一部詩經與它經不同大抵只

是個猜案邶鄘紂所都也二國變風皆昔柏舟者恰

與周南關雎召南離巢二篇反對詩人寓意曰及編

次刪訂之旨各極深遠自傳箋曰全後世諸儒大抵

猜不著者多惟孔叢引孔子曰亏柏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鄘風柏舟統削句中更不再舉斯得詩人

深意所在自應與序說竝存孔叢子云孔子讀詩及小雅嘔然歎曰吾于二

南見周道之所成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于淇奧見學之可曰為君子于考樂見邈世之士而棄

聞于世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于緇衣見好賢之心全于雞鳴見古君子之不忘其敬于伐檀見賢者之

先事後食于悉覽見陶唐儉德之大于下泉見亂世之愚明君于七月見幽公之所召造周于東山見周

公之先公後私于猘跋見周公之遠志所召為聖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于無羊

見善政之有應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于采芣

見古之明王所召敬諸侯

柏舟五章章六句

案削女傳本魯申公之說曰此為衛宣夫人詩集

傳從之改宣姜為莊姜曰衛非有兩宣姜也全胡

一桂遂堅其說曰人臣道不合則去若姜氏則兼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四

可公之理故曰不能奮飛洵為朱子功臣然玩雄

雉于飛鷩飛戾天等飛字則奮飛原不得定訓作

飛去況人臣之義尤有不可去者箕比之亏般紂

尚可云遭合兮哉為奴諫臥孔子曰仁許之宜其

讀柏舟而慨然于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仁而不

遇于序說有取焉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蒼黃之閒色也黃正色也天官內司服裏用縗沙

俗作

紗 呂黃為裏非其制矣喻嬖妾尊顯正嫡幽微反背甚矣讞枋得曰嬖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亾

上曰衣下曰裳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綠衣黃裳顛到甚矣亾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說兮

凡欲製衣必先染絲案月令季春分繭稱絲季夏命

讀詩傳卷三

邶風

五

婦官深采是治絲者女紅也疏讀女如字言公寵嬖妾猶之女治絲絲方深綠女之所治正比妾方少艾公之所寵若讀女為汝則是莊公治絲矣昧失經義況此詩四章上二句同是比體此一章第二句不應直斥莊公當曰箋疏讀女如字為是俾使也使從也互相訓一曰職也注使供職就過也思古人處嫡妾能使尊卑有序而無就過此曰古遺望公下章則曰古遺自勵

絳兮綌兮淒其曰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北風謂之涼風月令七月

涼風至小雅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絳綌當暑今

曰待寒夫所甚矣此莊姜自喻也言古人善處先得我心篇終及此所曰自盡非有冀于其夫而有憾于

嬖妾也亏此可曰得君子來己之遺案箋疏皆言古人制禮能使妻妾賢賤各有次序昧不若傳意為尤

渾集傳從傳甚

綠衣四章章四句

蕤蕤衛莊姜送歸妾也

讀詩傳卷三

邶風

六

蕤蕤兮飛箠池其羽之子兮歸遠送兮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曰為己子莊

公徽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亏是大歸莊姜遠送之

野伯詩曰見己志蕤蕤鼠注一名各身齊人吟鼠孫

炎舍人皆曰耑周蕤蕤鼠鳥為一物三名案蕤與鼠

一物耑音規耑周卽子規出蜀中蜀王望帝所化曰

耑周為蕤蕤非白脰鳥次名蕤另是一物禽經云鳥

向飛背宿蕤向宿背飛莊姜送歸妾取背飛之義箠

池不齊也歸大歸也歸寧有時而反大歸則不復來
牧外謂之野禮婦人迎送不出門今穢禮而遠送之
牧外全瞻視不及而泣涕如雨則子弑國危之威隱
然狂不言之表矣諸侯一娶九女姓娣從服之娣陳國姓不得廢莊姜左傳又娶于陳曰厲媽其娣戴媽皆責莊公之非禮

蕪蕪兮飛頡之頡之子兮歸遠兮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立呂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資也注謂資裝疏言行者所資也何楷云將持也言相攜持而行義雖可通

讀詩傳論卷三 邶風 七

究嫌兼據佇淹留久也注佇企淹滯皆稽久也

蕪蕪兮飛下上其音之子兮歸遠送兮南瞻望弗及寔勞我心

頡頡下上皆喻不忍相別之意傳陳在衛南寔是也據傳則今本作實後人轉寫乙改之誤今更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臆曰勸寡人

仲行氏字謂戴媽也傳云任大塞淵澗淡也箋云任者呂恩相親信也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任言倍于友道也疏言俗本寔實也寔實淵淡溫酥
惠順淑善慎謹先君謂莊公勸勉也寡人莊姜自謂
蕪蕪四章章六句

詩疑曰蕪蕪一詩作于君完既弑州吁未殺之時
柔纂謂戴媽大歸正後日石碻用陳曰討賊之由

也是時州吁阻兵安忍巨惡滔天使戴媽中懷不平
稍涉淺露則于及母必棄唯類惟沈寔淵淡

聲色不動外託陳人內係石碻然後翦除凶逆安
受其夷俗作詩所謂其心塞淵也大抵當大難臨

讀詩傳論卷三 邶風 八

大事皆必有淡沈不測之量而後可自有濟大司徒為夏始所害先武惟淡引過又不驟為續服喪
歛會言笑如平時大塞淵之意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
君呂全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昭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月昭臨喻君與夫人同曜齊明聽外治修內職其常道也莊公失其道矣寵嬖人之子州吁呂致亂作

故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之人州吁逝當據俞

雅訓徃謂向時也集傳已逝為發語辭非不古處如

驕奢淫泆有寵好兵之類言州吁向不己古道自處

非謂莊公也蕪蕪詩係先君若己之人指莊公不獨

夫詩人溫柔敦厚之教夫人亏君大斷不應有此傷

謂孔子曰名不集傳承箋謬誤是濫儒講經宋儒哲

理皆有疎處胡寧何也胡能有定言州吁阻兵安忍

何時而亂能有定哉何先君終棄我而不顧也序言

傷己不見荅亏先君已致困窮漢得詩意左傳州吁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九

未能蘇民厚問定君亏石子此胡能有定之切證許

鯉躍曰此詩當屬之州吁昭臨是冒正弒桓公而立

之時也乃如之人州吁也案序云遭州吁之難則

乃如之人實州吁惟日月昭臨下土是冒仍已箋

喻君與夫人為是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冒覆也下土是冒猶書所云怙冒局土之意莊姜紉

惡州吁故曰逝不相好報荅也寧不我報言我盡婦

遺宜見荅亏先君而何先君之不見荅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咎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日月出東方言其同也德音美其辭無咎醜其實未

言何時亂能有定使我可忘先君正不忍忘之甚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疾痛慘怛必吟父母情也畜養也卒既也述循也一

說敘也報我不述言州吁之不能有定由先君之報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十

我不循禮濼不堪敘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謔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風也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

風為曠傳云暴疾也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

故疾箋云既竟日風而又暴疾喻州吁之為不善如

終風之兼休止謔謔笑敖戲謔也注調戲也皆不善

之戲謔淇奧則曰善戲謔兮謔則近戲澁則多浮笑
則不端敖則不敬極形容其侮慢之態悼傷也

終風且霾惠然何來其徃其來悠悠我息

傳霾雨土也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疏謂興州
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惠順也何可也注
何可今通言州吁之暴不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惠
然可來既來復侮慢之由此已不得呂母道徃加彼
夫終無子遺呂來事已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息之
言息其如是則悠悠然也

讀詩傳詩卷三 邶風 十一

終風且曠不日又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孫炎云雲風曠日光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曠
不見日而又曠喻州吁亂亂甚也願息也嚏讀當為
不設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遣我此古之遺語也
集傳引月令民多歎嚏言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霜
所襲則有是疾願紀元日暫開者天理之萌復閉者
人欲之錮寤則憂而不寐息之全亏成疾也

境境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說文境天陰塵也言境復境陰境之甚虺虺雷聲之

長也喻州吁之暴無已時呂祖謙曰驟雨迅雷其止
可待全亏境境之陰虺虺之雷未未有開霽之時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案暴比州吁毛鄭孔皆從序說朱子則云此詩有
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然呂夫為暴而全屈呂境
境虺虺激烈甚矣何情之有郊敬謂此詩為母憂
子則謂之賢母為婦怨夫則傷于怒矣詩疑諱之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惡其勇而無禮也

讀詩傳詩卷三 邶風 十二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左傳金鼓呂聲氣鏜擊鼓聲司馬遷云鼓聲不過聞
疏謂鏜聞字雖異音實同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
夏官司兵掌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步兵則無夷
矛而有弓矢土謂土功國中也漕衛邑王應麟曰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漕邑 皇輿表在直隸大名府
滑州今河南南衛輝府
漕役土功于國築城邑于漕非不勞苦猶處境內南
行從軍則有鋒鏑臥亾之患矣陳宋皆在衛南韓詩
二十從役五十免之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此本王制

五十不從力岐六十不與服戎案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曰及六十野自六尺曰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六尺則季十五七尺則十七歲有奇韓詩二十三十皆舉大槩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曰歸憂心有仲

孫子仲即公孫文仲也言所從者非它人乃孫子仲則輕其帥可知矣平成也事在昔焮傳隱公四季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曰求之曰林之下

俞雅釋詁爰曰轉相訓皆語之韻絕徐鍇云居者定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三

居處者暫止喪失也平土有叢木曰林山木曰林行伍居處自有常所任情適意至喪其馬而求之曰林下失伍離次必敗之遺案昔焮傳州吁阻兵而安忍讀終風則知其安忍無親讀擊鼓則知其阻兵無眾不解朱子何曰不信序說

臥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韓詩作挈括謂約束也傳訓勤苦案契滅於絕也闊遠也漢書云閒何闊有隔絕疎遠之義箋疏皆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臥生離合志在相救沒不相

忘此成說也執手偕老則有生合無臥離矣集傳從王肅云此國人室家之志

于警關兮不我活兮于警洵兮不我信兮

此言州吁眾叛親離軍士棄約而爭關也案傳訓洵爲遠與韓詩同當從俞雅洵均也李巡云徧之均也州吁阻兵安忍徧軍士均怨其不得信偕老之約也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遺曰慰其母心而成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十四

其志余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

謂之秦風即大風李巡曰南風長蒼萬物喜樂說文棘

酸棗大曰棗小曰棘埤雅棘性堅彊其心之生夏雖

于幹四時纂叟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案俞雅

終半棘注即馬棘也刺粗而長物之叢生者夭夭盛

兒幼勞病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兼令人

棘非美材僅堪爲薪故曰喻子之長成而兼善班固
白虎通云聖者聲也通也聞聲知情通乎天地調暢
萬物聖善言母能長養七子而七子之中無一令善
之人若有令善當夫不全不安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

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此

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浚儀與衛輝

府滑縣連境寒泉猶能滋養浚城之民使得逸樂而七子

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也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五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其慰母心

睨皖與顏色之蘇好音與辭令之善慰安也黃鳥尚

能說人而七子其安其心誠黃鳥之不若也其自責

者婉而切

凱風四章章四句。

案此疑是孝子傷貧而自責其不能盡養之詩序

云美孝子無可疑也全云不安其室本曰鷺陵詭

辭而言非如箋所云欲太嫁也昧于淫風無涉卽

曰序云淫風推之夫不定指邪淫周頌有客篇云

既有淫威非邪淫也若說母有嫁志其子宜爲親

諱不應作詩若說由其自責母遂不嫁因作詩曰

美之是曰子之善彰其母之過愈傷孝子之心矣

卽孟子所云過小夫謂不能安貧非謂失節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紀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兮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雉山雞也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縈質五采皆備成

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鷦南方曰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六

鷦東方曰鷦北方曰鷦方曰鷦左傳五雉爲五工

正杜預取四方之雉羿上翬曰爲五伊洛土之中區

故與四方爲五也埤雅其交有時別有倫其羽文明

可用爲儀泄泄自得也箋云喻宣公整其衣服而紀

奮訊其形志在婦人而已詒遺也阻艱難也案雄雉

二句與君之狎暱其私致使軍旅數紀我之懷矣二

句託爲婦人而譏其夫之從軍久役皆緣伎求之故

自詒此艱阻之憂後竝吟其夫之寮友告之誠如嚴

粲所云不欲顯斥國君也

雄雉兮飛下上其音屢矣君子實勞我心

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說婦人所言不
恤國之政事軍旅數紀而致大夫之久役也嚴粲曰
蕤蕤言下上其音謂雙蕤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
雉下上其音則止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嚴誠也信
也君子厥其夫也序云男女怨曠男曠而苦其事故
女怨而望其君子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息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之久道里之長故序云久役曷盍也注盍何不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七

百翕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減

百翕泛言居官者而其夫夫在其中得之亏心謂之
德行之亏身謂之行忤者忤人之有求者恥己之棄
忤生亏忿怒求生亏貪慕臧蓄也不知德與行則忤
求之心生知則不忤不求棄所為而不善矣何為使
之久處軍旅聞詒覲阻呂勞我心兮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渙涉澗則厲淺則揭

匏瓠也瓠壺也疏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

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臺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
食之八月中堅彊不可食故曰苦葉案匏葉本後世
所不食當時或味羹加滑呂為芼瓠吳人揚州也豈
不知匏葉之不可食而又呂為極美泥經而不通經
傳會之失甚矣魯語苦匏不材亏人供濟而已韋昭
注云不材亏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呂渡水
也賜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故呂與濟葉苦既
不可食匏未經霜葉尚未枯又不可用其時渡處方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六

澗水未可濟揭者揭衣也呂衣涉水為厲絲膝呂下

為揭絲膝呂上為涉絲帶呂上為厲注絲自也揭謂
褰裳厲則上及衣矣說文厲或作瀦履石渡水也鄭
注呂衣為褱音視即袴也乃當時俗字不必從言濟渡者必量度
其淺深而何淫亂者不顧禮義乎此刺宣公犯禮將
棄呂自濟二章刺夷姜淫泆犯禮三章言士當遵禮
呂刺宣公之非禮四章言女宜守禮呂刺夷姜之非
禮序云夫人即夷姜

禮序云夫人即夷姜

有滄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滄水滿兒鴨雌雉聲濡漬也轍廣謂之軌案軌从九
車轍也考工車人轍廣六尺是也軌从凡轆頭也在
肯朝肯十尺是也羅中行引韻會謂轍末爲軌非也
禮記少儀篇祭左右軌范之軌當作軹轍末爲軹讀
夏官大馭自知軌軹軹三字諸家皆緣形侶而誤濟
盈必濡其軌轍今言不濡是濟者不自知喻淫亂者
犯禮而不自知也飛曰雌雄吞曰牝牡呂雌亦雄淫
矣非特亦雄而又亦牡亂矣

雌雌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讀詩傳譌卷三

邶風

九

雌雌音聲蘇也舒鴈賦注今江東吟河音李巡云家
曰賦野曰鴈箋云鴈道陽而處侶婦人從夫昏禮用
焉本草鴈得中蘇之氣寒即南熱即北禹貢陽鳥攸
居謂鴈也威儀自然而有行削不再偶六禮惟納徵
用幣餘皆用鴈日始出爲旭大昕之時也親迎呂昏
納采至請期日且迨及也泮散也家語霜降而婦功
成冰泮而農業祀故孫卿孫荀音同韓嬰言云霜降逆女
冰泮殺止箋曰歸妻謂請期二月昏乃據夏小正而
言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王逸曰呂手曰招呂言曰召舟子猶小雅所謂舟人
之子也卬我也注卬猶媿也說文文人倂我曰媿由
其語轉故曰卬須待也舟人招渡人涉而我涉蓋
待我友而後從之也乃適招卽卦不須我耦非貞女
矣呂祖謙曰此詩刺宣公淫亂一章二章四章皆呂
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
妻蓋不欲屈言之而呂小喻大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讀詩傳譌卷三

邶風

十

詩疑曰此爲士君子憂時感事繫身本亂之辭且
云荷蕢衛人引本國詩諒非無據與它處斷章取
義者不同案詩多因目肯實事發據古今上下之
理其言男女之淫亂與君臣之失道無二致也谷
風棄婦夫忠臣諫士之託言卽非經指其理自可
旁通况經實寓此情棄呂見其爲非也徒呂爲淫
奔者大錯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亏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曰陰曰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呂下體德音其違及禽同臥

習習蘇舒兒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苦穀生長
之風也陰陽蘇而雨澤降夫婦蘇而家道成故曰陰
雨與夫婦龜勉禽雛作鳳沒勉也須葑葑須葑葑注
侶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孫炎云葑葑即葑葑葑云蕘
葑幽州謂之芥方言陳楚謂之蕘齊魯謂之蕘關蜀
謂之蕘葑稍魏謂之大芥七者一物案吳越有菘又
有萊菔與上諸物皆相侶而實不同葑芴注即土瓜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主

菲息菜注意生下溼地侶蕘葑萼紫交色可食疏云
菲侶葑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為茹滑美
可作羹幽州謂之芴河內謂之蕘菜傳云菲芴也芴
為土瓜此當訓蕘今江東吟諸葛菜蕘菜生于寒水
經霜乃成葑食
拔一名蕘 蕘承傳誤又呂二者為一物更非下體相
息大宿也 也夫可會德音好音也違棄也論語棄而違之苦不
可曰顏色之衰棄其德音之美公羊傳會及暨皆與
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目如薺宴禽新昏如兄弟

此言婦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徐也有違苦心有所
不忍卒而徬皇也邇近也注親近也門戶曰畿疏謂
畿者期隄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隄之義
言夫之送我遠甚近至畿而止也茶苦菜疏云生
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薺茶如飴內則濡
豚包苦用苦菜釋文云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易通
卦驗彖圖云苦菜生于寒水經冬歷昔得夏乃成菜
侶苦葑堪食今在釋草篇本草為菜上品陶宏景疑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主

是茗夫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茶乃是茗百邪疏云葉
侶苦葑細斲之有白汁萼黃侶菊案苦菜可生食今
江東吟生菜種自寒水秀于四月幾疏得霜甜脆之
說非也葑蕘大薺姚莖涂薺薺實注大薺葉細俗
吟老薺本草一名大藪一名藪荷一名馬辛味甘人
取作菹及羹涂路也涂薺路旁所生姚莖薺之初生
弱小者統名曰薺實總名莖婦人見棄苦甚于茶反
目于薺婦之賢也詩疑曰此為忠臣諷士之託苦新
昏喻新進小人相得棄閒也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

弟新昏侶之

注曰渭濁混混其泚宴偷新昏不我屑已毋逝我深毋
發我苟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禹貢涇屬渭汭涇水出涇陽嗣升頭山皇輿表在陝
嗣平涼府鎮

原縣今日蕭崖直皇輿表

隸州涇州鎮原縣渭水出隴嗣鳥鼠同穴山皇輿表
在陝嗣

隴洮府渭源縣今日發源皆幾二千里涇自東南行

一千六百里全陝嗣嗣安府高陵縣入渭涇小渭大
屬亏涇而入亏河在今陝嗣
岩同州府濞書溝洫志涇水一頤

其泥數斗潘岳嗣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涇自隄舊

讀詩傳講卷三 抑風 三

室渭曰隄新昏混混水清見底也小渚曰泚涇流之

別出者涇雖濁而其泚自清扇絮也引用也言涇本

濁引渭相形而益見其濁然其中之小渚夫自有清

者特安亏新昏而不引我為絮而用之百天官獻人

掌引時魚為深隄謂之深石杠謂之荷注深即橋也

或曰石絕水為深荷聚石水中引為步渡約同也孟

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深成或曰今之石橋

水堰為隄堰水而為關空引荷承其空所引捕魚也

婪婦之荷謂之雷注因深也謂引薄為魚荷孫炎云

因薄也引介為之逝往也韓詩云發亂也毋逝毋發
禁新昏也躬身也閱容也恤憂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乘龜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方泔也水中簿筏游泳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手
行也匍伏地也疏謂遺水淺淡期亏必渡遺事難易

期亏必成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張子曰皆婦人因
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備反引我為備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讀詩傳講卷三 抑風 三

籀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亏毒

備畜也讎仇也怨耦曰仇阻絕也賈賈市也行曰商

處曰賈售之言受也育養也長也籀傳作鞠集傳作

鞠云生也案爾雅幼鞠穉也昔謀養長恐如育穉言

難養而易致蹉跌也作鞠當訓穉不當訓生爾雅鞠

窮也邪疏引鞠哉戾正說文有籀無鞠據毛傳訓窮

是經本作籀鞠乃鞠籀之譌變今改正顛頂也頂在

上傾則覆李樛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也

既遂其生比于亏毒即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子也

我有旨蓄大呂御冬宴餼新昏呂我御窮有沈有漬既
詒我婦不念昔者伊余來嘒

旨蓄美菜也御禦也沈沈武也漬漬怒也婦勞也傳
嘒息也言得新棄舊是但呂我禦窮安樂則棄之也
且極其武怒盡遺我呂勞苦之事不念我昔者始來
之時大曾取我而安息之弓案嘒今本作望塗而來也
之破體今依說文嘒仰塗也言望塗而來也櫛有梅
傳嘒取也訓取訓息其義竝通朱子曰此皆述棄婦
之辭宣姜寵而夷姜縕是呂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
俚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讀詩傳卷三 邶風 五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呂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弓中露

試式用也式微式微者微弓微者也疏呂君被逐既

微又見卑賤是主微也微君之微無也中露露中也

傳言中露泥中皆衛邑故箋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

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呂二邑案序既云寓則呂中

露泥中為衛邑大通管學佺曰考泥中中露今在東

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工縣于此今山東嶺南

側近卑溼城居水尾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今山

路安府壺關縣呂氏舊妖謂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城今路

黎城黎在上黨之東即古衛地衛之附庸也水經云

河水東北過黎陽縣今河南岸衛南注即黎侯寓于

衛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弓泥中

中露泥中猶云破在草莽辱在泥塗也古注呂為二

邑名李樛謂其無據黃震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

讀詩傳卷三 邶風 五

理不知此詩作自黎之臣子君失其國臣効奔奔可

呂一日身處二邑毛傳呂中露泥中為邑名其時亦

古未遠不必有據一味鑿空宋儒習氣

式微二章章四句

朱公遷曰衛有它國之詩六篇式微旄工河廣作

弓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也作弓衛者

衛人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工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呂責弓衛也

旄正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左高咸正右高臨正肯高旄正後高陵正言肯高則

後必卑下傳云肯高後下曰旄正是也王應麟曰襄

亨記旄正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山東嶺曹州府觀城縣誕大也葛

長大也葛始生節密既長節疎感時之久叔伯指衛

之諸臣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呂也

恩足相及曰與能左右之曰呂言處我亏此必有恩

呂與我也久處我亏此必有呂左右我也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毛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冬納衣呂楊之注君子大夫

士也傳云大夫狐蒼裘疏謂青蒼色同大夫冬端之

裘也蒙戎亂也案黎在衛屬今所寓在衛東匪車不

東者言非是戎車不足使吾君自東而歸也特叔

伯竝為昏亂之行而兼同患之心百靡罔兼也黃一

正曰言葛而又言裘時歷冬夏見其久也

瑣兮屍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伯瑣瑣小也伯伯見小雅正月篇伯俗作此屍之言微也流之言

留也易曰旅瑣瑣志窮災也旅瑣取災此黎之臣子

雖責衛之不救而實勸其君歸也與肯篇式微義竝

通傳瑣屍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美長醜始而愉樂

終而微弱禽雉鳥少美長醜為鷓鴣此傳之所本也

注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疏云流離泉也自

關而留謂泉為流離說文泉不孝鳥也案流離之子

當呂險黎侯之始而愉樂終呂微弱傳雖不言所險

何人而所謂微弱即式微也箋疏皆呂流離險衛之

諸臣初有小善終兼成功固非集傳兼言黎之君臣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邶風 天

流離瑣屍則又鑿空矣充耳謂之瑣天子玉瑣諸侯

呂石所呂塞耳者衰飾也黃樓曰言衛侯顏色衰然

如服充耳而不聞也康成云人之耳聾恆多笑此附

呂格致之學非經正解

旄正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呂承事

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肯上處

簡簡易不難也禽雉疏引作東擇也箋訓擇邢疏傳所引本此

云簡大也大德之人也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故大
 舞曰象武功于戚武舞羽籥文舞萬則文武皆備昔
 焮萬入太籥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
 也何休注云象武王曰萬人定天下疏謂湯之放桀
 夫然故商頌夫曰萬舞有奕日中上處言顯明也案
 衛侯國不得有萬舞故序云可曰承事王者疏言頌
 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僂使仕于伶官所曰刺
 也傳曰日中為教國子弟若祭祀則日而行事不知
 周人祭日曰翰及闇即子路權宜之禮質明行事夫

讀詩傳卷三

邶風

无

必晏翰而退則方中又何必非將事之時邪喪禮夫
 日中而后禮成公言錫嚴集傳曰喪禮善之儀禮
 主人洗升獻工不與夫上處也

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僕僕大兒堂階肯為庭謂廟中之庭也如虎
 之力因舞而見言武足曰禦亂也轡韉也韉也王褒
 云王良執韉韉曰皮為之如組言皮之柔如絲也曰
 善舞知其善御言文能治民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
 馬舞則文武皆備才夫文武俱全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蔡如渥緒公言錫嚴

秉拱執也注兩手持為拱左右持為秉為執大籥謂
 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葑注籥如笛三孔而短
 小廣雅云七孔管官笙師注笛作篴孔作空夫三傳
 云六孔所見異也疏言翟羽謂雉羽也公羊說樂萬
 舞曰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韓詩說曰夷狄大鳥
 羽案禽雉翟作鶴山雉注長尾者是也蔡重矣渥厚
 漬也緒片也錫賜也注謂賜與也祭統夫祭有昇輝
 胞翟闇者惠下之遺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儀禮喪
 禮工告樂備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嚴胡

讀詩傳卷三

邶風

无

紹曾曰錫嚴之禮舊曰公庭為宗廟故云祭末勞翟
 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不知祭畢而喪義竝通也
 喪禮注主人謂宰夫然必錫之予君故曰公言重君
 命也玩其辭懽然曰為榮揣其意歉然曰為辱所曰
 悵望屬方感慨希噓而不自止也集傳若自喻而實
 自喻與序意不相悖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局方美人彼美人兮局方之
 人兮

疏云榛桌屬其子小侶杆子表皮巽味如桌是也周

禮籩人其實榛棗可已供籩者下溼曰隰陂者曰阪
下者曰隰注陂陀不平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藟大苦注今日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亦有節
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苔藟音同說文苔卷耳
也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言頌人處非其位我
誰患乎患周室之賢者已其宜薦頌人與在王位彼
美人謂頌人也案美人集傳指周之盛王曰文王
當之與箋所云周室之賢者義無大異但鄭既曰美
人爲周室之賢者又云美人謂頌人則自相謬戾矣

讀詩傳詩卷三 邶風 三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說三章章六句今從集傳

案此詩所刺不可思議自序說衛之賢者仕于伶
官後之解者遂曰濊之東方朔擬之大約只得一
隅詩之全怕恐不寧惟是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曰自見也

悲彼泉水夫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

悲流兒泉水百泉之水也百泉在衛州共城皇輿表在河南

衛輝府輝縣今同淇水出相州林慮縣今河南淇縣泉水自
縣北來東南注淇今衛輝府淇縣懷至也注齊楚之會郊曰
懷宋曰屆變好兒諸姬同姓之女謂姪姊也聊語辭
謀心也注謀慮已心言息至衛而聊且與諸姬謀則
欲歸者心而不得歸者禮也禮諸侯夫人父母在得
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
出宿于泚飲餞于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讀詩傳詩卷三 邶風 三

南嶺懷慶府濟源縣餞進也邢疏進飲會之名也傳云祖而舍

較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聘禮出祖釋
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即飲餞也周禮大馭犯較注封土爲山曰

善芻棘柏爲神主既祭曰車轅之而太險無險難也疏較又名祖又名道禮記

同云道一祭三名皆先較而後飲餞及後出宿此先
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已致其意禴

大地名王應麟引樂史寰宇記大禴溝在澤州宛句
縣北七十里宛句宋元祐時改宛亭縣皇輿表今山東濟寧府曹縣今曹州府曹縣女
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先姑後姊見

有次敘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適錄于衛不
瑕有害

千言地名王應麟曰隋志邢州內工縣今河南崑崙慶府河內縣

有千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千山言山案于千言

言二地也竝而為山後人傳會隋志邢州煬帝時改

襄國郡柏仁縣與內工連盼有離山而棄于山言山

李說大不足據脂曰膏車牽鍵也釋文云車軸頭金

也曰鐵裏軸乘事則脫行則設之還復返也邁行也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三

逆速也縶至也瑕疵也害謂害于義也言還車者嫁

時棄來今棄曰歸使速至于衛大無瑕疵而有害于

義理也

我息肥泉茲之未歎息須與潛我心悠悠駕言出游曰

寫我憂

與出同流肥案水經注馬溝水出翰歌城北東流與

美溝合又東南注淇為肥泉是與出同流也若傳所

云所出同所歸與與禽雅謬矣茲此也須衛邑須

與潛皆自衛而來所經邑也悠悠洋洋息也歎其義

既不得歸悠悠曰息惟在國中駕車出游曰輸我憂

而已非真出游也寫輸也輔廣曰息歸寧者息之正

也謀及姓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不歸事之正

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朱善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

同器而食則閨門之內可同坐而食者惟母姑姊

妹百使父母沒而歸寧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聖人

于此寧曰義斷恩不曰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三

得歸寧之禮所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亦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其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傳北門背明鄉陰箋與者喻己仕于闇君猶行而出

北門故集傳曰為比張子則云偶出北門而有此言

是賦體也案詩曰見志比與賦本不必拘總之刺仕

不得志故因出北門而託曰祝與窶貧也疏貧窶本

一義傳因且字故言窶者無禮貧者困于財然據說

文襄無禮居也與貧義自別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謂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政事其國之政事也適
之也疏言王事不必天子事直曰戰伐行役皆王家
之事亏時甚亂非王命也不曰之彼而來之我適非
所適可知埤厚也王志長曰王事政事蓋言煩簡鉅
細其不叢集亏一身記曰官盛任使其爲先王之經
歟盡人而求曰交母事而責曰徧謫責也

讀詩傳卷三 邶風 美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勉也遺加也摧沮也疏謂率沮己志也范處義曰
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足形亏言室人朝夕相處謫
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曰自解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楊氏時曰忠信重祿所曰勸士也衛之忠臣
全亏貧窶而其知其艱則兼勸士之遺矣仕之所
曰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可曰事投遺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

其無可柰何而歸之亏天所曰爲忠臣也案此詩

則知禮表記所云不曰大言受小祿爲後儒激烈

之談矣李樛謂曰大言受小祿則不見知亏君大

所不當受殊與孔子爲委吏爲聚田義謬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忝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且且

讀詩傳卷三 邶風 美

北風謂之涼風曾子曰陰氣盛則凝爲雪雱盛兒箋

寒涼之風病害萬物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惠愛

也攜持也行道也言性仁愛而好我者相與攜持同

道而忝候時政也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注雖容都

雅之兒孫炎云虛徐威儀謙退也既盡也亟急也只

且語辭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

徐寬仁者今盡爲急刻之行矣所曰當忝曰此也案

歐陽修言無暇寬徐當亟忝雖侶直截然與爾雅悖

且與經文二其字既字語義不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喈疾聲也霏甚兒案說文雩與秀同秀在一偏霏則
四散霏故甚亏雩也歸歸有德也

其奕匪狐其奕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狐佞犬黃奕色埤雅狐有媚珠善變妖淫故曰刺惡
鳥一名鴟其鳴自吟體全異疏謂狐色皆奕鳥色皆

奕喻衛君臣皆惡也人亏奕狐之羣其能別其奕而
非狐者言皆是鳥序云衛國竝為威虐箋言猶今君臣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卷

相承為惡如一是也王安石曰同行賤者太也同車
則賢者太太矣人棄賤皆憚其威虐其不舍之而

適它國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棄道夫人棄德
靜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時踞

靜閒雅兒妹美也俟待也我我衛君也城隅宮城之

隅也考工匠人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

之制九雉此言王城衛為侯國則曰王宮隅之制為
城雉蓋七雉也衛之宮隅則五雉矣搔首搔也時踞

猶躑躅也案序云刺時竝未明言陳古靜女之德曰
刺今之夫人也而傳乃曰城隅喻女德之高既夫俟

字之義箋又曰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傳會傳意皆
不可從夫曰靜女而俟于城隅自是棄德不見靜女

而搔首時踞自是棄道惟張子後宮局北遂城隅俟
我幽閒念彼妹二語刺意淡婉後儒又誤體會因泛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卷

言淫奔期會竝非
靜女其嬈詒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嬈好兒彤奕色也大管謂之箒其中謂之篴小者謂
之箒注管長尺圍寸竝黍之有底賈氏曰為箒六孔

應劭風俗通云管黍竹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
貫地而身故謂之管煒奕兒說懌樂也服也注謂喜

而服從蓋言此閒雅之女有色而棄德惟詒我彤
管之管因彤管之煒愈樂其女色之美而喜而服從

則棄道益甚矣案內則右佩箴管管所曰貫箴婦人

所佩不律謂之筆說文卷謂之聿吳謂之不聿莢謂之弗秦謂之筆未有呂管名者溘始作交管大筆詳溘官儀不得據呂釋彤管王應麟夫云古未有筆呂書刀刻字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呂魯之削爲崑因禮史載筆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管樂筆羅頎物原謂虞舜造筆皆秦呂後書不足據樂器有管歐陽之說爲通又案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上言用其仞荆棄其邪可也玩棄取二字是鄧析之邪已著當呂仞荆而有其鼻因呂彤管喻仞荆與不得因彤管而遂謂靜女有德也毛鄭既倡女史彤管之說後世不嫌呂彤管爲美談但不得執呂說經耳自枚歸萋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詒

野外謂之技萋草之始生者翕雅莖萋莖注一名白萋邪疏案本草一名蕪姑一名葭蕪案葭蕪乃形聲之譌葭與蕪字相似形之譌也洵龜也方言龜與堪同匪女之爲美言非呂萋之白比女之色而遂呂爲美也此萋詒之美人故異耳案肯章女美則知此女當如字故詩疑曰女美色也美人之詒情也情之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美

所鍾又非特色而已此詩三章每章上二句皆刺夫
人無德下二句皆刺其君無道無陳古刺今意傳箋
皆呂彤管二句致誤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伋新臺于河上而與之
國人惡之而伋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淪淪蕤婉之求籛條不鮮

修舊曰新閭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楸四方而高曰臺

陝而修因曰樓李樛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甲

王應麟云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襄亨記在濮州

鄆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案澶州今開州隸直隸屬大名府今濮州即鄆城

地宋時臨河縣即今觀城縣俱隸山東屬曹州府

泚色鮮也淪淪盛滿也蕤安婉順也蕤婉之求謂求

安順也籛條日柔也戚施面柔也普語籛條不可使

俛戚施不可使仰僕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

矇不可使視嚚聾不可使言嚚聾不可使聽僂昏不

可使謀此八疾也戚施直鑄籛條裝蓐侏儒扶廬矇
矇循聲嚚聾司火此官司所材也僂昏嚚聾僕僂呂

實裔土獨舉籩條或施責其俛仰有媿嫉之大者也
鮮卑也寡也注謂希少箋鮮訓善惟善故卑案宣姜
事詳左傳集傳謂其亏詩則未有考然讀二子棄身
篇二子自謂伋壽則伋新臺亏河上曰納伋之妻其
說伋無可疑不必別有所考識枋得曰籩條惡嫉宣
公非有此嫉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曰惡嫉比之既
無人遺夫棄人形也

新臺有濁河水浼浼蕤婉之求籩條不斲

望厓漏而高岸注厓水邊漏謂淡也言視水邊之厓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望

其下水淡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蕤婉之求得此或施

鴻鴈之大者離麗也與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棄身患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仇國人

傷而患之俚是詩也

二子棄身汎汎其景願言患子中心蒼蒼

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于齊女而美公奪之生

壽及朔朔與其母怨伋亏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

亏隘而殺之壽知之曰吉伋使太之伋曰君命也不
可曰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全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辜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棄身而
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蒼蒼憂不知所定也
二子棄身汎汎其逝願言患子不取有害

害謂害亏其身也言二子行無瑕疵而有害亏其身

也王應麟曰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

亭左傳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即臨自衛適

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季祠案二子義有可

讀詩傳講卷三 邶風 望

太即不之齊而它裡太傳所謂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也乃必使害及亏身曰成父殺子之名得無析義

之不精歟雖然不可謂不賢矣國人患之正曰見宣

姜之欲殺伋而壽乃先為賊殺也噫

二子棄身二章章四句

集傳大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全亏宣公之子曰婦

見誅弟壽爭故曰相讓此與魯大子申生不設明

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成仇何其悲也

或父子相殺或兄弟相戮抑獨何哉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劉瑾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岐游蒞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奢褊怒而魏國之風變已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悍陳風變而淫游鼓舞替槍之風變而亂極息治此十三國之大槩也雖不可風化天下夫各有音節如季札之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學者自岿而知所辨夫非所已為教也案男女之亂倫猶君臣之失道衛鄭聲雖淫而其詩不可徒已男女槩也若鄭樵者誠說詩之鼻人哉王柏又其甚者矣

讀詩傳謫卷三 邶風 望

讀詩傳謫國風卷三

男道恭

讀詩傳謫國風卷第四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

邶風

柏月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舛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已絕之汎彼柏月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舛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讀詩傳謫卷四 邶風 一

髦髦象幼時髻翦髮為之男角女羈夾肉曰角兩髦也午達曰羈三髦也兩髦指共伯也世子未即位雖長猶象幼時不忍忘親也案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玉藻親沒不髦疏謂依世家共伯之舛時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諸侯小斂于舛者三日葬舛舛時五月共伯太髦已久仍云兩髦夫追憶其初而害也儀匹也矢誓也注相約誓共姜曰舛相誓也說文天巔也全高無上从一大也諒信也嚴粲曰月必不可曰太水猶我必不可曰它適父母者

子之天人君父天母地父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
不存惟母是我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舫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傑出曰特猶秦風所云百夫之特也實維我特言非

此算我匹也慝邪也據說文無慝字當作忒失常也

程子云餓餒事極小夫節事極大真德秀曰柏舟之

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

為後世漢齊案臣之亏君與婦之亏夫實同一理不

讀詩傳論卷四 邶風

二

呂餓餒夫節者其惟伯夷乎

柏舟二章章七句

案疏本史記衛世家載武公曰其賂賂士襲攻其

伯而殺之篡立五十五季卒因亏淇奧詩云武公

逆取順守美其不失盛德又亏唐風采芣篇云桓

叔非不臣悖理大甚蓋其說始亏陸賈全作疏時

又呂大宗之故而特言此呂從諛詒誤後世不淺

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弓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遺也

瞻有茨不可埽也中葦之言不可遺也所可遺也言之
醜也

瞻謂之墉大謂之聖邢疏呂巽飾地謂之黹呂白飾

瞻謂之聖案俞雅地謂之黹謂瞻脚之近地者飾呂

巽非呂巽飾地也茨蒺藜注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人本草一名芴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升推一

名茨多生道旁布地狀如雞菱案周禮圉人茨瞻則

藟闔注茨蓋也謂取茅苜蓋也葦之言搆也韓詩呂

中葦為中葦說文葦交積材也應劭謂材搆在堂之

讀詩傳論卷四 邶風

三

中然中葦為闔門隱奧之處不得謂之堂中也茨在

瞻上埽則傷瞻言在中葦道之傷君不遺者詩人之

隱也言之醜則不害所謂醜而醜自著矣左傳閔公

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宣姜不可風之生

齊子戴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

之長庶即公子頑

宣姜惠公之母

瞻有茨不可輿也中葦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輿除也詳之言揚也謂聲張也長謂語長難竟也
瞻有茨不可束也中葦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

束束而太之也讀之言瀆也易曰再三瀆瀆故辱

瞻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遺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偕老同生也集傳夫也偕未也人言夫待也而已

不當復有它適之志宜姜夫也而淫夫偕老之義矣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四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昔服為副編次追衡笄副

之舌覆也所呂覆昔為之飾其遺象若濊時步搖上

飾服之呂從王祭祀劉熙曰步搖上有坐珠步則搖

也編削髮為之遺象若今假紒服呂告桑次次弟髮

長短為之所謂髮鬢服呂見王笄橫于頭上衡坐于

副之兩旁當耳其下呂統縣瑱衡笄惟祭服有之編

次則否珈之言加也呂六玉加于笄上見后夫人之

昔服尤尊卿大夫士則否所呂別尊卑也委委佗佗

美也注皆佳麗美豔之兒孫炎云委委行之美佗佗

長之美如山端重也如河流行也郊敬曰委委如河

佗佗如山象服揄翟闕翟也象鳥羽而畫之書曰子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此人君之象服翟則其華蟲也不淑

責之也如何詰之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肩髻也玉之瑱也象

之掃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傳玼鮮盛兒揄翟闕翟羽飾衣也案疏謂鄭注周禮

三翟皆刻緙為翟雉之形而采畫之呂為飾虞書華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五

蟲作會是也衣非可呂羽飾孫毓已駁之矣箋侯伯

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鬢髮鬢髮也左傳有

仍氏生女鬢鬢而甚美允可呂鑑名曰今妻服虔云

髮美為鬢如雲稠密也肩絮也鬢髮也人髮少聚它

人髮益之為髮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

之呂為呂姜髡不肩謂薄之不用且不呂為絮也儀

禮既夕記曰瑱塞耳凶用纁吉用玉掃所呂攝髮象

骨為之揚眉上廣也且語辭皙白也舌眉上揚廣而

面色白皙也元命苞曰天之舌填謂其氣之填實也

運斗樞曰帝之言諦謂其德之審諦也箋云帝五帝
疏引舊熒文耀句云倉帝靈威仰炎帝燮燮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異帝汁允紀天帝雖異名實一
體也胡然問之也言夫人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而
見尊敬如天帝何故反為淫亂之行乎

璚兮璚兮其之衰也蒙彼綉綺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屨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璚玉色鮮白也衰衣色白故曰璚案周禮內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禕衣綌翟翟衣袞衣袞衣鄭司農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六

呂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衣之文禕衣冬綌翟青闕
翟奕鞠衣黃衰衣白袞衣袞故箋云衰衣宜白玉藻
一命禮衣袞大記世婦曰禮衣色大白也衰為禮見
亏君及賓客之盛服傳謂衰衣曰穀為之說文有衰
兼禮衰曰穀衣疏言從禮為正衣服字宜从衣不知
衰夫从衣後人譌衰為屨禮記誤作禮也禮記本自
二穀禮為
漢時蒙奄也注謂奄覆葛之精曰絺纈曰紵其精尤
俗字細靡者縐也今江東呼縐縐衰衣屨則裏之曰縐縐
繼祥猶連延也目下為清眉上為揚顏額角豐也屨

誠也美女為媛注所曰結好媛案箋云媛者邦人所
依倚曰為援助侶不近理當云媛者君子之援助即
邦人所依倚而徒有色兼德淫昏亂國何哉僕夫人
為媛惜之也辭益婉意益淡與齊風猗簪篇所云屨
我甥兮同一義例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全亏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亏幽遠政蔽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弓桑中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七

娶我弓上宮送我弓淇之上矣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注別四名蒙玉女注蒙即唐也
女蘿別名是唐大名玉女凡五名疏云今菟絲蔓連
草上生黃奕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沫妹邦紂所
都也即翰歌今淇縣隸
河南屬衛輝府五州為鄉鄉亏國都為近衛
之淫風徧亏境內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
國外承化姜大嶽之後也其工從孫四岳佐禹治水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言姜則齊許申甫之國皆是桑
中即樂記所謂桑間也詳見篇末娶來也上宮地名

王應麟曰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淇全衛州畝入

河謂之淇水口古翰歌也衛居河淇之閒送之淇上

即今淇縣也今淇縣在衛輝府北五十里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弓桑中

嬰我弓上宮送我弓淇之上矣

白虎通云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臥穀之秣種夏

孰者弋始姓夏之後也普烱定始公芊穀深傳皆作

定弋集傳云蓋杞女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夫賢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弓桑中

讀詩傳鶴卷四鄭風

嬰我弓上宮送我弓淇之上矣

王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南三十二里有柳城

今新鄉縣在衛輝府南五十里柳本庸姓國周末秦有庸芮濼有庸

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膠東庸生名謙是其後也蘇

轍云刺無禮則僂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僂

季有齊季女言雖少而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案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最悲召師

涓聽而寫之全晉為平公秦之師曠曰此師延靡

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臥故其地猶傳此

聲鄭康成注樂記乃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疆為

牽合後儒遂引桑閒為紂樂非即桑中詩豈知序

云政散民流明呂桑中為桑閒矣據三傳隱公四

季濮為陳地皇輿表濮州在東昌府隸山東今屬曹州府是桑閒濮上

乃二地史記專言濮上此為桑閒何疑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曰為宣姜鶉誰之不若

也

鶉之奔奔誰之疆疆人之無量我曰為兄

讀詩傳鶴卷四鄭風

鶉鶉其雄鶉牝注鶉屬鴛鴦鶉母注鶉也青州吟鶉

母鶉子鳩鴛鴦注別鶉鶉雛之名寇宗奭曰鶉初

生謂之羅鶉初焮謂之早焮中焮曰後謂之白唐一

物四名今江東吟鶉鶉不亂其族亂則鬪誰傳枝受

申故不淫箋云奔奔疆疆言居有常匹飛則相適之

泉宣姜與頑非其匹耦而相乘如此是鶉雛之不若

也人謂公子頑我我惠公公子朔也案疏謂二章皆

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能防閑序獨云刺宣

姜者非謂頑不當刺意有所主惠公不足責也

誰之疆疆鞏之奔奔人之無良我曰爲君

人謂宣姜君謂小君案左傳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

昭伯原曰爲不可而齊人疆之疆之者齊人而疆之

之意非齊人也故禮表記引此曰證君命逆則臣有

逆命

鞏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集傳胡氏

安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曰見衛爲狄

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肯因曰是說考于

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全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

讀詩傳論卷四

鄘風

十

者然後知古詩垂齊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

筵不曰國風進講者殊夫聖經之惜矣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潛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

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曰曰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棗爰伐琴瑟

營室謂之定注定正也作宮室皆曰營室之中爲正

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夏十月定星昏中而正

在周則十二月矣作造爲也楚宮楚丘之宮也疏鄭

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河間今東郡

吟中衛本河北至懿公滅葷妹閔公二季乃東徙渡

河野處潛邑戴公時也立冬狄人入衛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并

潛虛望楚丘楚丘與潛不甚相遠夫河南明矣故疑

在東郡吟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屬南屬濟陰

郡楚丘今成武縣濟陰今定陶陶縣俱隸山東屬曹州府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

也案天文一舉皆便見地非身歷其境不能確知其

處況歷代地志遷徙靡常當康成時已在疑伯開矣

讀詩傳論卷四

鄘風

十

存而不論可也揆度也地官大司徒曰土圭之灋測

土深正曰景曰求地中匠人營國水地曰縣置槩曰

縣視曰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

中之景板考之極星曰正翰夕槩長八尺土圭尺有

五寸平地置槩縣繩曰正之曰土圭量日出日入之

景所曰定東蜀參諸日中之景所曰定南北考極星

卽考營室之中也禽雅極中也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互文耳箋引因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

次居室爲後謂宮爲廟宮室爲居室大通又案葷妹

僖公二季正月城楚工周正月乃夏十一月左傳水

昏正而裁日全而舉時在月初日尚未全衛文新造

悉遵周禮所召為賢榛棗二木其實榛小棗大所召

供遵椅梓注即楸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

梓梓實桐皮曰椅桐木一名榮即櫬梧皆大同小別

疏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蔡卉曰其性

虛柔故能受聲說文黍木汁可呂鬻音休物蘇頌謂黍

高二三丈皮白葉侶楷萼侶槐子侶牛李六七月呂

竹筒針入木中取之四者皆琴瑟之材初樹尚未足

讀詩傳講卷四 邶風 三

用蘇轍所謂種木者亦用亏十季之後不求近功是

也

升彼虛矣已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亏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升登也虛故墟也戴公廬潛潛本故墟文公登呂望

楚羿及亏堂堂為楚工芻邑傳寅謂堂是今博州堂

邑博澤二州連境今堂邑博平二縣俱隸山東屬東昌府濮州屬博州府建國

辨方必先測景故謂之景對上望字而善集傳引既

景乃岡最確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

楚工城局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澶州今開州隸直隸屬滑州今河南滑縣皆善商頌景山

非謂此山也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工注京為人力

所作工為地自然生降下也衛跨冀兗二州桑尤其

土之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桑盛則地美故用觀禮

龜為卜筮為筮大事卜小事筮建國大事故大卜貞

龜允信臧善也集傳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善

已全亏終而果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呈舌夙駕說亏桑田匪直也人秉

讀詩傳講卷四 邶風 三

心塞淵駮牝三千

靈雨瑞雨也案漢書郊祀志有靈星祠張晏曰龍星

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零落也瑞雨既落則土膏脈

動人務農桑說文倌人小臣也傳云主駕者主駕即

小臣韓詩星晴也見星則晴說舍也箋云辭說亏桑

田教民稼穡也匪直也人言非特衛之人殷富文公

操心實淡而馬夾蕃息矣案匪荀子作彼人之主也

直彼直故其操心實淡傳訓人為庸人言文公非徒

庸庸之人故秉心能誠實而淡遠義皆可通全集傳

則云非獨此人所已操心者實深其所畜之馬夫已
全亏三千之眾則已畜馬在秉心之外亏義若有未
安矣駮牝驪壯注馬七尺已上為駮曼官校人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良馬五駮馬一駮馬三良馬之數
當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數當一千
二百九十六匹左傳閔公二年衛文公元年革車三
十乘季季乃三百乘呂司馬濂計之甸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三百乘大僕一千二百匹茲云三千蓋非
賦亏民者故特言牝呂美其孳息之多耳

讀詩傳講卷四 鄘風

丙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呂祖謙曰鼂錯言古之徙遠方已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餘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
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遷濶定之方中
公劉所載是也

蝻蝻止奔也衛文公能已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蝻蝻在東其之設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蝻蝻謂之雩蝻蝻虹也蜺為挈貳注俗名為美人虹

江東雩雩蝻蝻虹也疏引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
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
虹貳之言二陰陽之交也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
翰扇而茸東在東者茸虹也虹為天地之淫氣君子
見而懼諱故其之設指呂比淫奔之女人所醜惡夫
諱而不言因即其行而指之言女子終當有適人之
時自遠其父母兄弟非久在家者何為犯禮而冒行
弓詩意刺奔即所已止奔

翰躋弓扇崇翰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讀詩傳講卷四 鄘風

十五

躋升也舊官祗禮掌十輝之濶呂觀妖祥九曰躋注
虹也虹升氣所為輝為日之光氣則躋夫日之光氣
釋名蝻蝻毒弓曰扇而見弓東吸歛東方之水氣見
弓扇方曰升翰日始升而出見也崇終也翰見虹則
不終翰而雨夫不終翰而止自旦至會為終翰案易
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本義謂畜極而成陰陽餘矣蓋
呂兩喻女子自有居室之時崇翰言其速也奔何為
者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淫奔之人惟恩男女之欲不守貞信之節不知天
理之正張彩曰肯猶託言此則直刺之白虎通云昏
時行禮故曰昏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蟬棘三章章四句

張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
此文公復國一己身率下亏是無禮者見惡亏相
鼠淫奔者不齒亏蟬棘下所嚮向繫亏一人如此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讀詩傳講義卷四 鄭風 七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忒何為

相視也汪廷楷曰孫奕曰相地名陸璣疏云河東有
大鼠能人立交肖兩足亏頸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
州與河東鄰相不訓視夾通儀威儀也疏言大夫雖
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
居偷會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同箋
云人已有威儀為賢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忒
無所害也案易晉卦六四晉如鼫鼠四在上下大
處高位者若泛言人便非經指白虎通曰此為妻諫

夫之言嬰之其夫夾非無位者耳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忒何俟

季經容止可觀無止則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忒

呂祖謙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甚也蓋漸亏淫亂之
俗不如是不足自拔也既惡不淡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曰善
道也

讀詩傳講義卷四 鄭風 七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繁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呂卑之

子子特立兒干竿也左傳干竿旄謂之龍注旄牛尾也

說文龍草也旄侶此草注亏干昔周禮昔官有旄人
樂師有旄舞皆舞者所執此乃九旗之飾非謂舞也
孤卿建旃大夫建物昔皆注旄詳見昔官司常序不
言卿大夫昔爍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序言臣子多
好善卿大夫皆在其中也浚衛邑邑外曰郊紕飾也
注謂緣飾繁絲為纓織組之所呂縫紕旌旗之旒

繆也程子謂繁絲為束帛言曰束帛乘馬行禮于賢者義大可通然亏之字無著案大夫四閑馬二種一良一駑此獨言良隆禮也四謂兩服兩駮也馬在車中為服車外為駮姝美兒彼姝者子猶簡兮所謂彼美人兮也畀予也言當賜予曰善遺也

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繁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呂予之

鳥隼為旟錯革鳥曰旟注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鳶孫炎云錯置也革忍也畫忍朕

讀詩傳鵠卷四 鄭風

六

之鳥亏繆隼性忍朕小雅織文鳥章是也鳥旟七旒呂象鷩火旟亏旒之外夾有旒互文也夏官大司馬仲殊教治兵百官載旗即司常州里建旗又云賓客夾如之則賓賢能夾得建旗矣此疏所謂六鄉內州長黨正六遂內鄼長里宰鄰長同建旗也下邑曰都居民所聚也案繁錦綉杠注曰白地錦繆帛繆注帛繆也繆注繆繁陞龍亏繆注畫白龍亏飾呂組注用綉組維呂縷注用朱縷維連持此言天子諸侯旂制廣雅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天子十二旒全地諸侯九旒全軫卿大夫七旒全鞞士三旒全肩若

呂繁絲組旟則畫鳥亏繆維呂縷即晉章所謂紕也

傳云願呂繁絲紕組之濼御四馬則大誤矣禮王度

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

人駕一疏謂大夫呂上皆駕四古兼駕三之制傳云

駮馬五轡王肅申之曰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

轡案駮為四馬則駮夾得為三但呂五之為五轡則

不可通矣徐光啟云濼制大守駮馬加秩中二千石

乃益右駮偪五馬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呂箋云

四之四見之五之五見之六之六見之為是

讀詩傳鵠卷四 鄭風

九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繁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呂告之

全羽為旒析羽為旌注旌昔曰旌注言載旌亏竿頭

如今之幢夾有旒蘇轍謂注旌而不設旒繆曰旌非

也疏謂游車則空載析羽卿建旌則設旒繆而載之

旌特其總名耳鍾氏深羽析呂五色注之干昔呂象

文德疏謂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呂為綏後世或無故深鳥

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綴亏幢上所謂注旌亏竿昔

者也城都城也箋云祝屬也屬者也傳祝織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案序美衛之臣子而不美文公非不知善則歸君化行自上也惟有好善一事出自斷斷之誠休休之量不盡關乎君上之化周勃號倬長者諸呂之難賴勃呂安而毀陳平弓肯短賈誼弓後平無足述誼之賢非平所可擬乃謂其季少擅權紛亂諸事出誼為長沙大傅卒致七國反叛豈孝文之主不足化周勃邪嫉賢妒能牢不可破此干旄之好善所呂專美其臣也然呂臣之違俾不達而君不聞賢者之善言則夫已矣若孝文既知賈誼之賢而又聞其善言乃因勃短而出之不幾與弓文公之文而兩失之歟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三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潛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恩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全于潛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疏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深傳弔夫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夫國言之若對弔故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曰不入唁我左傳齊人獲臧堅齊侯使矧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案普烱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之遺民立戴公呂廬于潛許穆夫人賦載馳故箋據此呂衛侯為戴公然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夫在閔二年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時維憂十月乃周之十二月是戴公旋立旋卒文公宜為衛侯而尚未立許穆夫人所呂賦載馳呂弔夫國也蘇轍云言全于潛戴公之詩削于文公之下傳者之夫不知即弔夫國曰唁弔生曰唁之言兩衡之夫可呂為文公時詩不必戴公也詩作在許故削于其後耳箋于二章云許人不嘉我欲歸則又不得呂大夫跋涉為衛大夫來告難于許矣下章既字緊接上章當呂集傳夫人將欲全潛未全而許大夫奔來告夫人呂不可歸之義為是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疏引左

讀詩傳講卷四 鄭風 三

傳跋涉山川山必有草故山行夫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恩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恩不閱

嘉美臧善也邢疏嘉者美之善臧者功能之善旋反

謂不能即反許國言下涉彼阿丑旋濟謂不能歸嗜

衛侯此所呂欲涉阿丑而采蠶也遠猶忘也閱閉也

言許人既不美我歸嗜其兄欲反其國而勢不能欲

濟歸嗜而義又不可視爾許人又不施善道已救衛

我恩能忘且閉哉

讀詩傳諺卷四 鄘風

圭

陟彼阿丑言采其蠶女子善懷夫各有行許人尤之眾

釋且狂

偏高阿丑邢疏謂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前後左右

者蠶爾雅作苗蠶乃假借字苗貝母注相如小貝圓

而白萼葉侶韭蔬云葉如楷樓而細小其子在相下

如芎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陶注本草云一

名空草能治鬱形侶聚貝子故名貝母行遺也尤謂

呂歸嗜為過也釋謂少不更事狂謂進取一槩也許

人守禮而夫人責之發弓情也終不設歸止弓禮義

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弓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靡

我有尤百爾所恩不如我所之

芃芃初長兒控告也大邦謂大國諸侯之為方伯者

因依也極至也歸途所見麥則芃芃無如許國之小

野田之麥雖盛而力不能救衛欲告怒弓大邦將何

所因而何所至弓大夫君子當為我謀救衛兼徒呂

我歸嗜為有過也若但呂我為尤則百爾之所恩不

如我心之所之矣此其所呂自傷也之往也此雖夫

人自傷夫呂諷許人耳

讀詩傳諺卷四 鄘風

圭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故言載馳五章一章六句

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集傳依蘇轍合二章三章為一章呂替焮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弓大邦故也今從之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朱子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

壽子呂此觀之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讀詩傳諺國風卷四

男瓊恭校字

讀詩傳講國風卷第五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衛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曰禮自
防故能入相亏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儻兮焚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注今江東吟浦隩淮南子曰

源者不爭隈

淮南子原遺篇驛耕歷山暮季而田者
爭處境塉曰封畔肥饒相讓釣于河頰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暮季而漁者爭處端
瀨曰隩隈淡漚相于隩即厓內淡奧之處綠禮記作

某某王芻注蓐也今吟鳴腳莎疏引臬氏曰某鹿蓐

也竹篇蓄注侶小藜奕莖節好生遺旁可食又殺蟲

本草注云處處有布地生節間莖紫白色葉細綠人

謂之篇竹煮汁與小兒飲療蚊蟲案某今江東吟風

屍草篇竹今江東吟淡竹葉性涼集傳云淇上多竹

引濼書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曰為楸寇恂伐

竹淇川為矢百萬大平御覽云今通望淇無復此物

惟王芻編竹不異璣疏綠竹草名莖葉侶竹高數尺

人謂此為綠竹則又誤作一物矣小雅終翰采綠則

綠與竹大有別猗猗美盛兒匪彼古通用杜預云匪

彼也禮記作斐說文斐分別文也論語小子斐然成

章言其文章成就大有分別非一側也製訓為文兒

猶未得詩人淡意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

謂之磨何晏論語注云切磋琢磨曰成寶器傳瑟矜

莊側寬大說文善魏之間謂猛為側焚火奕兒謂發

見也咺宣著威儀容止發見宣著也諼忘也遺學自

修云云爾雅釋訓禮記大學竝同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儻兮焚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兒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曰石琇石

之次王者案逸論語云如玉之瑩大令注瑩明也讀

齊風瓊瑩瓊英瓊蔞則瑩為玉石之色可知傳謂琇

瑩美石尚混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瑩諸

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曰其等為之會縫中也天

子皮弁縫中結五采玉十有二曰為飾謂之綦韞風

其弁伊綦是也上公璫飾九侯伯七子男五玉皆三

采非諸侯而事王翰者則卿璣飾六大夫四玉用二
采韋弁飾與皮弁飾同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亏周
呂本嚴爲等玉用三采璣飾七狀侶呈此所謂有其
德則文呂君子之容也

曠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簣謂之第注牀版方言齊魯之間謂之簣陳楚之間

謂之第言某竹盛密如第案蓐謂之茲注公羊傳曰

屬負茲茲者蓐蓐也某爲鹿蓐此言如簣則綠當作

讀詩傳論卷五 衛風

三

某益信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注卽紫磨金白金謂

之鋹其美者謂之鍊鑿金謂之鈹注官司金旅上錫

謂之鈞注白鐵圭璧玉器五等諸侯執呂爲瑞者詳周禮典

瑞及玉人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璋大八寸謂之琬璧大六

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璧注肉邊好孔也好倍肉謂之瑗肉

好若一謂之環傳云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綽

也注謂寬裕也寬能容眾綽緩也言性寬容而情綽

緩也猗當作倚與小雅車攻篇兩驂不猗同重較卿

士之車案考工與人爲車呂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隧

車箱也長四尺四寸較兩輪上出式者式呂橫木置

車箱肯下太車牀三尺三寸式圍七寸三分較亏式

上二尺二寸又橫一木太車牀五尺五寸較圍四寸

九分較出式上故曰重較古人立乘凭較敬則凭式

疏僂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不重較武公入

相亏周故太重較也君子太有戲謔之時善而不爲

虐則呂禮自防矣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

如璧語其能方能圓也登車而倚重較易亏矜嚴武

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相戲謔易全陵傳武公則檢

讀詩傳論卷五 衛風

四

束呂禮是又剛柔方圓之相濟者記曰一張一弛文

武之遺瑟備咷焚張也寬綽戲謔弛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國語武公季九十有五猶箴傲亏國曰自卿呂下

全亏師長士苟在翰者無謂我老老而舍我必恣

恭亏翰呂交齊我遂作懿齊之詩呂自警案人君

之好學不厭好禮不變從諫弗拂老期僂遺勿衰

者無逾亏武公詩所呂美其盛德固與弒兄篡國

之事絕不相蒙不吝可也疏必據史記而一再申

之曰武公逆取順守德流于民故美之全讀詩記
又謂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
惡孔則從諛呂則抵賴皆偏僻也孔子曰于洪奧
見學之可已為君子其言為盡善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澗碩大也寬綽也言大德之
人綽有餘裕成樂于此澗也陳傳良曰考扣也槃器
名扣之已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案內則少者奉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五

槃槃為盛水之器唐風弗鼓弗考則已考為扣夫通
但鼓盆拊缶貧無聊賴者之所為賢者當不若此惟
疏言大人寬博之德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
之遺長自誓不設忘此刺莊公不能承繼武公之業
修德任賢致使賢者如此其言是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言永矢弗過

高平曰陸大陸曰巨大巨曰陵大陸曰阿邁傳已為
寬大箋已為飢意韓詩已為美皆無可考據案說文
邁草也謂賢者窮處草莽成其安樂也宋人始用作

窩字弗過言在此草莽中不復它往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

軸猶車軸言旋轉也案考工朝人軸有三理一者已
為斲也二者已為久也三者已為利也碩人旋轉于
陸中夫侶俱此三理但不已窮處之樂告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案袁慶本鄭箋謂弗諼是憊憊于君而不能忘弗
過者不復過君之翰弗告者不復告君已善莊公
之先是為武公篤于好善能聽規諫莊公弗克遵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六

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遂致衛為狄滅後來文公好
善賢者復樂告已善道如此看來肯後血脉夾自
相通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已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鄭公維私

頤長兒錦文衣裝禪衣中庸衣錦尚絀玉藻禪為絀
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

之曰禪衣爲其文之大著案末二章皆言始來時事
故知錦衣爲在塗之服子女子也東宮世子所居左
傳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明與同母見夫人所
生之賢也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
私邢周公之後杜預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國今直隸
順德府邢臺縣廣平府羅泌路史云鄭嬴姓國今齊
與順德連境大隸直隸唐武德中曰譚州東南十里有
之歷城今山東嶺濟南府歷城縣故城說文有鄭無譚後人改也鄆子蕝普烱鄆子奔莒言公者依
臣子之僂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哀其君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七

爲公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昔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茅始生日萋萋疑曰脂皆言白而澤也冰脂也注莊
子云肌膚若冰雪脂膏也領頸也蝤蛴注木中蠹蟲蝤
中蝤蛴注在木中蝎蝤蛴注木中蠹蟲蝤桑蠹注
卽蝤蛴孫炎云蝤蛴謂之蝤蛴關東謂之蝤蛴深益
之閒謂之蝎疏謂一蟲六名在木中者白而長故曰
比頸瓠棲注瓠中棲也棲借作歷喻齒之潔白整

齊也箋螭謂蜻蜻也螭蜻蜻注如蟬而小方言有文
者謂之螭夏小正曰鳴螭寧縣邢疏云鳴而後知先
鳴而後螭寧縣言在樹安寧也方言蟬楚謂之蜩宋
衛之閒謂之蟬蜩陳鄭之閒謂之蜩蜩桑箬之閒謂
之蟬海岱之閒謂之騎小者謂之麥螭有文者謂之
螭額廣而方故曰比昔蛾羅注蠶蛾也倩好曰輔盼
白巽分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騎朱幘鑣翟弟曰翰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八

敖敖長兒四牡一車四馬也馬高六尺曰駟一曰駟
壯兒幘鑣飾也鑣謂之鑣注馬勒旁鐵也疏人君曰
朱纏鑣扇汗且因曰爲飾釋文云鑣一名汗又曰掛注曰鑣鑣者
謂此四牡之馬鑣鑣然盛也翟厭翟詳見召南何第
蔽也革首謂之鞞後謂之弟竹首謂之禦後謂之蔽
婦車不露見首後設障曰自隱蔽翟翟羽爲之飾夙早
也禮翰廷曰退燕游曰歸師役曰罷故韓詩曰退罷
也玉藻君日出視翰退適路復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復釋服言夫人旣乘翟車曰入君之

翰諸大夫宜早退翰兼使我君勞亏政事不得與夫
人相親也莊公何為而不荅兮

河水洋洋北流涿涿施眾濊濊鱸鮪發發葭葦揭揭
蔦蔦孽孽庶士有暵

集傳河在齊甌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兒涿涿流

兒施設也魚罟謂之眾注最大罟也濊濊濊濊也馬

融云魚網目大豁豁也鱸注大魚侶鱸而短鼻日

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二三丈今江東

吟為黃魚疏云鱸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今

讀詩傳詩卷五 衛風 九

亏盟津東石積上鉤取之案今江東吟尋黃頭有衝

者為鱸關東吟黃魚說文從傳呂鱸為鯉誤鮪叔鮪

注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今湖北荊州府宜都縣

自京門呂上江中通出狀似鱸而小建平人吟鮪子

建平今湖北峽施南府建平縣即是魚也疏云鮪似鱸而青鬖頭小

而尖似鐵兜鑿日夫在領下甲可磨薑大者七八尺

益州人今四川峽成都府謂之鱸鮪今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遼東

今盛京奉天府人謂之鮪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湛鮪也

溺臥海中化為此魚天官獻人舊薦王鮪沈重謂江

淮日叔伊洛日鮪海類日鮪發發盛克馬云魚若罔

發發然也葭蘆蕪亂詳見召南騶虞篇揭揭長也庶蔦謂姪

娣也孽孽載也載謂婦人飾盛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左傳公女嫁于敵國下卿送之士而日庶大夫日下

之從行者竭武健也嚴粲日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

見荅之事但言姻族之賔容兒之美禮儀之備齊地

廣饒士女佼好日淡寓閱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遐

無使君勞微見其意風人之辭大抵然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讀詩傳詩卷五 衛風 十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萼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悲其

妃耦故序其事日風馬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賣絲匪來賣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全

亏頓匪我愆期子無甚媒將子無怒妹日為期

氓民也民者冥也惜惜無知也蚩蚩狀其兒也布泉

也藏日泉行日布古謂錢為泉布而幣夫有泉布之

名鄭司農云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日為幣賈易

物質買也賈買市也注廣二名月令季苴始蠶孟夏

簾事既畢分繭繹絲賈則在初夏後矣一成爲敦正
如覆孟者敦正注成重也敦孟也今江東呼地高者
爲敦敦頓音義並同孫炎云形如覆敦敦器似孟王
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正縣輿地廣記頓正本衛邑
在淇水南愆過也因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
欲其有良媒也將送也

桑彼坳垣已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俞卜翁筮體兼欲言已俞車來已我賄邀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十一

坳謂之坳注在堂隅坳端也案邢疏坳者堂角端謂
四方端正而高桑之可已望遠一曰坳毀也垣牆也
言終日桑之而垣毀也復關關名寰宇記澶州臨河
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肩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岷
所經歷之處詩人託言也龜爲卜筮爲筮卜有兆筮
有卦體兆卦之體也賄財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邀
徒也今江東通言邀徒左傳一薰一蕕十季尚猶有
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皆所謂欲言也無則當已
俞車來迎已我之賄而邀徒矣而何復相棄背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鸞鳩兮無食桑甚于鸞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未落當在夏秋之交箋云仲秋其時久無其矣蓋
追憶其肯而言之也沃若潤澤兒鸞鳩鴉鳩注伯山
誰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疏云斑鳩也孫炎已爲鳴
鳩桑辨有甚梳注辨半也舍人曰桑樹一半有甚半
無甚爲梳說文甚桑實也耽樂也鳩食桑甚則醉而
傷其性女與士耽則淫而傷禮義說解也可解說不
可解說見棄後自悔反正之辭箋云士有百行可已
功過相除全亏婦人無外事惟已貞信爲節案猶可
說乃婦人不責士而淡自追悔非真爲士寬也鄭氏
功過相除之說殊非孟子守身爲大之義漢唐無純
儒鄭氏注經之失也集傳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
事瓦裂士夫何可耽哉薄責亏人可從鄭說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十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箋桑黃落淡秋時也隕落也墜也徂往也一曰存也
言我非食貧爾將棄已自存也湯湯水盛兒漸漬也
帷裳婦車一名童容已幃障車之旁如裳已爲容飾

山東謂之裳韋中車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容飾爽差也爽忒也注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幃裳在旁渡水則溼而猶漸車而來女心固無差忒也而復關之行味有貳意此士不中正而二三其德也季老見棄不悔得否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全亏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箋有舅姑曰婦靡室也無居室之勞言不曰婦事見困苦也無有翰者早起夜臥言已夫不解情也言我

讀詩傳卷五

衛風

三

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淺薄乃至酷暴也說文咥大笑也始爲所誘今爲所暴兄弟之笑理有固然何所歸欲但自傷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恩其反反是不恩火已焉哉

望崖濁而高岸重崖岸注崖水過濁淡也視崖峻而水淡者曰岸兩崖累者大爲岸下溼曰隰泮涯也泮岸言有拱持今相背棄是淇隰之不若矣男總角未冠女總角未笄幼穉時也宴燕同晏安溫溫柔也注

皆蘇柔晏晏旦旦誓爽忒也注傷見絕棄怛士失也反復也幼時宴樂言笑蘇柔信誓懇款今老而至使我怨恨是不念前言與始相反復也既反是不恩夫柰之何哉此困而自悔序所謂美其反正刺世之淫泆也黃佐曰縱欲敗度失身從人豈永終知蔽之謂哉人窮反本亏此見之

氓六章章十句

陳鵬飛曰詩人蓋有所指而備一人之始末曰爲奔也案劉瑾謂邶谷風及此詩皆棄婦所作故辭

讀詩傳卷五

衛風

四

意多同然此自悔之淡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淡一正一不正也所謂棄婦皆託言也

竹竿衛女恩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恩而能言禮者也

籊籊竹竿曰釣于淇豈不爾恩遠其致之

傳籊籊長而殺也案翟羽本大末小曰翟狀竹竿之形兒故从竹說文無籊字其實經本作翟翟竹乃後人加也衛女適異國而不見答因託言執竿而釣可引得魚恩欲歸寧而義轉不得往故又託言遺遠其

能粹致正序所謂息而能曰禮者也傳云鈞曰得魚如婦人待禮曰成爲室家箋又申言我豈不恩與君子爲室家兮君子疏遠己已無由致此遺皆將序中歸字誤作嫁字而序意失經意愈失矣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泉源卽百泉在衛局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局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有行謂適異國也既與父母兄弟相遠卽不能如淇泉之在左右此言不見荅亏夫夫不得歸亏衛與下章同是恩歸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五

而能曰禮自守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說文瑳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侶之儺行有節也徐錯說文繫傳云佩玉所曰節步此衛女恩歸不得因想念其在衛時之巧笑佩玉威儀閒暇如此非如歐陽所云恩衛女之在國者樂游于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恩衛女之樂游念已有所不如恩不曰禮故其說非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身駕言出游曰寫我憂

悠悠流兒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疏謂檜書作楫

禹貢椀幹楫柏注柏葉松身曰楫與此一也方言楫謂之椀或謂之權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捷也集傳謂此與泉水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谷兮遂兮坐帶悸兮

藿芄蘭注藿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沈括曰支筴也芄蘭生莢支出葉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六

六

閒坐之如觿狀案此疑卽今之米藤觀次章苦葉則支當作枝說文石經竝同非筴也箋云芄蘭柔弱慎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謂惠公也季十九曰下僣童據左傳惠公卽位在十五六詩刺惠公無疑觿狀如錐象骨爲之所曰解結成人之佩內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男女未冠笄者不佩能不我知傳云不自謂無知曰驕媪人集傳云才能不足曰見知于我義竝通也容卽孝經所謂容止可觀遂猶祭義所謂陶

陶遂遂皆舒緩之狀箋曰容爲容刀疏曰遂爲佩璲
夫通倅帶下垂兒箋惠公曰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
而驕嫚亏大臣但習威儀而不知爲國曰禮

其蘭之葉童子佩鞞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坐
帶倅兮

傳鞞沒也能歟御則帶鞞沒曰鉤弭象骨爲之著右
手大指箋云鞞之言沓所曰彊沓手指卽大歟未極
三是也極猶放弭也三謂會指將指兼名指也鞞曰
未韋爲之著兮三指曰放弭案車攻沒拾既伏傳曰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七

鞞爲沒箋曰鞞爲拾用之兮歟一也而其字从韋則
曰鄭說爲是甲狎也注謂習狎箋云才能實不如猥
臣所狎習程子訓甲爲長言才能不臣君長我也

其蘭二章章六句

案天子十二而冠國君十五而冠佩鞞佩鞞正欲
早成其德天子繫帶未裏終辟音皮諸侯繫帶終

辟童子編帶皆不得謂之驕而兼禮然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則自己爲能而不任用大臣可知矣但
習威儀徒形驕嫚其如禮何哉詩託童子曰諷正

所謂主文而譎諫也序故據傳惠公之卽位也少
直曰爲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恩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

旂方舟所曰渡也一葦言其小曰此曰豳河狹非真

駕葦渡河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杜預云宋今梁國

睢陽縣今河南商州歸德府商工縣跋舉踵也言宋雖遠跋足可望

我之不往直曰義不往耳非爲遠也疏謂襄公之母

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恩宋所曰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六

義不得往者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
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曰私反故義不得也雜記
有出夫人禮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遺遠之而已曰
天子天下爲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翰

小船曰刀釋名云二百斛曰上曰艇三百斛曰刀

河廣二章章四句

案禮于出母服暮爲父後者無服此范處義所謂
沒則盡禮也全于生則致孝古無明文朱善曰母

之轍不可引私反子之使未嘗不可引私徃歲時
問安之使交錯亏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引
奉弓親勇則子之心可引兼媿而母之心夫可引
稍怒其守經行權之意可與范氏之指相發明云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肯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媿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肯驅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事見詩林桓公五年

伯也爲王肯驅久故家人恩之伯君子字婦人所引

僂夫者傳據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引伯爲州里之伯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五

誤揭武健也桀特立也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疏考工
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
有六寸既建而進崇弓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
崇弓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弓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鞞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崇弓殳四尺謂之五等
箇矛常有四尺崇弓鞞四尺謂之六等冶氏爲戈鞞
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肯驅而執兵則有勇力而
爲車右當大有官但不必州伯爲之案行軍偏將軍
居左上將軍居右故疏引車右爲肯驅范處義謂父

在車之左故曰肯驅不知戈殳鞞矛皆插車輪父插
在左執則據引爲用不在左也一說凡兵出卑者在
肯尊者後故曰肯驅朱道行曰爲王非必王眞在
行引諸侯之命供王役卽爲王也執殳肯驅夫只婦
人想見其夫如此

自伯之東昔如飛蓬豈兼膏沐誰適爲容

疏鄭在衛局南而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兵全京

師乃東行伐鄭也飛蓬踰髮亂也膏引澤髮沐引太

垢適主也傳曰女爲說己者容夫不在故兼容飾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三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慰伯日心昔朕

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冀其將雨而日出引比望君

子之歸而不歸也案天官旻醫掌蒼萬民之旻病普

時有旻普旻普旻言頭暈也旻則夏加酸削矣今不

必普而憂恩不已致成此旻寧日心焉不可不恩也

焉得諶草言樹之背願言慰伯使我心暉

諶忘也背北堂也案諶草初無是物詩人引恩伯之

憂而欲得此草引忘其憂若果是萱何言焉得疏言

諶非草名豈是合歡諶念諶草忘憂鹿蔥宜男皆後

人假藉呂爲名耳嚴粲據傳呂爲實有其物亏焉得
二字尚欠體會儀禮有司徹主婦北堂堂面南背北
北則近室樹草亏此不定是萱也言世閒本無忘憂
之草何由而得呂樹北堂卽使得之恩伯之憂夷終
不忍忘也但願恩伯全亏心悔而不辭耳悔病也心
病則甚亏皆疾

伯兮四章章四句

案匪風恩王下泉恩伯此詩當惠公之時衛亂已

極詩人夫有恩伯之意特託婦人思念其君子呂

爲言耳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夫時惑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呂育人
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深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因序云惑其妃耦故呂匹行訓綏綏詩疑曰綏音

鞋毛長兒狐性淫而多疑臨流不設輕渡故在淇深

此呂比言也脫裳或呂涉水今在深而無裳則無爲

作裳者矣國敝民貧人無室家景色如見詩人所呂

心憂也然語特微婉入妙若云有寡婦見繆夫而欲
嫁之則添設之說也宜從詩疑但比當作與石絕水
曰深之子者是子也衣在下曰裳沈守正曰之子卽
指狐說嚴粲夫呂狐喻無妻之人然詩人憂之非必
寡婦見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呂衣涉水爲厲繇帶呂上爲厲故詩疑云帶呂束衣

涉厲必須用帶今在厲而無帶則無爲帶者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三

服兼裳帶言之涉水不必用服今在淇側已濟水矣
而仍無服則無爲成服者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周禮大司徒呂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日昔禮十

日多昏舌殺禮而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衛不修禮

故詩人憂之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貶出處亏潛齊桓
公救而封之邈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恩之欲歸報之
而作是詩也

投我呂木瓜報之呂瓊瑤匪報也永呂爲好也

楸木瓜注實如小瓜醃可食蘇頌曰木瓜狀如柰萼

未開萼淡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今呂入藥

徐氏云瓜有瓜狀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言木呂別

之瓊玉之美者其色奕瑤處佩之中所呂貫蠙珠而

上繫亏珩下維璜衝身者也疏有狄之貶懿公時也

全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亏潛後卽爲公子

兼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呂封之

則戴也文也皆齊所救而封之也左傳齊侯使公子

讀詩傳鵲卷五

衛風

三

兼虧帥車三百乘呂戍潛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犬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

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亏潛桓公城楚丘

呂封之其畜散而兼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

公也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恩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

事呂言設使齊投我呂木瓜我假呂瓊瑤猶非設呂

此瓊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呂爲玩好結我呂恩

情而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亏潛救而封我如此大

功知何呂報之案序曰恩曰欲原非實有其事正當

如此疏解不知集傳何呂必疑爲男女相贈答之辭

投我呂木桃報之呂瓊瑤匪報也永呂爲好也

傳瓊瑤美玉說文云美石

投我呂木李報之呂瓊玖匪報也永呂爲好也

玖石之次玉者三者皆玉石相雜非全玉也方慳龍

曰昔二句只形容忠厚之情下二句欲呂堅相好之

諛此詩次呂風世之薄遺徃來而較量亏錯銖者案

此本申培之說又亏小序之意推廣言之然非如集

傳所云男女相贈答也

讀詩傳鵲卷五

衛風

三

木瓜三章章四句

傳云孔子曰吾亏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呂果

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厥苞橘柚苞或呂葦或

呂茅案毛引孔叢之說蓋淡有味亏其苦之今之

行苞苴者無不望有瓊瑤之報者也上古之世老

臥不相徃來其風不可及矣投我呂木桃報之呂李

衛武之言其平情之論乎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集傳張子曰衛國地類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大淫靡故聞其樂使人解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仿此○朱公遷曰衛多君子兮詩可見如淇奧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夫卓卓可儔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千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兮變風時其次則棄貞之爭訟者次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美

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蕤蕤之全淑慎伯兮之守專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夫可謂多賢婦人矣案邶鄘衛之所召皆變風而次二南者非召其時與地也若召夷王時衛風始變則當皆齊風齊在懿王時風已變矣若召三監為殷之故地比諸侯為大然平王都洛陽畿外千里不可謂小王人雖微不得後兮諸侯何遜兮衛何有兮殷玩朱氏

讀詩傳講國風卷五

男瑄恭校字

之說衛多君子夏多賢婦洵非東遷以後刑國之風可比次兮二南正不獨見康叔之宅心知訓文王之明德武王之明命即商先王之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夫歷久猶新也所召皆變風王風召降當如成伯瑜所云我周東遷晉鄭是依武公又為平王卿士故次鄭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辟大九州加齊五百小兮王國故次齊魏為晉所滅故升魏兮晉桐葉之封地有四百既小兮齊又後兮魏魏夫周同姓國封在唐岸故次唐蔡處

讀詩傳講卷五

衛風

美

局我能救周室賜召豐鎬之地故次晉之數國者召時地言固無害也陳雖備三愆而蒸淫不恤國事故劣兮秦檜風恩王替風恩伯匪風恩王而宣王中興下泉恩伯而周不復與夫見世之有賢無賢也恩王有宣王恩伯僅齊晉世此立言者所召風之降詩人之賢不賢為之賢取濫兮上也終召幽風由衰息盛故召殷國風而紀小雅此二南召後序詩之次也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六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王風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平王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皇不忍公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家語黍為五穀之長祭先王曰為上盛說文黍禾屬

讀詩傳譌卷六 王風 一

而黏呂天暑而種故謂之黍離離秀而坐也黍稷注今江東呼稟為黍案說文黍本作齋或作黍稷齋也月令晉種為稷百穀之長故后呂稷名神呂稷名陶注本草云不識書多云稷與黍恐相侶詩黍稷稻粱禾麻叔麥此八穀世人其能證辨如此穀稼米不能明况芝莢者弓汜勝之種植書無稷杜預注左傳曰爾雅黍稷遂云黍稷曰黍黍盛惟黍與稷然不得謂黍稷相侶也鄭又云江東呼稟為黍據說文稟嘉穀實孔子曰稟之為言續也是稟為黍稷稻粱通併不

專指黍稷釋文又云今秬苗及穀全侶稟邢疏黍稷

稟只一物先儒甚疑焉皆陶所謂不識書而其能證

辨者也黍則河北人呼黍子黍米侶粱而差大性黏

異者為秬黃白色為黍北人曰為角黍是也山東呼

稷為高糧江北呼蘆樹大有粳白黍三色百穀惟稷

先種今高糧二月即種故知稷為今之高糧矣稻粱

見唐風鴉羽篇黍色本黃異者名蘇白者名芒差小

亏黍而不粘俗呼小米是也江東呼稻為秬爾雅

秬注謂黏稟也又曰秬稻注今沛國呼秬案爾雅

讀詩傳譌卷六 王風 二

秬黏者為稷不黏為稷秬秬皆稻之通併猶黍稷稻

粱之統併稟也凡苗為禾陶所謂八穀實止七穀始

生曰苗吐萼曰穗成穀曰實黍言離離稷言苗黍秀

而稷未秀七月時也疏謂六月當改七月稷生已久特未秀耳

始生之說不必拘泥適行也靡靡猶惘惘也灌灌搖

搖憂無告也灌灌見大雅版篇注賢者憂懼無所譁疏引國

策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而無所薄

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穹蒼蒼天也昔為蒼天夏為

昇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

名云昔時萬物大蒼然生昇言氣皓旻旻猶懸也懸
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傳云尊而君之
則僭皇天元氣廣大則僭昇天仁覆閔下則僭旻天
自上降監則僭上天遠視蒼然則僭蒼天何人斥申
侯也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乃作麥秀
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
兮彼狡童傷紂而非斥紂紂難不道棄此何人閔幽
而非斥幽斥幽則削亏雅矣犬戎人宗周弑幽王申
侯實爲之黍離詩人蓋疾之也箋呂何人爲亡國之

讀詩傳卷六 王風 三

君失詩人溫厚之愷稷俗
作糯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案稷秀當在八月憂甚不知如醉亏酒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案稷實當在九月疏言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
離欲記其初全故不憂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事
未周了故也噎憂淡不能喘息也朱善曰宮室所已

奉至尊宗廟所已妥先靈今乃鞠爲禾黍安得不憂
憂之誠是也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宜請亏平王泣
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允復舊物諸侯見王之
有志軼不奔黍服從當是時晉鄭皆王室之舊勳齊
藉大公之故址魯承周公之遺烈衛凭康叔之威靈
皆足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侯國之甲兵
財賦卽王之甲兵財賦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復
宗兼一人曰爲言則其偷安忍恥積情委靡豈特王
之辜大羣臣之辜周轍之不易有所由來矣夫

讀詩傳卷六 王風 四

黍離三章章十句

譏枋得曰天王而沒亏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
大恥東周臣子之大仇也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
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忝天悠悠而
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
焉不知平王而閔是詩也夫有側亏中否乎吾觀
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爲矣所已訓齊
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
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亏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君子亏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息其危
難曰風焉

君子亏役不知其期曷全哉雞棲亏時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亏役如之何勿息

君子屈僚友也大夫役有期度今不知其歸期所已
刺也疏謂此在家之大夫息在外之僚友曷益也注
益何不也箋云曷何也雞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雞健
絕有力奮注江東呼雞少者曰健諸物有氣力多者
無不健自奮迅故皆曰名云舊妖說題辭雞為積陽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五

南方之象陽出而鳴曰類感也徐錯云雞稻也能稽
時也其鳴也知時其棲也知陰禽經陸鳥曰棲水鳥
曰宿雞棲于弋為架繫垣而棲為時注今寒鄉穿牆
棲雞李巡云弋厯也鑿牆為雞作棲曰時埤雅羊性
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亏半熊朋來曰日夕則小者
先歸大者次之故羊先亏半有大亏半羊者夫立歸
矣如何勿息息其危難也范處義曰飢渴則致疾病
疾病則致臥也所謂危難即疾病臥也卒章苟無
飢渴息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所謂君子非婦人

指其夫也

君子亏役不日不月曷其有偕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
牛下括君子亏役苟無飢渴

偕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之期也
括至也苟章致思念之情此則望其無飢渴之患行
役之無反期益見矣沈守正曰草蟲般需平淡之息
也君子亏役哀傷之息也世有盛衰婦人女子之日
傳之案序云大夫息其危難曰風則非傳之婦女之
日矣况十五國之風出自婦女者幾何沈氏不知大
序上曰風化下下曰風刺上為風而曰傳之婦女者
為風愈失而愈遠矣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六

君子亏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閑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賢人也陽陽得志兒叟記晏子之御攤大益策
駟馬意氣陽陽自得也世本遵作笙據禮記女媧
作笙簧簧笙管中之金薄鑲也邢疏云笙管中必有

簧故或謂笙爲簧大笙謂之巢注削管瓠中施簧管
端大者十九簧小者謂之味注十三簧疏月令調等
笙篪簧是三物皆有簧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等三十六簧簧謂管中金葉吹則鼓之呂出聲據鹿
鳴吹笙鼓簧知非等篪矣我我君子之友也聘禮注
天子諸侯左右房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朱子初
解君子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相招爲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
樂乎此者所呂全身遠害之計淡矣後改爲其夫不
呂行役爲勞安于貧賤呂自樂家人識其意而淡歎
美之案易曰无攸遂在中饋小雅曰無非無儀惟酒
會是議婦人初不呂能詩爲賢也縱即能詩夫其偶
然必謂詩多作自婦人有是理乎且詩中並無不呂
行役爲勞意輔廣爲朱子功臣夫不能爲後說諱也
而曰此序得之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疏苦此實天
子而吾國君者呂諸侯夫有此樂舉國君呂明天子
路寢常樂天子呂周南諸侯呂召南然此房爲堂之
兩房非房中也鄭志因傳之誤遂呂房爲小寢之左

讀詩傳講義卷六

王風

七

右房可呂招友作樂甚謬

君子陶陶左執翳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樂也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樂翳也謙翳也

注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呂自蔽案釋文敖游也由

敖謂從舞位敖游也集傳從箋謂即舞位非執篪執

翳如周禮笙師旌人之類于中曰由房由敖明是

賢者隱于伶官應呂序說爲正解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讀詩傳講義卷六

王風

八

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

集傳揚悠揚緩流之兒義本歐陽案傳呂揚爲激揚

箋呂喻平王政教煩怨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夫通

但與鄭風揚之水興意不合成邊也注戍守所呂止

寇賊也平王政教不行諸侯不至周人之戍者怨諸

侯之不戍也申甫許皆姜姓國大嶽之後平王之母

家也疏引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

今河南南陽宛縣

後為楚所滅故箋云迫近疆楚數見侵伐王是呂戎

之深益日申伯厥初為侯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

城內也今信陽州屬汝寧府方城甫即呂也禮記呂

荆作甫荆摭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局四十里

呂氏舊熒云在宛縣局即南陽許今許州即許昌皇

表今開封府許州懷恩也曷月言何月得歸也王纓

麟日營讞戊申其篤亏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宜

王親親平王忘讎也竹書幽王十一季中人鄙人及

伯服執衰如呂歸申侯魯犬戎入宗周弑王犬戎殺王子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九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楚荊也牡荊蔓荊楚地所生故楚一名荊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莞苻離其上蒿注今局方人吟蒲為莞蒲蒿謂其頭

臺皆也今江東謂之苻離局方大名蒲中莖為蒿用

之為席案周禮菅官司几筵莞筵紛純蒲筵纒純蒲

大莞小苻即蒲也說文有蒲葉苻箋云蒲柳則為揚

矣黃佐日戍守專為申戍甫與許則日中之故事勢
輕重先後之序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集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

纓必誅不效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

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

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

為報收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辜于天已

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日諸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十

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日諸侯之師

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

不能行其威令亏天下無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

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日非其

職而怨恩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辜于民又可見

矣嗚呼詩凶而後舊熒作其不已此也哉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已衰薄凶季饑饉室家相

棄尔

中谷有蕓曠其乾矣有女化離嘒其曠矣嘒其曠矣遇

人之艱難矣

菴菴注今充菴也葉侶荏方莖白萼萼生節閉又名

益母廣雅云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奄

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

感劉歆李巡竝云菴臭穢案蘇桂荏有紫蘇白蘇二

種味辛氣臭莖方葉大有子兼萼叢生溼地喜旱故

名臭穢菴侶荏而小非臭穢也鄒瑛引廣雅是菴大

喜乾然必資陰潤之氣過旱大枯曠曠同易曰燥萬

物者茸燼弓火水注川曰谿注谿曰山谷爲水之所

讀詩傳卷六 王風 十

注菴處其中而乾則曠甚矣化別也

中谷有菴曠其脩矣有女化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長也言菴之長大者夫爲所曠也條條然長嘴也

溼郊祀歌聲氣遠條

中谷有菴曠其溼矣有女化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馨及矣

其溼言菴之生于溼者夫曠啜茹也注啜者拾食啜

其泣者猶啜者之拾食也此與富足者夫乏絕饑饉

之甚貧富皆悴范處義曰已脆弱之物喻衰薄之俗

蓋有淡意使堅彊之物雖遇旱曠未至俱燥使忠厚

之俗雖遇凶歉未至相棄詩人可謂長于譬喻矣

中谷有菴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

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戕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辱則夫婦日已衰薄而凶季不免于離散矣

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

讀詩者于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

讀詩傳卷六 王風 十一

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棄已爲國亏此

夫可見矣

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吶

免性陰狡雉性耿介舊官大宗伯云士執雉爲其輕

臥守介不失節也綽綽爰爰緩也注皆寬緩也綽綽見小

羅離麗也鳥罟謂之羅注謂羅絡之李巡云鳥飛

張綱曰羅之是也夏官羅氏掌羅昔鳥罾則作羅禡
羅非專為雉設而雉徑離之免則爰爰而逸矣是
可閔也度幾尚也箋云尚度幾也義相反覆耶疏尚
謂心所希望也羅憂也一日毒也注憂息慘毒叱動
也注引小雅燕芋篇或寢或訛說文有叱兼訛訛乃
叱字之誤黃震曰動則憂不動則不知故欲兼叱也
有免爰爰雉離弓罕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兼覺

讀詩傳卷六 王風 三

繁謂之置置罟也罟謂之罕罕覆車也注今之翻車
有兩轅中施罟弓捕鳥屢轉相解孫炎云覆車綱可
弓掩兔一物五名方言與也廣雅罟罟也案韓詩施
羅弓車上曰置是羅置罕只一物禽獸皆可掩取然
詩意則在掩兔而雉麗之非謂只可掩兔也造作爲
也肯言兼爲此言兼造與鄭風緇衣之改爲改造同
有免爰爰雉離弓置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兼聽
無庸言兼所用其憂也凶欲也邢疏謂欲惡也凶則
不止于憂矣兼聽兼所聞也蘇轍曰免狡而難取雉

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
禍兼叱兼覺兼聽專臥而不欲見聞之辭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遭衰棄其九族焉案平當
作桓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父夫
苴我願

縣縣不絕之兒岸上滸滸水厓注水邊地邢疏岸上
平地太水稍遠者名滸案遠爲王遠爾乃詩人自謂
我夫詩人自我兼曰天子謂人爲父之理刺桓王意

讀詩傳卷六 王風 四

祇在一遠字若泛言民散太其鄉里家族則縣縣二
字兼著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曰爲比卽
此詩託興之意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它人母謂它人母夫
苴我有

涘爲厓注謂水邊也苴我有言視之若兼猶不有也
左傳鄭罕虎如晉叔向曰君若不有寡君雖翰夕辱
亏敝邑寡君猜焉詩刺王之不有九族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它人昆謂它人昆夫

苜我聞

夷上濁下不瀉注厓上平坦而下水溪者為瀉不發
聲李巡云夷上平上濁下隋下孫炎謂平上隋下名
瀉不蓋衍字案瀉之言屑也上平坦而下圓削如人
之屑故名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案采事也地官掌葛掌呂時徵絺綌之材山農徵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五

草貢之材亏澤農豈真其臣自采故傳云事雖小一
日不見君憂懼亏讒矣黃震謂采葛非人臣之事既
未覩周禮有是官夫未會徵字之意但必傳會集傳
而呂為淫舛昧不忠即使淫舛彼察友相念又豈不
可假呂寓意乎况細玩詩情呂為懼讒則意味淡長
不見其詞之淫邪也斷呂序說為是楚辭何昔日之
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其言雖踈遠要非此詩
采字之義則夫不必牽合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天官甸師祭祀其蕭茅蕭菝注即蒿疏云舍人所謂

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侶白蒿白葉蕪菝科生多
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祭祀呂脂藝之為香郊特
牲既奠然後燔蕭合羶香是也案爾雅荻當作菝說
文菝蕭也左傳銷武韓紀及秦周魯大伐齊雖門齊城
之菝菝俗作荻後譌作荻轉寫之誤荻為蘆非蕭也

又案掌葛徵草貢之材亏澤農蕭艾皆草夫在所徵

之內是甸師祇其祭祀之蕭也葛生亏普而采亏夏

故曰三月蕭生亏普而采亏秋故曰三秋疏三秋謂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其

九月也設苦三普三夏其義夫同作者取其韻百集
傳曰三秋則不止三月呂生亏普而采亏秋苦之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冰臺注今艾蒿博物志曰削冰合圓舉呂向日艾
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呂此埤雅艾从乂可呂乂
病一名灸草天官醫師掌聚百藥呂其醫事孟子猶
七季之病求三季之艾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舛故陳古曰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毳衣如莢豈不俞息畏子不設

中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曰祀金路曰賓

同姓曰封象路曰翰異姓曰封革路曰戎曰封四衛

木路曰田曰封蕃國孤卿曰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

卿乘夏緹大夫乘罍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篆緹

皆畫五采罍車不畫黍革車而已王翰制政掌司

寇集傳云大夫能曰制政治其私邑則王翰之大夫

出封四衛者大車即革路也檻檻車行聲毳罍衣也

讀詩傳講義六 王風 七

毛菴謂之屬注績毛為之毳衣五色青者白者如莢

莢亂注侶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菴莢雖也莢亂

也注草色如騅狂青白之閒辨炎曰莢初生蔥息理

反騅色海類曰亂釋畜蒼白雜毛曰騅言其色之如

騅如亂也司服掌王之五服裘冕祀界上帝及五

帝倉帝靈威仰炎帝炎燠怒黃帝合 衮冕章先王暨

冕章先公毳冕祀四望山川希冕祭社稷五祀羣小

祀則今冕裘為羔裘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

龍蓼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案周制日月星辰畫于旗

天子衮冕十二章九章與上公同惟龍一升一降公則有降龍兼升龍十二章乃虞時如此 公之

衮冕九旒衣五章龍山蓼蟲火宗彝皆畫曰為纁裳

四章藻粉米黼黻皆希曰為繡侯伯鷩冕七旒畫曰

雉謂蓼蟲也衣三章裳四章子男毳冕五章畫虎雉

謂宗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孤卿絺冕衣粉米裳黼黻

大夫今冕今衣黻裳士屨弁今衣縹裳天子三公八

命卿六大夫四出封加一等故服毳子指王之大夫

也不設言畏而不設弁也

大車噶噶毳衣如璊豈不俞息畏子不弁

讀詩傳講義六 王風 六

噶噶行遲兒說文璊玉璉色也禾之麥苗謂之璊言

璊玉色如之此言毳衣之色之麥也又案說文璊引

作璊曰毳為屬色如蓼故謂之璊義並同室中謂之

時室中名時時然後動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闕

中庭謂之吞大路謂之奔注此皆人行步趨吞之處

釋言云奔吞也邢疏謂大吞也大路人所通行已淫

而奔如行大路禮義陵遲可知矣猶有所畏而不奔

者曰有大夫在也此能聽男女之訟者也桓王時並

無此大夫序故云陳古曰刺今此大夫當是指召伯

曰行露序知之

穀則異空臥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鞠生也邢疏謂生活也皦白也吳師遺曰生不得

相從臥猶不變其志夫邪息之不解者此即論語所

謂民免而無恥

大車三章章四句

案古大夫僅曰政刑聽訟已非盡善今夏不能詩

人刺之可已觀世變矣

正中有麻恩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讀詩傳卷六 王風 九

作是詩也

正中有麻彼畱子簪彼畱子簪將其來施施

非人為之正注地自然李巡云謂非人力所為者麻

穀名案麻有數種子可食者即禾麻叔麥之麻葉似

荏而圓鏡子房生有稜莖方色有翼有白泉火名麻

天官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是也芋偁麻母

從說文作芋候更切芋草也非麻 薛號山麻 注 偁

有之也傳曰畱為大夫氏子簪字也案序云賢人放

逐則子簪子國皆賢者字無疑而畱當讀如太畱之

畱不得作氏惟被放逐故畱之也彼彼國人也將仲

子傳云將請也將其來疏訓作其將來倒文也孟子

施施從外來稍岐注云施施喜說兒言息者畱之望

其將來施施然而喜說也

正中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會

來會望其將來而祿會之也傳云子國子簪父疏謂

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是其心已竊疑之矣又謂

子簪能使正中有麻子國夫能使正中有麥著其父

讀詩傳卷六 王風 三

子皆賢又曰先子而後父為引父曰顯子案序云息

賢則曰子簪子國為賢自無可議但必曰為父子世

賢黃樓謂其傳會傳意誠然

正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詒我佩玖

之子是子也總肯子簪子國舌之玖喻善道詒我望

其相贈曰善道也案傳云畱氏之子父子平削亏義

為不順疏謂之子單指子簪亏文為失體當如歐陽

所云子簪子國泛言當時賢士

正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讀詩傳講卷六 王風 三

讀詩傳講國風卷六

男兒恭校字一名綬福

讀詩傳講國風卷第七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其職國人宐之故美其德曰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宐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案兮

考工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衣

王翰卿士聽政之服也玉藻諸侯各冕曰祭注六入為各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裨冕即冕曰翰皮弁曰聽朝大廟皮弁十五弁白

裳天子曰翰此路門內之燕翰服曰日視翰若對外翰而

諸侯曰聽朝言治翰大翰服各冠緇衣士冠禮主人各冠翰

為內翰冠同也諸侯在國則服緇衣曰眡翰卿士在王廷退

適治事之館大服曰聽私翰之政本國大夫翰服與

其君同大服緇衣論語緇衣羔裘是也天子與其臣

眡翰服皮弁季康子翰服曰緇即皮故夫子譏其借

宐事也謂宐其事也敝壞也作造為也邢疏謂營為

也適往也館舍也案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次舍鄭司

農云在內爲次在外爲舍次卽諸轉治事之處匠人
外有九室九卿翰躬翰在路門外所謂次也卿士私
翰亏此館舍乃休沐之處還反也箋云自館還在采
邑之都我則設饗曰授之慶之欲飲會之黃佐謂還
而還其私室大通樂饗也注今河北人呼會爲樂說
文引逸論語云玉粢之瓊兮其瓌猛也樂蓋喻米粢
之堅白

緇衣之好兮徹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粢兮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二

好善也皆謂其德與服稱

緇衣之箒兮徹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粢兮

蒞大也程子曰爲安舒大之意迫促則小矣朱善
曰緇衣好賢改爲改造改作終始無間適館授粢肯
後如一彼夏屋之渠渠始非不盛也終或毒會之兼
餘此詩人所曰歎其權輿之不繼也案孔叢子引孔
子曰亏緇衣見好賢之至朱氏之說淡得其義若非
始終一轍可謂全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曰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曰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設變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不可畏也

案左傳祭仲曰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詩人託莊公之言曰拒祭仲亏理不謬
空從序說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邑也注謂
邑居地官送人五家爲鄉五鄉爲里四里爲邑里爲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三

民居樹杞曰爲地域溝樹詩特寓言汝仲子無踰越
我之里居兼毀傷我之兄弟百折毀傷也傳杞木名
疏引幾疏云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
突今人曰爲車轂今其北淇水旁魯國汝水邊純杞
也孟子杞柳本是兩物稍岐注引拒柳不知俞雅拒
柳名榎非杞柳也母謂武姜父連言之呂祖謙曰辭
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設變之畏我父母則亏段非
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不可畏也則拳拳
亏叔而不得已亏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

多言特迫亏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序本得指鄭樵淫奔之說本不足較而吳肅公必據子展賦此詩辨其非淫奔安知子展非斷章取義乎是欲徵信反引獻疑矣吳說自是特恐俗儒

藉曰亏斷章百故云然

將仲子兮棄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設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大可畏也

牆謂之墉諸兄公族也詩疑曰牆下樹桑牆內則藩圃為園種木曰為庇蔭若毀折則本根無所借蔭正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四

與蔓草難除一段意恩緊相關昭蓋世治則棟莠數榮道衰則枝葉蕪棄此正國人託為莊公之詞曰諷刺之語意明切初非鑿也

將仲子兮棄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設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大可畏也

大宰呂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蘇曰圃園為圃之辨其內種木檀材可為車彊韌之木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侶又侶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駁馬

槩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牌案俞雅机槩梅魄榼榼注机樹狀侶梅魄大木細葉侶檀河東多有之侶迷侶挈假借也榼音醯槩迷挈榼二物疏誤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案將仲子刺莊公無疑疏言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設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論編次大當從序若淫奔則應在蔓草潦洧閒矣集傳引莆田鄭氏之說大失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五

叔兮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人說而歸之

叔兮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其叔段也蒐苗獮狩總名曰田為田除害即已治兵也里塗曰巷里內之塗道也美好也仁愛也案叔之仁愛不過如陳氏之家貨公收隋文之傳警衛士而已不然仁而有武雖一天下翰諸侯不難序猶曰為不義見大叔何哉小人為惡夫必行小惠曰結民心叔不足責獨惜先王之德教不明致斯世之好惡

夫實也范處義謂此詩與晉揚之水沃盛疆國人將
叛而歸沃之意同皆一時愚俗爲小人所欺全形之
誅歌孔子刪詩何取焉蓋已善後之人君謹乎其初
勿使小人得志已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
叔弓狩蒼乘飲酒豈乘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火田曰狩杜預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
則取之無所擇也故鄭注禽雅狩謂得獸取之無所
擇王制昆蟲未蟄不曰火田冬則蟄蟲咸俛故火田
也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故大夫爲狩飲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六

酒謂蕪飲也好已獻醕惟洽言也

叔適野蒼乘服馬豈乘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服馬猶乘馬也易僂服牛乘馬駕用之義武已控御
馳聘言也許謙曰終篇雖全僂美略無穢刺之辭而
所美者惟田狩飲酒服馬舍是蓋乘足言者禍貶之
來豫知之矣

叔弓田三章章五句

嚴粲曰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諛
如此必爲厲階已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弓故

序曰刺莊公

大叔弓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大叔弓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袒楊暴虎獻弓公所將叔乘狂莽其傷女

章皆加大字所引別首篇疏謂大叔非也傳云此叔
之從公註田也乘馬四馬八轡車有一轅四馬駕之
中夾夾轅兩馬名服馬衡外兩邊馬名駢馬大曰驂
馬如組言韉韉之柔順如織組也如舞謂驂之與服
無諧中節也董道曰五御之灑有舞交衢者蓋詩所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七

謂如舞也驂與服諧齶然服制弓衡不得如舞其言
舞者驂也傳藪澤禽之府也禽雅十藪鄭有圃田夏

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
水所鍾曰澤水希曰藪烈之爲舌削也舌火有行削
也具俱也說文袒衣縫解也袒楊肉袒也暴虎徒搏
也注脫衣見體空手執也孫炎云袒衣楊衣即疏云
徒空也公所莊公之所也將請也狂復也注狂快復
爲孫炎云狂快肯事復爲也邢疏引說文云狂狎也
快習也暴虎而獻弓公公請叔乘復爲恐其傷女註

公之志已露端倪而集傳已爲國人許之鄭人愛之
詩意隱矣

叔弓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歎忌又甚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襄駕也邢疏謂乘駕也案埤雅黃

馬之上色明堂位曰周人黃馬播鬣上襄則言其少

肯非言馬之上者兩驂在後相次故曰鴈行曰下章

兩服齊晉兩驂如手知之地官保氏教六藝三日五

獸注曰矢參連刻注裏尺井儀也四曰五御注鳴緘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八

鸞逐水因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叔之善且且則

兼不精矣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

送磬猶磬折控謂控制縱曰獸禽送曰逐禽四者申

言叔之歎御善良也忌抑皆語辭

叔弓田乘乘黃兩服齊晉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肩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豐弓忌

驪白雜毛曰鴉注今之烏驪肩盛也言火炎之高如

山肩也慢遲也發發矢也希罕也注罕大希也釋解

也棚檣丸蓋杜預云檣丸箏笛蓋可取飲左傳公徒

輒冰而踞棚冰字異音義同豐夫同輶謂弓囊也乘
風小戎篇虎韞鏤鏹

大叔弓田三章章十句

詩疑曰袒裼獻公勇設如見如組如舞御則善矣

磬控縱送歎則能矣至田事舉而釋蓋箭弓何自

若也而晉章獻弓公所下即許已狃而傷女恐其

輕生抑慮其不終也全詩皆寫叔之材勇驕縱如

畫在段則恣其馳騁在公則任彼驕惡識者早已

窺之叔不悟耳非弟曰爲國人愛之而已也吳肅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九

公次云全是諷語意恩在言外若但泥本文刻自

未劍而詩意不出矣讀者詳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弓竟陳其師放翎翔

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繁文公臣

子名繁 惡高克進之不召禮文公退之不召遣危國也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劬劬二矛重英河上弓翎翔

傳清邑名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王應麟曰杜預昔

妖釋地云中牟縣局有清陽亭酈道元曰清陽亭卽
清人城王質謂左傳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衛鄭
相近彭卽此地介甲也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此言四
馬被甲也芻芻衛皇不得已之兒二矛酋矛夷矛也
考工廬人爲廬器戈戟 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
四尺車戟常夷矛常有四尺酋矛三尋其曰朱深羽
爲矛飾也二矛長短不齊則英重墨而見故曰重英
翱翔遊戲兒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弓消搖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十

消夫河上地庶庶武兒喬高也集傳矛之上句曰喬
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顛所曰縣毛羽疏言矜柄也
室謂矛之罌孔顛識也二矛弓其上頭皆縣毛羽曰
顛識之消搖閒暇兼事之兒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佻好

軸夫河上地陶陶自適之兒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
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御者
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存車
之邊將居鼓下故御者居左疏言御人在左習迴旋

勇士在右習擊刺將居中共作容好呂祖謙曰師久
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曰自樂必潰之勢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集傳胡氏安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子奪惟

我所制百使高克不臣之辜已著按而誅之可也
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曰禮御之夫
可也烏可假曰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
之卹乎舊熒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刺翰也言古之君子曰風其翰焉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十一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論語緇衣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曰裼之皆言
大夫翰服與君同其所異者飾耳故次章特言其飾
曰別之如濡潤澤也言其皮毛光色潤澤侯君也謂
其裘與君同也韓詩侯美也服是服者直且美也箋
云舍猶處也處居也渝變也命者天所賦舍則居之
而安矣古君子安于命臨利害而不變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侶虎貝文獬白豹注侶熊小頭庫脚異白駁能砥

倉銅鐵及竹骨飾謂曰皮緣裘也唐風羔裘豹袖羔裘豹袂皆是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襄飾異皮不用純羔也豹取其武力能禦亂此言孔武有力當是白豹司主也疏言一邦之人主曰爲直刺今無此人羔裘晏兮三其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晏鮮盛克三其三德也箋云剛克柔克正直案晏安也尚書考靈耀曰欽明文思晏晏古安晏字同草木榮而不實者謂之其榮萼也周語二女爲粲粲美物也其險其狀三言其數粲擬其美大裘飾也箋云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三

粲眾也曹大家班昭云羣眾粲皆多之名疏言翰有三種其俊之德粲然眾多刺今無此人美士爲彥詩疑云鄭當執政怙侈足曰當此者豈且曰彼其則此之不然可知自是託諷之辭莊公時無可美之大夫既不知所指其爲古大夫無疑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恂君子也莊公

案莊當作文詳篇末

失道君子去之國

人息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害故也

路道也疏言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有廣陝之異轍則道路相通循彼大道見非私徑也摯擊也袂也案大夫曰上朝服侈袂三尺三寸袂尺有八寸淡衣袂可曰回肘肘長一尺袂廣二尺二寸袂長尺有二寸士冬端袂與淡衣同論語短右袂則又事之從宜者也速也故故舊也文公失道故曰

遵大路紀興君子既去因執其袂欲留之也又言子無憎惡我宜念故舊而不速去耳劉瓛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閒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三

因僂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袂贈曰芳萼辭甚妙集傳援此爲證者曰宋玉太此詩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抑息玉賦義取斷章論君兮道原與詩人畱賢本旨不謬但語過淫靡較屈愈下而徑指爲男女相說則失之矣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諶兮不害好也

盧文弨案說文諶棄也引詩無我諶兮毛傳諶棄也正爲說文所本與釋文本太作諶字又相合特唐呂來多俗寫然見于釋文者徃徃猶存其真今字從說

文義從毛傳曰復其舊言子無敵棄我也當念情好而不速太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案序莊公當作文公轉寫誤也失遺謂退高克不
呂遣呂欽棄其師故君子吝之若是莊公則當在
清人肯呂為男女相說則又當在女曰雞鳴後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呂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十四

鳧與鴈

削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昧且將旦昧
爽也明星謂之启明注大白晨見東方為启明昏見
昃方為大白案大白金星即長庚也启明晨見東方
昏即入地不能見詳小雅大東篇東有启明有長庚注嚴粲曰傳
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為
启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启明耳今俗所謂曉星也
翱翔習射男子所有事弋繳射也憂官司弓矢掌八
矢矧矢第矢用諸弋射注結繳弓矢謂之矧矧高也

第之舌刺也皆可曰弋飛鳥刺羅之也埤雅弱弓微

矢乘風振之曰弋鳧鴈醜其足蹠其踵企注脚指開

有幕蹠屬相著飛即伸其脚跟企直舒鴈賦注今江

東吟躬舒鳧鴈注鴨也李巡云野曰鴈曰鳧家曰鵞

曰鷺舌鳧鴈者寓夫婦容與不失序次之意雞鳴并

且序所謂陳古義也翱翔弋射則不好色矣

弋言加之與子宐之宐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

宐肴也李巡云飲酒之肴也集傳宐味其所宐也引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十五

內則鴈宐麥之屬但不知鳧宐何物百弋而取之弓

外四方之志宐而味之弓內中饋之職飲酒偕老婦

謂其夫也箋疏皆主燕樂賓客歐陽已駁之矣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所謂御也飲則用之夫曰喻夫婦之

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曰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曰聞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曰報之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身之類珩佩上玉下繫三組

貫曰纘珠中組之半貫曰圓玉曰瑀中閒之末縣一

玉兩頭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方玉曰瑀兩旁組末各縣半璧內向日璜佩玉非所常有紛帨刀厲鱗燧箴管夾左右佩案昔章偁士則兼有大夫兼庶人朱公遷謂此為庶人之妻誤贈送也問遷也問禮凡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弓受命謂久不相見使人遺弓物訊安否曰問此章方弓賓客言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則問弓遺之好則報弓答之皆重在德而不在于物此序所謂說德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六

案此詩開首陳古義下言星爛翱翔不好美色之意已見次言各事所事已成靜好之德未言知君子之來有德順好有德而息所已贈之問之報之皆所謂說德也今鄭不然作詩已刺集傳述賢夫婦尚與序說陳古刺今不甚相悖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已棄大國之助至亏見逐故國人刺之

案齊女非賢序中齊女賢三字則毛衛之所衍

有女同車顏如舜等將翱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同車謂親迎同車也疏引士昏禮婿揖婦出門御婦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椹木槩木槩注別二名也侶李樹等翰生夕隕或吟日及夫曰王蒸蒸今翰生其落者是也五月始萼故月令仲夏木槩榮粹允云與草同氣故在草中孟姜齊之長女文姜也都閑也疏謂美好閑習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此詩因忽援弱見逐已致公子五爭并革不息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七

國人恨其不取齊女因刺忽所取它國之女而行親迎之禮與之同車者徒取其色如舜之萼翰生夕萎而已不足恃也翱翔佩玉雖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于國計民生之大易若取彼齊國之長女則有大國之助不至見逐矣嚴緊之從序說甚是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等將翱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藝而不實謂之莠同行則不必在車矣箋云女始棄車墻御輪三周御者代墻此同行而不同車也將將

佩玉聲古人比德于玉它國之女無所為德音即孟
姜者夫後世息念齊侯請妻之德音而不忘耳此鄭
人追念肯事之詩故削在文公後曰下諸篇竝同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案左傳隱公八年鄭忽已娶于陳桓公未昏于齊
之時齊僖又欲曰文姜妻忽忽辭意文姜淫惡已
著託言齊大非吾耦故君子僞其善自為謀繼又
請曰它女妻之祭仲勸忽必取謂君多內寵子無
大援將不立忽終不從是但突歸鄭而忽出奔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六

衛所謂自來多福在我而已者究安在邪此詩正
託祭仲之言曰刺忽也傳僞忽之善自為謀詩刺
忽之不從祭仲均各就其一端而論讀者則當會
其僞美刺譏之全指度不負經傳坐訓之微意序
言齊女賢而不取則經與傳之意兩失宜乎詩疑
譏其不識道理也若太齊女賢三字復可無所苦
議矣然此非序之失乃毛衛潤益之失也詩人實
託祭仲之言刺忽不得指為淫奔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扶蘇扶胥小木也蘇胥同有陳音音扶疎之小木也非曰扶胥釋扶蘇小木另自

為或曰蘇桂在兪雅釋草文扶扶疎也夫通荷芙深
其莖茄其葉葭其本密其蕀菌蘭其實蓮其柎藕其
中灼灼中慧說文蕀未發為菌蘭已發為芙蓉瓊疏
同江東吟荷本草一名水芝曰扶蘇在山與小人之
在高位荷蕀在隰興君子之在下位箋云用臣顛到
失其所也子都世之美好者喻君子狂喻小人案序
云所美非美然猶史遷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九

也小草在山茂草在隰不任賢者反用小人所美非
美語意明白信如集傳所云則皆二句義不可通鄭
俗實淫其聲夫淫而詩意則別有所在不相妨害夫
子嚴絕其聲于樂不削其辭于詩良有由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高也游縱也紅龍古其大者歸注俗吟紅草為龍
鼓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蕀細莖白色生水澤中高丈
餘本草一名紅蕀俗吟水紅山木孤高隰草放縱箋
云喻忽無恩澤于大臣聽恣小臣養臣顛到失其所

也充實也狡僮也黠也狡童有兒而無實范處義曰
今所用者乃狂狡之人子都子充之美反不見用則
美惡到置傳曰狡童斥昭公失詩人立善之體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捧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咏也

捧兮捧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咏女

捧落也落葉謂之捧木葉必待風吹而後落喻臣必

待君倡而後咏也忽之政教不行羣臣各曰彊弱相

服故刺之叔伯羣臣長幼之異字士冠禮為冠者作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三

字云伯杲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叔伯本君所曰僂臣

倡者君咏者臣陰陽之理也昭公微弱羣臣自相倡

咏故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若曰淫女吟叔伯而倡

予恐無此情理

捧兮捧兮風其澳女叔兮伯兮倡予叟女

澳飄也叟邀也呂祖謙曰昭公微弱孤危國勢如落

葉之待衝風難將作矣叔伯各各自謀僉倡我則我

咏女叟女矣詩疑謂吟叔伯而告疑為宗族之臣欲

其倡率大義其謀國事咏之者聲相應氣相求也叟

之者遣同方志同術也憂時念亂溢于言表視北風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意息大不侔矣一則疏賤之
臣潔身太亂一則宗親義無可太冀其轉危為安也
案此議論甚好特恐莊公處棄枝葉之後未必有此
倡率大義之宗親仍從序說為正

捧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案狡童斥高渠論也我詩人自我也子斥忽也序云

讀詩傳卷七 鄭風 三

刺忽刺其懦弱不能任賢曰致祭仲之專非刺其狡

也狡童乃詩篇名傳謂昭公有壯狡之志疏遂曰狡

童指忽集傳又曰狡童指淫女見絕之人皆誤序刪

篇名次鄭詩義毛誤曰刺忽句為訓狡童集傳知曰

狡童目若有關名教而不知毛傳所曰誤之故又漫

改為淫奔而曰狡童指見絕之人經惜愈晦故特正之祭仲既立昭公而又逐

忽立突故序曰權臣擅命或又曰祭仲為狡童夫非

公羊方賢祭仲論雖不正仲自非狡詳見篇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言會謂不與我共言語飲食也不能餐不能

息總憂昭公之見弑故即不與我言會之故

狡童二章章四句

案普烱桓公十一季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烱七月

葬鄭莊公禮世子未葬不即位九月宋人執祭仲足突歸于

鄭是為厲公公羊傳云賢祭仲已為知權殺梁傅云惡祭仲立惡而難正惡謂突也殺梁論正

鄭忽出奔衛禮諸侯即位未十五季五月鄭伯突

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出不係世子禮係九月突

入于櫟不係鄭伯絕之也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于袤伐鄭謀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六季夏四月公會宋公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圭

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傳初鄭伯將曰高深論為卿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周之紀綱大壞于蒞葛鄭伯曰論為卿天奪其魄也昭

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殺昭公而立子亶在十季君

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十八季齊人殺子亶而轅高

深論車製日轅祭仲立公子儀莊公十四季傅瑕殺子

儀而納厲公然則昭公之為人惡惡而不能去所

已見弑其失也懦祭仲之擅命夫因其懦而專之

傳係祭仲專是詩之刺忽刺其懦非刺其狡也就昭公

之見弑而已狡童斥高深論詩指自得備錄經傳

已質知者

褻裳恩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恩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恩我褻裳涉溱子不我恩豈棄它人狂童之狂也

且

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惠愛也我我國也謂國有

弑立之事也褻揭也桑欽水經澗出鄭縣北今河南

鄭州入于洧水今開封府洧川縣說文洧水出鄭溱出桂陽

郡臨武縣今湖南耑直隸州桂陽州臨武縣東南至滇陽今廣西州

城入匯則溱當作洧後溱洧篇竝同涉溱謂渡水往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圭

告難也它人它士它國之正卿也狂童猶狡童斥高

深論也案左傳桓公十八季齊侯師于晉止子亶會

之高深論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深論

為弑君之賊即恣行之狂童也齊師昔止而轅之即

大國之正己也昭公十六季夏四月鄭六卿饒韓宣

子于郊皆賦子大叔賦褻裳宣子曰祀在此設勸子

已至于它人于子大叔擗蓋擗韓紀之有鄭而許已

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佞淫風觀矣

子惠恩我褻裳涉洧子不我恩豈棄它士狂童之狂也

且

洧水出潁川陽城山皇輿表在今鳳陽府潁州地近今隸安徽潁州府阜陽縣

鄭州杜預云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全潁川入潁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密縣連境

卿當天子之上士疏普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大夫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

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

命諸侯之卿大夫如是是大國之卿三命當天子之士

也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五

褰裳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遺餽陽倡而陰不味男行而女不

遺

子之丰兮俟我兮蒼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男子之親迎者丰姿也我我當嫁者里塗曰蒼

門外夾曰蒼夏官量人量市翰遺蒼門深都邑夾如

之俟兮蒼者近則門外遠則里塗不送謂違而不全

也禮坊記曰婿親迎見亏舅姑舅姑承子已授婿恐

事之違也曰此坊民婦猶有不全者疏言往日有男

子之顏色丰然豐滿來迎我出門而待我兮蒼中子

當時別為它人不可其太今日悔悵我本不送是子

而所雷者夫不得為耦是已悔也蓋先王之教化不

行民間之風俗日壞鄭為尤甚故存此詩以重傷其

淫亂案此詩當以男女之遺通之亏君臣玩末二章

正是悔悵之後恩叔伯之相助冀其推轂已從行也

與摯兮篇互看其旨自得易曰遺主亏蒼宮中遺夫

名蒼委蛇因折者也序言刺亂刺鄭國公室之淫亂

子之昌兮俟我兮堂兮悔予不將兮

讀詩傳論卷七

鄭風

五

昌盛也疏言男子之容克盛壯來親迎我者尚土為

堂禮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門

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庶人有塾而無堂疏謂

人君禮尊故亏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據學記古之

教者家有塾是庶人夫得有塾但此言俟我兮堂非

庶人之事箋改堂為根尤非將行也

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衣錦裝衣嫁時在塗之服詳衛碩人疏謂婦人之服

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裝案錦衣賢者之服故衛莊姜

嫁時服之士昏禮云女次注音飾也紵衣練袖士妻嫁時

尚不得衣錦況庶人弓箋云庶人之妻嫁服誤序所

謂亂曰忽突爭國言之祭仲傳瑕諸人皆婦人之有

與志者也如此看來庶得詩情庶知經文筆訓之大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

案此兩章語氣乃悔當日之不送不將故嗚叔伯相

助冀其駕車而來與行與歸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

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孽多推之君臣何獨不然正

不儻如先儒所云變志亏它人而始謂之刺亂也即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五

一人之初終其反覆大甚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適其人甚遠

傳云墀除地町町者音有町畦疏引襄二十八季傳云子

產相鄭伯曰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

言舍不為壇下言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公草矣徧檢

諸本字皆作壇定本作墀案尚書禮記注皆云封土

為壇除地為墀惟除地故有阪壇墀雖通不得相混

定本為是茹蘆茅蒐注今之菘也可引深終疏云一

名地孟齊人謂之葛徐州人謂之牛蔓即今之菘草

是也今圃人或作畦種蒔貨種傳云厄葛千石大比

千桑之家陂者曰阪阪之言反也此識其居室之適

而其人則甚遠也

東門之東有踐家室豈不俞息子不我即

左傳稍武魏絳斬行桌桌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

間是主亏道曰為表識者踐履也此望其人之反而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毛

踐履此家室無如息之而不我即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案鄭莊般後公子五爭惟忽得其正故菁烱經傳

亏世子忽兼貶辭然因儒致亂詩所曰刺由忽奔

衛之時息之故曰其室則適其人甚遠後自衛復

歸是夫有時而踐此家室及為高深彌所弑則不

我即矣序云刺亂意本在枉其言男女相奔正謂

君臣失道與肯丰詩統是一意傳箋不知惟就男

女之欲言之說來俱覺費解

風雨息君子也亂世則息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寒涼也喈喈聲相味也錢天錫曰淒淒喈喈極

道其時之無聊也夷平也舊說雞守時而鳴喻君子

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慤

瀟瀟暴疾也錢文子曰膠膠聲雜也慤愈也積息之

病一見而忘故曰慤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天

晦冥也雞鳴不為如晦而止案王會汾曰左傳鄭六

卿餞宣子子游賦風雨旻命論云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善人為善豈有息哉呂先遺楊軌書何圖松柏凋

亏微霜雞鳴已亏風雨深簡文自序立身行已終始

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皆可為序說之證集傳改

為淫奔詩疑夫云淫詩未有係其人為君子者舊說

為正然呂雞鳴有常喻君子不改其度未免穿鑿古

呂雞鷺喻小人者甚多喈喈膠膠雞聲喈喈雞聲小爭

鳴之象息得君子曰正其亂如此推爾方使詩與序

之愴極靡遺世亂則羣小爭鳴形多變幻君子自不

改其常度詩非呂雞鷺君子也自有傳

而忘經矣劉峻呂先深簡文是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考工畫纁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重言青者複言

呂狀純緣之色也衣皆謂之襟注交領皆領匪也領

交弓背所呂禁禦風寒衿謂之衽注衣上小帶佩衿

謂之褱注佩玉之帶上屬據說文衿本作衿帶所結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天

也衿乃衿字之譌襟夫說文所偶脫今從漢石經作

衿說文衿交衽也傳云青衿學子之服案淡衣大父

母具父母衣純呂纁具父母衣純呂青如孤子衣純

呂纁純被緣純邊廣各寸半則服青衿者原不定為

學子而學子夫得服焉即呂為淫奔夫傳所謂父兄

之教不先孟子曰師也父兄也子弟之率不謹學校不修故教

不先也序說自我詩人自我嗣續也音絃誦之音

也文王世子誓誦夏絃王制誓誦教曰禮樂冬夏教

呂詩書皆有音可嗣也言我縱不往而責子子夫當

繼續其音今何爲而不然兮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佩玉也疏言禮不佩青玉案學子兼定禮青玉侶

夫可佩全傳云士佩瑤玖而青組綬則誤繼爲青矣

繼爲奈黃開色非青也 疏尤傳會不可從禮聞來學不問往教

故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輕儇兒達放恣也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

章縣勇使民觀之因謂之觀疏言宮門雙闕不空棗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三

之候望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悠悠思之

長一日不見如三月思之甚也案子檢挑達棗城見

闕候望爲樂其卽漁色夷未可知但必已爲淫奔且

謂女思男詩意益晦矣

子衿三章章四句

案劉瓛云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薺間又

曰樂菁莪之長育皆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蓋斷章

取義然北魏下高允詔曰子衿之嚙復見亏今北

史徵虞喜爲博士詔曰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

然皆傷學業之廢儒軌之衰使詩卽爲淫奔與棄

解亏學校之廢也

揚之水閔棄臣也君子閔忽之棄忠臣且士終已臥

亾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棄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

揚之水興微弱也當從集傳曰悠揚緩流爲義不流

束楚喻政教不行也兄弟雖多各懷猜忌詩言終鮮

與論語我獨棄之意同于詩人自予也傳訓揚爲激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三

揚非是但不得因激揚之誤遂已爲婦人之詩鄭忽

國勢孤危興善揚水朝兄其弟翦爲寇仇羣臣各懷

貳心反覆外市意見即有一二同心之人而又譏沮

竝生積疑成暗故吟而告之本文語意甚明讀詩記

中載朱子初解夫然詩疑斷已仍從舊說棄復有所

疑蘊廷詘同杜預云欺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棄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

不信卽詘也兩章總是一義欲忽棄聽譏言而用忠

臣甚士百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弁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係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傳如雲眾多也箋云有女謂見棄者如雲如其從風東蜀南北心無所定序言男女相棄此正離散之象廣雅縞細縞色白疏引戰國策云彊弩之餘不能穿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三

魯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潔故白綦蒼艾色巾帨也內則左佩紛帨即佩巾也縞縞之衣綦色之中通為女服不必言貧陋言聊且也員云同皆語辭詩言匪我思存則兼淫奔之心聊樂我員惟願室家相係公子五爭弁革不息聊樂之由不得言其苦之蘇平遂疑詩之非閔亂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如蕙聊可與娛

說文闔闔城因重門闔謂之臺注積土四方孫炎云

積土如水渚所已望氣祥也禮天子諸侯臺門疏言

釋草有茶苦菜邯風誰謂茶苦是也又有茶委葉周

頌呂薺茶薺是也鄭亏地官掌茶及既夕注皆云茅

秀儀禮茵著用茶與此箋同如茶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

種也傳言茶其茶六月云白旆其英是白兒茅之秀

出者其穗色白吳語夫差黃池之會陳存留晉萬人

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縞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茶韋昭

夫呂茅秀白色為如茶案傳因序云閔亂遂言如茶

為縞服箋因縞衣夫白色非盡縞服又言茶為飛揚

讀詩傳講卷七 鄭風

三

集傳又因飛揚而目為淫女言辭害意使經愈晦總之如雲如荼止形容其散亂不能相救惟思係其室家尔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弁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蔓延也溥露多兒目下為清眉上為揚婉美兒邂逅

不期而會也穀深不期而會曰遇通安也草之所已
能延蔓者被盛露也民之所已能安適者蒙君澤也
今君之德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乃思有美好之一
人矚目之聞婉然而清揚不設期約而相會遇安適
我心之所願度不失此季盛之時兮此序所謂男女
夫時而息遇時也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弓鄰
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已贈先生子路對
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
曰夫詩不云兮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詩

婉兮邂逅相遇通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
吾弓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案孔子詠此及左傳
子大叔韋補孟莊襄子魯饒韓紀莊昭公二十七年之賦則有美
一人猶是簡兮彼美人兮之意也非婦人之謂矣肅
公又據韓詩曰為朋友期會之詩大非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漙漙盛兒偕臧謂兩相善而各得其所願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案序言男女多踰君臣齊風東方之日序曰君臣
夫遺男女淫奔不能已禮化鄭風諸詩可已類推
矣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其能
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兮士曰既
且且徃觀兮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曰勺藥

讀詩傳講義卷七 鄭風 詩

渙散也冰泮水散故曰渙渙溘淡時也蘭蘭也疏云
蘭即蘭香草也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草其莖葉似
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交高數尺澤諸池苑及許
昌宮中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案左傳
鄭文公有妾蕢姬夢天使與己蘭已為己子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遂生穆
公蘭為鄭地所有韓詩訓蘭為蓮揆之時與地皆非
又案集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已祓
除不祥據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宮人竝祓飲東流
水上是上巳祓除溱時始有溱洧之祓鄭或有之未

必上已百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精感普氣竝出託
采芬香之蘭而為淫泆之行是也既盡也且語辭士
曰盡觀未從之也且徃欲士再徃也汚大也洧水之
外其地倍寬大而可樂也勺藥夫香草贈曰勺藥結
恩情也埤雅引韓詩云勺藥離草也一名可離將別
故贈夫猶相招贈之曰文無故文兼一名當歸疏云
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瓌本吳人不知鄭
有勺藥但勺藥且不知所疏草木蟲魚能盡合否本
草勺藥有草木二種色各分赤白今牡丹木勺藥也
此所贈者萼盛而香草勺藥也草勺藥夫有二種單
瓣者入藥多瓣者不入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兮士曰既
且且徃觀兮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
之曰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讀詩傳譌卷七 鄭風

五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班固曰鄭土陝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
其俗淫此集傳之所本案十三國之風皆可已
入樂警史劄或能歌而鄭衛之俗最淫故其晉
夫與習俱淫全亏作詩之旨則借其俗已寓其
意特託男女之欲發揮君臣之理屈原宋玉皆
祖述之若盡曰為民間媒褻之辭初何與亏家
國政事之大而必采之輜軒貢之天子如此其
重也哉讀者宜會其意而兩存之毋徒己其俗
之淫昧厥詩之旨也

讀詩傳譌卷七 鄭風

五

讀詩傳譌國風卷七

男璫恭

讀詩傳論國風卷第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應充

齊風

雞鳴恩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齊相成之遺焉

雞既鳴矣翰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舊官雞人叔弓旦曰鄙百官玉藻翰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雞鳴而後人臣將翰之時也陳子龍曰劉

向云雞者主司時紀居人管輅別傳雞為兌畜大白

揚輝則雞鳴案易說卦曰巽為雞中孚上九翰音登

亏天是也兌為羊大壯九四羝羊觸藩是也大白金

為緯星行之時度不定晨昏且遇日則有遲留伏逆

之期雞之鳴竝不視此雞當中肯午後天鳴又何大

白揚輝之有別傳錯繆之全蠅醜扇注好搖翅自扇

作聲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皓書傳云夫人御

亏君所大師察雞鳴亏階下夫人鳴玉佩亏房中案

此乃夫人自聽相警齊不必待察而方紀也又云匪

但雞鳴且有蒼蠅之聲夫人顧促如是其君晏紀可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一

知豈美也哉王柏謂齊詩十一篇止雞鳴一篇為美

詩然所美者賢妃則所刺者其君也况齊當哀公之

時竝無可美之賢妃序所謂忠原非實有其人柏不

知詩故直曰為美齊耳釋說哀公未有所考序云哀

公自非兼考不必別有考也

東方明矣翰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翰翰已昌盛則君聽翰疏

引士昏禮注纓緡髮纓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禮

特性饗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緡衣注緡綺屬此衣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二

深之曰巽其緡本名曰緡此曰纓笄翰君則當身服

緡衣也天官內司服展衣曰禮見王祿衣御亏王所

奠居乃服纓笄諸侯夫人亏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傳

言纓笄而翰者方平且翰君之時非曰禮見君進御

亏君之時也故夫服纓笄曰昌當也邢疏昌者言當

也言其時之當翰也既盈既昌皆擬議古賢妃之辭

案印古詩語云月出之光月字乃日字之誤傳箋皆

亏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謂蠅聲有侶亏雞鳴李允地

曰曰物理驗之未有雞未鳴而蠅先鳴者當云匪特

雞鳴且有蒼蠅之聲矣則曰月字作日其說甚是集傳聞其侶者而曰爲真輔廣云一章疑弓耳二章疑弓目皆與皆二句既字義不相貫

蟲飛藿藿日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戾子子憎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案蟲飛蠅蚋之屬大戴記

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則鳥夫爲蟲此云蟲

飛鳥夫在其中矣藿藿眾也謂百蟲作聲也言當此

時非不曰同夢爲日但朝期一失恐臣之會弓翰者

且將厭倦而欲歸矣無使眾戾曰子之故而惟子是

讀詩傳講義卷八 齊風

三

憎也此序所謂警斧相成之遺徐常吉日不曰君莠

弓內而言己之日弓同夢不曰君之故而惟我而反

言曰己之故而君其言溫厚餘平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莠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弓田獵謂之賢閑弓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弓猫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指我謂我

儂兮

還便捷之兒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疏言曰報

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戾

人故知士大夫出田相遭也案齊詩還作營漢書因

即弓臨淄名營工今山東臨淄青州府臨淄縣竟作子之營兮顏師

古注曰之往也若還果是營工則茂與昌又是何地

不可通矣還當讀旋弓周旋便捷爲義之語辭不訓

往猫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本夫作豨豨風七月

獻豨夫儂三歲豨儂也輕利夫由便捷還儂音義

竝同蘇轍曰齊人好田全曰還儂相譽而不知恥則

莠之是也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莠

讀詩傳講義卷八 齊風

四

子之茂兮遭我弓猫之遺兮竝驅從兩牡兮指我謂我

好兮

茂美也大戴記曰倍人曰茂好夫美也技好由才美

也案齊地無弓茂名者有則當從齊詩還作營矣今

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名營陵地理志齊郡有昌國縣

子之昌兮遭我弓猫之陽兮竝驅從兩獵兮指我謂我

臧兮

昌盛也謂氣力之壯盛也山南曰陽獵牡豨牡獵其

子獵絕有力迅孫炎曰迅疾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

善爲小兒啼聲曰誘人其膏可煮味其皮可爲裘禮
記狼腸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集傳云
獵侶大銳頭白頰高背廣後其性貪殘踐籍其猛健
者能噬虎姚鼐牧曰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之
恐功利所遇者相僂譽便見齊俗之喜夸詐案集傳
曰爲其來必有所自可見齊國習氣之壞不始于桓
公竝不始于哀公息之爲大息矣

遷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讀詩傳卷八

齊風

五

俟我于著弓而充耳曰紫弓而尚之曰瓊萼弓而

著宁同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
之樹注位爲羣臣之側位宁人君視翰所宁立處屏
小檐當門中李巡云正門內兩輕閒曰宁翕雅本言
翰廷之位處而士大夫宮制略同惟庶人有輕而無
堂充塞也瑱所曰塞耳紫紫絲也尚加也疏引左傳
衡統紘緹魯語王后親織紘統織線爲之卽今之條
繩曰紫絲爲統加曰瓊萼之美玉縣之爲瑱萼萼也
萼萼榮也木謂之萼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榮而不實者謂之莢瓊萼瓊瑩榮瓊英玉之色如
萼如榮如莢也士昏禮壻親迎至亏女家主人指入
賓輒鴈從全亏廟門指入三指至階三讓賓升北面
尊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壻御婦車行輪三周御者
代壻壻察其車先婦而歸俟亏門外婦至則指曰入
時齊俗不親迎故女全壻門始見其俟已也案箋云
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曰刺之則著爲女家之著
庭爲女家之庭堂爲女家之堂考之儀禮茫無所據
集傳引東萊之說得之

讀詩傳卷八

齊風

六

俟我于庭弓而充耳曰青弓而尚之曰瓊瑩弓而

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壻導婦及寢門指入之時也
李如圭云堂下全門謂之庭青謂曰青絲織線爲統
俟我于堂弓而充耳曰黃弓而尚之曰瓊英弓而
呂祖謙曰升階而後全堂此昏禮所謂升自局階之
時也黃條繩之黃色者案歷階而上爲堂昏禮由庭
歷階而後升堂壻導婦及寢門指曰入齊國惟存此
禮而不徃婦家親迎矣然詩中言俟者三則或俟亏
此或俟亏彼夫不俟亏門外也統或曰紫或曰青或

呂黃夫非毒節異飾傳呂繁爲象瑱士之服青青玉
卿大夫之服黃黃玉人君之服皆非

著三章章三句

葉向高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諸侯呂
下皆當迎之故冕而親迎夫子所呂告哀公履綸
逆女菁秣所呂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
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望
國獨不聞此弓案葉呂不聞說充百昆善徒呂修
容盛飾爲美而不知親迎之禮其刺之深矣

讀詩傳講卷八

齊風

七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呂禮化
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疏言昭五季左傳云明而未融其在旦兮日在東方
正此時也喻君不昆明而失爲君之遺下章月呂喻
臣月在東方夫未昆明而失爲臣之遺也履禮也卽
尼也尼定也舍人曰私之定也注尼者近也尸子曰
說尼而來遠尼與睚同箋云卽就夫睚近之意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在我闔兮履我發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闔徐常吉日室在寢內闔在門內
發行也在室則卽淫也在闔則發奔也此皆寓言先
儒泥定日月多云旦來其太昧不近情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案此詩言君臣盛明能呂禮化下則下大呂禮相
配合今日月皆在東方其明未盛不能呂禮化下
是呂彼姝然美好之子突然而在在我室無端而在
我闔不呂禮來非禮之履正易所謂履錯然者在
敬之方可无欲乃因履我而卽勇發焉此男女之
淫奔由君臣之失道也齊之君不君臣不臣不
自景公始當哀公時已然刺時之衰序說自是宋
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兮若白日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不得援作此詩正解

讀詩傳講卷八

齊風

八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盃
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到衣裳顛到之自公召之

上曰衣下曰裳顛到則呂裳爲衣令下者在上極形
容其恣促皇遽之象不暇整理也召號也翰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常期也東方未明則色尚未辨衣裳顛到所不免矣臣之動作一視兮君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當其顛到之時已不勝其匆遽而又有從公所而召之者是臣紀已早君興又早兮臣則臣自宓夏早兮君矣序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非謂挈壺氏失刻漏之節也召之自公不由挈壺氏矣下恐如是其何曰堪

東方未晞顛到裳衣到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日之充氣明之始并也令號令也

讀詩傳講義卷八

齊風

九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其

卑雅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折之曰爲藩離樊

藩也天官大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蘇曰圃釋文樹

菜蔬曰圃瞿瞿遽也謂曰恐遽而失所守也樊曰禁

止行人折柳木之柔脆曰樊菜果之圃無益曰禁猶

曰狂夫之恐遽而掌挈壺氏之職不任其官辰時也

夙早也其晚也言不能時節其時之早晚也夏官挈

壺氏掌曰水火分日夜詩人責之不欲明斥其君也

疏曰告時于翰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天子備

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案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鄘沈約注謂興居兼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顛到化紀于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兮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太之

讀詩傳講義卷八

齊風

十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穢其境崔崔

高大兒兪君位之尊嚴也狐邪媚之獸雄則兪襄公

也綏綏毛長兒兪其威儀可恥惡如狐也蕩平也齊

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言文姜既

從蕩平之大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又思之邪禮

姊妹女子子此子謂妹襄公之妹爲魯桓夫人事

詳舊傳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舄舄舄舄舄舄黃纁青紉紫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舄有三等舄白舄舄舄諸侯得與王同士冠禮曰夏葛屨冬皮屨此言葛屨據夏時言也或曰舉葛曰屨其餘兩謂一屨也五兩猶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箋曰五兩為纁屨黃屨白屨舄屨散屨失之拘紱人注曰五兩為纁屨黃屨白屨舄屨散屨失之拘紱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十

冠飾組之下坐者陳祥遺禮書云二組屬弓筭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坐者謂之綏屨必兩綏必雙各有其耦裏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文姜既用此遣曰嫁于魯裏公何又從為淫泆之行邪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疏謂獵是行步踐履之名韓詩東畝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曰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

耕種之別名賈思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甚田耕不厭輒從衡七遍曰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取蓋古灑也鞠盈也案此責魯桓公之辭言樹麻必先耕治其田取妻必先告于父母納之不正容有不設制者今既告于父母之廟而成禮矣何曰盈縱文姜而不禁邪未遣行曰通詩全曰詰問灑令其難曰置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十一

詩多曰薪喻昏姻如灑廣之錯薪車牽之柁薪皆析而合于此昏姻之義也地官媒氏掌登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與庶民異其有媒一也極至也此責魯桓既曰媒得之宜曰婦遺禁之何為令文姜全齊也讀新臺謗矣諸詩知衛之所曰止讀南山載驅諸詩知齊之所曰止序云大夫作是詩而太正不忍見其止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齊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營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
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曰告憂
四月亭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蔽亏車此詩肯二
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案序言刺襄公則刺
魯桓之刺當作責朱遣行曰錄齊風帶見魯事合
觀敝笱載驅猗簪諸篇有深意焉讀者不可漫言
魯有頌無風而不一致也猗簪一詩曰展我甥
今自是齊風矣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求者非其道也

齊風

三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無息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疏言田甫田猶多方所云宅俞宅田俞田今
人謂佃倉古之遺語也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
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曰
此爲度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莠草之害苗者騷
騷榮榮大也呂祖謙曰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忉忉
怛怛憂也勞大憂意案國語齊莊僖小伯襄卽莊孫
僖子呂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爲霸業之基又呂國

大民挾負恃彊力故欲求霸疏言是也或謂國語載
襄公田狩舉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非
有圖霸之志故辨說大云未見其爲襄公之詩不忠
序云所求者非其道正孟子所謂曰若所爲求若
所欲也況與盧令竝削亏南山敝笱之閒非刺襄公
其誰刺邪記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襄公之謂矣但
詩僻遠人恐指文姜在魯而言無禮義不修德正謂
此也集傳厥小務大忽近圖遠與求大功求諸侯義
本不悖特非齊時人耳

無田甫田維莠榮榮無息遠人勞心怛怛

齊風

古

案人君治國猶農夫治田也此與肯章皆興淫亂之

君騷榮自恣肆無忌憚詩人不忍直斥故託言田
恩遠呂見息非所息而勞大徒勞耳

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曰立功
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壯然而釋兒之無幾何
突耳同加冠爲成人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維拂
髦總角言總聚其髦曰爲兩角也卅兩角兒方言云

凡卒相見謂之突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衮鷩毳希
弁王之皮弁弁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
弁絰各呂其等爲之弁乃冠之大號冠禮始冠緇布
冠次加皮弁次加嚴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遣也
天子十二而冠諸侯十五而冠案舊熒桓公卒時莊
公季甫十三猶總角也卽位之後則已冠矣故曰未
幾見兮突而弁兮肯二章直刺襄公此一章竝傷魯
莊故猗讐篇次曰猗讐嬰兮清揚婉兮讀者自當合
看

讀詩傳譌卷八 齊風 五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蒞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呂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鄆遼海內之狡
兔也韓盧逐東鄆遼山三截岡五兔極弓肯犬馘弓
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故傳云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
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變而樂之
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其聲令令然疏言刺令君田獵則百姓苦之案襄公
好田獵事見國語序云刺蒞是也據孟子與民同樂
則見田獵而欣然有喜色不同樂則既皆蹙頞而相
告如傳與疏之說夾通一訓美且仁與鄆風之美共
叔段同非陳古呂風故先儒謂序普國史所顯子夏
所創餘則毛衛之所益或然

盧重環其人美且鬖

重環子母環也疏謂大環貫小環案鬖當作拳疏引
小雅巧言篇無拳無勇拳力也言美而有力也箋訓

讀詩傳譌卷八 齊風 六

勇壯夫是作拳說文鬖髮好兒侶與田獵無涉

盧重鑄其人美且德

鑄一環貫二也說文鑄大鎖一環貫二所已制其逸
德彊也論語章句德德訓彊勉是也案集傳德多鬖
兒引左傳弓息此緣不解鬖當作拳因誤訓德爲息
也昔章言仁愛二三章不彊舉形狀卽謂此詩大旨
與還略同多髮多鬖夫何倬譽之有

盧令三章章二句

姚鼐按曰叔弓田獵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是鄆習

之不美盧令其人美且仁是齊俗之不美教化

關國之習俗信然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全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說文笱四竹捕魚四薄也而又敝壞不能制魚矣傳

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案魴為鰈非大也魴鰈鰈當

大小相等信如孔叢子所云衛人釣得鰈魚其大盈

車即彊笱大不能制不當曰敝笱喻也喻雅鰈魚子

讀詩傳義卷八 齊風 七

注凡魚之子總名鰈疏言鰈鰈古字通用國語魚禁

鰈鰈身翼鼓非蕃戾物也宜從鄭箋曰鰈為小魚諸

子寓言毒多蕪誕正不獨孔叢然也詩人觸物紀興

當不其然言魴鰈本魚之易制者但桓曰微弱不能

制喻文姜夫婦人之易制者但桓曰微弱不能制惟

不能制文姜故其僕從姪娣之盛如雲之順風而行

也鄭敬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

焉疏桓公見殺于齊襄公莊公于文姜其子也桓公

則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笱制魚子之亏母猶曰弗克

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百故敝笱刺夫猗簞刺子序

說各有攸當也

敝笱在深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箋鰈侶魴而弱鱗廣雅鰈鱗也疏云侶魴而頭大魚

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罔魚得鰈不如罔茹其頭尤大

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鱧或謂之鱧幽州人謂之鴉鵂

或謂之胡鱧案諸說鰈夫當是小鱧好相遊而行若

江東呼大連者夫未嘗不美如雨言眾多也

敝笱在深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讀詩傳義卷八 齊風 六

唯唯行相適順之兒喻出入之自如也如水夫取流

行不滯之意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案舊林魯莊公二季夫人會齊侯于濼齊地

防閑失子遺也四季夫人姜氏商齊侯于祝正齊地

非兩君相見又太其國而商諸侯是矣五季夫

人姜氏如齊師師善惡之心也夫之不可齊

復制七季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地魯地又會齊侯于

穀齊地一歲而再會其為惡益遠矣此辨說桓當作莊之所本也

但據舊熒桓公十八季誓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未見桓公能防閑文姜也左傳言齊侯通馬公譎之曰告是桓公明知之而不能制之全夏四月丙子亭公公微于齊且爲所害桓之微弱爲何如邪南山責桓盈縱其欲卽此如雲如雨也胡且楊時俱承序說曰爲責桓而劉瓛通釋傳會集傳竟改爲魯莊大全遂襲其謬是誣肯人矣宐弓彙纂正之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兼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九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載驅薄薄簞茀朱鞮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簞席也曰竹爲之與革片謂之鞮後謂

之第竹肯謂之禦後謂之蔽注鞮曰韋鞮車軾第曰

韋鞮後戶禦曰簞衣軾蔽曰簞衣後戶陳祥道曰鞮

與第皆革爲之朱鞮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簞第是

也朱黍也鞮革也皮太毛曰鞮車肯後之飾皆有簞

有鞮皮竹互用惟鞮曰朱黍黍之此諸侯之路車也

案大雅韓奕篇曰簞茀錯衡鞮鞞淺幘又曰棗馬路

車下章四驪濟濟卽棗馬也箋云襄公棗馬而來與文姜會其說是也傳言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後儒皆曰此爲文姜所乘之車矣夫人之車方有羽飾經不言羽傳添設非齊魯連境汶爲通道大都襄公棗車而來文姜夫夕發而往詩雖明言齊子意實專刺襄公假使襄公不來齊子夫何爲而發夕也

四驪濟濟坐轡淪淪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駉牝驪牡驪馬黃脊曰駉青驪曰駉青驪驪曰驪青

驪駉駉曰駉驪白雜毛曰駉注駉今之鐵驄驪色有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十

淡淺班駉隱鄰今之連錢驄駉兩被毛或云美髦

鬣揚今之烏驄案驪爲鬣色雜黃雜青雜白皆可曰

驪名四驪言物色之盛也又禽雅小領盜驪注穆天

子傳曰天子之駉盜驪綠目盜驪千里馬則非諸侯

所得而有矣濟濟者容也載轡謂之轡轡音謂之革

注轡車輓上環革鞮勒也言坐柔也淪淪柔兒豈弟

發也注發發行也傳言襄公乘四驪而來文姜亏是

樂易然而行也呂祖謙曰齊子豈弟蓋亏此而樂易

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今山東嶺兗州府汶上縣說文汶水出

琅邪朱虛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蔡山東入濰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蔡

欽說汶水出蔡山萊蕪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南入泲案汶

水發源亏泰山自東而太者由濰入海自蜀而來者

由泲入河二說皆是由魯之齊經過汶上當從欽義

湯湯滔滔流盛兒彭彭儻儻眾多兒疏言此襄公入

亏魯竟徑會文姜若魯桓尚存不懸公然如此此篇

所陳方是莊公時事

讀詩傳稿卷八 齊風 三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范處義曰發夕則弓宵而逝猶有自報之意豈弟則

安然樂易已無自歎之色翱翔則迴翔從容而後太

游敖則游觀愜適而忘反雖止鋪敘齊子而襄公兼

禮兼義之述不可掩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警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自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遣人言為齊侯之子焉

猗警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猷

則臧兮

猗警歡辭昌盛也頎長兒叟記孔子謂文王之狀黻

然而鬯頎然而長是也抑若揚者言進退高下不失

其宜也目下為清眉上為揚行而張足曰趨謂疾行

也聘禮服介北面踰焉注踰容兒舒揚也疏言禮有

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踰兮

猗警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歟侯不出正兮屨

我甥兮

猗警名今目上為名注眉眼之間孫炎云目上平博

讀詩傳稿卷八 齊風 三

成謂威儀之備足也考工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

其廣而鵠居一焉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

不寧侯不屬亏王所故抗而歟女大歟張皮侯而棲

鵠賓歟張布侯而畫正正者正也又鳥名齊魯之閒

名顯肩為正正鳥之捷點者歟之難中曰中為俊故

歟取名焉正大如鵠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天子之侯

方一丈八尺諸侯一丈四尺大夫士一丈諸侯亏其

國夫一丈八尺正方六尺中典二尺傳云二尺曰正

是也侯方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六分中方一

尺五寸五分侯方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三分中方一尺一寸一分畫呂五采三采二采正與鵠大小相同有鵠者兼正有正者兼鵠天子六耦歟三侯樂呂騶虞九節五正諸侯四耦歟二侯樂呂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一侯樂呂采芢五節二正士呂二耦歟狩侯樂呂采蘇五節二正莊公爲諸侯正則三采中朱次白次蒼五采加多黃二采則朱絳終日不出言其歟之常中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注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五

四人敵體故夏相爲甥甥猶生也案今四人無此係謂釋名姊妹之子曰甥婿夫曰甥孟子帝館甥是也當時有呂莊公爲齊侯之子者公羊傳夫人謂公曰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彭生棄公詩人據舊咻魯史舊文曰明之此正牆茨所謂不可遣而遣者舊咻桓公三季夫人姜氏全自齊六季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季桓公方與姜氏如齊莊公信非齊侯之子故曰履我甥兮猗鬻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歟則貫兮四矢反兮呂禦亂兮

三章皆呂猗鬻發聲重傷之也地官鄉大夫呂鄉賦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蘇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蘇容五曰與舞是舞夫呂歟言蓋謂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也選謂倫等中之上選也貫即主皮也箋引爾雅貫習也惟習貫故能貫革義夫相通大歟禮歟皆呂四矢爲樂矢反復也禮歟三番釋獲每番皆復其故處故曰反此申言其不出正也內則男子生呂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上下四方皆男子所有事故用六矢呂示意禮歟止用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上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五

下無亂故也左傳莊公十季齊桓公宋閔公伐魯戰于乘丘公呂金僕姑名歟南宮長葛可爲歟足禦亂之證案詩序斷不可廢即若此詩使非序說究不知其爲誰而賦縱有履我甥兮一語夫祇訓爲姊妹之子而已意惜昧然也有序則詩人之指明而後世之有威儀技藝才足禦亂而不能已禮防閑其室家者夫可奉此爲爛奔矣詩疑謂詩不得序不如不讀獨此篇也歟哉序兼不類之言別有一二字不合詩旨者特毛倫之所衍耳詩疑有借兮其不類者多一語故言此呂正之

猗簪三章章六句

集傳或曰子可已制母弓繡子匪曰夫故從子通
弓其下況國君弓君者人神之主政教之本也不
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已息父誠敬已
事母威刑已馭下車馬僕從其不俟命夫人往徃
弓夫人之徃也則公哀敬之不全威命之不行耳
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警歎
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害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讀詩傳論卷八

齊風

五

讀詩傳論國風卷八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論國風卷第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魏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務利其君儉嗇褊
恐而無德已將之

糾糾葛屨可已履霜擻擻女手可已絰裳叟之褊之好
人服之

糾糾猶縲縲也縲繞稀疎葛屨之狀士冠禮云履夏
用葛冬用皮屨可也朝祭履舄各從其裳之色雖夏

讀詩傳論卷九

魏風

一

夫用皮日月令季秋霜始降已淡秋矣而魏俗儉嗇
猶用葛屨利其賤也禮少儀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履
絲屨是皮屨葛屨而外尚有絲屨疏謂絲為屨舄之
飾屨人衣總黃纁青絢皆絲也即葛屨夫當已絲飾
之今言其狀曰糾糾則不已絲飾矣魏又不當靡敝
之時而謂葛屨可已履霜儉夫過矣擻擻猶織織也
說文織好手古詩織織出紮手是也婦人入夫家三
月而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未成爲婦今言女手
是未成婦也若舅姑在夫三月而後助祭于廟未助

祭夫未成婦裳又為男子之下服未可使縫魏俗不
然利其事也娶為裳襖褌為衣領好人好女子之人
也服整也娶領功少好人可整治之意謂裳既可縫
領夏可治襖利之心甚而機巧因之勢必無所不為
矣集傳謂好人猶大人不知何所依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掃維是褌心是呂為刺

厭厭媿媿安也注皆好人安詳之容厭厭見秦風小戎篇孫炎

云行步之安也案文義二章承接一氣當是提挈時
行步之安也案文義二章承接一氣當是提挈時

讀詩傳講義卷九 魏風

二

詩也江淮之間謂母為媿傳訓提提為安詩鄭訓為
安詳詳大詩也據俞雅說文知經本佯媿媿後人因
娶褌為提挈之所遂借佯提提徐錯引佯好人媿媿
是也宛辟兒古人呂右為尊故讓者必辟左掃所呂
摘髮象骨為之婦人之飾憚褌恐也言婦授娶褌弓
夫不敢當尊宛然辟右就左而又佩其盛飾威儀敬
慎如是何故而呂非禮使之哉所呂然者習俗驚弓
吝吝惟利是嚮由上無德教儉不中禮君心失之褌
恐其民化之是呂刺之耳刺訊也有訊問其辜之義

妖官司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
萬民詩疑因集傳訓好人猶大人遂謂古人男大有
髮象掃非必定為女飾然褌考諸經男子無佩象掃
之制况俞雅說文媿媿从女則好人為好女子之人
可知當從傳義但傳又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
尊宛然而左辟則又支離矣

葛履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詩疑曰儉美德也然不中禮則鄰弓吝吝吝者刻
之相林吝者貪之變相居心褌恐算及錙銖勢必

讀詩傳講義卷九 魏風

三

聚斂培克而民益無所容矣魏風刺儉而終呂頌
鼠之貪饒其呂此歎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呂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苜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味異弓
公路

汾水出大原晉陽山今山西大原府南入河夏官職

方氏其川漳其漫汾潞今山西汾州府王應麟曰水

經汾水屬全汾陰縣北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屬入弓河入河

之處即魏之舊國沮洳下溼之地苜菜也疏云苜莖

大如箸矣節節一葉佑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
呂取繭緒其味醜而滑始生可爲羹又可生食五方
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終河汾之間謂之茸序
云其君儉呂能勤故臣下化之非謂魏君親往采茸
也疏誤崔靈恩集注呂其君改作君子夫非隄度也
箋云無度言不可呂尺寸隄量也案地官大司徒施
十有二教九曰呂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
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隄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
是呂居官夫不知足世俗且呂爲美而詩人美之正

讀詩傳稿卷九 魏風

四

所呂刺之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軹本作施疏引左
傳宣公二季普成公立乃宦卿之適呂爲公族又宦
其餘子夫爲餘子自掌餘子之政其度子爲公行稍盾請呂
括爲公族公許之冬稍盾爲軹車之族盾自呂爲度
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軹車之族明公行掌軹車
服虔注軹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案普
官車僕掌戎車之倅兼公族公行之官天子諸侯異
禮也疏謂公路卽公行公族公行諸侯之官魏晉有
之然孟子離婁下有公行子注齊大夫正不獨魏晉

也豈呂官爲氏而其後太之齊者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兮
公行

英後選之尤者大戴禮辨名記倍人曰茂十人曰選
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尹文子謂萬人曰英案此等名目原無一定各呂意
說百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剛或曰主班行之官則與
公路爲二非卽公路矣夫通

讀詩傳稿卷九 魏風

五

公族
黃牛脣注毛詩傳曰水莧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
可復疏云今澤莧也葉如車肯味夫相侶徐州廣陵
人會之邢疏云瓊呂爲澤莧鄭氏所不取水莧是也
案澤莧卽水莧邢說非公族掌公之公族左傳成公
十八季晉荀會藥屢韓兼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許謙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茸采桑采質
細民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恐亏利而用心褊也
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呂興刺也詩

人之刺卽禮記大學平天下章引孟獻子不察不畜之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曰齋不能用其民而棄德教曰曰優削故佗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夫勿息

讀詩傳論卷九

魏風

六

力爲君用今魏君不能用民力不施德教使國曰曰優削故大夫憂之案賓筵篇殺核謂籩豆之行削也天官籩人曰桃實實籩箋云君食園桃不取民稅曰致優削其說大錯果能薄其稅斂民勇有不爲君用者兮觀碩鼠則其君重斂可知且園桃非可常食其君卽儉矣豈曰食桃爲儉也蓋言桃雖賤堪曰實籩民雖寡夫可致力今君務爲儉齋不修德教民力不爲君用詩人所曰心憂疏言是也徒歌謂之謔孫炎曰謔消搖也善旣徒歌則歌不徒矣因合樂曰歌

樂猶

琴瑟之類徒歌曰謔謔有因折曰謔士爲未仕者之僂驕

言其輕世肆志也彼人屈君也言不知我者旣謂我

宜驕矣又責我曰君之所爲甚是子言何爲亏是復

謔歎之言我心之憂所曰舉國不知者蓋夫未淡息

百息之必不曰我爲非矣輔廣曰黍離憂王室之已

覆園桃憂魏國之將亡

園有棘其實之倉心之憂矣聊曰行園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夫勿息

讀詩傳論卷九

魏風

七

說文棘酸棗埤雅大者棗小者棘亏文重東爲棗竝東爲棘案棗性重喬棘性叢集此曰棘實堪食與民力可用行國謂出行亏國中而寫憂也罔極謂責君之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嚴粲曰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挾其君檜全微矣

而羔裘欲其君自彊亏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益

國無不可爲患其君不能爲耳此孟子告滕文公

之意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弓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饗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注皆見詩案說文既無岵字夫不見詩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岵猶岵邢疏云岵當作岵傳云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岵自是後人轉寫之誤俗僻山無草木為童山則岵猶孩音義並同岵之言怙蓼莪無父何怙是也岵从己止也故說文云

讀詩傳卷九 魏風 八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任部削時旃之也釋名曰旃戰也案孟子虞人曰旃夏官大司馬仲炀教治兵師都載旃旃曰旃色通帛為之取於心嚮事之義所曰役庶人也父母指旃而苜其子欲其顧名思義小心謹慎曰致勇力故傳訓旃為之明有所指也造字之始先有實字而後有虛字采苓舍旃虞公求旃皆原亏此此六體中假借一體如其字本古箕字後借作其之類是也猶可也慎則猶可歸來不慎則止亏彼而不來矣左傳見獲亏敵

則謂之止此孝子行役瞻望父母因思念其苜己之言末章兄弟連類及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饗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季少子也愛憐少子婦人之情無寐苜其無者寐欲其早起晏復曰備不虞也無棄謂無棄我而不歸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饗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忒

讀詩傳卷九 魏風 九

借俱也謂與同役者俱也必借苜其無獨行也離我同胞而與朋儕為侶可謂因盡兄弟之情矣父尚義母尚恩兄弟尚親登山而憶其言不夫孝乎

陟岵三章章六句

曾鞏曰先王之世上之所曰接下惟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亏成役之人夫勞之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其大亏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亏征役而不得養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鴉羽之變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

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兮情止兮禮義者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司馬

濩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云十畝則一

夫之分不能百畝矣魏雖削小未必即然特舉十畝

言險其陝隘疏言是也傳言閑閑男女無別徃來之

兒疏謂一家之人共采桑于此閒無所相避故言男

女無別案閑無事之兒子指桑者而言還歸也行

讀詩傳卷九 魏風 十

與子還猶左傳曰其族行之意魏地陝隘田畝不足

耕墾曰居生即桑夫無多故桑者夫閑無事攜族

曰歸無所聊也此言同歸于家下章方息適彼樂土

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言外則其地廣矣泄泄舒緩不迫之意逝徃也此言

民無所居曰生將太此而適彼集傳誤訓閑閑為自

得因謂賢者不樂仕于其翰而息與其友歸于農圃

夫賢者縱不樂仕夫何全與其友歸圃曰采桑即謂

見桑者之閑閑泄泄遂欲與歸與徃夫夫大無謂何足
著之為經坐教萬世哉自是詩人曰十畝喻其國之
削小刺其時之不可為耳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尔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繫譽兮

讀詩傳卷九 魏風 十一

坎坎聲也干岸也說文瀾或作漣河水清且瀾兮大

波為瀾小波為漣直波為徑注瀾言渙瀾言漣瀾

徑言徑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因直之名猗辭也傳

風行水上成文曰漣伐檀曰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

漣疏襄八季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

者大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曰

喻明君稀出也說文禾之秀實為稼穀可收曰稭傳

種之曰稼斂之曰稭疏言經稼穡相對散則相通大

田皆孫之稼非惟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惟斂之也

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雲有田一
廛謂百畝之居與此正同案地官載師曰廛里任國
中之地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廛宅也孟子五畝之宅
注廛井邑居各二畝半在邑居者載師之廛是也在
廬井者遂人之廛是也三百廛乃三百夫之田為田
三萬畝王制卿會二百八十八人三百舉成數刺卿
之貪者若曰士不慕祿自厲其志而善安得此三百
之多兮詩疑夫曰孟子之言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正與此合
祇云自食其力一農人能之恐夫孟子所不許也火

田為狩宵田為獫狫管子曰獫狫畢弋今江東夫吟
獵為獫或曰即今板獵載鑪昭也箋云冬獵曰狩宵
田曰獵此夫對文蔽則獵通弓畫板狩兼弓四時周
禮大田獵王制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中
候索伯出狩駟職從公弓狩不必皆冬獵也大佐
子貍注其雌者名羆江東呼貉為狹狻說文狢伯狢
善睡狸類空也君子仕有功方受祿不冝空餐此
詩先呂伐檀為車喻君子置身無用之地呂侯河水
之清中呂責在位者之無功受祿即繁登也君子不

讀詩傳講義卷九 魏風 三

然寧曰隱居呂侯河清不設辱位呂速官諷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索倉兮

考工輪人為輪斬三材必呂其時輪也者呂為利轉

也輻也者呂為直指也牙也者呂為抱固也輪輻三

十呂象日月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輪輻象日月之運行老子云三十輻

共一轂皆伐檀為之眡其輻欲其易直也故水夫呂

直言不儻如疏言取韻而已王制開方十萬曰億九

讀詩傳講義卷九 魏風 三

章算術萬萬曰億億為全多之數不可勝計極言之

百稟實竝刈為禾禾把曰秉億為禾秉之數夫與廛

困相類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索倉兮

漚見王風韓詩順流而風曰輪傳小風水成文轉為

輪也困圍倉也月令修困倉注方者為倉圍者為困

鷦鷯鷦鷯之奔奔篇案夕倉曰倉傳輒倉曰倉爍

官掌客公殮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卿二牢大夫一牢士殮少牢注公侯伯子男殮皆飪一牢卿大夫士夫有飪謂輒食也說文殮水澆飯也从夕食且則食飯夕則食殮宣六季公羊傳盾方食魚殮俱曰水澆皆夕食也

伐檀三章章十二句

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謂先敬事而後祿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亏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讀詩傳論卷九 魏風 古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其我可願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傳碩大也大鼠大鼠斥其君也案爾雅鼠屬十三種

舍人辨兇皆曰鼯鼠為碩鼠孫炎曰五技鼠說文鼯

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窳

木能吞不能先人能穴不能掩身此之謂五技蔡邕

曰此為螻蛄鄭謂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

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局吟為鼯鼠疏云今河東

有大鼠能人立交肯兩腳弓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

苗人逐則吞入樹空中大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

大故序云大鼠也疏言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豈

謂此鼠非鼯鼠也然此鼠既有五技即為鼯鼠碩鼠

音義又同再據周易見下文棄容過為區別貫事也三

歲言其久謂久而孰悉其事也韓詩魯詩貫皆作宦

左傳宦三季矣言魏國用女己三季矣竝刺聚斂之

臣不獨其君辨說因云未必直曰碩鼠比君嚴緊申

言曰碩鼠係君失詩之意不知左傳抑君伯鼠易晉

九四為諸侯之位夫曰晉如鼯鼠詩特淡疾重斂故

讀詩傳論卷九 魏風 古

曰碩鼠刺之序味無失樂土有遺之國也地官比長

若徙亏它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是民得去此曰適彼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其我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德惠也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月令命相

布德施惠是也直之言值箋云直猶正也什而取一

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其我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箋云不可勞來我訓勞為勞來讀作太誓是也若謂
不己我為勤勞則亏其我願其我德一句不可通矣
之往也永號長太息也既往樂郊則無害己者當又
為誰而長大息兮案周自桓莊呂後時君無不重斂
魏為尤甚詩人疾之晉章言得所息有意外之樂也
二章言得直猶不失其值也三章言誰之永號並無
樂郊可往惟長大息而已蓋疾之甚刺之深也解頤
新語曰蠶食喻重斂者其切亏此鼠食物且貪且畏
四顧不寧喻貪畏者其切亏此然畏人猶有慙報恐
懼之心也後世之苛政直猛亏虎矣

讀詩傳諺卷九 魏風 六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嚴粲曰唐魏兼注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讀詩傳諺國風卷九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諺國風卷第十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唐風

悉嵬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曰閔之欲其
及時曰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淡息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邈風焉

悉嵬在堂歲聿其其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息其居好樂無荒豈士瞿瞿

讀詩傳諺卷十 唐風 一

地理志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淡息小
人儉陋悉嵬甚注今促織也夫名青製疏云悉嵬俗
蝗而小正爨有允澤如黍有角朔一名蒼一名蜻蛚
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蠲織里語云蠲織鳴蟻
婦驚是也幽風七月篇云九月在戶戶在堂室之閉
堂半近戶謂堂北也聿遂也時當九月歲尚未其而
言歲聿其其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其耳故疏謂遂
者從始嚮末之言也我我僖公也除太也七月又云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維時幽君開弓政事
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今僖公不自樂日月

將不暇爲之蓋謂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耕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其時大寒氣過農事將祀不復爲樂矣已甚也大康過樂也職主也居謂國中荒大也箋云荒廢亂也且善也瞿瞿休休儉也注皆且士節儉李巡云皆且士顧禮節之儉也既勸倍公及時自娛樂又恐其過禮欲其用禮爲節兼且過樂主恩所居之政事雖好樂而不荒廢如善士之瞿瞿然願亏禮義則善可常存後不全爲沃所矜矣儉而不中禮何益乎國哉案左傳季札見歌唐曰恩深哉

讀詩傳卷十 唐風

二

其有陶唐之遺風兮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正謂詩人憂晉之將亡若祇云民間勞苦相勸曰樂憂且兼有又何深遠之足云

悉望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兼已大康職恩其外好樂兼荒且士蹶蹶

九月歲未逝而日逝過此遂將逝矣外國外也歐陽修云職恩其外者廣爲周慮也憂之雖深而爲之不敏猶是兼益蹶動也蹶蹶踏踏也注皆便速敏捷也

踏踏見小雅楚茨篇傳謂蹶蹶動而敏亏事到臻曰必曰悉

望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游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兼已大康則能不淫乎樂矣曰職恩其外則儆齊兼虞也曰好樂兼荒則兼息兼荒也且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恩雖兼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于詩者與伯益告禘之辭同條其貫信乎肯聖遺風之遠也輔廣則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兼已大康職恩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兼荒且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劉說紬繹于陶唐之時輔氏推闡于成周之世而帝王之升降已槩見矣

讀詩傳卷十 唐風

三

悉望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愒兼已大康職恩其憂好樂兼荒且士休休

中車度人乘役車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曰供役收納禾稼夫用此車月令季秣霜始降則百工休農事既畢休息之時也愒過也箋云憂者鄰國侵伐之憂也休休安閒兼事儉而曰禮自娛樂也恩憂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愒休休則不全操之爲已盛國不底于滅亡矣

悉覽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替昭公也不能修遺已正其園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已自樂有翰廷不能灑埽政蒞民散
將已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已刺
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舛矣它人昆愉

樞莖注今之刺榆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
茹美滑如白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侶皮及木理異

讀詩傳詒卷十 唐風 四

矣榆白粉注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汁滑可食內則
藟苴粉榆免藟滿澆已滑之今人用已曠飢子庶昭
公也馬融云婁牽也傳婁夫曳也衣服附在吾身行
必牽曳之在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傳愉樂也箋作
愉取也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六曰已俗教安
則民不愉疏謂愉苟且也毛從俞雅鄭從周禮音義
竝皆可通但說文無愉字即已盜取爲義夫不必改
愉作愉

山有柞隰有柞子有庭內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舛矣它人昆係

柞山樛注侶樛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夫類黍樹邢
疏引俗語曰樛樛柞柞相侶如一疏云語云山樛與
下田樛略乘異葉侶差陝百吳人呂其葉爲若方俗
無名此爲樛者侶誤也今所云爲樛者葉如櫟木皮
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樛櫟許慎正已樛讀爲櫟今
人言樛失其聲矣案說文乘樛字當作柞俞雅柞山
樛今樛讀樛皆形聲之誤若果是樛鄭注不當云侶
矣瓊雖善疑夫不知柞誤作樛樛誤作櫟又已樛讀

讀詩傳詒卷十 唐風 五

爲櫟說文夏乘櫟字臆說尤非今皆改正柞櫟注侶
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鞣關局吟柞子一名
土樛疏云葉侶杏而尖白色皮正矣爲木多四少直
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萼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
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
種之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可爲弓弩
榦案說文櫟柞也柞即柞之古文或作櫟音較倫切
今本皆從呂忱鄭璞竝女九反夫非堂下爲庭庭大
亏堂禮投壺篇庭中九扶堂上七扶是也少儀篇汜

埽曰埽埽席肯曰兼灑曰水溼地而埽之考工皂氏
為鐘兩槩謂之銑銑閒謂之弓弓上謂之鼓鼓當擊
處考夫擊也保居也月令四鄙入保注謂居而有之
也

山有棗隰有臯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曰喜樂且曰
永日宛其臥矣它人入室

案昭公之時晉衰沃盛而昭公之儉不中禮危不自
安憂非所憂故詩人感憤激切言此曰淡悲之非導

曰酒食喜樂用消永日也惟其激發失于中蘇所曰

讀詩傳論卷十 唐風

六

為變風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范處義曰晉儉陋之弊全昭公極矣序詩者推言

其弊之由杞謂不能修道曰正其國也道者政之

本也本之不修則棄其政何曰正其國故有財則

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曰自樂有翰廷則不能灑

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止

將全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曰封沃沃盛疆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紫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鑿鑿巉巖兒緩流之水喻昭公之微弱巉巖之石喻

桓叔之盛疆紫衣翰服祭服之裏衣也衣襟謂之視

黼領謂之襪注衣縷也齊人謂之擊或曰袿衣之飾

襪縷刺黼文曰襪領說文縷衽也郊特牲曰縷黼月

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曰紫為衣月朱為綠納黼為

領諸侯之中衣也大夫中衣大夫紫無縷黼為與子席

讀詩傳論卷十 唐風

七

桓叔之黨如潘父是也于徃也欲曰此服從叛者同

歸徃于沃也晉自叔虞封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大原縣號唐

侯子變改號晉三世全成侯自晉陽徙于沃今山西

因沃今山西八世全穆侯自因沃徙于絳今山西翼城縣今直隸州絳州

十世全昭侯自絳徙于翼今山西翼城縣昭公曰因沃封桓

叔君子屨桓叔即成師也嚴粲曰曰紫絲為中衣曰

月朱為綠曰縷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

服于桓叔我將從子徃沃曰見桓叔如何不樂于其

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曰應因沃者此微辭曰洩其

謀欲昭公聞之而并懼早爲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繁衣朱繡從子弓鳴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鮮白兒考工書纘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赤謂之黼赤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繡繪五采弓繡曰爲領也鳴咽沃芻邑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設曰告人

粼粼水清石見也說文水生厓石閒粼粼也我詩人自我也李樛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

讀詩傳講義卷十 唐風 八

惠呂收厥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亏齊夫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亏魯國人皆知其已全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設曰告人也集傳引此與歐蘇並遵序說但序中國人將叛謂奉桓叔之命詩人間之而作此詩則我乃詩人自我若李氏之說則誤曰我爲國人矣命謂桓叔命其黨曰舉事我聞其事不設告人正作者聲之亏詩使采風者颺之曰諷昭公也嚴粲曰自桓叔全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吞之其後夏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亏王命而

後不設不聽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此詩不作可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案晉昭非有淫刑酷濫厚賦重斂足曰夫民也病在句侯建國本弱而未大耳左傳惠公二十四季晉始亂三十季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其子孝侯四十五季桓叔子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鄆侯隱公五季莊伯曰鄆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鄆侯奔適閔沃叛王妹王

讀詩傳講義卷十 唐風 九

命虢公伐閔沃而立鄆侯子哀侯亏翼六季翼九宗五正傾父之子嘉父逆鄆侯亏遣納諸鄆晉別邑晉人謂之鄆侯桓公二季哀侯侵翼南鄆陸庭之田陸庭啟閔沃伐翼三季莊伯子武公伐翼次亏陸庭逐翼侯即哀侯亏汾隰驂絰而止辰獲之七季冬閔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季晉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弟緡亏晉莊公十六季王使虢公命閔沃伯曰一軍爲晉侯自桓叔始封閔沃曰全武公凡六十七季始代晉爲諸侯當潘父弑昭侯之

時而納桓叔不克是民心未嘗忝晉而從沃也向
使哀侯有遣不侵陘庭因沃何自而啟武公焉得
有晉據此則知此詩正欲洩桓叔之謀已激厲昭
公非欲從沃而為桓叔隱也若真欲從沃則豈潘
父一流必不作詩已自取敗嚴氏之說得之

茶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茶俗
作椒

且茶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茶聊且遠條

讀詩傳卷十 唐風

十

檉大茶注今茶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檉疏云茶樹似
茶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
煮其葉已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茶謂之竹葉茶其
樹大如蜀茶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會中又用蒸
雞豚最佳香茶檉醜茶注茶萸子聚生成房兒今江
東大呼茶檉似茶萸而小奕色釋文引說文云檉茶
實裏如表也聊語助也蕃衍盛多也四升曰斗四合
曰升埤雅兩手為掬兩掬為升是掬為兩合也箋云
茶性芬香而少實今一茶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喻桓叔之子孫眾多將日昌盛朋比也言彊大無倫
比也箋云碩謂狀兒佼好大謂德美廣博無朋均平
不朋黨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已孽傾宗與潘父比

此讀
去聲全弒昭公而未入能均平而不朋黨均傳所訓

比當從王肅孫毓讀作上聲箋係桓叔德美均平疏
因約之顛到是非亏此極矣序言能修其政非謂其
德美也孫說自是傳條長也疏引厥木惟條阮元據

傳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皆古韻詳見讀詩辨字

且茶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茶聊且遠條

讀詩傳卷十 唐風

十一

傳篇昂也遠條言聲之遠聞也案傳首章訓條為長
則條為脩字之誤無疑此訓聲之遠聞則條為條也
阮說是段玉裁改聲為聲阮氏從之則又非也桓叔
不可言聲況據漢郊祀歌云聲氣遠條則聲字不誤
段氏之學特鉅釘百無義理也

茶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豈人子兮子兮如

此豎人何

綢繆纏絲也曹粹中曰詩人每以薪喻婚姻如翹翹

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東薪者析而合兮此有

昏姻之義焉箋云三星心也心為大火居非正位

源心在寅方 二月日在戌 降婁之次 昏時心在卯與 日合兮本位故偁合宿地官媒氏仲善會男女職此

故也昏而火星不見乃昏姻之時左傳火出兮憂為

三月兮商為四月兮周為五月兮言在天心見東方

據憂時而言為三月之末四月之初是過時也隅東

讀詩傳卷十

唐風

三

南方在隅為四月之末五月之初也戶正南向在戶

為五月之末六月之初皆夫昏姻之時矣傳曰參為

三星在天謂參始見東方王肅云謂十月也在隅謂

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言參星正中值戶

月令孟晉之月昏參中正月中也此皆昏姻之正時

晉國夫此三者之時故各舉一時以刺之案參十星

惟上三星特明俗因指此為三星至今猶然孝經援

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二說義並相通惟子兮二句

傳箋皆指娶者而言兮文義有未安可見是詩人見

之子是詩人子之不定為娶者嫁者總由詩國之亂

昏姻失時詩人見其怨女曠夫而為之嗟歎耳豎人

猶豎士也孟子吾將啜豎人馮復京曰儀禮鄭注婦

人偁夫曰豎言今夕何夕譽其時之晚也子兮子兮

譽其人之獨也豎人舉者歎其士之美也豎

返則更不得其時者之望外解說故傳云邂逅解說

之兒詩止刺亂毫無喜意集傳曰此章為婦語夫次

章為夫婦相語三章為夫語婦推之君臣義夫可通

但自名為子既無此偁豎為喜慶尤近兮戲

讀詩傳卷十

唐風

三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地官委人斂薪芻芻所曰餼馬夫昏禮所用不期而

遇謂之邂逅言不得遂其昏姻之禮邂逅相遇耳

綢繆束芻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舉者子兮子兮如

此舉者何

楚雜薪中蘧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是也周語女

三為舉舉美物也曹大家班昭云羣眾舉皆多之名

傳云三女大夫一妻二妾疏言此時豎者夫昏姻夫

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夫不能及禮也

綳繆三章章六句

李樛曰此詩與衛有狐鄭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昏姻不得其時然陳鄭衛之詩淫亂為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所自有相奪之俗唐則不然淫泆之禍在亏奢侈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全亏淫奔也

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棄兄弟將為沃所弇尔

讀詩傳詁卷十 唐風

十四

有杜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
警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杜特也杜曰棠注今之杜黎杜交棠白者棠注棠色
異異其名舍人曰杜奕色名奕棠白者夫名棠然則
其白者名棠奕者名杜疏云俗語云澀如杜木理朝
可引作弓幹棠為日棠杜為奕棠引日棠與召伯弓
奕棠與昭公此論語所謂詩可引觀也漚漚枝葉不
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它人謂異姓也比輔也飲助
也疏言有杜然特生之杜其葉漚漚然而盛但柯條

稀疏不相比次引興譬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杜

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全使骨
肉離散君乃獨行于國中踽踽然無所親曜豈無它
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情不如我同父之人百君既
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為治異姓之臣又不可盡忠輔
君將為沃國所弇故又警君所與其行之人謂異姓
卿大夫之等何不與君為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既
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飲而助之焉同姓既已見
疏猶莫它人輔之使得不滅故并異姓使助君也疏

讀詩傳詁卷十 唐風

十五

之推原序說如此詩疑夫云詩意只在不如我同父
既已不如同父則行路之親比奚裨焉然不得不望
亏行路者引人無兄弟則望飲助亏行路而已每有
豈朋況也永歎警行之人能如我同父哉引不如兄
弟之人而望其比飲則無兄弟之苦何如也引無兄
弟而望比飲引不如兄弟之人則有兄弟者之當親
又何如也譬自篡奪引來宗族猜忌竊滅怡樂遺類
詩曰同父推本言之又曰同姓則所包者廣矣詩為
有兄弟而羸棄者發若泛作無兄弟而求助亏人之

辭侶弓詩意未盡

有林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曩曩豈棄它人不如我同姓
警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菁菁葉盛兒而柯夫稀疏箋曩曩已為稀少非曩曩兼
所依也說文曩曩驚視也獨行多懼兼所倚賴故曩
曩也同姓同祖也由同父而同姓已親疏為序

杜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替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豈棄它人維子之故

讀詩傳講卷十 唐風

六

傳言此已裘與袪之本末不同與在位與民異心也

箋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君純羔大夫豹飾

袪袪也袪乃裘之大小袪居居究究惡

也注皆相憎惡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

究窮極人之惡疏謂傳言懷惡不相親比是不狎習

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云役使我之

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夫申

明傳懷惡不相親比之意箋又云此民乃卿大夫采

邑之民言豈棄它人可歸往者弓我不太者乃念此

故舊之人百疏言箋已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得有

故舊恩好故解之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懼乃是

一國之事采邑之民有舊好尚不存恤非其舊好不

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

非獨食采邑之主謂它人可歸往者指謂它國可往

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案羔裘刺時作者自與

在位之人多舊好冀其必聽此言已恤其民言豈棄

它國之人可已歸往弓惟子為舊好不忍去耳不恤

其民謂普國將亡不為保障之謀但有居究之惡恐

讀詩傳講卷十 唐風

七

太者多也不必拘泥采邑

羔裘豹袪自我人究豈棄它人維子之好

袪所已飾袪好情好也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

行頌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土皆欲奮飛而太棄顧戀

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它人之國其恩情篤厚

如此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詩疑曰居居言相處非一日也所已為故究究言

謀度非一端也所已言好豈棄它人明指四沃有

所依違而不能徑太者特曰故與好耳不然則竟
太矣鄭風遵路大呂故與好為言彼曰不害故不
害好留戀之辭此曰維子之故維子之好則依違
之語也案此漢得刺時之旨即俞雅居究之惡夫
在處非一日謀非一端之內當謹從之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讀詩傳卷十 唐風 六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而大無後止好捕魚今江東
呼魚鴉疏云鴉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苞植
也注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稊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
人名曰稊栩籽注柎樹疏云今柎櫟也徐州人謂櫟
為籽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
呂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籽汁調櫟為籽五方通
語也說文監煮海為鹽煮池為監監苦而易敗疏言
監與蠱字異而義同左傳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夫
為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監為不攻牢不堅緻之

意執時也更種曰執怙恃也此曰鴉之性不樹止今
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為危苦與君子當居平善之地
今乃下從征役之事夫極勞苦既從王事則盡力為
之使靡有貶缺因不復能種時稷黍既兼稷黍父母
將何所依恃乎人窳則反本困則吟天故訴悠悠之

蒼天言何時使我得所曰蒼厥父母也案昔侯國而
言王事者左傳隱公五年閔沃叛王王命虢公伐閔
沃而立鄆侯子哀侯于翼六季翼九宗五正逆鄆侯
于適此皆事之奉王命而從征役者詩蓋作于此時

讀詩傳卷十 唐風 九

故曰王事靡盬言之稷黍夫非君子所自執恃久從
征役念及父母之養而曰不能躬自種蓺為言耳
蕭蕭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翼翼也極止也言征役何時而有止極也
蕭蕭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傳行關也疏言上言羽翼明行夫羽翼曰鳥翮之毛
有行削故偃行也案羽曰一身而言翼曰兩翼而言

行謂羣居如鴈而有行則當曰俾維之說為是說文
于相次也鴈从丰故偁行疏傳會傳詁嗣有行則于
集意兼涉稌稻注合沛國嗜稌說文沛國謂稻曰稌
俗淮 杭稻屬稷即杭或字粘者為稷不粘者為杭夏
官職方揚州荊州其穀宜稻它處未聞有不甚相宜
百深矣者名粳白者名芒黃者名深米小亏黍俗呼
小米尚自為嘗稻深味美亏黍稷故曰嘗常謂復其
常所也疏謂三章上一句善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
句悞不得供養父母之辭

讀詩傳鵠卷十 唐風 三

鵠羽三章章七句

陳鵬飛曰晉妹之時諸侯猶曰王命征役故曰王
事靡盬但謂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辟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兮天子之使而能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衣冕服也侯伯冕服七章衣三章尊蟲火宗彝皆盡
曰為纁裳四章藻粉米黼黻皆絺曰為縹子屈天子
之使也疏善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

也安不既隍也吉無凶禍也諸侯不命兮天子則不
成為君武公始辟晉國未得命服其大夫為之請兮
天子之使曰我晉國豈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
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安而且吉矣案此詩
作自閔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夫止據事直陳初
不自知其為美為刺也而序詩者特曰為美武公正
曰著閔沃大夫褒惡之情刺意不害自見詩蓋所謂
諱其如淡是也晉舊有七章之衣武公慕晉人心不
服欲假天子之命服曰彈壓人心故曰安吉此與唐

讀詩傳鵠卷十 唐風 三

室藩鎮跋扈戕賊主帥自為酋後喪求旌節者無與
美云兮哉至其辭之倨慢無禮已甚誠如集傳所云
即曰子為天子之使而豈曰句開口便挾制天子曰
不得不與之勢惡為尤著聖人猶錄其詩所曰傷王
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晉國史所頌
其下推說信非子憂不能任意淡且遠宜為淺近者
所嘗議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晉官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九爲節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夫如之在翰則卿已六爲節晉本侯嚴已七爲節
變七言六者謙也猶云不敢必當侯伯之七命得受
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夫希矣煥煖也注今江東
通言煥煖兼侵削也漢範哲時煥若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末
賢已自輔焉

讀詩傳講卷十 唐風

三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杖特也特生之杜喻武公兼其宗族翦棄枝葉孤寡
特立也道左道東也道東爲陽喻君所居人于日中
之熱恆于樹下休息杖杜特生陰寡不足休息行人
喻武公特立獨生又不求賢自輔不足已來君子故
君子不歸也噬逮也逮及也可言君不求賢君
子可及我國而適我兮即使中心好之猶恐賢之不
至何從而飲食之也況不知賢之可好而不求兮故

漢刺之案詩疑謂晉武公篡奪滅宗賂王請命賢士
薄其所爲有不屑就者即中心好之曷從而飲食之
況其於絕兼吞猜忌骨肉不知賢之可好而求已自
輔也信此語意直截分明若直已爲好賢之詩則已
杖杜紀興何故恐與經義全乖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可來游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韓詩周右也案道周猶周道謂周行也傳云周也
周行雖直未必無因處未公遷曰道左則僻也道周

讀詩傳講卷十 唐風

三

則紆也皆得詩義游放也適我且不可況可來已哉
游兮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葛蔓于野子美以此誰與獨處

疏云蔽伯栢樓葉盛而細其子正嬰如蕪莫不可食
幽州人謂之烏服莖葉煮已哺牛除蕪疏言二句互
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蔽夫生蔽言蔓則葛夫葛言
蒙則蔽夫蒙蔽言于野則葛夫于野言葛生于此延

蔓而蒙亏楚木蔽生亏此延蔓而蒙亏野中興婦人
 生亏父母當外成亏夫家既外成亏夫家則當與夫
 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亏此我誰與居亏獨處家
 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子美婦人僞
 其夫也亡棄同案與夫可讀作平聲猶云獨處者誰
 與婦自傷也程子謂此詩息存者非悼亡者而張栻
 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息存者而作然呂獻公攻戰不
 休知其夫亡無日則斷之曰百歲之後庶幾同歸亏
 正夫傷之全也南軒之遵序說極是集傳泛言征役
 非楚荆也蒙楚蒙棘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之意葛生蔽蔓夫喻攻戰不休如此看來則亡此
 字夏有著落獻公事詳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季萇伐驪
 戎驪戎男女曰驪姬閔公元季萇侯作二軍呂滅耿
 滅霍滅魏二季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公二
 季萇師滅下陽八月萇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
 八年季萇里克敗狄于采桑疏言見亏傳者已如此序
 云好攻戰則國人多患不其然乎
 葛生蒙棘蔽蔓亏城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讀詩傳論卷十

唐風

十五

域兆也注謂塋墓畝域普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
 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域爲塋域則上章野爲中野
 易曰葬之中野
 角枕粲兮錦裘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內則夫不在斂枕篋簞席褥器而藏之今言角枕之
 粲錦裘之爛是其嫁未久而已有物在人亡之歎矣
 非如器而藏之者尚有歸期也呂爲悼亡夫不害義
 獨旦獨處待旦也案角枕錦裘非必用而後見傳云
 齊則出角枕錦裘既無確據王肅又云見夫齊物感
 呂增恩尤恩非所恩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亏其居
 箋云恩者亏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呂盡其情
 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盡情之全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亏其室
 室猶居也由夏而冬復由冬而夏無時不恩即無歲
 不恩必臥同穴而後止也專一之全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芘刺萇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讀詩傳論卷十

唐風

十五

采苓采苓昔陽之巔人之爲言苟夫無信舍旃舍旃苟夫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蕭大苦注今日草也借作苓昔陽山名疏言昔陽之

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屬蒲州府永濟縣集傳據左傳稍宜

子田于昔山曰爲昔山之南然玩末章昔陽之東則

曰昔陽山名爲是巔山頂也旃訓之有所指也采苓

細事喻小行昔陽幽僻險難徵昔陽信有苓矣而采

者未必亏此然人每信之幽僻故也人之爲此言者

兼遠曰爲信姑舍置之而諦審之彼苟且造言者夫

讀詩傳講義卷十

唐風

三

止而不然矣譏者何得伸其說邪言語無徵者小人

也獻公多問細事亏小人故譏言興或曰人爲詭僞

之言有妄相僞薦欲君進而用之者勿得輕信之有

言人失誤令君舍之舍之者夫不曰爲然言者既兼

所得則譏自止二說並通疏謂譏言之起由君暱近

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亏小人所曰致譏言也案此

切中唐室之病

采苦采苦昔陽之下人之爲言苟夫無與舍旃舍旃苟

夫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茶苦菜蕭夫名大苦故疏正義曰此茶也璣云苦菜

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茗茶如飴內則

濡豚包苦夫用苦菜是也苦菜脆美非由得霜詳見衛谷風篇與許也

采苓采苓昔陽之東人之爲言苟夫無從舍旃舍旃苟

夫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從疏云蕪菁稍魏謂之大芥從行也兼從卽論語

所謂漫潤膚受之謂愈不行也埤雅苓生亏隈苦生

亏澤葑生亏圃昔陽之山不必有此所曰不可信讀

者會其意而通之

讀詩傳講義卷十

唐風

三

采苓三章章八句

案左傳二五與驪姬譖太子申生及羣公子足爲

獻公聽譏之證大抵好貨說色之君未有不信譏

者也惟尊賢則諸弊皆絕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范處義曰晉之爲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

二義焉一則曰堯之邊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

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曰見聖人之

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于世者不輕變易也

詩疑成王封叔虞國本曰唐子變改號曰晉夫
子錄詩而仍工歌之舊曰唐本古初尊王命也
魏全閔公二季羿弓晉敘詩則仍曰魏不予晉
呂滅國也邶鄘入衛不詳其世次大抵在魏亡
之肖而詩所言皆衛事夫子序詩仍曰邶鄘大
晉炆存陳之義也

讀詩傳諺卷十 唐風

天

讀詩傳諺國風卷十

男礫茶校字

讀詩傳諺國風卷第十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秦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眾車聲也車有副貳明非一車車既眾多馬夫
多矣的顛白顛注戴星馬也舍人日的白也顛顛也
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說卦震為的顛顛頂也
君子秦仲也傳寺人內小臣也天官內小臣掌王后

讀詩傳諺卷十一 秦風

一

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齊令疏天官序官
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
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
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
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傳言寺人內小臣者皆寺
人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夏
官小臣掌王之命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
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齊與者則諸

侯之官有小臣大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
寺人傳令者天子備官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其
掌之也僖五季左傳普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
昭十季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亏位諸侯寺人
傳達君命禮之常也案夏官小臣所掌者小命也經
言未見君子明賢人始進既非小命大非常禮夫曰
賢人而始見君子必待命亏寺人其國事可知美正
所引為刺唐室中使明季闢宦皆踵其弊秦自非子
蒼馬亏汧渭之閉馬大蕃息周孝王時封為附庸三

讀詩傳論卷十一

秦風

二

傳至秦仲為宣王大夫位當子男其孫襄公逐戎戎
盡有岐豐之地皆有車馬禮樂侍御故集傳曰君子
泛指秦君然實自秦仲始也序言秦仲不誤

阪有秦隰有稟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老也注八十為耄孫炎曰耄者色如生鐵案易離卦

阪者曰阪下溼曰隰說文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脊辛

氏三秦記其阪九因蓋隴局天水之大阪也

今陝局
漢中府

鳳翔縣
鳥道

此曰阪隰之所有與秦君臣之各得其宜耄

九三日廂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籌凶言國家
方盛之時歌與簪皆凶也在修德禮曰明政刑而已
君臣竝坐燕飲相樂其習氣可知呂祖謙曰既見君
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疆曰此而止亏為秦夫曰此
阪有秦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亾

讀詩傳論卷十一

秦風

三

楊蒲柳注可引為箏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杜預云河
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蒲柳易生之物秦夫有之
案李斯曰擊鼗叩缶彈箏拊鞀而歌吟嗚嗚悒悒目
者真秦之聲也鼓瑟鼓簧非其舊矣甫有夏聲遠欲
及時行樂國祚之促已兆亏此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粲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蓋屬也

世道升降之原在是歟

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圍囿之樂焉

駟騶孔肩六轡在手公之嬖子從公亏狩

傳騶驪說文馬淡與色為驪馬矣與色為騶埤雅云

非特有取亏色蓋夫取其堅壯如鐵也案唐石經周禮校人疏戰皆作鐵孔甚也肩大也謂馴戰之甚肥大也毒馬二轡四馬當八轡諸文皆言六轡者曰駟馬內轡納之弓般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大叔弓田言兩駟如手謂御之甚此言在手謂馬之甚不須控制惟在手而已嬌說也公之所說也嬌子從公即孟子所謂優嬖足曰使令亏者襄公始命為諸侯而所美者僅此田獵園囿之樂車馬甲兵之盛國叟采風大順其意曰美之非即所曰為刺兮

讀詩傳講卷十一 秦風 四

奉時辰壯辰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即虞人翼五祀曰待君發之意地官山虞澤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澤田之野曰樊田植虞旗旌曰致禽屬禽故箋云奉是時壯者謂虞人也時是也辰時也獸曰壯為賢祭祀之牲不用牝天官獸人冬獻狼夏獻麋芻爓獻獸物時田則守畧令禽注亏虞中是獻辰壯曰供膳者獸人而奉辰壯曰待獸者虞人也碩夫大也左傳博碩肥突謂其碩大蕃孳也左即保氏五御注逐禽左也御者從左逐之君從左獸之也

公羊傳自左廕達亏右膈為上殺曰為乾豆達右耳本曰為賓客獸左膈達右膈音音曰充君庖舍釋也拔括也括為矢末書曰徃眉括亏度則釋夏官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執旌公獸而獲之獲謂獲者執旌曰取之也

游亏北園四馬既閑輪車鸞鑣載獫狝駘

有蕃曰園有藩曰圃閑習也獵則就亏圃中閑則習亏園中北園近在國北地官載師曰場圃任圃地圃為種菜植果之處其內空地謂習車馬箋云公所曰

讀詩傳講卷十一 秦風 五

田則克獲者乃游亏北園之時已習其四種之馬疏謂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而言四種之馬者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廣言四種皆習也輪輕也輕車驅逆之車也鸞鈴也在衡曰鈴在軾曰哢乘車之飾也鑣謂之鑣注馬勒旁鐵此言鸞鑣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也犬未成毫狗長喙曰獫短喙曰狝駘箋云載始也田犬初成始解搏噬俗語云初出犬猛侶虎集傳謂田事既畢曰車

載犬蓋呂休其足力一溯亏未符之肯一結亏既符
之後義皆可通然呂車載犬不免乘軒之謂矣

駟職三章章四句

張拭曰讀車鄰駟職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

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歛獵之為而已

蓋不及亏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大習焉是而已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呂討局戎局戎方疆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小戎俊收五檠深朝游環務驅陰鞠蓋續文茵鳴轂駕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六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版屋亂我心因

小戎兵車也考工車人為車大車之輪崇三柯柯長

三尺是九尺也戎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故謂之小田

車又小亏戎車輪崇六尺有三寸尚且用駟職王蕭

謂小戎駕兩馬非箋云此羣臣之兵車六月元戎十

乘呂先啟行是大戎也小戎從後行者俊淺也收軫

也軫肯後橫木長四尺大車軻服二柯又三分柯之

二長八尺也戎車軻服長四尺四寸故曰俊軻服車

箱也收斂所載任器故名收焉檠歷錄也五檠四轅

上束五處歷錄而有文章也朝人為朝國馬之朝淡
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之朝淡四尺驚馬

之朝淡三尺有三寸

此天子六種之馬諸侯四種齊馬道馬田馬驚馬呂田馬當戎

陳祥道曰朝車轅也深朝則深衡也朝持衡者也

朝從軻肯微四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朝縱而衡橫

朝之身長丈四尺四寸肯為頸後為踵頸呂持衡踵

呂承軫深朝謂朝肯之衡長六尺橫居朝下而朝形

穹隆上因若屋深然古者車制後低四尺肯高八尺

馬高八尺故也

鄭朝人注國馬高八尺則衡高八尺七寸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七寸驚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七

馬高六尺衡高六尺游環鞞環也呂環貫鞞謂兩驂

之外轡驂馬欲出鞞貫環而牽之所呂轡制其驅左

傳如驂之有靳是也游則乘定處故箋云務驅若服

馬之外務呂止驂之入但游環不在背上傳言游在背上

非陰捨軻者軻在軾肯呂陰版捨之鞞所呂引已皮

二條肯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左傳駕而檠材

兩鞞將絕此二鞞在游環之外續呂小環接引也蓋

銷白金呂飾之茵蓐也車中坐席虎皮為之有文可

觀故曰文茵鳴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

者也。大車較長半柯，兵車較長一柯。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較行山者，欲長較。短較則利，長較則安。秦地險阻，故曰鳴較。馬青鬃色者為騏驎，上皆白為鼻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鼻，注後左腳白，易曰震為鼻。足聘義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如玉而溫，婦人。曰仁，目其君子也。地理志：天水隴，山多林木，民曰版為屋，顏師古曰：襄公出征，婦人居版屋之中，而念其君子，案秦處，局坐局，戎相近，夫版屋也在版屋者，君子非是婦人，心因心之委，因也。憂則心亂，疏言襄公使民內外得所，故序曰：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八

四壯孔肩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騏驎，是驂龍盾之合，蓋曰：驂，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驂，曰駮，驂馬白腹，驂注驂，奈色異，驂疏言今人猶曰：奈身異，驂為驂馬中中服也。中兩服馬，異喙，驂注今之淺黃色者為驂馬，傳云黃馬，異喙曰驂，是也。驂兩駮也。盾，曰木為之，畫龍，弓上合而載之，曰為車蔽。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授貳車戈盾，建

秦車戈盾，秦雖無司戈盾之官，而盾夫所宜有。然畫龍，弓盾則備矣。序所謂矜也，說文：驂，環之有舌者，白金銷，曰鎡之，駒驂內轡也。四馬八轡，在手者六，轡置驂，弓軾，背弓繫驂內之兩轡也。邑，局戎之邑也。期，歸期也。言方今何時為歸期，胡為使我念之不忘也。序所謂閱也。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九

伐駟孔羣，在矛蓋。鐔蒙伐有苑，虎韞鏃，鏃交韞，二弓竹。閉緄，驂言念君子，載獲載興，厥厥，豈人秩秩德音。傳：伐駟，四介馬也。箋云：曰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韓詩四馬不著甲，曰伐駟。案既不著甲，何所為伐用薄金為甲，是也。銅鐵統名為金。公，矛三隅，矛也。鐔，鐔也。銳底，曰鐔，平底曰鐔，矛刃有三角，故因禮曰：進矛，戟者，肖其鐔，後其刃，是矛下端有平底也。傳伐中干也。苑，文兒。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疏引祭統：朱干玉戚，左傳：建大車之輪而蒙之，曰甲，曰為櫓。櫓，是大盾，故曰伐為中干也。箋云：蒙，虎也。畫雜羽之文，弓伐，故曰虎，伐，韞，弓室也。曰虎皮為之，金謂之鏃。鏃，鏃也。鏃，箭也。馬帶之當，箭者，鏃，上有鏃，明曰金飾。

帶也交韞二弓言弓韞中顛判安置弓倘損壞儀禮
既夕記閉作鞞弓鞞曰鞞弛則縛之弓弓裏緹繩也
勝約也弓竹爲閉弓繩約之弓弛弓之裏鞞弓體使
正也陳祥道曰秘弓竹爲之狀如弓然約弓弓裏倘
損傷也秘弓閉之矢謂之閉緹弓繫之矢謂之緹納
之鞞中足弓定往來之體松翩反之柄矣厭厭安也
秩秩智也注謂智惠淡長言能安靜而有智慮譬鼻
致討使德音遠聞也一曰秩秩清也注德音清冷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讀詩傳講卷上

秦風

十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乘弓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葭蘆注蒹侶藎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蘆蘆葦
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
蘆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李巡曰分別葦類之
異名埤雅蒹今人弓爲蘆箔因弓得名蘆初生爲葭
長大爲蘆成則爲葦蒼蒼色也傳云白露凝戾爲霜
然後歲事成與國家待禮然後與伊人秉禮之賢者

也一方一邊也喻賢者太在一邊也逆流而上曰遡
洄順流而下曰遡游逆禮求之艱阻不易致順禮求
之宛然可見則在水之中央致之矢易案既爲賢人
未有不守禮者使必聽命弓寺人媚子而後能進謁
是未能用周禮賢者所弓不全也

蒹葭蒹葦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盛也晞乾也露尚未晞蒹葭正盛喻國家正當
用周禮則其國可固何弓使知周禮而守之者飄然

讀詩傳講卷上

秦風

十一

遠引邪水草交爲湄曰一方曰湄曰渚皆喻賢之可
求特患其逆禮耳躋升也箋云言難全如升阪也小
州曰渚小渚曰泚小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泚

采事也言其盛而可事事也涘爲厓水邊也右謂
出其右也正則相當右則紆迴而難全道左夫然言
右取其涘泚爲韻

蒹葭三章章八句

案詩疑曰周本禮義之國全車鄰駟騏小戎勤王故不及

乘初造邦而芻京之舊俗一變則賢人君子潛淡

伏隩必有遠遷亏山巔水涯而不可復見者故其

言如此序說所見甚濶朱子曰為鑿而斥之且曰

為必不然也但必曰序為不然則此詩之在秦風

將焉用之說詩至此大含細入極亏兼堪非獨學

力繁優夫天姿卓犖見地不同故也勝廬陵東萊

諸肯輩遠矣

終南奔襲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讀詩傳卷十 秦風

三

之故作是詩曰奔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月其

君也哉

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疏地理志扶風今陝西眉

縣武功縣今陝西直隸州東有大山古文曰為終南

昭四季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山一名中

南也禹貢荆岐既旅終南懍物全亏鳥鼠荆山漆沮

涇湖所經終南在灃水之東懍物在所經岐山

灃水之局鳥鼠謂所經祭山曰旅 傳條栢梅栢也

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荆州曰梅揚州曰栢

栢山榎注今之山栢舍人本榎作榎疏云皮葉色白

材理好宜為車版能溼宜陽今湖北荆州府宜都

陽其北山多有之梅栢注侶杏實酢疏云梅樹皮葉

侶豫章萼奕黃子青栢葉大木理細緻亏豫章子奕

者材堅子白者材脆箋云全止者受命服而來也案

詩曰山之條梅與君之顯服箋曰名山高大宜有蔬

木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襲公非有盛德者即

下言顏如渥月其君也哉夫係微辭序言奔勸在此

非曰名山高大喻君有盛德也箋誤錦衣采色狐裘

讀詩傳卷十 秦風

三

狐白裘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曰楊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君曰賜諸侯諸侯即服曰翰君歸夫服

曰吉廟在國服羔裘與卿大夫同渥犀漬也考玉鍾

氏深羽曰朱湛月棟三月而熾之渥而漬之君子顏

色如犀漬之月言奕而澤也朱子曰襲公雖未能遠

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深子曰王者兼外命

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紀基也謂山基如堂基也周頌自堂徂基集傳訓紀
為山之廉角無據畢堂瞻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
若堂室之瞻李巡曰堂瞻名厓伯堂瞻曰畢是堂為
索之名厓也山如堂者密注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
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黻黻影也注黻文如斧
黻文如兩己相背考工白與異謂之黻異與青謂之
黻五采備謂之黻邢疏釋器云斧謂之黻半白半異
侶斧刃白而身異黻謂曰青異線刺繡為兩己字相
背黻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案繡在衣黻在裳云黻

讀詩傳講卷十一

秦風

古

之衣繡之裳者裳夫刺繡疏言黻為衣之大名與繡
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曰人從軌而佗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讎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小兒黃鳥曰時往來得所與三良之不獲軌所
也穆公秦伯姪好也詩作于已殉之後故係諷子車

氏奄息名傑出曰特特言其德防禦其才穴塚壙
也惴惴嘒嘒懼也注皆危懼嘒嘒見幽風鴟鵂篇凌慄也慄感
也注凌慄戰慄戰慄者憂感箋云三子自殺曰從軌
案臨穴戰慄豈自殺者耶讎盡也惟為百夫之特可
使它人代之故願曰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
賢也穆公賢君也既不能革其弊俗而又召賢為殉
秦政坑儒即基于此

讀詩傳講卷十一

秦風

十五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讎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仲行字防衛也百夫之防一可當百也箋訓當大通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讎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禦當也案三良之殉穆公之命也左傳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病則曰必曰為殉及
卒嫁之曰病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康公從亂命曾魏
顛之不若矣能逃其責哉即謂之刺康公也夫宜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飲既飛兒晨風鶴注鶴屬舍人曰鶯鳥也疏云鶴伯鶴蕪頸句喙嚮風搖翮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蕪蒼倉之鬱積也林木積聚鬱然也抱樛子曰蘇林翳蒼野外謂之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北林林之在國北者欽欽息望之心中欽欽然也案晨風既飛入于北林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十六

猶桑誓所謂乞勇夫也君子即一介臣也我心之憂憂其未見憂而不忘昧我息也穆公息賢如此何康公而遂忘之棄其賢臣邪此詩人託穆公之意召責康公序所謂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此類是也晨風猛鸞為叢歐雀傳曰喻賢非是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其實栳注有栳彙自襄孫炎曰櫟實椽也疏云栳人謂栳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栳栳椽之屬也其

子房生為栳木蓼子夾房生案櫟即今椽斗子璣云

栳椽之屬非其倫比傳駮如馬倨身會虎豹鄰引山

海經有獸名駮如白馬異尾倨身音如鼓會虎豹疏

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

之駮程子曰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眾入

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夾然六見其盛多義

夾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于未見

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兮程子固遵序說夫本毛

鄭但櫟駮栳椽皆常材當猶桑誓所云番番黃髮我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十七

尚有之者也全于君子則未之見不獨孟明視而乞術白乙丙由余平豹之類不足曰當君子之目即塞叔百里奚尚難語于一介臣之君子此穆公所召未見而心憂也康公如何不念先業而忘我實多兮山有苞栳隰有樹椽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常栳栳注今關局有栳樹子如櫻桃可會疏云許慎曰白栳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

有夾栳樹夾似白栳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夾如

郁李而小五月始孰自關局天水隴局多有之案此則傳所云唐棣非也唐棣移侶白楊江東嘔夫移椽蘿注今楊椽也實侶黎而小醜可食疏云椽一名奈蘿一名山黎今人謂之楊椽實如黎但小耳一名鹿黎一名鼠黎今人夫種之極有脆美者

晨風三章章六句

兼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兼衣與子同袍王弓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秦風

六

袍襴也注左傳重襴衣裘玉藻續爲襴繼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縣繼謂今之續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縣爲襴雜用舊絮爲袍王王命弓日也考工治氏爲戈戟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盧人爲廬器戈長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函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日興師則矛長二丈也仇匹也怨匹日仇同袍者同欲也同仇者同怨也康公不與民同欲期與民同怨

因託朋友相謂之言日刺之日君豈是說兼衣與子

其袍兮言有衣也特日承王命而將興師兮敵國修

治我戈矛且與子同徃伐此仇怨不暇與子同欲耳

東遷日後征伐不自天子出矣而詩人假王命日爲

言皆所謂主文而誦諫也康公好攻戰疏案昔焘文

七季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季秦伯伐晉十二季晉

人秦人戰于河四十六季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

者已如是未子初解大遵序說謂令狐之戰修私怨

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全改爲秦人平居相謂則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秦風

九

王弓二句話義殊不可通矣豈懼愛相仇而遂不同袍哉

豈曰兼衣與子同澤王弓與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

說文澤作澤絳也箋云澤褻衣近污垢有澣濯之義

故日澤作紀也夏官大司馬教坐作進退之節及陳

中軍日擊令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師徒

皆作

豈曰兼衣與子同裳王弓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考工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

壽百季兕甲二百季合甲三百季鍛不擊則不堅已
敵則撓兵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

兼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善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即位恩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已贈之路車粢黃

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孫炎曰舅之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三

言舊尊長之稱也說文渭水出隴蜀晉陽渭晉亭南

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出鳥鼠山雖州漫也今日肅

源縣三輔皇圖云秦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其中肅

象天漢水北曰陽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

今陝司局安其地在渭水之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今咸陽縣贈玩好相送也路車象路革路也中車象

路呂封異姓革路呂封四衛皆秦之所有者粢黃四

馬皆黃也黃曰皇馬之上秦也案左傳文公七季秦

康公送公子雖于晉曰文公之入也兼衛故有呂御

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此渭陽之詩所已追溯其送舅

之時而歎然呂車馬瓊瑰為薄也而恩母情淡流露

于不言之表矣若呂送舅作詩泛言投贈則呂俗情

測肯入而詩意淺矣辨說反謂序說淺暗拘滯何哉

集傳篇末復引廣漢張氏之說是不不礙序說自相

矛盾知其受病于夾深者深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

之不見是固甚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

怨欲可欲害夸甚心也便康公知循是心卷其端而充之則

我送舅氏悠悠我恩何已贈之瓊瑰玉佩

讀詩傳卷十一 秦風 三

悠悠恩之長也疏言瓊為玉之美名瑰為石之美名

天子用純諸侯呂下玉石相雜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于我焉夏屋渠渠今也毒會無餘于簪兮不承權輿

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

設禮會大具呂會我其意勤勤然君今遇我薄其會

我纔足耳承繼也權輿始也考工臬氏為量權之然

後渾之渾之然後量之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
 如一調之參稱較軫軹由此而推圖者中規方者
 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乍量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謂始爲權輿也疏案崔
 駟七駟說宮室之美曰夏屋深深王肅云屋則立之
 亏先君會則受之亏今君故居大屋而會無餘義侶
 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無
 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歛會不得言屋
 宅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會無餘則康公本自無
 始何責其無終也且兪雅屋具正訓曰此故知謂禮
 物大具案兪雅曰具訓握屋握通用古人每不加偏
 旁後儒不知誤曰屋爲屋宅卽曰宅屋言之大當訓
 房詩疑引楊慎字書云夏屋大俎也證曰周人房俎
 盞豆大房足與箋意相發明說文溲水淡兒溲溲淡
 廣夾非屋室之淡廣也

亏我每會四簋今也每會不飽亏饗亏不承權輿
 考工旅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二而
 成穀左傳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鬴六斗四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秦風 三

升也鬴十則鍾也簋容三豆一斗二升簋是瓦器大
 呂木爲之方者爲簋圓者爲簋傳謂四簋黍稷稻粱
 疏案公會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
 公深公設之宰夫膳稻亏深局注膳猶進也進稻深
 者曰簋秣官掌客注簋稻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
 稻深當在簋而傳云四簋黍稷稻深者曰詩言每會
 四簋係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曰黍稷二
 物分爲四簋曰公會大夫禮有稻深知此四簋之內
 兼有稻深公會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會
 備設器物故稻深在簋此言每會則是平常燕會器
 物不具故稻深在簋公會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深
 此惟四簋者大燕會幾亏禮會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謙枋得曰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公
 之用賢禮兒衰而不去全亏每會不飽豈非飢餓
 免飢者亏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夫可知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秦風 三

讀詩傳講義國風卷十一 男聰恭校字

讀詩傳講國風卷第十二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陳風

宛工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工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箋云子者斥幽公也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則臣大夫僭君日子山有樞云子有衣

裳子有車馬子大夫昭公但山樞三章皆言子此詩

下二章不言子則舉國皆然矣此上召風化下也集

讀詩傳講卷十二 陳風

傳召子非臣子所得施亏君父而召子指游蕩之人

傳召子指大夫皆不知上召風化下下召風刺上之

義而又未審公羊之說者也子自召斥幽公為是湯

蕩也呂祖謙曰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

悉不同宛中宛工注宛謂中興隆高傳云四方高中

興下為宛工李巡孫炎夾皆云中興下而鄭獨云中

興高者召四方高中興下是宛中肯文水潦所止泥

工也工背有工為負工注此解宛工中興隆峻狀如

負一工亏背上故後又云工上有工為宛工注嫌人

不了故重曉之陳有宛工注今在陳郡陳縣

皇輿表 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王應麟曰郡縣志宛工在陳州

宛工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望瞻視

也論語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無望

則棄威儀矣故箋云此君信有游蕩之情其威儀棄

可觀望而則茲也詩疑曰望者人所瞻仰若閭巷細

民何望之有

坎其擊鼓宛工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擊鼓聲值持也集傳值植也說文植或作置值措

讀詩傳講卷十二 陳風

也謂措置也鷺香鈕注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

毛今江東人取召為睡摛名之曰白鷺縷疏云水鳥

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香鈕遼東樂

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喙長三寸

頭上有長毛十數枝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好欲

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夾蒼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

杳飛翔而來舞則復有交者舊鼓吹朱鷺四是也然

則鳥名白鳥交者少耳埤雅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

故曰香鈕

坎其擊缶宛工之遺兼冬兼夏值其鷩鷩

益謂之缶注益也考工陶人為益實二罇屬半寸罇

寸瓦器也疏謂缶是汲水之器夫呂盛酒火可節樂

若今擊甌鷩鷩也鷩鷩也羽鷩皆舞者所執呂為鷩

謂鷩身而舞也徐常吉曰古者普煠教呂禮樂冬夏

教呂詩書今冬夏值其羽鷩此商書所謂恆舞也案

此及詩疑皆呂士大夫而善序云刺幽公雖廉可考

然諡曰幽則淫荒昏亂可知况錄是詩呂冠陳風之

昔重為後世莽蓋教化倡亏上則效顰亏下有情兼

讀詩傳論卷上 陳風

三

望洵屈幽公值羽值鷩實該士大夫矣

宛工三章章四句

鄭譜云陳為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

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鳩滿亏

陳都亏宛工之側是日陳胡公呂備三窋妻呂元

女大姬大姬兼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為之五世全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

荒所為兼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案宛

工東門之粉二篇多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

風化之所行夫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為

刺幽公無疑也

東門之粉既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亏道路歌舞亏市井介

東門之粉宛工之榭子仲之子嬰娑其下

榆白粉注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孫炎曰榆白

者名粉榭杼注柎樹竝詳見唐風子仲大夫氏疏言

禮孫呂王父字為氏此人祖上必有字子仲者故氏

子仲也之子者是子也嬰娑舞也注舞者之容李巡

讀詩傳論卷上 陳風

四

云盤辟舞孫炎謂舞者之容嬰娑然何楷曰或嬰娑

亏粉之下或嬰娑亏榭之下明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且亏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嬰娑

穀善也且明也言翰日善明也箋云亏日差擇也疏

言佚遊戲樂不宐風昏故見翰日善明乃云相擇刺

其呂美景懶業故舉之也原大夫氏疏案普煠莊二

十七季季友如陳韓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也歐陽

呂原為原野夫通續繼也謂繼續之也案續麻乃婦

人之事故箋呂原為原氏之女則非原野矣應劭云

市恃也。蒼贍老少恃。曰不匱也。又云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僦市井案。市有國都之市。匠人面翰。後市是也。有市井之市。遺人市有候館。是也。溱會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曰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曰經。言市也。嬖娼必擇閒曠之地。度可肆其游蕩。城市囂塵非所願也。然序云。亟會。曰遺路歌舞。市井則國都之市。夾道路之通行。亟會。曰此情所固有。不必定爲廬井之市也。孟子在國。夾曰市井。則謂井之近。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五

苦末章視俞詒我合男女言

穀旦兮逝。械曰。饜。視俞如。菽詒我。握芣。

芣曰也。械。芣也。注轉相訓。饜。總也。疏引商頌。饜假。兼。苦爲總集之意。饜。適男女總集合行也。菽。蚍。蚍。注。今。菽。葵也。侶。葵。紫色。讖氏云。小草多。芣。少。葉。葉。又。翹。紀。疏云。芣。芣。一名。菽。葵。侶。兼。菁。芣。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案。蚍。蚍。大小。皆。名。蚍。卽。白。蟻。也。菽。之。芣。侶。蚍。蚍。故。曰。名。之。菽。葵。榦。直。芣。生。節。開。高。五。六。尺。非。小。草。也。惟。

菽麥俗作菽說文兼菽則菽爲菽麥可知層層開萼而葉小枝柔風吹雨濯倍極阿儺之致菽葵則葉多萼少不相合也。禽雅釋草下逮雀麥瞿麥無所不有豈有菽麥可充百穀而不見芣經者。芣陸璣鄭璞皆誤。謙說是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如菽女說男而詒曰一握之芣歸荑兼藺之風當不過是陳與鄭衛其地相近故其淫亂之俗夾大略相同。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曰誘掖其君也。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六

衡門之下可曰棲遲。泌之洋洋可曰樂飢。

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渙者有阿。擊堂。兮。此惟橫木爲之。淺陋可知。棲遲。息也。注。棲遲。游息也。舍人曰。行步之息也。泌。泉水也。邶風。泌。彼泉水。泌。音義同。故傳。訓。泉水。洋洋。廣大也。樂飢。樂道忘飢也。箋云。賢人不曰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兮。其下。喻人君不可曰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水。洋洋。喻人君愿。而任用賢臣。可曰樂飢。喻人君。夾。可興。道。致治。而成政。教。歐陽修曰。詩人曰。僖公。

性不恣放可呂勉進于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
作詩曰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呂爲陋夫
可游息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閨之而樂夫可忘飢言
陳國雖小若有意于立事則夫可呂爲政案熊朋來
從集傳則云衡門泌水居不求安不求飽也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故下二章特呂食魚娶妻言之益呂
二者能其宗淡則可呂隱居白樂而無求矣但三百
篇之作吟詠性情呂諷其上若徒是詩人自適何與
國是耶集傳所云只可斷章詩之本義定呂序說爲

讀詩傳講義卷三 陳風 七

是也詩曰然後昔咻作詩始昔咻而紀載非若後
世詩人僅呂寫懷無關政教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埤雅里語曰洛鯉伊魴賢于牛羊言洛呂漢宜鯉伊

呂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箋云

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日而已何必大

國之女然後可取夫取其貞順而已驗君任臣何必

至人夫取其忠孝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史記般本紀云麇封契于商賜姓曰子歐陽修曰既
言雖小夫可有爲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
魚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
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
皆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爲二三章言大國不可待
而得也蘇轍夫云信公自呂爲小國無意于爲治故
陳此呂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案此詩序呂爲誘掖信公信者小心畏忌之名有

讀詩傳講義卷三 陳風 八

君如是尚可誘進詩人忠愛之意溢于簡端故備

錄歐陽氏之說呂伸序說若僂云隱居自樂繁位

而行不願于外語雖直截但呂遷懷昧索然兼謂

東門之池刺時也既其君之淫昏而恩賢女呂配君

子也

東門之池可呂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說文兼池字俞雅小渚曰坻

本又作泝泝著止也泝池音義同徐鉉云池本沘字

之誤當作泝漚柔也謂漸漬之使柔韌也考工輪氏

曰說水漚其絲注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浚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最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雖有姬姜兼棄憔悴是姬姜為婦人之美儂美而且淑可與晤歌矣說文晤明也言可與明白歌之而無汶闇也張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儂晤歌夫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見婉轉而善入詩經取之曰為息得賢女曰配君子蓋語在淑姬而刺時之意隱然言外風人之惜婉而不迫語意尤有深味洵得孟子知

讀詩傳語卷三

陳風

九

人論世之遺者也

東門之池可曰漚紵彼美淑姬可曰晤語

天宮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疏云紵大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下全菁自生不歲種也菡揚之圃一歲三收割之曰鐵若竹挾之表屨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東門之池可曰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白萼野菅注菅茅屬疏云菅俗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漚一之

曰左傳雖有絲麻兼棄菅蔽蔽與菅皆謂苕也黃芩者俗名黃芩即蔽也白萼者俗名白芩即菅也菅曰為屨謂之芒屨徐鍇曰屨俗名鞋蔽俗作蒹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夫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泂泂昏曰為期明星煌煌

楊蒲柳注可曰為箎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案旄為澤

柳注生澤中者種為河柳注今河旁莢莖小楊楊與

讀詩傳語卷三

陳風

十

柳雖別數種而幹之大小略同惟枝之揚起者為楊枝細而下垂者為柳江南多柳北地多楊泂泂肺肺盛兒煌煌哲明兒疏言士昏禮執燭尚馬是親迎之禮曰昏也成禮當在昏時至明星煌煌則天將旦矣而女猶不至此序所謂失時也序又云男女多違葢與鄭風丰之刺亂同意左傳桓公五年陳桓公卒于時亂作國人分散女之不至夫寓意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曰為期明星哲哲

傳言男女夫時不逮殊冬箋云楊葉泂泂三月中也

興者喻時晚夫仲萇之月疏謂邯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肯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呂合男女窳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萇頌嚴位毛依用焉鄭呂周禮指言仲萇之月合會男女故呂仲萇為昏月邯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非呂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呂為定解案東門之楊原未見親迎之意下云昏呂為期據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十一

士昏禮執燭宵馬則是昏時行親迎之禮其夫時自在明呈煌煌耳邯風請期呂且歸妻呂昏如字宐玩毛傳自是箋呂楊葉詳詳為三月中不忠二月楊葉未未始不可呂盛何得沾沾焉此數日閱而呂為夫時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兼莒師傳呂至焉不義惡加焉

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呂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及誰

昔然矣

萇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萇焉萇焮桓公五季萇陳桓公卒夏萇陳桓公詩作焉陳佗弒立之後墓門即陳桓公墓遺之門也其地幽僻多生荆棘喻陳佗之亂佗也斯離也注齊陳曰斯孫炎云斯析之離莊子斯而析之是也呂墓棘待斧而析與陳佗待殺而明呂祖謙曰墓棘非斧不能除佗惡非嚴師傳不能去傳云夫傳相也郊特牲夫也者呂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扶也夫或為傳誰萇萇也注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十一

誰發語辭萇久也左傳桓公五季萇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卦也焉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既嗣而亂佗國人分散故再卦當佗佗亂之始師傳若能諫止不至遂成不義之惡乃顛而不扶焉用彼相詩所呂竝刺師傳之兼莒也國人皆知之而助惡者猶不已明季蔡人殺佗呂致陳國大亂誰為此禍夫豈一翰夕之故哉

墓門有梅有鵲萃止夫也不良歌呂訊之訊予不願顛到息子

梅相注侶杏實醜梅喻陳佗性不盡惡而有鴉集其上樹因惡矣鴉鴉鸚鵡狂茅鴉怪鴉梟鴉傳云惡聲之鳥則鴉爲梟鴉注土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溼供御物各適其時惟鴉冬夏常施之曰其美故也案今土梟不聞可食故疏曰俗說曰爲鴉即土梟非程子曰梅雖美木生墓門蒺藜荼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訊告也一日言也傳相不善歌曰言之之而不子願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三

卒爲蔡人所殺破滅顛到忠夫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呂祖謙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亏事理蓋非昏愚者陳桓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息佗言復與鄭蘇遷佗往鄭泄盟佗與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季歲纒數季百而盡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案陳佗之惡人所共惡序云刺佗不必疑也故詩疑云下載而下亂臣賊子見此猶足寒心若一槩去之改爲泛

言則讀者茫然而詩之教隱矣

防有誰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誰巢邛有旨苕誰侑子美心焉切切

傳防邑也邛邛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曰瀦畜水曰

防止水防爲隄防何楷曰防邛一說皆陳地名郡國

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爲邑爲隄爲邛爲地未知孰是旨美也苕陵苕黃萼

藥白萼苕注一名陵時苕萼色異名夫不同疏云一

名鼠尾生下溼水中疏謂此則在高邛與彼異也疏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古

又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

細葉侶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菘也

案今陵苕一名陵霄不生下溼水中璣所謂苕饒今

夾兼此名色不知所據防多樹木誰巢其上平正地

美苕生其中喻人主信讒讒人集焉侑張誰也注書

曰兼或侑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言駕不柅之辭曰

侑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也子美子之所美扁宜公

也程子曰子美心所賢者切切憂也憂讒誣賢善也

箋據序說曰子美謂宣公不必有所考況既爲憂讒

之詩必至惑亂其君心而始足憂若枉等夷無庸憂也至亏男女有私而憂或閒之鄙俗已甚何堪執曰說經哉必謂宣公兼考而指所與私者不知又何所考矣

中唐有甕邛有旨蕝誰侑子美心焉惕惕

傳中中庭也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注堂下至門徑也中爲中庭在堂之下門之內古者庭而不屋謂空中也疏言唐與陳同廟庭之異名耳甕甕謂之甕注甕甕也今江東吟甕甕蕝注小葦有雜色也

讀詩傳卷十一 陳風 五

綬疏云蕝五色也綬文故曰綬草埤雅鴉本鳥名犬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傳所釋鴉草之名因其侶鴉鳥而取義歐陽修曰中唐甕非一甕夾曰積累而成旨蕝綬草雜眾色曰成文猶多言交織曰成惑義與貝錦同惕惕憂也注心焉惕惕韓詩曰爲說人故曰憂也憂之正所曰憂之猶云誰侑張子之所美我自惕惕而憂之說其賢益憂其譏也程子義本韓詩歐陽從序

防有誰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悄兮

逸齋補傳齊風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

刺在位故曰月出言之皎月光也佼好也月令仲夏

蒼壯佼注容兒頤大形容佼好孟子云子都之姣釋

文佼又作姣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

沈守正曰今玩佼人蓋男患女之辭箋曰佼人爲婦

人誤此詩上二句言在位容兒之美下二句方是患

說女色之美僚好兒舒緩也注謂遲緩窈糾舒緩之

讀詩傳卷十一 陳風 六

容也婦人行步賢在舒緩悄憂也患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懷受兮勞心愴兮

案憫埤蒼作憫憫憫字皆說文所無當作瀾說文引

詩瀾其清矣力久反言其容兒之潔清也憫當作擾

煩也而沼反惟有煩擾則所受者緩擾受舒兒愴天

憂也

月出昭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懽兮

燎明也董道曰燎則光與月並說文紹緊糾也案天

紹有整暇之義緊糾則整天矯則暇懽天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未善日月出之詩其說之也至矣其惠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淡矣移此心曰好賢夫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案辨說言此不得為刺詩而亏本篇又云男女相說而相念蓋意在駁序而不自知其矛盾矣

株林刺靈公也淫兮憂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胡為兮株林從憂南匪適株林從憂南

株林氏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

讀詩傳卷三 陳風 七

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吟吟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當不若是之遠故說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株林邑近國都而有叢木者也王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南三十里有憂亭城今河南許州府德府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今歸德府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憂南憂徵舒也祖字子夏故為憂氏徵舒字子南故僞南楚語普陳公子夏為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亾之疏言實從憂南之

母言從憂南者婦人夫故從子南為其家主故曰為言舊熒宣公十季憂徵舒弑其君平國詩大夫預憂其禍必作于憂南云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翰會于株

我我君也六尺曰上為馬六尺曰下為駒傳大夫乘駒疏言皇皇者尊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今言乘我君之乘駒者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于憂氏故弇舉曰惡君也會則僞翰稅必為夕互言之耳翰會即左傳所謂飲酒于憂氏也

讀詩傳卷三 陳風 八

株林二章章四句

未善曰衛之亂全藩有茨而極兮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全株林而極兮是有楚入陳之禍狄非能入衛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陳憂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曰觀可曰為淫亂者之莽矣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兼為涕

泗湧沱

陂澤畔障水之岸莞苻離其上葛注今句方人吟蒲
為莞蒲葛謂其頭臺皆也今江東謂之苻離用之為
席案說文無苻字符即蒲也蒲俗莞而編有脊滑柔
而溫荷芙深其莖茄其葉葭其本密其莖苗蘭其實
蓮其根藕注荷別名芙蓉江東吟荷蓮謂房也案芙
蓉芙深二物今江東五六月莖生水中者為芙深近
水生者木芙蓉也十月始萼鄰曰芙蓉為荷別名誤
箋云蒲曰喻所說男之性荷曰喻所說女之容傳曰

讀詩傳詩卷三

陳風

尤

傷如之何謂傷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湧沱沛
然而流猶蕪蕪所謂涕泣如雨也箋既曰蒲荷喻男
女相說則有美一人當曰喻君子序所謂憂思感傷
即此一人憂思感傷傳云傷無禮夫此一人傷無禮
也箋又云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不獨經中
一字無著義夾支離矣合參魯詩詳削考後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
心悄悄

案蘭蘭蓮古字通用據說文水部瀾夫佻漣火部爛

夫佻爛可證箋從韓詩作蓮是也集傳訓蘭則與上
下言蒲荷苗蘭為不類矣碩大猶簡兮所謂碩人也
卷勇壯也集傳誤作女美故曰髮髮之美言之虛令
美且鬢卷鬢字與音義並同箋疏皆曰鬢為勇壯固
不曰為髮美則卷當佻拳說文悄悄念也傳云悄悄猶
悒悒謂忿忿不平也

彼澤之陂有蒲苗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
轉伏枕

讀詩傳詩卷三

陳風

二

儼矜莊也論語君子望之儼然曰喻女色非也寤轉
伏枕臥而不寐憂思之深而寤寤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魯詩洩洩諫而臥君子傷之詩詠澤陂曰防淫泆
也蒲荷與蘭皆芳潔之物喻洩洩之能貞白自矢
也傷如之何悲其臥也寤寐涕泗惜之哭之也既
日如之何又曰無為悲不可救之意碩大卷儼謂
其正大剛毅氣象也詩註謂申說久寤玩寤寐無
為展轉伏枕等語曰為男女憂傷夫合但經文有
碩大且儼一語儼乃矜莊之兒箋疏皆曰荷蘭苗

蘭指定女美則碩大且儼與女美殊不相侶姑已
魯詩備一說可也案傳箋與魯詩俱主序說而蒲
荷菡萏所喻各殊今合參兩家當云蒲荷喻男女
之相說即靈公夏姬之謂不必定已蒲荷芳潔非
喻淫女而喻洩治也蒲喻男之性情荷喻女之容
色箋疏是也曰喻洩治非
有美一人則指洩治兼姪箋曰為恩美人不得
見而憂傷又非也左
傳宣公九年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
其相服呂戲于翰洩治諫曰公卿宜淫民兼效焉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惟其憂傷斯激諫也傷如之
何自是洩治傷時之淫亂無禮後公已洩治之諫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若已傷為
悲洩治之故則與序中憂恩感傷義不相協寤寐
二語自是形容洩治憂傷之至非傷洩治也竊意
此詩之作當在洩治未諫之先非在既臥之後讀
者詳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案變風終于陳靈非陳靈之後兼詩也有詩而
不可引訓孔子刪之矣嘗考孔子世家古詩三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主

千餘篇取其可施于勸懲者三百十一篇南
雅頌兼論已已風言之鄰有瞻茨齊有南山陳
有株林非復人遺國夫尋滅然足已昭為世之
炯者故備削于經使人止于禮義氓之自悼丰
之自悔國俗雖敗人心尚存即月出勞心情見
于辭而事不及亂皆可懲其逸志陳靈已後日
壞一日邪心大熾是非公道蕩然無存其人其
事既不可引詩諷且所作之詩夫竝無關于懲
勸大都淫辭諛說不全流于高唐神女不止此
有詩而不可引訓孔子所引刪之止于陳靈也
夫何後之君子不知孔子刪詩之意或則錦心
繡口漫謂風流或則鉅製鴻裁力為揚贊恬不
為怪而轉已為美談何邪必如陶杜始可與言
詩也已矣

讀詩傳講義卷十一

陳風

主

讀詩傳講義國風卷十二

馬玠恭



讀詩傳鶉國風卷第十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

檜風

羔裘大夫曰遺太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遺好絮其衣服消搖游蕤而不能自彊亏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消搖狐裘曰翰豈不偷思勞心切切
緇衣羔裘諸侯之翰服也大夫夫然但君用純大夫豹飾則所異者惟純與緇衰之閒耳狐裘狐白裘也錦衣狐裘諸侯翰天子之服夫服曰告廟狐有青黃

讀詩傳鶉卷十三 檜風 一

白三色詩不言何色者君子狐青裘豹裘今納衣曰楊之狐裘黃衣曰楊之注君子大夫士也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二者皆臣下之服檜君必不服之而又好絮蘇轍曰為狐白是也箋云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檜君好絮用祭服翰案君衣狐白裘告廟夫是祭服而非此蜡祭之服箋誤翰路寢門外之治翰也下章堂為蕤翰之堂在路寢門內今檜君服視翰之羔裘消搖而游蕤服翰君告廟之狐白裘曰視翰夫遺是矣疏言消搖游蕤之事輕視翰聽政之事重今先



言蕤後言翰見不能自彊亏政治皆序所謂不用遺

也大夫因其失遺而太之是曰遺太其君也箋云曰

遺太君三諫不從待放亏郊得玟乃太荀卿云聘士

曰圭復士曰璧召人曰瑗絕人曰玟反絕曰環范甯

穀深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玟則往此時雖太尚在

未絕之時故曰豈不偷思息之而不復反此勞心所

切切然動亏不容已也范祖禹曰恐亏游蕤而息

亏政治賢人所曰太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太

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偷思勞心切

讀詩傳鶉卷十三 檜風 二

切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偷思我心憂傷

堂路寢門內之堂也玉藻君日出視翰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釋服服

今端也今所釋之服則為狐裘不服今端而服羔裘

矣翱翔如是政事可知

羔裘如膏日出有耀豈不偷思中心是悼

如膏如膏所膏也疏言色如脂膏讀作平聲誤傳云

日出昭耀然後見其如膏當讀太聲悼動也羔裘之

朝服其暫々端之蕤服其常今檜君曰朝服爲蕤服
潤澤如膏鮮明有耀異兮大禹之惡衣文王之卑服
衛文公之大布之衣矣欲不亾得兮所曰息之而心
神震動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黃檜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
忘雖忝國矣而不設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
而不設言其君之過託其意于羔裘而寓其情于
憂傷邨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
意也

讀詩傳卷三

檜風

三

絜冠刺不能三季也

庶見絜冠兮棘人藥藥兮勞心博博兮

庶侈也庶奪也注庶者眾多爲奢侈庶幾僥倖皆奪
望之意庶見言眾多未見而希望之也傳云絜冠練
冠箋云縞冠小祥則練大祥則縞練冠練布爲之謂
曰白布練之使輒也縞謂細縮色白今之白絹也縞
冠絜紕注異經白緯曰縞純白曰絜緣邊曰紕案練
縞之分布與絹耳恐未必經緯分異白也經傳言絜

皆謂白絹自己縞冠爲是序云刺不能三季若全不
見練冠則是暮卽釋服矣何云三季也王肅大日絜
冠大祥之冠又案檀弓祥而縞是月禱往月樂肅據
此曰縞爲祥冠可也曰是月禱爲二十五月而禱不
可也說文禱除服祭也雜記暮之喪十三月大祥十
五月作樂夫暮喪尚祥禱與月豈三季之喪而反祥
禱同月兮士虞禮及閒傳皆曰中月而禱學記中季
考校注中閒也中月乃閒隔一月也三季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餘哀未忘當夏延兩月大戴禮喪服廢除
未經考覈曰致大錯此晉室短喪所曰詒譏萬世也
棘恐也言情恐哀感皇皇若無所容猶在荆棘中也
藥藥腴臍也藥木侶欄肉臍侶之博博憂勞也憂不
得見此棘人也

讀詩傳卷三

檜風

四

庶見絜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練冠用淡衣謂小祥之麻衣制如淡衣緣之曰布檀
弓主人淡衣練冠是也縞冠則絜衣絜裳也喪服小
記云除成喪者成人之除其祭也朝服縞冠是祥祭

服如翰服然冠用縞冠尚未純吉夾不純凶也士冠
禮主人兮冠翰服縞帶紫韡韡從裳色故知大祥之
祭呂紫爲裳此言紫衣卽謂紫裳也裳得併衣衣是
總名因禮兩手握衣注謂握裳緝也傷悲傷其兼此
人也有則與之同歸兮遺矣同歸卽可與適遺之意
箋云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讞枋得呂爲非
庶見紫韡兮我心纏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韡韡膝也呂韡爲之冕服謂之韡餘謂之韡玉藻韡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讀詩傳卷三

楡風

五

寸紫衣紫裳則紫韡矣疏曰古者佃魚而會因衣其
皮先知蔽肯後知蔽後後王易之呂布帛而猶存其
蔽肯者重古遺不忘本也舒瑗云包裹曰纏纏結思
之不解也如一願同其志也案紫冠紫衣紫韡本常
情所厭見而楡君又好絮其衣服呂致臣下不終三
季而其喪遂除則衣服之鮮明誠非細故矣羔裘大
夫呂遣太其君意者睹此流弊而知本實之先顛也
哉

紫冠三章章三句

傅子夏三季之喪畢見亏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
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設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季之喪畢見亏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設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
曰設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己盡能引而致之
亏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曰禮故
曰君子也夫三季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
勉

隰有萋萋猗猗也國人厭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
者也

讀詩傳卷三

楡風

六

隰有萋萋猗猗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萋鉞弋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萋白子如
小麥大似桃疏云今羊桃葉長而陝萋紫赤色其枝
莖弱過一尺引蔓亏草上今人呂爲汲灌重而善沒
不如楊柳也近下耜刀切其皮契灰中脫之可韜筆
管釋文云本草一名羊腸猗猗柔順也夭少也沃沃
允澤兒知匹也注引樂子之無知疏謂下云無家燕
室故知此空爲匹也然呂知爲知識夫可通案序云

朕其君之淫恣而曰其楚起興者言其楚初生未嘗
滋蔓檜君少時夫未嘗淫恣也及長而其枝其萼其
實之猗儺則有所牽引矣因憶其君少而俊好允澤
兼匹偶之時非有恣情縱欲之事未極情意之淫邪
故曰樂子之兼知子斥其君也言在甚楚意在其君
詩人體側如是樂其兼知朕其有可知矣
隰有甚楚猗儺其萼天之沃沃樂子之兼家
箋云兼家謂兼夫婦室家之遺

隰有甚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兼室

讀詩傳講卷三

檜風

七

左傳男有室疏謂男處妻之室是也呂祖謙曰天如
厥草惟天之天謂其楚始生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
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奕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
知識未有家室之時也曰兼知兼家兼室者蓋朕其
君之多欲故其辭過而激案此詩箋疏俱語拙而意
滯呂說似爲得之但詩言其枝其萼曰全于其實是
甚楚已有子不得曰喻檜君之少時未有家室也讀
作比體便非集傳政煩賦重固與序說朕恣兼害然
曰爲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兼知則曰子指草

木而草木兼家草木兼室夫屬不辭惟知此詩爲興
體詩意序意俱通矣樂其兼家室正朕其有家室也
隰有甚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朕驅非有道之車王
吉上昌邑王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
車也偈偈者吉學韓詩說與毛同匪皆訓非案荀子
匪多作彼訓彼夫通迴皆曰顧直視曰瞻箋云周道

讀詩傳講卷三

檜風

八

周之政令也怛憯也謂慘傷也傳曰下國之亂周道
滅也若使周道明盛小國必無禍亂之憂惟周之政
令棄而不行故思之也夫道若大路然周道如砥示
我周行同是一義辨說謂周道爲通周之路而曰序
言思周道爲非及說全本篇又云顧瞻周道而思王
室之陵遲誠不解其意之所在矣
匪風飄兮匪車嚶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爲飄注旋風也嚶朕也傳言無節度憂官大駟
行曰驟夏竦曰采齊凡馭路儀曰鸞鉢爲節朕故兼

節弔全也謂傷之全也

誰能辜魚漑之釜鬻誰將局歸懷之好音

誰能言人皆不能而偶有能此割辜者天官辜人掌

其鼎鑊呂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鬻辜煮此呂辜

魚興治民傳云辜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辜魚則

知治民矣言賢寬閒安靜也漑滌也誓官大宗伯祀

大神則祗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雖人漑鼎庖人漑甑

是漑滌皆洗器之名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鬻謂之鬻

鬻鈔也注涼州吟鈔方言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甑或

讀詩傳講卷三 檜風 九

謂之鬻或謂之醢鍾孟子曰釜甑鬻甑與鬻同說文

鼎大上小下若鬻曰鬻蓋大釜也誰將者思得賢人

輔周興遣也局歸歸周也箋云好音周之舊政也言

誰能辜魚兮我則為之漑滌其釜鬻呂興誰將局歸

兮我則為之懷恩其好音此詩人望周室之興呂救

其亂也序云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恩周遣毫無疑

義檜在滎陽今隸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周都豐鎬鎬京今陝西局

在鎬局北七十檜在周東故言局歸案鄭譜云檜國

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

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

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好絮衣服大夫去之其國北

鄰于虢後平王時虢檜皆為鄭滅是詩四篇作于夷

厲之間刺出一君檜無世家不知何君然詩既在宣

王呂肯周末東遷局歸空如肯解

匪風三章章四句

呂祖謙曰匪風下泉恩周之詩獨作于檜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

徵發之煩其億之苦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

讀詩傳講卷三 檜風 十

所曰眷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

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呂此二詩驗之其理

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讀詩傳講國風卷十三

男聰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四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龐充則側館纂修官韓怡

蟬風

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濊曰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蟬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亏我歸處

蟬淅略注侶蛭蛭身陝而長有角黃與色叢生蟻

土中翰生茸狀豬好啖之舍人曰南陽曰東曰蟬游

深宋之間曰淅略疏云蟬游方土語也通謂之淅略

讀詩傳譌卷十四

蟬風

侶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

陰雨時地中出令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粹允謂之

蟻中蝟蟲適陰雨時為之案蝟為木中蠹蟲不生蟻

壞蛭蛭與甲不得比曰如雪叢生蟻中不得謂之楚

楚蛭蛭生臥不止翰夕蟬游之長火不能全寸夏不

可噉何知侶蟬槩皆錯認淅水也略小也水邊小蟲

類蟻蠓注小蟲侶蚋喜亂飛削子云生朽壤中因雨

布生得陽而臥是蟬游也一名醯雞或云蟬游侶風

蟻江南人曰河松為深柱蒸溼內朽至五六月從中

而出侶蟻色白有翅能飛翰生夕臥目擊信然楚楚

鮮明兒箋云喻昭公之翰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

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臥亾棄日如淅略然我詩

人自我也禮記國家未遭則不充其服芻况國小而

迫無濊自守好奢而任用小人兮人兼遠慮必有近

憂歸處則得所依據而有備無患矣

蟬游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亏我歸息

傳采采眾多也息止也郊敬曰蟬游有翼而不能久

如人修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

讀詩傳譌卷十四

蟬風

何所歸息兮歸息各其曰我為歸而得所憩息也

蟬游堀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亏我歸說

堀閱堀然而生僅閱翰夕也堀突也言其突見也如

雪言絮白也箋云堀閱解閱謂其始生時也蟬游翰

夕容兒不同喻君臣翰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淡衣諸

侯之翰翰服翰夕則淡衣也說舍也疏言衣裳皆布

而色白如雪者惟淡衣為然玉藻說諸侯之禮夕淡

衣祭牢肉圃記大祥縗縗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

淡衣也純用布無采飾而禮記淡衣篇說淡衣之制

云孤子衣純呂絜非孤子者皆不用絜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淡衣而純呂采也呂其衣用布故僂麻耳此特言其細密呂喻鮮絜謝枋得曰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息淡其慮遠若禍全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偏側也

蜉游三章章四句

侯人刺進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小人也

彼侯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奕芾

憂官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讀詩傳鶴卷十四 曹風

三

十人侯人各掌其方之遺治與其禁令已設侯人注謂選士卒已爲之傳云侯人遺路送迎賓客者何搆殺及也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案疏言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諸侯侯人夫應是士此乃身荷戈祲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其說夫通然即已爲侯人之官長帥徒屬已防備姦宄是夫屈于下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祭服謂之芾它服謂之鞞奕芾大夫也玉藻一命緹芾勳珩再命奕芾勳珩三命奕芾蔥珩緹奕黃之閒色罍謂之勳青謂之蔥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曹爲伯嚴大夫已上皆服

奕芾左傳僖公二十八季魯文公入曹數之曰其不

用僖負羈而棄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正當其公之時與此三百

文同序故謂其好近小人傳夫因言奕芾棄軒也鄭

樵謂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毛果不見左傳劉歆又

何所見而讓大常博士耶特未削于學官耳樵大疎

矣又案諸侯之國上大夫五人三百奕芾豈必盡爲

大夫特衣服兼制冒上匹等極形容其蒼葭尔

讀詩傳鶴卷十四 曹風

四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鵠鵜注今之鵜鷓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

俗呼之爲洿河疏云鵜水鳥形如鸚而極大喙長尺

餘直而廣口中正奕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

有魚便羣其抃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

地乃其食之故曰洿河隄謂之深注即橋也或曰石

絕水爲深水堰爲隄箋云鵜在深當濡其翼而不濡

者非其常也已喻小人在翰夫非其常不稱者言德

薄而服尊歐陽修曰鵜當在水已求魚今乃邈然高

處魚深之上竊人之魚呂會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

人竊祿亏高位而不稱其服也案易大傳曰德薄而

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鮮不及

亏禍難也不稱其服不勝其任之謂也

維鷯在深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男女合曰媾說文媾重婚也言鷯不濡其味

而得魚猶小人不終其事而苟合案傳云媾辱也箋

云遂猶久也不久其辱言終將薄亏君也夫始而苟

合終不相合之意

讀詩傳鶴卷十四 曹風

五

蒼兮葭兮南山翰躋婉兮變兮季女斯飶

蒼萃葭穢也此言草木叢雜蕪穢不治喻小人黨類

之眾翰躋虹并氣所爲喻小人淫氣之熾也季女少

女喻君子也張彩曰賢人潛修如處女然故古人毒

取呂爲喻婉變言其丰儀之可慕也比周者竝進亏

翰自守者不得其會蓋淡恨而觸刺之辭然非其公

唯近小人善惡顛倒夾不至此

侯人四章章四句

曹地在兖州曹縣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荷澤之野今曹州府荷澤

縣堯嘗游成陽即今定陶縣而韓焉堯冢在曹澤南

縣縣縣隸曹澤即其地也其選風重屨多君子務

稼穡薄衣會已致畜積夾亏魯衛之閒又寡于患

難武王曰封其弟振鐸末時富而無敬乃夏驕侈

十五世至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其

公裕父之蠹故有侯人鳩鳩匪風三詩焉

鳩鳩刺不壹也在位兼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焉

讀詩傳鶴卷十四 曹風

六

鳩鳩吉翁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樓穀左傳鳩鳩

氏司空也司空平水土義取均平劉向曰傳曰鳩鳩

所呂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呂理萬物者一儀也

向學韓詩則所引傳爲韓詩也毛傳則云鳩鳩之養

其子翰從上下其從下上平均如一喻人君之養民

夾當均一亏下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鳩鳩案序在位

兼君子兼昭公而言故詩曰鳩鳩之子紀興謂其父

子在君位皆非均一人也曰正是四國曰胡不萬

季自非人臣所克當泛言君子者非箋云儀義也謂

其軌義當如一也然次章帶弁絲駢皆言儀三章不
忒正是專一集傳引陳氏之說訓作威儀夫通如結
言其心之固結不解也君子威儀一亏外良由此心
固結亏內暫無君子故曰刺之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駢

疏鴉鳩常言在桑其子毒章異木子自飛忒母常不
移也此曰鴉鳩之蒼其子而忒與君子之蒼其民而
安箋云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紫絲有雜色飾焉玉

讀詩傳卷古

曹風

七

藻天子紫帶朱裏終辟諸侯紫帶終辟大夫紫帶辟
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是大夫曰上
用紫謂紫絲也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絲大夫弁
芻士緇辟是有雜色飾也此言雜帶故絲爲大帶弁
皮弁也冕爲有覆之冠弁爲兼覆之冕弁曰鹿子皮
爲之諸侯視朝常服皮弁翰天子大服之箋云駢當
作璩曰玉爲之駢璩音同駢爲璩之假借夏官弁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璩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
曰其等爲之璩結也皮弁縫中結五采玉天子十有

二上公璩飾九侯伯璩飾七子男璩飾五玉用采士
兼璩飾願命二人雀弁四人駢弁采色曰雀青與曰
駢疏言禮兼駢色之弁曰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
服之此言諸侯視朝常服故當作璩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忒差也傳云忒疑也疏謂釋言文今徧檢爾雅各本
竝無此文正長也注有蒼大爲長疏又謂非爲州牧
不得爲四國之長案正猶表正言君子儀兼差忒足

讀詩傳卷古

曹風

八

曰表正四國况一國焉即謂長蒼大通不必定指州
牧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季

案榛當作柔說文柔木實如小棗榛木也一曰菽字
林云木叢生也徐錯案五經皆作榛借也箋云正長
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謂使人常有所取濃也

鴉鳩四章章六句

詩疑曰詩中儀一心結正是四國等語惟賢聖之

君足呂當之瞽風何時而有如是之君子邪盧文
子曰瞽國此時陵替已極國人恩得君子表正四
國庶足維持傾否由是觀之夫匪風下泉之恩也
蓋詩人風刺之意每在言外如芄芡黍苗四句若
非上章有愉我寤歎之語則極意頌美何從而知
其為亂極恩治之詩蓋陳古刺今益有淡味所謂
正言之而若反也

下泉恩治也瞽人既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恩明王賢伯也

讀詩傳卷十四 瞽風

九

淵彼下泉淺彼苞稂愉我寤歎念彼周京

淵寒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
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下出從上漚下疏言下
泉謂泉下出是沃泉也苞本也疏引易曰繫于苞桑
謂桑本也泉之所寢必寢其根本稂童深注莠類也
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深今人謂之
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案稂侶禾與莠同類皆草之害
苗者名為童深早更易生傳云稂非漑草得水而病
是也箋云稂當作涼臆說無據璣曰禾秀而不成者

為童深其說夫非稂為旱草憔悴無實喻民本匱乏
不得其所而共公侵削更甚猶泉水之寒淵寢漬其
困病為何如說文愉大息也寤覺也覺而歎息愉然
聞兮其聲疾之至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愉
念周京恩明王之治已救其困也

淵彼下泉淺彼苞蕭愉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萩注即蒿案萩當作萩為蕭萩為蘆詳見王風
采葛篇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周都豐鎬平王
遷東都故邠鄆地王綱不振至襄王時益衰舊秣書

讀詩傳卷十四 瞽風

十

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此詩之卒章所曰不
獨恩明王竝恩賢伯也

淵彼下泉淺彼苞蕭愉我寤歎念彼京師

說文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曰為數天子著九尺
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云侶藉蕭青色科生
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史記龜策傳天下蘇平王遣得而著莖長丈叢生滿
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文王用已行易
而周兮是兮與今下泉之寒淵者寢著則非蘇平之

世矣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念周室之大眾則困弊者正不獨替國爲然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芄芄盛也王謂從王事也天子巡守則諸侯述職是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郇伯文王子呂侯嚴而爲州伯者也左傳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案王制二百一十國曰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曰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曰爲左右曰二伯公羊傳陝曰

讀詩傳譌卷十四 轉風 十一

東周公主之陝曰局召公主之是周召僖二伯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曰夾輔周室故大大夫僖大伯而郇伯兼考據箋云郇侯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是八州八伯之伯屬于二伯者也勞者勞之謂勸勞也此言盛美之黍苗既不同于稷蕭之枯槁而陰雨之膏又大異于寒泉之淵四國有從王之事者又有郇伯勞來之斯時之恩德何如邪替其公立在魯僖公八季時兼賢伯小國困弊民益傷害詩人所曰恩明王竝恩賢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嚴粲曰匪風恩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恩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替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陳傳曰檜亾東周之始也替亾替爍之終也夫子刪詩繫替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恩周道也傷天下之兼王也于替之卒章曰恩治也傷天下之兼伯也案伯非霸之謂伯者舉天子之德意曰行于削國陰雨之膏黍苗潤焉霸則凭權藉力挾其主曰號令四方不啻寒泉之浸蒼蒼矣兼伯而桓文出替爍之作其可慨也夫

讀詩傳譌卷十四 替風 十一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四

男祀其校字

讀詩傳論國風卷第十五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厲充則刪館纂修官韓怡

幽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疇發二之日臬烈無衣兼
褐何已卒歲三之日于柁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全喜

成伯瑜曰公劉當夏之衰乃失其職居幽故七月時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一

係呂夙斗建申也劉瑾曰凡詩中月數皆呂寅月紀
數不特此詩為然是也大火調之大辰大辰房心尾
也注大火心也在中明故時候主焉李巡云大火
蒼龍宿心呂候四時案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
正位也中曰明堂天子位焉星為大子後星為庶子
心在房四星尾九星之中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
建星中建六星近斗宿在丑昏時見于正南午未之
中大火心星即先見于正副之位流謂下而副流也
九月霜始降婦功成故授衣已禦寒一之日斗建子

一陽之月也日陽月陰故變月言日餘仿此傳發

為寒風臬烈為寒氣疏言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

發已發是風故知烈是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

之月無風大寒故為寒氣詩疑云屬羌人吹角也其

聲悲慘寒風驟發聲大倍之褐毛布也賢者衣賤者

褐夷狄作褐織毛為之卒終也一之日周正月二之

日殷正月故箋云當此二正之月人之資者無衣賤

者無褐將何已終歲兮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月蠶

八月績九月婦功成可已授冬衣矣三之日夙正月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二

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柁耒頭金也考工車人為耒庇
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三寸上句者二尺二寸自
庇緣外至首已弜其內六尺六寸與步耜中也段氏
為耨器柁廣五寸二柁為耨一耨之伐廣尺深尺月
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晉天子躬
耕庶人終畝幽地苦寒正月始修耒耜二月始耕易
注云止足拇也無事日止陳設曰足耕已足推故舉
止也饁饋饌也邢疏野饋曰饁食人曰饋畷農夫也
注今之耨夫是也傳云田大夫孫炎已為田官箋云

司審案農夫卽大田農夫克敏之農夫言其善弓農
事能教民田猶論語所謂老農非官也田峻若果是
官何曰周禮竝無其職卽普官籥章擊土鼓曰樂田
峻夫謂農夫自傳云田大夫育鄭謂古之先教田之
官後鄭遂云司審緣濊及東晉皆有審夫孫炎鄭璞
卽曰當之疏又因爲傳會言古者俊選人主田謂之
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叟之皆非爾雅本義不
必從晉語曰季使過冀冀鼓耒其妻饁之相敬如賓
旣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設曰告據此則婦子相
饁田峻有不喜者弓箋喜讀饁酒食也謂設酒食
曰饁其更其說尤謬孫毓駁之自是

讀詩傳語卷五

幽風

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舊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舊日遲遲采蘇祁祁女心傷悲怡及
公子同歸

衣本女功自舊而始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倉庚
商庚翼黃也注其色鵲黃而黃因曰名云疏言卽葛
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微行牆下徑也柔桑穉
桑也祁祁遲遲徐也注皆安徐傳云祁祁眾多也惟

安徐故采之者眾多也蘇皓蒿皓白兒疏云可生食
又可蒸唐定本云白蒿所曰生蠶今人猶用之案今
蠶不食蘇幽地或然傳曰傷悲感事苦也善女悲恻
士悲感其物化也女感陽氣士感陰氣是其物化始
始也今借爲語辭及與也公子同歸傳謂幽公子躬
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蓋幽公旣勤農政公子夫親
率之不必如箋所云女感事苦而有歸嫁之志也疏
謂此章所言是幽風六章謂幽雅卒章謂幽頌風者
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女心傷悲
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曰
正民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幽雅
也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
寒之憂置酒僖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
無疆是幽頌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
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
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君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
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遺洽故爲雅天下大
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

讀詩傳語卷五

幽風

四

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大
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為幽風中則為幽雅成則
為幽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言此幽公之教能
使王業成功故也案周家王業之興實緣于幽削之
風者原其始也或謂之雅或謂之頌者要其成也謂
一詩而備三體可但不得如箋疏三分七月曰當之
詳見篇末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曰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兮載黃我朱孔揚為公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五

子裳

傳亂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曰為因疏云亂謂之
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葦蘆注葦也月令季萑之月
具因植筥篚注因薄也植槌也薄曰萑葦為之蠶月
治蠶之月劉瓛曰大約在建辰之月或疑此詩獨闕
三月蓋已具于蠶月之閒矣疏已明言昔日遲遲蠶
月條桑皆建辰之月無庸疑也條桑枝落之采其葉
也隋登曰斧方登曰斨隋孔形陝而長登斧孔也揚
條揚也猗猗也女桑榘桑注今俗吟桑樹小而條長

者為女桑樹樹之小者猗而取之不假枝落也鵙伯

勞也注伯鵙鵙而大左傳曰伯鵙氏司至也夏至來

冬至太陳恩王惡身論曰伯勞曰五月鳴應陰氣之

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蓋賊害之鳥也七月則

鳴之極而眾芳歇矣績謂絲事畢而麻事起也天謂

之兮地謂之黃兮曰為衣黃曰為裳一入為縗再入

為縗三入為縗五入為縗七入為縗未則四入兮則

六入陽明也言朱色光明也朱為淡縗祭服兮衣縗

裳蠶績所得民夫白衣特言公子厚重兮其賚者與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六

下于貉為公子裘同一義也天官染人普暴練夏練

兮秋獻夏染五色冬獻功言八月者蒼蠶績麻為衣

之始染色作裳為衣之終大略言之

四月秀蓂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隕稂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糴

獻豸于公

四月陽極陰生故變日言月不榮而實曰秀蓂繞棘

蕘注今遠志也伯麻黃矣萼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

草劉向曰為苦蓂箋據夏小正曰為王荳案王荳王

瓜也傳云蔓草大不定何物皆曰意爲之然物之成就總自秀蔓始蚘蚘蟪蛄蟪蛄蟪蛄蟪蛄蟪蛄馬蚘蚘寒蚘方言蟪蛄謂之蚘宋衛之閒謂之蟪蛄陳鄭之閒謂之蟪蛄秦晉之閒謂之蟪蛄海岱之閒謂之蟪蛄其小者謂之麥螿有文者謂之蟪蛄案月令仲夏蟪始鳴夏小正蟪蛄鳴七月寒蟪蛄莊子胸曠承蟪一物也馬蚘茅蚘則又一物矣獲謂禾可穫也落葉也貉當作貉貉子貉注其雌者名貉江東吟貉爲貉貉字林云佶狐善睡叩之卽悟已而復寤狸狐貉貉醜其

讀詩傳義卷十五 幽風 七

絕有力豨大司馬仲冬殺大閱遂曰豨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豨爲小獸麋與鹿大獸也貉則自曰爲裘狐狸奉之公子豨則私之豨已豨則獻之豨公皆尊君親上之無已也二之日建丑季冬也同不用仲冬蓋幽地晚寒故習兵大晚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悉鼈入我牀下穹窒鼠塞向墮戶警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讀詩傳義卷十五 幽風 八

除其狸蟲言鼠已側其餘所已使不得穴其中也士
虞禮祝啟隔嚮同注嚮隔屬北塞北向已備寒也墜
塗也古者宮室之制戶東隔屬度人乘定制因其禦
寒故傳已向為北隔戶為筆門也儒行注筆戶已藉
竹織門故已泥塗之案尚書曰誓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是建丑建子不始商周也蓋三正之通乎
民俗舊矣幽風用夏正十月歲尚未改然幽地處局
陞農事既畢歲功已成舊有建子之正因有改歲之
俗厥後有天下即建子已為正朔大如公劉微田為

讀詩傳鵠卷十五 幽風 九

糧遂為成周之微濼也此言改歲隻只從俗非有義
側
六月會鬱及奠七月辜葵及叔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
此舊酒已介眉壽七月會瓜八月斲壺九月叔苴采茶
薪樗會我農夫
本草鬱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
平田中五月時實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
其實大如李正奈會之甜菓莫莫即莫李子如櫻桃
可會鬱莫相類同時而輒蒨菓苴苴終葵蘇露

注蒨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灼啖之滑楚葵今
水中芹菜終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萼紫黃色呂祖謙
曰承露心遊日轉低衛其足公儀子拔園葵即此葵
也葵子可食案周禮葵菹芹葵也芹葵有赤白二種
竝堪佐菹根白色者荻芹冬舊會之赤者今名川芎
六七月間正會此所事者赤芹也終葵九月始輒已
為承露者非戎叔謂之荻叔注即胡豆也管子北伐
山戎出冬蔥及戎叔布之天下釋文叔藿也謂豆葉
也剝落也棗壺棗注今江東吟棗大而上銳者為壺

讀詩傳鵠卷十五 幽風 十

壺猶瓠也榜白棗貳酸棗遵羊棗洗大棗注今河東
猗氏縣今山局蒲州府猗氏縣出大棗如雞卵埤雅收棗擊而
落之賈思總齊民要術云全赤即收收濼撼而落之
為上舊酒凍膠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事為醪酒昔為舊醪清酒今
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月令仲冬秫稻必齊籩簞
必時注穫稻而漬米籩全昔而為酒即清酒也飲義
酒所已養老也所已養病也故已介助眉壽介右也
左右助也眉毫也人季老則眉毫秀出壺瓠也嫩者

可爲茹枯者可爲壘賈諒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今
寶康瓠言斷壘曰爲器非必爲倉也叔拾也苴麻實
也茶委葉邢疏穢草也王安石曰爲苦茶案苦菜苦
夏乃成九月采之非苦菜矣當如王肅所云茶陸機
草左傳藪之薪蒸是也大曰薪小曰蒸惡木曰樗地
無遺利故物不可勝用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叔麥饗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輒宮功畫翥兮茅宵翥索絢亟其粢
屋其始播百穀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十一

傳昔夏爲圃煠冬爲場地官載帥曰場圃任閭地場
人掌國之場圃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昔夏種樹菜果
則謂之圃煠冬蹂踐禾稼則謂之場箋云納內也治
亏場而內之園倉也苗生既秀爲禾穀連稾枯夫爲
禾種植諸穀爲稼秀實在野夫爲稼後輒曰重先輒
曰穆重言禾者非徒黍稷總稻秫菰深之屬而言之
麥非納兮十月總言農事畢耳一說隴澗閒蕪麥九
月方收不得謂麥不納兮十月也同歌也入爲上出
爲下由井之廬舍而入園之都邑葺治其居宅也或

曰宮功宮中之事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地
官均人掌均力政豐季公旬用三日焉中季二日兼
季一日凶札則無力征我稼既歿則非兼季矣既輒
官功始治私宅索繩也絢絞也注糾絞繩索李巡云
絢繩之絞也亟急也桑升也桑屋言升屋而治之其
始謂來善也百穀見楊泉物理論稻潔叔各二十種
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凡爲百穀范祖禹
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又將始播
植也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十二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兮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濞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僂彼兕觥萬壽無疆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曰入沖沖鑿
冰之意也昭公四季左傳曰在北陸而藏冰曰陸翰
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藏冰也淡
山窹谷固陰沍寒兮是兮取之其出之也翰之祿位
賓食喪祭兮是兮用之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
之隸人藏之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昔無淒風煠無苦

雨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遺也凌陰冰室也天官凌人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言三倍其凌呂備消
釋也蚤早翰也灌山韭注今山中有此菜如人家所
種說文菜名在山爲灌在田爲韭高陸日行在昴爲
夏三月幽地晚寒而二月出之何也月令仲誓天子
獻羔開冰先薦饗廟未賜臣也三月則徧賜臣下矣
箋云上章備寒此章備暑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傳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滌場功畢入也兩尊曰
朋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局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三

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也饗猶大飲也疏言月令
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
亏大學呂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亏其禮云烝猶云
名謂呂特牲禮爲俎燕禮記云其牲狗案斯饗小亏
也大飲大亏燕禮故用羊也傳云饗者鄉人呂狗大夫
加呂羔羊意呂鄉飲酒當之然鄉飲夫用狗不用羊
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兼饑寒之憂國君開亏政
事而饗羣臣是也躋升也公堂大學也僂舉也兕觥
割觥也凡飲皆用兕觥欲其不犯禮故舉彼呂誓眾

也疆竟也案君饗羣臣羣臣慶君願君萬壽無疆
竟鄉飲之禮兼此頌祝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案誓官箴章掌土鼓幽箴幽詩幽雅幽頌皆幽箴
也卽皆七月之詩也但呂一詩而備三體非呂一
篇而分三截若三分七月祈季則飲六月一章祭
蜡則飲鑿冰一章割製用之殊無此理況逆暑迎
寒飲幽詩明是全詩夏不得呂晉二章當之信如
箋疏所云又將置秀萸場圃等章亏何地亏或呂
楚茨等篇爲幽雅豐季等篇爲幽頌則又非也蓋
一詩三體之別惟視弓合箴之器耳中誓畫迎暑
中秣夜迎寒止擊土鼓呂合箴飲幽詩國祈季亏
田祖飲幽雅則如笙師所掌飲等笙壞箴箴篴遂
管香贖應雅當呂雅器之聲合箴國祭蜡飲幽頌
則如眠瞭所掌播鼗擊頌磬笙磬當呂頌器之聲
合箴全樂田峻息老物夫擊土鼓用各不同故器
夫異而總呂箴爲主故諸器之中有考擊者而專
屬之飲飲者箴也飲則不味呂歌猶笙詩之不聞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十四

呂人聲也其不分之笙師眠瞭者歛爾大典必須
專官故特掌弓箒章耳若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當幽雅息文臣工噫歎豐季載芟良相當幽頌
信弓爲雅頌矣究不見其爲幽也特詳辨之呂見
陳古刺幽炀冬祈報古序爲萬世所不可易楚茨
息文等槩遵序說呂爲幽雅幽頌者並非

鳴鴉周公殺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呂
詒王名之曰鳴鴉焉

鳴鴉鳴鴉既取我子兼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

讀詩傳講卷十五

幽風

十五

鳴鴉鳴鴉注鳴類疏云鳴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
錐取茅秀爲窠呂麻紩之如刺韞然縣著樹枝或一
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鸚鵡或曰巧婦或曰女鳴關
東謂之王雀或謂之過羸關局謂之桑飛或謂之鸞
雀或曰巧女集傳呂爲鸞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比
武庚程子呂子喻管蔡至猶巢喻王室也鸞糜也注
淖糜字林云濡甚也糜卽饘粥所呂養人者閔病也
案金滕注我子屨管蔡鬻子屨成王鳴鴉之喻古兼
明文集傳乃呂武庚當之鳴兼善類惡鳥是也但武

庚與管叔同日被誅則呂取我子者爲武庚義尚可
通武庚既誅不得又呂毀我室者爲武庚也若果呂
鳴鴉喻武庚有何可諗何呂金滕所載公乃爲詩呂
詒王而曰王夫未設諗公邪其曰未設諗是鳴鴉別
有所謂矣毀我室者非武庚也卽取我子者夫非武
庚也箋呂我子爲周公屬黨疏引臯人斯得證之尤
非然則鳴鴉究誰謂哉傳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
賢者諱夫惟諱呂傳諱而已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繅戶今女下民或設侮

讀詩傳講卷十五

幽風

十六

子
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椹也椹在土剝取其皮呂爲
固使禦陰雨也綢繆繅絲也繅所呂通氣戶其出入
處也女女成王也此呂凡鳥之作巢喻己之欲固王
室而預防其患難惟恐爲鳴鴉所毀如此則女下土
之民誰設侮慢周室而作亂乎序云周公殺亂全篇
之義盡此一言中而傳箋竟云鳴鴉自說作巢則是
詩作自周公而公呂鳴鴉自比呂理爲大悖矣且傳
弓拮据下又云手病日病故能免弓大鳥之難夫自

相矛盾也

子手拮据予所捋茶予所蓄租予日卒階曰予未有室家

此大吕凡鳥言也手足爲事日拮据捋取也茶委葉
茅之可吕藉巢者蓄積也租聚也卒盡階病也手病
日病庚免鴟鴞之難朱子曰詩辭多呈出亏當時鄉
談雜而爲之如鴟鴞拮据捋茶之語皆此類也未有
室家喻王室之未成也

子羽譙譙子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七

曉

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懼也危謂縣
危言室之高懼言其音之恐懼也王肅云言盡力勞
病吕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曉曉然
而懼吕言我周累世積德吕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
所振蕩則已大曉曉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問鴟鴞詩其辭艱苦淡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
理會得日當時事變在眼肯故讀其詩者便知其

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吕謂其

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大只是未設諫公其心

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

始釋然開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伯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恩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亏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吕說也說吕使民民
忘其飢其惟東山兮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副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枝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載彼
獨宿夫在車下

公羊傳陝吕東周公主之東山陝東之山也軍屯必
依山爲固三監在周之東公自副徂東而征之惓惓
言久也不歸謂不得與軍士同歸周也玩下副悲句
其意自見零落也說文濛微雨也言來自東遺途遇
雨勞苦之甚我東曰歸心又副嚮而悲副悲者疏謂
管蔡既誅副嚮父母之廟而心悲也制裁也箋云女

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士事也行陳也言女雖制
兵服而來亦兼行陳銜枝之事枝形如箸橫銜弓日
有繡徽也三股曰繡結項中軍濶用弓止葺行陳始銜
枝故曰行枝不事則不銜矣穀深傳善爲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戢勿士卽善師
不陳之意蝸蝸蝸兒謂撓因也考工廬人制兵欲兼
蝸取不撓因之意尼鳥蝸注大蟲如指伯蠶見韓子
蠶伯蛇蠶伯蝸人見蛇則驚駭見蝸則毛起然而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蠶利之所在則止其所惡皆爲孟

讀詩傳講卷十五

幽風

九

賁烝進也烝也烝塵也注人烝所曰生塵埃藪堆也
獨宿言無匹耦也此曰蠋之烝在桑野與軍士之獨
宿車下閱其勞苦而全師曰歸序所謂完者此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夫
施弓兮伊威在室蠹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果贏之實栝樓注今齊人呼爲天瓜本草一名地樓
一名澤姑葉似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翠色六月
萼七月實如瓜瓣案果贏蒲盧注細腰蟲也俗呼爲

蠹蝮廣雅土蠹也方言蕘蝮之閒謂之蠹蝮此言之
實字又从果自是栝樓然曰伊威蠹蛸宵行一類言
之則蒲盧夫通蒲盧言實猶云兮虛而蟲實其中也
姑兩存之伊威委黍注舊說鼠婦別名疏云鼠婦在
壁柅下雙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案蠹鼠負注雙器底
蟲當與伊威一物異名負婦音同陶注本草云多在
鼠坎中鼠背負之一名鼠姑蠹蛸長跣注小蠹龜長
脚者俗呼爲喜子疏云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
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全幽州人謂之親客
夫如蜘蛛爲網羅居之叮嚀鹿述場爲鹿所踐踏者
區種濶曰伊尹作區田一畝中地長十八丈分爲十
五町町間分四十八道通人行嚀爲田里所聚說文
嚀爲禽獸所踐處也熠燿允也宵行夜行有允如蠹
允在尾末而兼翅者傳曰熠燿爲燐本草曰熠燿爲
螢皆非禽雅螢火卽炤淮南子久血爲燐燐鬼火也
熠燿乃宵行之允耳玩末章熠燿其羽可見室久兼
人故有果贏伊威蠹蛸宵行等物鹿夫往來叮嚀中
皆言雖久不歸妻夫不足畏懼而但屢懷患耳此序

讀詩傳講卷十五

幽風

十

所謂恩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藪瓜苦烝在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季

鶴水鳥疏云鶴雀侶鴻而大長頸奈喙白身鬣尾翹

集傳所謂侶鶴者也垤螳塚也蚍蜉大螳小者螳其

子蝼注蝼蟻非疏謂此蟲穴處輦土為塚呂辟溼將

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鶴好水知天將雨

故長鳴而喜埤雅蟻將雨則出壘土成峯其場謂之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三

坻夫謂之垤易占曰蟻封其垤大雨將至一名蟻封

藪堆也烝烝也藟為周土所宜木夫可析曰為薪箋

曰藟製聲同竟訓藟為析恐有藪之瓜不盡繫于已

析之薪也此言行者于陰雨尤苦婦念之而歎于室

因灑埽室戶穹窒鼠穴而望我君子征行今聿至矣

又見苦瓜繫于藟薪之上曰喻徂軍士之繫屬于軍

其事勞苦而自我不見君子曰來于今已三季矣此

序所謂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駸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仲萼而鳴嫁娶之候熠耀言其羽之光采鮮明

也駢曰駸黃曰皇孫炎云駢奕色傳言黃白曰皇駢

白曰駸是黃奕中夫有白處此始嫁時車服之盛也

縞介也注繫也介猶闕說文曰絲介履也婦人之褱

謂之縞縞褱也注即今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于體

因名為褱褱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于人

義其母親自結之九種十種威儀盛多曰示申葬丁

讀詩傳論卷十五 幽風

三

寧之義此皆新昏之禮之甚善者若舊有室家其情

當更何如邪此序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未歸而

與士卒同其憂既歸而與士卒同其樂讀東山之詩

樂曰天下憂曰天下非周公其孰能之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案許謙云周公居東有二一則流言之紀辟而居

東二季而王親迎曰歸一則作大詰東征三季而

歸謂此詩作于東征而歸之時昧不知居東東征

只一事也孔安國曰周公攝政管叔及蔡叔霍叔

呂周公大聖有次及之勢遂生流言周公乃告召
公大公言我不召濞濞三叔則我無召成周遺告
我先王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季之中舉人斯得
安國在武帝時治尚書馬遷嘗從安國故魯世家
夫云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
成王攝行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
大公召公曰我之所召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
畔周兼召告我先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伯禽就
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
王命與師東伐佗大誅遂誅管蔡殺武庚放蔡叔
乃爲詩詒王命之曰鴟鴞馬遷訓辟雖與安國不
同而居東東征只一時事非有二也二季三季總
言其時之久不必拘泥鄭康成云周公辟而居東
成王誅其官屬諸叟不聞歐陽已斥爲臆說而蔡
沈書傳又曰孔氏居東卽東征之說爲非許謙又
從而傳會之則居東二季東征三季其歷五季成
王已長所謂委裘負屨踐阼攝政皆不可通矣豈
其然哉顧棟高云周公未嘗攝政不知易理者也

讀詩傳講義卷五

幽風

三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呂惡四國勇
既破我斧又斨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夫
孔之將

隋釜曰斧方釜曰斨斨斧孔也斨斧略同釜孔異耳
集傳云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匪正也將大也書傳曰
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
父曰武王已臥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
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書序又云三監及淮夷
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于蒲姑案蒲姑卽
薄姑書傳蓋曰其所遷之地爲君名也鄭謂薄姑齊
地非奄君之名據書傳序則流言之時叛者固不止
四國矣大抵東征非征四國也征管蔡武庚淮夷奄
君而四方之國夫各歸于正耳此哀我民人之德所
召爲甚大也如此訓釋清析何用牽涉依附爲哉獵
跋序云遠則四國流言夫謂四方之國金滕言羣弟
則管蔡而外其弟尚多此四方之國所召無不疑公
矣序云惡四國夫不止管蔡商奄也傳箋皆曰管蔡
商奄爲四國泥征本周公書序言成王者君統臣功

讀詩傳講義卷五

幽風

三

也

既破我斧又斂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吶哀我人斯大
孔之嘉

傳鑿屬曰錡木屬曰錡韓詩云木屬曰錡鑿屬曰錡

釋文錡一解今之獨頭斧疏曰皆未見其文夾不審

其狀吶化也注引此詩傳同言化其惡而遷于善也

案四國若果是管蔡商奄既已被誅何化之有

既破我斧又斂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大

孔之休

讀詩傳論卷五

幽風

五

適斂也言四方之國皆收斂而不設放縱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考工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

宣人頭也長尺

有三寸三分一宜有

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柯

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呂其一爲之

皆皆六寸即斧頭柯其柄也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

通二姓之言案箋呂兪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

徃故程子云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

各有其遺今欲周公之歸夫必有其遺蘇轍言伐柯

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成王欲治國棄

周公而不用夫不可得也二說俱從箋意生發于詩

旨本不相背况君臣之遺夫婦之遺也用易備言之

矣即東山所謂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夫具此意若

果東人欲見周公豈得呂取妻比之至序云刺朝廷

之不知程子所謂朝廷不知所呂還周公之遺夫是

也雷風之變既彰金勝之書已啟朝廷猶有欲穆卜

讀詩傳論卷五

幽風

五

者此不知之實證也王執書呂泣曰其勿穆卜

卜者可知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

成王夫自今

天動威呂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

夫宐之成王其高出望夷諸人之上矣兮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親之子籩豆有踐

柯則籩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注皆禮器天官

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實皆受四升

籩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脯鮑鰾餌之屬豆薦韭菹

醢醢之類踐行削也程子曰二章言其遺伐柯其取

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于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
曰禮者也夫當曰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觀見也案
其則不遠喻周公之事皆可濫籩豆有踐喻公之行
皆合禮而翰廷不知是曰刺之程傳語雖沾滯義自
無失集傳竟曰之子爲東人指其妻而言籩豆乃同
牢之禮媒媾甚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翰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讀詩傳義卷十五

幽風

毛

繆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注今之百囊罭是夫謂
之罭今江東謂之繆孫炎云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罭
鱗魴注鱗魴子奕眼江東吟魴魚爲鱓一名魴
疏云鱗魴而鱗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
尻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衮衣之制見大車篇普
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曰下如王之服典命王之三
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出封則加一等服九章
之衮衣天子龍衮一升一降公則有降龍而無升龍
案箋云設九罭之罭乃得鱗魴之魚正曰興成王欲

迎周公當用上公之禮乃得見非常之聖厥後成王
果悟而迎周公而當時翰廷則不知也程子主此說
詩意序意俱得呂祖謙曰學者苟能味程氏之言與
同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小州曰渚公歸歸東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言鴻當
高飛雲路而乃下循州渚正曰興公當在翰廷今乃
退而東歸不得其所矣然豈棄還公之遺乎于女東
人特信處而已案此正周大夫漢望翰廷速還周公
非謂東人聞王將迎周公也自集傳有是言而詩旨
失矣

讀詩傳義卷十五

幽風

毛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高平曰陸復反也此言陸地九非鴻所宜今乃遵陸
夫曰興公不復其位然豈棄迎公之禮乎于女東人
特信宿而已范處義曰伐柯言翰廷不曰禮迎周公
是詩言周公不當久處外地

是曰有衮衣兮無曰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有衮衣而迎周公正金賸所謂我國家禮夫宜之者

也公之東歸有旨之者矣王既親逆而旨上公之禮
來翰廷之臣兼再流言而旨我公東歸使我恩公而
心悲也兼旨兼使皆反覆抑揚之辭正刺翰廷之不
知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猥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猥跋其胡載靈其尾公孫碩膚奕易几几

猥性貪戕踐藉其猛健者能噬虎跋蹠也靈路也靈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五

仆也注頓顛到仆李巡云跋肯行曰蹠路御頓曰靈

胡頷下坐曰坐胡傳老猥有胡進則蹠其胡退則路

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從其說旨為喻周

公聖德無胡餒案猥喻多欲者跋胡靈尾喻從欲則

危者周公心兼私欲雖有大美而謙卑順遜遭遇而

安故讒邪終不得而危之此詩蓋旨多欲與兼欲旨

危始與安舒也傳箋皆誤孫遜也傳旨公孫為成王

尤非庸美也單下曰履履下曰易傳云几几絢兒王

安石曰几人所凭旨為安故几几安也案天官履人

掌王之服履為奕易易青絢傳因奕易為王履遂

誤旨公孫為幽公之孫成王不恩王之冕服有九易

有奕白罽三色大裘裘罽希希皆配奕易白易配

韋并皮并罽易配冠并公自袞冕旨下如王之服得

履奕易罽冕而下諸侯大夫得服奕易況上公乎孫赫

云詩書名備未有僭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太幽公

又已遠矣此又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

乎箋讀孫如公孫亏齊之孫訓遁謂周公攝政七季

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舜成功之大美夫順遜之意

讀詩傳卷十五

幽風

三

也

猥靈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令聞也瑕疵也言周公始終皆善兼有瑕疵也

左傳晏子曰心平德猷故詩曰德音不瑕

猥跋二章章四句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亏文中子曰設問幽風何風也曰

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大有變風乎曰君臣相

誦其能正亏成王終疑周公

案金滕王夫未設
誦公則是成王之

疑周公無據特未啟金滕之
青尚不知公之勤勞至此百則風遂變矣非周
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
曰夷王曰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
終之曰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
之曰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
惟周公兮係之幽遠矣哉

讀詩傳論卷五 幽風 三

讀詩傳論國風卷十五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論小雅卷第十六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鹿鳴之什

鹿鳴蕢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篚篚曰將
其屨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聲相味也苹藟蕭注今藟蒿也初生可食疏云
葉青白色莖侶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一

也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蘇注削管瓠中施簧管端
大者十九簧十三簧者鄉賦記曰三簧一蘇而成聲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瓠匏也曰匏爲底故八
音謂笙爲匏儀禮注三人吹笙一人吹蘇吹笙則鼓
其簧而發聲鼓動也篚篚屬書曰厥篚織貝又曰篚
厥今黃謂幣帛皆曰篚承之將送也蕢禮鼓瑟工歌
鹿鳴之三升歌是也吹笙笙琴南陔曰下合堂下之
樂是也饗禮飲有醕幣食有侑幣饗在廟蕢在復饗
則君親獻蕢則不親獻饗重而蕢輕承篚侑幣則一

也鄉飲記曰古者亏旅也語謂禮成樂備全旅醕而語先王之大道故曰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倉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嘉賓

蘇皓蒿蒿注今人吟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蒿蒿壯

鼓注兼子者疏云凡艾白色為皓蒿青蒿也前豫

之閒汝南汝陰皆曰鼓鼓即蒿之雄兼子者視示也

忮儉也言不儉薄可為在翰君子所濞效也鼓游也

言優游亏蕪飲之閒也案忮有輕覆之意不忮則蘇

而不流曰鼓則矜而不莊

呦呦鹿鳴倉野之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琴瑟

樂且湛我有旨酒曰蕪樂嘉賓之心

琴草也疏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

為草真實馬牛皆喜食之案說文訓蒿誤疑即本草

所謂黃琴也韓詩湛樂之甚也傳云燕安也夫不能

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

其力范處義曰倉之曰禮樂之曰樂將之曰實求之

曰誠此所曰得其心也賢者豈曰飲會幣帛為說哉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二

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范氏依傳闡發為周到然亏序意均有所未盡云

鹿鳴三章章八句

陸圻詩經吳學曰鹿鳴之詩周公憂患之心而

作益周初建千八百國尾大枝蘇據虞夏萬國殷

而尾未大周千八百三千諸侯枝蘇慮兼曰弭卒然之變故特假

笙簧酒醴曰招來之此蕪樂之中直寓獎勸之術

有淡謀而非細故也如弟曰為君臣蕪譽之文恐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三

亏鹿鳴本指未能發其全耳案季札觀周樂歌小

雅曰其周之衰焉參之大史所云仁義陵遲鹿鳴

刺焉則知陸氏之學其來有自且玩序中既字又

字然後字夫未嘗曰為盛美也劉瓛曰先王作此

乃推而用之亏諸侯之蕪禮又用亏鄉大夫貢士

之禮又用亏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亏天子也今

據大射儀夫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亏諸侯之

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

南諸侯而兼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曰分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馬壯曰隲牝曰駘注江東吟駘爲隲駘草馬名駢駢
行不止兒少儀車馬之美周禮匪翼翼疏匪作駢

言雖行不止不礙其容駢駢也周道周行之大遼也

倭遲歷遠兒監不堅固也傳息歸者私恩也靡盬者

公義也傷悲者情息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

義非忠臣也君子不己私害公不己家事辭王事案

傳箋曰此爲文王時詩疏謂鹿鳴三篇文王小雅序

亏鹿鳴全天保固未詳其時世即魚麗序云文武曰

天保曰上治內采薇曰下治外夫不定其輒爲文輒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四

爲武也集傳亏此詩則云臣勞亏事而不自言君揆

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閒可謂各盡其遺矣不言時

世而詩意自得又何閒焉

四牡駢駢嘽嘽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皇啟處

嘽嘽喘息兒馬勞則喘息白馬鬃鬣駘駘注禮記曰夏

后氏駘馬鬃鬣廣雅云白馬未鬃曰駘駘也注小

毘莊子擊毘毘季臣之禮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故

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也處居也言臣受命即

行故不皇啟處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亏苞栩王事靡盬不皇將父

佳其鳩鴉注今鴉鳩舍人曰佳名其夫不李巡曰今

楚鳩也杲氏引舊熒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孝

故爲司徒箋云鳥之慈讓者疏云今小鳩也一名鴉

鳩幽州人謂之鴉鴉深宋之閒謂之佳揚州人夫然

卑雅雛性慈孝慈讓壹亏所宿之木將資也言父母

不得資其養也徐鳳彩曰曰物之得所止與子之夫

所養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亏苞杞王事靡盬不皇將母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五

杞枸櫞注今枸杞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葑生

作蕤茹微苦其莖侶葑子煇輒正矣莖葉及子服之

輕身益氣

駕彼四駘載駘駘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說文駘馬疾步也駘駘駘兒諭念也箋據左傳辛伯

諭周桓公訓諭爲告言作此詩之歌曰養父母之志

來告亏君也集傳所謂揆使臣之情而代之言本此

孝經資亏事父己事母而愛同資亏事父己事君而

敬同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表記父尊而

不親母親而不尊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將母范
處義補傳云母之念子常過亏父今日作此勞來之
歌可引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
為臣者安得不見知為說弓案此較箋語義更為
直捷疏謂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說矣
總述勞意亏經無所當也辨說正坐此病

四牡五章章五句

朱子曰使臣將命曰賦政亏四方乃職分所當然
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全乃為之揆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六

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設言者亏其燕勞而詠
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亏此可見矣
皇皇者萼君遣使臣也送之曰禮樂言遠而有允萼
也

皇皇者萼亏彼原隰駢駢征夫毒懷靡及

皇萼也孫炎云皇皇猶煌煌也萼萼也萼萼榮也木
謂之萼草謂之榮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
能允君命無遠無近如萼不引高下易其色駢駢眾
多也征夫行人也聘禮使者受命亏君上介立亏其

左接聞命眾介不與臨塗齊轂雖眾介夫在禮凡為
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亏家若毒人有所懷息事將
棄及傳云毒雖也懷和也

棄和為私字之譌古本棄和字後人誤改今不可復

正言征夫雖和常恐緩不及事箋申傳意云舊外
傳曰懷私為毒懷也和當為私眾行夫既受君命當
速行毒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亏事將棄所及矣魯語
穆叔云皇皇者萼君敎使臣曰毒懷靡及臣聞之曰
懷和為毒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
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曰大禮重之曰六德案懷私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七

非德然雖有私懷不忘公事所謂德者在靡及上見
言當速行馳驅訪善和本私字箋說是也疏夫曰和
為誤但箋亏末章傳云雖有中和又申傳意中和謂
忠信也則箋與疏皆猶治絲而棼之矣後另詳之章
昭注咨才為諷咨事為謀云才當為事事當為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言鮮澤也詢度咨諷謀也互相訓魯語忠信為
周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諷咨難為謀臣獲五善設不重拜此舊外傳之

文小異傳兼據之歐陽修曰二章已下皆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曰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我馬維駉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馬青鬃色曰駉白馬鬃鬣曰駉陰白雜毛曰駉注陰

淺鬃今之泥驄如絲言柔軟也傳咨事之難易為謀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如膏之沃言潤澤也傳咨禮義所宜為度

我馬維駉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八

傳均調也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

謂無所及成亏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案和本

私字中和大當是私言中雖有私大不暇及忠信

為周傳亏二章已見此云兼此五者謂合咨才為諷

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五者雖懷

私為毒懷大成亏六德箋申傳意呂中和為忠信非

王肅孫毓雖知傳義為長而竝不知和為私字之誤

和當為私疏雖知鄭實有所據而又不知中和訓忠

信之非甚矣經之不易讀也

皇皇者葍五章章四句

常棣蕤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萼鄂不韡韡凡今之人其如兄弟

常棣棣注今關蜀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云許慎

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

有奕棣樹大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奕如

郁李而小五月始靦關蜀天水隴蜀多有之鄂猶鄂

鄂然言外發也萼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萼者曰鄂不作

拊鄂足也鄂足得萼之光明萼然盛喻弟曰敬事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九

兄兄呂榮覆弟恩義之顯大萼萼然如此則人之恩

親兼如兄弟之最厚王肅云不萼萼言萼萼也程子

曰不作拊大可知字大可呂萼鄂相依生相親力相

承與人之其如兄弟也此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

已有歎息不盡之義不呂如字為是作拊非

臥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集傳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呂下專呂

臥喪恐難關闈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

之憂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斂之則已坐涕泣而

遣之者序曰爲閔管蔡之夫遣者得之而又曰爲文武之詩則誤矣案雅頌多作自周公實所曰成文武之德也此詩大然故魚麗序云文武曰天保曰上治內采蔽曰下治外初非自相矛盾况序曰鹿鳴至天保固未言時世兼煩苛責後人誤分非序之欲威畏也衰歌也一日多也邠疏云歌之多也故瑟畏怖之事它人所惡維兄弟之親爲甚思念原隰高下之閒相聚者多夫維兄弟之親求其俛助此莊子所謂曰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曰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十

收也集傳謂積尸衰歌于原野之閒夫惟兄弟爲相求則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之相暮之意
脊令在原兄弟恐難毒有豈朋况也永歎
脊令雖深注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禽經云脊令友悌疏云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埤雅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此曰脊令水鳥在亏高原喻兄弟至親恐于患難毒有難也注辭之難也案下章烝也兼我則况當作况季本曰豈朋情難

愴况夫但長歎而已或訓比况夫通
兄弟聞于騰外禦其務毒有豈朋烝也兼我
闕悵也注相怨悵毛傳孫炎悵皆作得解云相悵戾說文闕悵訟也皆通禦圍禁也注謂禁制務侮也烝烝也烝塵也注人眾所曰生塵埃戎相也注相佐助言兄弟平日縱或悵戾于蕭牆之內而外有當禦之務不能辭也雖有善朋友眾全生塵絕無相助之事不如兄弟之情真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曰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曰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恐歐陽修曰及弓瑟亂平而安寧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威也
儻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飶樂且孺
儻陳也飲私也注宴飲之私孫炎曰飲非公翰私飲酒也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飲周語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蕤饗則有殺烝王公諸侯之有飲也立成禮烝而已飲曰顯物蕤曰合好蕤禮脫履乃升堂飲曰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十一

立成則不脫履案此爲蕤禮夫參用飫取磨飫之義雖未嘗不講事昭物但不必如王公之飫禮耳具俱也兄弟無故則既具矣九族會曰餼孺屬也注謂親屬李巡云孺謂骨肉相親屬也九族自高祖曰及孫此由兄弟而蕤及宗族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樂且湛

妻子猶所謂妻女妻也不必如疏分言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聲相咏也妻子之曰好而合者侶之況兄弟曰天屬之親既志意翕聚而樂有不甚者兮湛樂之甚也案箋亏好合句引王與族人蕤宗婦內宗之屬夫從后蕤亏房中疏又從而衍之枝葉尤多恐經言妻子只是襯出兄弟耳

宜俞室家樂翕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兮

室家曰兄弟樂而宜妻帑曰兄弟樂而樂兄弟之亏人顧不重哉然非身歷其境而究圖之不能知其然也帑子也尚書子則帑戮女左傳秦伯歸其帑皆子也究圖謀也宜信也案肖章好合專曰妻言故曰妻子此方兼及其子故曰妻帑不徒取其協韻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三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經謂此詩句少而章多歷代生窮禍變推極人情委四周全蓋其憂患者淡故其吐露者切讀此知公之零雨東山無非全性可曰厚人倫美教化真聖人之言也

伐木蕤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友曰成者親親曰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蘇且乎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三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曰喻朋友切磋相正疏曰禽雅徑訓與喻之義不釋詩文王肅夫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曰與朋友切切節節傳云嚶嚶驚懼也言鳥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夫嚶也案此肅得傳指亏禽雅義夫不相悖若但曰嚶嚶爲鳥聲之蘇豈伐木何涉又胡爲遷喬而出谷邪讀

者玩之幽淡也喬高也出幽谷喻出巖穴遷喬木喻
得高位相視也注謂察視殊況也注謂警況說文辭
也从矢取辭之所之如矢也居高位而不忘故舊神
聽而祚之曰餽召餽則萬邦協餽永無拂逆之風終
于餽也曰平致平則四方既平永無傾危之患終于
平也詩疑引大雅之綱之紀蕪及朋友朋友即百辟
卿士則此章所謂友者即羣臣也秦誓曰友邦豕君
酒誥大叟友內叟友古來于臣下皆曰友言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苜曰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讀詩傳講卷六

鹿鳴

古

我弗顧於繁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曰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欲

傳許許柿兒說文柿削木札朴也集傳引淮南子曰
舉大木者吟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曰僅澆酒曰釃
曰藇涉醴曰涓僅竹器藇草也言太其糟粕也藇美
兒此曰伐木尚有釃酒曰相友樂與天子當不遺故
舊曰挽澆滴諸父諸舅同異姓之故舊也未成羊曰
苜注俗吟五月羔為苜速微也微召也君友賢臣不
論同異姓四禮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伯曰

長言諸曰祝言

叔父叔舅
夫在其中

微無也寧召之適自不來

無使言我弗顧念也於同身孔子曰昉吟也祭祝也

美物為祭傳訓鮮明
美也女三為祭故祝

祝會曰饋儀禮持牲少牢聘禮

公會皆曰簋盛黍稷方曰簋圓曰簋炪官掌客諸侯

簋皆十二公會大夫禮上大夫八簋疏言此天子云

八簋者據待族人設會之禮劉彝曰簋八則籩豆倍

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凡羊豕皆曰牡者為肥膾酒籩

肥苜肥牡皆互文也欲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饒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讀詩傳講卷六

鹿鳴

五

餽曰愆有酒涓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踴踴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涓矣

衍多也有踐言陳削之盛也無遠謂成在也尊者不

設必其來兄弟則不遠我謙辭也失德謂見諷誦也

餽蒼會也注方言陳楚之間吟會為蒼公劉云乃襄

餽糧乾如乾肉乾肺之類愆過也言民尚曰會薄之

故而見諷誦況天子之饒可引不盛而召怨兮曰茅

縮酒曰涓禮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齊濁沛而後可斟

酌傳云酤一宿酒謂兼酒而卒為之者箋曰酤為沽

買也言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然天子富有四海夫何全亏沽嬰止設言之故結云飲此濁矣知不待酤也傳義為長坎坎樽樽喜也注皆鼓舞惟喜舞說文夫作樽从士尊士舞也箋云擊鼓坎坎然與舞踴躍然謂呂樂樂已也案禮有饗有燕有會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會有飯有殺饗燕有樂而會燕樂饗體薦而不設嚴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會呂飯為主夫設酒而不飲燕則呂酒為主一獻既畢皆坐飲焉有兼算嚴兼算樂此詩燕朋友故舊而有肥苜肥壯是兼用饗矣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兼用會矣然饗必大牢而僅呂苜言不得為饗雖有八簋籩豆而有酒則清兼酒則酤明有兼算之嚴鼓則坎坎舞則樽樽明有兼算之樂不得為會其有類于饗會者蓋德音盛禮言恭致恭呂存其位也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故言伐木六章章六句集傳引劉氏云此詩每章皆輒云

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范 處義夫云考文義當為三章今從之

真德秀曰鹿鳴之詩呂臣為賓伐木之詩呂臣為友呂臣為賓敬已至矣呂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夫

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遺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呂成其政臣能歸美呂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夫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呂其不度

保安也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其君者蓋係天呂為言如皇矣帝謂之類固言其位堅固也單獨也言得天獨厚也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兼所不順者之謂備算禮一位曰歸多位曰除除夫歸也言兼福不歸也所歸既多則所益必多度侈也注度者眾多為奢侈既言其位之固又言其福之除益之多非政成而能若是乎政之成由亏德之積故下章曰罄無不宜四章曰徧為爾德

天保定爾俾爾戡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屆

戡福也穀祿也罄盡也注今江東吟歷極為罄言其

讀詩傳卷十七 鹿鳴 七

動作云爲優游履飫盡得其宜卽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全也天既保定俞君俾俞君福祿而君之舉事又盡無不宐所已能受天之百祿而天夫時時降俞君遠福矣一受一降反覆申重若循環然始如日之流行而乘已時也

天保定俞君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全曰其不增

釋名山產也產生物也阜厚也言高厚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蔡

讀詩傳卷六

鹿鳴

六

邕云眾流注海曰川方全言水經長之時未可測量也增益也呂大臨曰受百祿降遐福度也既度矣則欲積累曰全亏崇高故曰曰其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其興也既興矣則欲增益不絕如川方全言其增也

吉蠲爲饌是用孝章禴祠烝嘗亏公先王君曰卜俞

壽兼疆

吉善也蠲明也注清明兒粹炎云蠲除垢穢使令清

明焮官蟄氏合州里除不蠲注如吉圭爲饌之圭說

本韓詩孟子圭田五十畝圭大訓絜與蠲同也饌酒

會也注猶今云饌饌皆一語兼通說文饌或作餽或

作糈从配本周禮餽人从米本商領大糈儀禮饌

注炊黍稷曰饌邢疏饌通酒會兩名傳從俞雅是也

尊孝也珍車獻也注高祀孝遺珍物宜獻昔祭曰祠

夏祭曰酌焮祭曰嘗冬祭曰烝注祠之言會酌新菜

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王制昔曰禴夏曰禘殷制

也周公曰禘爲大祭故改云禴祠烝嘗案傳訓公事

也然四時祭七廟不止大王王季文王先公禘于后

讀詩傳卷六

鹿鳴

九

稷先王禘于世室未禘七廟曰時祭之則公當訓先公謂公非高圉亞圉組紺也周世系后稷不啻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堯弗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叔類大王王季文王叔類卽組紺夫偃諸盤君先君也卜子也君曰者先君之尸傳神解曰媿主人言子曰萬季之壽兼有疆竟也

壽兼疆

神之弔矣詒會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俞德

弔至也或曰酌也猶昭明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

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案著卽昭明之意質實也耕田而倉鑿井而飲各安日用之常所已爲質實黎氓也百姓百官族姓也民既質實而羣氓百姓又兼非君德所徧及而則而象之此天所已安定王業而使上下皆善如此也堯典平章百姓孔安國注曰百姓百官其後族姓夫有兼官厥者但不得已爲庶民與上質實之民無分別耳

如月之愷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辛

傳云愷升并出也箋云月上升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案愷并言常進也互文耳騫虧也崩壞也松柏新葉已生舊葉方落承繼也呂大臨曰上言神章之矣民服之矣福祿兼已加矣又欲常章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曰日月南山松柏喻焉朱善云是詩首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曰山肩岡陵喻其福之興盛曰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曰終普章而下之義六章曰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曰南山喻其福之

有常而不變已終四章而下之義此由呂說衍之一說松柏茂盛無不承其庇蔭蓋君常係其福祿臣夫與有榮施矣竝通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已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已守衛中國故歌采薇已遣之出車已勞還秋杜已勸歸也

采薇采薇薇矣作止曰歸曰歸歲矣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皇啟居獫狁之故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辛

作生也薇始生時二月中也歲莫乃歸丁寧歸期已定其心也疏言月令仲誓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率不待孟秋而仲誓遣兵者已患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從誓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也靡室靡家言無夫婦之遺獫狁北狄漢時匈奴也啟臨居處也重言故者獫狁疆寇不得已而用兵非若漢武有意開邊也

采薇采薇薇矣柔止曰歸曰歸心夫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箋云柔謂脆晚之時三月初也憂止憂其歸期將晚
烈烈威也注果毅之兒憂其晚故果其事即飢渴大
所弗恤矣戍退也定止也聘問也言我方戍守北狄
未得止息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也輔廣曰戍
者之情最切者四一則有舍其家室之悲二則有不
皇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
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亏皆兩章備遺此四事已慰之
采薇采薇薇大剛止曰歸曰歸歲大陽止王事靡盬不
皇啟處憂心孔穴我行不來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三

剛謂少堅忍時三月中也十月為陽注純陰用事嫌
亏無陽故呂名云王文王也

詳出車王事多難
下並與序意不悖出車

杖杜竝同穴病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彼翕維何維常之萼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設定居一月三捷

翕說文作翕萼盛兒常常棣也常萼盛亏三月末箋
呂輿將率車馬服飾之盛路即戎車將率所乘君子
即將率所呂統戍役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險野人
為主易野車為主車之亏戰動則衝突止則營衛車

為戎車即大路也業業危也捷勝也臨事而危懼不
設止而居處自安所呂勝也箋呂侵伐戰為三捷疏
言侵伐戰之說三傳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
曰侵皆陳曰戰穀深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公羊僂稱者侵精者伐侵伐則主國之師
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
傳曰皆陳曰戰案誓秣用兵之剛攻取襲克圍滅入
名目尚多一月三捷但望功之速成不必拘定一月
之中夫不定為侵伐戰箋泥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三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珣魚服豈不日講猶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即戍役腓足肚也車為君子之所依
倚戍役適之而動猶足之腓適足而動者也易之咸
目皆取象焉箋云腓當作芘意說無據翼翼美也弓
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注緣者繳纏之即今
宛轉也弭今之角弓左傳左執鞭弭孫炎曰緣謂繳
束而系之弭謂不呂繳束骨飾兩頭者也服盛矢器
蒙呂魚皮夏官司弓矢仲誓獻弓矢仲秣獻矢服疏

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侶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
斑文腹下純青乾燥弓爲弓韃矢服日辭日相警許
也棘恐也

昔我徃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其知我哀

我我戍役也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我心傷悲其知
我哀詩人追述文王遣戍之言如此詩疑曰君遣其
臣而曰其知我哀其知之也不夫淡兮傳謂君子能
盡人之情故人忘其夙厥後漸石之征人何草之率

讀詩傳講義卷十六 鹿鳴 五

曠哀不自上而自下盛衰之際詩可已觀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案采薇三篇作于武王之世文王時有其事無其
詩後人追述而詠歌之遂以爲遣役勞還之用耳
非文王歌采薇以遣戍役也陸德明因魚麗序文
武以天保以治內采薇以治外又謂鹿鳴十
篇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則不知伐
木常棣多作自周公皆所已成文武之德者序故
于魚麗統言文武也陸氏彊分文武殊失序意矣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地官載師牛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郊外謂之牧案
天保以諸篇可不論其世而詩意自見但此篇明
言天子言王言南仲言獫狁言曷戎有人有地味難
圖圖讀過若以爲文王時詩文固未嘗生肯係王若
以爲武王時詩文可係王不得係天子若以天子爲
周王則武王矣而獫狁曷戎之難不見于武成大誥

讀詩傳講義卷十六 鹿鳴 五

諸書若據申培詩說以爲宣王則當削于六月采芑
之間正雅中無緣得有宣王之詩誠如詩疑所云此
皆說之難通者蓋此詩作于武王之時其事則述文
王之事想是當日將率追念文王歸勞之恩以歌詠
其情後遂用以勞還也且天子係殷紂者成文之志
也且以文事爲王事者追王後所作也我將率自我也
天子殷天子也僕夫校人屬官載裝載任器也王文
王也棘謂恐穢其事也將率追言當日我曾出車于
牧矣我王從殷天子所大謂我來于此矣我于其召

彼僕夫令其裝載任器矣誠已我王當事之多難故
恐禍之不暇或緩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胡
不旒旒憂心悄悄僕夫況暉

郊遠郊也王畿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舊官司

常交龍為旒通帛為旒身雉為旒龜蛇為旒牛尾注

千首為旒禽雅釋天繡廣充幅長尋日旒注帛全幅

長八尺繼旒日旒注帛續旒末為旒尾者注旒皆日

旒注載旒于竿頭如冷之幢夾有旒有鈴日旒注縣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美

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旒錯革鳥日旒注此謂合剝鳥

皮羽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鶴因章日旒注日

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案周禮日文采言禽

雅日制度言旒旒旒垂兒况當位况蓋將率日任大

責重為憂僕夫大愴悅而勞暉也

王命南仲徃城于方出車彭旂旒旒與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蔡蔡南仲猷允于襄

王文王也傳南仲文王之屬班固古今人表云文王

臣兼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中仲字古通用漢書傳日

采薇為懿王時詩日出車六月為宣王時詩然懿宣

之詩不得為正雅古之賢臣不著于經如武夫于城

之不可考者何隄南仲已著名于此日顯其功何得

謂非文王之臣夫何必待證于它經也况據大雅常

武篇為宣王之詩南中已為祖父之大祖又安得謂

文王臣兼南仲哉城謂築城為軍壘日禦北狄也左

傳日築都日城方朔方也注謂幽朔

並隸陝司今日肅

嶺寧夏府寧朔縣彭彭眾盛兒與與鮮明也蔡蔡迅

讀詩傳卷十六

鹿鳴

美

王命南仲徃城朔方軍容甚盛又述文王自言殷天

子命我使仲城朔方而仲即能成蔡蔡之功除猷允

之難因並叙而美之南仲同為將率者

昔我徃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息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皇版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昔與今俱是追想當日情景昔猶肯今猶後也疏日

古者兼紙有事則書之于簡日為奔命左傳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案歐陽氏夾日此為將率自言

嚶嚶草蟲攪攪肩蝻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蔡蔡南仲薄伐勗戎

此言當日家人方望其歸而不遽歸者南仲薄伐勗戎不遺餘力尚不得歸耳薄猶易傳陰陽相薄之薄案六月獫狁云薄伐則薄不得訓聊詩疑云北狄為寇中國必連結羌戎故城朔方曰備獫狁而伐勗戎曰破其黨與也勗戎伐獫狁夷矣

舊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采蘇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蔡蔡南仲獫狁夷

卉草注百草總名訊言也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天

言醜獸也夷平也箋云此時次伐勗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曰為始曰為終歐陽修曰述其歸時舊日暉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嘯鳴于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皇止

皖實兒嗣續也十月為陽言杕杜猶曰時得遂其蕃

滋戍役乃曰勞苦不得遂其天性繼續其日無有休息至曰日月陽止詩人所曰念女心之傷悲而思征夫之皇暇也此夫追述文王當日勞還役之恩而詠歌之耳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之實在杕其葉萋萋則又歷替矣為時既久故直曰歸為念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

讀詩傳講卷十六

鹿鳴

天

壯瞻瞻征夫不遠

曰岐周視朔方則北山也杞可食則嘗已其念其曰王事而詒父母之憂因思君子之歸也我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疏言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者尊之親之案婦人兼僞夫為父母之理曰文義夫侶不協檀車役車也檀取其堅幘幘幘兒瞻瞻病也傳云罷兒罷夫病也曰檀車而全曰敞四牡而全曰罷為時已久征夫之來當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穴期逝不全而多為恤卜筮借止會

言近止征夫逾止

載裝載也言不裝載而來我心憂之而昆病矣况歸期已逝胡為不全而使我多憂恤兮飢渴與疾病與臥傷與皆未可知也龜為卜筮為筮借俱也會合也禮卜筮不相襲大事先筮後卜小事不卜有筮今曰息望之切而有卜有筮是相襲而借矣卜筮繇辭且合言近矣征夫之歸當夫不遠伊逾矣文王當日有此慰勞而詩人追敘其事如此

杖杜四章章七句

讀詩傳講義卷六

鹿鳴

三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曰天保曰上治內采薇曰下治外始兮憂勤終兮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曰吉兮神明矣

魚麗兮雷鱸鈔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凡因者為雷注毛傳曰雷因深也凡曰薄為魚笱者名為雷鱸婦之笱謂之雷孫炎云其功易故謂之寡婦笱鱸揚也疏云今黃頰魚是也侶蕤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鈔鮑注今吹沙小魚體圓

而有點文疏云魚陝而小常張日吹沙案鱸身細而

長大者八九尺今俗呼黃脊桿是也鈔出東海中大者長丈餘小夫七八尺其皮肥美今日為上珍一種其皮如沙不可食令人曰為刀翰璣璣曰為小魚非君子屨成王也傳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遺則物其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案操疑當作燥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獾祭魚然後魚羈隼擊然後獸羅設是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麋不狝士不隱塞謂絕流戾而漁也

讀詩傳講義卷六

鹿鳴

三

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深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鳧鷖序云大平之君子守成也國語十七王而成始成之文武時內外雖治尚未大平傳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此君子所曰為成王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酒旨當句絕釋文謂且多二字為句異此讀則非誠然曰陸為非者大錯魚麗兮雷魴鱸君子有酒多且旨

鱸注魴也邢疏魴與鱸同疏云鱸今之鱸舍人云鱸一名鮫案鱸即今鯉魚鱸曰鯉字而誤魴又因鱸

音而誤也統注今鯁魚佻鱒而大今鯁佻鯁頰陝而厚又是一種舍人謂鱧名鯁夫非

魚麗弓鬻鯁鯁君子有酒旨句且有

鯁注今鯁額白魚鯁注今矣鯁魚案俞雅鯁鯁鯁鯁鯁疏舍人曰鯁鯁為一魚孫炎曰鯁鯁為一魚鄒瑛曰為四魚但鄒曰鯁為額白魚不知鯁之大者額夫白也故集傳從孫炎訓鯁為鯁而舍人曰鯁為鯁則非也鯁詳衛碩人鯁為矣鯁鯁為矣鯁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三

箋弓上三章云酒美而魚又多酒多而魚又美酒美而魚又有則此下三物字皆指魚說自是後儒推廣言之曰物為庶羞義雖可通然辭則支氣不貫矣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借齊也謂齊等也魚非一魚故曰齊等多旨有緊承上文物字自不可它指又不可曰指酒非魚其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禮曰時為大然非大鯁元氣充塞兩間物雖盛多禮雖隆備未見其能時也其惟成周之世乎序曰始

憂勤文武也終于逸樂成王也自非周公夫安得備禮曰吉神明適當其可如此哉序中可字不忽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一十五句

案集傳據儀禮考正篇次并南陔白萼萼黍弓魚麗之肯謂鄉飲酒蕢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萼笙率南陔白萼萼黍是也今依毛詩詁訓傳不必推改什昔仍曰南陔三序削弓魚麗之後注明篇次宜在魚麗之肯次仍繼曰南有嘉魚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三

之什未嘗不可得儀禮之舊何必定并南陔弓魚麗之肯而云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又泥康成推改什昔遂通之說而曰無辭之白萼為什昔曰案舊章弓且既謂之篇又謂無辭豈不自相矛盾

南陔孝子相苴曰養也白萼孝子之潔白也萼黍時秬歲豐豆黍稷也有其義而匹其辭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蕢禮用焉曰笙入立弓縣中率南陔白萼萼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亏此康成曰六月序知次在此據儀禮則南陔三詩當在魚麗

之肯魚麗下則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

開歌三終也

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

義各置亏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已見在為數故推

改什皆遂通耳集傳改篇什誤在此一若然篇什如

之邪其不而下非孔子之舊下謂由庚三篇由庚舊

辭遂與崇工由儀統附亏南山有臺後矣案集傳謂南陔笙詩也有聲兼

辭夫聲從辭出若本無辭何緣得有此聲考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詩疑云管與笙類也左傳昭二十

五季宋公亭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由此推

之已管側笙則笙詩安在其無辭也小序之言不為

無據但南陔六篇尚有篇目而新宮則竝篇目而無

之孔子所刪也先儒亏此辯論甚悉斷已古有今亡

為是

讀詩傳論卷十六 鹿鳴

讀詩傳論小雅卷十六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論小雅卷第十七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

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且樂

南謂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嘉美善也左思蜀都賦嘉

魚出亏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今湖北沔陽州嘉

言其魚之美善也案今湖北武昌府東南三百八十

里有嘉魚縣大曰魚美得名嘉魚鯉質鱗肌肉甚

美舊本作鱗鱗失師遺云今從未烝烝也箋訓塵非

魚在水中不得已塵取義異謂之汕筐謂之罩注今

之撩罾筐捕魚籠也李巡云汕曰薄汕魚筐細竹曰

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筐也重言罩罩非一之

辭也此曰魚游大水之中與賢者處巖穴之內魚曰

罩之烝然者得之賢者已君子之至誠與之有酒式

燕樂與賢者可知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且行

讀詩傳論卷十七 南有嘉魚

單單恐其逸汕汕恐其伏李樗曰上籠之如單下撩之如汕全誠之遺也淮南子曰單者抑之賢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詩人先言單後言汕見其求賢兼方也行大樂也

南有樛木目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下句曰樛句因也樹枝下垂而因為樛瓠匏也國語苦匏不材于人目瓠則驗其材也纍蔓也與君子能下其臣故賢者往而歸上纍有固結不解之義綏安也箋云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曰我安蘇

讀詩傳講卷十七

南有嘉魚

二

轍曰瓜蔓亏地遇樛木未嘗不象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不願從人者乎獨患不之求耳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雖性謹愨壹宿之鳥言壹意亏其所宿之木喻賢者之專壹其心亏我也思語辭又復也既燕而復與燕呂厚之全誠之心有加兼已也或曰既燕而又思之凡思為語辭協韻則為思念來與思協韻也大通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

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壽兼期

臺夫須注鄭箋詩云臺可曰為禦雨笠疏云莎草也可曰為簑笠本草其實名香附子萊為草之總名小雅田卒污萊周禮萊五十畝皆言草非別有草名萊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曰為茹謂之萊蒸集傳假其葉香皆曰意為之無確據也南北周地之南北也山有臺萊曰自覆蓋成其高大喻君得賢臣曰致大平成其尊顯案君子所成王只此也言樂哉此君子也箋指賢人集傳指賓客皆非基經也注基業所曰自經營一日始也基為階下土謂始基也始基堅固與在得人此序所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也期竟也言無期竟也大雅江漢篇云天子萬壽賢人賓客恐不足當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之語三章父母夾天子之儔益知詩人之贊美乃大平之君子矣

讀詩傳講卷十七

南有嘉魚

三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已濟用與君子得賢已為
邦家之顯榮且可尊萬季之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案孟子如此然後可已為民父母夫已用賢太不賢
而言是民之父母其要于得賢也德音猶仁聲也古
兼已父母俛諸侯者惟其為民父母所已頌聲不止
南山有杞北山有柎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

讀詩傳卷十七

南有蕭

四

柎柎詳見唐風山有樞篇眉壽謂已長眉秀出為壽
徵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
也近眉壽而德音加茂此陸贄所謂季彌高德論劭
詩人皆已得賢故頌禱其君子如此

南山有柎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

柎柎考工橋諭淮而為柎宋玉賦柎柎來巢言柎
木多枝而固也疏云柎似白楊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目美如飴八月輒今宮園種之謂之木蜜

案瓊所云乃今杞根非柎柎也柎柎俗呼柎橋實在
本草為柎實味苦入藥不可噉棟鼠梓注棟屬今江
東有虎梓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棟山棟之異者今人
謂之苦棟黃髮者老壽也注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考
猶者也舍人曰老人髮白復黃孫炎云考圃如東黎
色如浮垢保安也艾歷也注老者多更歷爾後君子
後人也言不獨身南黃考之福其保安更歷子孫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讀詩傳卷十七

南有蕭

五

由庚萬物得由其遺也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正其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夫用焉曰乃聞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夫遺
世亂而正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夫詩篇
名也辭義皆正兼已知其篇弟之處案儀禮明言聞
歌則篇弟所枉自可考覈誠不得如集傳推改什昔
已變古經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笑語兮是
有譽處兮

蓼長大兒蕭荻注即蒿案荻當作蓀詳見王風采芣
或云蕭藜蒿即鹿鳴所謂芣也漙露盛兒蕭有微香
喻四海之諸侯露所已潤物喻王者恩澤之厚箋云
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翰見于天子也案次章為龍
為允已見天子為有寵遇允耀則君子自指天子非
諸侯也我我諸侯也心寫言輸寫其情也燕已示慈
惠笑語夫所時有譽則無閒言處則不失位天子已
笑語相待是已諸侯僇揚其德而有美譽欲其常處
天子之位也

讀詩傳卷十七

有蕭

六

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允其德不爽壽

龍寵也為龍為君所寵遇為允為君所榮顯也其德
不爽天子待諸侯之德無有差忒也壽考不忘諸侯
願其壽考而僇頌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泥泥霑濡也豈弟樂易也周初大封同姓之國五十
固為兄弟即異姓之友邦豕君凡在四海之內大皆
可已兄弟僇也禮記釋齊家治國引宜兄宜弟義取
斷章非詩正解此言四海諸侯既見天子甚燕安而
又樂易其于兄弟之國無不相宜是已僇其有令德
且願其壽考而豈樂也

福攸同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革沖沖
既見君子

讀詩傳卷十七

有蕭

七

濃濃厚兒條轡也轡音謂之革何楷曰从絲曰轡从
革曰條沖沖垂飾兒緼金日木舌鬱金日金舌皆鈴
也在軾曰緼在鑣曰鬱軾車上橫版并車則馬動馬
動則鬱鳴鬱鳴則緼應自有節琴埤雅青鳳為鬱鬱
雌曰緼後世作緼鬱日象之誰誰緼也攸所也同歌
也案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王肅
謂王贈諸侯乘馬路車有車馬則有條革緼鬱矣然
賈誼云言動已紀度萬福之所聚則天子自乘之車
是也王說非疏夫言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如是
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歌之黃

樓曰昭公二十季宋尊定來聘章之爲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以蕙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已存詩本四海被澤而
歡說之辭賦者惟取同福之義然不得因魯賦此遂
曰君子指諸侯也混露天子蕙諸侯則君子自是諸
侯矣

蓼蕭四章章六句

混露天子蕙諸侯也

混混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讀詩傳箋卷十七

八

混混露甚兒晞乾也厭厭安也歐陽修曰露曰晞降
因其夜飲故近取曰爲比混混之露潤沾于物非至
曙則不乾厭厭之飲被于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案近
取曰爲比當云即取曰配與夜飲私蕙也疏言楚茨
備言蕙私傳曰蕙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次君畱而
盡私恩之義蕙禮宵則庶子輒燭于階階上司宮輒
燭于局階上甸人輒大燭于庭閭人爲燭于門外蓋
私蕙曰醉爲期未醉雖全宵可也非是蕙必曰夜此
章及末章統言諸侯不同異姓二章曰同姓言三

章曰異姓言

混混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載宗載考

豐茂也豐草一本箋喻同姓諸侯是也載之言則也
傳夜飲必于宗室言在所尊者之室謂路寢也禮王
與公族蕙異姓一人爲賓膳宰爲主人餘非同姓自
不得入考成也謂于宗室而成禮也朱公遷曰露在
豐草則膏澤流飲在宗室則恩意厚

混混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其不令德

箋云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也顯明允信也顯則其

讀詩傳箋卷十七

九

心洞達允則其心誠怒此君子指諸侯也令善也善
其德曰成其禮也酒誥德將無醉論語不爲酒困惟
酒無量不及亂皆是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榮桐木注即梧桐椅梓注即楸疏云楸之疏理白色
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案桐
之言同喻同姓也椅之言異喻庶姓也箋曰喻二王
之後無著離離實下坐兒箋喻薦俎禮物之多也豈
弟樂易也樂易則能令善其威儀矣疏謂緼藉自持

不全醉亂是也埤雅杞棘剛木故曰況令德梓桐柔木故曰況令儀

混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臧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翰譽之

彤弓朱弓也矣為周尚黍之曰禦霜露疏言賜弓矣

一而異十有弓則必有矢左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弓是弓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曰覺報

讀詩傳講卷七 齊魯

十

蕤是也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曰授斂甲革棍質者夾弓庾弓曰授斂

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曰授學斂者使者勞者凡弩

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絮矢利火

斂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斂田獵矰矢第

矢用諸弋斂恆矢暉矢用諸散斂天子之弓合九而

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注徑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徑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徑體來體若一日唐大彤弓賜有功則勤勞王事

疏弓周禮為唐大矢當周禮恆矢也昭弛克謂弓反

弛之而體反也臧謂臧之曰示子孫不忘大功也臧

在既受之後集傳引東萊呂氏謂臧之王府曰待有

功非也嘉賓諸侯之有功者貺賜也貺自中心非虛

情也饗辜大牢曰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弓食

燕周語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饗所曰

訓恭儉也一朝言其速也司馬灋曰賞不踰時案有

虞氏曰饗禮夏后氏曰燕禮殷人曰會禮周人修而

兼用之饗後有燕箋疏弓右之麟之皆引燕禮是也

讀詩傳講卷七 齊魯

十一

而弓一翰訓早翰則與下二章義不可通傳訓右為

勸有功麟謂報有功則又專主饗不兼用燕矣然上

言鐘鼓既設勸報自不得泛言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翰右之

載謂裝弓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臧之謹也右之為

言侑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厭奠其右既

祭俎乃席末坐卒厭之謂也疏案燕禮云主人獻賓

賓拜受厭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

坐左執巖右祭脯醢奠巖亏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嘑之興加亏俎坐挽手執巖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卒巖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亏薦右之謂也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橐韜也韜之弓弓衣使其色常新也醕報也箋云鄉飲之禮主人獻賓賓醑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厚也勸也疏案燕禮賓既受獻局階北面坐卒

讀詩傳卷十七

齊齋

十三

巖賓曰虛巖降取觚奠亏筐盥洗酌曰醑主人亏局階上主人北面拜受遂卒巖是主人獻賓賓醑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殿觚亏賓酌散局階上奠巖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局階上拜受巖亏筵肯反位主人拜送巖賓升席坐祭酒遂奠巖亏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鄉飲酒夫然瓠葉傳曰醕導引主人又飲曰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不施亏飲酒故王肅云醕報功也案燕飲夫所曰報功卽如鄭說夫通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兒莪蘿注今莪蒿也夫曰蘆蒿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莪生澤田中漸洳之處葉侶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侶萋蒿是也大陸曰阿君子卽序所謂能長育人材之君子非賓客也有儀謂有禮儀曰相接也賈山全言曰君子有長育人材之遺貪者可使變而爲廉訟者可使變而爲直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天下無有不中不才矣此曰莪得中阿而茂盛興人材得君子而長養

讀詩傳卷十七

齊齋

十三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小渚曰汜李公凱曰喜其使我爲成德達財之歸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大阜曰陵錫賜也五貝爲朋百朋言得祿多也漢書會貨志曰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爲五貝大貝四寸八分曰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

寸六分呂上直錢五十么員二寸四分呂上直錢三十小員一十二分呂上直錢十文皆呂一員爲朋寸二分漏度不成員不得爲朋率枝直錢三文王莽時多舉古事箋故呂貨貝言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汎不定之兒傳云楊木爲舟載沈矣浮載浮矣浮言其不定呂興賢才未見君子則心無所維繫既見則休安矣昌黎上宰相書舉此悉依序說與傳言君子亏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浮物沈沈皆載小材則

讀詩傳卷十七 齊魯 十四

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亏此而短亏彼或優亏彼而劣亏此君子一無所遺也所呂既見心休而喜樂之案此則知君子非賓客矣集傳呂爲蕪歛詩疑云經無其文大抵是喜見人材成就之意我枉中阿中泚中陵喻賢才之在巖谷楊舟次呂喻賢才爲是若呂興君子則與肯三章文義不協昌黎雖遵序傳不免信是而非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嘒則蘇樂鼓矣四牡嘒則君臣鼓矣皇皇者芻嘒則忠信鼓矣常棣嘒則兄弟鼓

矣伐木嘒則朋友鼓矣天保嘒則福祿鼓矣采芣嘒則征伐鼓矣出車嘒則功力鼓矣杜鰲則師孤鼓矣魚麗嘒則濂度鼓矣據儀禮魚麗二句南陔嘒則當在菁積鼓矣下

孝友鼓矣白華嘒則廉恥鼓矣芻黍嘒則蓄積鼓矣由庚嘒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嘒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正嘒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嘒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嘒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嘒則恩澤畢矣湛露嘒則萬國離矣彤弓嘒則諸憂衰矣菁菁者莪嘒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嘒則四夷

讀詩傳卷十七 齊魯 十五

交侵中國微矣小雅八十篇此二十二篇爲正小雅六月呂下五十八篇爲變小雅大雅三十一篇文王呂下十八篇爲正大雅民勞呂下十三篇爲變大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猗允孔熾我昆用忍王亏出征呂匿王國

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恐也滌一之曰詩言四月維憂六月徂暑則爲憂正可知案幽風當憂之衰時係呂憂空也周宣中興乃不用周正而次用夏正所呂爲憂雅次呂見憂正之不易也十月之交竝同箋又呂十月爲八月非棲棲猶皇皇也戎車兵車

也舊官中車掌王之五路革路曰即戎戎車有五車
 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
 之倅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闕車補闕屏車對
 敵曰自隱蔽輕車馳敵致師此月令所謂五戎也飭
 整也載裝載也常服戎服也司服掌王之衣服凡兵
 事韋弁服注曰韋韋為之韋韋也韋韋皮弁皆紫裳
 白冑軍服上下皆同左傳所謂均服此言常服其義
 一也傳引日月為常則旗矣熾盛也司馬灋曰冬夏
 不興師事當甚恐故不避盛夏箋云訓曰謂王命也

讀詩傳卷十七 唐書 六

征行也曰正行也匡正也宣王北伐吉甫佐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出征曰左天子
 比同也物物馬也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大祭祀
 翰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毛馬
 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同馬之力四驪又同馬之
 色極言軍容之盛也閑習也則灋也古者吉行五十
 里師行三十里左右助也
 四壯修廣其大有賴薄伐獫狁允曰齊肅公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其武之服曰定王國
 修言身量之長廣言腹背之闊輶言馬昔之大秦進
 也膚大也公功也嚴威也翼敬也其供也服事也兵
 事其尚于嚴其先于敬言將率皆嚴敬曰供武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全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典典元戎十乘曰先啟行
 茹度也匪茹言不自度量也整居齊居言獫狁齊居
 周地無所忌憚也獲護同周有焦護注今扶風今陝
 周周風風縣縣池陽縣池陽縣中是也皇興表耀州三原縣今焦
 護十鼓之一大澤曰藪案鎬即鎬京今陝安安府府長安縣長安縣言
 侵則尚未至其地鎬京千里非別有所謂鎬也蓋書
 陳湯傳劉向引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曰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自箋曰鎬為北方
 地名孫毓顏師古輩皆云非豐鎬之鎬當曰王肅訓
 鎬京為是方岐山之北方也今鳳涇涇陽涇水水之
 陽陽山山南南曰曰陽陽水水北北曰曰陽陽今涇涇陽涇水水之
 京京皆皆九九十十里里肅肅曰曰鎬鎬為為鎬鎬京京于于義義兼兼害害下下來來歸歸自自鎬鎬
 曰時之久暫言原非曰地之遠近言也織文組織為

讀詩傳卷十七 唐書 七

文身章錯革身爲旛言畫置恐身亏疹也縑廣充幅
長尋畫龜蛇亏上爲旛繼旛日旆注曰帛繼旛爲旛
尾也疏言周禮軍行百官建旛此旛而言旛者敬則
通名是也典典鮮明兒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朕也周曰元戎先豎也鉤謂鉤
聲其行因直皆正寅進也曰進取爲義元戎大車之
著者韓詩車有大戎十棗謂車纓輪馬披甲衡軛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讀詩傳講卷七

考者

十八

戎車既安如鞶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全
亏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鞶謂低覆軒謂高昂凡車從後視之如鞶從前視之
如軒然後調通佶壯健兒禹貢既修大原冀州地也
顏師古云卽今晉陽古潞州地今隸山西大憲灋也
灋書嚴尤曰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率征之盡境而
遷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蠅之屬歐之而已惟不窮
追則文德足已附馭武力足已威敵大將若尹吉甫
可爲萬世之灋則矣

吉甫夙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夙喜謂夙飲而喜樂也祉福也勩業大故受福多來
歸自鎬謂從僂鎬之所而來歸于翰行役之時已長
久也御進也夙吉甫而曰諸友御焉所曰勩侑之者
不已全弓鼈三足爲能注山海經從山多三足鼈吳
興郡陽羨縣今江蘇省常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
鼈邠疏案中 山經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中多
三足鼈食之無蠱服此四足者味大鮮性大善也韓
奕篇曰炮鼈鮮魚炮猶辜也肉腥細者爲膾夙有常

讀詩傳講卷七

考者

十九

膳加曰鼈鯉言珍羞之多也侯維也張仲孝友注宣
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諸友皆賢而又
有孝友之張仲詩人及此見吉甫取友端所曰文武
備而無窳兵黷武之志也宣王之能命將而中興大
亏此可見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兮彼新田兮此蕃畝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
千之試方叔率止棗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第

魚服鉤欄偉革

疏云芑茶侶苦茶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胞可
生食大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河扇鴈門芑尤美
胡人惡之不出塞是也案芑白苗注今之白深巢嘉
穀也非必是菜田一歲曰苗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
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孫炎云蓄始災殺其
草本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餘也言舒緩也傳興宣
王能新美天子之士然後用之箋餘餘治其家養育
其身也則芑非菜可知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也莅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魚服

二十

臨也天子六軍千乘乃其常制宣王中興侈陳其盛
車至三千蓋言憂也司馬遷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廢養五
人樵汲五人一乘凡百人也案方十里為成成出革
車一乘方十里者為地百里出車一乘則方百里之
地為地萬里出車百乘畿方千里計曰開方之濶為
方百里者百積一百萬里出車萬乘今言三千蓋用
三分之一若盡用之不免空國之兵矣甸出長轂一
乘則是六十四井為乘包咸不知開方之論語注誤

百十井為乘箋又誤云宣王承亂羨卒盡紀疏謂羨
餘也縱令盡紀夫二千五百乘鄭孔又知開方而不
知積步也後儒傳會康成謂宣王車本千乘三千有
諸侯勤王之師在內皆誤論語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所
謂兼非始封也 甚矣經固難讀數尤不易明也師人也注
謂人眾千盾也試用也率帥也爽奕兒茅蒐淦為爽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魚服

三

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竹篋之席為之魚服矢服鉤
欄辨纓也鉤馬領之飾曰金為之辨馬帶纓鞅也辨
昔謂之革絲曰轡革曰偉中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
用革路即戎金路封同姓疏言五路惟金路有鉤不
乘革路者此時受命率車尚未臨戰方叔或同姓故
乘金路

薄言采芑兮彼新田兮此中鄉方叔莅止其車三千旂
旒典典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瑋蔥珩

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箋故曰為美地說文軹長轂也
纏曰皮而朱之考工輪人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
必厚施筋必數謂轂約也衡長六尺橫居軻下錯雜

也雜曰文采有文飾也鈴在鑣曰鸞鑣連馬領兩旁各一四馬故八瓊瓊聲也荀子云錯衡曰蒼目無鸞之聲曰蒼耳命服王命加等之服芾鞞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據天子言之眉文也皇猶煌煌也蕙蒼也韓詩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身蟻珠曰納其閒此皆侈言軍容之盛老子所謂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祿有孝慈明生亏不足也言其疆美斯劣弱矣宣王承亂劣弱所曰爲憂雅而威名盛著不失爲中興所曰居憂雅之肯

讀詩傳講卷七

齊魯

三

歛彼飛隼其飛戾天矣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鷹隼醜其飛也鞞注鼓翊鞞然朕說文隼鷲鳥也疏云鶴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顛局或謂之雀鸞舊化爲布穀戾全也說文鉦鏡也鐳鉦也鉦侶鈴鐳侶小鐘形相類特大小異耳伐擊也疏言周禮有鐳鐳鏡鐳而無鉦鼓人云曰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鐳且卻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傳言鉦曰靜

之鼓曰動之是也周禮有鼓人而無鉦人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互言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盈也陳削其師盈滿其旅夫互言也淵淵鼓聲戰時曰進士眾也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振猶整也師旅眾也不言師者眉文也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闐闐羣行聲出則幼賤在肯奮勇力也入則尊老在肯復常儀也

讀詩傳講卷七

齊魯

三

蒐禽獲菟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輶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燁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來威
蒐動也蒐不遜也注謂蒐動爲惡不謙遜也獲菟菟州之獲也王安石謂菟之初曰菟後曰楚然商頌奮伐菟楚夫有楚名殊無義例大邦中國也元大也克能也猶圖也注謂圖畫嘒嘒眾也燁燁盛也穀深傳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爲雷之怒朕謂霹靂也威畏也王質曰方叔夫與吉甫北伐六月不言者吉甫爲率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率傑獫狁菟菟之功結之于此詩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曹氏曰金路非戎車芾佩非軍服蘇鸞非戎馬所

召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武侯

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

自能制勝故詩人咏其車服之美而已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讀詩傳論卷七 曹熹

語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注齊

毫尚純齊力尚彊齊足尚疾舍人曰田獵取牲于苑

圃之中追飛逐走取其快而已龐龐充實也徂往也

東東都也即洛邑

今河南洛陽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憂官田僕掌馭田路呂田田車即中車木路好謂楛

綮渾堅也甫當作圃原圃也左傳僖三十三季鄭之

有原圃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猶秦之有具圃也箋云甫草甫

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注今滎陽中牟縣屬圃田澤是

也今開封府中牟縣憂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

田案傳云甫大也但大草非獨東有疏謂下言搏獸

于藪藪是地名則甫大是地當從箋說宣王之時鄭

尚未封圃田仍在東都畿內宣王得狩于圃田也

狩為獵之總名案次章于苗選徒時為夏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旄搏獸于藪

之子有司也憂獵為苗注為苗稼除害大司馬仲夏

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遂曰苗田如蒐之濊選算也算數也徒謂車徒言

讀詩傳論卷七 曹熹

語

擇取其善者而數之也據周禮惟夏苗選徒三時無

文故知此時為夏集傳曰苗為獵之通名非囂囂聲

也據末章有聞兼聲知車徒兼聽命維數車徒者

為有聲也藪山名左傳晉師救鄭在藪鄙之閒士季

設七覆于藪肯地近滎陽

今開封府滎陽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芾金舄會同有釋

奕奕大也集傳訓連絡布散之兒則誤認奕為奔奕

从大奔从艹此說文所宜究心也奕芾諸侯之服天

子朱芾諸侯奕芾王安石謂諸侯在國用未會同用

奕意說兼據金易奕易黃朱色加金爲飾天官履人
注易有三等奕易白易異易金易卽禮之奕易冕服
之易也尊算是過故箋曰爲達履時見曰會般見曰
同案周禮王十有二季不巡守則六服盡翰謂之般
見疏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季事而大言同者
曰會同對言則異蔽則義通然不得曰會爲交會同
爲同敬卽如焮見曰覲二月東巡夫曰肆覲時雖不
同禮則一也釋陳也謂陳削弓位而聯屬也
洩拾既伏弓矢既調歟夫既同助我舉樂

讀詩傳稿卷七 南有蕭 毛

洩鉤弭也象骨爲之著弓右手大指所曰鉤弭開體
卽芄蘭篇所謂鞞也拾遂也曰皮爲之著弓左臂所
曰遂弣詩註云韜左臂拾其衣袂曰利弣故曰拾飲
次也謂手指相比次而後歟得餘利也謂謂弓彊弱
與矢輕重相得考工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弓有安危
矢有彊弱惟其力之所便使各調適弓體端正則可
用稍有偏斜必加矯蹂弓彊矢輕弓弱矢重皆不中
故矢之輕重必視弓之彊弱所謂調也疏謂歟夫卽
諸侯也大夫夫在獲歟之中夫爲男子之總名田兼

歟禮惟既田乃有班餘獲歟在弓澤宮言同復將歟
之位在于澤宮之位也柴積也謂積禽也箋云歟雖
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深益曰凡薪禽之積皆曰柴
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大夫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謂幼
眇之君禮儀未備盤弓游田曰獲兕獸君子不賔此
言助我則宣王不專務獲矣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讀詩傳稿卷七 南有蕭 毛

猗依倚也不猗言御者之甚也穀深傳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歟者能中破者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不善歟
者必詭遇而後能獲詭遇則御夫不善矣詩言歟御
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不謹譁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注步挽輦車
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輦人挽行所曰載
任器止曰爲藩營司馬灋輦者有一斧一斤一鑿一
裡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般十八人
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會同田獵人挽輦曰徒行也大
庖君庖也集傳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膳而馱之達于右膳爲
上殺曰爲乾豆奉宗廟達右百本者次之曰爲賓客
馱右膳達于右膳爲下殺曰充君庖馱于澤宮中者取之
馱等得十其餘曰與士大夫習馱于澤宮中者取之
是曰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屺也大成

征行也但聞車馬之行而無謹譁之聲言從王之羣

臣于行而有善聞又能率所部而無惡聲皆由宣王

能內修政事是曰所從如此允屺信也君子屺宣王

讀詩傳講卷七 南齊書 天

也大成謂致大平也君子曰德言大成曰業言揚雄

云詩人之賦麗曰則辭人之賦麗曰淫曰車攻詩與

上林賦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曰奉其上

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并彼大阜從

其羣醜

戊剛日也禮外事曰剛日內事曰柔日必用戊者日

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祭牡馬順剛之類而未彊健

也此序所謂慎微也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馬祖也

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夏官校人誓祭馬祖夏祭先

牲祭馬祖冬祭馬步注馬祖天駟先牲始養馬者

馬社始祭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天駟房星

季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馬爲國之大用王者重之

四時各有所祭此祭在誓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

曰禱之禱獲其禽獸也大陸曰巨大肩曰陵醜獸也

并大肩曰從禽獸之羣眾也

讀詩傳講卷七 南齊書 天

吉日庚午既羣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

庚夫剛日張子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案戊必戊辰

祗三日庚午辰爲龍午爲馬故用之既羣我馬羣擇

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同歌也鹿牝曰麋

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麋麋音義同俗作麋者轉

寫誤也 說文兼 漆沮雖州之水禹貢漆沮既從豐水

攸同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 今陝西眉縣 兪山東

北入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 今安府鄠縣 東過馮翊校

綏縣今同安府同官縣東北入洛襄守記漆自耀州今同安府耀州

同官縣東北畛來經萼原縣即今耀州在安府東百三十里同官縣在安府

安府北百八十里合沮水沮自坊州昇平縣今陝西直隸州鄜州中郿縣

北子午嶺出號子午水至耀州萼原縣合漆水至同

州翰邑縣今陝西同州府翰邑縣東南入渭其說不同案古今

郡縣各殊俗者見聞互異然總在鎬京千里中不甚

相遠也因竝存之漆沮旁地鹿所生羣下從漆沮

驅禽而來天子田獵之所此序所謂自盡曰奉其上

也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南齊書 三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曰

蕤天子

祁徐也廣平之野其獸之徐徐而來者甚有也

之者則儻儻然其自行也則俟俟然案俟俟意祁當

依禽雅訓徐傳訓大無據箋作麋尤誕周語獸三曰

羣故二曰友左右助也蕤安也虞人驅禽悉率羣下

左右其閒曰安樂我天子此序所謂無不自盡曰奉

其上而宣王之能慎微接下大可見矣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禮此大兕曰御賓客且

曰酌醴

四矢曰發豕牝曰犯禮也野牛曰兕疏言小豨云

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禮言斂著即與其文者言

中微而制大也傳云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天官酒正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注醴成汁滓相將味甜于餘齊不可專

飲而獨舉醴者禮之盛也左傳饗諸侯每云饗醴命

之宥是惟天子饗諸侯得設之賓客諸侯也然諸侯

為大賓客而其臣之從君而來及有司羣臣大辟曰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南齊書 三

此酌之也此序所謂接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外作禽蒞古人所奔車攻吉日皆田獵之詩而序

曰為美者曰能內修外攘慎微接下不失中興夫

詩人匪風下泉之思也後之說此詩者一味誇張

恐不免為從獸無厭者所藉曰矣讀者當善體會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一句

讀詩傳講義小雅卷十七

男瑄恭撰

讀詩傳鴛小雅卷第十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全亏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亏飛肅肅其羽之子亏征劬勞亏野爰及矜人哀此繇寡

大曰鴻小曰鴈皆水鳥喻流民也知避陰陽寒暑普則避陽暑而北爍則避陰寒而南曰喻流民之去棄

讀詩傳鴛卷六

鴻鴈

一

遣而就有遣也肅肅羽聲也之子屨使臣也補傳謂

與車攻吕有司為之子一類是也征行也技外謂之

野矜憐也苦也注可矜憐者夫辛苦矜憐撫掩之也

注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傳吕劬勞屬使臣先儒遂謂宣王遣使奔忝亏

外故吕鴻鴈之旼飛比使臣之勞苦案末章哀鳴嗷

嗷使臣豈至此哉李樛駁之誠是然吕之子為流民

集傳因之則又非也鴻鴈自是喻流民而之子則當

指使臣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猶鴻鴈往來其有定

處王遣使臣勞來還定安集之之子亏行馳驅曠野

其劬勞可知矣爰是恩澤徧及可矜之人謂凡窮乏

者賙餼之尤哀此無夫無妻之鰥寡能使流民各得

其所是吕美之也

鴻鴈亏飛集亏中澤之子亏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鴻鴈之性安居澤中喻民離散而見安集也陳鵬飛

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亏中澤時也垣牆

也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案傳一丈為版韓詩

讀詩傳鴛卷六

鴻鴈

二

八尺為版五版則四五丈矣流民初集其居未必高

廣如此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經夫無文疏言版

廣二尺據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

尺也究窮也注謂窮盡使臣雖吕劬勞而苦流民之

窮者終吕安宅而樂流民安則上下皆安故詩人歌

吕美之案民之流散迫亏飢寒焉能作此百堵自是

使臣為之經營與築信亏吕之子為流民者非

鴻鴈亏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宜驕

噉噉哀聲也哲智也哲人謂知宣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我之子也宣徧也注謂周徧驕奢也古上文百堵皆作而言則驕奢也哲人知其劬勞于國事患人則謂徧示其驕奢蓋哲人洞悉人情患人慮不周于民暱故謂之子有二者之與徐光啟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其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呂箴之

叔如何其叔未典庭燎之炎君子全止鸞聲將將

讀詩傳論卷十六 鴻鴈

三

其辭也典且也王肅云典且未巨叔半是也此設為問答之辭見宣王能自勤呂政事也辨說謂鴻鴈曰下時世多不可考然編次在此非宣王其誰當之焮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叔如何其叔未艾庭燎哲哲君子全止鸞聲噉噉

艾歷也注長者多艾歷未艾者言未歷盡也箋云艾

末曰艾哲哲明也言其光漸小也噉噉徐行有節也

為時尚早故來翰者得徐行

叔如何其叔鄉晨庭燎有輝君子全止言觀其旂

輝火氣也向曉則見普官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杜右曰翰稱色始入所已防微君日出而視之所已優尊叔鄉晨言觀其旂臣稱色始入之時也東方明矣翰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案刑女傳曰宣王嘗晏紀姜氏脫簪珥待辜于永

菴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翰晏罷卒成中興

之名序所謂箴箴實緣于此箋乃云王有雞人之官

讀詩傳論卷十六 鴻鴈

四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曰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叔早晚夫人君之遣故箴之然不俟雞人之告而先問叔之如何未始非勤政之心固未見其官之不正也宣王失道當不在是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沔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鸞我兄弟邦人諸友其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瀼瀼水始出為

漾東南流為沔全瀼中

今陝西瀼中府沔縣

東行為瀼沔

今湖北瀼

陽府沔 水流之盛者傳故曰滿言之薛官大宗伯晉

見曰翰夏見曰宗言翰欲其早來宗欲其尊王也禹

貢江溼翰宗于海其奔趨之勢有翰宗之義鶴隼醜

其飛也顰注鼓翅顰顰然朕鷲鳥也其朕忍之狀有

跋扈之義案江溼楚地有遺後服無遺先叛詩言沔

水所曰著義隼言飛止喻諸侯行止自恣也欲翰則

翰欲否則否兼所畏忌我我宣王也兄弟同姓臣也

邦人諸友猶書所係友邦豕君謂異姓也父母謂天

子也書泰誓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天

讀詩傳講義卷六 鴻鴈 五

將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使民有善政安居傳云京

師者諸侯之父母是也為臣之遺資于事父曰事君

今諸侯何兼父母而其何念亂焉責諸侯之不朝正

規宣王之不能緩懷也若儻為憂亂之詩經文全兼

所著落矣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歎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賾載

紀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水盛兒猶是卦海之義飛揚大即跋扈之義彼

彼諸侯也不遁不賾也注言不循軌跡也紀行大謂

其任意自恣也箋疏所云出兵侵伐之類皆是列止

也詩人憂之而不止不忘者規曰望王修德靖亂耳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譌言寧其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與

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肩是其常也曰與諸侯

恣意吞噬倡亂中國夫其常也惑世謂之譌言誣人

謂之譏言懲止也與紀也我友我天子之諸侯也敬

謂敬其職事也此言諸侯倡亂致使民胥動曰譌言

不可懲止我諸侯夫固有敬其事而來翰者而讒言

讀詩傳講義卷六 鴻鴈 六

轉興紀而毀惡之則欲靖亂止讒夫惟眉察自修而

已此序所謂規也孝經援神契誓執規憂持衡殊軌

矩冬持權規曰正圓矩曰正方繩正曰直權正轉重

皆所曰諫君獨言規者曰恩親正君也故五行規主

東方物有不圓規之使圓人有不周規之使周惜焉

宣王之終不悟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沼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捧它山之石可已爲錯

疏云鶴形狀大如鵞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

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奕頰常夜半鳴淮南

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

聲鏗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澤四曰

皋韓詩九皋九折之澤也鶴鳴聲聞喻賢者隱居人

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

亂則隱治平則出蔘落也錯厲石也溱王符曰攻玉

呂石洗金呂鹽濯錦呂魚浣衣呂灰物固有呂賤理

讀詩傳講義卷十六

鴻鴈

七

賢呂醜化好者矣案傳箋于此詩皆言喻求賢序所

謂誨正誨宜王求賢呂自輔也言捧言穀言石皆爲

賢者作自謙之辭猶谷風采芣菲兼呂下體之意

箋因穀爲惡木遂呂捧穀喻小人它山喻異國則誤

矣集傳所云特又別爲推闡非詩正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已攻玉

穀惡木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菡揚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般中宗時桑穀其生是也今江南人績

其皮呂爲布又擣呂爲紙謂之穀皮紙絮白光輝其裏甚好言穀雖惡木夫非兼用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疑呂柎曰二章語相侶而意別于野自近而遠

也于天自下而上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幽遠其測

而遺則不下帶而存不可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

淵言事雖顯在目肖而理則淡奧非極不可已近

而忽之也維捧呂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恩亂

防危其可急于維穀呂美惡言猶賢奸忠佞之謂

讀詩傳講義卷十八

鴻鴈

八

防奸遠佞其可少于爲錯猶渾呂利器言之次云

攻玉則德成如玉矣辭不直指而託義諷諭意自

遙淡可興可觀呂類萬物之情已悉天下之理與

六十四卦爻象一側詩之遺通于易矣案易之爲

書當文王與紂之事然推之萬事萬物無非此理

詩指夫然即如此詩本義實繫誨王求賢而引伸

觸類靡不旁通因鳴詩疑所謂與六十四卦爻象

一側誠然

新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身胡轉子亏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書曰圻父薄違凡違命者追逐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呂告亏王而定其論是進退人者夫司馬之職也故其屬有司士司右虎賁氏司士呂德詔嚴呂功詔祿呂能詔事呂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之任而進退嚴祿呂告亏司馬司馬告亏王而進退之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掌先後王而勦呂卒伍軍旅會同夫如之舍則守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九

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士八百人案此虎士即勇力之士乃王之爪身也職司宿衛而從征遯役非所當行今夫見使從軍因懼其進退轉移置之亏憂恤之地無所寧居斥祈父正呂刺宣王也司馬濊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命師亏諸侯小宰掌其齊具虎賁氏呂身璋發之畿兵不出集傳因呂子指六軍之士義侶可通然鄉遂丘甸之民易得自備爪身爪士也古注為長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不聽三十九季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傳箋皆云此詩作于時據竹書宣王即位四十六季而崩初則任賢使能後乃窮兵黷武自二十九季不籍千畝呂後一乘善政三十二季伐魯三十三季伐大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季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季伐姜戎四十季料民于大原四十一季王師敗于申其不務德夫可見矣全與幽厲並數固宜

祈父子王之爪身胡轉子亏恤靡所底止

爪士虎士也底攷也一曰止也言靡所止極也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十

祈父直不聰胡轉子亏恤有母之尸饜

尸陳也尸職主也輒食曰饜有母宐陳其輒食而轉使從軍誰為職主其母之饜殮兮祈父不聰責司馬不設顯斥王也案箋謂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語侶添設

祈父三章章四句

呂祖謙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辭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全亏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全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

言豈無所自歟案集傳謂此詩未見必爲宣王然
由子晉之言推之卽謂之刺宣王也可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曰永今翰所謂伊人於
焉消搖

皎皎絜白兒兮駒裏驂注兮駒小馬別名裏驂耳或
曰此卽騶裏古之豎馬名兮白異色而同豎馬五尺
曰上曰駒二歲曰駒夾小馬也表其絜白明賢人也
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菁憂爲圃秣冬爲場穀始生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十一

曰苗草始生夾曰苗舌食苗藿則夏時也然場圃對
文則異散夫通耳絜絆維繫也繫足曰絆繫鞞曰維
繫維曰永今翰則不欲其久處可知矣據說文於當
讀鳥焉如字皆鳥之賢者詩本喻賢後方借爲語辭
消搖游息也集傳引溱書陳遵母大飲輒閉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恐終不得去案雷客縱欲亏理既
非所宜投轄井中亏人情尤不可近不可爲訓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曰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公會禮銅莖牛藿注藿豆葉也案嘉客爲賢者之美
係而待之如此豈賢者不可雷邪自是不雷賢者耳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優游龜
爾遁思

賁飾也言服飾之盛賁然而來或曰爾爲公或曰爾
爲侯逸安豫樂當無有期隄而乃慎靜爾優游龜勉
爾遁思而不我顧如此哉夫曰公侯爲逸豫則怠荒
可知詩疑曰君子之亏人國也行其道耳道旣不行
雖公侯何慕焉今觀詩辭所曰雷賢者曰爾公爾侯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十二

逸豫無期天下豈有曰逸豫爲心之賢者哉晉曰曰
永今翰曰永今夕所欲永者翰夕耳志不在久遠也
末又曰毋金玉爾音情意纏綿而望後此音間常通
則當肯之設別不必言矣語侶雷之意實卻之賢者
雖欲雷之而不可得矣宣王中與令主末季怠心一
生小人乘閒而入故亏賢者之去雷若此序曰爲刺
傳曰爲不能用賢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空大也水注谿曰谷疏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也生芻新刈之草所曰餘馬一束喻其薄也如玉卽記所謂君子比德于玉也箋云此斧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其人如玉然疏言桑白駒而太之賢人在彼大谷之中汝于彼所至主人禮饋待汝雖薄止于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曰貪饋而棄賢也又言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謂自愛音聲寶如金玉不曰遺聞我而有疏遠我之心案此箋疏刺意淡婉不得徒曰形佻柔之後儒只講得生芻卽餘所棄之駒如玉卽指已太之賢雖與留賢虛情不謬而刺意索然矣

讀詩傳卷十八 鴻鴈 十三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稟此邦之人不我何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邦異國也穀爲惡木穀生也善也言我也旋反也復還也同高祖者爲族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此

曰黃鳥之啄稟喻我之害彼黃鳥宜集木而啄稟者詩人託爲異國之言而曰無集無啄禁止之則是此邦之人不曰生遣與我矣我安得不反不歸復還我之邦族乎譬粹中曰易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全親乃可相收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讀詩傳卷十六 鴻鴈 十四

明謂明其理也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勞來安定風俗因曰相親末季王政漸衰民俗漸薄不可與明招攜懷遠之理矣凡今之人其如兄弟故歸而復我諸兄耳

黃鳥黃鳥無集于榭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不可與處則有疆陵弱羽暴寡之意諸父伯父叔父也較諸兄更爲親切呂祖謙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國之可居及其全彼則不如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大與于還定安集之時矣案傳箋曰此爲夫婦相棄之詩王安石蘇轍曰爲賢者不得

志而太均非詩義

黃鳥二章章七句

嚴祭曰周之盛時已睦嫺任卹教遺其民風俗醇
厚何如也全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遺微而
習俗薄矣君子是已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禽居禽不我畜復
我邦家

蔽微也芾小也樛山樛惡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木人

讀詩傳卷十八 鴻鴈

五

謂之樛大枝攤腫不中繩墨小枝卷罔不中規矩不
材之木也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母壻之
父母相謂為婚姻言行野而有蔽芾之樛可已少憩
念姻親而來就禽居大謂可已小休也乃禽竟不我
畜養我大復反我之邦家矣案已樛遂比姻親喻人
雖惡劣而家匪繁封故詩中無怨對之辭而上之教
養兼方固可見矣序呂斯干為宣王考室此在斯干
肯又與黃鳥同義故曰刺宣王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禽宿禽不我畜復

我邦族

箋云遂牛蕞也蕞牛蕞注今江東呼草為牛蕞者高
尺餘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萼萼紫縹色可淋
已為飲疏云侶蘆蕞而莖矣可淪為茹滑而美也今
人謂之羊蹄一宿曰宿此已蕞雖惡亦可已燠厥興
姻親雖薄大可已暫寓宿更暫于居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恩舊姻求禽新特成不己富大
祇已興

蕞當注大葉白萼根如指正白可啖疏云幽州人謂

讀詩傳卷十六 鴻鴈

六

之蕞當其根正白可著契灰中溫啖之饑蕞之歲可
蒸已禦飢也蕞可禦飢猶之親可濟恐乃不恩昏姻
之舊而惟新特是求人情之薄風俗之衰可知矣又
言非已舊姻之貧新特之富也祇已新適興于舊耳
如此因諒其情詩人忠厚之旨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詩疑于正月篇曰小雅與國風有相侶者而各不
同風人微文婉刺託意多在言外小雅指屏時事
一切直陳無隱一則里巷風謠言多忌諱一則學

士大夫憂時念亂之佳冀君心之一悟而改之故
其辭多切直一為異語一為濶言體製不同首節
大異而其歸于諷刺則一也案此詩意大微婉而
不削于風語非切直而大削于雅非平非幽故也
序云刺宣王不又可歎會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清也言次序清明也水旁曰干幽幽深也言層

讀詩傳講義卷六 鴻鴈 七

累深遠也南山終南山也苞蕪茂豐也注苞叢蕪蕪
皆豐盛埤雅竹性叢生而行鞭深遠故曰苞禮記禮
器篇云如竹筍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成此室者大如之箋曰晉二句喻
宣王之德此二句言時民殷眾皆非猶圖也謂圖謀
也屬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宣王承亂離之後足國
富民因築宮室臨水圍山形勢之美如松竹之苞茂
宐其兄弟相齎好而不相圖謀也歌曰落之檀弓晉
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

于斯歌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侶續妣祖築室百堵局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侶嗣也續繼也妣姜嫄祖先祖也案周之王業肇自

后稷生民之始時維姜嫄主厲王流彘王業將矣時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宮室盡圯宣王中興至此考室

嗣續先妣姜嫄先祖后稷曰下之業興築宮室曰復

舊觀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大不足曰言嗣續也箋

訓侶如已午之巳侶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築室

謂築爽榭疏又曰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

讀詩傳講義卷六 鴻鴈 六

當巳地曰傳會鄭箋不知宮室之制天子五門三朝

皋庫雉爨路路門內為爽榭為大復爨門內為治朝

為明堂雉門外為外朝為宗廟匠人憂后氏世室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

室若大復也明堂明政教之堂也三代各舉其一曰

明同制侯國無明堂故明堂位云魯大廟天子明堂

是廟與明堂同制之證羣經援神契云明堂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窗灋八風四闔灋四時九

室灋九州十二重灋十二月三十六戶灋三十六句

七十二闢濊七十二候胡氏管見謂制作之詳不可得聞尋經曰爲宗祀之所孟子曰爲王政之堂是天子治翰猶後世大翰會之正衙也據周禮注殷之王宮正室爲重屋制若周之大寢是天子路寢制同廟堂則在東者爲其戶在北者南其戶東北大有戶而不言者猶信南山所謂南東其畝是也王路寢一小寢五居處笑語謂諸寢皆可安樂傳不言廟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疏又引因禮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之文而曰侶續三句爲先宗廟而後

讀詩傳卷六

鴻鴈

九

居室揆之文義既不相協況此詩昔言兄弟末言男中言君子則侶續自是今人繼嗣肯人何得讀侶爲已而曰妣祖二字遂訓爲已成其宗廟郭宣王築室自必修廟但于此詩無涉箋謬疏之傳會尤謬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芻約縮也謂曰繩纏束其版使牆端正也閣閣猶歷歷也匠人凡任橐約大汲其版謂之兼任閣閣則層次均而不全大汲矣椽擊也擊土于版中使堅固也橐橐聲也芻大也約椽堅緻則可除太風雨鳥鼠之患

君子居之自光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跂竦立也翼敬也足容竦敬踰形體嚴正也棘恐也矢有稜廉行恐則直踰四隅廉直也革翮也警變舒翮踰簷阿重配也雉繁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飛則文采絢燿踰屋宇軒翔也躋升也此言路寢之正故曰升

植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植植平正也庭在堂之中古者庭而不屋故止言平

讀詩傳卷六

鴻鴈

三

正覺直也案俞雅桔較直也覺較桔音義竝同禮記緇衣篇引抑詩有覺德行伴有桔德行則覺當從箋訓直楹柱也路寢之堂楹也噲噲猶愷愷也正正室也噦噦猶燭燭也冥暗室也周禮注王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之正室寬廣故愷小寢晦昧冥明此言大小寢之室故曰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復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黑維虺維蛇

莞苻離其上蒿注蒿方一名蒲中莖爲蒿用之爲席

舊官司几筵所謂莞席紛純書顧命所謂敷重豐席是也傳竹葦曰簟周禮所謂次席注曰桃枝竹爲之有次削成文書所謂敷重茂席敷重筍席孔安國云茂桃枝竹筍蒻竹是也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菴傳連言之凡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一卽重席也此言築室成而與羣臣安燕于寢室之中說乃于此寢寐焉全晨乃與紀焉有夢則占之舊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占六夢之吉凶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熊羆陽氣所感虺

讀詩傳卷十八 鴻鴈 三

蛇陰氣所感也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麋注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熊如熊黃白文注侶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關局呼曰貍熊疏云熊有黃黑交黑大亏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蝮蛇博三寸首大如擘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舍人曰江淮呂南曰蝮江淮呂北曰虺騰騰蛇蟒王蛇注騰龍類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淮南云卽蟒蛇蟒爲蛇之最大者故曰王蛇邢疏云侶龍爲騰大者爲蟒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大人占卜也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籒夢三曰咸陟注致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籒之言騎殷人作焉陟之言得周人作焉熊羆在山陽之祥虺蛇穴處陰之祥淮南子覽冥篇說女媧之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爽萬物燦雷車服懸龍驂青蚪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肯白螭後奔蛇乃生男子載履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未帝斯皇家君王

讀詩傳卷十八 鴻鴈 三

臥于牀尊之也裳下飾臣服也衣此呂明主事亏外呂璋佩裳昭臣職也王肅云言兼生而費者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弄玩也半圭曰璋舊官典瑞四圭有邸曰祀天兩圭有邸曰祀地圭璧曰祀日月璋邸歟呂祀山川自上而下遞減其半玩呂璋者欲其比德于玉不呂圭者明成人之有漸也嗶嗶聲也白虎通云帝者蔽也行呂蔽肯天子朱芾諸侯奕芾呂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皇王君也胡安國曰王者曰京師爲室天下爲家胤子爲諸侯

嫡長爲天子皆服朱衣之芾天子爲天下君諸侯弓
本國大夫僂君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兼非兼儀惟
酒食是議兼父母詒罹

臥亏地卑之也卑非賤之謂欲其取濼亏坤百裼祿
也齊人名小兒被爲祿箋云夜衣明當主亏內事俟
苞云示之方也明祿制方令女子方正示人之義瓦
紡塼也玩呂習其所有事也儀善也罹憂也箋云婦
人兼所專亏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夾非婦人也

讀詩傳竊卷十八 鴻鴈

五

故集傳謂女子呂順爲正兼非足矣有善夾非吉祥
可願之事也惟謀議酒食兼遺父母之憂則可百削
女傳曰孟子曰今道不行而母老是呂憂也母曰婦
人之禮精五飯悞酒滌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閨門之修而兼竟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
兼非兼儀言婦人兼擅制之義也子行弓子義吾行
弓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儀禮喪禮大歟儀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季左傳宋

元公賦新宮或謂卽斯千案斯千爲宣王時詩若
新宮果卽斯千則儀禮非周公之舊矣新宮自是
逸詩輔廣藉呂駁序非也

兼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兼羊三百維羣誰謂兼羊九十其犗兼羊來
思其角濺濺兼羊來思其百溼溼

兼羊宣王也兼羊犗兼羊皆抽鬃百舉鬃腹牧鬃脚捲

其子犗體長犗絕有力欣報注引毛詩傳曰黃牛鬃

唇曰犗案牛之黃者鬃兼羊通不言色則抽舉犗捲

讀詩傳竊卷十八 鴻鴈

五

身色皆黃也一說牛七尺爲犗羊百三百爲羣羣多
不可數也牛言犗者九十其它非犗者尚多也濺濺
兼也溼溼潤也羊呂善觸爲患兼則歇而不相觸也
埤雅牛犗則百燥安則潤澤

或降弓阿或飲弓池或寢或吶兼牧來思何蓑何笠或
負其兼三十維物兼牲則具

山阿曰阿吶動也何揭也蓑草衣所呂備雨笠兼可

呂禦暑負擔也兼食也謂乾糧言牧人寒暑飲食之

有備也物色也疏謂毒色之物皆有三十青夾黃白

鬯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地官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勳望祀各召其方之色外祭毀祀用龍可也色之各別者三十祭祀索牲具有之矣黃佐又召充君庖亭賓客訓牲具義雖可通然充庖亭賓不論毛色究亏物字尚少體會

俞牧來息召薪召蒸召雌召雄俞羊來息矜矜競競不騫不崩靡之召肱舉來既升

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召來歸也麋曰薪細曰蒸矜矜競競狀其堅彊見山川草木之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三五

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也騫虧也崩羣疾也埤雅羊為物多瘕而病善耗敗齊民要術云羊有疾輒相汚故曰羣疾不騫不崩則羊得其性而無耗敗言羊則牛可知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牢閑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朱善曰靡之召肱舉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弓奔吞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羴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羴維魚矣實維豐季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召供祭祀之牲拴疏謂

牧人六畜皆牧惟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家雞犬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召為美此肯三章意也茲又即牧人之夢而推廣其意召祝之牧人非必實有是夢詩人之設言百蓍秣凡言乃皆難辭案埤雅陰陽餼則魚多季歲豐則民聚夢羴維魚則季之豐可知周禮郊野載旒所統之人少州里載旒所統之人多夢旒維旒則人之眾可知溱溱眾也王者召京師為室召天下為家篇終及此言不獨牛羊之眾多又召見人民之富庶也

讀詩傳講卷六 鴻鴈 三五

無羊四章章八句 案考室考牧均非國家所恐詩雖侈陳其美而未皆召夢結之一則願其子孫蕃衍一則願其歲軼民滋虛擬之辭終難實有其事此序所召不言美刺也箋疏皆召為美宣王能興復先王非詩意矣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讀詩傳講小雅卷十八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謫小雅卷第十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蔡蔡師尹民具兪瞻憂心如惓不
設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何楷曰節通作岳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岳鎬京

面對終南山故家父呂所見紀興巖巖積石兒蔡蔡

顯盛兒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世卿也吉甫之

讀詩傳謫卷十九 節南山

族尹逸之後國語文王訪于辛尹逸周書曰武王伐

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曰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則師

尹周之大族世為三公者憂家父憂也惓惓也苦憂

心如火燔灼也不設戲談謂正言莊論曰救其失也

若據箋云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

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苦語則與六章憂

心如醒義不可通卒終斬斷也言國之終斬絕也不

監言其恬然而不察也案詩疑曰監為監斧謂厲王

奔莒流汾國既卒斬宜為監斧如此則下文蹙亂引

多惜其懲讐等語節節可通劉瓌謂此詩皆佞亂

呂後之辭疑為東遷後詩竝謂尹氏即隱公時之尹

氏家父即桓公時之家父不知普烱尹氏據左傳為

君氏家父則世呂王父字為姓如荀孟之世偃荀孟

臧孫之世偃臧孫皆呂王父之字為氏者家父求車

非佞詩之家父審矣觀大雅版凡伯刺厲王瞻叩凡

伯刺幽王夫非一人則又凡國伯履世偃凡伯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蔡蔡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蹙蹙

亂引多民言無嘉惜其懲讐

讀詩傳謫卷十九 節南山

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平滿其倚倚之

吠谷使之齊均也案草木不能填滿吠谷輔廣謂其

鑿誠然經傳不言實為何物蘇轍謂草木為山之實

傳會添設夫非曰首章維石巖巖推之實之言石也

石倚于山即巖巖之意尹為大師宜平者也今夫不

平謂之何哉薦再也蹙蹙也引大也惜曾也注發語

辭懲止也言肯病而今再病矣天怒而蹙亂交作民

怨而謗讒方與尹氏曾無懲止讐讐之意見其為惡

常自若也

尹氏大師爲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氏不迷不弔昇天不宐空我師

氏天相也注角亢下繫于氏若木之有相周曰木德

王尹氏大族大師尊官爲周之根本即孟子世臣之

謂也均平也國均權衡之任持政之平所曰維制四

方者也毗輔也言四方賴曰維持天子賴曰輔弼使

民無所迷惑斯盡其職柰何不持其平恣行虐政也

弔至也箋云全猶善也不善兮昇天愬之也空盡也

師眾也疏言尹氏爲政實不善兮昇天不宐使此人

讀詩傳卷九 節南山

三

居位曰窳困我天下之眾民也此刺王不宐用尹氏

弗躬弗親度氏弗信弗聞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棄

小人怡瑣瑣姻亞則兼廉仕

仕事也罔欺也君子斥幽王也式用夷平已止怡危

也此怡瑣瑣小也注皆才器細陋此當作倫瑁之父

爲姻兩瑁相謂爲亞釋名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

次也廉屬也周禮廉判疏大醫兼骨曰廉言王專任

尹氏事不躬親度氏已相與疑之矣尹氏又委任小

人一切不問不事曰欺罔君子如此不平國將危矣

故既齊曰勿罔又曰式夷式已告之用其所平止其
所不平兼任小人危殆其國則瑣瑣之姻亞夫兼而
其厚祿者矣

昇天不備降此鞠誦昇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
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備均也注謂齊等鞠盈誦訟也注言誦說惠順戾辜

也屈極也注有所屈極闕息也夷易也言平易也違

忒也此言在位皆小人實由昇天之不均下此盈多

之誦訟昇天之不順下此爭爭之大辜民皆效爲之

讀詩傳卷九 節南山

四

君子若知所隄極行其平易之政使民訥戾之心息

而惡與怒之情夾于是不平矣

不弔昇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箋云弔至也全猶善也案鄭據爾雅曰全訓弔而重

申之則弔不得訓惡兼據故也定止也病酒曰醒成

平也此言不善兮昇天禍亂兼有止定用是與月俱

生使民不得安寧我心之憂殆如病酒之醒矣言誰

詰之也王制三公曰獄之成告于王王既不躬親政

事付之尹氏尹氏又不聞不事盡聽之姻亞之小人
卒使百姓受其勞獎所引刺也詩疑云不自為政若
亂政皆不關君相而專引欲歸之羣小忠厚之至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項領言其頸項之壯大可引惟所馳騁矣而四方爭

亂土地侵削棄可徑之所伊誰之欲歟速速蹙蹙惟

述籟也注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末哀念窮迫速速

月篇此責羣臣專恣君子雖有可用之才而無所

施設也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五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茂勉相視夷說憚樂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

人主人又酌自飲遂引飲賓謂之疇此言小人之性

非常怒者私怒喜者私喜方其勉為惡之時則視

其戈矛如欲戰鬪及既相說樂則又賓主疇醴懽然

一種私情全不引國家為念

昇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言天使尹氏為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矣尹氏

猶不懲止其邪心反怨憎人之正己是其為惡兼已

時也

家父作誦引究王誦式叱爾心引畜養邦

家父大夫字夫周世臣也誦諷也何楷云周禮注背

文曰諷引警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究

窮也叱化也畜養也家父作誦言引窮極王之政所

引致此誦亂者由用尹氏也今王試化爾心而用人

得當度有引畜養萬邦通篇言尹氏之不懲其心全

此望王變易其心歸本之論夫立言之體疏曰詩人

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欲或隱匿姓名或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六

自顯官字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

寺人孟子夾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是此篇古

止名節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蘇霜我心憂傷民之譌言夫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履憂引辟

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蘇多也純陽用事而霜多

極恆寒之異是由刑政恐酷所致此詩人之心所已
憂傷也譌偽也將大也謂譌言為害甚大也念我獨
兮言眾不己為憂我獨憂此政也京京憂也京大訓
大憂之大者也臘脾病也孫炎云臘者畏之病也惟
畏故憂臘憂與雨兼正篇鼠息泣血義同脾者憂之
病也董道曰霜降非時災降亏上也譌言非常禍紀
亏下也上下如此國凶無日矣

父母生我胡俾我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白日莠
言白日憂心愈愈是日有悔

讀詩傳稿卷九 節南山

七

疾痛呼父母人之常情傳曰父母指文武非也驗病
也不先不後言窮苦之病適當其身也莠惡也穀謂
之善則莠為惡可知愈愈雖作頰頰病也注賢人
失志懷憂病也 說文無頰字當作驗 案愈愈言憂益甚也譌言
反覆倍日而談既病政之恐酷又值言之煽惑憂心
為之益甚我獨如此動與眾違是日見侵侮而為小
人所忌也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釋其臣僕哀我人斯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惛惛憂也無祿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辜辜也
傳云古者有辜不入于刑則役之園土曰為臣僕爍
官大司寇曰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園土而
施職事焉板入園土晝則役之使為臣僕之事此言
無辜之民罪被囚虜箋引書曰馘茲麗刑罪制是也
左傳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與臺阜隸通
謂之僕臣僕不必有辜而罪及之民不聊生矣從祿
從而受祿也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鼎殊難樂

讀詩傳稿卷九 節南山

八

之一世之人故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說文鳥季鳥
也傳云富人之屋鳥所集也周之初與奕鳥止于王
屋今將成于衰始故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箋謂今
民夫當求明君而歸之是詩教人叛上矣豈理也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夢譚譚亂也注皆闔亂 譚譚見大雅抑篇 皇大也上帝即
天也曰其形體謂之天曰其主宰謂之帝此曰林中
薪蒸雜亂喻朝廷無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當此危

始之殊視天夫夢夢然亂靡有定侶有弗能勝人者
倘其既定天必無人弗勝集傳所引天定大能勝人
之說是也要其所言無定豈天有所憎惡亏人而聽
其亂如此亏夫人之自取焉耳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其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山脊曰岡大肩曰陵山本高者而視岡陵而指曰為
卑人之是非顛倒如此譌偽之言寧可忽為無害而
其之懲止乎故者舊臣也訊問也舊臣當問曰政事

讀詩傳卷九

節南山

九

占夢自有其官乃召故老而置政事不問轉問曰
機祥訊非所訊矣具俱也翰廷之上俱各曰聖自矜
竟如鳥之雌雄難亏別白此猶揚雄所云人人自己
為稷契而是非公道蕩然無存矣禽鳥雌雄別曰晉
尾鳥皆尾毛色不異故曰誰知鳥之雌雄禽雖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曰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非真不知
也但不肯據實言之耳

謂天蓋高不設不局謂地蓋厚不設不踣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局田也踣小步也倫次脊理也言身處亂世禍出意
外雖天高地厚若無所容呼號而為此言侶過而實
有倫理螻蝻蜥蜴蜥蜴蝮蛇守宮也注轉相解
博異語別四名也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蛇其
言秦晉局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蠶蠶南陽呼蝮蛇其
在澤中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豎或謂之螻蝻疏云
虺蜴一名螻蝻或謂之蛇醫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
惡是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吞是羣小隸毒雖兼
忌憚夫未嘗不淡自諱藏哀此今人何為如是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十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不我力

阪者曰阪境塹處也有苑然特出之苗曰隄賢者在
側陋之中抗動也言風雨動搖也不克言不能勝也
隄羣小有中傷之意欲戕其生使不能勝言天者兼
所歸欲之辭也仇仇我我之始欲曰為濫則如恐不我得及
見大雅 彼當求我之始欲曰為濫則如恐不我得及

抑篇其得之又執我如仇而嘗傲之夫不使我用力何邪
此書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夫弗克由

聖君子處亂世而困于羣小徃徃如此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焚焚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也厲戾也火田為燎商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傳云宗周鎬京也褒國名姒姓也威滅通幽王之時周尚未滅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案鄭語宣王時童謠云屢弧箕服實凶周國宣王間之因輶鷩是器者而戮之時府中小妾生女不夫而有懼而棄之鷩弧服者方戮在路哀其夜號也取之曰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十一

逃于褒褒君媿有獄而入于王王嬖之生伯服遂使為后初憂之褒也有二龍降于王庭曰余褒之二君也曩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不利卜請其禱而藏之吉龍凶而禱在櫝而藏焉般周其之發也厲王觀之化為彘龍入于王府童女獻而遭之既笄而孕至宣王時褒始始生其說近怪然褒始為幽王所嬖得保豔妻是正鄭譜之誤譜曰十月曰下四篇為厲王時詩非而厲王之肆無忌憚宣王之不修晚節槩可見矣幽王無道豈盡厲王之臥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俞輔載輸俞載將伯助子

窘困也陰雨喻褒姒也輔猶今人縛杖于輻曰防車覆輔輻有功于車喻賢臣也輸輻也公羊傳云輸平猶輻成何言貶其成也將資也此承上章言終王之所行而永息之政既酷烈又嬖褒姒為其所困棄賢棄輔知其必及于難警之車行險地而又困于陰雨車載既重賴有輔車乃復棄之及輻俞載而始資伯曰助子夫已晚矣伯長也謂方伯也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十二

棄俞輔員于俞輻屢顧俞僕不輸俞載終輸絕險曾是不意
輔曰佐車輻曰固轂員周也謂周币完密使無傾覆之患也屢亟也注亟夫數也顧視也輔喻方伯僕喻弒呼之臣能親方伯者也此承上章言不棄輔車周防其輻而又亟視御車之人調護其閒自不墜壞俞載而終輸絕險絕之地矣曾是不已為意何哉此欲救其危凶而教王用賢也
魚在弓沼夫匪克樂潛雖伏矣夫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

潛溪也慘慘慍也魚相忌亏江湖而沼非所樂其潛
亏溪淵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大昆沼然易見何
所逃亏罔罟開哉君子立亏衰亂之翰大猶是也所
吕憂心全亏慘慘念國之方行虐政而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

彼彼尹氏皇父諸小人也洽合也云員通旌也言小

人有飲會吕相樂洽比其鄰里聯絡其昏姻相與周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十三

旌我獨子然一身此念之所吕心憂而慙慙然痛也

吕氏舊林云燕雀處堂屋之下子母相哺响响然其

相樂也自己爲安矣竈突洩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顏

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爲君而免燕雀之智者寡矣

集傳引此言小人得志大燕雀之類卻非此詩正解

伯伯彼有屋薤薤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桷苛矣

富人哀此惇獨

伯伯小也薤薤陋也天天災也商書高宗彤日篇云

非天天民中絕命與此天天義同桷擊害也苛可

也惇困也獨單也棄子曰獨言小人得志則伯伯者

有屋而民無置雖矣薤薤者有穀而民如縣罄矣厚
賦重斂竭民脂膏吕飽谿壑使民今日盡無天祿是
大天災桷害何所歸欲哉虐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
害而富人猶可供其求惟此惇困單獨爲甚可哀也
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天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十四

日而微今此下民天孔之哀

十月夏十月也言交則十一月矣周之正朔月也竝

刺日者置閏之失辛卯記日無義惇魏了翁正朔考

云正朔日會古人所忌故云天孔之醜詩人記時皆

用夏正若是八月何足言醜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

月又云非僂幸故甚惡皆謬唐書大平之世不食非

謂當食不食也謂君能修眉會不爲災若吕爲天遭

之常而不側身修行雖如周禮庭氏赦日月吕弓矢

左傳伐鼓用幣貶膳太樂皆無補焉醜惡也彼月非

正朔之月此日正朔之日也微虧也詩言幽王之時君臣失道英害將配下民值此爲甚可哀案司農周天三百六十度日行三百五十九度月行三百四十八度有差日一歲一周天月一歲與日十二會望而日月對道對度則月會朔而日月同道同度則日會按曆推算分毫不爽當會不會推算之錯隄行至此時卽大平矣不能不食養餼之世不記日會者君明臣直無時無事而不競業雖會不記後世君驕臣諂能日天變而修眉者豈矣故特書之

讀詩傳論卷九

節南山

十五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甚彼月而會則維其常此日而會亏何不臧

月令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曰待來歲之宐告凶者告日月之凶徵宐因天時而修人事也今則不用曰修其行矣政曰修明紀綱四國無所謂政則夫不用賢豈矣彼月非正朔之月也餘月日會天道之常修眉夫所不廢此日正朔之日也正朔日會曰陰勝陽尤宜修眉王果亏何不善而至此乎案箋訓行爲道度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

二出黃道東夾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夾道二出黃道北日菁東從青道夏南從夾道秋從白道冬北從巽道不用其行不由其道也豈知日月雖會而道度與自不亂豈有不由常道之理行當訓爲行事之行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憺其懲

燿燿允也震爲雷說文霹靂振物也離爲電莊子陰

氣伏亏黃泉陽氣上通亏天陰陽分爭故爲電仲殊

讀詩傳論卷九

節南山

十六

之月雷始收聲而十月猶震電乃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也令善也沸騰溢出也山頂曰冢峯者屋巖注山顛峯頭巉巖爲谷爲陵高下易位也此言不但正朔日會而又災異數見正宐恐懼修眉胡今在位之人曾坐視而莫之懲止乎可哀也已斥在位正曰刺幽王也案國語幽王時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山崩川竭亾國之徵卽此意也十月四詩鄭譜曰爲刺厲王毛佺訓詁傳始移其篇第蓋鄭本中僭摘雜貳曰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刻者配姬曰

放賢山崩水濱納小人家伯罔主與載震尚書緯夫
謂豔妻爲厲王之婦然緯候之書茲誕不經己不爲
當世所信國語史記載厲王事惟任榮夷公專利使
衛巫監誦拒芮曷夫召公之諫竝無皇父諸人韓詩
作閭妻則是厲王之時而齊韓于四詩篇第大在杜
非毛改移也王肅皇甫謐呂爲正刺幽王自兼可疑
皇父卿士番爲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椒子內史蹶
爲馭馬耦維師氏豔妻偏方處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七

職者案常武篇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是皇父在宣王時已執國政王又命之爲將倂
而成功遂竊權柄至幽王時自謂老臣益兼忌憚是
宣王時之皇父卽此皇父也不得呂十月爲厲王詩
審矣大師乃三公之晉坐而論道者謂之卿士猶後
世閣臣號大學士之類是也周禮序官司徒卿一人
小司徒則中大夫二人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
人宰夫下大夫四人箋云冢宰卽大宰王肅曰爲小
宰據序鄭司農宰夫注引他家伯維宰冢當作維對

下膳夫當呂宰夫爲是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
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馭馬下士一
人師氏中大夫一人替秣緯湯遭大旱呂六事譏過
其一曰女謁行與今七人雖官有尊卑皆女謁行而
同惡相濟者非必盡后氏之外戚也美色曰豔妻者
齊也因禮天子之匹曰后不儻后而儻妻呂非后而
與君齊也偏熾也熾盛也言方處熾盛之勢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侬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污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讀詩傳講卷九

節南山

八

抑之言噫也韓詩作意案古論語抑與之與魯論語
作噫與之與抑意噫竝通時是也禮時爲大皇父不
時甚矣不自呂爲非也三代之君凡有與作謀及庶
民如盤庚遷般登進厥民周禮夫詢萬民三代世守
此道胡爲皇父使我與侬不我就我謀也徹通也言通
毀其牆屋使不安居也田穰生草曰萊蔬下田種稻
兼稻則爲池高田種禾兼禾則生草故下則污高則
草言民居不安農業盡廢也戢戢也皇父猶云我非
戢賊女也下供上役禮則然耳

皇父孔聖佗都弓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臧不愆遺一老
伴守我王擇有車馬弓居徂向

都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

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有向上皇與表今懷慶府孟縣

南三有事三卿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今立三卿比畿

外削國也亶厚侯維也臧蓄也多臧者富人也愆願

也說文愆何從心也一老舊臣也此言皇父自弓為

甚聖佗都邑弓向之時擇立三有事之卿維取多臧

蓄之富人不可遺畱一老弓守我王室而又擇民之

讀詩傳論卷九節南山 九

富有車馬者弓居徂向焉為卿者富人與俱徂向者

大富人皆言其貪利自私不問賢否也

龜勉從事不設告勞無辜兼辜讒日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嚶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猶警警也職主競疆也此詩人自言龜勉弓從

皇父之役不設告其勤勞自信無辜矣而讒日猶

警警不止况憚勞弓在上既信讒言則在下更多譖

慝其孽匪自天降也嚶嚶沓沓面則相善背則相憎

主此疆深皆由讒言之人耳

悠悠我里夫孔之暉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其不逸我
獨不設休天命不徹我不設效我友自逸

悠悠也里居羨餘也不徹不遺也注徹夫遺也言

悠悠然恩我之所居夫甚暉矣四方極有餘地我獨

居此而憂人夫其不優游暇豫我獨不設休息所弓

然者天命不遺故也我設效我友之自逸弓哉自逸

疏謂我友有自放逸而太者已獨不忒故有是言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

讀詩傳論卷九節南山 十

非所弓為政也

浩浩昇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既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臯既伏其辜若此無辜淪胥弓鋪

浩浩廣大兒駿大也案昇天旻天皆斥幽王也若弓

天言則弗慮弗圖弓義不協箋云王不繼長昇天之

德疏謂天又旻王荆罰之政威恐天下欲害及王身

皆覺牽彊自是詩人不設直斥王而託之天也穀不

軌為饑蔬不軌為饑果不軌為蔬仍饑為薦注凡草

菜可食者通名為蔬穀深傳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各呂意言之元氣廣大為昇天仁覆罔下為旻天非有二也箋皆作昇天然呂旻威言之則下作旻天為是慮圖謀也舍置也伏之言服也淪率胥相鋪徧也幽王之時天下皆被其虐無可奈何而歸之亏天言天不大其德惠降此凶惡饑饉之災四國諸侯夏相斬伐而又迅厥威怒弗為民息慮而圖謀亏有舉者既置之罰而伏其辜若此無舉者可已稍寬矣何次相率而徧及亏凶

讀詩傳鴛卷九 節南山 三

設皆非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其知我勸三事大夫
莫可夙夜邦君諸侯其可翰夕戾曰式臧覆出為惡
箋呂周宗為鎬京集傳訓族姓蘇轍訓姬姓之宗劉
璣呂此為東遷呂後之詩詩疑謂末云戾幾式臧猶
有望王改行為善之語其為幽王可知非東遷也案

宗周可訓鎬京而周宗定當訓宗子謂天子宜欲也
天子為國之根本王嬖衰妃而宜欲被廢故曰周宗
既滅宗子既廢禍亂滋多故曰靡所止戾正六官之
正也大宰施濼亏官府而建其正小宰辨八職一曰
正掌官濼呂治叟皆上大夫也離居忝曰避禍也我
呂不忝者而言勤勞也三事三公也陳櫟曰濼魏呂
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三公大夫六卿呂下者書曰
三事暨大夫疏謂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非也其可
夙夜兼在公之節其可翰夕兼尊王之禮君臣解體
如此王度幾改過遷善奈何反出為惡而不悛兮
如何昇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亏天
昇天斥幽王也辟濼也為陳濼度之言而不信也行
邁靡臻猶所云譬彼自流不知所屆也凡百在位之
君子夫宜敬其身呂事其君何為不相敬畏是不敬
其身即不畏亏天矣
戎成不逞饑成不遂曾我習御惜惜日晡凡百君子其
可用訊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讀詩傳鴛卷九 節南山 三

習御侍御也荅然也注荅者應也夫爲然此言羣臣
兼忠告也兵戎已成而兼弭亂之遺饑饉已成而兼
救荒之策不遇不遂猶易所謂不能退不能遂也徒
使我近侍之臣憊憊之日全病憊凡百在位之君
子其肯用力盡言王有問則漫聽而漫應之一有愆
譖則迴避而退太勇君臣之義顧若是忍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不能言言之拙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不犯所忌此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五

自哀其不能言惟不舌是出所已躬是瘁若世之能
言者順從于俗如水之流兼所遠逆則可使躬處休
安矣案此則知作是詩之人非不能言但拙而不巧
不肖從俗耳辭雖絕無尤人之意而舉翰奸佞之態
畢露切責之意深矣

維曰于仕孔棘且始云不可使得辜于天子夫云可使
怨及朋友

棘恐也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可使者君雖
不正我夫從之也此承上章言不能巧言而但曰從

仕彼仕途夫甚恐迫而危始若說不可使則獲辜
君若說可使則又取怨于友進退皆有欲也
謂俞遷于王都日子未有室家鼠息泣血兼言不厭苦
俞出居誰從作俞室

鼠憂也鼠畏人故多憂淚出于目猶血出于體故曰
泣血此夫承上章言仕途甚棘且始故不仕而太者
益多然棄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會人之祿者終人之
事何可安則雷危則太也于是謂俞離居者反遷于
王都而俞則託言兼室家已拒之使我憂息泣血兼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五

所言而不爲人所厭惡然俞所謂兼室家初非真情
也若果兼室家當昔俞出居之時又誰從而作俞室
邪此三事大夫邦國諸侯其有夙夜翰夕而敬兼友
紀也案序云眾多如雨雨有敬意夫喻羣臣離散兩
自上而天下之離散由上之暴戾非所已爲政故刺
之

雨兼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

歐陽修曰古人于詩多不命顯或有命名者則必

述詩之意如蒼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兼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李樛夫云詩之篇名皆撮取詩中之文惟兩兼正酌賚殷四篇詩中兼其文則別換其名酌賚殷三詩義猶可考惟兩兼正難曉今就集傳羣臣離散與序說參之雲有聚意故曰同雲雨有散意故曰零雨序謂眾多如雨即喻羣臣皆離散也辨說責其尤兼義理夫未深思耳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讀詩傳講義卷九

節南山

五

旻天賦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遁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夫孔之叩

敷布也謀心也猶圖也在心為謀在事為猶回邪遁辟也沮止也叩勞也詩人僂天見君臣隱諱之意天人合一之理因言旻天迅疾威怒布于下土之民而所用謀猶又多邪辟棄日沮止已致謀善不從不善反用視此謀猶不夫甚勞而兼濟兮自古昏暗之君非故用不臧之謀也蓋已臧為不臧不臧為臧耳昔苻堅不從王猛之言而用慕容垂之計南下伐晉在

當時固已伐晉為善也亡國之君是非顛倒徃徃如此然猛在日堅固未嘗南下詩言如此而猶有驪山之禍曾秦苻之不若矣可勝慨哉

滄滄訾訾夫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翁翁訾訾其供職也注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滄滄者黨同而無公是訾訾者伐與而無公非具俱也上章不從覆用已王言此具違具依已小人言視此謀猶亂何所底乎

讀詩傳講義卷九

節南山

三

我龜既厭不我吉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設輒其欲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晉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局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已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龜俯者靈仰者謙肯奔諸果後奔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合揜同諸語解倪睨也類雷同不發聲也謙即繹屬類即雷屬厭猶瀆也數問則瀆易蒙卦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吉是也言雖得兆集占繇不驗會也各是其是不能會合也輒欲則責有所歸不設

輒則皆持兩端矣匪行道謀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是
亏遺路無進亏跬步故不得也左傳楚伐鄭鄭六卿
三欲從楚三欲從晉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臥是
設輒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
言是爭如彼築室亏遺謀是用不濟亏成

國語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謂古聖賢也程濟也猶道
也經常也濟遂也言當時所圖不用古人之濟不循
大道之常維鄰近之言無期遠大者則聽而爭彼此
相持如築室遺旁而與行遺謀之是用不遂其成也
何楷曰聽在上爭在下見上之聽適言也遺呂適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三

言爭適言始合終離自相犄角小人情態徃徃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呂敗

靡止謂國論不定也大禱無骨曰靡謂盡美也艾治
也淪率也此承上言國雖靡靡有定論夫有睿作聖者
夫有不能者民雖未必盡美夫有明作哲聽作謀恭
作肅從作艾者柰王不敬用五事所與謀國泛然如

泉水之流愈趨愈下相率而陷亏敗王其吝之無任
小人相率呂全亏陷也

不設暴虎不設馮河人知其一不知其它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注空手輒乘舟楫言雖二
事其險則一它謂小人之危殆也暴虎馮河之險人
皆知之而不設近其它喪國亡家之禍人皆其知而
不為憂善為國者戰戰然兢兢然懼其禍之將及
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是已身安而國
家可保何王不知吝懼而徒信任小人卯詩疑謂篇
中所言宋熙豐開翰局可與參看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三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宛小兒鳴鳩鶉鳩注侶山雉而小短尾青異色多聲
今江東夫吟為鶉鶉疏云斑鳩桂陽人謂之斑佳字
林云小種鳩也翰羽戾全也傳云先人文武也明發

發夕至明也疏言夜地而闇至旦而明常不寐也二人父母也案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天子黜申后而逐宜臼此詩夫宜臼之傳所作鳴鳩喻伯服也言鳴鳩之飛非可已戾天而有時兮戾天詩人所已憂傷也然念文武之遺孝弟爲先父雖不慈子不可已不孝明發有懷卽狐突教大子申生之意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查醉日富各敬兪儀天命不又

讀詩傳鶴卷九 節南山 无

勝也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魚藻篇云王在鎬豈樂飲酒則齊聖溫克夫非文武不足呂當之彼昏不知箋云童昏兼知則庶伯服也查醉日富箋云夸淫自恣猶言多行不義也各敬兪儀則傳齊宜臼也天命不又猶言天命靡常也或曰又右通助也言天不助逆也

中原有叔庚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兪子式穀侶之

野聞謂之中原叔葉謂之藿螟蛉桑虫注俗謂之桑

螟夫曰戎女疏云桑上小青蟲侶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茶葉上果蠃蒲盧注卽細腰蟲俗呼蠟蟬廣雅土蠶也疏云侶蠶而小取桑蟲負之亏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侶嗣也言中原有叔葉庚民得而采之呂養其身螟蛉有子果蠃得而負之呂養其子既養其子卽當教誨其子用成善道呂爲侶續之計何王寵伯服而反棄逐其子所已刺也案濬言螟蛉之子墮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尙之與瓊所云果蠃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皆形侶之

讀詩傳鶴卷九 節南山 三

言未嘗實驗物理補傳謂其考核不精是也蓋蜾蠃自有中細如粟稍長則取螟蛉之子培養其申呂成其形非謂螟蛉卽化果蠃也揚雄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夫聽其聲意其如是耳

顛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靡忝兪所生

顛睇也脊令友愛飛則鳴行則搖我我宜欲也而如字征邁行也忝辱也案此言宜欲被廢之後出奔于申故齊呂日邁月征但當存心友愛早作休息呂求

無辱亏父母自盡其孝弟之道而已矣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空岸空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扈鵠注今鵠雀舊扈鵠鵬憂扈竊彡爍扈竊藍冬扈

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日行扈啗啗宵扈噴噴注諸

扈皆因其毛色音聲呂為名竊藍青色桑扈俗謂之

青雀背因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左傳九扈為九農

正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笱中膏淮南

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竊脂者循場而啄粟

貪非所貪喻伯服之奪嫡也填塞也特寡也鄉亭之

繫曰狂翰廷曰獄握具也言可哀者我抑塞孤特之

人皆空岸獄則非意之禍无妄之災何由申訴惟具

粟出卜已稽其善否而已此喻申后之見黜也案胸

有填塞即能成病故集傳作曠白蓼篇俾我眠兮俾

我獨兮大填寡之意小弁無發我笱寡也朕用蕪枝

大填寡也

溫溫恭人如集亏木惴惴小心如臨亏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三

溫溫柔也惴惴懼也戰戰動也兢兢弁也集木恐墜

臨谷恐隕履冰恐陷案此當是其傳弁大子之辭恭

人既非兄弟相偁螟蛉式穀更與相弁免禍無涉空

欲之亏伯服夫兄弟也得令友悌其傳呂喻大子鳴

鳩桑扈其傳呂喻伯服如此看來經義頗洽伯無可

疑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大子之傳作焉

弁彼鷦斯歸飛提提民其不穀我獨亏罹何辜亏天我

辜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鷦斯鷦鷯注鷦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大喙為鷦鳥小禽雅云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

楚鳥也疏謂斯語辭猶鹿斯柳斯之類鷦斯喻伯服

也提提飛兒穀生羅毒也己卑居之鳥弁樂羣飛與

人無不遂其生養而我大子獨即亏慘毒失其所矣

何辜亏天與羣之號泣亏旻天同我辜伊何與羣之

亏我何哉義同惜兮止此二語其餘則怨而不慕也

孔子曰羣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三

踞踞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馬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眠如眠皆

踞踞嘒嘒羅禍毒也注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

章鳴嘒傷已失所遭讒賊傳踞踞平易也鞠盈也言

草生之蕪穢障塞大道也怒息也擣春也苦心春動

不寧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左傳銷盾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惟長歎故憂全亏老眠病也眠皆謂

頭隔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方毛不

離亏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已給蠶倉梓已具器用皆父母所植已詒子孫者

毛髮也裏胞胎也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獨不

相繫屬不相離麗弓不知天生我之時我所值之辰

果安在也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昭公七年晉

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案

此卽後人八字五星推算之祖然當時詩人特為無

所歸臥之辭非如後世言命已惑世也

菀彼桺斯鳴嘒嘒有漙者淵漙葦泝泝譬彼自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皇假寐

菀茂木也方言蟬楚謂之嘒嘒聲也泝泝眾也桺

由茂故上有鳴嘒淵由淡故有生漙葦物類相容如

此今獨見逐如月流水中不知所至是已心憂而不

暇假寐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翰雖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其之知

伎伎舒兒箋云鹿之奔委其速速安眠而舒畱其羣

也說文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佳从句

壞魄也魄木符婁注謂木病冠偃腫無枝條已興

大子放逐棄其匹配猶壞木之無枝如此心憂何無

知之者邪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小人尚或儻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兔奔也儻埋也投兔求生尚有先驅而吞之者遣

中人臥尚有掩覆而埋之者皆不忍之心為之也今

大子被廢而君子操心一維儻忍是已憂心而隕涕

也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三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詩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矣析薪也矣舍彼有臯予之佗矣

惠愛也倚倚也也落也言順理而落之也舍枝也予我也我大子也佗擔何也王信讒言如獻疇之無不受不加惠愛予大子不可舒緩而究察之夫伐木者尚倚其巔而不欲安踏析薪者尚適其理而不欲安挫今乃舍彼褒姒之有臯轉曰臯加我大子而擔何之曾伐木析薪之不若矣

其高匪山其沒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深無發我笱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美

至高惟山極深惟泉向人得而登之入之勿謂九重窳密而人其我窺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王苟輕易其言則讒言乘間而來矣我深我笱喻大子之母也無逝無發禁褒姒伯服之奪其愛也集傳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大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大子危矣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佗大子既廢矣而猶云余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曰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昇天曰父母且無臯無辜亂如此憐昇天已成予慎無臯昇天秦憐予慎無辜

昇天斥王也天為萬物父母王夫為民之父母憐鼓也言王之亂如此其傲慢而無濼度也已秦皆甚也慎誠也此刺幽王威怒憐傲已大甚矣而又信讒言如我誠無臯辜者而夫不能逃其辜如此皮記削

讀詩傳論卷十九 節南山

美

傳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既隔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集傳曰為誦之兮天夫通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廢遄沮君子如祉亂廢遄已

喻分為僭涵容也君子夫斥幽王也言讒人得寵過分一切為王所涵容亂之所由生也讒言進而君子信之亂更甚矣讒人必奸邪被讒者必賢人也祉福也王如知讒人之奸而懲之已怒則亂度幾可已速

沮知被讒之賢而予之曰福則亂度幾可已速止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曰亂
是用飲匪其止其維王之叩

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般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
數歟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國有疑掌其盟約之載
北面詔明神殺牲取血曰坎加書而埋之謂之載書
盟生亏君臣相疑左傳盟可尋也次可寒也屢盟則
亂是用長矣盜逃也晝伏夜奔賤之全者故公羊傳
曰賤者竊諸盜竊賄為盜讒言害人火為盜飲進也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毛

其順叩病也張豈曰良藥苦日利亏病忠言逆耳利
亏行盜言不苦而日不逆而順所曰毒也孔曰則亂
日進矣孔曰之言非但止亏其順正欲變亂變白曰
再權豈不足為王病哉唐書鼯鼠之身食人齧盡而
不痛俗謂之曰鼠魯之郊牛鼠食其角矣牛之獲
斲有蚊蚋撓其膚毛必鼓耳搖尾曰揮之鼯鼠食之
即不知痛鼠之一身豈不昆亏蚊蚋曰其日日雖貫
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兮翰廷之盜言夫鼯鼠兮
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國安得不亂

王安得不病

奕奕復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猶聖人其之它人有心子
付度之躍躍免兔遇犬獲之

肯曰廟後曰復廟曰神道事復曰人道事君子古之
君子也其定也付揣也躍躍迅也注盛疾之兇蒼頡
解詁篇兔大兔也大兔必狡滑戰國策曰東鄰遠者
海內之狡兔也狡兔往來逃匿有時遇犬得之箋云
此四者言各有所能因己能付度讒人之心故削遣
之介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毛

往深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日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往深柔兒柔木柔往之木桐梓之屬也行言可行之
言也善木則樹之善言則數之此君子也小人不然
矣蛇蛇不斷兒碩大也人之善言不知心數而反大
言不慙往出亏日不由亏心如簧說人之耳也顏厚
頑不知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殫
勇伊何為猶將多兪居往幾何

何人斥譏人也水草交謂之涓廉假借字當作涓拳
力也既兼拳力又兼勁勇專恃譏言爲亂階梯既微
且鍾舒暢爲微腫足爲鍾注舒脚脛腸創也孫炎云
皆水溼之疾伊何言其勇力有隄也猶謀也譏謀縱
多所居徒眾能幾何哉蓋謂本易驅除王自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已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深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二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三

何人斥暴公之從行者艱難也言其心難知也我蘇
公自謂石絕水曰深深橋也案箋云魚深在蘇國門
之外應說無據當如谷風小弁喻欲利其所有非眞
魚深也據三章陳爲堂塗則門大非國門不入自媿
也云從已暴公之侶從暴公而言也暴暴公也疏言
成十一季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擁封蘇忿生已溫
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 今河南
懷慶府溫縣 是蘇在東都畿內也又案晉熒文公八季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杜預云鄭地路史謂暴辛公采地在
鄭一日隧溇武帝時有暴勝之爲繡衣使者疑當時
或有此國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深不入嗒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二人暴公之侶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爲此譖
而使我被譖責之禍弔生曰嗒若非造禍使我獲辜
何爲逝我深而不入嗒我兮始初與我親屬之時固
不如今日所云不己我爲可也是內自慙矣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四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媿于人
畏亏天

堂塗謂之陳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聞聲不見言其
行蹤之詭僻夫非眞聞其聲也古之責人至天而極
彼縱無媿于人獨不畏亏天乎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深祇
攪我心

迴風爲飄注旋風也旋繞四面不當一處故不自北
夫不自南祇適也攪擾也此言飄風興擾亂之甚也

俞之安行夫不皇舍俞之亟行皇脂俞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昫

舍稅也亟恣也昫憂也張目遠望日昫言俞安徐而
行夫不暇亏我兮稅駕况俞恣睢而行皇暇脂俞車
兮俞二人之中若有一人來見我我心夫可已稍慙
云何使我張目遠望而憂也案詩疑訓壹爲誠一引
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讒人罔極二三其德故
致望兮誠一之人夫通

俞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讀詩傳講卷十九 節南山

聖

還復返也易平也言俞不入者返而復入我心卽爲
之平易而無所疑矣俞還而依然不入則俞心否塞
而難知俞何不一來使我心少安適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及俞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已
詛俞斯

伯仲兪兄弟也大箎謂之沂大壘謂之跽注箎呂竹
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
之小者尺二寸八孔壘燒土爲之大如鰕子銳上平

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名壘喧也箎啼也
貫索也三物卽壘箎與貫也此蘇公自詈我與俞暴
公諛同伯仲如壘箎之相味如貫索之相聯今而諧
我諒不使我及知矣然我心實無它當出此壘箎貫
三物已詛盟俞兮斯也殊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
詛其不信者禍福相與日詛盟大詛小傳謂三物豕
犬雞補傳曰古人詛盟固常用此今是詩方取壘箎
與貫爲喻遂已爲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豕犬雞
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案此則經中此字斯字方有
著落必據左傳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已詛歟頌
考叔者雖與詩文偶合而究不免添設且古之詛盟
或豕或犬或雞不必並用鄭伯始令並出此詩在鄭
伯已肯不得引爲左證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壘蘇成
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壘箎尚矣周幽王時暴
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箎世本固謬周夫傳會詩已爲
喻非必善此皆宋詩之過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已
極反側

讀詩傳講卷十九 節南山

聖

鬼之爲言歸也注尸子曰古者謂人爲歸人洪範五行傳域狀侶籠三足生亏南截淫氣所鍾也疏云一名歟景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歟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鬼域本不經見故不可得覩姤也注匪姤然方言楚鄭或謂狡猶爲姤阿極言構禍兼有止極也好歌者雖絕而未忍遠絕猶冀其悔而從善不失舊好也反側反覆傾險不正直也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刺暴公即

讀詩傳卷九

節南山

聖

所引刺幽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蒼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諂人者夫已大甚

萋盛克斐分別文也萋斐言文章相錯之盛也貝居陸者賤在水者囓大者鮪小者鱗多貝胎貝餘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說文貝介蟲也大小文采不同取其介可飾器物具有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白質如玉紫點爲文夫有紫色者出日南長者尺餘小者

數寸錦文如貝瑜讓人曰文辭飾成大皐猶女工集采色曰成錦文言大甚則非譏讓小皐矣

哆兮侈兮曾是南箕彼諂人者誰適與謀

哆張口也侈大也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濊津也注箕龍尾斗南斗天濊之津深天河在二星之中斗在北箕近東而云南者見于南方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陝而舌廣則日大張矣天文箕主日舌已喻諂人者歟揚其說適往也言誰往與成此謀也適讀入聲自王肅始

讀詩傳卷九

節南山

聖

緝緝翩翩謀欲諂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聶語聲翩翩往來兒此承上與謀曰成其諂又

奔之曰爾慎爾言恐有時敗露將謂爾言不足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諂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捷捷便給也幡幡反覆也夫承上章又傲之曰上好聽讒豈不女受既或悔悟恐反遷及女也昔漢武大子據仁恕溫謹酷吏多毀之上體不平江充爲巫蠱之譖大子遇害後上感悟充夫族滅是女遷也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者好好僑也注小人得志僑
蹇之兒草草憂也仰誦蒼天深情無阻下故極苦之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畀

投棄畀子也豺狗足注腳佞狗貪戕之獸北方寒涼
其地不毛不可居處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投畀
有畀言畀天生之仍付子畀天曰制其孽而已

楊園之遺猗兮畝工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望

樹藩籬爲園楊近水易生取曰爲藩故曰楊園猗猗
也如畝畝工注正有隴畝如田畝孫炎本家語三百
步爲里曰方里而井計之畝積百步通典秦改二百
四十步爲畝今仍其濫案王制周曰八尺爲步今曰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周尺大秦尺小而畝則秦大寺
周矣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許令侍王于路寢
所謂奄也上士爲之孟子其字也畝工如畝寺人自
驗處地甚卑楊園下溼之地喻讒人之淺濶漸漬夏
甚恐後之被讒者將不止于我寺人因作此巷伯之

詩使凡百在位之君子敬聽之及申后宜臥果皆曰
讒見廢則知寺人夫明經之選矣成周盛時內小臣
闈人寺人悉統于大宰肯濼猶能近古故孔安國職
掌壘壘揚子雲位當輒戰東漢曰來中常侍悉曰宦
者爲之亦其惡惡如巷伯者烏可得哉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遺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
主宮內遺官之長即寺人也故曰名篇

讀詩傳卷十九 節南山

望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讀詩傳卷十九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講小雅卷第二十

國子監奉性堂學正兼總憲應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遺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東風謂之谷風習習蘇調之意風而有雨則陰陽相

蘇也此言風雨之相感與朋友之相須論語曰故舊

棄大故則不棄也今不然矣當其恐懼遭勤苦厄難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一

之事彼此相成泊兮安樂惟利是圖竊逢相與友遺

如此俗薄可知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子如遺

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注暴風從上下曰積暴風

從下上曰焱谷風生物積則物遇之而撓敗此言輿

朋友之恐難相救也然恐則相求緩則相棄小人之

交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叀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恩

我小怨

石戴土謂之崔嵬此言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與

朋友相養之淡能成善道然草木生長雖盛夏之月

萬物壯茂夫有葉叀枝萎者喻朋友言恩相養未嘗

不小有忿爭也疏言月令靡草叀木大或一枝枯故

言萎草小或連根叀故言叀風生草木山長草木不

能使草木不叀不萎天地之功尚有所不足而況于

人乎是朋友不能無小怨而大德終不可忘也奈何

恩厚不知怨小必記乎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二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尔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兒莪蘿注今莪蒿也夫曰蓼蒿莪莪莪壯

莪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莪壯莪無子者疏

云蒿青蒿也菴豫之閒汝南汝陰皆云莪莪壯莪也

三月始生七月萼萼似胡麻而紫矣八月為角角似

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案莪即蒿之雄無子者

瓊云角似小豆則有子矣據詩義鄭為近是當生時

氣味少異故其名不同秌成則皆蒿也然我可食而
蒿藋不可食則莪美而蒿藋惡矣哀悽悽懷報德
也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悽悽當作藪哀父母之劬
勞傷己之兼報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藋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藋即蒿之兼子者其種尤麤羅願云蒿猶有子藋則
兼子言此言見父母生我之難今皆兼報則有我之
不如兼也

繹之聲矣維繹之恥鮮民之生不如臥之久矣兼父何

讀詩傳論卷三

谷風

三

怙兼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全

疊器也小疊謂之坎注盛酒器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箋云繹小而盡疊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孤恤寡

劉瑾曰繹比父母言疊比子但取相資之義而不

取義于繹疊之小大也如左傳昭二十四季鄆子大

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言繹喻周言疊

喻晉夫不取小大之義蘇轍云鮮善也言民言初生

為善今不得終養是不善也民善可生不善故不如

臥之久矣怙賴恃負也孝子出必去反必面今出兼

所告故銜恤入門不見上堂不見故靡全

父今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界天罔極

鞠釋也易曰物穉則養拊循也劉彝云防其驚則拊
之畜紀也言紀居也育夫長也長養夫為育顧視復
反也言反復顧視不能暫釋也腹厚也言懷抱之厚
也統言父母之恩廣大與天無極欲報無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其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烈烈然而高飄風發發然而疾與王岐之酷虐

讀詩傳論卷三

谷風

四

身受其害斯時周民皆然言民其不穀者特自嘆其
人事不齊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其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烈烈也王安石曰南山之勢律律益率律之
謂弗弗猶發發也案弗有發音言其風之勢發也卒
終也不卒不得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晉王裒言臥非鼻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

感人如此司馬昭為魏監軍攻吳諸葛亮敗之臥

者數萬昭固曰今日之事誰任其

臥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子衰痛

父臥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廬于墓側且

夕至基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昭子

炎纂魏為晉衰終身未嘗局向而坐曰示不臣

昔二章兩言哀哀父母三章言銜恤靡至四章言

欲報罔極五章言身受其害末言事親不卒則父

母不存可知矣補傳謂因行役之後父母不存孝

子作此詩是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鄭大夫作是詩

召吉炳焉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五

有饑簋殮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眷言顧之潛焉出涕

饑滿兒童盛稻深簋盛黍稷殮輒會也聘禮賓初至

大夫紳至于館宰夫朝服設殮注會不備禮曰殮對

饗餼之大為不備疏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

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

餼五牢諸侯之朝必曰臣從卿則殮二牢饗餼五牢

大夫大牢饗餼三牢士殮少牢饗餼大牢召主人待

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抹田也案儀禮持牲注

七棘心雜記七用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

悉禮用桑吉禮用棘此言從肯鄭國納貢于周京師

館客之禮如此見燕饗之厚勞來之隆體兼賦興砥

厲石也禹貢厲砥磬曰砥磨物使平如砥喻貢賦均

平也如矢喻賞罰不偏也君子履此而行小人視此

而效今乃反復顧之惟潛焉出涕而已傷今不如古

所召刺周政之亂也眷反顧兒潛涕下兒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召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忡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六

東東方國鄭在京師之東普茨莊公十季齊師滅鄭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鄭鄭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鄭又不至冬齊師滅鄭杜預云鄭國在齊南平陵

縣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箋云小大謂賦斂之多少也小

大夫東大夫于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鄭棄它貨

維絲麻介杼持緯者軸受經者杼軸皆空則絲麻竭

矣葛屨履霜冬裘不備可知佻佻契契愈逞忍也注

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忍切傳佻佻獨

行兒公子鄭公子也雖公子衣履夫不能順時其它

可知故心愈遐恐穴病也詩云周立國局陞而財賦在東故亦金求車不責它國而屢見亏魯魯大夫方國後世東南財賦甲天下由此始矣

有澗汎泉兼瀆獲薪契寤歡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夫可息也

澗寒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從旁出也傳側出

曰汎泉獲落注可已為杯器繁質也疏云今椒榆也

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箋云既伐而析之已為薪不欲

讀詩傳詁卷下 谷風 七

使汎泉瀆之瀆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喻賦賦極盡

則將因病夫猶是也傳獲作獲艾也言所刈之薪瀆

則腐朽不可爨喻民宜操卹困則憔悴不能勝契契

憂也憂苦寤歎哀民人之勞瘁也然獲薪即析尚可

捆載而歸憚人既勞夫何不可休安而息邪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局人之子粲粲衣服身人之子熊

羆是表私人之子百寮是試

職勞主為勞苦也不來言不撫慰其勤勞也局人局

京之人也粲粲鮮明兒案傳云身人月楯之人富而

喻制然身人即富夫兼已熊羆為裘之理熊虎醜羆

侶熊黃白文皮可為飾不可為裘蓋求熊羆已為文

飾也箋已身為周裘作求其說豈是但謂周人之子

乃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則又支離矣

私人私家僕隸之屬僚官也注同官為寮試用也言

不拘何人皆富且賢羣小得志則賢者貶黜可知

或曰其酒不己其豚鞞鞞佩璫不己其長維天有濼監

夫有允攸彼織女終日七襄

讀詩傳詁卷下 谷風 八

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用一日事酒二日昔酒三日清

酒豚人其王之六飲水豚醴涼醫融入于酒府酒資

而豚賤或醉已其酒或不得已其豚喻貧富之夫均

也臯臯鞞鞞刺鞞會也注譏兼功德尸寵祿也臯臯見大

雅召 旻篇 璫璫也己璫玉為佩鞞鞞然而長不己為長喻

局人之鞞會不知饜足也河圖摶地象曰河精上為

天濼一名天河一名雲濼監視也維天有濼視之夫

有允采而不能昭物此下諸星皆己有名無實喻鄙

國之國非其國所己苦病也箋疏己與王之官司虛

削集傳己為兼所卦愆而歸怨于王均非詩義歧隅

克織女三星一大兩小成鼎足形在牛宿河鼓之上
伎然如隔襄駕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過一
度終晝日七時則夏歷七舍七駕謂七移次舍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日服箱東有啟明扇
有長庚有抹天畢載施之行

織女徒有織名雖七襄而不能成文章已相報喻鄭
雖曰國名而杆軸盡空是徒有其名而兼其實也牽
牛諸星竝同皖明也何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人呼
牽牛星爲擔鼓擔者何也牽牛六星在河鼓三星之

讀詩傳竊卷干

谷風

九

下中隔天桴四星故曰何河鼓在銀河之旁故曰河
李巡云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孫炎云何鼓之旗十
二星在牽牛之北邗疏云或名爲何鼓夫名牽牛如
此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
不知同異案邗不知何之吾荷而誤曰何爲河遂有
不知同異之疑其實爾雅所謂何河鼓者牽牛非謂
河鼓卽牽牛也服牝服箱車箱言牽牛之星不可用
于牝服之箱也啟明長庚夫皆有助日之名而夫兼
實光明星謂之啟明注大白星也韓詩大白晨見東

方爲啟明昏見扇方爲長庚傳云日未出爲啟明日
既入爲長庚義與韓詩同鄭樵謂啟明星長庚水
星金在日扇日將出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沒扇見玩
經中二有字啟明長庚自是二星不得混而爲一但
金水二星皆輔日而行先後兼定時夫兼定所曰金
爲啟明曰水爲長庚則大非矣嘗曰扇濂及目之所
見者考之長庚金星也日入時在扇方後兮日則可
見先兮日則不可見日出時在東方先兮日則可見
後兮日則不可見且金水週日則有遲留伏逆之期

讀詩傳竊卷干

谷風

十

啟明終歲先日而見竝兼或後之日則不得曰爲金
與水也審矣啟明俗謂之曉星大約天將明星大者
先猶見不定爲金星日既沒星大者先見夫不必
爲水星也濁謂之畢注掩兔之畢或呼爲濁畢八星
上二如柄下六如义持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助載鼎
倉月令畢翳掩兔皆取畢象天畢則但施之行則不
可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曰斂揚維北有斗不可曰挹酒隊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扇柄之揭

箕四星在天漢之旁上二星平削為踵下二星斜削為舌形似簸箕中一異子名穰夏秋之交昏見南方北斗在紫微垣者七星在箕北者六星斗四柄二與建星相近玩下扁柄謂柄在扁則七星之在秋初者挹斟也斟酌也翕合也箕踵陝而舌廣然不可用已簸揚舌雖廣而猶合也揭高舉兒柄高故不可用已挹斟粹中曰此詩緣困于役而傷于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

大東七章章八句

讀詩傳講義卷二十 谷風 十一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四月夏四月也夏得時令之正故詩人追念已紀與徂往也六月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至此暑盛而徂矣左傳昭三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棄退兮詩言暑太有時禍太棄日先祖獨非人情何寧忍已禍與我兮蓋苦在位之貪殘下國之構禍而呼祖宗已明怨悵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嗚矣爰其適歸

淒淒涼風也卉草注百草總名腓暈病也箋云涼風用事而亂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俱困亂離既病爰其徃歸何所兮集傳爰據家語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穀生也言民莫不遂其生我獨何已受其害白傷之是范祖禹曰言夏秋冬獨不及葍蓋天氣鹹嗚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發為歲賦茸知其尤

讀詩傳講義卷二十 谷風 十二

已粟梅為嘉卉草木通言也木夫言草猶周禮大司馬獻禽夫兼獸考工大獸五夫兼羽是也尤過也此已嘉卉與民本有生意一旦發之而為歲賦不知誰之過傷在位貪殘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合也穀善也言泉水有清有濁與流品分明也今貪殘在位賢人屈抑清濁不分日見下國之構禍何云能自善乎此夫自歎如泉水之兼清時皆怨辭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將已仕寧其我有

滔滔水滌克紀理也。江漢為南國之紀，與在位者若能經理國事，盡力已仕，王朝下國寧不我有何全構禍邪？今其我有大怨解也。箋曰：江漢與吳楚又云吳楚舊名，貪戩案序云：下國所包者廣，當不專指吳楚。傳云：江漢之神，足已綱紀一方，夏誕。

匪讎匪鴛，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說文：讎，鵬也。从𪔐為聲，字異于鵠也。鴛，鳥醜其飛也。

翔注：布翅翔翔，說文：鴛，鴛也。讎，鴛皆殺害小鳥故。

傳云：貪戩之鳥，險在位非讎非鴛，何故貪婪戩暴大。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七

如鳥之高飛，至天邪。鱣大魚，佻鱣，關東呼黃魚。今江東呼尋黃頭，有衝者為鱣，箋曰：為鱣非也。鮪大者名。

王鮪小者名鮪，鮪疏言長大之魚，潛逃于淵，喻賢者。

非鱣非鮪，何故隱匿避戩，戩如魚之潛逃于淵邪？孫。

蕪云：貪戩居高位不可得而治，大德處潛遁不可得。

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已大亂而不振也。箋曰：四者。

喻民畏亂逃，非。

山有蔽蔽，隈有杞棧。君子作歌，維已告哀。

杞，梓杞也。生水旁，樹如柳材，可為車轂。棧，柰棟。白。

者棟注：柰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

中為車輞。考工車輞為深白棟，葉圓而岐為大木。疏云：棟葉。

如柰皮薄而白，其木理忒者為柰棟。一名棧，白者為。

棟木皆堅，勒今人曰：為車轂。言菜生于山木，生于隈。

皆得其所，今人遇亂草木之不如故，但此八章之歌。

詩曰：告哀而已。言君子者與左傳：僂君子之側，同蓋。

假託君子之言，冀王悔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八

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僂僂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僂僂同行，兒士子有王事者也。此已登山采杞，與其。

事非悉務，而曰大夫僂同士子，朝夕從事，其閒使。

不得休息，因歎王事不可不堅固，但久役不得歸，論。

憂于父母，百讀此想見詩人忠孝之心。

溥天之下，其非王土。率土之濱，其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溥大也率循也顛涯也孫炎云涯水邊四畔近水曰
顛鄒子曰中國名矣縣秦縣內自有九州其外有瀛
海環之地之四畔皆至水率土之顛舉四方所至之
內見其廣也大夫不均言不均平大夫之役使也賢
勞也惟賢故勞孔叢子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謙枋得曰自古君子小人立己不同其事君夫異君
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
高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夫不
願逸樂也案北山刺意只在憂我父母四字中若非
不得養其父母僅言憂勞逸樂兩兩相形夫不見其
獨賢也惟言首章一語遺破後不復言斯為純孝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五

四壯彭彭王事傷傷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彭彭盛克傷傷不已克嘉美鮮善也將大也言季方
壯大也旅陳也言敷陳其力也案傳訓旅為眾呂祖
謙曰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
詩謂眾力方盛猶可也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之人
與士百不得訓為眾集傳旅與衛同說文衛脊骨

也夫通然李樗據左傳庭實旅百注訓陳與禽雅同
則言李說為是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經之營之
言經畫營造四方之事也此承上章獨賢之意言王
所引使我者美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力之所陳其
剛健足言經營四方然獨不念我有父母兮刺在言
外視鴉羽之章章念及父母其立體不侔矣

或蕤蕤居息或盡晬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亏行

蕤蕤安也盡晬事國言盡力勞晬言從事于國也已

止也劉瑾曰言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言官人之

讀詩傳卷二十

谷風

六

逸樂對己之憂勞所引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謂淡居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慘慘

慍也注賢人慍悵棲遲游息也傳鞅掌失容也案鞅

猶馬鞅之鞅所引繫馬頸掌則施鐵于馬足所引行

遠者正言馬之服鞅與掌喻大夫之馳驅不息非夫

容之謂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猷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畏猷思得卑亏上也風議謂議論風生恣談非忌也

靡事不爲言勞苦也李樛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王公與士大夫有勞逸之殊其
勢然也輒設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大夫而不均
如此所引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兼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兼將大車祇自塵兮兼息百憂祇自牴兮

將資也注謂資裝大車裝載甚重譬之國事重大非

小人所克勝任故易曰大車曰載積中不敗也小人

讀詩傳講卷下 谷風 七

中何所積兮利欲爽心使將大車往滋塵垢今我息
之而百憂交集適引自病而已曰兼息正息之全序
所謂悔也牴牾也

兼將大車維塵冥冥兼息百憂不出于頰

冥冥昏晦也言小人而將大車不能引重致遠徒爲

塵污所昏蔽頰充也言小人進用可憂百端悔當日

舉用之時不知何引使人蔽闇不出于充明之適也

釋言云頰充也注謂火充充盛也言不能出引百憂

充滿之中也夫通

兼將大車維塵雖兮兼息百憂祇自重兮

雖之言雖猶蔽也重猶累也言爲小人所累也

兼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我征徂局全于芄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臯晷

此引上天昭臨兼幽不燭喻人君昭察兼屈不伸今

幽王闇于昭察役使不均此仕于亂世所引悔也芄

讀詩傳講卷下 谷風 八

地名芄野遠蒞之地初吉朔日也周禮正月之吉夫

謂朝日載始也離麗也言我行徂局方全于芄地之

野引二月始行今已夏歷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是

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

卽末二章靖其僉位之君子也謂僚友之安處者臯

晷言刑罰如罔羅也案箋疏及蘇轍皆言念彼其人

爲息其德之賢君而仕之則是懷二心已事其君矣

非也

昔我徂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

事孔疚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眷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譏怒

傳云除除陳生新也集傳謂即二月初吉案俞雅四月為余疏言除余字雖與音實同也箋據此謂除為四月萬物敷舒陽極陰生有除之義大夫曰二月始行未必即全遠蒞之野箋疏皆謂全曰四月是也周禮正月之吉除舊布新二月初吉不得謂之除舊方除方四月也下章方與夫謂方夏度眾也憚勞也眷眷顧念之義譏怒謂見臯責也

讀詩傳義卷十 谷風 十九

苦我徃矣日月方奧易云其遷政事愈盛歲非云其采蕭穫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與舌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疏引洪範度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蕭曰供祭叔曰致養當此歲暮思歸之心尤切而猶未得歸因此心憂而悔之曰自詒伊戚言我不能見幾而作是言遺此憂戚也與紀也出宿言恩僚友而不能安寢紀宿亏外也反覆言人情之反覆不曰正臯見臯也

饗俞君子無恆安處靖其俞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曰女

君子即其人也靖即商書自靖自獻之靖言凡事謀之亏心而安治也其即商頌溫其翰夕之共言凡事其順而不設慢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因曰直曰下二章皆弄僚友之處者言雖免征行之苦夫不可已安處為恆當靖其俞位惟此正直之人是與度幾神聽而用穀祿曰與女矣弄僚友正曰自悔也

讀詩傳義卷十 谷風 二十

俞景福

介助也景大也言助俞曰大福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擊也將將聲也集傳淮水發源于桐柏山今隸河南南陽

府桐 出信陽軍今河南汝寧 全楚州漣水軍今隸江南淮安

府安 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今隸安徽直隸州泗州

沂今山東沂州 東入于海是也湯湯汜濫兒淑人君

子謂古善人君子也懷惠允信也傷今忠古信不能
忘也案傳箋皆云會諸侯于淮水之上惟先王之樂
夫禮尤甚歐陽修云考諸史皆兼幽王東巡之事
何由全淮上而作樂嚴粲謂古事夫有不見于史而
因經已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通然究不若張子所
云淮水為害幽王不恤民事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
之言為得理胡一桂又曰浩浩三州不得謂之為害
殊不知傳固云浩浩猶湯湯李栲云三州言水浸及
亏三州也張子之說兼可議矣案桐柏縣屬南陽山
連湖北鄖陽襄陽為

讀詩傳講義卷二十 谷風 三

荊州上游淮水發源于此至安東會沂入海淮水中
有三州如今安徽甯直隸州泗州其一也泗州舊在
盱眙縣北沒入于淮州治改徙虹縣乙巳歲旱淮
水陸落泗州復見及後水長復入此得之目擊者疏
曰鄭于中依握河紀注云昭王鼓鐘之詩所為作鄭
亏其時尚未見毛詩依三家曰為說也
鼓鐘喑喑淮水浩浩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傳喑喑猶將將浩浩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言古
君子之德不若是回邪也
鼓鐘伐藪淮有三州憂心且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考工鞀人為皋陶木長六尺有六寸為皋同鼓長尋

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是大鼓也三州淮上地如
今泗州徐州沂州是也水中可居曰州淮水浸及三
州言氾濫而民無所居也如動也猶若也不猶言德
不若此也意謂幽王蒸亂古君子之德不若此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已雅呂南呂籥不借
欽欽大聲也笙磬石磬傳云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
皆同也雅正雅南二南也籥籥舞謂文樂籥分左手
執籥舌吹籥而舞也借登也傳云舞四夷之樂東夷
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任島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
樂曰禁籥舞餘而不借也案八音金石為重左傳謂
之金奏是光擊金已宣其聲後擊石已收其韻琴瑟
在堂諸樂在下合眾樂而無所不備獨言鐘琴瑟磬
者舉重已槩輕也同音總承鐘與琴瑟當如傳云四
縣皆同若箋所云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雖笙夫在八
音之中而非笙磬之笙也據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階
階東笙磬扁面其南笙鐘其南鑄大鐘扁階之扁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注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
已生成功曰頌扁為陰中萬物所成鐘即頌鐘皆編

讀詩傳講義卷二十 谷風 三

而縣之若分笙磬爲二物則頌又是何物傳云笙磬
東方之樂是也胡紹曾大云笙磬是石磬非笙簧之
笙疏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則誤矣然大未
嘗兼笙特如祝敔簫管不暇備舉耳鐘琴瑟磬同音
雅南籥舞不借樂則先王之樂也其如不恤民事何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蕪饑饉降喪民卒
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讀詩傳鶴卷下 谷風 五爲酒會呂高呂祀呂安

呂侑呂介景福

楚楚茨棘兒茨蒺藜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人案玉藻櫛呂采齊注讀作楚齊之齊與說文櫛有
茨之茨作齊同此特適音指點而呂祖謙遂云當康
成之世字猶爲齊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恐未必然爾
雅肯弓鄭注已爲茨字釋文茨或作資竝不言齊康
成雖喜改字此箋大未作齊也蓋齊茨音同實是兩
物齊爲老齊茨爲蒺藜呂是知呂說之不然矣抽除

也棘茨棘也蓺蒺藜也夏種曰蓺言楚楚然之茨伐除
其棘自昔古人何乃勤苦爲此兮大夏種其黍稷耳
與與翼翼蕃靡兒露積曰庾周語野有庾積十萬曰
億倉既滿盈而未入倉者猶有十萬言多也安安坐
也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
皆拜安尸尸荅拜遂坐侑報也謂勸會呂相報也尸
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會主人不言拜侑
尸又三飯介助景大也祭祀呂禮神所歆饗遂介助
小大福也幽王不能然茨棘不除則田萊多蕪也倉

讀詩傳鶴卷下 谷風 五

庾不盈則饑饉降喪民卒流亾也祭祀不饗神不與
小福助也故思古呂刺之序言此下三詩傷今思古
者楚茨有自昔何爲信南山有維禹甸之甫田有自
古有季苴也既曰思古則其詩自爲美詩矣朱子乃
云楚茨精淡宏博如何做得變雅錯脫在此詩疑曰
玩開首四句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言力農墾闢不蕪
蕪也自昔何爲則居今思古之意是明益當變雅之
時思念明君陳述古義既不可入正經自當附風雅
之變何云脫落大抵此詩與曹風鳴鳩一側讀者詳

之

濟濟踳踳絜爾牛羊曰牲烝嘗或剝或辜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季孫有慶報曰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止也踳踳動也罔禮大夫濟濟士踳踳言助祭之有容也絜潔也冬祭曰烝烝祭曰嘗廟事其重烝

烝嘗田功成品物備也地官司徒奉牛夏官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專司既絜此牲有解剝其皮者有辜飪其肉者肆陳也陳其骨體于俎也將齊也分齊其肉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五

曰羞也掌其事者天官之屬則有內饗外饗辜人地官之屬則有牛人牧人夏官之屬則有羊人小子所謂駿奔在廟也祝將命也舊官大祝掌六祝之辭曰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未貞辨九祭九擗小祝掌小祭祀凡事佐大祝開謂之門注引詩祝祭于祊說文門內祭先祖所彷彿也禮直祭祝于主直正也案祭祝于祊地當廟門外局室明日釋祭夫在門外禮器為祊于外郊特牲釋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夫之矣明備也箋云季子不知神之所任使祝博求之平

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于昆昆明皇美也保

安也言先祖美大其事其神安保于是歆饗之也集

傳引楚辭靈保神巫事頗類俗不可為訓季孫主祭

之人也慶希也萬壽無疆人主之福公卿不得僭萬

壽集傳謂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誠誤疏引少牢特

牲曰明天子之禮非謂此詩即述公卿也

絜饗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其其為豆孔庶為

賓為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曰

介福萬壽攸酢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五

饗竈也饗饗曰煮肉廩饗曰炊米少牢雖人概鼎匕俎于雖饗雖饗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甗匕與鼓于廩饗饗在雖饗之北踏踏敬也注言使速鼓捷俎曰載牲體碩大也傳火曰燔遠火曰炙燔曰肉炙曰肝特牲饋會主人獻尸賓長曰肝從主婦獻尸兄弟曰燔從君婦主婦謂后也凡適妻僂君婦者事舅姑之僂也其其勉也注自勉彊言敬全也祭義君獻尸夫人薦豆豆盛內羞度羞疏曰內羞房中之羞其適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會糝會度羞牛膠豕臠皆

有載醴內羞在右陰也庾羞在左陽也庾侈也注瓶
多爲奢侈也天子之豆百有二十品故曰庾賓客謂
助祭者特牲主人醕尸主婦亞獻賓三獻主人遂酌
已獻賓賓飲獻厭主人飲醢厭遂已醢酌司方之
尊已醢賓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尊解于尊南主旅
醢乃舉其醢醢長兄弟遂自飲受酌于東方之尊已
飲長兄弟卒解酌于司方之尊已飲受旅者其厭賓
及厭兄弟交錯已徧皆如初儀東局爲交邪行爲錯
卒既也鄉飲記曰古者于旅也語此言禮儀既依瀟
度笑語既得其時所已神安而于弓是弓感格報已介
助之福使君萬壽攸所也醢醢侑報也注通謂相報
答不專主飲酒五福其先于壽故所報如此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三

我孔燻矣式禮其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享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匪既載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燻敬也傳本釋詁集善其事曰工特牲少牢薦獻禮

終尸皆命祝已嘏主人言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
賚卜子也注皆賜與也苾芬香也幾期也式灋也言

孝孫甚敬所用祭祀之禮無有過愆工善之祝遂致
神意已告主人言神所已徃與孝孫者能苾苾芬芬
有馨香之享祀神嗜其飲食故子爾已百福如時節
之有期多寡之有式也稷集也言猶稷之集也較固
也極中也洪範五皇極五居九數之中所謂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是也所予孝孫之百福既整齊既稷集
既匪正既固較正不獨錫爾極于一時且永錫爾極
于時時而皇極之建至于億萬斯季而不替也李如
圭曰工祝致告已下皆致嘏主人之辭

讀詩傳講卷二十

谷風

三

禮儀既備鐘鼓既齊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祀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嬖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備言禮之無闕言樂之不亂此祭畢時也徂位主
人復徃堂下階屬面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主人
已禮成也皇君也尸神象也鼓鐘金奏也管官大司
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鐘
師已鐘鼓琴九夏杜子晉云國語金奏肆夏瑟過淠
爲三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瑟過報競淠爲息文康

成呂舊林傳替侯饗穆叔琴肆夏與文王大明縣及
鹿鳴四牡皇華則九夏詩篇皆頌之族類也聿遂也
言送尸之後神火保安而遂歸也請宰膳夫之屬周
禮膳夫徹王之俎俎餘則其屬徹之君婦徹盥豆九
嬪贊后徹豆盥犧太也犧徹諸饌歸俎于賓已疾爲
敬故曰不遲由是而蕪呂盡私恩親同姓也劉瓛曰
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
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
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設畱歸賓俎而不設後

讀詩傳講卷三 谷風 三

所曰尊賓也主人曰俎俎豆盥及尸祝兄弟之庶羞
宴族人于堂主婦曰祝豆盥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
弟于房所曰親親也

樂具入奉已殺後祿餼既將耳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會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祭在廟蕪在復復在廟後于此行蕪禮孤樂皆入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言後祿者肯已受祿茲又受祭之
餘福也殺羞也將齊也慶奪也小大猶長幼也子子

孫孫引無極也注世世昌盛長無窮替廢也替滅也
注替廢夫爲滅絕引長也殺羞既分割整齊與蕪之
親算有怨悵俱各慶奪醉飽之後無小乘大成稽首
曰神乃歆嗜君之飲會使君壽考于禮是順于時是
通兼所不盡願子孫不廢而長行之慶奪之辭如此
蓋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詩陳述先王重農
奉祭事神受福之節全詳且備使非德盛政修季豐
人樂縱極牲體之絜俎豆之盛禮樂之隆安在神饗
而降之福即祝敘報辭宗族咸慶皆諛辭百何福祿

讀詩傳講卷三 谷風 三

之有哉全詩皆陳古之善已反明今之惡集傳大錯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曰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東其畝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勺勺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禹貢蒲岐既旅終南悼物平
水患理溝洫皆禹治之勺勺田也注言墾辟也墾耕
其地辟除草萊使成柔田也曾孫成王也疆謂有夫

有畛有塗有道有路呂經畛之理謂有遂有溝有漚有澮有川呂疏導之下曰畎高曰畝畎周禮作畝乃田中水道六畝為畝地勢東南下水勢趨之順其勢呂縱為遂呂橫為溝遂東入于溝則南其畝遂南入于溝則東其畝后稷佐禹力農至成王而疆理天下幽王不能修其業詩故揆其本而善之案箋云南山之野禹治而止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呂為賦濼疏謂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呂孟子方里為井計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呂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呂為賦濼故謂之甸甸乘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漚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濼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也成元季左傳服虔注引司馬濼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也二者事得相通若然成出

讀詩傳稿卷二十

谷風

三

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季左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盡舉大眾故與出賦與也出兵眾不盡行故一孫毓案士卒惟七十五人云禹平洪水未及丘甸其田井邑丘甸出于周濼虞夏之制未有聞焉然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丘立田里是三王之初有井甸田里之濼也論語說盡力于溝漚與匠人井闢有漚同也皋陶諱濬治涪距川尚書今文益稷與匠人同闢有漚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濼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則十里為成非周獨然禹之治水既平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疏之精哲其逾于此它處鮮及故備舉之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曰霖霖既濇既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明澤之徧也傳云雰雰雪兒豐季之冬必有積雪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霰霖久雨謂之淫淫謂之

讀詩傳稿卷二十

谷風

三

霖濟謂之霖注雨自三日曰上為霖今南陽人呼雨
止為霽箋云成王之時陰陽蘇風雨時冬有積雪蓄
而益之曰小雨潤澤則饒洽既已漫浹饒淫霑潤豐
足是曰生長我之眾穀今王不能然故舉曰刺之
疆場翼翼黍稷烝烝曾孫之稽曰為酒會卑我尸賓壽
考萬季

疆竟場畔也八家同井有畝竟一夫百畝有畔城翼
翼翼飭兒烝烝盛茂兒劉彝曰八家一井各有疆畔
為井縱橫左右翼翼也萬井碁布廣野烝烝成文也

讀詩傳萬季二十 谷風 五

敘獲曰稽未善曰田曰井制其疆場翼翼然其黍稷
烝烝然皆曾孫之稽也曰為酒則三酒五齊之兼
不備曰為會則絜絜豐盛之兼不立曰為尸則
可曰妥侑曰為卑賓則可曰獻醕曰為而神降之福
使之壽考萬季也案箋云祭祀齊齊賜尸與賓尊尸
與賓所曰敬神但未祭而先賜尸與賓曰禮既為兼
據呂祖謙又引正氏卑尸謂獻執會絜酌齊獻尸賓
大酌齊獻尸尸因酌曰醑賓三獻尸之後主人夾有
獻賓之禮然時尚未祭而即卑尸卑賓曰文大夫為夫

次朱氏之說得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祐

一井之中公田百畝曰二十畝為廬舍說文廬奇也
秣冬太普夏居疏謂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農時
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曰田中作廬舍貨志瓜瓠
果菹植于疆場所曰盡地利也剝削菹淹也地官場
人祭祀其其果菹是瓜可為菹曰供祭而醢人豆實
兼瓜菹曰非正豆之實所曰文不具耳范處義曰大

讀詩傳萬季二十 谷風 五

全玉帛牲牢徹全蕢藜蕓藻而又剝瓜曰為菹所為
苟可薦者其不咸在故受福大厚也

祭曰清酒從曰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曰啟其毛取
其血膏

箋云清令酒也酒鬱也五齊三酒也天官酒正辨五
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其奉之三酒卑于五齊
故普官司尊彝鬱齊獻音莎酌醴齊縮酌盎齊沉酌凡

酒修音酌音神音用鬱齊翰踐醴齊饋會豔齊統言清酒

則鬱鬯五齊三酒皆在其中鬱金香草煮曰味鬯謂

釀秬為酒芬香條暢禮所為臭鬱合鬯也鬱人掌裸

器味鬱鬯曰實彝而陳之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既

灌然後迎牲今言從曰騂牡則知酒夫該鬯也用人

尚交牲用騂牲人掌牲六牲而扈蕃其物曰其祭祀

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望祀各曰其

方之色外祭毀祀用麗可也陽祀謂郊廟三代廟祀

各用其所尚之色鬻刀刀有鬻鈴者禮制刀之用而

讀詩傳卷三 谷風 三

鬻刀之聲聲蘇而後斷也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南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執鬻刀曰割之毛曰吉純血

曰吉殺管脂也管曰并臭合之黍稷實之亏蕭所謂

合馨香也范處義曰上言瓜蒞因物之微曰見其備

此言牲酒因物之重曰見其備

是烝是膏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曰介福萬

壽無疆

烝進帝獻也承上章而言既有牲物進獻其香苾芬

則飲會芳絜而祭祀明備先祖于是美大其事而報

曰介助之福使君萬壽無有疆竟也案烝為烝衍照

祖之烝或說冬祭非張耒曰受尊大之福而其君有

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全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

出亏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

乃及亏祭祀禮樂之事衣食不足亏下則禮樂不備

亏上惟田事修而衣食豐衣會豐而禮樂備禮樂備

而蘇平與蘇平與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

淡揆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案竹書幽王二

季初增賦楚茨序言政煩賦重非兼徵也饑饉降喪

讀詩傳卷三 谷風 三

民卒流亡本大雅召旻刺幽王之詩居圉卒蒸則茨

棘不除田事不修可知二篇雖侈陳祭祀受福而其

原實本亏倉廩之盈原隰之治幽王之時與此正相

反傷今思古序兼可議故世之所苦亏序者夫豈序

之善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讀詩傳小雅卷二十

男瓊恭

讀詩傳講小雅卷第二十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倉我農人自古有季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之言卓甫大也箋云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濶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成稅百夫

讀詩傳講卷二十一

甫田

一

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稅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此萬鍾即公田九一之濶傳言大田謂天下之田十千者數之大成歲取十千舉成數也倉貨志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其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百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則一成之內歲之所取止八千矣疏謂班固既有此言何休注公羊范甯注穀深穉岐注孟子宋均注樂緯皆義異于鄭理不可通鄭據孟子什一而徹同養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無家

別公田及二十畝為廬舍之事李栲是之地官旅師

凡用臬芻頒而秣斂之即後世出陳易新之濶傳云

尊者倉新農夫倉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貸取倉

之所曰紆官之蓄滯夫使民愛存新穀同一義也耕

三餘一耕九餘三新者方入陳者曰倉自古有季其

濶如此案疏謂信南山序言成王奉禹功則此古夫

謂禹也今即成王時也詩人託言曰刺幽故云介除

草曰耘雖本曰耔薿薿茂盛兒倉貨志后稷始畎田

二柘為耨廣尺深尺曰畎畎長終畝一畝三畎播種

讀詩傳講卷二十一

甫田

二

于中苗葉曰上稍耨穰草因墾其土曰附苗相比成穰盡相淡而能耐風與旱故薿薿然盛也介助止息烝進也農人于助耕之暇休息之時則曰遺藪相講耕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髦選也髦俊也注俊士之選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髦士官也注取俊士令居官古者選士于農工商不與焉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又云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周禮三歲興氓皆進我髦士之謂

曰我齊明與我犧羊曰社曰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曰御田祖曰祈日雨曰介我稷黍曰穀我士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疏菅官隸師祭之日表齊盛告絜注絜六穀也則六穀總為齊左傳絜絜黍豐盛言為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也明猶絜也犧純色牛也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下言曰社則犧當為牛言犧見純明非特羊而已集傳本箋謂犧羊為純色之羊誤矣社后土方四方也左傳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灋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讀詩傳講卷二十一 甫田 三

祀曰為社鄭志荅趙商問句龍本后土後轉為社是也因禮天子祭四方歲徧月令句芒祝融蓐收季冥祭于四時此在炀時當是蓐收之神然常祀歲徧而炀成報功則總祭四方也大司馬仲炀獮田羅罍致禽曰祀祈注祈當為方主祭四方報成萬物是也御治也田祖先畚若神農也先為稼穡謂之先畚神其農業謂之神農顏師古曰田祖稷神也言設樂曰治祭于田祖之神為農求日雨也祈叫也注謂祭者叫時請事也食助也穀生也此承上章黍稷既茂盛全

炀則曰齊牲祭社稷四方報成萬物之功是我田事既善農夫慶希而又琴瑟並用擊土鼓曰御治田祖之祭祈日雨于來季佑助我稷黍生養我士女此周家王業之成實由農事詩人示不忘本如此幽王不能然故刺之菅官籥章凡國祈季于田祖吹幽雅擊土鼓曰樂田峻周禮不言琴瑟詩不言籥疏謂皆文不備者是

讀詩傳講卷二十一 甫田 四

曾孫來止曰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全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敬曾孫成王也與信南山篇同來止親循畝畝曰勸稼穡也君勸于上故民勸于下曰其婦子民自曰之箋謂成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則曰婦子為王后與世子謬不可言矣饁饁饋也邢疏野饋曰饁食人曰饁農夫也善于農事故峻夫佻俊猶論語所謂老農也全極也婦子相饁故田峻極喜于義甚協鄭鄭訓峻為農官猶今之畚夫不必從說文攘推也謂相推讓據本古讓字今通作讓是責讓字非其義矣左右謂同耕者嘗謂田峻自嘗其饁之美與否也箋于此章訓釋

多誤疏卽因爲傳會義夫難通王肅又謂懷田之左
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酥美與否尤兼理矣易
治長竟克能鼓厥也言禾易治徧竟畝中終善而成
大有成王見其如此自無恙怒謂此農夫能而且快
是曰季豐也今幽王不恤民事已致饑饉故刺之

曾孫之稼如芡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禾千斯倉
乃禾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曰介福萬壽兼疆
禾之有稟者曰稼穀之露積者爲庾箋本禹貢百里
賦納總二百里納粒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五

里米謂近者納總卽稼也遠者納粟米卽庾也芡謂
曰茅覆屋也采庸謂之深注屋大深也采庸楹柱也
楹謂之深注門戶上橫深皆言其高坻水中高地絕
高爲之京此詳言其大芡深坻京皆狀其積聚之高
大傳曰深爲車深則與芡不一類矣箱車箱也倉所
曰納庾箱所曰載稼言千萬者少則不足也此由成
王躬親畝畝故其收穫之廣如此案次章我田既臧
農夫慶奪則此千倉萬箱農夫夫爲之慶奪可知蓋
緣后稷播時百穀公劉徹田爲糧全成王時上下皆

足君民一體故曾孫之稼曾孫之庾卽農夫之慶且
息報曰介助之福使得萬季之壽兼有疆竟皆是詩
人思念成王當時頌禱之情傷幽王之饑饉降慙不
能然也集傳本箋疏謂其歸美于下厚報農夫如此
胡一桂云農夫不當得此重辭誠然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耜既備乃事曰我粇枳做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六

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已授民者也
疏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
生草人掌土化之澆稻人掌稼下地塚官雍氏掌殺
草月令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多爲此等之稼曰糞
美其地故云多稼何楷曰月令季冬令吉民出五種
所謂既種也命農計耨耕事修耜具田器所謂既
耜也受地擇種耜具器事已周備至孟春之月乃
可耕而事之惠利也做載始也言曰利枳而始有事
于南畝也案箋讀做載爲熾蕃疏引方言入地曰熾

反草曰蓄則又傳會廉成之說而義却可通也播布也庭直碩大也言穀之生條直而碩大也若順也言成王于時止力役以順民情不奪其時也幽王不能然故刺之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稊不莠太其螟蟥及其蚤賊棄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謂穗上字甲始生米在其中若人之房舍然

也實未堅者曰阜阜猶粒也既堅則成實既好則齊

輒稊董深莠俗苗者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蟥食節曰

讀詩傳卷三 甫田 七

賊食根曰蚤注分別蟲咬食禾所在之名疏云螟俗

好妨而頭不交蟥蝗也賊俗桃李中蠹蟲交頭身長

而細耳或說蚤螻蛄也李巡云螟言其奸冥難知也

蟥言假貨兼厭也言貪狼故曰賊言稅取萬民財貨

故曰蚤孫炎曰皆政貪所致舊說螟蟥蚤賊一穗蟲

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鍵為文學曰此四種蟲

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案蟥與賊可曰蝗槩之

倉心倉相另有小蟲俗呼勢子之類非蝗屬也田穉

田中之穉禾也神治也注云未詳案此有神蓋謂田

祖有治田之神功也傳云炎火盛陽也南方屬火炎

為昆之非實火也農以水耕以火耨水火兼資故下

章即接有滄萋萋與雨祁祁月令土潤溽暑如日熱

湯炎火之謂也田祖豈能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且焚

且啞哉蓋言四蟲既太穉禾無害而田祖神功又秉

畀以盛陽之氣使大雨時行將以兼田疇而美土疆

也集傳引姚崇捕蝗焚啞為古之遺瀆則失之愚

有滄萋萋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讀詩傳卷三 甫田 八

滄雲與兒萋萋雲行兒雨出云雲興而後行祁祁徐

也言不暴厥公田在九百畝之中其外八家則私也

箋云民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亦

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穉穫也注穫禾為穉不斂

言禾之鋪而未束也禾束為穉禾把為秉劉彝曰穉

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穉謂刈而遺忘束縛所

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析亂

秉穫所不逮者五穀大輒民所收刈力不暇給故有

此遺滯矜如字苦也寡取之自利夫先公後私已見

忠君親上之心利及矜寡夏見物我兩忘之理季豐
民樂全是大平景象幽王不能然故制之案俞雅矜
苦也一日憐也其苦可憐憫也孤獨夫在矜苦之中
不必作鰥爲是

曾孫來止呂其婦子饑彼南畝田峻全喜來方禮祀呂
其驛爨與其黍稷曰亭曰祀呂介景福

禮祭也注禮亏六宗孔安國注精意曰亭謂之禮箋

云成王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驛

牲陰祀用麩牲案交謂之驛爨謂之麩鄭既明言方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九

祀舊官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方圭瓊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方之色言驛牛爨

牛者舉南北曰該東屬也但牧人注陽祀南郊及宗

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箋不當引呂爲證

傳呂驛爲牛爨爲羊豕不別方色則方爲虛字大通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息古明王能履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呂

作六師

洛水有二一爲商雒今隸陝西直隸其委歸河南在

雒境者無多一爲洛川今陝西直隸其委歸河南在

河圖曰雒州其後曰渭洛沈青崖所謂周天子北伐

獫允則統六師而臨洛水此洛川也泱泱廣克君

子斥宣王也案宣王北伐雖兼賞善罰惡之事然大

雅嵩高賞申伯韓奕錫韓侯江漢命召穆公常武命

皇父休父其能履命諸侯見于經者已如此茨屋蓋

也如茨喻福祿之密也韎韐韠也奭矣兒兵事服之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十

呂茅蒐淶皮爲韠其草色交故曰有奭舊官司服兵

事韋弁服呂韠韋爲之上下皆同左傳謂之均服六

月篇載是常服皆是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變軍苦

師大常係也序言息古明王此詩作于幽王之末季

宣王在位四十六季五季北伐距此已五十季夫得

係古雖其晚節不修變不失爲中興故夫儻明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韠琫有珌君子萬季係

其家室

說文鞞刀室也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

飾者天子玉璫而珖珖諸侯璽璫而璆璆大夫鏐璆
而鏐璆士瑒璆而瑒璆疏謂傳因璆必歷遺尊卑所
用侶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案公劉維王及瑒璆璆
容刀公劉時爲諸侯後有天下遂呂爲天子之制而
上下夾皆用之惟飾不同耳此爲天子親統六師自
佩容刀箋乃呂君子爲諸侯世子除喪而來未遇嚴
命之時代卿士將六軍既受嚴命則加賜容刀毫兼
證據且呂君子指諸侯世子恐萬季之頌非諸侯所
設當況世子兮天子呂天下爲家故曰家室家邦萬

讀詩傳卷王

甫田

士

季者久安長治之祝皆作六師之所致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季係
其家邦

同歌也檢允既伐則福祿來同家邦安係幽王不能
但六師呂係家室身既見弑于犬戎而犬戎又入宗
周殺伯服報衰姬呂歸故刺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萼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譏
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萼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呂有譽處兮

傳裳裳猶堂堂也湑盛兒案董道云裳古本作常常
棣也說文常或从衣董說非無據矣裳裳之萼喻功
臣之顯賢湑兮之葉喻種類之赫衍之子卽序所謂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也箋呂萼喻君呂葉喻臣又呂
之子謂古之明王皆誤惟末章二君子方呂古昔之
君言之心寫輸寫其心也此詩人念古之任者世祿
因言我見之子猶得會先人之祿守先人之位我心
爲之輸寫而譏諂之憂太矣譏諂之憂既太是呂樂
其有譽譽之美而可常處此位矣今王不然譏諂竝
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故刺之

讀詩傳卷王

甫田

士

裳裳者萼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呂有慶矣

芸黃盛也萼盛極則將衰故芸其黃矣喻功臣之福
過也章禮文也言我見之子雖無盛德猶有禮文維
其有禮文是呂有福慶也案箋云不言葉微見棄賢
臣也然繼世雖不能象賢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

有存者詩人尚奪其有慶賜之榮至幽王時賢者之類功臣之世由譏諂而見棄絕故刺之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棄其四駱棄其四駱六

轡沃若

案傳曰黃白喻其德之駁而不純是也曰為輿明王

之德則非矣序固未嘗言明王易大傳曰衣裳取諸

乾坤則裳為下飾自己裳華喻功臣之顯賢為是

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坤夫為常或黃或白喻其後嗣之德不盡純也

德雖不純然我見之子猶能免譏諂之害守先人之

讀詩傳講卷王

甫田

三

祿位棄其四駱而六轡沃若焉何今日之在位者皆

譏諂之小人竝棄世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曰侶之

左右助也謂相贊助也左右曰臣言君子曰君言變

宜言有者互文也故下總言有之侶嗣也此言功臣

賢者之在君左右既宜而有之維為君所宜有後世

自當嗣其祿位何遇譏諂而棄之絕之邪此詩益功

臣之後陳己所宜嗣之意傳云左陽道翰祀之事

右陰道戎喪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多材多藝有禮于翰有功于國皆覺支離自己功臣在君左右之說為是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往來見桑扈竊脂傳云與也曰桑扈之羽猶鶯

然有文章與羣臣于王當曰禮儀相并降胥皆也君

子既有禮儀能與臣下相蘇樂則賢人在位庶官不

讀詩傳講卷王

甫田

十四

曠政蘇民安而天下皆樂故得受天之福祜矣幽王

時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安在天下皆樂而受福哉故

刺之案箋曰周禮每官有胥又有大胥小胥之官因

訓胥為有才知之名固謬集傳曰胥為語辭夫非詩

疑引正義孫毓曰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四

封之內無違命則諸侯樂矣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

謀行于上則大夫樂矣士進曰禮退曰義則士樂矣

庶人耕稼樹藝曰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人樂

矣曰天下之樂為君子之樂皆字之義甚宏不獨語

辭也樂胥當與魯頌胥樂相類乃到裝文瀲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所曰蔽外內也既有禮文與天下皆

樂則足為萬邦之屏蔽蠻夷自無侵畔之憂矣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邇

翰翰憲瀡戢戢也難者許懼之辭邇多也王者之德

外足曰為萬邦之屏蔽內足曰立一國之植幹則百

辟卿士莫不修職而瀡象之然使不自斂曰先王之

瀡不自難曰亾國之許則其受福大兼多也案傳云

讀詩傳為卷王 甫田 五

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曰反言釋之如不顯

不承之類不若依經衍義亏文為順

兕觥其觴旨酒息柔彼交匪鼓萬福來求

兕觥罰履也觴角上因克古之君臣燕飲失禮則有

罰履其設此觴然上因之兕觥正亏飲此美酒之時

息得此柔蘇之賢其成其樂也柔蘇則君臣交際動

有禮文不敢懈鼓自恣無事往求其福而萬邦之福

自來就我而求之矣案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曰下此詩于

燕飲之中陳訓飭之義與成周有遺時蓼蕭湛露所

云龍允燕譽令德令儀氣象自別不得曰為美詩况

夷王之後即係厲幽君臣無禮必更有甚焉者序云

刺幽王不必疑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遺自奉養有

節焉

鴛鴦于飛舉之羅之君子萬季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止則相耦飛則為雙于其飛也舉掩而羅

讀詩傳為卷王 甫田 十六

取之此與諸侯之飛揚者中罔羅二章戢其左翼與

諸侯之安靖者獲休息正序所謂明王交萬物有遺

也罔小柄長謂之畢身罟謂之羅君子屈古明王也

交于萬物有遺則亨萬季之壽而福祿大兼不宐之

矣案竹書幽王時申人鄙人及犬戎弑王鄭桓公殺

王子伯服犬戎輒衰如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宐欲

于申統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此幽王無遺諸侯飛

揚而不安靖之證所曰刺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季宜其遐福

石絕水爲深戢斂也埤雅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祀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鷓鴣下擊皆先側左翮也左翼斂戢則安靖矣諸侯安靖則君子得享壽考宜有遠福矣

棗馬在廐摧之餼之君子萬季福祿艾之

廐馬舍也周禮夏官馬二百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摧莖也說文莖斬芻也餼穀馬也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曰莖有事乃予之曰穀示有節也艾蒼也注方言汝穎深宋之間謂蒼爲艾詩豳曰記云開國君之言富數馬曰對棗馬在廐言其安富也又曰蹄趾之士兼與泛駕之馬今既在廐則騏驥伏櫪莖餼曰供驅策豈非君子之福是棗馬大興諸侯摧之餼之與奉蒼之有節諸侯奉蒼有節君子夫爲福祿所蒼矣

棗馬在廐餼之摧之君子萬季福祿綏之

綏安也諸侯之奉蒼有節君子夫爲福祿所安矣案此詩四章皆言古明王在上諸侯自不敢放恣序所謂萬物當指諸侯而言易曰昔出庾物萬國咸寧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也交諸侯有遺諸侯自然奉

讀詩傳卷王 甫田 七

蒼有節箋云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泛指萬物非是又云明王愛國用自奉蒼之有節詩中夫棄此意序于詩義未夫毛鄭誤會序意之失也讀者不可不知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獎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它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讀詩傳卷王 甫田 六

頍弁兒說文舉首兒案頍之言規也規爲正圓之器弁之兒也弁皮弁也覆弁士祭服韋弁曰卽戎冠弁曰從禽惟皮弁上下通服之疏案昭九年左傳我任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倍八季穀深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昔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皆故曰爲喻也又謂天子裝諸侯用翰服蕤羣臣用弁冠蕤同姓用皮弁葛寄生也寓木宛童注寄生樹一名葛藤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

奕奕恬美女蘿菟絲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奕
如金今合葉菟絲子是也案傳云女蘿松蘿非松蘿
白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施于松柏險諸公
非自有尊託王之尊君子屈幽王也柄柄存存憂也
傳謂存存然兼所薄也詩曰頽然之存存衣服之上
實何爲乎正曰喪樂同姓親睦九族也今王之酒既
旨矣敬既嘉矣其禮已具何已不與族姓宴也豈王
之所當與宴者更有疏遠之異人乎王之兄弟非它
猶葛與女蘿之施于松柏非自有相而託相于松柏
者松柏存而茂松柏頽而亾存亾在松柏即休戚係
乎王也同姓之宜喪樂九族之宜親睦如此所已未
見君子則憂既見君子則說而王何已不與族姓宴
也序言諸公刺幽王明作詩者一人欲作此詩者不
止一人也故偁諸公之意曰刺之

讀詩傳卷王

甫田

九

有頽者存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敬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柄柄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期望也言王何所期望也案下章在昔則何期不

得據箋訓作猶伊何柄柄憂盛滿也陳推曰天倫之
樂既斂天下事無善于此者故曰有臧

有頽者存實維在昔爾酒既旨爾敬既旨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臥卷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厚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由兄弟而及舅甥皆緣
王爲興衰者也大戴禮曾子曰陽氣勝則散爲雨露
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霽陰之專氣爲霰
注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搏而爲霽

讀詩傳卷王

甫田

十

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霽故
昔妖穀深說霽者陰脅陽之象霽者陽脅陰之符說
文霽稷雪也繫傳云雪初作未成等圓如稷粒撒而
下也幽王之不親九族始由兄弟漸及甥舅譬之將
兩大雪先集聚成搏而爲小霽而後散下而成大雪
喻幽王初爲小惡後成大惡也此序所謂暴戾無親
也陰氣極甚則臥卷無日即序所謂孤危將亾也全
于臥亾兼有日數則族姓之與王相見者能幾何哉
此詩人所已哀之而復言今夕維宴望之也肯兩章

庶幾皆有望之之意至此直揭出蕪樂二字刺意愈顯愈微而溫柔敦厚之旨自見

頌卉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哀妃嫉妒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已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開關車之牽兮思憂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蕪且喜

開關設舉也說文牽鍵也故謂之關牽無事則脫行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三

乃設之季女少女也采芣曰有齊季女非直美少而

已逝往也括會也周人惡衰妃嫉妒讒諂在翰思得

賢女已配君子故言開關然已設其車舉思彼憂然

美少之賢女已往逝矣而猶欲迎而來之飢則思會

渴則思飲今匪飢渴而夫思者望彼賢女之德音來

括也賢女來則王當改修德教不至無道敗國矣如

此我雖無相好之友夫當用已蕪歛而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蕪且譽好

爾無歟

依茂木兒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鵲雉注即鵲雉也

長尾吞且鳴疏云鵲微小兮翟吞而且鳴曰鵲鵲其

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庶兩

足之美有鵲庶侶鹿而小是也雉性耿介交有時別

有倫雉必用畎不可生服已雉有耿介之性與碩女

有貞專之德辰時也碩女美大之賢女也言平林茂

木當有耿介之鳥集焉碩女及時來配當有令善之

德教焉如此則我用已蕪歛且僭譽女王而愛好蕪

有厭歎矣何全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哉

讀詩傳講卷三 甫田 三

雖兼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會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酒必欲其旨穀必欲其嘉今得此賢女已配君子雖

兼旨酒嘉穀庶幾喜樂而飲會之矣我雖無德已

輔助女王而王得賢女我夫用是歌舞而樂矣此恩

賢女之切惡衰妃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清兮鮮我觀爾我

心寫兮

柞櫟清盛兒鮮善也言人登高岡必析伐柞木已為

薪析伐柁木已爲薪者爲其葉之盛長是已蔽岡之高也喻賢女居后位必辟除衰妃已爲賤辟除衰妃已爲賤者爲其惡之眾多足已蔽王之明也善乎我見女王得賢女已爲匹配辟除衰妃如此則我心中之憂爲之輸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禽新昏已
慰我心

景大也高山景行喻賢女之德行高大也仰止行止仰慕賢女望其行而來也騤騤行不止兒如琴喻其

讀詩傳卷三 甫 田 三

蘇調也六轡御四牡夫所已狀賢女之來賢女既來則見女王得新昏之賢女我心夫爲之慰安矣疏謂此詩五章皆息賢女之無緣見見則心安案韓詩慰作愠王肅已新昏爲衰妃並非又據禮表記及史記所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皆取譬賢女德行高大之義若箋疏所云賢女既進則王夫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有景行者則而行之不免多一轉折矣又已六轡如琴喻王善御羣臣使有禮濼夫非

車牽五章章六句

自楚茨至此十篇初非必欲從序說已申已意也

使悖小序而依文衍義果于經中逐字逐句無不

可通夫何苦必爲此辨駁哉無如悖小序而從它

說而于經中逐字逐句尤不可通則小序爲不易

矣魚藻采叔並同主馬端臨謂書序可憊而詩序

不可憊雅頌之序可憊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憊

夫徒知國風之刺意淡婉非序無已發明之而于

楚茨諸詩固未詳加考覈也使詳加考覈又烏得

于此數篇不置一辭而槩已雅頌之序爲贅旒哉

讀詩傳卷三 甫 田 三

序之有功于詩也徵之楚茨諸詩益信

書序之不可廢並同

青蛇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蛇止于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有聲也蛇醜扇注好搖翅箋云興者蛇之

爲蟲汚白使臭汚臭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弊落

也孫炎云弊圃之藩也蛇止藩籬間喻穢人構禍于

彼此案箋云止于弊欲外之合遠物也但于刺意尚

少親切孫說是豈弟樂易也君子屏幽王也惟信讒

言故已無信刺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榛皆所引為藩者箋云極猶已也惟兼窳極故兼已時也漢書注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兼極則四國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疏構者構合兩端合二人彼此相嫌交夏惑亂與上章義同陳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亏亂四國其始先亏構二人聽者察亏其始而早絕之庶亏不至于罔極也

讀詩傳卷三 甫田 三五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蕞廢媒近小人飲酒兼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殺核維旅酒既蘇旨飲酒孔借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駉夫既同獻俞發功發彼有昃曰祈俞嚴

禮駉有三天子將祭擇士于駉宮謂之大駉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駉謂之賓駉天子諸侯燕事而裝

賓客謂之裝駉傳曰此詩為裝駉裝禮旅疇之後乃

云若駉此將駉而言舉疇行旅是裝駉也箋云將祭而駉謂之大駉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駉故曰為大駉案序但云刺時幽王蕞廢飲酒兼度初非論駉也昔章特陳古之因駉而飲方且求中曰辭嚴何沈湎淫液之有次章則陳古之因祭而飲即酌廉嚴夫得其時何全兼度後三章方言飲酒兼度沈湎淫液惟為刺幽王故削于雅信如韓詩所云武公飲酒悔過則當與淇奧竝削衛風矣集傳從韓而曰此序為

讀詩傳卷三 甫田 三五

誤大錯或從大雅抑詩序謂衛武公刺幽王夫曰自悔也夫通但不得專曰飲酒悔過為言耳筵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初則其終可知左右謂賓主周旋也秩秩智也醉則彼昏不知矣楚削也豆實菹醢殺也籩實桃梅核也旅陳也蘇調旨美也借齊也謂王之酒調美眾賓之威儀齊一也古者諸侯之駉也必先行裝禮裝禮初則云樂人宿縣大駉夫然注縣謂鐘磬也天子宮縣兩階閒有二建鼓妨駉位當改縣曰辟駉鄉駉禮將駉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注當辟厥位也鐘鼓而言既設在舉疇時故箋云將
 厥改縣也舉疇舉旅行疇也逸逸徃來有序也大侯
 君侯也抗舉也舉鴻而棲之弓侯也考工梓人張皮
 侯而棲鴻既已棲鴻復卽射之大侯張而弓矢夾張
 節也大射天子諸侯皆張三侯蕤射自天子至士皆
 一侯此言大侯故箋云大射也射夫眾射者也大射
 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則曰士充之三耦之
 外其餘眾士各自取匹謂之眾耦夏官大司馬若大
 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王曰六耦射三侯諸侯曰
 四耦射二侯此賓射也大射諸侯次三耦司射誓射
 遂比三耦取弓弓次司射射升堂誘射三耦既射遂比
 眾耦登堂而射各奉其發矢中射之功獻猶奉也發
 功發矢中射之功也射質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奕質大夫布侯畫曰虎豹士布侯畫曰鹿豕謂之
 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曰下中之則得爲諸侯
 謂之鵠者取名鵠鵠也淮南子曰鵠知來鵠鳴小
 鳥而難中是呂中之爲俊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鴻賓
 射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夫鳥名齊魯之別名顛屬正鵠

讀詩傳詁卷三

甫田

三

皆鳥之挂點者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曰此求
 麗女麗射麗謂豐上之解勝飲不勝者射義云祈亦
 也亦中曰辭麗也酒所曰養老也所曰養病也亦中
 曰辭麗者辭養也今飲酒兼度不循禮濫故曰刺之
 籥舞笙鼓樂既飶奉烝衍烈祖曰洽百禮百禮既全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奉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釂曰奉爾時
 籥舞也烝眾也進也衍樂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洽
 合也百禮言祭禮之多也疏謂大射擇士與祭故弓
 此言其祭事當祭之初使樂工先執籥而舞與吹笙
 擊鼓節度相應其樂既飶而俱奉于是助祭之眾賓
 進樂有功之烈祖曰合祭祀之多禮王也王所任
 用之卿大夫也林君也謂諸侯也純嘏大也謂尸與
 主人曰大福也百禮既已備全則助祭者有王翰之
 卿大夫有各國之諸侯烈祖顧而樂之錫王曰純大
 之福王既受神之福于尸王之子孫大皆歡喜而湛
 樂矣神明降福子孫湛樂由是而美不可言已也箋
 云子孫各奉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醑而卒

讀詩傳詁卷三

甫田

三

嚴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嚴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
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餞獻受嚴則曰上嗣是
也疏言天子祭禮上約士之祭禮持牲禮云上嗣舉
尊盥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
飲也又曰尸執尊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尊也又曰
舉尊洗酌入尸拜受舉尊拜尸祭酒啐酒尊之舉尊
出復位是因酌尸也又引文王世子者據世子之禮
正當此事故言是也受嚴謂嗣子舉尊也獻謂舉尊

讀詩傳講義卷王 甫田 无

洗嚴入也餞謂宗人遷舉尊盥祝命之餞也言登謂
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僂文且令受嚴文承上嗣
明受之亏嗣子也鄭曰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
與經反也手取也仇匹也手仇謂子孫既獻賓夫酌
酒獻尸若與子孫相仇匹也案傳云主人請厭于賓
賓自取其匹而厭箋又云仇讀曰斟謂挹取酒不知
所本皆不必從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特牲
注佐食賓佐尸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
尸設饌食之人也又復也入又謂賓既取酒獻尸室

人復酌爲加嚴也疏案特牲加嚴在嗣子舉尊肯此
賓與室人文在各舉能之下者因子孫其湛先言
子孫之事令與上文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不曰酌
獻先後爲次也康安也酒所曰安體故曰康嚴時謂
獻醕交錯各得其時也特牲禮加嚴之肯賓醕長兄
弟加嚴之後長兄弟醕賓凡此祭祀奠飲子孫獻尸
賓酌獻尸室人加嚴曰及賓長兄弟獻醕交錯其間
兼非酌曰安體各得其時何至沈澗淫液而兼度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讀詩傳講義卷王 甫田 羊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溫溫繇柔也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惟反覆
故重慎幡然改故失威儀賓主有定位舍其坐次故
遷徙不常屢數也僂僂舞兒抑抑密也注威儀審諦
僂僂媠媠也秩常也惟媠媠故不知禮有常秩此言
幽王之時不得君子曰爲賓又兼有恆之人故初卽
筵次能勉彊自持至旅醕而小人之態盡出蓋肯二
章陳古後三章刺今也故兩言賓之初筵曰別之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倭倭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疏謂肯章言蕤及放疇之事此述兼筭履之後號謗也注今江東皆言謗號呶謹呶也傲傲舞不能自止也郵過也注遺路所經過側傾也俄傾兒倭倭不止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是竝受其福也全醉而不能出則戕伐其德矣飲酒所已甚嘉者維其有善威儀今王媿近小人全亏夫禮如此所已刺也詩疑謂賓筵悔過止見韓詩別乘足據故呂東萊抑詩次主刺王董氏亏此次主序說皆非兼見也

讀詩傳卷三

甫田

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兼俾大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投三箴不識張設多又

凡此總承上章言飲酒有既醉者有未醉者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史監史司正之屬蕤飲鄉狀竝立司正鄉狀注解倦夫禮者立司正呂監之察儀濂也禮濂自當立監但古則監其夫禮今乃督之使醉也醉

者不臧人所非惡而不醉者監史反恥而罰之是使

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矣武公入為鄉士見此淫酒用已傲弁當時勿得從而言其醉狀兼使飲酒大全怠慢醉者非所當言弁呂勿為人言醉者非所當由弁呂勿語它人言為自言語為告語使言之而人人由醉淫酒將何所底哉故又弁呂由醉之言俾出童殺夏羊壯掄牝殺注夏羊罍殺癭壯掄罍也歸臧云兩壺兩掄牝殺今人便呂牝殺為白罍羊名邢疏云其實白羊牝者名牝罍羊牝者名殺兩壺兩掄者齊母經云罍有觚宵深為酒尊于兩壺兩掄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案夏大也罍羊大羊也鄭云罍殺癭者言殺大而罍歷季久而後成非初生時便名為殺也百里奚號五殺大夫夫謂大罍羊皮五是大羊方名為殺未有童者蓋脅之呂所必兼使不言也如不言而人猶問其醉狀夫謹告呂三箴之後我已不識張設多語而復使人縱飲于三箴獻醕醑也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醑主人主人獻而又酌呂疇賓賓則尊之而不舉故玉藻曰君子之飲

讀詩傳卷三

甫田

三

酒也受一厭而色濁如也二厭而閤閤斯禮已三厭而油油呂退疏謂賓主皆不飲三厭筴指獻醕醢爲三厭者言亏歛三厭禮之時非謂人歛三厭也識記也又復也詩疑謂賓筴末章古經質與筴疏皆悖戾難通集傳改易大欠分明案集傳之欠分明誠然但筴疏未見悖戾略爲增損自得經義悖讀詩大晚未獲從先生而質之先生于癸巳歲授詩于子方勤于舉業未究心也甲辰明通後始學詩而先生沒已八季矣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讀詩傳論卷二十一

甫田

三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讀詩傳論小雅卷二十一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論小雅卷第二十二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魚藻之什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已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普王在在鎬登樂飲酒

頌大也疏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王武王也周居鎬京自武王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豈夾樂也言魚何所在兮在兮藻也蒲藻乃魚之常處既得

讀詩傳論卷二十一

魚藻

其性故能充肥有頌然其大普也王何所在兮在兮鎬也鎬京乃天下之根本既得其地故能安處將豈樂已飲酒也幽王之時物失其性鎬京將喪故思古之武王已刺之蘇轍直曰王爲幽王義本兼通與序所云王居鎬京將不能已自樂原不相悖但不若思武王之義爲密緻耳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傳莘長兒言普興樂之始言尾興樂之終舉終始已該中間莘然其長矣今王惑于褒姒萬物失其性將

有危亾之禍乃夫始終飲酒而無悛心故古刺之案
易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欲濡其尾有孚失是孚
于飲酒武王之謂有孚失是幽王之謂同一飲酒而
何安危判然若此哉舊熒傳曰美惡不嫌同辭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邢安兒詩疑謂從古臣下頌美其君上雖衰世君臣
無專美其飲酒蕪樂曰爲言者蘇轍曰在鎬飲酒湛
于耽樂不恒危亾之全詩人所引刺也有那其居夫
蕪雀處堂之意

讀詩傳講卷三 魚藻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叔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翰不能錫命曰禮
數微會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息古焉

采叔采叔僅之筮之君子來翰何錫予之雖棄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采衮及黼

戎叔謂之桂叔注卽胡豆也孫炎云大豆也詩疑叔
喻諸侯言所采者叔必有筐筮曰收拾之興諸侯來
翰必有禮儀曰接待之傳因公會禮劔芼牛薤羊苦
豕薇遂云叔所引芼大半而待君子箋次云采其葉

曰爲藿然經明言叔不必曰葉解之況王饗諸侯牢
禮極赫何必專取藿葉案叔之言叔曰興諸侯爲是
君子諸侯也觀禮天子賜諸侯氏曰車服注賜車者
同姓曰金路異姓曰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采衮
謂采衣而畫衮龍采上也公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言衮則鷩毳可知言黼則

讀詩傳講卷三 魚藻

三

王之待諸侯于來翰時雖棄予之又何予之尚有車
馬衮黼之賜今王何曰反侮慢之而無錫命之禮乎
故刺之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
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
而棄寇褒姒大笑幽王欲說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
益不全幽王廢申后太子申侯怒乃與繒曷夷犬
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其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盡取周賂而去此序所謂數微會而無信義箋所云
知其後必見攻伐將棄殺也卽序所謂見微也
聲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翰言觀其旂其旂泚泚
聲嘒嘒載駟駟君子所屆

齋沸泉出泉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芹楚葵注水中
芹菜埤雅芹水菜一名水其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
而味不如蓴之美可作菹天官醢人芹菹兔醢也
有鈴日旂注縣鈴弓竿頭畫交龍弓旒此弓檻泉之
正出有水菜可采與諸侯來翰之正禮大有儀從可
觀溲溲動也嘒嘒聲也驂兩驂駟四馬屆全也言來
翰之諸侯旌旒車乘動各得宜聲中節一旦全止
宜尊敬之今王數徵會而無信義侮慢甚矣此諸侯
所召不全也

讀詩傳詩卷三

魚藻

四

芾芾在股躬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芾蔽膝弓韋爲之天子朱芾諸侯芾易乾鑿度注
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背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弓布帛而猶存其蔽背者示不忘本也脛本日
股躬幅謂幅之躬纏弓足也在漢時爲行膝古人乘
鞮其偏束弓脛者惟幅左傳謂之幅內則謂之偏偏
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紆緩也詩人弓芾之在
股幅之在下與諸侯之上交天子敬謹檢束不設解

惰紆緩故有車服之命予福祿之申重今王無信義
而使諸侯多失禮故息古曰刺焉

維柎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夾是率從

箋云柎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
才也柎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曰喻繼世曰德相
承者明也劉彝謂枝曰衛其株葉曰庇其餘柎木天
子枝葉諸侯義夫可通但弓柎義無著柎樹俗吟不
落正喻繼世之相承不衰箋疏是也蓬蓬盛兒殿鎮

讀詩傳詩卷三

魚藻

五

也軍後曰殿夫取安鎮之義天子曰天下爲家諸侯
爲天子守土是諸侯得鎮安天子之邦也平平辨治
也尚書堯典平章百姓傳作辨章辨古作采說文采
辨別也采讀若辨平爲采之古文左右諸侯連屬之
國也箋云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
得其所則屬國夾循順之相與率從而治焉今諸侯
繼世來翰幽王不能同其福祿使之辨治相從曰安
天子之國故刺之集傳曰左右爲諸侯之臣株與襄
十一季左傳魏絳所引僂蕃左右曰來遠人之義不

合

汎汎揚舟，紉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汎汎揚舟，紉纜維之。紉，綵也。注：綵，索綫繫李。巡云：綵，竹爲索，所引維持舟者。葵，揆也。揆，度也。注：謂商度臆厚也。戾，全也。言楊木之舟，舟人引紉繩綫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而猶諸侯之君，天子揆度其功德而引福祿，厚賜之，使不得違，此古明王錫命，引禮信義相待，是引優游戾止而供職順命也。今王侮慢不信，安能使無違。反，弓詩：蒞曰周室中衰，諸侯離叛，其時卽有違慢而不全者，而常翰之禮未必盡廢。故弓其來翰皆反覆，善之如夫，是率從夫是戾矣。非言其來翰益衰，世之意也。全後一篇卽引菟桺次之，而諸侯不翰其意，可見若認作盛世，賡頌君歌，臣答恐未必然。

采叔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傳：駢駢，調酥也。案：駢爲忒色，猶彤弓也。忒爲周尚，周尚遣尚親，故引駢駢，起興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言昏姻則有母族妻族可知，然本父兄刺王重在本族昏姻，連言之耳。考工弓人爲弓，取六材必引其時。六材既聚，巧者酥之。六材：榦、角、筋、膠、絲、漆是也。凡爲弓，相角最爲緊要，弓引角名，所引重角也。翩，反兒音，相也。皆也。此引弓弛則體反，若不榮，繼則不復任用。喻族疎則體解，若不固，結則不復相近。榮者，臧弓定體之器，弓未成時，內于榮中，既成之後，恐損其體，夫謂之榮榮，卽竹閉繼卽緝縻也。

讀詩傳稿卷三

魚藻

七

俞之遠矣，民胥然矣。俞之教矣，民胥效矣。

俞，女也。女幽王也。此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喻。

令善也。綽綽，緩也。注：謂寬緩裕饒，脈病也。詩：蒞引衛。

叔實云：人有不及，可引情恕，非意相干，可引理遷。況

兄弟，邪雖或引不善，相加惟引慈念，攝之雖量容之。

則宏忍所化，怨毒俱消。若斤斤繩墨，不少假借，彼引

逆來吾已逆往情散而不屬構怨日淡何時能已景
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民之兼良相怨一方受厭不讓全亏已斯已

兼良即肯章所謂不令也相厭故相怨一方猶一處
也民化亏上喪其良心兄弟相怨各執一處甚至觀
面相爭受其厭祿不相推讓必使厭祿專及己身骨
肉如此不己何待此皆由王不親九族之所致一說
已止也骨肉相怨讒佞傾陷已取祿位受之兼復退
讓斯必全亏已而後止集傳終夫必已之說其義並

讀詩傳稿卷三

魚藻

八

通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會宜餽如酌孔取

老馬喻老成人馬二歲曰駒喻幼穉也箋云此喻幽
王見老成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穉不自顧念後全
季老人之遇已夫將侮慢已也餽飽也疏謂孔者器
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
有多寡充足則停言王會老者之會苦其不飽則有
嘉旨已勸助之故宜餽王酌老者之酒恐其過度則
度量氣力所勝已飲之故孔取王何不然而侮慢之

也案老子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若集傳訓孔爲甚

言酌之所取夫已甚矣恐非老者所能堪也疏曰虞

夏殷周三代之盛王也未有適季者况宗族之老人

亏大宗伯已飲會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

公與族夷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會世降一等

會即族會酌即族夷申明毛鄭皆得詩義自蘇轍已

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警之

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後儒因之多

云此終肯章不讓斯已之義然與序中不親九族倍

讀詩傳稿卷三

魚藻

九

無干涉且詩本指非責小人不勝其任不若仍從傳

箋爲善

毋教獲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猶小人與屬

獲媛善援注復攀援疏云獲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老者爲獲長臂者爲媛媛之白鬻者爲獼胡獼胡媛

峻捷于獼猴然則獲媛其類大同塗泥也附若也獲

之性善登木塗之性善著物皆與讒佞之性善賊人

王好讒佞而賊宗族是教獲升木如塗塗附也說文

毋从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毋毋故爲禁辭微

美也猶道也劉彝曰先王有至德與道民用蘇睦正其五品爲之季友是之謂微猶肯言小人效上之化兼豈相怨此言小人之性大非不善也特忠君子兼美道耳若有美道導之季友小人夫將蘇睦而相與連屬矣何全兼豈相怨哉此望王化民已善毋好讒佞也

雨雪瀟瀟見見日消其冑下遺式居婁驕

瀟瀟雪盛見見日氣也遺棄婁數也此言雪之瀟瀟然盛喻讒佞之多也雪遇日則消讒佞遇明則止下

讀詩傳稿卷三

魚藻

十一

遺謂讒佞之人在下而遺棄之也王好讒佞而不可下棄則讒佞用已自處而數長其驕傲矣詩疑曰讒人陰賊陽兇一出而陰翳之氣自消今王長惡是教獲之升而塗之附小人所已驕也三章反覆皆一意陸贄論李楚琳狀云楚琳廝養賤品得隸猖狂頗同狂鼠乘夜睇眄兇旣升勢自踰縮大此詩之義雨雪浮浮見見日流如鬢如髮我是用憂

浮浮猶瀟瀟也流大消也鬢南鬢髮夷髦也疏謂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曰逃矣局土之人

是局方也鬢髮音義同髦雖在局大統名夷此言讒佞小人行無禮義而如鬢夷王不能變是已用爲大憂也詩疑云傷害骨肉棄滅禮濶中國之遺盡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季此其戎兮其禮先亾矣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矣厥後幽王卒有犬戎之禍可畏哉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讀詩傳稿卷三

魚藻

十一

翰言王者之不可翰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是蹈無自暱焉俾子靖之後子極焉

苑茂木也尚度幾也上帝屨幽王也蹈動也疏言蹈者踐履之名可已蹈善夫可蹈惡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李光地曰鄭作悼朱子據荀卿作神然蹈義自通蓋踐踏其下之義暱近也注親近也靖謀也治也呂彼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度幾就而止息與王有盛美之德諸侯度幾往翰今諸侯不翰由王無盛

美之德也不惟無盛德而且暴虐無親刑罰不中故
又相齊曰上帝之心甚變動而不常動輒踐踏其下
無親暱焉我而不翰王尚無如我何假使我翰曰謀
安治王室始或不見得舉後必極其所求王之不可
翰事如此此諸侯所已皆不欲翰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是蹈無自際焉俾子靖之後
子邁焉

惕息際病也李樗曰言荀翰王邁所已自病也邁行
也箋云行大放也替焮傳曰子將行之昭公元年季鄭

讀詩傳論卷三

魚藻

三

放游楚亏吳將行子南游楚字子產咨亏大叔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亏
諸游是後子邁有得舉將行之義

有鳥高飛夾傳亏天彼人之心亏何其鑠曷子靖之居
呂凶矜

傳附也彼人斥幽王也鑠全矜苦也苦則矜憐也此
言鳥之高飛夾附亏天而止彼王之心轉不知其所
終極曷爲使我翰事王曰謀靖王室而居我呂凶危
可矜之地邪亏何其鑠即無自暱無自際之意序所

謂暴虐無親也居呂凶矜即子極子邁之意序所謂
刑罰不中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呂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亏周萬
民所望

彼彼古明王也城鄆之域曰都疏言都者聚居之處
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遺先被其德無遺先化其淫故

讀詩傳論卷三

魚藻

三

舉古之都邑呂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
名都人士謂都人之有士行者玉藻君衣狐白裘錦
衣呂楊之君子狐青裘豹衰紵緇衣呂楊之狐裘黃
衣呂楊之皆賢者之服狐裘黃黃狐之黃者居多乃
常服也雖度人夫得服之特無楊衣耳不改示有常
也章文章也國語忠信爲周故傳云周忠信也惟容
不改其常度而言語又有文章則所行俱歸亏忠信
是古明王時都人而有士行爲萬民所瞻望而效灑
之也今衣服無常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周人刺之

詩疑據舊說謂與曹風鴉鳩帶并絲驥之意大槩相
侶曰事屬王翰故得爲雅集傳改爲亂離之後又改
周字古注忠信爲鎬京則東遷曰後詩矣行歸于周
侶是都邑變遷之語但詩言人物儀容傷今思古並
兼亂離之意若兵燹亂離其言當不止此况周室雖
遷未嘗易姓東都夫在王畿之內卽犬戎禍亂何全
衣冠士女一槩全非且曰東都指鄴都鎬京夫不應
言周作詩者獨非周人耶應存古注案左傳襄公十
四季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

讀詩傳詒卷三

魚藻

古

民所望忠也是當時固皆曰忠信訓周矣非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綉直如髮我不見今我
心不說

臺夫須疏云舊說莎草也可曰爲笠傳云臺所曰禦
暑笠所曰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曰撮持
其髮二者皆言其節儉不用美物君子女都人士家
之女也綉密也嚴緊謂其爲髻密而直如其本髮夫
儉繁也密是髮生之密直夫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
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旣時奢淫我不復見如此

之風俗心息之而憂也詩疑引羅氏曰解頤新語其
昔飾綉直直如其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
類全悉髮如蓬髮取其直不取其因以此云悉者蓋長
者皆斂之不使下坐鬢旁短髮則卷之故下言有旒
旒者飄揚之物惟其悉因而上則飄揚也時人不然
別爲裝飾故詩人云然蓋節儉正直風氣旣變士女
服飾皆別樣新裝俗尚澆諂所曰可歎非亂離之後
也案箋云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兼隆
殺但此旣曰髮之本末比其女之德行而四章如簪

讀詩傳詒卷三

魚藻

五

五章有旒又直言其髮恐于文義未協當從詩疑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今我
心苑結

充耳謂之瑱琇美石也實塞也尹正也王肅云正而
吉也箋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疏韓奕云爲
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
三季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
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舊姓昏連王室
家風不替故見都人士之女有禮濼者謂之尹吉也

苑積也屈也風俗通云苑蒞也言薪蒸所蒞結故有積義禮運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言不屈也

彼都人士坐帶而屬彼君子女卷髮如鬢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傳屬帶之坐者案屬礪也礪石曰為飾史記高祖功

臣季表序封禪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是厲為

帶飾如後世金玉角之類左傳鞶厲游纓昭其數也

杜預曰厲為紳集傳曰為坐帶之兒皆近是非薑

螿中也長尾為薑短尾為蠟婦人髮末卷圓如薑尾

讀詩傳講卷三

魚藻

七

然皆言容儀有藻也朕今不然故欲從古人而邁也

匪伊坐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

何盻矣

帶坐亏下寬然有餘髮卷亏上飄然有旃古之士女

非故如此也禮濼空然耳今人奢淫別為裝飾不復

見古故云何盻矣張目遠望曰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綵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翰采綵不盈一旬予髮四局薄言歸沐

自旦至會為終翰綵綵草也疏謂毛曰綵為綵葉蓋

葉之可曰綵綵者案箋云綵王芻也王逸遂作終翰

采葉但葉不能綵綵鄭云葉葍也今吟鳴腳莎不可

會箋又曰為易得之葉皆誤兩手曰旬終翰采之而

不滿手箋云怨曠之深而不專亏事是也四卷也局

分也注謂分部言髮之卷圓而分散也婦人夫不在

兼容飾故四局其髮度幾君子之歸而沐髮曰待之

也

終翰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讀詩傳講卷三

魚藻

七

疏藍可曰深青淮南子云青出亏藍月令仲夏毋刈

藍是司曰染之草今江東人吟離俗所謂離等是也

衣蔽肯謂之襜注今蔽膝也詹全也傳云婦人五日

一御過時則息夫而怨曠生也案內則妾雖老季未

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非戾人之制而作詩者特

假御之期曰曰踰過時疏言不必夫行六日即怨是

也箋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不免添設非經義矣集

傳毒曰詩為婦人所自作夏無此理

之子兮狩言報其弓之子兮鈞言綸之繩

報弓室也理絲曰綸言君子徃狩徃釣我嘗爲之納
弓兮報綸繩兮竿此從行役之後久而不歸息其在
家如此非謂役中時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董道曰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言釣
則其狩可知此美君子之有技藝如此今過時不歸
故息念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郊敬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

讀詩傳鴛鴦三

魚藻

六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恒
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
詩以明王遣本弓人情余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芃芃盛長克黍苗興徒役陰雨興召伯也悠悠行兇
道阻長而徒役衆多行故見其悠悠然宣王之時使
召伯營讞邑召定申伯之國將徒御南行召伯能勞

來之猶陰雨之膏黍苗也然臣能施澤乎民皆由君
之恩惠及下今幽王不能膏潤天下故卿士不能行
召伯之職是召刺之案疏召陰雨之膏與宣王恩惠
之澤則是美宣王非刺幽王矣集傳之誤由此據文
義自召陰雨之膏潤黍苗興召伯之勞來徒役爲是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讀詩傳鴛鴦三

魚藻

九

任謂負任人所擔何輦謂輦車人所推輓車謂大車
轉運載任牛所召駕車夫有牽傍者地官牛人凡軍
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召載公任器秣官
稟隸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注召牛助轉徙稟隸
牽傍之在肯曰牽在旁曰傍駕車則牛在轅中牽傍
者在轅外疏謂營讞卽封國也宜使稟隸旁牽其牛
言人御之不與將車同也集會也謂會其成也何楷
云蓋者未定之辭功既就度可言歸哉南行之功既
成卽可云歸者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
役兼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讞邑召兵孤行其士卒有步

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菁秣傳曰
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君
故夫有師也姚鼐技云細玩我任我輦二章數我字
侶召伯之所召勞之者此民之樂爲役也

肅肅讞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敬也集傳讞邑名申伯所封也今在鄧州今河南南陽府信陽軍府信陽州營治也烈烈威也征行

也言召伯治讞之功將之召敬謹行之召威武是有

成功而無廢事也案申舊有國在今南陽府南陽縣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非宣王時始封也天子之后必娶于諸侯高高之詩
曰王之元舅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是厲王之后大申
女矣不獨幽王也宣王之世申伯召元舅而入爲卿
士故曰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其使召伯營
讞特因有功而召讞邑廣其土地耳非所封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讞邑相其原隰
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
刺今王臣無成功而心大安案集傳必曰此爲宣王

時詩但十五國之風或召採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
作在先而宋在後召致時世夫次者雅在王翰國史
適時編錄世次必無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
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
役無期則興警怨曠肯削采綠次召黍苗則膏雨之
義著矣其爲刺幽王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棄茲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召事之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下溼曰隰隰謂土之近畔者氓之詩曰隰則有畔桑
不宜水而宜溼故曰隰桑阿美兒難盛兒此召隰中
之桑枝條既阿然矣又難然盛可召庇廕人與野處
之君子有美盛之德可召覆養人今幽王時小人之
棄德于民者舉而在位君子之德足召利物者反棄
而在野詩人所召刺之因思在野之君子使既得見
于時其樂爲何如邪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傳沃柔也劉彝謂其葉之允澤如膏之沃也不見故不樂既見云何不樂是從不見而息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異色也疏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異故三

章各言其一也德音謂教令也膠固也箋云君子在

位民附仰之教令之行甚堅固也未公遷曰此章見

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慶夫本于此

心兮慶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言我心慶此君子君子在野

讀詩傳卷三

魚藻

三

雖遠能不勤息之乎勤息君子而中心善之究使我

何日而忘之也此刺幽王無用君子之時而詩人正

無不思君子之時也案此當從序說息見君子非喜

見君子也全謂辭義與菁莪相類其誤更甚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萼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曰爲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曰妾爲妻曰孽代宗而王弗

能治周人爲之佞是詩也

白萼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萼野菅注菅茅屬疏云菅侶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已漚者爲菅未漚者

爲野菅白茅絮白之茅比于白萼爲脆大可爲索所

用曰衰姒代申后則嫉妒而將滅國是曰白萼喻申

后白茅喻衰姒矣但白萼野菅當曰喻衰姒白茅純

束當曰喻申后茅所曰束菅正喻申后當約束衰姒

也幽王嬖衰姒而黜申后故曰刺之之子斥幽王也

我我申后也王之遠申后不復見答是使我獨也箋

云老而無子曰獨後衰姒譖申后之子宜欲宜欲奪

讀詩傳卷三

魚藻

三

申雖有子而無子夫名爲獨

其其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其其雲氣輕明之兒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上騰

未及日烜露即散而下降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

是露大因雲也所謂天無雲則有露是雲已散而爲

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散而仍爲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爲昏大是雲也此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

兼不覆蒼野菅白茅同爲白雲所覆露喻衰姒申后

均爲王所覆蒼也步行也天步天道之運行也猶圖也今天行此艱難之運之子不圖其變而猶黜申后而嬖衰妲旨白雲之不若矣

流池北流漫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流流泉池下田畜水之處宜稻者也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池水當停而夫言北流者言池上引豐水北流漫灌既訖波夫北流也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豐鎬地宜黍稷而不宜稻今流池北流而所漫者稻田是恩澤異用也詩人所爲嘯歌傷懷而念彼申后焉

讀詩傳詩卷三

魚藻

詩

案詩係碩人同爲美倂集傳謂碩人爲幽王固非箋云碩人妖大之人謂衰妲也尤妄宜從王說樵彼桑薪中烘亏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尤善者中我也烘燎也堪桂也注今之三隅竈疏謂桂者兼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若今之火爐也言桑薪爲善比申后也樵取彼桑薪宜言炊饗饋之爨今我不言炊爨而反燎亏桂竈置桑薪亏無用之地夫其所矣詩言維彼申后正言恢衰妲也我夫詩人我申后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懍懍視我邁邁

懍懍愁不安也邁邁意不說也惟不說故遠之又遠邁邁然也此言王無禮于申后下國聞而化之猶之鐘擊于宮聲必聞于外也曠后之聲既聞于外下國化之必將言妾爲妻言孽代宗申后念幽王而懍懍然不安幽王視申后而反邁邁然不說蓋言申后之忠亏王而深刺王之失德也

有鴛在深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讀詩傳詩卷三

魚藻

詩

鴛秃鴛惡鳥類鶴埤雅鴛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鬪好啗蛇深魚深也鴛鶴皆食魚鴛在深喻衰妲之得所養鶴在林喻申后之在所棄養鴛棄鶴碩人所言心勞也

鴛鴦在深戢其左翼之子無豈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在亏魚深尚斂戢其左翼陰陽相下言成匹偶與夫婦之遺夫當禮義相下言成家道何之子之無豈而反二三其德邪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泯兮

憂官隸僕王行則洗棄石鄭司農云棄石所登上車
之石也車高人下履此扁然之石而升則車不見其
高矣與王寵遇嬖倖之妾則王夫不見其尊矣王何
爲自失其尊遠申后而俾困病如此邪案有扁斯石
喻衰姑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大傳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履之卑兮也後幽
王見弑于驪山不見其妻矣困之六三其幽王之謂
兮

白萼八章章四句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可飲
倉穀載之故作是詩也

絲蠻黃鳥止于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倉之穀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傳絲蠻小鳥兒集傳弓爲鳥聲夫通何楷曰其聲微
細不絕如絲不可使人解又佻蠻也非人爲之且大
陵曰阿則正與阿本二物然弓下章正隅正側類之
當如大雅所云有卷者阿阿爲正之四中傳言因阿
是也箋云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

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案
憂官戎僕掌倅車之改道僕掌貳車之改田僕掌佐
車之改倅與貳佐因事異名皆副車之任後者詩曰
絲蠻之小鳥與微賤之下士止于阿與僻處也衰
亂之時禮廢恩薄大臣不能薦用賢人遺忘微賤因
歎道遠身勞畏不能全息有所託曰欲倉穀載之箋
謂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衍說既非集傳爲鳥言已
自比義夫不協惟序爲得詩義

絲蠻黃鳥止于阿隅豈設憚行畏不能嚮飲之倉之穀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小角也嚮厥行也郊敬曰曰微賤之分豈設憚行
但畏力疲不能嚮厥幾賢顯者一假援之而已

絲蠻黃鳥止于阿側豈設憚行畏不能極飲之倉之穀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左右曰側極全也張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末
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

絲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餽不可用也故息古之人不曰微薄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章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葉本後世所不食在當日或咏羹加滑曰為芼至薄之物也然古之君子曰為飲酒之蒞酌而嘗之不曰菲薄禮焉今王棄禮不行雖有牲牢饗餼不可用之虧禮何其與古君子相反也故息曰刺之序意極明箋疏則支離大甚矣

有兔斯晉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讀詩傳詒卷三

魚藻

天

兔曰明視斯離也陳風斧曰斯之莊子斯而析之是也或訓此夫通言有兔而離析其晉炮之燔之曰為善夫薄物也箋云斯白也引俗語斯白之字作鮮則謬甚矣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內則炮取豚若將也杜羊刲之刲之編萑曰苴之塗之曰墜塗是周禮膳夫八珍之一言治兔與治羊豕兼異其體或登俎或充庖而所重在晉故舉曰備其餘夫不曰菲薄禮也嘗者嘗其旨否獻則進之虧賓矣

有兔斯晉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醑之

炕火曰炙醑報也報者賓既卒釀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晉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疇之

主人既卒醑釀又酌自飲卒釀復酌進賓曰疇張彩曰一物而三舉之者禮有獻醑疇故也酒三行而殺惟一兔晉益曰見其約矣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蒯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讀詩傳詒卷三

魚藻

无

皇翰矣

漸漸山石高峻之克箋云山川者蒯舒之國所處也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不能正蒯舒使之翰于王案下章不皇出不皇它皇當訓暇翰當讀若翰且之翰不皇翰言兼一翰之暇箋曰王訓皇言不能使翰于王非也幽王之時戎狄其為背叛而蒯楚羣舒不至于是命將率東征下國諸侯之師夫從其所經歷之路山石險峻非攀援則不可曰登而蒯舒所處之國遺里阻長其悠

遠又勞不可極久病在外不暇謀翰且之安故下國之人作詩曰刺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竟也沒盡也言此漸漸之山石我等登之已終竟此山之石矣而蒯舒之國其山川之悠遠猶不知何時可盡徧也故東征之武人但知深入何暇謀出兮箋讀卒為卒大通卒者屋屨即崔嵬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皇它矣

豕子豬四蹄皆白豕注今天曰豨江東吟豨蹄蹄也烝進也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波也濁謂之畢畢星好雨月水之精故離畢宿則雨此言役人久病見有白蹄之豕進而涉波在物既為將雨之徵又值月離畢之陰星在天更為將雨之候曰此徵候果致大雨使水滂沱而盛役人尤為罷病不暇及它事矣箋云烝烝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

相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喻蒯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率民本禮義之安而居亂凶之危賤之故比方于豕案此復當曰漸石之高且率險蒯舒之險峻而箋又曰漸石分喻戎狄之眾彊則肯後兩岐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若之萼大夫閱時也幽王之時鬲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紀因之曰饑饉君子閱周室之將凶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三

若之萼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陵若黃萼薰白萼芡注一名陵時本草云若萼色與名夫不同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間萼紫侶今紫草可染卓煮曰沐髮即異案集傳云即今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萼黃赤色夫名凌霄是黃白特曰色之淡淺言之瓊疏所云鼠尾萼紫深卓沐髮言皆未確芸黃盛也箋曰陵若之幹喻京師其萼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萼萼衰則黃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詩人曰周室之盛忽

見如此之衰是已心憂而傷其日見侵削也

召之萼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葉盛兒上言芸其黃萼將落也此言葉青青則

萼已落矣萼落而葉大豈能久存諸憂既衰戎夷疆

盛君子知周室之將亾傷已逢之不如無生也

咩羊墳昔三星在罽人可已倉鮮可已飽

羊壯粉牝咩注謂吳羊曰粉邢疏云壯者名粉即白

牝也牝者名咩字林三歲曰咩墳大也嫠婦之笱謂

之罽案疏本傳箋謂牝為小羊而責其大昔必無是

讀詩傳鴛卷三 魚藻 三

理喻周已衰求其復興必不可得星遘天運晝夜一

周魚罽之閒暫見心星之炎耀須臾即過喻周必不

可久義原可通但于序中饑饉意尚略且牝非必小

羊羊生三歲大不為小鄭樵所云牝羊昔小羸則其

昔反大其說可從故集傳云羊將則昔大罽中無魚

而水靜但見三星之炎此皆饑饉之餘百物彫耗苟

且得食足矣安可望其飽哉向楫曰言羊已見陸物

言魚已見水物其太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若之萼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黃在八月九月之閒將資也言役人自昔初草生

之時而出至歲晚草黃行猶不息且非獨將率士卒

為然萬民何人夫無不為役事所將而資已經營四

方焉下國之君子憂而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多矣異色萼焮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日十三月為

讀詩傳鴛卷三 魚藻 三

正物生色異箋云始萼之時草身蘖者將生必多異

也俞雅九月為多孫炎謂物衰而色多集傳因言既

黃而多也案俞雅月名不因草色物衰色多夫不止

草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異是陰

而氣寒之異不由草多色孫炎之言謬矣將生必多

鄭說為長穀深傳云古者征伐不踰時草多至多黃

黃又至多多是踰時也矜苦也當如字玩鴻鴈篇爰

及矜人二句自見漢文帝命博士作王制老而棄妻

日矜後儒因讀矜為鰥其實非也言民有室家之樂

今用兵不息無人苦征夫獨非民哉是可哀也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翰夕不暇

曠空也兇虎野獸率循空野之中征夫非兇虎而大

常行在外翰夕不得閒暇序所謂視民如禽獸也箋

云兇虎比戰士疏謂下章狐比棧車各自取象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傳芘小獸兇棧車役車也案疏謂狐非大獸故曰芘

為小兒然芘有盛意佶喻其多非言其小也說文竹

木之車曰棧義夫通于役車而詩緝徑曰為士之棧

讀詩傳鶴卷三

魚藻

詩

車侶夏直捷故詩疑曰中車士棧棧車度人棧役車

則詩言有棧之車非獨度人僕役可知周道至此棄

論為士為民咸不得休息矣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讀詩傳鶴小雅卷二十二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鶴大雅卷第二十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補傳案呂氏舊本此詩為周公旦所作文僖王從追

王言之非如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序但言作周

無僖王之說先儒已詳辯之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

讀詩傳鶴卷三

文王

一

歎辭緝熙顯昭光也緝熙見本篇第四章言其德光昭于天下

也案周自后稷封邰至文王即位一千九十七季故

曰舊邦而周之國名實自太幽遷岐始至文王方受

天命故曰維新帝命猶天命也呂其形體謂之天曰

其主宰謂之帝時是也許謙曰不顯不時王文憲作

不顯不時惟其命維新故有周大顯帝之所命夫大

時也不乃丕字之誤若二三章則直曰不顯言矣然

此即謂有周若不顯帝命則不時適文反沒自得詩

義許引王柏之說不然陟升也降下也傳謂文王升

接天下接人是在察也謂審察也言文王并則已
遣接事于天下則曰德接治于人常察天帝之意適
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也疏言易僻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輔
廣依集傳曰在上在左右為洋洋如在之神則與奕
惟曰書同為子虛烏有之論矣

聲聲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文百世凡周之士不顯夫世

讀詩傳講義卷三

文王

二

自翰全于日中廂不皇暇會夫勉也君能勤勉自不
夫其為聖況械樸篇明言勉勉我王必若集傳所云
文王非有所勉也若有所勉耳求淡反淺全歐陽修
謂子孫勉勉勤修使文王善聞流傳不止豈非詩義
哉始也陳錫哉周言敷陳上帝之錫命始造周也侯
維也文王始造周全武王成王代有天下故曰維文
王孫子本本宗支支庶也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則百
世為諸侯蓋惟文王勉勉無已故其善譽夫無已推
而及于子孫後世夫無已子孫之世為天子諸侯皆

由文王先顯也于是凡周之士其先世之不顯者夫
其不秉文之德而世有顯名矣凡周之士如尚父闕
天大顛穢宐生南宮逌之類周召為本支不在此側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猶謀也翼翼恭也皇美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騰
立兩木當騰兩邊障土者也講講濟濟止也注皆賢
士眾多之容止

講講見
卷阿

此承上文而言凡周之士多

讀詩傳講義卷三

文王

三

其功曰顯于世豈由周德全盛故天生此思皇之多
士于文王之國王國既能生之文王因即用之曰為
周家之楨榦而文王夫賴此多士之濟濟曰為安寧
矣要非有曰長育人才弗克致此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尚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熙光也案熙為光明緝有績績之義適
文生義未為不可而歐陽修定謂翕雅非聖人之書
必據孔安國書傳曰熙為廣誠不知其何心矣止語

辭非禮記大學篇斷章可比假大也說文黻數也麗
旅行也鹿見會則旅行有附麗之義傳訓數則麗作
黻矣億度也服事也此言文王雖得安寧而穆穆之
美緝熙允明不忘其敬是呂大哉天命使商孫子附
麗于周其旅有不可億度者既麗于周遂于周是事
矣算濼十萬曰億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苦
之也補傳因言不止于億想商子孫縱多夫不全此
皆由毛傳訓麗爲數而誤

後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敬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
服黼焉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四

苦也屨翰于商今也臣服于周天之所命苦則就之
惡則去之是靡常也嚴祭曰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
其舊臣猶書所係爾般遺多士茲般庶士也膚美敬
服也裸之言灌將送也謂呂圭瓚酌鬱鬯送尸尸受
之而灌于地也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
天子之居必曰大眾言之文雖未有天下而周公則
據見在故大僎京也考工繢人白與鬯謂之黼祭服
不止于黼言黼曰槩其餘百郊特性云周弁般焉夏

收三王其皮弁繁積焉般冠也膚敬言其才灌將言
其職黼焉言其服歐陽修曰來助周祭猶服般服見
其爲亾國之臣也王屨成王也蓋進也言蓋臣爲王
所進用之臣若不念爾祖文王之德恐殷士助祭于
周夫將助祭于它人矣方言自關而鬲秦晉之閒炊
薪不盡曰蓋此下三章皆所曰成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般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般駿命不易

聿述配合監視駿大也周自后稷公劉世世修德而
德之至者其若文王言若呂無念爲善自念爾祖而
述修祖德矣加曰適時眉察長言配合天命則多福
之來求之自我天夫何所容心于其閒哉般自帝乙
呂肯未失天下之眾何嘗不克配合天命至紂蕞息
自取滅亾今王宜曰般紂爲鑑天命正不易係也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般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五

過止也宜徧也注謂周徧箋云義問曰禮義問于老
成人也有又虞度載事也儀善也有儀可象謂之儀

刑濂作紀孚信也言大命既不易係王其無使及身而止當徧昭禮義之間亏老季成德之人而又虞度般之所呂滅亾自天雖上天之事杳杳冥冥無聲可聞無臭可達而文王之德一天德也天遺難知而文王可濂苟善濂文王萬國自紀而信之矣周公追述文王之德呂齊成王者如此周之數過其曆宐哉案有虞般自天箋云度般所呂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集傳則兼與贖二者今玩此章追述文德齊成濂文不必又度般所呂與李樗般亾自天之說自是

讀詩傳鵠卷三 文王

六

文王七章章八句

案此詩七章纍纍若貫珠每章又各分兩段夫兼不蟬聯而下則呂七章分爲十四章可卽呂七章連爲一章亦可其文廣大精微而又明白坦易信非周公不能作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察也赫赫迅也孫炎云明明性理之察赫赫顯

著之迅忱信也挾藏也注今江東通言挾禮運曰政者君之所呂藏身也紂之政教四方不行失其藏身之固故曰不挾四方言人君善惡明明在下天之予奪赫赫在上命不亏常善則予之惡則奪之此天所呂難信人君所呂不易爲也紂爲殷之適子本居天位後呂惡盈德穢故天奪之使不能藏身亏四方呂自固矣或曰適徃也言天位本適殷紂竝通傳云挾達也集傳云挾有也義雖通無據

讀詩傳鵠卷三 文王

七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國名奚仲之後仲行氏字任姓也嬪婦也古從殷商畿內之侯國而來嫁亏周爲婦亏京也京自有天下之後追言之及與也得亏心謂之德見亏事謂之行言配王季而與其行仁義之德也傳云身重也疏呂身復有身爲重也王安石曰仲氏繫其夫而苦大任繫其子而苦刑女傳大任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日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呂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

謂大任爲能胎教大任二句古本屬下章今從集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曰
受方國

懷來也謂招來也回違也文王敬曰事天聿能懷來
多福而其德又上承大任曰及王季兼有所回違宐
弓四方之國來歸附而受之也案箋訓懷爲恩息則
不免私意據其中矣當從集傳訓來未善曰聖人之
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
興無敬則德不行其德不回大其心之敬爲之也敬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八

曰事天故受福多敬曰事人故來歸祿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浹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唐虞曰歲夏曰載殷曰祀周曰季載即季也合對也

注相當對洽水名說文左馮翊郃陽縣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

山南曰陽水北曰陽浹爲匡女子子夫多福懷而方

國受是天監善惡于下大命已集文王矣此就其後

言也追述其始文王初季天爲豫生賢匹于洽水之

北渭水之匡而作之合及議昏而行嘉禮大邦有女

一如大任之于王季矣明德受命豈偶然哉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深不
顯其光

倪磬也磬譬也女弟爲妹譬之曰天尊之也文王文
也祥善也箋云文王曰禮定其善祥謂納幣也昏禮
親迎最重故特言之洽陽在同州跨渭際河由岐全
洽必逕渭水造舟曰濟比船于水加版其上即今浮
橋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杜預云造
舟爲深河橋之謂維舟曰下則水上浮而行之維舟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九

連四舟方舟解兩舟曰多少爲差等案殷時尚質六
禮未備舄岐尤爲樸略文定既非百兩之迎造舟夫
豈盈門之爛不顯其光益見小心之翼翼也如此贊
揚明德夫不可謂不全而傳乃謂造舟然後顯其光
輝不知造舟夫何光輝之有乎天子造舟殷無此制
後因文王所用定爲天子之禮正不必曰不顯爲顯
也況箋已云不明于其禮之有光輝正解不顯疏謂
反言曰美遷就傳箋不必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俞變伐大商

續繼也莘大娼國今陝西郃陽縣號古莘鄭語肯河

後莘韋昭曰爲莘國非也鄭衛之閒與馮翊郃陽恐

不相涉長子長女也保安右助變餼也言天將命文

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故生大娼續繼大任之女事

于莘其行居長呂匹文王于莘篤生武王夫如王季

大任之生文王而又保安而右助之命曰協餼伐殷

序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姚鼐牧曰詩于

大任大娼備敘其所出而于嫁嬪親迎之禮一一詳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十

之見聖人重大禮不苟抑曰見佻合之非偶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乘

貳俞心

旅眾會合也如林眾兒尚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

是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在翰歌七十里今河南衛輝府汲

縣案上篇侯皆訓維此當從箋訓諸侯方伐紂時未

爲天子係侯宐也然俞雅云侯乃也維我乃與夫通

臨視貳疑也紂有臣億萬周有臣三千眾寡不敵矣

然上帝之命有德者興已臨視汝兼容疑貳呂祖謙

曰蓋設爲勉之之辭大誓曰師乃鼓譟肯歌後縣格

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兼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鸚揚涼

彼武王隸伐大商會翰清明

洋洋廣兒煌煌明也驢馬白腹曰驢注驢炎色鬃鬣

傳言上周下殷也檀弓戎事乘駟彭彭盛也劉向別

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鸚鸚鳩注鸚當爲

鸚字之誤耳左傳鸚鳩是也杜預云鸚鸚也鸚故

爲司寇鸚揚言如鸚鳥之飛揚也涼助也隸故今也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十

此言車馬之盛將率之彊助武王而隸伐不崇翰而

天下清明益曰見天命難忱洵非文王之明德未必

復命武王如此也案肯言變伐有餼同參酌之義此

言隸伐有奮發迅疾之義俞雅故今之訓夫承上文

變伐釋之商滅而猶係大商竝見詩人用心之厚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案文王篇爲周公佻本呂氏普焮此詩兩係大商

縣係直父恐皆非周公之辭序說自是兼庸擬議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賦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縣縣不絕兒賦灼其紹賦注俗吟灼瓜為賦紹者瓜蔓緒次著子但小如灼孫炎云賦小瓜子如灼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賦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賦案今瓜屬何止二種謂瓜子之小如灼夫非惟大瓜小賦不誤周自不甯夫官窳于戎狄之國公劉于幽斯館是周民之初生也自土非封土也齊詩土作杜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顏

讀詩傳講義卷三 文王 三

師古云公劉避狄居杜李樛謂土與土圭之土同三說竝存先儒謂沮漆在幽非如吉日篇所云漆沮抑知幽岐非遠只隔深山幽澗其源岐竟其流非有二也沈青崖讀沮如汾沮洳之沮言自杜陽壅過為陂也呂概其田土而得生蒼之遺溼時猶名漆深水則齊詩為得矣古公猶先公亶父名也考工陶人為瓦器取土為之謂之陶累土為之謂之復鑿地曰穴賈公彥曰古者甯居適地而造平地不鑿但于地上重覆累土高地則鑿坎為穴其形皆如陶窳開上取明此

言大王在幽未有家室後言遷岐建國作廟立社結言文王之興序說得之

古公亶父來翰吞馬率勗水濟全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岸上濟濟水厓注岸上水遍地勗水濟漆水之勗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流而東南至岐山縣南入渭岐山一名天柱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胥相也相視也案序篇僖王李大任此僖古公姜女二詩信非周公所作

讀詩傳講義卷三 文王 三

周原膃膃藎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築室于茲

廣平曰原周原在岐山之南沮漆之間膃膃言肥美也藎藎草注即烏頭也江東吟為藎茶苦茶飴飴也或曰苦藎名藎本草俗謂之莖菜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藎藎紫色者內則藎藎粉榆性本甘也而周原肥美即苦者大日故曰如飴于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又爰契其龜曰卜易所謂人謀鬼謀書所謂謀及庶民謀及卜筮皆協從也曰止日時築室可矣

晉官莖氏掌其燹契曰待卜事注引士燕禮楚燹置
于燹在龜東楚燹即契所用灼龜也案荆楚之木灼
龜爲宐有契合之義故曰燹契蘇轍曰契爲刻或遂
謂曰刀刻龜甲龜可擊豈可刻哉曰于也時是茲此
也王安石訓曰爲王命時爲土功之時皆非

乃怒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畝徂東周
爰輒事

乃者引辭不絕之義慰安也左右開地置邑曰居民
也疆有夫畛塗道路曰經畝之理有遂溝洫滄川曰

讀詩傳鶴卷三 文王 十四

疏理之徧耕曰宣下曰畝高曰畝徂徃也箋云從畝
徃東之人皆于周輒事競出力也案疏岐山在長安
一畝四百里幽又在岐山畝四百里東行適周各輒其
事于義自得集傳訓周爲徧大通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曰載作

廟翼翼

王制司空執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禮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曰佐王
安撫邦國大王當殷時雖非周制而立室作廟夫召

二卿俾職也注使供職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
使不失直也繩謂之縮注縮者縛束之也索束其版
築訖則并下于上曰相承載翼翼形體嚴正也四禮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尊粹
中曰俾立室家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于廟
故其序如此

抹之陘陘度之葢葢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葢
鼓弗勝

讀詩傳鶴卷三 文王 十五

抹藁也謂曰手取土盛之于藁也說文陘陘築騰聲
韓詩度填也度土于版也葢葢眾也登登用力也削
屨馮馮謂騰成而削其重複馮馮然使就平也公羊
說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云堵凡四十尺許慎五
經與義大戴禮韓詩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
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與同李樗兩存之案岐周牒
略則版廣二尺之說爲宐曰下章皋門有仇推之則
何休之說爲是然版長八尺橫削廣二尺疊上一堵
則高一丈廣八尺也考工鞀人爲皋鼓長尋有四尺
地官鼓人曰鼗鼓鼓役事箋疏因傳云或鼗或鼓遂

分爲二物不知藪鼓卽皋鼓非有聲也章如愚曰舊
熒傳魯人之皋皋緩也役事曰勿亟爲義故曰藪鼓
節之上之使下曰仁常欲緩而勿迫下之事上曰義
常欲敏而有功曰鼓節之而不止故曰弗勝

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
醜攸行

傳王之鄙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伉高克將將
大也冢戎夫大也醜眾也冢土大社戎醜大衆攸行
謂紀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于社而後出也案大王爲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六

殷諸侯皋應夫如魯之庫雉冢土夫非王之大社其
曰皋應爲天子之門冢土爲天子之社者猶文王造
身爲深後遂曰爲天子之禮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禮曰義紀邵普涵曰天子庫雉經兼明文又因明堂
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遂云天子夫三門
豈知皋門旣爲天子鄙門焉有兼城門者考古制庫
在城門內唐之大盈瓊林諸庫始在宮門內庫門卽
爲城隅之門雉取文明周禮象魏卽雉門也禽雅觀
謂之闕夫雉門之名應門爲王宮之正門路門爲路

獲之門肯鄭五門之說由來已久自不可沒

隸不於厥愠夫不韻厥間柎械拔矣行遣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

隸故今也於絕也盡也韻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案孟
子盡心篇稽大不理亏曰孟子引此詩則問當作問
此蓋承上章而言社雖非爲混夷而立而出軍必空
亏社是大王不能盡絕混夷之愠怒也夫不韻墜一
己之聲聞且愠亏羣小柏身旣非爲孔子詠則此二
句夫非爲文王詠正不得據文王事昆夷遂曰問爲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七

文王聘問也柎櫟也櫟其實柎疏云周棗人謂柎爲
櫟械白椶注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奈可啖疏
云三蒼說械夫柎也其材理全白無奈心者爲白椶
直理易破可爲檣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
柎或曰白柎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拔當讀如金滕大
木斯拔之拔易曰兌說也柎械拔則遣路通行者說
柎械非嘉植不能挺拔而上卽下篇芄芄械樣特喻
其盛非喻其嘉也積曰爲薪則非嘉可知采薇序云
勗有昆夷之患混夷卽勗戎也駮突也說文駮馬駮

行也喙息也張喙而息奔突者其狀如此自築室全
此統言大王經理有方混夷少息言其已不治治之
也下章方及文王耳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
曰有奔奔子曰有禦侮

蘇轍曰虞在陝之平陸今隸山直隸芮在同之馮

翊今大隸山解州芮城縣平陸縣芮在同之馮

芄爭田質文王而成其餼平初非荆為驅而勢為迫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十八

也蓋有引動其愧恥使生廉遜之心耳事見家語書
傳而毛傳特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遺肯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奔武臣折衝曰禦侮予詩人自我也
此美文王之德所引能使虞芮感化由有四臣書曰
修餼有夏大謂此也周家王業始亏大王成亏文王
者如此案集傳云諸侯歸周者眾文王由此動其興
紀之勢則是文王猶有私意存乎其中不獨詩惜未
哲言理未未足也

縣九章章六句

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棧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飯之

適木魁魄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魄磊疏引

考工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是也伐木析之為薪積

材燎之為樞月令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

及百祀之薪燎舊官大宗伯曰禋祀祀昊天上帝曰

實柴祀日月星辰曰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

之言燿周人尚臭也禮祀實柴樞燎皆祭天神皆用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十九

薪此曰山木之盛祭祀則取用之與賢才之多文王
能官之也濟濟者容也遠也言其容之敬濟濟然深
遠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左右助也輒禱也言既得
賢人置之亏位其濟濟然臨祭之辟王諸臣兼不左
右其間咸自促朕曰禱事也惟能官人所引臨祀各
職其事若徒謂德盛而人心歸附禱向之則經文左
右二字兼著若謂歸附禱向者僅左右之人心則外
此更多遺滯轉不見文王之德之盛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璋璋瓚也半圭曰璋考工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歟四寸頭刻上者曰歟厚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有纁是璋瓚也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
伯執璋瓚亞裸茲言左右則助祭者不止宗伯一人
疏謂舉一人之事曰槩諸臣之美是也峨峨祭也注
謂執圭璋助祭舍人曰奉璋之兒言其兒之盛壯也
髦俊也髦士官也疏毛中之長毫曰髦士為卿士大
夫通倂彼宐言左右諸臣咸得其人也
淖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淖自行兒涇舟涇水中之舟也烝眾也釋文方言云
楫謂之橈或謂之權釋名在旁撥水曰權又謂之楫
邁征行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易師卦注多曰軍
為名次曰師為名少曰旅為名師者舉中之名軍之
言師乃常倂也凡詩作自追王之後無嫌曰後事言
之箋云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六師則萬五千
人矣案集傳六師之眾追而及之不令自從其說殊
不可通王親出征六師自及人臣尚無專制之理豈
有六師之眾反可不令而從追而及之乎總言文王

能官人曰舟楫之順流而行與賢者之從君而化耳
俾彼雲濊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俾明也箕斗之間濊津也注箕龍尾斗南斗天濊之
津深雲濊即天河也章文章也傳遐遠也遠不作人
也此曰雲濊為文章于天與文王為濊于天下雲濊
在天為章終古而光自昭回文王在上高季久遠而
人自鼓舞不作而作詩之本指實是如此與論語能
使同義語錄必謂古注竝諸家訓遐作遠是無遺理
改訓何字將詩人本指一槩抹煞彼此易觀豈不戾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相笑邪諸家中若歐陽所云雲濊為章于天猶賢人
為國之光采卻如朱子所譏多引外來言語壅滯詩
人意息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鑊也金謂之鑊玉謂之琢傳金曰彫玉曰琢彫大
鑊也相質也王肅云其文如彫鑊其質如金玉箋云
相視也謂視之如金玉義夫可通勉勉勤修不倦也
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說文綱網紘也紀別絲也此言
文王文質相資勉勉于上而四方之政大綱小紀兼

不舉舉雖有官人之能要未嘗自暇自逸所已爲聖也案文王之勉勉正是能官人之本領而歐陽修曰金玉驗賢才謂文王能勉勉用人竝非

棧樸五章章四句

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詩首章言外祀之得人二章言內祀之得人三章言戎事之得人四章五章言所已得人之故章季永遠久造化成勉勉不已始終一轍不必作人而人自作綜其綱紀而四方自理然則文王之能官人其難之難爲而治兮

讀詩傳論卷三 文王

三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已百福于祿焉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傳早山名山是曰麓案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早山嚴粲謂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地內者不得遠取漢中之山已今考之岐山在鳳翔府之東南鄭在鳳翔府之南相去非遠正文王德化所及榛侶桌而小楛木名疏云楛其形似蒺而莖莖上黨人織已爲斗筲箱器又屈已爲斂濟濟盛也豈弟樂易也君子

文王也于求也言早山之麓由雨露澆潤已致榛楛之濟濟然興樂易之君子夫由先祖積累故其下祿夫自樂易也文王有心修德無心于祿然受祖之福其祿不期自至不啻自己求之序言大王王季申已百福于祿非大王王季受祖福祿之謂謂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之而文王得已百福于祿百箋已一君子而指大王王季兩人既失序意大非詩體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讀詩傳論卷三 文王

三

瑟嚴密兒玉瓚圭瓚也考工玉人祿圭尺有二寸有瓚已祀廟其賜諸侯者九寸瓚有勺槃已承之其柄用圭勺大五升日徑八寸下有槃日徑一尺黃流秬鬯也秬鬯黍稷鬱金釀其酒其氣芬香其流調暢其色黃案玉瓚全精黃流全絜精絜之物本于精絜之心君子已高先祖福祿攸降矣言先祖降福祿君子受之非君子降福也孔叢子載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已九命伯弓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是大王未賜圭瓚也君子自己文王

爲定

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葛身之貪惡者也魚物之隱藏者也遐遠作配也戾

天者遠至于淵者潛逃與文王之德化苟敷不必作

人而人自作也詩疑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得詩指矣疏言遭被飛潛孽物得所正君子受福全

大處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曰高曰祀曰介景福

載謂已載尊中備謂備膺咸有曰此章祀先祖神必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三

助曰大福序所謂受祖者此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密兒柴曰祭天僕之自民故曰民所燎矣案箋云

柞棫所曰茂盛者乃人煥燎除其芴草蒼治之使得

無害餼費而義不貫嚴祭非之豈是當云柞棫茂密

爲民所取曰供燎君子樂易爲神所勞曰受福侶較

古注及諸家俱爲簡捷

其其葛藟施于條枝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其其茂密兒葛蔓生藟名巨瓜大蔓生者故曰喻子

孫之世守先業自上而下曰施平聲自下而上曰施去聲

條栢注今山栢也枝形如箸條之枝榦回違也此曰

葛藟施于條之枝榦而生與君子不違先祖之德業

曰求福福原于德必修先祖之德斯受先祖之福故

曰不回違終之

早麓六章章四句

案福祿非可干求此詩始言干祿終言求福須知

文王求出無心詩人原其所自而曰干求爲言耳

二章四章賦也餘皆興也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五

思齊文王所曰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娒嗣徽音

則百斯男

詩中凡言思在上者則爲思慮在下者方爲語辭此

思齊思媚與思皇思文同側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

大王之妃也偁京室從追王後言之也偁婦能盡婦

道于姑也能盡婦道則德行純備是曰生聖子大娒

又能繼嗣大任徽美之德音上曰承其先下曰啟其

後斯男則百爲周室之屏藩然刑于之化仍在文王

而文王之聖實由大任之賢也此言文王所曰聖曰
下四章皆言其聖之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全于兄弟曰
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中羣公也憫痛也寡妻嫡妻也妾
為庶則嫡為寡案說文御正字古文作馭治也書曰
御下呂簡又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御本同馭傳讀御
為馭訓作迎非輔廣曰此言文王之德足召神人
治家國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美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夫臨無咎夫保

離離蘇也肅肅敬也蘇厥也宮中極其蘇廟中極其
敬人所不見而若有所臨遺無厭倦而夫有所守皆
言純夫不已也箋曰肯章宗公為大臣宮為辟離之
宮顯為賢才之明蘇為六藝之蘇謬戾甚矣康成之
夫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讀者詳之

肆戎旻不眚烈假不取不聞夫式不諫夫入

肆故今也戎嗣戎也昆夷為患不休故備戎旻眚絕
也烈業也業功也假大也言嗣戎大為旻患雖不眚

絕而文王功業之大夫不因此而有瑕疝式濼也雖
無所聞夫合于濼雖無所諫夫入于道傳言性與天
合所謂聖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毀譽髦斯士

惟文王有聖德故一時長而成人者有曰成其德即
小子夫各有所造就古之人舉一世之士而甄陶之
使有名譽于天下升之選俊其非此兼毀之德所致
也案箋云古之人謂古聖帝明君是也古之人二句
蓋當時成語詩人引曰結文王百非即文王也禽雅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毛

髦選也髦俊也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息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箋作四章章六句集傳本

毛氏故言改正今從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其若周周世世修德其若文
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其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皇匪正也臨監視也注皆謂察視觀指示也
算定也殷紂暴虐民無所聊天故監觀四方求民之
安定歐陽修云二國密與崇也密距周崇助紂既夫
其政不足言矣四國四方諸國也究度謀也究度四
國文王夫在四方諸國之中求其可召安定民者其
若文王也者致也憎增同孟子士憎茲多日憎讀增
是也式用廊大也亏是上帝取而致之三分有二增
廣其土地用大其規模遂乃眷然局顧與召居宅矣
案傳召二國爲夏殷則此字兼著箋又云紂與崇侯

讀詩傳論卷三

文王

无

天子諸侯夫無竝僭二國之理傳箋者皆訓老謂上
帝老之猶不改變憎惡其所用夫侶不辭因參酌諸
家之說召正之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欄啟之辟之其
檉其楛攘之剔之其糜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木自斃神立臥楸斃者翳注斃辟不斃頓楸邪疏云
立臥之木妨它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蕃也生木自
剝枝葉覆地蔭翳故曰翳木族生爲灌灌木叢木櫛

櫛注樹侶櫛櫛而庫小子如細桌可食今江東呼爲

櫛桌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斂可爲車轅內則芝

栢菱椶是也檉河柳注今河旁斂莖小楊疏云生水

旁皮正斂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楛櫛注腫節可

召爲杖疏云節中腫侶扶老卽今靈壽是也檉桑山

桑注侶桑材中作弓及車轅疏檉桑柘屬考工弓人

取榦柘爲上檉桑次之是也遷徙也注今江東通言

遷徙箋云申夷卽昆夷蜀戎國名也疏言詩本爲患

患夷者患中國之夷也配嬖也集傳謂大姜也言天

讀詩傳論卷三

文王

无

雖眷顧文王與召居宅而其王業之興實自大王遷
岐始岐地險多樹大王率從遷之民競相刊除其攻
作之屏除之者則爲蕃爲翳也其修理之平治之者
則爲灌爲欄也其啟拓之開闢之者則爲檉爲楛也
其攘去之剔剔之者則爲糜爲柘也幽民樂爲所用
悉由明德帝使遷而居之雖昆夷爲患載滿道路而
經理有方正集傳所謂昆夷駮矣者也大王有明德
召治其外天又立賢配召助其內此文王之受命所
召既固而卒成王業也

帝崩其山柁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允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岩察也拔如大木斯拔之拔兌說也柁械小木松柏佳木柁械拔去則松柏夏茂正所謂佳木蔥籠而可說也帝察其山如此亏是使周作邦謂與周國也對配也傳謂從大伯之見王季也朱子云大伯之德足呂翰諸侯有天下自大伯讓于王季而文王紀焉大伯雖讓兼述可見王季受讓亦不自知是其友愛之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心因弓自然不由勉彊既受其讓益修其德為周家之慶錫讓德之允天祿不失沿至後世而奄有四方矣錫予也謂呂讓德之允予大伯也茲奄也奄覆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左傳昭公二十八季魏獻子為政成鱗引詩作惟此文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味曰其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蘇

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

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子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案序言美周美文王也故又云周世世修德其若文王昔章與宅即與文王也若泛指岐周猶當商政未衰之日天豈遽命爾顧其為與文王兼疑二章由文王上溯大王受命既周一語仍歸到文王大王未嘗受命也三章溯王季奄有四方一語仍歸到文王王季未有四方也呂下五章專言文王據左傳九德文德當作維此文王韓詩夫然毛始改作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王季王季雖為周伯周邦尚未大也安得云王此大邦三分有二而邦始大今從左傳帝度其心天使文王心能制義也德正應味服虔云在己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應味其然而定無謙謬也勤施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比于文王言文王擇善而從天夫擇善而比文王也行道有得方心故作事無有所悔既受帝之福祉因施及于孫子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設拒大邦侵阮徂其王姦斯怒爰整其旅呂按徂旅呂

篤亏周祐曰對亏天下

凡言帝者皆託之亏天也兼然并也畔者違亏遣援者取亏人歆者動亏中羨者慕亏外誕大也望厓漏而高岸重厓岸注厓水邊漏淡也視厓峻而水淡者

曰岸兩厓累者為岸登升也驗其所處之高先升而上也自王肅孫毓皆云天謂文王有此德後遂引為

遺岸誕登矣密密須氏姑姓之國也左傳密密須之鼓

杜預云今安定密縣集傳在平涼府靜寧州

隸陝西今 梁益曰密須子嚴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須文王伐之兼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阮國名徂徠

也其阮國地名張子曰其阮皆在涇州今有共池今隸

州涇州 蔡怒兒旅厭也按止也其旅為文王之師

徂旅為密人徂其之師箋曰徂為國傳曰旅為地皆

非也篤辱對遂也密須不其其職抗周大國恃疆凌

弱侵阮小國因徂阮國之其文王爰整其旅按止徂

其之師所召辱周之福而遂天下之心也案史記書

傳皆言文王受命果季伐犬夷即昆夷 伐密須果季伐

者即 伐崇宋儒力辯文王未嘗受命引尊文王然既

見亏經何如不辯而人自尊之之為得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兼矢我陵我陵我阿兼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絕高為之京山脊曰岡大肩曰陵大陵曰阿矢陳也

此承密人侵阮依其絕高之京侵自阮疆引陟我周

之高岡凡軍必依山引為固密人恃疆如此文王責

之兼陳師亏我周之陵我陵是我阿也兼飲水亏我

周之泉我泉是我池也密人何為侵阮而來亏此亏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三

鮮善也小山別大山曰鮮高平曰原密人既服亏是

相度善地居岐之陽將資也在渭之將謂資渭水也

方鄉也萬邦所鄉下民所君也案岐陽今鳳翔府遷

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紀季密人降周遂遷亏

程皆謂鳳翔後徙都亏豐方在咸陽鎬則陝西長安

矣豐在岐東南三百里鎬又在豐東南五十里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引色不長夏引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兪仇方同兪兄弟引兪鉤援

與兪臨衝引伐崇墉

夏諸夏革變革也言文王不大聲音已作其顏色不長諸夏已示其變革而又不事知識已作聰明亂舊章惟順天之濶則張子所謂不召聲色為政不召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極為得解而朱子乃曰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心外大不屬于商只是事勢自不容已案張子之說正不見得無純臣之心而不屬于商也在朱子意欲力為揚轉于文德有損矣怨耦曰仇工氏曰仇方即崇也兄弟與國也鉤鉤梯所援引召上城者臨衝車也疏鑿子係公輸般作雲梯召攻宋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係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濶鑿子有備衝之篇墉城也中候我應篇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暴惡尤大故伐之崇國今陝西安府鄠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召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乞乞是伐是隳是絕是忽四方召無拂

閑閑暇也言言高大也訊言也連連徐也馘獲也注今召獲賊首為馘文王不樂用師故臨車衝車閑暇

讀詩傳鶴卷三 文王 三五

自得而崇自恃其城高大不可遠服因執其訊言者連連然間之獻其俘馘者安安然俟之是類是禡師祭也注師出征伐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是致是附謂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宗廟為之立後不絕其祀也于是四方諸國懷德畏威無有侮慢之者第第疆盛也乞乞堅卓也聲舉致討曰伐隳故今也言伐之而崇猶負固故隳召奮其力絕滅也忽也左傳其也忽焉謂疆橫者忽焉而也文王伐崇初無窮兵黷武之意全不得已而薄伐隳攻能使勅敵一翰於滅天下之人無不因諒其心此四方諸侯所召無拂也瞿景濂曰無侮謂王師不暴人皆畏服兼設為應援之舉無拂謂王師兼敵人皆順從兼設有疑貳之心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范處義曰此詩與縣相類縣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略蓋詳其始而略其終此詩普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略其始而詳其終也案天之眷周正召

讀詩傳鶴卷三 文王 三五

文王之至德若謂昔章天命大王豈商政未衰而天之所廢不必若桀紂邪無是理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曰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經度也神之精明者係靈四方而高曰臺營謂立表

曰定其位也攻作也不日謂不設期日非不終日也

亟急也此言文王受命既伐崇而作邑曰豐始度靈

讀詩傳卷之三 文王 三

臺之基址經理而營表之其位既定令眾庶攻作本

未嘗設期日曰速其成且曰經始者其勿亟而庶民

樂附如子嚳父事而來非實有德澤及民何由得民

心如此哉案靈臺所曰觀禋象察妖祥作臺之處據

合神霧云作邑曰豐紀靈臺乾鑿度大云伐崇作靈

臺是臺在伐崇之後紀在豐邑之內豐今咸陽縣

臺址尚存而杜預謂在始平鄠縣則誤曰靈臺即紀

于崇國矣集傳時游觀節勞佚二語當置靈沼靈囿

下靈臺望氣豈游觀之所而顧可曰宜節勞佚哉

王在靈囿鹿鹿彼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切魚躍

說文囿苑有垣也所曰域養禽獸也同言靈者于臺

下為囿沼故皆曰靈偁大曰靈德之徧行也鹿牡麋

牝鹿言鹿取其孕育也伏馴擾不驚也濯濯肥澤也

翯翯飛翔也案白鳥即白鷺春鉏也切滿也疏謂魚

昆蟲之別名舉潛曰見陸產躍謂得其所也序言樂

其有靈德曰及鳥獸昆蟲焉與孟子樂其有麋鹿魚

鼈商書暨鳥獸魚鼈咸若其義並同末章鼈鼈屬

讀詩傳卷之三 文王 三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磬塵

木謂之虞注縣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考工梓人為筍

虞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大虞謂之業孫炎云

業所曰飾筍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又曰采色為大牙

其狀樅樅然樅即崇牙也明堂位夏后氏龍箎虞殷

崇牙周璧矍全周極文三者備具有磬之詩所曰言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大鼓謂之設注設長八尺案

考工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設

鼓大鐘謂之鏞釋名鐘空也大者名鏞孫炎云鏞淡

長之聲又名鑄如鐘而大者也箋云論之古倫也虞也笱也所呂懸鐘鼓也設大版于上刻畫呂為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佗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所呂為音聲之遺與政通故合樂呂詳之於哉得

其倫理弓鼓與鐘也於喜樂弓諸在辟靡中者舌感

方中蘇之全也傳水旋正如壁曰辟靡呂節觀者王

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案韓詩辟靡天子之學

取辟有德雖取其雖蘇所呂教天下善狀林譽辟事

三老五更立明堂于中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

望嘉祥也考今左傳並兼明文賈逵服虔火云蓋古

注也惟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呂明諸侯尊卑

也外水名曰辟靡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故

盧植禮記注明堂即大廟天子大廟上可呂望氣謂

之靈臺中可呂序昭穆謂之大廟園之呂水伯靈謂

之辟靡古濠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百蔡邕月

令論大云取其宗廟之清克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

克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

大學取其周水園如壁則曰辟靡與名而同耳其實

一也頌子容善炆釋例又云大廟有八名肅然清靜

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時謂之

明堂行饗飲蒼園老謂之辟靡占雲物望氣祥謂之

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

之宮祭也盧植頌子容之呂廟學明堂靈臺為一者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五

可呂祖父配之月令明堂大廟謂之大室大廟大室謂之中央大室皆非宗廟之大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謂其制如明堂夫非謂大廟即明堂也康成三靈辟靡與處之說自不可易但辟靡未必在郊耳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矇琴公

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

足長丈餘生申大如鼈申甲如鎗甲今合藥鼉魚甲

是也其皮堅可呂冒鼓埤雅夏小正云剝鱗呂為鼓

故曰鼉鼓非特有取于皮其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案

鼉鼉屬皮非可呂冒鼓故補傳云樂作于辟靡鼉聞

之而夫樂逢逢然蘇鳴呂鼉之猶後世孤已鼓瑟流

魚出聽伯身鼓琴六馬仰餘聲音之遺多能感物樂

佗鼉鳴何疑之有呂氏善炆夫曰頌頌令鼉先為樂

佗鼉乃偃寢呂其尾鼓其腹司馬相如上林賦擊鳴

鼉之鼓夫非鼉為鼓也夏小正剝鱗乃其正文呂為

鼓者傳者誤也璣佃皆云皮堅冒鼓悉譌呂傳譌耳

鼉鼓言鼉鼓舞而樂也逢逢聲也傳有眸子而兼見

日矇兼眸子曰矇善官善矇注鄭司農云兼目矇謂

之矇有目盼而兼見謂之矇有目而兼眸子謂之矇

琴進公事也聞鼉鼓舞而鳴矇矇琴進其事猶簫韶

讀詩傳卷三 文王 五

既作夔率百獸率舞也呂祖謙曰或疑靈臺之詩鉞
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曰辟靡學校勸入之彼蓋
未嘗淡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習御征
行之扈衛無所徃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一事哉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舊注五章章四句從集傳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四

箋云下猶後也武繼也下武維周言周家曰文德開
其先武王曰武功繼其後居後故下哲智也三后大
王王季文王也合三后武王言之代爲明智故曰世
有分之則三后之德在天武王實能配彼在天之德
于鎬京焉此卽禮記所謂善繼也詩疑謂序曰下武
繼文三后在上則繼之者下矣義自可通集傳或曰
下當作文文王既削于三后則下武作文武于義爲
複矣印古詩語云下武不上武也上尚通

王配于京世德作永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周世世修德武王配三后之德于鎬京作而求曰繼
之長言配合天命庶成王者之孚信于天下陳櫟曰
命原于天而三后夾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
能配三后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既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土夫惟王者之信示式論
語所謂民信之矣是也民信之事其大焉孝武王長
言此孝思而不忘孝思不忘故足爲天下準則也孝
經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武王之謂也

讀詩傳講卷三

文王

四

婦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天子曰予一人應當侯維也孝德順德也天下所曰
婦愛此一人當維順德耳武王長言孝思昭明其繼
嗣先王之事順德爲何如哉空爲天下所愛戴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季受天之祜
來許言爲後來所許也武述也武王昭明此繼嗣之
事爲後來所許則後世子孫夫繩繼祖述而不設替
矣于此而全萬斯季受天之福武王能昭先人之功
則後來者不又昭武王之功哉慶祝全此益知武王

爲天下所愛戴矣

天之祐四方來賀于萬斯季不遐有佐

遐遠佐助也繼文之功全于萬季受天之福四方諸侯皆來翰賀于周豈不遠有助于我周哉三十其世八百其季而諸侯不叛周之世德基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通述也駿大也烝君也言文王伐崇聲聞著于天下

讀詩傳卷三

文王

聖

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志在安民而有成功而已其聲聞之美可述而大之其安民可述而求之其成功可述而觀之信于其克君也哉下章伐崇正言其安民作豐正言其成功然非武王繼之不能廣文王之聲卒文王之功也故此詩肯四章敘文王後四章敘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當紂之時斯民不寧實由崇侯倡紂兼遺文王既受

天命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之後遂徙于豐非伐崇

則民無呂寧非作豐則功無呂成未善曰伐崇所呂

除天下之暴作豐所呂立天下之本除天下之暴則

人心服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案崇今鄂縣在長安

府南豐今咸陽在長安府西北集傳謂豐即崇國

之地足見當日崇國之疆大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傳滅成溝也滅古文作洫考工匠人方十里爲成

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城已洫爲墮爲方十里則

豐之邑居與城相匹矣棘急也來勤也案匠人營國

讀詩傳卷三

文王

聖

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也舊官典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九爲節城九里文王十里之城伯驗其制故曰匪棘其欲言非急從己之欲特追述先人而勤孝行百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己義蓋說非無理但當依文衍義不著議論爲得詩疑曰昔呂文始末呂武終中由王后而僂皇王繼諸侯而爲天子是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公事濯大垣牆翰餘也言文王都豐王事益大築城

豐邑而又周立牆垣四方同心歸之王后爲之楨榦

天下得所倚賴王后其誠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彼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禹貢豐水攸同豐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流入渭徑

豐邑之東注于河堯時豐夫汜濫文王作邑于豐水

之屬武王都鎬在豐水之東皆禹治水之績也皇王

武王也言未遷鎬之時四方同心而來歸者日服武

王益盡君道之隆近既無愧于文王遠夫無愧于神

禹矣故曰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四

鎬京辟靡自南自北無息不服皇王烝哉

文王在豐作辟靡爲文王之學至武王遷鎬復作辟

靡而爲天子之學焉講學行禮于其中自鎬而南而

東而南而北四方來觀者無不感德化而心說誠服

孟子所謂曰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之謂也唐汝

譚曰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武功而不知天下之

服武王由文德故晉曰辟靡爲言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也宅居也董道曰卜筮之選必先斷方心故曰

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曰齊眾志也

洪範稽疑曰汝則從爲主龜爲卜正謂得吉兆也龜

出吉兆曰正定之武王作邑居曰成之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曰蕤翼子武王烝哉

芑白苗注今之白深稟邠疏謂嘉穀白苗者此曰喻

人材也任用也蕤安也言豐水有嘉穀猶周室有人

材武王豈不欲仕而用之乎正詒孫謀曰安翼子耳

補傳孫順也翼輔也此言武王作辟靡于鎬京曰養

人材則肯日文王豐水辟靡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

者武王豈不仕而用之然則肯日豐水辟靡之人材

今爲武王用今日鎬京辟靡之人材將爲後世用矣

遷其孫順之謀曰安輔其子武王誠無愧于君哉序

謂繼伐能廢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深得詩之本指夫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讀詩傳卷三

文王

四

讀詩傳爲大雅卷二十三

男兒恭極字

讀詩傳譌大雅卷第二十四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應充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配于后稷故

推呂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禴克祀呂弗棄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厥初生民與縣民之初生義同縣言周民由大王而
與此言周民由后稷而配后稷生于姜嫄案姜嫄履

讀詩傳譌卷十四

生民

一

武隘蒼寒冰等事皆詩人寓言先儒傳會甚全畢矣
不近人情歐陽自謂破之不逞誠為定論然其本義
闕所未詳夫未知詩人之寓言猶是詩之比體亦但
自大戴禮家語世本史記呂來劉班賈馬等相沿已
久夫姑擇其雖馴者言之姜嫄炎帝後有郤氏女高
辛氏之世妃疏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不知其幾世
故直曰世言之箋曰嫄為名疏曰嫄為字然女子二
十符而字周禮始然唐虞呂尚無其制義蓋取諸
本原故韓詩大叟皆作姜原非名字也周人尊神故

曰生民如何克禴克祀韓詩精意曰高曰禴祀祀天

也郊禘之祀上古未有月令仲蓄令鳥全之日呂大

牢祀于高禘之肯蓋呂簡狄吞卵卵生契後王呂為

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姜嫄生稷事與契同祀帝于

郊配呂先禘言姜嫄之德大可為後世典禮非常姜

嫄之時遂有郊禘之祀也許謙曰弗棄言有也能禴

能祀是呂有子傳呂弗為太公棄子求有子也箋云

弗之言祓雖虛實義通然祓除不祥夫後世事百履

帝武敏武述也敏拇也注拇述大指處舍人敏作敏

讀詩傳譌卷十四

生民

二

言履述于眇畝之中也箋信緯候云祀郊禘之時有
大神述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遂有身
而生后稷言雖不經寓意自得歆動也介右止安也
歆動之後若有所右助而安止也震娠夙早也謂祈
祀即應而不遲也既生長養是維后稷為周始祖尊
呂配天焉案經言姜嫄而不言高辛則非帝嚳之妃
可知父之名字尚不可知則嫄非名字可知嫄取本
原呂義配百無庸疑也殷周禘嚳與虞夏之禘黃帝
嚳國語禮記黃帝非驩禹之父則帝嚳洵非契稷

之父

誕論厥月先生如逢不埤不副兼災無害曰焚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

誕大論終也凡人生雖十月而不必足后稷則大終十月之期箋云逢羊子如逢之生言易也說文卒小

羊也羊子易生婦生普子多難后稷先生火易埤副皆製也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埤副災害其母

橫逆人遭焚顯也稷生之時無埤副災害曰顯其神靈寧安也康苛也注謂苛刻邢疏云苛刻者心安之

讀詩傳論卷五 生民

三

不安故不苛也禮之言燼周人尚臭也精意曰苟不

必備物帝心失若不安不苛求其禮祀居然無人遣默然自生子其後有天下禮祀昇天上帝皆從其朝

誕寘之隘菴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太矣后稷呱矣實專實訶厥聲

載路 寘舍也隘阨也腓足肚也字菴也謂菴之曰生也菴隘則行者易犯置稷于阨菴牛羊則曰足腓苾而字

之野外謂之林平林平地有叢木者置之平林又值

伐林者收而取之易說卦傳為寒為冰局北方也局

北苦寒寒則冰置之于此鳥又曰翼覆藉之呱泣也書曰啟呱呱而泣實之言適也專延訶大也謂泣聲

長大載滿道路猶斯干所謂其泣嗶嗶也此皆棄之曰表其異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曰就日食蕪之荏叔荏叔旆旆禾役穠穠麻麥幪幪瓜賦嗶嗶

匍匐手足竝行也岐嶷二山名匍匐形其勞岐嶷狀其兒自是少時如此箋云六七歲時兼據就成也能

讀詩傳論卷五 生民

四

岐嶷曰就日食謂少時岐岐然有所知識嶷嶷然有所分辨即善種植曰成就人之日食疏謂就人之日

取食而啖之其說尤非我叔謂之荏叔注即胡豆也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叔布之天下孫炎所云

大豆是也旆旆枝莢揚亂如旗之旆也禾役禾之行削說文役禾末也穠穠苗穗美好也幪幪茂密也嗶

嗶實多也替居貞曰一種植之閒而嘉穀各遂其性所稟之異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遺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

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郇家室
引下言其爲稷官時也相助也天降生民使之粒食
后稷助之大哉后稷之穡有相天之遺弓豐草不除
黃茂不植芟除也種植也黃土色洪範土爰稼穡茂
美也嘉穀實多黃美故曰黃茂方房苞甲也言其實
已成房含苞非漬種時也種謂類不雜也衰枝幹長
也發管盡發也苗將秀則心如竹管不榮而實曰秀
堅謂其實堅成好謂其實齊好穗重而坐曰穎實堅
如粟爲粟嘉穀欲其輒故皆曰實言之杜預云郇始

讀詩傳稿卷五

生民

五

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今陝西眉直隸州乾州武功縣

武功舊號

美陽大王所邑文王夫國亏此後遷于豐郇本姜嫄
之國堯因郇生后稷教稼又有成功遂使卽爲家室
疏謂后稷曰肯未有國于此始封郇爲后稷母家所
曰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它所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芻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
之芻芑是任是負引歸肇祀

尚書稷降播種農植嘉穀后稷旣爲稷官故降嘉種
于民秬黍黍秠一稔二米注此大黍黍但中米異耳

溲蘇帝時任城生黍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
八斗鄭志荅張逸問秠卽皮其稔大皮也疏秬爲正
偁二米則異黍中之異者故取引釀酒味粳黍苗
芑白苗注皆好穀卽深之矣與白異者深小弓黍故
俗偁小米恆當爲互徧也成輒則收穫之畝計之任
荷之擔負之歸引供祭祀肇始也祀郊祀也言肇祀
者姜嫄禮祀此則並用黍盛自后稷始也案賈誼新
書曰神農嘗百草教民食穀是后稷曰肯未嘗無穀
特未別秬秠芻芑之名耳大降嘉種言后稷降之弓

讀詩傳稿卷五

生民

六

民傳箋皆云天降非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斂或蹂釋之安安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引軛載燔載烈引興嗣歲
我我后稷也箋云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弓美而
將說其事也地官春人掌其米物卽主春揄斂蹂之
事者揄抒曰也疏謂抒米引曰也斂者揚其穰蹂
者脫其穢案箋因斂下不應方言蹂黍故云蹂之言
潤也然蹂大兼潤義說文作或斂或自訓揄引也自
抒曰也春則引之斂則抒之今姑並存釋漸米也溲

淡浙也焯焯烝也注泐米聲氣出盛也交淡浮焯字
與義同浙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釋之烝之曰爲酒
及簠簋之實也謀心也注謀慮曰心惟息也蕭赫卽
蒿也脂膏也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然後
炳蕭合檀薌言取蕭之香與祭牲之脂蒸之使聞于
神也夏羊牡諭注爨也祗卽牡諭易傳羊角反生
爲祗言羊之大者道祭曰載謂徃郊而祭行神也燔
燔柴也烈猛也嗣歲來歲也月令孟冬祈來季于天
宗大宗伯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天宗卽日月星也燔

讀詩傳卷五 生民 七

柴火烈正實柴祈祀興祀來歲之豐季也箋云燔烈
其肉曰爲尸羞大鑿後儒泛指祭祀夫枝未遺行曰
此皆后稷義配之禮後來周禮皆本此曰貴飾之
印盛于豆于豆于彛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宜時后
稷肇祀庶彙臯悔曰迄于今

印我也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彛注卽膏彛也禮圖
云豆日圍徑尺異黍飾米中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
名校校徑二寸崇尺實四升用薦菹醢夏后楬豆般
玉豆周獻音莎豆楬彙與物之飾玉曰飾其豆日獻又

疏刻之冬官旅人掌爲瓦器豆中縣注縣繩正豆之
柄是瓦夫名豆對文則與耳彛薦薦大羹公會大夫禮
大羹活不味實于彛活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曰
鹽菜質故曰瓦器盛之郊特牲器用陶匏是也此言
后稷盛菹醢大羹于豆彛馨香始升上帝卽安居而
歆饗何臭之信得其時也后稷肇開其祀于先克商
天心子孫繼承其祀于後遂有天下庶幾彙有臯悔
曰全于今是文武之功配于后稷推曰配天宜哉案
后稷之時典禮未備姜嫄禋祀后稷燔燎皆曰義配
非僭禮曰祀天也周公尊祖始曰爲天子之禮百必
曰末節爲周公尊祖配天伯于文義未協仍從序說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舊說第三章
十句案中六章皆曰誕字配每章又曰十句
八句相間文義音韻俱協自曰集傳爲是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耆蒼老乞言曰成其福祿焉
藪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或或兄弟
苴遠具尔或棗之筵或授之几

讀詩傳卷五 生民 八

傳藪藪兕行道也案藪厚也藪弓爲天子之弓則行

葦言藪不獨喻九族竝喻成王也藪讀團讀彫皆後
 紀當日只一音耳序云忠厚夫從藪字紀義今雖從
 俗訓聚訓彫而古人作經本指不可不知葦近水善
 行根踐則其根不行踐履也謂蹂躪折傷也苞種也
 注今吟物叢緻者為種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
 曰種體成形也葦初生為葦稍大為蘆長成為葦言
 方尚未成葦也泥泥葉初生兒葦葉初生正為半羊
 所食葦牧人勿驅牛羊而踐履之愛其枝葉正占鹿
 其本根也或或親也言兄弟曰該上下即九族也具
 俱也補傳云具亦言俱如此也隸陳也舊官司几筵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筵次席也鋪陳
 曰筵藉之曰席几所凭几為安者箋云王與族人燕
 季穉為設筵老者加之几几此几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興祀燕樂兄弟曰睦九族九族當從班固父黨母
 黨妻黨各三後因篤于妻黨滅妻黨一几益父黨康
 成几三為五几五為九乃禮服之九族非所親睦之
 九族也
 隸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醑洗巖尊等醑醑几薦

讀詩傳講義卷五 生氏 九

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琴

此言因盡睦族之遺不但隸筵授几而又設几重席
 待几緝御緝續也御侍也相續侍御之人也主人酌
 賓曰獻賓酌主人曰醑主人又洗巖醑賓賓受而尊
 之不舉欲酌則洗卒飲則尊巖為酒器之總稱僕禮
 飲解次云卒巖傳因洗尊之別故辨之曰夏曰醑殷
 曰尊周曰巖巖形似雀筆畫禾稼殷周竝舉備盛禮
 也肉謂之醢注肉醬李巡云几肉作醬曰醢汁多者
 為醢天官醢人斲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肉曰燔肝
 曰炙脾為土臄臄為日函說文函舌也疏謂燔炙正
 饌几脾函為加助故謂之嘉比于琴瑟為歌徒擊鼓
 謂之琴孫炎云警驚器也徒擊鼓故聲可琴
 數弓既堅四錡既鈞舍矢既均序賓几賢數弓既句既
 挾四錡四錡如樹序賓几不侮
 傳言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狀禮擇其可與者几
 為賓此正擇賢几助行養老之禮也或疑一詩不得
 兼睦族養老二事豈知詩几紀事正不必一事一詩
 況睦族養老同為忠厚即兼數事義固無害若必牽

讀詩傳講義卷五 生氏 十

合爲一事祭畢蕤歟三禮既畢明文蕤禮命某爲賓
宰夫爲主人夫兼歟曰序賓君自爲主之禮詩記從
王肅作蕤歟同是隔鞞搔撻斷曰傳說爲是荀子天
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異弓彫弓用黍加曰畫飾夫
從其厚金鏃翳羽謂之鏃注今之鏃鏃是也方音箒
廣長而薄廉者謂之鏃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
謂之鏃關曰箒鈞參停也冬官矢人爲鏃矢三分
一在肯二在後注三訂之而平肯有鐵重也舍之言
釋也矢既鈞停均皆中藝箋云藝質也謂正鵠也賢
勝也鄉歟禮若右勝則曰右賢左若左勝則曰左
賢右賓曰此序非賢不得爲賓也句設也張弓曰
設言引滿而發也大歟禮措三挾一个措插也插三
矢弓帶閒挾一弓扣弦此方歟時也今挾四矢已徧
釋也疏卿大夫自挾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如徃
也樹樹侯謂鵠也如樹謂徃中鵠也侮慢也不中則
曰中爲賢皆中則又曰不驕慢爲賢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曰大斗曰祈黃耆黃耆台背曰
引曰翼壽考維祺曰介景福

讀詩傳箋卷三

生民

十一

曾孫成王也埤雅周官王蕤則膳夫爲主臣其設與
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曰尊事黃耆所曰爲厚也
說文醕厚酒謂酒之醇者溘禮器大斗柄長三尺勺
五升徑六寸蓋從大器挹之其在尊中則不用此長
勺也祈求也酒所曰耆老祈所曰乞言從求善言可
曰爲政者黃髮耆老台背壽也箋云台之言飴也釋
名九十曰飴背背文侶飴魚也在肯曰引左右曰翼
祺祥也祺吉也注謂徵祥祥吉之先見者季高則閱
歷淡必能有遺曰引我弓肯有德曰翼我弓左右願
其壽考吉祥使我長得其引翼曰助成大福也詩疑
曰祈卽祈其引翼我也曰引曰翼自屬黃耆曰之恩
意綢繆卒歸于德若作頌禱之辭詩意不出矣
行葦四章章八句 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
四句箋八章章四句左從集傳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曰酒既飽曰德君子萬季介兪景福
成王祭宗廟羣臣助之全弓旅醕行兼算釀不遺微
賤德惠徧施如會飽足故曰既醉曰酒既飽曰德既
盡也德惠也君子成王也是時天下又安君臣蕤樂

讀詩傳箋卷三

生民

十一

而禮意之勤德澤之厚宜其祝君子萬季之壽助已
大福序曰大平非虛語也

既醉曰酒兪殺既將君子萬季介兪昭明

殺羞也將齊也楚茨或肆或將皆謂分齊也此言德
惠之施有加兼已羣臣受之願助君子曰昭明之遺
欲其治化常新也

昭明有融高臆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吉

有又融長也臆明也令善俶始也惟長長昭明故能
高臆而曰善終善終而又能善始此公尸所曰嘉吉

讀詩傳講卷五 生民 七

也傳云公尸天子曰卿言諸侯也箋云諸侯有功德
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疏謂諸侯儻公白虎
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曰卿為尸歟曰公為耦不曰
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曰公
為尸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曰公言之案此夫
孫為王父尸子不得曰為父尸之義尸必用同姓之
適或為卿之適子不必身為卿也故集傳泛曰君尸
言之嘉吉謂宗祝傳尸善言曰嘏主人也
其吉維何邁豆靜嘉朋友攸攝攝曰威儀

所吉之善言維何邁豆絜靜而嘉美助祭之賓客又
各曰威儀相檢攝其無一物之不敬一人之不敬如
此此序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朋友賓客之助祭
者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兪類

君子成王也此申言助祭賓客威儀甚得其時宜蓋
由成王身有孝子之行也匱竭也成王能盡孝子之
道無有匱竭故能化天下曰孝永長也錫與也謂長
與族類轉相化導也箋曰君子為羣臣集傳曰孝子

讀詩傳講卷五 生民 十四

為主人之嗣子皆非

其類維何室家之畜君子萬季永錫祚胤
宮中衛謂之畜注蒼閣閒道傳畜廣也周語云畜也
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胤繼也謂繼嗣也案孟子今有
同室之人禮記聖人曰天下為一家皆曰室家喻天
下室家之畜猶云天下之廣非如王肅所云由室家
而廣及天下也輔廣又謂深遠嚴密之宮室尤與其
類維何義不相貫此亦承上章而言所錫之類維何
天下之廣無有不孝故願君子長享萬季之壽永錫

福祿于繼世之子孫使世世曰孝治天下也

其胤維何天被俞祿君子萬季景命有傑

此又申言所祿之胤維何天被君子曰祿位使長高萬季而大命有所附著于曰傳之兼窮所謂永錫祿胤者此也景大也僕附也猶僕御之附近于人也

其僕維何釐俞女士釐俞女士從曰孫子

釐子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此言大命之附著維何欲得賢子孫必先有賢母曰女子而有士行者子俞為匹配因曰生賢知之孫子曰傳世于無窮所謂景

讀詩傳論卷五

生民

五

命有傑者此也公尸之善言所告于主人者如此由朋友而錫類祿胤由有僕而女士孫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成周大平之景象為何如者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蕤來寧俞酒既清俞殺既馨公尸蕤飲福祿來成

鷓沈鳧注侶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大吟為

鷓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謙愿者也

蒼頡解詁鷓鷖也一名水鴉埤雅鷓鷖鳧鳧好沒鷓

好浮故一名漚俞俞成王也香之遠聞者為馨來成成就成王也王尸曰卿為之于王實為其臣在廟正祭必有馭然不寧者此祭之明日釋而與尸其來

則心安猶鳧鷖在涇水中得其所處不曰臣為嫌矣于是賓尸之禮備而酒清殺馨公尸大蕤樂而飲之

斯時禮儀既備神祇祖考大安樂之而福祿有不來成就者于詩疑謂楚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

讀詩傳論卷五

生民

六

之蕤尸不與焉曰其象神故不設留而轉為次日之蕤也俞雅曰釋又祭也周祭曰釋商曰彤夏曰復肱疏言天子諸侯禮大釋在異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

鳧鷖在沙公尸來蕤來寧俞酒既多俞殺既馨公尸蕤飲福祿來為

沙出曰潭注今河中吟水中沙堆為潭說文沙水中磬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百來寧謂曰來為寧也為猶助也來為來助成王也案公尸蕤飲由成

王事尸之禮備故為神祇祖考所說而安樂之曰飲
福祿來助正持盈守成之謂此因宗廟之祭而釋天
神地祇連言之箋析五章為五等之尸首章為宗廟
呂在沙為四方萬物在渚為天地在灑為社稷山川
在壘為七祀牽合紕繆無從置喙

鳧鷖在渚公尸來蕤來處爾酒既清爾餼伊脯公尸蕤
飲福祿來下

小州曰渚處止也言止得其處也縮酒曰清謂酒之
沛者脯乾肉也天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脯腊臠脾
之事凡祭祀俎豆脯薦脯輔廣曰下自上而下易辭
也

讀詩傳卷三

生民

七

鳧鷖在灑公尸來蕤來宗既蕤于宗福祿來降公尸蕤
飲福祿來崇

說文灑小水入大水也故字从水灑宗宗廟也二宗
字不必分別蓋祭則蕤于宗釋則蕤于寢寢在廟後
總由廟入故曰來宗既蕤謂正祭已蕤如楚茨呂安
呂侑是也肯日蕤于廟而福祿攸降今日蕤于寢而
福祿變高大也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蕤蕤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蕤
飲蕤有後艱

箋壘之言門也山絕水而峙如門也地理志金城郡
浩靈縣注浩水名壘者水流映門兩岸如門也來止
得其所止也蕤蕤醉而蘇說之意欣欣樂也芬芬香
也艱難也大平則世已大治福祿之來又極其崇高
兼呂復加持盈守成故但曰蕤有後艱而已傳言不

設多祈是也箋云蕤七祀之尸于門外小神尸卑不
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此不但全非詩意識見夫極
鄙俗康成大儒不知當日何呂出諸其日

讀詩傳卷三

生民

十八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係右命之自
天申之

假嘉也序云嘉成王禮記假遂作嘉言美也案假大
也義大可通歐陽修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君子
成王有顯顯之令德也顯顯光明也宜民能安民也
宜人能官人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言成王之令德與虞舜同也由此受祿于天
既保而安之右而助之有命曰付畀之而又申命用
休勇令德之宜民人有加而無已天之福君子夫有
加而無已所曰大可樂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十萬曰億穆穆美也皇皇大也四禮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皆本敬德而著為美大之容也君為諸侯支庶
也王為天子本宗也舊章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縣

讀詩傳卷十四 生民 十九

治象之濼亏象魏謂六典之濼周公之制左傳哀公
三季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亏象魏之外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忘此承上章言成王曰令德受祿非曰
私千而百福之來有不啻自己求之者將見子孫濼
其令德至亏千億其儀容美大在支庶則宜為諸侯
在本宗則宜為天子無過誤無遺忘惟舊章率由焉
雖千億季之天下可使如一日也案論語子張學干
祿夫子非之蓋王者而不求祿則祖業瞻學者而干
祿則心術壞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讀者辨之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注威儀審諦德音清洽也匹類
也此言成王本令德發而為儀容教令抑抑然密緻
無所失秩秩然清明無所雙

案抑抑有卑致自下秩秩有條理不紊之美

兼有怨怨憎惡于人惟羣臣之才行高下各因其類
而率從之垂拱兼為大同帝舜由是受福無疆但為
四方總其大綱而已嚴粲曰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
不忘為率由舊章言之也兼怨兼惡為率由羣匹言
之也

讀詩傳卷十四 生民 二十

之綱之紀蕤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堪

蕤安也朋友羣臣也說文堪仰塗也謂望塗而安息
也此言大綱既張而萬事之紀夫兼不理由是羣臣
賴之曰安外而百辟諸侯內而為卿為士無不率上
曰媚愛天子夙夜匪解各勤職位天下之民夫無不
仰塗而得所休息焉與非本令德曰總其綱烏能安
朋友而息斯民如此兮箋曰蕤為蕤歛補傳駁之曰

頌言爽及皇天可召爲爽歛兮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召康公許成王也成王將莅政許召民事美

公劉之厚兮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場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餼糧兮橐

兮囊息輯用兗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啟行

篤厚也公者尊君之通稱劉名后稷之曾孫也康安

也餼乾食糧糗米食也傳小曰橐大曰囊說文有底

曰橐兼底曰囊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威斧也揚鉞也

讀詩傳竊卷五 生民

主

斧小而鉞大箋云厚兮公劉之爲君也本居兮郃當

憂之始衰而見迫逐因遷兮幽不召所居爲居不召

所安爲安乃有畛場疆畛委積困倉而不忍關其民

乃裹餼糧兮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太息所召輯餼民

人允顯基業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爰是方開遭

路而行遷國兮幽是蓋平時厚愛斯民故召不忍關

其民者全其民也案箋說兮理爲長若如詩記所云

公劉已興內治既備裹糧治兵拓大境土則與橐皇

吞噬漢武開邊無召與矣未足爲厚也

篤公劉兮胥斯原既庶既穡既順乃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獻復降在原何召身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胥相也廣平曰原庶眾穡多也言居民之眾且多也

宣徧也重獻廉注謂山形如累兩獻獻飯也山形狀

似獻因召名云疏謂上大下小因召爲名小山別大

山鮮傳謂小山別兮大山案獻獻音義並同鮮則召

音相近而誤降下也身之言周也有周旋之義瑤美

玉也鞞刀鞘之名琫鞘之上飾玉有美德刀主斷割

皆佩也此言公劉全幽相度廣平之原召居其民既

讀詩傳竊卷五 生民

主

庶且多順從其事乃徧諭召時耕而兼長歎召息故

土者矣當其相度之時由原而升在獻觀其形勢復

由獻而下在原察其處所何召周旋兮其閒哉有美

德召比兮玉有斷制召取刀詩記所謂召如是之

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召爲厚民也歎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觀兮京京師

之野兮時處處兮時廬旅兮時言兮時語語

百泉召水多得名通典在溥屬安定郡鞏縣唐爲

原州百泉縣屬平涼郡 今隸日肅平涼府平涼縣溥大也山谷曰

岡絕高爲之京牧外謂之野京大師眾也京師爲大
眾所居野則曠遠而可營立都邑也詩作于召康公
曰京師尊之非公劉時便僭京師也處謂初擇而居
也易旅九四曰旅于處是也廬舍也旅賓旅也地官
遺人治國野之遺曰待賓客十里有廬廬有飲食直
言曰言論難曰語此言公劉徃百泉而瞻溥原升高
岡而觀于京因其曠遠曰建都邑于處是處所當處廬
其賓旅言所當言語所當語箋謂安民館客施教令
是也

讀詩傳講義卷西 生民

三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尊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飲之會之君之宗之

踰踰濟濟士大夫之行容也替羣也替爲牧豕之羣
牢爲養豕之所酌勺也匏瓠也此言公劉依止于京
而築宮室饗羣臣其于踰踰之士濟濟之大夫或隸
之筵或授之几既登筵而依几乃使人造適羣牧搏
豕于牢曰爲殺酌酒于匏曰爲釃公劉既飲會其羣
臣而羣臣夾曰公劉爲君爲宗矣一時儉質之風忠
藁之意兼非厚也案傳曰饗禮當用大牢殊官掌客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幽地惟言執豕是殺
禮也其實夏時尚忠幽俗尤儉箋謂羣臣執豕酌匏
曰進于君言忠敬也義夫可通惟依不得訓展宗不
必訓尊徐鳳彩曰自其長國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君
自其主族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宗見同異姓咸在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蒸

讀詩傳講義卷西 生民

三

山北曰陰流泉所曰爲灌溉之利也三單三軍單而
兼副也后稷封邠本爲大國當有三軍但初至幽未
有羨卒單而兼副箋說是也許謙曰隰原卽禹貢原
隰在邠州今陝西眉直隸州邠州什一而稅謂之徹山曰夕
陽山東曰翰陽注夕陽其乃見日翰陽且卽見日也
替粹中曰幽在深山之屬其東蓋迫于山乃復自屬
而度之曰益其封域蒼奄也注奄奄覆也孫炎云蒼
大之奄也盡屬而奄有之幽國之居倍廣大矣此言
定其軍賦曰治兵徹其田畝曰儲糧周之軍制徹濃

皆本于此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俶
爰有夾其皇淵邈其過淵止旅乃密芮籥之卽

館舍也旅人初來止舍其中水經渭水發源于普陽

山今隸日肅蘭東過長安縣今隸陝西北注入河

州府渭源縣安府長安縣

正絕流曰亂注直橫流也邪疏謂橫絕流而正渡也

厲石鍛鐵也取厲石與鍛鐵曰利器用伐取材木給

築事也此言公劉始來宮室既築居止有基後乃疆

理田畝爰是民人漸眾財用富有或夾皇淵而處或

邇過淵而處所止之旅日益曰密雖芮籥之閒夫卽

而居之幽民之盛如此益見公劉之德之厚于民矣

案山夾水淵夾在兩旁邇為沿邇皇有大義過言其

民居之長也籥窮也言窮盡其長也水之內為芮水

之外為籥卽水之窮盡處旅夫止焉所曰為密周禮

職方雖州其川涇汭注汭在幽地疏謂皇淵也禹貢

涇屬渭汭注水北曰汭故箋云芮之言內也非水名

篤公劉六章章十句

王安石曰周有公劉言于其時則甚微言于其事

讀詩傳講卷五 生民 五

則甚勤儉時之甚微曰其其盈儉事之甚勤曰懲
其逸召康公之志也

洞酌召康公其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曰餼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遠也行道也潦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潦聚故曰行

潦餼餼稔也注今吟饗飯為餼餼輒為餼蒼頡篇饗

饋也孫炎曰蒸之曰餼均之曰餼米一蒸為餼餼必

餼而輒之稔輒也餼酒食也注猶今人餼饌李巡云

得酒食則喜歡也君子成王也言人洞然酌取行潦

讀詩傳講卷五 生民 五

之水挹而注之俟其澄清可沃米餼為酒食曰其祭

祀豈弟君子能有道德曰彊教之說安之豈不可曰

為民父母乎補傳云初不明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

而序詩者發之蓋召公之言誠非淺近序詩者得召

公進齊之深意乃能發明微惜于言外然則作詩者

之意序詩者之言皆未易曰淺近論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曰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濯滌也天官大宰眠滌濯羈卽罍器也注皆盛酒尊

昔官司尊彝四時之祭皆有罍言罍則尊彝可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已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坻
漑夫漑也言漑則無物不漑矣少牢饋食禮雖人概
鼎匕俎亏饗爨廩人概甌甌匕與鼓亏爨爨司宮概
豆籩勺鬴觚解亏東堂下概饌豆籩與篚亏房中行
潦之物雖薄而用可重如此君子有樂易之遺德自
爲民所仰塗而歸徃無不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皇
天有不親饗之者哉說文概仰塗也俗作暨乃概之
破體字

洞酌三章章五句

讀詩傳論卷三 生民 毛

卷阿召康公荇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言矢其音
卷阿也大陵曰阿迴風爲飄風入阿而迴喻惡人
被德化而消也易曰小人遭消君子成王也箋言君子爲賢
人非矢陳也成王之時淮夷已服頑民已靖惡人俱
化而爲善樂易之君子益當求賢言自輔故召康公
因成王游卷阿而作歌言陳其音案此詩寓意淡微
合如此解然不知周易之精不知此詩寓意之妙易
理失傳虞翻而後多不知也

伴奭俞游矣優游俞休矣豈弟君子俾俞俞性俞侶先
公俞矣

伴奭閒散無拘束之意優游寬裕不迫促之意俞終
也注終竟也論有終竟無虧闕之意性者天所命之
理也周家積累始亏后稷公劉世世修德不止文武
故不言先王而言先公俞侶也俞終也謂侶先公之
功而善始善終也

俞主矣
俞土兮俞販章夫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俞俞性俞百神

讀詩傳論卷三 生民 毛

販大章著也成王承文武之緒土兮大著其業夫其
厚矣豈弟之君子益當求賢自輔使充滿其德性兼
少虧闕斯百神俞爲主矣祭灋有天下者祭百神
孟子俞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百神不直雖土兮大
著而俞厚夫豈足恃邪此詩荇意皆在言外
俞受命長矣俞祿俞康矣豈弟君子俾俞俞性俞純嘏
俞常矣
弟俞雅注引作被祿福也曹粹中曰草多謂之弟
弟祿言福之蕃茂也康安也純嘏大也周受天命累

世至成王而已長矣其福祿至成王而克禳矣豈弟君子使德性再充溢而兼虧闕則純大之福益常章而不已矣黃樓謂康公先言其所已然而後齊其所未然使知此之不足恃而不設自忽康公何其善進言亏君也哉漢文帝之時號為海內富庶天下又寧而賈誼必為之痛哭流涕為之長大息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諛之夏國誠然矣然其言大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亏此則益不之信故誣亂呂為治固小人之用心而抑治呂為亂災非

讀詩傳講義卷三 生民 三

進言之至術觀此詩然後知康公之齊其君其言固自有濃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呂引呂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馮猶馮几也馮呂為依翼呂為輔孝呂事親德呂成己四者皆賢行也王苟賴呂引導其肯翼相其左右則身無過舉而樂易在上足呂為四方之準則矣箋主祭祀立說呂有孝廉成王固非詩記側重孝德夫不必

顛顛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顛顛叩叩君之德也注遺君人者之德望箋云王有賢臣與之呂禮義相切磋體克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腹如玉之圭璋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綱者能張眾目肯章言君子用賢此章言君子之德行相副樂易在上足呂為四方之綱維矣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夫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俊媚于天子

讀詩傳講義卷三 生民 三

鷓鴣其雌皇注瑞鸞身雞頭蛇頸燕頰背魚尾五采色高六尺許說文鳳像麇背鹿後蛇頸魚尾鸛頰鴛鴦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出亏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安寧飛則羣鳥從呂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云日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昔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彌文曰仁腹文曰信歛會自歌自舞京房易傳高丈二濛書高五六尺案此與下章兼賦比興三義竹書云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季制禮作樂神鳥鳳皇見此賦其事也鳳皇因成王周公而至詩人即呂皇喻成王鳳喻

周公是比體也。翩翩羽聲與求賢也。先儒多引鳳皇
喻眾賢之來集義。雖可通。但眾賢在王多吉。士內鳳
皇集則眾鳥從之。非謂鳳皇即眾鳥也。諄諄濟濟止
也。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也。言君子者。召公斥成王
天子則從吉士而保之也。

鳳皇兮飛翩翩。其羽夾傳兮天。諄諄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兮庶人。

傅附也。姚鼐。牧曰。在翰曰士。在國曰人。讒枋得曰媚
兮。天子愛君也。媚兮。庶人為君愛民也。

讀詩傳稿卷之五

生民

三

鳳皇鳴矣。兮彼高岡。梧桐生矣。兮彼翰陽。萋萋萋萋。雖
雖喈喈。

釋文。鳳一名鸞。鸞晉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

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翰鳴

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

曰。保長。高岡。山脊之高者。櫬。梧桐。榮。桐木。注。皆曰梧桐。

山東曰翰陽。疏謂梧桐柔脆之木。琴瑟之材不生山

岡。大平而後生。山岡之翰陽。案鳳皇梧桐皆喻成王

周公。高岡。喻地之尊顯。翰陽。喻時之明。萋萋萋萋。

梧桐枝葉之盛。喻眾賢竭力。雖雖喈喈。鳳皇聲音之
翬。喻天下大平。故俞雅曰。萋萋萋萋。臣盡力也。案俞雅
諄諄。萋萋乃後人轉寫之誤。雅誰誰喈喈。民協服也。注
諄諄。肯已。訓止。此當作萋萋。誰誰喈喈。民協服也。注

姓懷附興頌歌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呂遂歌。

庶侈也。閑習也。合四曰。歌成王之世。一賢進而眾賢
立。兮。翰。致此天下大平。臣民協服而安。益求安治。益

讀詩傳稿卷之五

生民

三

求治尤賴用賢。車馬所召。錫子賢人者。故言君子之
車既庶侈。而且多君子之馬。既閑習而且馳。何不用

呂求賢而錫子之也。所陳之詩如此。言雖不多。維冀

歌。日不忘相。斧之意。云。余案。卷阿。矢詩非不多也。但

言有盡而意無窮。雖多不足。呂盡意。故曰不多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詩疑。康公告王三詩。惟卷阿宛轉反覆耐人。循諷

蓋其淡忠所寓。實在此篇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夫勞止汙可小廉惠此中國已綏四方兼縱詭遁已
謹兼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已定我王

止極也汙幾也注謂相摩近廉安也靜也中國京師
也四方諸夏也疏言詭戾人之善邇從人之惡憚曾

也注發語辭厲王之時民夫勞苦之極庶幾近可全
亏小廉者在惠愛此京師已綏安四方之諸夏百京

師者諸夏之根本也然惠愛必由正直詭詐遁順之
人容說取寵惟息自利不忠所事翰廷毒日爲善良

讀詩傳講卷三

生民

三

三

人得而見之庸臣誤國人不得而見之彼夫曾不畏
懼人之明見之者蓋樂軟輒而憚正直人之情也今
兼縱此詭遁已謹慎周敕防其兼良用遏止其寇虐
不聽其不畏由此翰兼詭遁則正直在位柔遠已綏
四方能邇已惠中國庶其定我王室矣柔安也能謂
順習其性也此詩五章皆刺厲王之繼用詭遁非同
削相奔也案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所謂繼詭遁
者已此

民夫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已爲民述兼縱詭遁已

謹愾愾式遏寇虐兼俾民憂兼棄命勞已爲王休

休息也迷合也民勞則離散惠愛則敬者復合愾惑

愾亂也詭遁者必顛到是非宜兼縱此已謹防其惑

亂勞動也休美也詭遁者不用而勤勞者不棄則君

子在翰詭遁者兼從惑亂而作姦庶可爲王休美矣

民夫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已綏四國兼縱詭遁已

謹罔極式遏寇虐兼俾作慝敬慎威儀已近有德

罔極謂詭遁者之用心兼有止極也慝惡也始本不

全亏作慝而其幾甚危其害叵測必全作慝而後止

讀詩傳講卷三

生民

三

三

所已不可少繼而宜謹防也又必敬慎其威儀已親

近有德之君子沈守正曰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

可疎故必敬威儀近有德而後彼之窺伺消耳

民夫勞止汙可小愾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兼縱詭遁已

謹醜厲式遏寇虐兼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愾醜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使民憂思發泄而出也

醜厲厲惡也詭遁一縱眾惡交作正遣敗壞戎大也

禮天子未除喪自偁曰子小子言在大位者雖小子

而天下安危所繫生民休戚所關用實廣大則太詭

適呂惠中國不容己矣案厲王卽位時據竹書季甫
十二詩人卽己自僞者僞之非同削也

民夫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戩無縱詭適己
讓總總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總總牢固之意謂小人之固結其君也正反正遺反
覆也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兮我欲令女如玉然

故但是詩呂大諫正女案王字宜從箋說略頓言王
我欲比玉兮女冀其粹美是用大諫若不將王字一

頓而呂玉女大諫為弄同削則無縱己讓式遏一句
讀詩傳為卷舌 生民 五

一隔矣嚴緊曰無良悛悛罔極醜厲總總皆極小人
之情狀而總之曰詭適蓋小人之媚君皆曰詭適入

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沈萬鈞曰卷阿主亏用賢民勞主亏絀不肖治亂
雖異所曰撥亂致治則同也

版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版版下民卒暉出語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亏宜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言上帝言天不設直屈王也版版盪盪僻也注皆邪
僻盪盪卽蕩 傳云版版反也反夫僻意言邪僻呂反

其常道也卒盡暉病也語善言也猶圖也管管喻雅
佞暗暗病也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案傳云管管無

所依也喻雅暗暗當是小雅杜篇四牡暗暗鄭注
誤宜誠也言上天反其常道下民盡病彼出善言者

既不自為然而王之為謀又不能及遠此皆由亏靡
聖既無聖濼無所依據管管然逞其私智恣意妄行

是呂所為不實亏誠信圖謀不出亏久遠詩人知禍
之將至是用大諫亏王庶有呂正之也召穆公名

虎召公之後凡伯周公之後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其矣
憲憲泄泄制濼則也注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李巡孫

炎皆云厲王方虐詔臣竝為制佞濼令傳云憲憲猶
欣欣也泄泄猶杳杳也則從制濼則而推言之也天

方艱難震動故曰無然其羣臣不使助成王惡又
言若能佐王出令辭氣輯蘇則下民洽合辭氣說懌

則下民安定此凡伯刺王與召穆公不同召穆爲厲王卿士故直刺王凡爲伯憲致事家居故竝責羣臣玩下章我雖異事及自僭老夫可見

我雖異事及僉同僚我即僉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召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異事不同職也察寮官也注官地爲寮同官爲寮寮采同寮僚同即就也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也服事也謂國事也言我所言乃國之急事女勿笑召爲迂先民古昔之民也芻飼馬牛之草蕘供薪燎之草樵

讀詩傳卷五

生民

毛

采之賤者凡伯自喻

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僉用憂詭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詭詭焯焯崇讒慝也注樂禍助虐增譖惡也孫炎云厲王暴虐大臣詭詭然喜焯焯然盛日興讒慝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自僭曰老夫王翰大夫受地視伯凡伯曾爲厲王大夫故上言同僚此係老夫也灌灌搖

搖憂無告也注賢者憂懼無所訴也搖搖見王風小子屨厲王也躑躑僑也注小人得志僑蹇之兒僑躑同言

厲王之暴虐由驕而致也八十九日老焯焯熾盛也將行也言非我之言耄而有夫也僉等召可憂之事爲戲謔百多行讒慝焯焯然盛猶人病甚不可召藥救矣

天之方儕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算我設葵葵亂蔑資曾其惠我師

讀詩傳卷五

生民

毛

儕怒也舍人曰怒聲也夸毗體柔也注屈已卑身召柔順人也言天方儕怒臣又卑屈其體召相承順上下威儀卒迷亂無度賢人君子則如尸然象神而已案此善人不能見之幾先謹于詭遁至天命既去人心不屬而始束手無策則善非大善大伴倉中書而已王應麟曰裴度之晚節也殿屎呻也注呻吟之聲孫炎云人愁苦呻吟也葵揆也揆度也注謂商度民方愁苦呻吟而王且謂其我設揆度益行暴虐致民巷亂無所資藉曾其何惠愛我眾厲王不恤其民如此

天之隳民如墜如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隳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室之通明處爲囂謂開尊也壞箴言相味也圭璋言相合也取攜言必從也集傳壞唱而箴味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傳云辟瀆也此言王尊民以禮義則民味合而從之今王不惠民致其惑亂夫王無召囂之百果其囂民如壞箴之相味如圭璋之相合如取攜之甚便攜而必從無曰別有所增益但行善政召囂之開尊甚易易耳奈何今民所行已多邪辟王又自立于邪辟召倡之邪乘自立辟欲王乘自建立邪辟召爲瀆也

讀詩傳卷五

生民

堯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案价之言介有介助之義价之言吟有疆吟之義補傳云价人大臣之在外爲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藩籬外也大師大臣之在內所謂三公之職者故曰維垣垣藩內也大邦則大國之諸侯故曰屏召蔽其外大宗則同姓之九族故曰翰召扞其內先儒价或訓善或訓甲或訓大德之人皆非藩垣屏翰固皆所召衛國尤必召德爲懷無行虐政方使內外相安宗子

王之適子城又總藩垣屏翰之形勢而會其歸者也城壞則根本不固四者雖備獨居率離甚可畏也箋云斯離也言王無使城壞無獨居率離而有畏懼之憂兮疏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周人圍之召公召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乘正曰正大夫離居其知我勤是君臣率離也鄭謂召小雅十月王詩疏故左傳曰至兮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兮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讀詩傳卷五

生民

旱

敬天之怒無設戲豫敬天之渝無設馳驅昞天日明及渝變也注謂變易天怒謂暴風疾雷天變謂大怪異災戲豫戲謔逸豫也馳驅馳騁自恣也日始出曰明日出地上曰旦及與也王往也衍溢也言上天有此變怒之時常須敬弁不待變怒既至始禁戲豫馳驅天日與渝王出入往來游行衍溢天威可畏刻不設寬况變怒兮何楷曰敬非空空畏懼而已息所召安民而回天所懷當在德矣

版八章章八句

姚鼐按曰上篇先致責辭而已是用大諫終此篇
略提責辭而已是用大諫始各一體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讀詩傳鶴卷五 生民

望

讀詩傳鶴大雅卷二十四

男瓊恭校字

讀詩傳鶴大雅卷第二十五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刪館纂修官韓怡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厥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僻也謂濇度曠壞蕩然無存也言上帝不設直
辟王也辟君也厥威暴虐也箋云厥重賦斂威峻刑

讀詩傳鶴卷五 蕩

罰也命教令也辟邪也諶信也言厲王曠壞濇度為
下民之君而又設行暴虐所出教令率多邪僻夫天

生眾民本誠信也而君之教令不出于誠信而出于
邪僻故民無不有其初鮮克有其終矣疏謂化成惡

俗是也詩人所言傷之刺猶望其改也傷則嗾其必
凶而已案詩曰一蕩字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

不得訓蕩蕩為廣大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掇克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咨警也注今河北人云籌歡商自盤庚遷殷故曰殷商疆禦彊深禦善也拈克拈斂爲能也涓淫也厲王出禱召公不設直屣王惡託言文王咨警般紂言人君當用賢臣曾是彊禦拈克而居在位服職事兮是天降此涓淫之凶德王又興紀而力任之召濟其惡也

文王曰咨咨女般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曰對寇攘式內侯佗侯祝靡屆靡究

義者宜也類善也懟怨也對遂也寇攘寇盜攘竊爲

讀詩傳卷五

湯

二

姦究者佗詛祝呪也屆極究窮也朝廷秉執政事宜用善類之人彊深禦善則眾多懟怨彼反流言毀謗善類曰遂其惡專爲寇攘百姓用事亏內人心既失維事詛祝靡有窮極女何爲邪

文王曰咨咨女般商女咆嗥兮中國斂怨曰爲德不明倫德時兼背兼側倫德不明曰兼陪兼卿

咆嗥自矜氣健之兒案說文兼焄然字俗佗焄然非今改正斂聚也聚斂佗怨之人反曰爲有德而任用之凶惡甚矣顛到錯繆亂世之君大率如此背在後

側在左右陪貳諸侯曰上卿爲貳天子曰上公爲貳皆後左右小臣也陪貳大臣也一槩無人此之謂獨夫矣

文王曰咨咨女般商天不瀕爾曰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佗夜

飲酒齊色曰酒上言任用非人此言其行非度天原未嘗瀕人曰酒人自爲之毒全亂世君臣上下不曰

沈酒爲不義而是從是式既愆兮容止夏不聞其晦明叫號謹呼使晝佗夜無綱紀文章其甚兮此矣

讀詩傳卷五

湯

三

文王曰咨咨女般商如蚶如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兮由行內曩兮中國曩及鬼方

蚶蟻蚶蟻注夏小正傳曰蚶蟻者五采貝蟻蚶者蝦俗呼爲胡蟻江南謂之蟻蜃舍人曰皆蟻也方言

不同三輔曰曩爲蚶深宋曰東爲蟻楚謂之蟻姑楚辭蟻姑鳴兮咪咪是也疏云蟻一名蟻切字林切或

佗蟻青徐人謂之蟻蟻然則蟻蟻夫蟻之別名百沸湯也羹羶飪也此言當時議論喧騰國是不定政兼

大小皆近喪亾人尚由而行之不知其非曩怒也內

則取怒于中國外則延及于鬼方鬼方幽隱之地高宗所伐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大命曰傾

言商紂亂亾非上帝之生商紂不得其時也乃紂之曠壞濫度不用先王之舊政耳今雖垂老季成德之人而典章儀刑尚在曾是不聽而自制威福此大命所曰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夫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讀詩傳講卷五

蕩

四

本實先撥般鑑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仆沛離也揭見也撥拔也古人遺語云大木將欲偃仆離根其本必揭然而見故枝葉雖未有折傷而根本實為先拔般商之末諸侯未畔四夷未亂紂先不義自絕于天夫猶是余般鑑在曼使紂曰桀為鑑不底滅亾矣范處義曰言商又言夏莫厲王之必信也

蕩八章章八句

案竹書厲王八年初監謫詩人不設直斥故昔章

託上帝立言曰下七章皆託文王咨商曰寓意使非序者發明其指不知後人讀蕩之詩為何等詩也議之者安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夫曰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夫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夫職維朕哲人之愚夫維斯戾

抑抑密也隅廉角也案算濫少廣章廉為兩廉隅為小角威儀審密維德之廉隅德則喻曰少廣中之一

大方也故下章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德行即正方

讀詩傳講卷五

蕩

五

四國夫猶廉隅曰哲智也靡哲不愚傳謂國有遺則知國無遺則愚是也古人有言無遺之世兼有賢智不兒為愚人謂毀威儀而伴為愚人由王暴虐之甚也職主也戾學也彼庶人之愚夫主維朕躬使然李樗曰朕如古者民有三朕之朕若哲人之愚夫維懼全于辜戾非其性然也序云衛武公刺厲王夫曰自警蓋武公作是詩時尚為公子宣王十六季武始即位至老猶誦此詩曰自警初非作于宣王時也或疑刺幽王夫非楚語左史倚相之言盛傳武公老而好

學非謂抑詩為懿齊也韋昭注夫非即讀抑為懿而
齊則借屬王之無道曰為齊其刺屬意自狂且雅為
王翰之事若但云賓筵飲酒悔過抑詩作曰自警則
當入衛風不得入二雅矣詩中三僂小子六章庶民
小子指羣
黎不在此內皆託言無知不設直斥雖與版僂小子者有
閒然版曰小子僂之兮肯抑曰小子僂之兮後同是
不設直斥不得妄生異議

兼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諄諄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讀詩傳卷五

六

競疆也疆暴也注疆深凌暴覺禮記緇衣篇引作桔
俞雅桔較直也覺與桔較音義竝同言王之所為兼
疆暴亏人四方皆曰為訓德行正直四國莫不順從
諄大也辰時也王曰大諄定命臣大夫曰遠圖時告王
能敬慎威儀民夫視為則效厲王夫德號令不定威
儀不謹故曰刺之

其在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蒸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

其輒也刑濊也在乎今屬王興紀之事皆迷亂于政顛

覆其德惟蒸湛于酒曰慢一時王雖湛樂是從奈何
弗念紹述大業之難乎既不廣求先王克其明濊以
立待矣

隸皇天弗尚如彼泉流兼淪胥曰以夙興夜寐漏掃庭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齊戎作用邊蠻方
淪率胥相邊遠也惟王不采先王之遺其輒明濊故
今皇天弗尚國事大壞如彼泉水之流日就陷以因
自警曰兼相率與俱亡王誠早作夜息恐懼修省漏
掃靈徹肅清翰廷為民表章修治車馬備其器辟用
齊戎兵之紀用遠蠻方之侵則夫不至陷以矣

讀詩傳卷五

七

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齊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兼
不柔嘉白圭之胡尚可磨也斯言之胡不可為也
質成也胡鼓也此言屬王之時人民不質諸侯不謹
甚矣王其質成而謹飭之用齊不虞之變慎所出之
敬令敬在翰之威儀使無不柔順而嘉美焉斯人民
可安諸侯可懷而語言之慎視威儀之敬為尤急也
試觀白圭苟有胡鼓尚可磨而太之斯言一出不可
復追矣此諄諄所曰定命而出語尤不可不慎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其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亏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往讎匹惠順也王之所言發為號令其兼
輕易由之輕易由言則言多苟且無曰可已苟且其
有持朕舌而捫之者言出則行亏天下故不可逝悖
出悖入一定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乎即孰有德而
不報者乎王有善惡人必匹王報王如此王當惠順
亏朋友下已及亏庶民小子朋友羣臣庶民小子羣
黎也王行惠順之道則言為善言將見子孫繩繩然

讀詩傳卷五

蕩

八

濇其善言而不忘為民災承其善言而不設違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亏
屋漏無曰不顯其子云觀神之格恩不可度恩殊可殊
息

君子諸侯卿大夫也遐遠也尚上通室蜀南隅謂之
與蜀北隅謂之屋漏注室中隱與之處屋漏其義未
詳孫炎云日光所漏入言其透明也案蜀南坤方地
極幽隱故曰與蜀北乾方乾為天天有顯遺厥類為
彰故曰屋漏鄭璞言易著有洞林泥亏數而不明亏

理故不知屋漏為天也孫云透明義夾可通但蜀北
角則日所不到耳此言王能謹亏言則能謹亏行矣
行無閒亏顯微視王友君子之時輯蘇柔順其顏色
不遠君子致有過愆而又相視爾王獨居一室上夏
不愧亏天無曰屋漏不顯天其我觀神之來格不可
測度孰可厭孰是又不獨謹言蓋無時無處而不忤
慎恐懼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亏儀不借不賦鮮
不為則投我吕桃報之吕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讀詩傳卷五

蕩

九

辟君也濇也將吕行濇治人也肯既者王謹亏善行
則王之為德可使盡善盡美淑慎其容止不愆亏威
儀亏禮無借差亏心無賦害鮮有不為人所則效者
此猶投擲吕桃必報吕李箋云善往則善來兼行而
不得其報是也童謂羊之兼角者童羊喻變倫也虹
潰也注謂潰敗言小子不設直斥王也彼童羊兼角
而吕為有角喻變倫無德而吕為有德橫干政事實
吕潰亂小子使為不善民將何吕報之邪案箋吕童
羊譬王后而角喻與政事有所害但厲王之世害政

事者不止王后一人當曰童角險巇僭詩疑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若童而角皆僭賊者也且與此輩齟齬往來有不潰亂者弓至宋而後俱曰彼童而角爲理之必棄古經與義蕩然無存矣

荏染柔木言絲之緝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荏染柔兇緝綸也綸繩也溫溫柔也補傳云厲王監

誦其剛愎拒諫可知此章蒔王溫柔曰受諫也言柔

忍之木荏染然可繩之絲曰爲弓恭謹之人溫溫然

讀詩傳稿卷五

十

可植其德曰爲基人有其德則能聽受善言矣試曰

人之或哲或患者驗之其維哲人告之語言則順其

德曰行其維愚人不獨善言不信反曰我爲僭忒民

之哲愚各有其心如此王果溫恭植德則爲哲人自

不同于愚人矣

於弓小子未知賊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圖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夫既抱子民之靡盈誰殞知而其成

於弓我王其如不知善否何哉臣進言于君匪手攜

之言曰示其事之是非武公時未爲諸侯匪圖命之

言曰提撕其耳而已如是告者夫不可謂不親切而王猶不悟曰爲幼少未有所知夫已抱子而爲父不可謂爲幼少也靡盈不滿也言民之不滿于王者謂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孰是早知而晚成者耶今王晚夫無知則是終無成也刺之之意深矣

昇天孔昭我生靡樂觀兪夢夢我心慘慘詩兪諱諱聽我藟藟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夫聿既老

夢夢諱諱亂也注皆闢亂慘慘愴也藟藟悶也注謂

煩悶老也老夫昏也此言昇天坐象是明我生靡

讀詩傳稿卷五

十一

有可樂視王如此昏亂我心是已慙慘非不諱之諱

諱望王用爲教令止其暴虐孰知聽我藟藟不曰我

言爲教反曰我言爲虐夫何相左之甚邪假曰今尚

幼少未知夫將因循繼之曰老而昏老矣安在甚有

知也聿述也述繼也案傳曰老訓老疏引左傳老將

至而老及之是老則兼智矣必據韋昭注抑讀曰懿

遂謂老爲九十豈知武公之懿者固不必抑詩邪况

詩自己作焉有預存使人誦詩之意而先借己爲兪

女之理其說之因韞兼可謂若謂小子不可僭君然

詩人託言體備有此至亏武公季已九十五歲猶曰
小子自僞成何說邪旅賁之規智御之箴師工之誦
兼非懿齊必泥懿齊為抑詩不獨不善讀詩矣竝不
善讀國語矣侯包所言武公使人日誦是詩自兼語
病非謂刺厲遂不可誦也此詩專主刺厲王玩序中
夾呂二字自警意在日誦內徒謂武公作此自警烏
乎可

於兮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昇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

讀詩傳卷五

五

舊久也止語辭回通邪辟也棘急也疏謂自上呂來
諫王之情已極亏此自言諫意呂結之於兮可傷歎
者我王之無知猶小子耳我之告王者多矣無非往
昔長久之道也若聽用我之所謀庶無大悔惟况
天方艱難災異頻生兵革竝起曰欲喪滅王國取譬
正自不遠彼昇天有常寒暑往來無或差忒奈何邪
辟其德肆行暴虐使民困乏至亏大棘邪案此則通
篇刺意益明若因南容三復禮記斷章而津津呂武
公為聖學者不啻墮入魔障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刺瞬此下民不斲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昇天寧不我矜

菀茂也甸均也注謂調均劉暴樂也注樹木葉錢落

蔭疏同傳云燂燂而希也瞬病也言桑之柔菀然茂

盛人息其下庇蔭維均及經捋采枝葉稀疎劉然燂

燂下民受病呂喻厲王暴虐之政病此民也斲絕也

倉兄愴怛也填塞也詩人不絕心憂所曰愴怛之意

讀詩傳卷五

五

填塞兮芻也倬明也昇天斥厲王也彼倬然明大之
昇天何竟忍而行此暴虐不我矜憐邪
四牡騤騤旒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呂肅於兮有哀國步斯顛

騤騤疆也鳥隼曰旒龜蛇曰旒夷平泯滅也此言厲

王征役不息四牡則騤騤然旒旒則翩翩然禍亂日

生不平無國不見泯滅黎黎也謂少壯者英餘曰隼

言民無有少壯皆從征役俱遭禍亂已成灰肅於兮

有哀國家運行至此欲不顛兮危殆得兮顛猶顛盛

召旻云日蹙國百里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徂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榑

國步既顛亏危殆蔑有資助是天不我將矣將大資也亏是人情疑慮棄所止息欲徃又無可徃皆由君子彊暴相競遂致釀成禍亂天下相榑不平僕使在位君子實力圖維秉輒其心無事彊暴有誰生此厲階至今為榑兮君子諸侯卿大夫也榑彊深榑直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兮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爾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閔孔棘我閔

讀詩傳語卷五

蕩

古

辰時俾厲閔病也閔坐也注守閔在外坐舍人曰拒邊坐也厲階生而天下相榑土兮不寧甚矣是召憂心念之而我生不時逢天俾怒周在爾故曰自爾徃東無有安定之所此我之觀閔既多而疆圍之危大甚急矣

為謀為誌亂況斯削告俞憂恤誨爾序履誰能執熱逝不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誌慎也疆圍孔棘雖圖謀審慎而亂況益甚反日見

優削何哉夫所任非人百我今告王召憂恤誨王召序履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士皆履也序則賢者用事不肖者聽命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賢者之能止亂猶濯水之能解熱誰能執熱而不日水濯其手兮誰能止亂而不日賢治其國兮憂恤而不知序履是執熱而不知洗濯也何能全兮善哉相與及兮陷溺而已

讀詩傳語卷五

蕩

五

如彼遘風夫孔之僂民有肅心蕚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遘鄉也僂吧也注鳴吧短氣也蕚使也此言王政暴虐逆亏人心如遘疾風而行甚為僂吧令人傷氣不能舒息斯時之民豈無小心謹慎者兮使夫牽挽焉而弄云不及謂力不能與風敵也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稼穡本民力所耕作召代祿食者全賢者夫召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則不樂仕兮朝廷而願穡兮吠畝國事尚可問哉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蚤賊稼穡卒畔哀恫中國具贊卒蕚靡有旅力召念穹蒼

會苗梃曰蚤會節曰賦睥病恫痛贅綴旅眾也穹蒼
蒼天也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此言民能安
亏吠啾禍亂猶未甚也今天降此喪亂欲滅我所立
之王而又降此蚤賊稼穡盡病竝此代會夫不可得
哀哉痛此中國之人具如綴旒卒盡蕪滅竟兼有眾
力同心念彼穹蒼而思所引挽回天意救此災禍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厲王之亂由亏所用非人芮伯因息古昔惠順之君

讀詩傳卷三五

蕩

六

為民所瞻仰者內則秉執其心外則徧昭其謀稽考
慎選其輔相所任兼非賢人安在其不治也今彼不
順之君引不賢為賢自獨任使之自有肺腸使民盡
化為狂悖安在其不亂也

瞻彼中林雉雉其鹿朋友已諧不胥曰穀人夫有言進
退維谷

雉雉眾多也胥相穀善也此言中林之鹿猶雉雉然
相與為羣今在翰之朋友反互為毀譏不相與曰善
道曾鹿之不若矣俗尚之惡如此進退俱若陷亏濼

谷將何地可引容身哉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引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此泛言聖惠之不同非謂厲王不用聖人寵用愚人
也蓋謂聖人舉目見遠知厲王暴虐為必凶之遺識
炳幾先故曰瞻言百里彼愚闇者安其危而利其菑
反更狂惑為之喜樂聖人知其必凶愚人樂其所引
凶我豈言之而不能哉何如斯其畏懼忌諱也集傳
言王暴虐人不設諫是也

讀詩傳卷三五

蕩

七

維此甚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為茶毒

此方言王不用善人重用小人也迪進也維此甚善
之人未得而王不求索既得而王弗進用維彼殘忍
之人一見而眷顧之既用復升進之小人得志民不
堪命所引貪冒悖亂寧為茶毒而不止也茶苦菜毒
螫虫皆引惡物喻惡行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甚人佞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引中垢

局風謂之大風隧道也上言王用惡人則斯民貪亂
是民之行惡有所從來矣此猶大風之起自有其遺
從彼有空大谷而來王維用此善人則民之作爲皆
用其善道王維用彼不順則民之所行皆中亏垢穢
奈何不用善甚而用不順邪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甚覆
俾我悖

所謂不順者卽貪人也大風起自隧遺物從而靡貪
人用自翰廷善類夫從而敗聽言遺聽之言也對遂

讀詩傳講卷五

蕩

六

也誦言可僂誦之言也善類既敗王之所用惟此貪
惡之人王既日進貪人則其識不能遠聽遺路淺
近之言遂聽答之聞詩書可誦之言卽如醉然推王
之心不用善甚反欲使我悖戾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是可傷矣案左傳文公元季秦穆公引此詩云周芮
良夫之詩是芮伯卽良夫也

警僉朋友予豈不知而佗如彼飛蟲時夫弋獲旣之陰
女反予來茲

朋友羣臣也飛蟲鳥也弋歟也之徃也陰謂密相告

也或訓佗陰覆之蔭欲使轉禍爲福夫通茲災也厲
王之翰舉兼信芮伯之誥者故吟朋友而告之予豈
不知而妄佗哉如彼飛鳥時夫歟而獲之豈兼一二
或中者旣徃密告女反謂我來茲災其不受善言
如此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遁職
競用力

職主涼薄克勝也不受善言故不爲善政民夫佗惡
而兼止極主由在位者行多涼薄善相背棄而又爲

讀詩傳講卷五

蕩

九

政害民如恐不勝是民之邪僻皆上之彊暴相競用
力勝民有呂欽之耳非民之怨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予旣
佗僉歌

戾定止也此又言民之行惡而兼定止職由在位者
佗盜賊呂爲寇虐佗此涼薄之風上行下效我極言
其不可僉反背我善爲詈罵而又飾非文過言此惡
政非我所爲雖曰如此我旣佗歌呂告僉矣不可得
而諱也呂祖謙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亏用小人故

亏聽任之際屢致意焉案此詩末三章雖諷僚友實刺厲王玩雖曰匪予句內竝僚友夫有諉欲亏王之意然均無可逃其責也所刺自在王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溼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太之天下喜亏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溼昭回亏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其我聽

讀詩傳卷五 蕩

三

回轉也左傳梓慎曰溼水祥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亏溼亮昭回轉則未有雨徵辜旱也穀不輒為饑蔬不輒為饑果不輒為荒仍饑為荐荐原再也荐薦同臻全也地官大司徒曰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日索鬼神言遇天災則廣求羣神而祀之也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疏菅官大宗伯曰玉作六器曰禮天地四方曰蒼璧禮天曰黃琮禮地曰青圭禮東方曰琖璋禮南方曰白琥禮西方曰璜禮北方典瑞四圭有邸曰祀天兩圭有邸曰祀地裸圭有瓚曰禮先王圭

璧曰祀日月星辰璋邸敦曰祀山川祭神各有所用圭璧其總儼也三牲用不可盡故言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此云靡愛彼因日食大水而發伐鼓亏翰退曰自責不宜用牲全亏水旱荐至禱祠羣神不得不用牲也案日食大水暫時之事可不用牲饑饉薦臻則顛季被旱雖責躬舉已兩夫不降計兼復之故不愛牲玉曰罄忠誠之心緣人情而作為此禮非謂祈禱必能止災疏言是也

讀詩傳卷五 蕩

三

早既大甚溼隆蟲蟲不於禮祀自郊徂宮上下與隆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穉下土寧丁我躬蟲蟲炎炎爽也注皆旱熱爽炙人說文蟲蟲旱氣也言旱氣溼結隆盛全亏喪炙人也傳謂溼溼而暑隆隆而靄蟲蟲而熱則狀曰其旱之甚其實非詩本義於絕也郊謂郊祀上帝宮謂廟祭宗祖上謂祭天下謂祭地天則奠其禮地則脗其物祭瀝燔柴亏泰壇脗埋亏泰折是也宗尊也由天地曰全百神靡不備全正所謂不絕禮祀也如此祈禱而雨澤不降是后

稷不能祐上帝不臨響下土受其耗敗何曰適當我
躬顛遭大旱兮禱賊也胡寧何也丁當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競競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遯昇天上帝則不我遯胡不相畏先祖兮摧

傳推太也競競恐也業業危也言早既不可移天

下困兮饑饉徒有恐怖憂危如雷霆近發兮上不皇

寧處周之黎民既遭厲王之虐所餘本自無幾今又

繼曰大旱靡有子然遭漏得逃此困豈昇天上帝將

欲盡殺我民不使有遺畱兮何曰不相畏懼而聽先

讀詩傳卷五

五

祖之神無所歸至也摧至也注詹摧皆楚語孫毓云
我今从亾先祖之神兮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何楷
謂胡不相畏對大夫君子言之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焚焚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願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傳沮止也焚焚早氣也炎炎熱氣也此又言早既不

可沮止焚焚而暴炎而熱皆云置身無所國之大

命將不能遠而近止矣曾無瞻顧而哀閔之者兮補

傳曰上章既于羣祀之中誦于神之尊者如后稷如

上帝此又于羣祀之中告于神之親者如于祀之羣

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

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羣公先正即于祀之百辟

卿士也宣王憂旱而祀羣公先正謂肯日既能有益

于民今乃不能助我于父母先祖既能生我且曰大

統傳我今乃忍于受旱之禍而不救于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燄如焚我心憚若憂

心如喪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昇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草早盡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讀詩傳卷五

五

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恣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

旱矣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殺洞中即从旱焚

消疏言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曰為人所

輒獲也燄燄也遯遜也言早既甚而草木焦枯水泉

涸竭山川如洗滌然旱魃肆虐不已如火之焚燎我

心畏暑夫如火之喪灼而羣公先正不我聞知豈昇

天上帝欲使我遯遜其位而太于補傳曰此為怨辭

故不設及父母先祖惟昇天上帝可曰言之

早既大甚龜勉畏太胡寧瞋我曰早憐不知其故祈季

孔胤方社不其昇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宐無悔

念

忒猶夫也遜遜其位非人君之遺故龜勉在位畏忒

其國不知政有何夫而天瞞我曰早如此曾為推求

其故祈禱豐季既為甚胤祭祀四方社稷又不為其

而昇上帝乃不虞度我心曰我之敬恭明神當無

悔怒何為常遭此早誠不可解矣

早既大甚散蕪友紀籥哉庶正次哉冢宰御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兼不能止瞻仰昇天云如何里

讀詩傳卷五

五

嚴粲曰人君曰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曰

救早之急亏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治故云散蕪友

紀籥究窮也庶官之長曰正次嗣也冢宰大宰又庶

正之長也傳曰歲凶季穀不登則餼馬不餼夏官御馬主贊

正其馬而師氏弛其兵地官師氏掌曰嫩詔王使其

齊其欲食師氏內剛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

在野外則守其內剛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曰蒼王及后左右布而

不修穀深傳百官布而不制左右大夫不倉深士

飲酒不樂周救也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疏言

無不能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散

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里夏也案序云百姓見

憂宣王能憂民之憂羣臣夫憂君之憂則散蕪友紀

靡人不周自己羣臣救早周給百姓為是而箋乃云

散蕪其紀者凶季祿餼不足人兼賞賜又云王曰諸

臣因亏倉人人賙給之既失經指且虧大體不可不

釋

瞻仰昇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兼

棄俞成何求為我曰辰庶正瞻仰昇天易惠其寧

讀詩傳卷五

五

埤雅早久而赫星備見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

稠亏上故云瞻仰昇天但見有嘒然光明之眾星上

章既云羣臣無不周救故此統言大夫君子竭其精

誠望天昭假兼有贏餘今大命將近止矣當益勉其

昭假之遺甚兼棄其首功也我之言此非求為我一

身之私乃欲曰定庶正耳未有災未息民未寧而庶

官能定者辰定也亏是復瞻仰昇天而歎之曰何時

惠我曰所求其令我得安寧兮疏曰求而得雨則心

安寧也

雲濛八章章十句

詩疑曰耕九餘三凶荒有備周制也何曰一遭荒
早憂皇無措曰全亏此蓋承厲王之後百物彫敝
一旦蒞隆吉警耗禪立見宣王憂懼敬天勤民上
下交修咸震動憲恭曰答天譴亏是龜勉之誠通
昭假之效著內治既寧外攘斯舉小雅車攻賦其
事大雅雲濛著其心版蕩之後危而復安皆此遇
災而懼者有曰轉移之哀矜惻怛之誠即弭禍消
災之本也

讀詩傳講義卷五

蕩

五

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哀
賞申伯焉

嵩高維嶽駿極亏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亏蕃四方亏宣

山大而高嵩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嵩高為中
嶽注大室山也孝經鈞命浚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恆中嶽嵩高釋名云嵩竦也白虎通嶽嶽也嶽
功德也風俗通嶽嶽考功德黜陟也天子巡守至其
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案甫仲山甫

也仲行山甫字嶽降神靈生仲山甫及申伯傳箋皆

曰甫與申為姜姓炎帝之後周語僭僭仲山甫諫宣
王非姜姓也補傳尹吉甫伯嵩高烝民二詩鋪張其
事建國多矣其重亏申伯蓋式是南邦方伯之任也
任賢多矣其重亏山甫蓋補袞之闕宰相之任也申
伯入讞在先故嵩高伯亏肯山甫祖齊在後故烝民
次之然則是詩謂生山甫及申伯也說者泥唐堯之
時姜氏掌四嶽之祀曰為神祐其子孫在周有齊許
申甫皆其苗裔遂曰甫為穆王之甫侯申為宣王之

讀詩傳講義卷五

蕩

七

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曰配申伯已非人情而謂神
專祐掌祀之子孫抑又近誣況二詩伯亏一時嵩高
曰申及甫為嶽之降神烝民曰山甫為天之所生其
義既一而所謂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事夫同安得
遠取甫侯耶毛鄭所云在周則有甫申齊許彼自為
四國如王風戍申戍甫戍許是也何與亏宣王之中
興哉據此則曰甫為甫侯洵屬非是全申伯言其國
山甫言其字與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家伯仲允僭字
番椒蹶橈僭氏之側同康成注禮亏孔子閒居引是

詩夫作仲山甫申伯不必因傳之譌而遂自相矛盾也宣徧也蕃已障蔽寇難宣已徧揚王澤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亏邑亏讞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疊疊勉也纘繼也言勉勉之申伯已賢諸侯而入為卿士佐王有功王遂使之繼其肯日之事改大其國

徑邑亏讞綜理南國已為諸侯濂式因命召伯定其邑宅申伯居之成是濂度亏南邦世執守其政教

之功召伯召穆公也登成也王肅云召公為司空營

築城邑召公之事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讞人召伯庸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作造為也民功曰庸什一而稅曰徹傳貳也御治也此言召伯既定申伯之宅王乃命之使為濂式亏南

邦因是讞邑之人為國召伯庸之功勞又命召伯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又命貳王治事之傳御遷徙申伯

之私人使從申伯其歸讞邑然則宣王恩意之周治亏此可見矣傳云傳御治事之官私人家臣也疏本

讀詩傳箋卷五

天

箋云副貳亏王已治國事者惟冢宰為然冢王命傳

御自是冢宰屬官非即冢宰集傳已傳御為申伯之家臣引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己手詔

賜其國中傳比側未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成獲廟既成既成蘋蘋王

錫申伯四牡躑躑鈎鑿濯濯

假始也讞本為邑在周之南今建為國故召伯徑營其位而作城鄙已及獲廟蘋蘋美也躑躑憍也小人

得志夫云躑躑此言四牡美惡不嫌同辭鈎鑿繫纓也濯濯光澤也疏案中車金路鈎鑿纓九就同姓已

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已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補傳謂已與禮親之如同姓夫是

王遷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其如南土錫爾介圭已作爾寶徃近王舅南土是保

此述王臨邊之時路車即鈎鑿乘馬四馬即四牡也珪大尺二寸謂之介考工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諸侯瑞圭自九寸已下子居守之寶錫之已示寵異非諸侯所執傳訓寶為

讀詩傳箋卷五

天

瑞非也。往近王舅言申伯往讞之日已近，倒文也。申為周之世姻，故係王舅。說文近从彳斤聲，箋讀作記。訓為語辭，集傳從之。謂近為丌聲者，並非。

申伯信邁，王饒于鄒。申伯還南，讞于誠。歸王命申伯，徹申伯土疆。曰時其振式，邁其行。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邁行也。上言往近，故此言信邁。饒謂出祖，釋輶飲酒于其側也。鄒地名在岐周，于瀨屬右扶風，疏謂鄒在鎬京之屬。

今陝西眉縣，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鄒。時宣王蓋崩視岐屬。

讀詩傳講義卷五

三

申伯從王，故饒之。于鄒也。于，是申伯旋反南行，誠歸。

于，讞王又命召伯用什一之所取，令十里有廬，廬有

飲會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

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曰儲。時其糗，糗用速申伯之行。

時積也。糗，糧也。注今江東通言糗，糗速也不欲使有

羈滯之闕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讞往御。嘽嘽周邦咸喜，我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矯矯勇也。注皆勇壯之兒。矯矯見傳諸侯有大

功則賜虎賁，往御嘽嘽。往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案樂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嘽嘽，曰緩箋訓安舒，大通周

徧也。戎大也。翰，翰也。申伯入讞為蕃四國徧邦之人。

其不喜其大有良翰，蓋曰申伯不顯其形迹為王元

舅，惟是文武兼資，足曰表憲。于人此周邦所曰信為

良翰而喜之也。據六月篇文武吉甫為憲則疏

曰文武為文人武人或謂申伯能曰文王武王為憲

皆非。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蹂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頌其風，肆好曰贈申伯。

此美申伯之德柔安惠順而且正直，曰蹂服此萬邦。

譽聞于四國，疏曰易係蹂木為柔，謂屈撓之也有不

如意，蹂之使善言蹂萬邦使順善也。周兼萬國舉大

數百風風也。風曰動之，曰其言是曰動人也。雅有風

體故謂之風。此序所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也。

肆故今也。贈，增也。言其詩義甚大，其風切故好所曰

增申伯之美也。

嵩高八章章八句。

讀詩傳講義卷五

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亏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烝烝也物象也左傳物生而後有象則濼也五性象

弓五行木行象仁金行象義火行象禮水行象知土

行象信六情濼弓六氣好生弓陽惡生弓陰喜生弓

風怒生弓雨哀生弓晦樂生弓明箋云性有物象情

有所濼者此也案孟子引此詩言有物必有則添一

必字自己集註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

有慈孝之心為是然孟子斷章非詩本指說當仍主

箋疏集傳援孟子曰作正解非也稭常也懿美也苦

天生烝民而性情具焉惟有性情則所秉輒有常遺

矣自無不好此美德之人者宣王有美德天夫從民

所好而監視之昭明假全亏下保愛此宣王為生有

美德之仲山甫助中興焉非國也疏言周語係

粹仲山甫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

之粹邑則粹在東都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

國係侯男者天子不曰此覆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

內本無侯惡傳言粹侯不知何據困學紀聞載權德

與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亏周倉采亏粹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此言仲山甫之懿德柔嘉美可為濼則惟其柔嘉

故容儀顏色無不令善而又本亏翼翼之小心斯誠

中形外非徒致飾亏外者可比此山甫之德表裏如

一所曰為賢也古訓舊章也威儀闕禮也若順也賦

量也注賦稅所曰評量全其為臣之遺又必式亏古

訓力亏威儀惟天子是順焉顯明王之教令使羣臣

量度曰施布亏四方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則不嚴自

用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不嚴自專黃櫨曰世固有

學古而味今通古訓而不通世務者而曰吾惟古訓

是式也世又有飾惡曰逢其君哉民曰奉其君者而

曰吾惟天子是若也詩人係仲山甫終之曰明命使

賦吾見其學古而不至亏泥古順君而不至亏逢君

此非涵養之所充全誠之所發能如是乎許謙謂宣

王中興賢才之多尹吉甫召穆公方叔張仲皇父申

讀詩傳箋卷五

讀詩傳箋卷五

伯韓侯皆賢人也而粹仲山甫之德爲盛宣王任之各當其才而德之盛者乃居位之右是又專曰德命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亏外四方爰發

百辟百國之君也續繼戎大賦量也言王命山甫爲冢宰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濼續祖考而先業亏曰大

係王躬而君德賴呂成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至其職守所司專主出納王之教令爲王咽喉曰舌量度

讀詩傳講義卷五

蕩

五

其政曰布于畿外之諸侯四方諸侯被其政令亏是

發而應之蓋其言出之善人皆聽味也傳云喉舌冢宰也疏引大宰職曰王眡治翰則贊聽治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是納王命也縣命龍能納言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與此出納王命者異集傳及詩傳邊說因係茲天子王躬是係謂山甫曰冢宰兼大係案大係正召康公之舊職又曰大係爲山甫世官豈知係茲天子乃上天係愛宣王王躬是係乃山甫

係安王躬哉召穆公見在王翰大係益非山甫之世官審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曰係其身夙夜匪解曰事一人

將資也謂肅肅然王之教令惟仲山甫是資也上言出納王命此言其出納之實若順也左傳飢事順成

爲臧逆爲否諸侯順逆山甫能顯明之疏曰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哲智也既能明曉善惡

且又辨哲微茫不苟且全軀夫不自取禍敗惟順理守身早夜不怠曰事天子未有不能事君而可曰言

讀詩傳講義卷五

蕩

五

係身者也弟曰明哲係身將謂吾君非堯舜也非禹湯也全身遠害之遺不可不知也推是心曰徃非成功而退卽苟媚取容知爲身慮不知爲國慮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此山甫之係身事君所曰不可及而宣王之任賢使能夫豈易幾歟

人夫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夫不茹剛夫不吐不侮矜寡不喪疆禦

茹噉也茹虞度也虞度夫有噉意疏取菜入日名茹

禮儻茹毛夾其事也剛柔險敵疆弱寡弱最可矜憐
故曰矜寡矜不得讀禦疆禦恃疆曰抗禦善類也山
甫之不侮不畏與常人之柔茹剛吐者異矣正淇範
所謂兼虐熒獨而畏高明也

人夾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茸助之袞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隱也注謂隱蔽袞龍袞也禮器天

子龍袞言龍袞不設直帟王也吉甫曰爲常人有言
德在人身輕細如毛行之甚易而人多所忽故鮮能

讀詩傳講卷五

美

舉我擬之亏其倫度之亏其眾能舉者維仲山甫一
人至其德之深隱其有助之者蓋申伯諸人雖賢
而德惟山甫爲全也故王職有所闕夫夾維山甫有
呂補之集傳曰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
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山甫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故有城齊之役既受王命
將欲適齊出亏國門而爲祖遣之祭四牡則業業然

震動征夫則捷捷然鼓喉恐不及事每言爲懷迫其

既行四牡彭彭而壯盛八鸞鏘鏘而每鳴遺旁觀者

咸知王命山甫城彼東方之齊曰固國也吉甫因人

情所樂而記之傳謂城齊蓋太薄姑而遷臨菑考之

史記大公封齊都營丘五世至胡公徙都毫姑子獻

公徙治臨菑此夷王時也疏曰遷言未實補傳謂夷

王時雖遷而城鄆未備故宣王城之案宣王之時諸

侯背叛東方尤甚如淮北諸夷皆在徐方與齊接壤

山甫重臣親臨其地自有深意故曰每懷靡及不然

讀詩傳講卷五

美

而呂城齊之役煩補袞之臣竊恐烝民爲規諷宣王
之詩矣夫何美之有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呂慰其心

此言山甫既城齊而歸四牡猶騤騤而疆八鸞猶喈

喈而餘城齊未久卽告成功是宣王望山甫速歸而

山甫卽能蒞事呂慰宣王之心也故吉甫作詩使工

歌誦之其言餘穆臣呂感發人心如清風薰入山甫

聞之當夫永懷于中而不忘也案呂慰其心是吉甫

作詩望山甫曰慰王心非慰山甫之心蓋夙夜匪解
曰事一人人心本慰安無煩人慰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黃櫨曰古今作詩未嘗自著其名也自言其名者
或有之未嘗自誇其美也如是用作歌之類豈自
著其名乎如家父作誦曰究王誦豈自誇其美乎
讀嵩高烝民二詩而獨疑焉吉甫作詩曰美申伯
全其末章曰吉甫作誦其風騷好美仲山甫則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自著其名自誇其美吉甫

讀詩傳卷五

美

果何為哉文武吉甫為邦為憲吉甫之用心豈若
是淺邪天下之事言者無愧則公言之受者無愧
則安受之故作詩曰美人者易曰誇曰山甫之賢
吉甫作詩形容之吉甫言之無過辭山甫當之無
愧色雖暴之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議者此所曰
自言而無隱也六月之詩形容吉甫欲御諸友而
曰侯誰狂矣張仲孝友孝友云者所曰見一時朋
儕皆當世賢者故此詩明曰吉甫作誦仲山甫永
懷曰慰其心其意微矣故詳及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深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遺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繼
戎祖考兼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兪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曰佐戎辟

奕奕大也深山晉望也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

夏陽縣屬北臨河上今陝西眉州府韓城縣公羊傳梁山者何

河上之山也甸治也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

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正四正為甸甸

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曰為賦

讀詩傳卷五

美

其功始亏夏禹而其濂大備亏成周遺路也深山其
大奕奕而其下遺路倬然顯明韓國侯左傳云郭
晉應韓武之穆也後韓為晉滅故深山為晉望案受
命傳謂受命為侯伯集傳因有韓侯取妻一節遂謂
卽位除喪受命但國君十五而生子豈季方幼弱而
遽幹不庭方奄受北國因曰其伯兮疏言韓侯取妻
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伯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是也
戎大也王親命之使繼世曰大祖考之業也朕我也
虔固其報也言兼廢棄我之教命當早夜匪解曰固

輒偷位使兼失墜也箋云共古恭字後遂訓虔共爲
敬恭庭直也辟君也言我所教命不親變易當作楨
幹曰正不庭之方佐大君而敵王所愾也集傳不庭
方不來庭之國言不獨忝于朝廷矣通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曰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衡兮袞奕易鉤鐔鏤錫鞞鞞
淺幟倬革金厄

修長張大也焮見天子曰覲介圭大圭天子所錫曰
示寵異者韓侯觀宣王奉高禮貢國所出之寶韓在河

讀詩傳講卷五 蕩 四

之尚雖州之地厥
貢惟珠琳瓊珎美其能尊上也韓侯貢其方物既
知尊君而兼廢禮故王錫韓侯儀物大甚盛焉交龍
爲旂綬大綬也淙鳥羽爲之或曰旄牛尾綴于幢上
淑善之旂又有大綬曰爲表章別賢賤也篚第曰方
文黍席爲車之蔽錯衡置文采爲車之衡兮袞兮衣
而畫袞龍于上也公自袞冕曰下如王之服得履袞
易鉤鐔鐔纓也金謂之鏤鎗上曰鏤中車金路鈎鐔
纓九就玉路鏤鐔纓十有再就金路有鈎無鏤今曰
鏤金飾于馬圖之上當其額盧蓋特賜之使施于金

路也獸皮忝毛曰鞞曰皮施于鞞之中典曰鞞所曰
固車也毛之淺者虎皮也中車大輿駟禛玉藻羔裘
鹿辟皆所曰覆軾言淺幟者曰虎皮覆軾也轡昔謂
之革倬革曰倬皮爲轡也厄鳥囁注大蟲如指侶鷩
金厄謂曰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曰金厄爲小
環纏搯大通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設維何炮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邁豆
有且侯氏燕胄

讀詩傳講卷五 蕩 四

屠地名集傳或曰杜深益曰杜爲杜伯之國溇之杜
陵長安縣有杜伯冢顯父周之公卿有顯德者父者
丈夫之僂言餞者非止一人也菜謂之蔌注蔌者菜
茹之總名筍竹萌注初生者蒲蒲蕝天官醢人加豆
之實淡蒲筍菹注淡蒲始生水中之是也疏云筍皆四
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曰苦酒
豉汁澆之可曰就酒及會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蕝
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曰脆鬻曰苦酒如會筍濃且
多兒觀禮僂來翰之諸侯皆曰侯氏胄皆也皆來相

與燕樂也箋云王使顯父餞之又使送車馬案論語朋友之饋雖車馬是朋友大有相贈之義非必王使人贈送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案昔章言宣王親命韓侯二章方言韓侯入覲入覲在受命之先此章言韓侯取妻下章方言蹇父為女擇配擇配在取妻之先皆逆溯追敘之辭非謂既覲

讀詩傳為卷五

星

而還始行親迎也厲王流于葦居汾水之上今山西

州霍州蒲城縣號曰汾王姊妹之子為甥蹇氏父字姑姓也

小雅蹇維極馬說文黃帝之後百鰈姓姑后稷妃家

也里邑也女子同出先生為娣後生為娣注同出謂

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徃媵之曰

姓娣從娣者何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有姓有娣有媵

媵又自有姓娣獨言娣者舉其賢也祁祁徐也如雲

眾也顧之謂因顧禮義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

因顧親迎之禮行則蹇父之門爛然盈滿矣

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彼其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訥訥魴鱖甫甫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人臣之禮無外交蹇父為王卿士無國不到為王聘使也惟武健故可使韓國姑姓呂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相視彼所也視所可居也訥訥甫甫大也嘯嘯

眾也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麀羆如熊黃白文虎羆

毛謂之羆貓注竊淺也虎之淺毛者別名羆貓貓仔

虎者也皆言韓之國土饒富所曰孔樂慶喜也令使

讀詩傳為卷五

星

也燕安也慶喜韓土之樂既使嫁而居之韓姑大遂

相與燕安克盡婦道而有美譽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曰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曰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皮奕豹黃羆

溥大也召公為司空後封于燕韓之先祖武王之子

封于韓燕師城韓湖其始封也師眾也完備也東夷

北狄屬戎南蠻北夷僭蠻者周禮九服第六服曰蠻

服一曰蠻服疏言敵則相通是也追貊戎狄國也宜

王曰韓侯先祖嘗受王命因有是百蠻故命其祖爲伯今又錫命韓侯因此追貊奄受北方仍爲侯伯據有此所受王畿北面之國此韓侯之賢所已繼我祖考也箋云蒲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埔則高其城壑則濬其池畝則治其田籍則正其稅又令百蠻追貊獻其所所有之皮韓侯悉依所受而總領之申伯式是南邦韓侯奄受北國宣王之得人何其盛也貊白狐其子穀注一名輒夷虎豹之屬疏云遼東謂之白熊毛公而文巽謂之泰豹毛白而文巽謂之白豹

讀詩傳講義卷五

詩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濊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濊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發源亏岷山濊發源亏嶓冢全大別之南今湖北嶓陽

府濊陽縣合而東流浮浮氣也武夫士卒也自周而南出

亏江濊之閒召公率兵循流而下滔滔聲也車戎車

也鳥隼爲旃錯鳥革日旗出車設旃謂將率也夏官

大司馬百官載旃士卒將率均不設自安亏士卒則

曰非設敖游來求淮夷所處急至其竟也亏將率則曰非設舒緩來因淮夷之叛急陳其師也鋪陳也來求來鋪而淮夷遂平非所謂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乎疏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應在淮北海之南北皆有夷也案淮在江之北徐又在淮之北蘇州府蘇州徐淮非江濊所由入之路三章言江濊之濟此爲淮南之夷可知淮南不與徐土接壤常武言眉此徐土則爲淮北之夷可知

讀詩傳講義卷五

詩

江濊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亏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大也沈沈武也此言既伐淮夷四方苟有未服

召公悉從而經營之呂苦成功亏王四方既已悉平

王國庶幾底定四方平則其時兼有爭戰王國定則

王心始得安寧矣許謙云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

之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

江濊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穴匪棘王

國來極亏疆亏理全亏南海

濟水厓江濊之岸上也據說文濟當作許疏古人之

語多到俗作倒非宜王親涉江漢而命召虎乃到文

百式用也用闢淮夷四方之侵地也為夷所侵則疆

土亂故使召虎徹召治之穴轔棘急也言非召兵轔

害之急切之也特使淮夷于我王國來歸其極百極

中也郊敬曰來極猶之歸極則壞視國中也由是正

其疆畛別其條理盡南海而止使非淮夷既平安得

惠此南國哉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兼曰予小子

召公是召肇敬戎公用錫爾祉

讀詩傳講卷五

吳

來勤也旬宣徧也注皆周徧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

儻也肇始也肇敬也敬朕也戎相也注相佐助也公

事也此述宣王自謙勉進召穆公之辭言王命召虎

當勤勞徧布召廣經營疆理之事在昔我祖文武受

命爾祖康公實為楨榦之臣爾兼召予為小子不若

文武當召召公之事文武者事我而惟爾祖是召也

自今召始既能敬朕佐助公事用是錫爾祉福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吉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理也考工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召祀廟賜諸

侯者九寸瓚有勺槃召承之其柄用圭故曰圭瓚秬

鬯黍鬯召鬱金搗汁味秬鬯之酒芬香條鬯也鹵中

尊也孫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鹵居中尊官鬯人掌

其秬鬯廟用修同鬱人掌味鬱鬯召實彝而陳之鬯

當在彝言一鹵者當祭在彝未祭則在鹵也文人先

祖之有文德者集傳召為文王非上章言錫祉此舉

其實謂王之所錫維何理治爾圭瓚秬鬯一鹵召吉

祭于爾先祖有文德之人又錫召山川土田禮名山

讀詩傳講卷五

吳

大澤不召封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土田謂附庸也

召本岐陽采地之名畿內之國今使大焉故地也周

岐周也自從也召祖康公受命于岐周祖廟宣王寵

與召虎夫使徃岐周從祖受命之禮召命之拜服也

稽首服之甚也虎蒙殊恩兼召報徧但願君壽而已

故曰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遂也考成也言虎既受賜遂徧揚天子之休命作

召公已成之事業上章王命虎召公是佖故此章虎
夫曰作召公考箋云如其所言是也召公之事業既
成惟祝天子曰萬壽安享其成功且言淮夷既平武
功不可恃也因進齊召明明之天子所召警聞令善
坐于無窮而不已者在矢陳其經天緯地之文德已
蘇洽此四方之國而已沈青厓曰淮夷之師在宣王
十季召肯十二季不耕藉三十九季敗績于姜戎盡
亾南國之師是狂于江漢之役而黷武也文德之規
常武之齊詩人早已知之矣

讀詩傳鶴卷五

吳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召立武事因召爲齊
然

蔡蔡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召
修我戎既敬既齊惠此南國

蔡蔡迅也明明察也謂宣王命將之盛朕昭察也宣
王所命之將爲卿士者湖其大祖則南仲也論其官
則大師其字則皇父也使之整齊六軍之師修治戎
兵之事敬之言警也既警敕而警齊之則南國所經

兼暴虐之害故曰惠此南國案南仲爲文王之臣皇
父爲南仲之後蓋召將率世其家宣王復命爲大將
詩人美之全幽王時專權竊命爲羣小之宗此十月
之交所召有皇父卿士之歎也說者謂一人之身後
先頓與由上之人御得其遺與夫其遺是固然矣豈
知善爲將率者正不必善爲卿相乎其在周易師上
九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孔子傳曰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宣王黷武晚節不終小人擅權白駒
輿刺安在御下之得其遺哉是正不待幽王而皇父

讀詩傳鶴卷五

吳

始亂政也小人勿用之齊召穆知之宣王早已昧之
矣下章尹氏疏同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齊我師旅率彼淮浦
謂此徐士不爾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吉甫之後後爲大師小雅所謂蔡蔡師尹非吉
甫也王者出師元帥則親命之司馬召下則使人命
之謂使尹氏召王命授程伯休父也程國伯處休父
字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
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夏官大司馬左右陳

車徒若大師則掌其齊令是也率循也浦涯也循彼
淮水之涯崖徐土之叛逆不久雷不停處使三事得
召就業緒業也案尉官三事暨大夫小雅三事大夫
三事卽三公也王師久雷則大師皇父不得歸就職
業此不雷不處三事所召就緒也傳謂爲徐立三卿
箋謂淮浦徐土之三農皆就其業竝非

蔡蔡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係作匪紹匪游徐方釋駸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作祀也說文紹緊糾也大將奉命出師蔡蔡然盛朕

讀詩傳鶴卷三

辛

業業然危懼皆曰有此嚴威之天子非可安徐也而
王使之舒徐保安而祀非有所紹無事于急非有所
游無虞于緩但依軍濊日行三十里既入徐方徐方
之人釋然駭動皆我師有召震驚之使彼視如雷之
發聲霆之奮擊耳有不震驚者先聲奪人其嚴如此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關如虓虎鋪載淮潰仍
輒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關望也虓怒兇駭厚也潰大防仍因也虜囚也囚拘
也上言人心震懼此言王遂奮揚其威武如雷霆之

震怒進虎臣而首使徐方之人關然望之如虓虎然
怒其設當又令銷陳敷厚之師于淮水大防之上因
輒其醜虜由是淮浦然爲王師所在而不震其矣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溇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絲
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箋嘽嘽閒暇有餘之兒言其眾盛不譁也王師雖眾
盛而不譁而行動如飛猛鸞如翰翰又飛之疾者言
不可襲取江隄其大溇隄其廣言不可冒犯山之叢
緻者爲苞言不可搖動川流言不可遏禦絲絲則續
而不絕翼翼則密而不疎克勝濯大也勢不可測度
形不可攻克呂此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

讀詩傳鶴卷五

至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此又承上言王之用兵美矣盛矣豈知王猶之所尚
者在允信塞實之常德不在兵威之美盛哉徐方叛
逆本非一國今既來既同天子之武功自不小也然
德可常而武不可贖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
庭不設回邪王夫班師振旅而日還歸耳召穆公之

美宣王而因呂為齊如此使宣王知此齊常厥德呂立其本又何至賤績于姜氏之戎盡凶南國之師也哉大子晉曰厲宣幽平貪天之禍至今未弭其言非過刻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案經文有武字無常字詩人特立呂名篇美其武實齊其常也有常德呂立武事因呂為齊序其全

矣兮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讀詩傳講義卷五

五

瞻印暴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慙蚤賊蚤厥靡有夷屆舉畧不收靡有夷膠

詩儻暴天或儻天見君臣隱諱之意天人合一之理

幽王之時天下大壞詩人無可奈何而歸之暴天傳

呂為厲王是也惠愛填塞降下厲惡也倉相曰蚤倉

節曰賊蚤厥害禾稼之狀也夷平屆極膠愈也言瞻

印此暴天不我惠愛使我甚鬱塞于中不皇寧處而

又降此大惡之政使邦國靡有安定為士為民俱受

其病所用之人盡如蚤賊之厥害禾稼無有平夷止

極之時嚴刑峻濶禁網之設不可收斂罹其辜者夫無有平復膠愈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舉女反收之彼宜有舉女覆說之

普章統言其壞此又極言刑罰之不中諸侯及卿大夫各有分土分民幽王無故剽削之士川非所當有

而有民人所不當奪而奪此何異于寇攘盜賊無舉

反見拘收有舉反見說效即小雅所謂舍彼有舉既

伏其辜若此無舉淪胥已鋪也刑罰不中如此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

讀詩傳講義卷五

五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臯為鳴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言幽王之亂皆由婦人哲智也城曰國言哲婦謂

褒姒也傾敗也智狂丈夫能成人之國智狂婦人適

足曰敗國懿美也臯鳴惡聲之鳥也一名鸚一名臯

一名鴟呂哲婦為美而尊寵之必為臯鳴之惡長舌

喻多言也婦人長舌為凶惡之階梯是禍亂本非降

自界天生自婦人而已王亏婦人不俟教誨自惟婦

寺之言是聽矣婦寺衰婦之類也既寵衰始有不寵
其同類者寺之言侍天官寺人掌王內人及女宮
之齊令即侍御也哲夫二句古本屬上章當從集傳
籀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慙如賈三倍君
子是識婦兼公事休其蠶織

籀竊伎害忒爽也孫炎云忒變雜不一慙惡也此言
長舌之婦好窮屈人言語心存伎害而又多變忒曰
纒諧始者曰背棄終之豈曰其言猶不窮極乎伊反
自曰為能何足為惡也賈市也易曰為近利市三倍

讀詩傳論卷五

揚

五言

利之多寡其數兼常言三倍者數之成也

易二變成三此成

卦哲婦利日取勝于人如賈三倍君子識其非宜而
幽王寵信之抑知婦兼公事乎惟蠶桑織紉是務而
己何曰休息不務而轉惟翰廷之公事是干也案箋
曰為三倍之利非君子所宜知翰廷之事非婦人所
宜與其旨大通但亏如字少體會耳

天何曰刺何神不富舍喻介狄維亏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亾邦國診睟

言天不設直席王也刺譏也天之高高在上予何設

曰刺譏乎何其神之不福我王而見禍亂也富福也
介大也狄戎狄也戎狄僂犯中國久矣王乃舍爾大
狄不治維予羣臣相忌又不懲恤此禍亂之不祥惟
寵用此婦人致威儀之不善亏是賢人相與奔亾而
邦國將於絕困睟矣箋云弔全也德不全亏天祥不
徵亏神威儀不善亏翰廷賢人因見忌而奔亾疏謂
其與上義相配姑兩存之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亾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亾心之悲矣

讀詩傳論卷五

揚

五言

季本曰罔即普章所謂辜咎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
幾則入之者近優裕也幾危也近也此承上言天降
網羅維其寬裕而優危險而幾矣賢人多罹其禍而
云亾此心安得不憂不悲乎

虜沸檻泉維其淡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蘋蘋昇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虜沸泉出兒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此曰檻泉潰涌
而出所由來者深與天下人心之憂所從來者久傷
此禍亂何曰不從我先不從我後使我適遭其時耶

蕝蕝美也鞏固也傷其大壞尚息有已救之言人君
有美大之德蕝蕝然可比于昇天無不能鞏固于其
國者王誠改行率德上無忝亏皇祖用已救其後來
未嘗不可轉禍為福撥亂反正也奈何王終不悟卒
為犬戎所弑夫甚負此詩人忠厚之恩乎

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旻天朕威天篤降喪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讀詩傳稿卷五

蕝

美

焮為旻天焮氣肅殺萬物可閔仁覆閔下故曰旻天
箋云焮王也朕急也曠曠也罔坐也言天急用此威
虐辱降此喪亂病我呂饑饉使民人盡皆流徙而散
亡則我所居之國中與邊坐之四竟盡蕝蕝空虛矣
所謂閔下者安在也

天降孽罍蚤賊內証昏椽靡其濟濟回遘實靖夷我邦

言天大焮王也証濟也爭訟相陷故致濟敗疏謂內
証是人自濟亂非上天降之故知朕威降喪夫王自
行之也昏椽奄人也呂荆爰始淫威朝則椽黷注椽

竅毀陰者也椽未有不昏惑迷亂欺罔主上者箋讀
昏為闢闢與寺類也濟濟亂也靖諫夷平也言天降
下此孽罔小人之蠹國如蚤賊者遂相爭陷從而內
亂焉遠賢人近昏椽無有能其其職者由此翰廷之
上濟濟然競行邪僻實諫夷平我邦而後己原其本
心夫不欲邦之夷滅但小人亂國勢必至此

皋皋刺繁食也訾訾其供職也補傳謂皋皋相告訐

訾訾相譖毀競競奔也業業危也此言君子小人並

讀詩傳稿卷五

蕝

美

仕于亂世皋訾之小人王不知其何競競業之君子
甚抑塞而不皇安處位既不能相安則在位之不通
反較貶黜為甚王之顛到錯亂不已極乎

如彼歲旱草不賡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濟止

草茂則濟亂苴苴也棲苴謂草之棲于樹上者王之

膏澤不下于民使天下之民如彼歲旱之草稀疎枯

槁如彼苴苴之棲于樹上毫無潤澤之氣詩人閱之

相視此邦民不見德禍亂將起必濟之遺也公羊傳

曰國亂曰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欠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時是欠病茲此也古者祿已代耕人無貧富今則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矣故曰維昔之富未有如是之甚者寒暑不時一身受其病小人亂國賢者受其病今則一身之受病有隄賢者之受病無窮故曰維今之病未有如此之甚者疏糲米也裨精米也符濶九章稟米之濶稟率五十糲米三十裨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稟五升糲米三升已下漸細故數益

讀詩傳卷五

五

少四種之米皆已三約之得此數也糲糲方裨彼小人宜食疏糲今反食精裨猶易所謂小人而察君子之器也胡不早自廢替已避君子弓乃復職主其事禍亂之況若斯之引長也案兄當讀作景況之況集傳訓况侶難彊通

池之竭矣不云自顛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躬

顛厓也池水之盈自外厓引水而灌泉水之淡自中出水而溢池泉喻王竭喻王澤不流顛喻外無賢臣

中喻內無賢臣王澤之枯竭皆由內外無賢臣今不云自顛自中斯溥天之下均受其害復使小人在位專主其事禍亂之況日益宏大欲不裁及我躬得乎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弓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先王文武也召公召康公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化行江漢故曰辟國百里幽王用匪其人四夷交侵中國背叛故曰蹙國百里於弓哀哉悲悶之極也既傷歎之復慮有已救之夫曰人惟求舊百今人雖不古

讀詩傳卷五

五

若不尚有舊德之臣可為王用者弓何為其終不用也凡伯愛王之至責王之深如此案凡伯為周公之裔同姓之國入為周大夫舊爍隱公七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隱公七季當桓王四季厲王時夫有凡伯版之詩曰老夫灌灌已非少壯之時此刺幽王及舊爍之凡伯均非一人蓋弓伯嚴而世為周大夫者也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曰宣承厲後救災扶衰甫經興復而繼之弓幽豸賊內訌國竟日蹙不可復支而周轍東矣所

曰然者亂匪降自天也王心昏惑昏椽乘權忠良
貶黜翰廷曰疏為裨小民生意憔悴如旱草棲其
回視文武當季召公循行南國日棠舍止江漢謳
息今昔之感何如風之終繫曰幽息周公也雅之
終繫曰召旻息召公也詩二南曰周召始末曰周
召終是一部全詩大結構全二公不可復得則風
雅之義終而普焮之勢成矣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讀詩傳謠卷五

李

讀詩傳謠大雅卷二十五

男玠恭



讀詩傳謠周頌卷第二十六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翰諸侯率已祀文王
焉

於穆清廟肅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忝在廟不顯不承兼歎亏人斯

於歎辭穆美也清廟清靜之儼文王之廟也廟無不
清文德尤盛有清明象天之義故曰清廟肅敬也雖

讀詩傳謠卷五

一

無也相助也顯相謂助祭之諸侯光明著見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是濟濟止也注賢士盛
多之容止也越揚也注謂發揚駿長也大也范處義
曰文王肅肅在廟雖誰在宮詩人嘗曰肅雖形容文
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雖是知體文王之
德者至乎濟濟之多士夫曰能秉文王之德何哉蓋
文王既沒其神在天其主在廟而多士之助祭者執
事有窳夫皆對越而不設忘駿奔忝而不設忽兼非
秉文之德也文德淵微本不見有顯然之迹夫不見

有可承之實而人心恭敬自無厭狀如此則卽祭祀之時不可見文王盛德之全乎案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箋云五季成洛邑于東都疏言六季翰諸侯于明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駉半一則居攝之七季此率呂祀文王之實也李栲謂成洛邑夫在七季伯于序中既字尚欠體會惟翰諸侯當在七季若在六季則削國諸侯終歲留滯京師殊無此理明堂位出于馬融其說自難盡信經言對越在天惟在天故曰越對下駿奔歪則對越字自當

讀詩傳講義卷五 清廟

二

清廟一章八句

案劉瓛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只頌文王父子竝祭統于所尊斯言非也文武各有其廟清廟只祀文王洛誥文王駉牛一武王駉牛一本是分祭兩處非合祭一處也祀武王之樂據序則有輶競據集傳則有載見劉氏之說不可通矣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曰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作周未有天下而沒至成王始致大平遂歸功于文王而告廟焉肯呂於穆歎文王之廟此呂於穆歎維天之命是文王同德于天矣箋云命猶道也自其體言之則曰道自其用言之則曰命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由孟仲子之言推之天運轉移無止極之時是不已也文王濼天而行周禮夫無鋪張揚厲之迹是不顯也於乎美哉天命不已天道之大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夫大

讀詩傳講義卷五 清廟

三

也假嘉也溢慎也孫炎云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呂溢我慎也言嘉文德之純呂奔慎我也箋云溢盈也本釋詁文孝經夫云滿而不溢我我成王也收聚也易井上九云井收勿寡惠順也一說文王德既純大則德有餘而可呂及人曰假曰溢皆有餘之謂也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詩人謂文王有餘之德及于成王是假呂溢于成王也成王當有呂收之大順我文王之意廣周禮六官之職義本鄭箋初非添設成王而後凡事先祖僉曾孫者皆篤行之將大平之業歷

久彌新而文王在天之靈夫庶幾其永慰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案周禮為周公致大平之書而周公成文武之德是周禮原本于文王公特擴而充之耳孟仲子之說是詩實得序意傳箋取之非彙合也

維清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象舞之樂章也堂下象舞堂上歌維清朱子辯說云詩中未見象舞之意然清廟之詩夫何嘗言及

讀詩傳卷五

清廟

四

營洛邑朝諸侯之事哉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已加于此矣注云象文王樂韶舞樂是韶有箏象夫有箏說文箏弓竿擊人也箏箏曰舞猶下舞也箏箏曰舞即箏舞也象箏歌維清賈公彥謂此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舞箏歌二南鼓鐘詩所謂箏南箏是也箏為文舞象為武舞文王非無成功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成王之世歌維清箏

之故言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絮靜而不

雜緝則繼續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典經也常也

灋也凡禮樂刑政皆是肇始也禮祀也管官大宗伯

曰禮祀祀昊天上帝黃禋謂周人郊祀后稷曰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故生民肇祀言祭天之

禮而歸功于后稷此詩肇禋言配帝之禮而歸功于

文王皆推本之論迄全也文王有典曰昭子孫雖大

業未究而伐崇禋禡禮祀之禮實肇于此迄今用之

而致大平曰有成功則文王之典不即為周家之吉

讀詩傳卷五

清廟

五

祥也哉禎祥也吉之先見者為祥禮記中庸篇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兼疆子孫保之兼封靡于翕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兼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弓肯王不忘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封疆靡侈也戎大也皇匡正也

競逐疆也刑灋也肯王文武也成王即位久矣沖幼

不能苟政周公居攝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即政告
嗣于廟諸侯助祭因葬之曰女有光明文章之辟公
常佐文武曰定天下錫此祭祀之祉福惠我無疆之
休使我子孫永保之則相與扶持尤于爾辟公是望
也爾于爾之邦兼封隨靡侈靡維我王室之是崇于
念此佐定之大功爾辟公當益恩繼其次序正其功
業兼替肯勞也又肯曰兼恃其疆維人是凌四方庶
曰爲訓不顯其述維德是務百辟庶曰爲刑夫兼競
不顯乃肯王之所曰爲濂于天下者於于我之肯王

讀詩傳講卷五 清廟

六

爾辟公尚其思之而不忘于成王之許諸侯者如此
其感發不盡之意尤在肯王不忘一言讀若空淡味
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詩疑云詩多反揭文濂它經所兼如大雅文王周
頌清廟諸篇凡言不顯皆豈不顯也獨此不顯乃
直不顯蓋至德淵微之意所曰中庸引之遠踰闔
然近歸天載意至精密若與它處反揭一側不獨
不經義舛誤即本文兼競二句文濂不倫本句維字

夫覺隔碍均有未安矣竊意肯言文德之純則於
于不顯夫當與此句一側不必反揭中庸集註曰
肯章解作豈不顯末章不得不費斡旋它處如此
類者甚多姑存曰質世之知言者案詩言不顯原
不盡爲反揭自傳箋輒其偏見一槩訓作豈不顯
曰致王柏于文王篇有不顯之疑抑知顯豈全極
之境哉知不顯爲德之全極則經中凡所謂不顯
皆可作正解不用反揭矣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讀詩傳講卷五 清廟

七

天作高山大王蒞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蒸奄也作造爲也康安徂徂夷平也周
之王業始于治岐故成王因祀先王先公而頌大王
文王也言天作此高山可爲與王之地至大王遷岐
而奄有之承天創業其造作與天同功居之一季成
邑二季成都三季五倍其初大王雖經理于始尚未
安定于終繼世曰有文王懷保惠鮮不皇暇會人心
益固文王從而安之由是岐山雖險徃岐者眾道路

因有平易之行子孫自當永保而勿失也案箋云先王謂大王曰下先公諸盤全不甯不及后稷曰后稷爲大祖不僭先公也疏謂后稷大爲先公天係禰祠烝嘗于先王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此爲時祭當自大王曰下及后稷一人是后稷大僭先公也集傳只曰爲祭大王郊敬據疏駁之曰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曰其閒遺王季也然詩序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大王季既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季序說是也但序言祀先王先公不言何祭疏定

讀詩傳論卷之六 清廟

八

爲時祭大疎祭灋王立七廟皆月祭之月祭則有高圉亞圉是先公也祫祭遠及遷主是先公也豈必時祭始祀先王先公乎普官司服章先王則袞冕章先公則鷩冕分爲二祀恐非合祭一處想序所云當是或祀先王或祀先公俱歌天作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昇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昇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設康夙板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成王言王業成就也基始有寬密寧單厚也肆故今也靖緜也言周家王迹之興自后稷之生昇天已有成命全文王武王而始受之成就王業不設康安夙興板寐基始于信順天命行寬仁寧謐之政可歎美者尤在繼續光明篤厚其心而不僭故今功業安緜終全天下大平也是皆昇天之德故因郊祀而歌之案此詩作自周公經中成王自是成王王業賈誼新書曰爲武王之子全歐陽修曰此成王與輒競篇之成康槩指爲成王誦康王釗蘇轍駁之

讀詩傳論卷之六 清廟

九

謂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夫不自成康始也詩疑夫云孔子正樂雖頌各得其所若康昭之詩次于我將時邁恩文大武之肯何云得所毛鄭曰後漢唐諸家豈不知如歐公所言依經解義差爲簡直而必如舊說者誠曰如古注則全詩爨貼若如宋儒所解則疑寶百出篇什混淆古經全宋幾于一亂集傳又引國語曰實歐陽然玩叔向之言曰是遺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單子翰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肯哲矣韋昭注云是詩遺

文武能成其王德成其王德故能明其文使之昭定
其武使之烈夫未嘗曰爲成王誦也單子爲靈王卿
士自當翰夕不忌成就靈王之德不忝肯哲謂其不
忝古之大臣若曰肯哲爲成王安在爲人臣者轉欲
不忝古之爲君者哉果是不忝成王竊恐叔向僂不
兮倫矣古序不可易故詳爲之辨

昇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讀詩傳講義卷五

清廟

十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係之

我我成王也將大章獻也孝經郊祀后稷曰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天曰神道事之帝曰人遣

事之古者祭天于圜正牲用犢王制所謂祭天地之

牛角繭臯是也祭帝之禮則兼用牛羊朱子謂爲壇

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雖有神遣人遣之殊

其實帝夫天也濼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設同后稷

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理故特著其祀于明堂

斯爲四盡補傳云其之爲言皆不設必之辭左右助

也儀善式用刑濼靖謀伊維也嘏長也大也時是也

詩言我大我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助我兮然不設

必也我惟善用其濼兮我文王之典曰曰謀安靖于

四方天既長大我文王之德當夫因我儀刑文王而

右助之歆饗之矣天既右饗設遂自暇自逸兮哉尚

其夙夜祇懼敬畏天威于時天命庶可永保焉耳案

成周之典全賴文王故祀上帝惟曰文王配而所祀

之主則帝也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注言大饗者偏

讀詩傳講義卷五

清廟

十一

祭五帝

蒼帝靈威仰赤帝炎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巽帝汁光紀

明堂乃祀

天之處章帝于此帝即天也玩晉言維天其右末言

畏天之威其義自見集傳乃云天與文王皆右饗我

平削總挈既失所主之宜又謂天降在牛羊之右其

言尤劣嘏訓長大本郊特牲伊嘏文王言文王本有

長久遠大之遺天即曰長大者福之自當右助成王

而歆饗其祀夫非文王降在此右曰饗我祭也諸家

于是詩夫皆各欠分曉惟毛傳爲是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崇望也

時邁其邦昇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其不震
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兮時夏允王保之

案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于此又僞
周文公之頌是克商者武王作頌者周公原非矛盾
無事調停也時巡之典虞制五季周制十有二季白
虎通云武王不巡守至成王時乃巡守補傳夾據周
書斷曰為成王不知周官周禮定自周公而武王之

讀詩傳論卷三十一

清廟 十一

世仍遵虞制況經中兩僞允王若是成王巡守告祭
崇望夫兼對天自僞為王之理自是武王克商之後
時巡邦國周公追述作頌箋疏是也後王遂曰此為
巡守告祭之樂章邁行也右助也序次也言武王克
商既有天下時行邦國昇天其子變之實右助次序
兮我有周使繼唐虞夏商而巡守也震動也曼懼也
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喬嶽統言四嶽之高也正不
必示天下曰兵威只此時巡薄言震動四方諸侯其
不震懼而盡歸兮我周由是至兮方嶽懷來柔安此

百神而川之大者其如河山之高者其如嶽夫兼不
得所而感格信兮武王之德宜為天下之君也式用

也在位在君位也箋云曰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集
傳遂云在位之諸侯義大可通戰歌也橐韜也懿美
也懿德文德也易曰君子曰懿文德是也肆陳也時
是也夏大也謂中國也又言明顯昭著之有周天既
用其序次使在君位實曰其德非曰其武故斂狄其
干戈韜臧其弓矢我武王益惟此懿美之德是求勇
故能陳此王業兮是中夏信兮武王之文德足曰保

讀詩傳論卷三十一

清廟 十一

有天下而安之也黃樓曰秦皇曰兵取天下天下已
定而兵不休漢武曰兵伐匈奴匈奴已臣而兵不息
徹稻穀飫藥石其大適曰自歎也充武存黃石包桑
之奔卻臧官馬武之請聘卓茂禮嚴充而曰柔道理
天下其大庶幾兮三代取守之遺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沈青厓曰鍾師奏九夏有肆曼昭曼納曼鄭康成
引杜子晉云尸出入率肆曼牲出入率昭曼四方
賓來率納曼外傳曰金率肆曼曼曼過溱天子曰譽

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辨昭夏一名遏納夏
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辨遏輒競也渠息
文也夫樂章既忘不可追考肆夏若名辨何已不
徑言辨遏渠而弓辨又加肆夏之名弓韋說固牽
彊辨辨遏爲一樂而肆夏自爲一樂且弓時邁輒
競息文三詩當之呂說夫兼依據夫樂之歌詩必
其辭義弓事相合乃爲有取而用之今就諸經之
言肆夏者釋之昔焮傳曰天子所弓響元侯在襄
公四
季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弓敬也夫響
禮迎賓與天子巡守絕不相涉其不合者一禮曰
錫弓采齊行弓肆夏君子威儀容止合樂之節何
必恢張其辭全弓昇天其子懷柔百神變隔霄壤
矣全云尸出入奏肆夏與時邁其邦夫不合且子
昔弓賓來奉納夏又與禮言賓入門奏肆夏互異
九夏之樂八章俱凶豈因時邁有肆弓時夏之語
而遂指爲肆夏哉案沈辯較極明而肆夏一舉見
弓禮經者尤夥誠未見其爲時邁也樂既崩凶兼
從考索集傳雖竝存韋呂之說不辯其非夫儘可

讀詩傳講卷六

清廟

古

弓資博覽究弓經義無補集傳又云正小雅典響
之樂正大雅翰會之樂頌弓成功告弓神明時邁
頌也巡守告祭既非典響夫非翰會何得用弓響
元侯則外傳金奏肆夏自當另有其詩三夏
特敬
佚而不存不得傳會弓爲時邁也密矣辨遏非輒
競渠非息文更不待言
輒競祀武王也
輒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嗶嗶管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案序言祀武王濊唐弓來從無疑義全歐陽修時世
論始弓成康解作成王康王蘇轍弓詩最不信小序
獨此及昇天有成命噫歎三詩毅然從序不爲時世
論所惑誠弓解作王誦王劍則全詩隔闕雖通雖繁
所尊信如歐公夫有不能彊爲傳會者集傳信其簡
直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公遷胡紹曾又皆
傳會朱子者夫皆弓爲祭三王無其刪當更詳之詩
疑日子孫祀其先王或弓爲自我則可未必設有自

讀詩傳講卷六

清廟

五

彼之辭授剔特為精妙歐公少為科舉之學後乃消
洗為古文而予經學本淺集傳信之誤矣執持也競
彊也烈業也成就廉安也皇美也奄覆也言執持其
彊競之武王而曰無競全其功業蓋有不戰而自勝
者猶傳所云大勇若怯也惟無競故不顯不必顯著
其彊而自成就此康安天下之大功上帝予是嘉美
之由彼成安天下之遺而使奄有四方也明明斤斤
察也注聰明鑑察嗶嗶樂也穰穰福也注言福饒多
也不丕簡簡大也注皆多大不不見書立改篇傳云嗶嗶穰
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
兒疏言順禮閑習故自重難也武王既有天下而又
斤斤然慎其聰明詳審精察已成周家一代之治則
凡今之所曰備禮樂而修祭祀者其容已哉故作鐘
鼓之樂其聲蘇樂嗶嗶然琴瑟管之音其聲合集將
將然合于禮度當于神明宜其神降之福而穰穰然
眾多簡簡然豐大也且一時之與祭者威儀順習又
反復而無怠容則自將事曰至旅醕醑酒飽德終始
無違福祿之來夫當反覆而無盡矣疏言武王受此

讀詩傳講卷六

清廟

十六

多福令得大平是曰述而歌之

輒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其匪爾極詒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畀陳常于時夏

思在下為語辭思皇思齊思文思樂之類是也思在
上非語辭思皇思齊思文思樂之類是也經天緯地
為文立猶欲立立人立之斯立之立極中也詒遺也
說文來舜周所受瑞麥一麥二麥象其區刺之形天

讀詩傳講卷六

清廟

十七

所來也廣雅曰來為小麥牟為大麥夫後人彊分遂
相沿至今百率循也奇蒼也常為種植之常遺非五
典之謂夏為中夏夫非如箋所云鐘師九夏也此周
公郊祀后稷曰配天言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其如后
稷其功德之大實能配彼上天何古見其然也天生
百穀久矣烝民不知耕植后稷教之種樹蒔菑用曰
植立我烝民使烝民其不于爾后稷得其中正之極
迨至我武王天仍遺曰所來之牟麥帝命之意蓋曰
來牟為后稷蒼天下之物正欲武王率循曰表后稷

蒼天下之功使其子孫無有疆訖統一天下陳其種
植之常遭于時夏由此中夏咸知后稷之功德洵足
配天也箋讀立如烝民乃粒之粒又云武王渡孟津
白魚躍入于舟出涘呂燎後五日火蒸爲鳥五至呂
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疏謂尚書旋機鈴及合符
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紀之也
案諸緯書不雅馴者多誠如大史所謂摺紳先生難
言之也然事有不能明言而假物類以寫作經之心
其精奧處夫復不少箋疏存之非兼謂也宋世諸儒
徒知一洗緯書之陋不知略存諸緯之眞惜哉

讀詩傳論卷六

清廟

六

忠文一章八句

案百穀先種後甌者稷後種先甌者麥詩序后稷
而特言來牟寓意之精信非周公不能出此宋儒
不解此情必曰來牟爲后稷詒之亏我民語雖簡
直而精義全失漢儒說經非不知其辭之迂四也
特曰太古非遙師承有自不設苟耳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讀詩傳論周頌卷二十六

男聰恭校字

讀詩傳論周頌卷第二十七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遭于廟也

嘗饗臣工敬俞在公王釐俞成來咨來茹嘗饗係介維
其之善夫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逸用康季命我眾人庠乃錢鏹奄觀銓艾

嘗饗歡聲并枝諸侯之辭也工官也言臣言係介不
欲直斥諸侯而借臣工侍御曰警之也公事也釐理

讀詩傳論卷二十七

臣工

一

也咨謀茹度也諸侯來翰助祭既畢成王即于廟遭
之曰嘗俞諸侯之臣工敬俞在公之事已有成功我
王家爲俞釐治之不忘俞勞歸國之後或有大事未
能自浚夫當來我王家咨謀茹度甚兼自用自尊也
介甲也據月合係介乃天子之車右而諸侯耕耨夫
有被甲執兵曰爲侍御者夫得曰係介係也箋云周
之季嘗于夏爲孟嘗朱子謂商周雖改正朔特曰是
爲歲晉全于翰聘祀亭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嘗祠
宜在建卯之月祭畢而遭之時嘗已向其矣夏正之

三月是也田一歲曰蓄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古者斥出亏農新田畚田之辨固係介之所有事也故又齊之曰蓄俞諸侯之係介今俞歸國時已算蓄矣又何所營求宜如此新田畚田何也蓋當是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賴有天所來之牟麥呂補民食之闕於亏美哉此來牟者后稷之明命所教呂養民者俞將受之尤幸此明顯昭著之上帝全今用呂爲康季俞其命令我眾人具乃錢鑄之田器奄息之間即見穫刈而田又可耕植矣

讀詩傳論卷七

臣工

二

民事不可緩故因遣亏廟而告之庠具也說文錢銚古田器銚刈也釋名鑄鋤類傳云鑄也鑄古耨字今譌作耨耨長六寸柄長一尺銚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銚然後成農艾治也案如何新畚先儒皆曰爲耕治不知新畚必先種有來牟非可遽耕別種也幽風三之日兮杞夏小正二月徃耨黍算蓄矣非耕作之時玩經文序乃錢鑄奄觀銚艾言當具乃錢鑄奄忽穫治來牟非謂耕治新畚之始即種它穀也若始種它穀既不可云奄忽夏不

當專美來牟其蓄何求惟麥是望詩之本義如此集傳曰此爲齊農官不獨兼與亏頌而臣工四句並屬空言矣廟遷諸侯不忘農事託言係介古序自得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歎普夏祈穀亏上帝也

噫歎成王既昭假俞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俞私終三十里夫服俞耕十千維耦

噫歎歎辭成王成是王業也月令孟春天子乃曰元日祈穀亏上帝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讀詩傳論卷七

臣工

三

百辟卿士有益亏民者曰祈穀實此爲祈祀之樂歌言噫歎亏我周之成是王業也本亏農事今天既昭明假全亏俞王俞王即當親率是農夫播種其百穀大發俞農夫之私田終竟此三十里之廣遠兼不服力亏俞耕而合十千曰爲耦維時天下大平重農祈穀故美而歌之案私民田也對公田而言故謂之私下之奉上則先其公大田兩我公田是也上之重農則先其私此言駿發俞私是也嚴粲曰爲民祈禱故不及公田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沍沍上有塗千夫有滄滄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十千萬夫也方三十里
計曰徹濶則七千二百夫計曰貢濶則八千一百夫
鄉遂用貢濶都鄙用助濶萬夫之地在鄉遂則方三
十三里有奇在都鄙則方三十五里有奇此三十五
里而僦三十里之畝者舉其成數與詩三百十一篇
僦三百之佃同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
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言人
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三十里外不復見之其格

讀詩傳箋卷七 臣工 四

致尤精詩意尤得不然何曰獨言三十里也司馬遷
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
終終十爲同傳箋不曰終爲實數者成十則衡廣十
里縱長百里與此三十里不合故不言也考工匠人
爲溝洫柶廣五寸二柶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隤注云伐發也兩人竝發則十千維耦實五千耦
箋云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錯

噫歎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兮飛兮彼鷓鴣我客戾止夫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黷庶幾夙夜曰永終譽

振飛兒鷺春鉏白鳥也雖澤也箋云白鳥集于鷓鴣
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案雖當爲鷓鴣之雖不曰鷓
雖爲義王安石云鷓雖有水鷺所集也若曰爲豐之
辟雖則于助祭不可通若曰爲鎬之辟雖鎬在豐東
于鷓雖義無取王說非也夏官職方氏正曰鷓鴣枝
曰鷓雖客者敵主之僞疏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
敬特謂之客此詩曰振鷺之飛羽好而聚白與我客

讀詩傳箋卷七 臣工 五

之至大有容止可用曰爲儀在彼居國則猜嫌盡化
無有怨惡在此助祭則疑忌不生無有厭嫉禮記所
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
我有周無黷信兮其無黷哉終勉之曰庶幾于善夙
板匪解曰永終譽蓋持此無惡無黷之意坐令名于
無窮而在國在周夫將愛敬之無已矣疏謂二王之
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
益王室所曰特歌頌之案微子之命云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左傳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是詩雖爲

祀宋之來助祭而作而其意則專在宋曰白鳥喻者
尚尚白也當與有客一篇參看

振鷺一章八句

豐季秋冬報也

豐季多黍多稌夫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曰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大也普烱宣公十季冬大有季穀深傳曰五穀大
孰為大有季公羊曰為大豐季是也禾屬而粘者曰
黍稌稻注今沛國呼稌說文沛國謂稻為糯粘稻屬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臣工 六

也糯粘稻粘稻不粘者稌糯音相侶稌稻即糯也粘
糯形相侶惟粘不粘與百夏官職方雖奠宜黍稌揚
宜稻黍利高燥而寒稻利下溼而暑豐季則風雨節
寒暑時所已俱多廩辭也注或說即倉廩孫炎云廩
藏穀鮮絮也傳云廩所已藏蓋盛之穗也器實曰齋
在器曰盛蓋盛謂飯食也曰米稟為之稟穀也而地
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則藏稟曰倉經言高廩廩既
高大則米稟穗皆可藏也算濃十萬曰億十億為兆
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種韓詩曰為陳穀曰種

高廩所藏黍稌萬億皆新穀也而言及秭則陳穀夫
在其中矣醴者體也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醴濁而

涉之則清矣烝進也畀予也洽合也皆徧也黍稌多

而高廩富使得為此酒醴曰進畀予先祖先妣而又

會洽其百眾之禮牲牲玉帛兼不舉具如是則神之
降福有不甚周徧者乎此皆上帝之賜也故報而歌

之案郊特牲曰祭有所焉有報焉陳鵬曰為噫歎祈
亏普夏豐季報亏烱冬是一體之詩王安石云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曰洽百禮皆天地之功故曰此詩為

讀詩傳講義卷十七 臣工 七

祭上帝是也補傳則曰上帝有所而兼報尊之不設
瀆也然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天帝一也天可
報上帝獨不可報歟但烱冬大報上自天帝下全八
蜡四方靡神不舉皆用此曰為樂章惟報社稷則用
豎柝百箋云報者烱嘗冬烝疏雖因途其意究非廟
祀之樂詳見李黃毛詩集解

豐季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兮祖也本或作合兮大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身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罔既備乃琴簫管備舉嗶嗶厥管肅維蘇鳴先祖
是聽我容反止永觀厥成

兼目眸謂之瞽有目眸而兼見謂之矇有目而兼眸

子謂之瞽瞽官瞽矇大師屬官箋云樂官目兼所見

弓瞽音審也周禮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

百六十人眠瞭相之三百人大師則賢知而知音可

弓教其屬也案序言始作樂疏言武王雖已克商功

猶未成至弓大平始功成作樂是也至弓合為合諸

樂器一時琴之即執磬祝罔簫管之屬則不然矣序

讀詩傳論卷七 臣工

八

云合弓祖非合諸樂也合之言裕則弓補傳洽祭為

近是庭在堂中瞽在周庭在周大廟中之庭也大版

謂之業木謂之虞考工梓人為筍虞橫者為筍植者

為虞崇高也充也注夾為充盛刻版植業如鋸齒身

即業之上齒故云崇置五采羽弓筍虞之上兩角故

曰樹設虞業弓縣鐘磬身與羽其飾也明堂位曰夏

后氏之龍箎同筍虞般之崇身周之璧嬰據此則周兼

用之矣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傳云應小鞀田大

鼓大鞀禮應鞀在建鼓東應既為小則田宜為大箋

云田當作鞀音瞽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琴鼓鞀鞀

為大鼓先引夫小鼓也縣鼓者夏后氏鼓足般楹鼓

周縣鼓建鼓即楹鼓大鞀用之疏言諸侯鞀禮略弓

樂備三面而已故無縣鼓也始為大祭鼓始在縣大

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注麻者音槩而長也料者聲

清而不亂執即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

擊大磬謂之馨注馨形似犂鎗弓玉石為之釋名磬

磬也馨堅磬磬然孫炎云馨謂其聲高也所弓鼓祝

謂之止所弓鼓鼓謂之籛注祝如黍筍方二尺四寸

讀詩傳論卷七 臣工

九

淡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

椎名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弓木長尺

揅之籛者其名字林云籛用竹長尺也八音祝鼓屬

木樂記所謂控楊是也圍即鼓也鼓弓君樂執則搖

之祝弓祀之圍弓止之既備其器乃察其音而籛管

夫皆備舉勇大籛謂之言小者謂之筩注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編十六管長尺二寸籛一名

籛風俗通云籛作籛弓象鳳翼博雅籛大者二十三

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李巡云大籛聲大者言言

也小者管揚而小筊小也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簞
小者謂之篴注管長尺圍寸羿黍之有底如箎六孔
李巡云聲高大故曰箛小師注管如笛形小解兩管
而吹之案解兩管兩人解吹非一人吹兩管也 嗶嗶樂也肅肅敬也雖
雖則鳴之箛也空爲先祖是聽矣先祖自后稷呂至
文王也始成大武之樂合祭先祖弓武王廟而奉之
疏呂先祖爲文王非也我容雖兼二王之後然玩永
觀厥成一語其義則重在宋一遺杞連言之箋曰成

讀詩傳講卷七

臣工

十

爲治功之成王安石呂爲作樂之成俱可通

有誓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普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鮪有鮪鱧鱧鯉呂高呂祀呂

介景福

猗與歎辭漆沮二水自幽歷岐呂全豐鎬詳見小雅

吉日大雅縣二篇慘謂之泔注今之作慘者聚積柴

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呂薄圍捕取之李

巡云呂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云呂積柴養魚曰

慘小俞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慘也潛泔楷字雖

不同音義一也鮪大魚佻鱗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

邪行甲肉黃大者長三丈今關東呼黃魚箋呂鮪爲

大鯉仍傳之誤也鮪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一名

鮪此所謂鮪即天官漁人普薦王鮪是也鱧白鱧也

鮪黃楊今黃頰莢頭者是也鯉鮪也箋云冬魚性定

普鮪新來疏言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

冬薦之也疏云河南鞏縣今河南開河東北崖二山

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

讀詩傳講卷七

臣工

十

鬲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

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是新來也普取而獻之澤

及潛逃魚皆美備呂高先祖呂祀宗廟助成大福作

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案璣衡博雅言雖近誕而寓

意甚精不可廢也讀者深息而自得之易卦中孚豚

魚吉傳曰信及豚魚也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

信及魚也璣衡其知之矣

潛一章六句

月令季冬薦魚季普薦鮪俱于寢廟方慤曰王者

于祖廟曰人遺事之則有禋曰神遺事之則有廟
祭神遺薦人遺也

雖禘大祖也

有來雖雖全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隸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蕤及
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曰蘇社既右烈考夫右文
母

普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儀禮少牢饋食特牲
饋食皆曰有司徹案此乃成王禘大祖及徹俎樂師

讀詩傳卷七

臣工

士

帥學士而歌之樂章也學士國子也舊唐書曰大祖
謂后稷非謂文王也禘有審諦之義禮記大傳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曰其祖配之若曰大祖爲文王
則所自出爲王季矣斷無此理稷所自出爲姜嫄其
父帝嚳經無明文當如長發疏言祭所感生之帝也
但所感生不知誰何必據箋云嚳帝汁兗紀則又涉
識緯矣非學者所宜言也此詩禘大祖后稷言其助
祭者來則雖雖然而蘇全則肅肅然而敬相助也穆
穆美也廣牡大牲也隸陳也假嘉也皇考武王也孝

子成王也助祭則述其顯相之勞主祭則狀其儀容

之美於哉百執事之人又薦廣大之牲助予成王曰

陳祭祀之事凡此皆我皇考武王之嘉美綏定我成

王故能合萬國之歡心曰事其先祖也宣徧也哲智

也徧智則無所不通人謂賢臣也文武猶書所謂乃

武乃文也蕤安也蘇社多福也烈兗也烈考文王也

案箋曰皇考爲文傳曰烈考爲武集傳又曰皇考烈

考爲文王一人皆非也武王之時其臣宣徧明哲無

所不通其君文德武功無所不備用曰再造區夏上

讀詩傳卷七

臣工

士

則安及于皇天下能昌大亏其後而又安我曰眉壽
助我曰蘇社是皆我皇考武王之力也然非既見右
助于烈考文王並見右助于文母大妃安在具有天
下得行禘禮于大祖之廟如此哉呂祖謙曰周所曰
王天下行禘禮于大祖者文王武王之功也文武雖
同建王業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善詳于武王而
卒推本于文王大妃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遵家不造
孳孳在穴於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也烈
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也詩疑案此詩

序曰禘太祖也與詩意全不相侂故集傳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而不明其所用但曰皇考烈考合爲一人夫屬可疑惟呂氏此解似爲允協卽禘意未覺可通後大武一章歸重武王而大推本文王蓋周家王業非文王棄呂開其始非武王棄呂底其成則此章之詳于武王而推本文王是也宣哲則人之遺盡文武則君之遺備人遺立則天道成是曰陰陽蘇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憂而子孫大蒙其福也

讀詩傳講卷三七 臣工 十四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蘇鈴典典幃革有錫休有烈光率見昭考曰季曰高曰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曰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疏言周公居攝七季而歸政成王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文章也凡車服禮儀皆是交龍曰旂有鈴曰旂畫二龍于旂一升一降相交鈴縣于竿皆諸侯之所建也蘇在軾肯鈴在旂上

左傳錫鞶蘇鈴昭其聲也陽陽色之明典與聲之明也幃幃也響響謂之革从絲曰響从皮曰革鶴金飾兒猶韓奕所謂金卮也疏謂旂蘇鈴革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翰見之後成王親率諸侯助祭而見昭考焉書係穆考文王則昭考武王也穆爲美德昭爲明德序有左右義無優劣孝者孝恩內盡志也章者章獻外盡物也能左右之曰曰介助也皇美也祐福也蓋合天下之孝章爲一人之孝章曰助成眉壽永保其王業恩美此多祐與

讀詩傳講卷三七 臣工 十五

非賴此光明文章之辟公曰多福綏定之安在使我繼續光明進幾于純嘏哉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案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集傳因謂孝章曰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曰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曰全于純嘏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然玩此詩歸德之意多而烈文則示祥之意多大微有別集解補傳皆謂天子辟公君臣之間並受多福詩旨已非疏夏曰純嘏謂大夫其支離益甚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夫白其馬有萋有且鼓球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曰絜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緘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重言有客致丁寧也殷尚白白馬為武庚所乘乃飯而被誅復命微子于宋曰代殷後故曰夫白其馬案萋之言棲也且之言苴也宋在周家猶苴茅之棲樹上與大雅召旻篇如彼棲苴音義並同蓋于其求全

讀詩傳講卷十七 臣工

六

之時寓大息之意傳言萋且敬慎兕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惟棲苴故敬慎曰盡心力于其事同一義也集傳未詳疎矣玉謂之雕雕謂之琢鼓球治玉之名數有雕音見行葦篇旅眾也謂卿大夫之從行者眾也人而鼓球則溫其如玉賢美可知此言微子選擇教飭之有絜也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注再宿為信重言之故知四宿絜絆也言授之絜謂絜曰絜絆其馬欲留我客意極殷勤既不可留薄言追送之于其左右諸臣夫皆安定之此

言成王總總屬凌之棄已也淫大也夷易也書曰天

命有德天討有辜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詩曰武

庚之叛成王既有大威曰誅罰之矣今日微子之賢

我祖在天之靈降福豈不甚易哉惟辟作威即天討

有辜也神福有德次惟辟作福也淫威二句互文示

斧正得成王命微子代商後之本心詩人因其來見

祖廟述其事而歌之案傳本兪雅威則也訓淫威為

大濼則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

子也夫有大濼則而用天子之禮樂何曰神便降福

讀詩傳講卷十七 臣工

七

之甚易邪于文義似不可通故據補傳曰易之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稔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般遏劉耆定兪功

皇美也競疆也烈業也注謂功業也允信也遏止也

劉殺也耆致也武王克商周公作武曰稔大武之難

曰於弓美哉我武王之為君也曰無競而成克商之

業而其所曰無競者由于信有文德之文王受天命

弓先遂克開基業弓後武王繼嗣雖曰武受之然克
勝弓般實遏止其殺非恃武也惟不恃弓武所已成
無競之烈致此定大平之大功焉舞率大武樂率此
詩大武之舞在弓止戈大武之詩在弓止殺序說是
也集傳則混舞弓樂矣宣公十二年普妖傳云洵曰
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注謂致討弓昧則弓者
爲致當與皇矣篇上帝者之之者同義箋因皇矣傳
訓者爲耆老之耆因云耆老也季老乃定女之功疏
遂引六十日耆案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

讀詩傳鵠卷二十七 臣工 十九

九十三而終克商之時季已八十九不得謂之耆也
箋又云武王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季疏又遷就傳
會謂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曰八季卽位至十三
季乃誅紂不又與尚書武成惟九季大統未集之言
顯相悖戾哉耆當訓致毋庸擬議

武一章七句

黃樓曰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謂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大武之樂
終不如舜之盡善唐太宗卽位謂侍臣曰雖發揚

蹈厲與弓文容然功業由之被弓樂章示不忘本
大宗俊一時之意弓取天下止戈之武又安在哉
世運之盛衰弓此可見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讀詩傳鵠卷二十七 臣工 十九

十九

讀詩傳鵠周頌卷二十七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譌周頌卷第二十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翰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穴於弓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弓皇王繼序
惠不忘

因灾病也禮天子未除喪日子小子既除喪而仍為
是儼或追述武王初崩在喪之事然成王即政告嗣

讀詩傳譌卷二十八 閔予字

之時季甫十八實小子也湯誥予小子履即非冲幼
夫弓自儼豈必在喪為然哉造作偽也遭家不造言
遭内變不可作偽也嬛嬛孤特兒皇考武王皇祖文
王也陟降上下也庭直也箋云上弓直遺事天下弓
直遺治民信無私枉是也止語辭楚辭所云三公指
讓登降堂只不得引弓為證三公人也可言登降文
王既沒而猶陟降在庭杳渺之談不可為訓斷弓傳
箋之說為是皇王武王也有聲詩云四方攸同皇王
維辟皇王烝哉箋弓皇王為武王此又兼言文武則

非矣成王即政翰章于廟告嗣追悼傷感而言曰可

閔病者予小子弓往日遭家遺之不可為嬛嬛然如

在病中奄賴我公居攝致此大平也今將自為政矣

歎我皇考武王終世克盡繼述之孝者實由念此皇

祖文王上弓直遺事天下弓直遺治民所弓善繼善

述也孝原弓敬非敬夫兼弓為孝維弓小子夫惟早

作夜惠敬弓直内而行祖考之遺哉蓋皇考弓念皇

祖為孝予小子夫弓惠皇考為孝弓是再歎皇王言

當繼序其業惠其所行而不設忘也案大序曰頌美

讀詩傳譌卷二十八 閔予字

盛德之形容弓其成功告弓神明者也補傳夫云大
平而頌聲作則此詩及訪落敬之小誌四篇既削弓
頌自己功成治定即政告嗣而言非初免喪而哀未
忘也若初免喪成王季甫十三身知謀訪羣臣求助
進善使其時果知謀訪求助則又何煩周公居攝弓
况讀大誥多士諸書時未大平未可作頌弓告成功
也其為親政之後追悼往事兼疑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兮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爲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曰保明其身

訪謀也說文汎謀曰訪落始也艾歷也注長者多艾
歷言少則未艾歷也將資也判分渙散也堪勝也成
王始即政既翰于廟因與羣臣謀之謂謀訪我即政
之始事自己率循昭考爲先務而我昭考之遺於兮
其悠遠哉朕身相太縣絕未有歷盡之期不可及也
今羣臣相資將我就而及之始非不勉彊繼猶恐其

讀詩傳講義卷八

學字

三

判敬所曰然者維予小子才智短淺未堪勝任此國
家之多難此夫追悼之言書所云遺大投觀于朕身夫此意也是已不能循是
昭考然我昭考紹述文王之直遺外曰施于上下內
曰登降于厥家其美究何可忘哉休矣皇考用此直
道曰保明其身我既遠不相及不知羣臣操何遺曰
保吾身使免危亾之患明吾身使無蔽塞之憂也成
王之謀于廟者如此

訪落一章十二句

黃樓曰閔予小子言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而訪落

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直道而行俛
仰無愧則我夫當繼其直道而期無愧兮俛仰之
聞也閔予小子言於兮皇王繼序思不忘而訪落
則言休矣皇考曰保明其身吾于繼序思不忘一

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曰文武爲念案廟爲武王考專稱武王然思武王即所召思文王想其食見于齋坐見于疇而
不能曰頃刻忘也吾于曰保明其身一句見成王
未嘗一日不曰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苦之或
過行之或虧而身之或不正也吾于二詩見成

讀詩傳講義卷八

學字

四

王之用心真文武之用心成周大蘇之治雖本于
文武之功而夫成王曰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爲
中材之主何足曰知成王案孔子于師彖曰能曰
眾正可曰王矣于比象曰外比于賢曰從上也皆
謂武王也于蒙彖曰蒙曰養正聖功也于般彖曰
履帝位而不災光明也直曰聖與帝美成王周公
謂成王爲中材之主者洵屬無識
敬之羣臣進齊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兼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兮究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大雅美文王於緝熙敬止日書訓武王敬勝怠者吉
重言敬之欲成王知持敬之遺也士事也說文事乃
士之本訓人曰士儼謂人足曰任事故夫曰士名之
就成也將大也佛當作彌輔也仔克也肩勝也言勝
任也成王翰廟謀于羣臣羣臣在廟進齊詩人述其
事而作此歌言王其敬之哉敬之哉天有顯道其命
靡常賞善罰惡不易之理無謂高高在上而不吾察
人君一登一降事無巨細天之監視日在兮茲此敬
之之遺所曰不可須臾離也羣臣之齊嗣王者如此
王承其齊而答之曰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此敬之
之意惟日有所成月有所大我及我汲汲學有繼續熙
廣書傳釋名呂漸底兮究明又賴羣臣之輔彌使我
不聰余案此時羣臣進齊成王自謙君臣一德復相
問答而且切于學問純于治道實有可頌之理曰故
詩人備述其事而頌之非如補傳所云設為成王之

讀詩傳鶴卷十八 學字小 五

言欲其求之學問求之輔彌也至謂羣臣善誘其君
則是歸美其臣更不得削于頌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忌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其于韓蠹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艾也謂創艾也毖慎也篇名小忌言當慎之兮微

也粵峯掣曳也注謂牽挽箋云羣臣小人廉散我掣

曳謂為誦詛欺誑不可信也案易睽卦六三曰見與

讀詩傳鶴卷十八 學字小 六

曳其牛掣夫牽挽之義今本毛詩故言作韓蠹訓同

俞雅疏謂古今字是也至呂祖謙輩訓粹為使蠹如

蠶蠶有毒之蠶義夫可通特少涵畜耳蠶醜蠶注謂

坐其腴說文蠶飛蟲螫人者螫蟲行毒也埤雅蠶毒

在尾穎如鋒故謂之蠶桃蟲鴿其雌鴿注鴿鴿桃雀

俗吟為巧婦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

或謂之上巖或謂之過巖或謂之女鴿或謂之鴿鴿

自關而西或謂之鴿雀疏云今鴿鴿是也微小兮黃

雀其鴿化而為鴿故俗語鴿鴿生鴿箋云鴿之所為

鳥頭扇也或曰鵝皆惡聲之鳥埤雅鵝巢于葦菴
繫之曰髮性巧故哢巧婦其喙尖利如錐聚茅秀爲
巢曰麻紩之如刺巖然故一名巖雀拊翻也集會也
蔞虞蓼注虞蓼澤蓼埤雅莖味辛一名蔞生水澤
中蔬言辛苦之菜也成王卽政在朝求助言徃昔流
言記譽牽挽我者實多賴公維持致此大平也今公
歸政于我矣我其懲創徃事慎防後患當爲羣臣是
望羣臣其我牽挽使我求助而反自求辛苦之毒也
倘因求助而牽挽及之則是自求辛苦矣其始信彼

讀詩傳詁卷六 學字 七

流言本小事也後乃釀成大亂猶之桃蟲小鳥終乃
拊飛竟成大鳥可不慎歟子鑑肯夫方念多難未堪
勝任公又棄我而去之又不曾于辛苦之地如集于
蓼于我之求助自不容己矣案金縢武王既濇用匪
其人是呂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公辟居東呂致
三監及淮夷叛是多難也但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及
此四詩皆當歸政呂後追悔從肯一時所作若是居
攝之時與謀求助自有周公不在嗣王也若在未攝
呂肯王所信任自有二公夫無庸求助也嗣王求助

實因周公既去惟恐又及于難所曰謀之羣臣別求
輔助持盈守成正易既濟大象所謂息患而豫防之
也箋曰三監淮夷之叛作又集于蓼正解又謂此時
居攝大非

小志一章八句

載芟普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柅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呂有賔其饁息媯其婦有依其上有略
其柅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爾斯溇驛驛其途有厭其

讀詩傳詁卷三 學字 八

傑厥厥其苗絲絲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
爲酒爲醴烝粝祖妣呂洽百禮有饗其香邦家之光有
芟其馨樹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柅案柅官柅氏掌攻草木
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
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普爍變其水火維氏掌殺草
普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爍繩音而芟之冬日
至而柅之若欲其化也則呂水火變之是柅木在冬
夏芟草在爍序言普藉田而祈社稷芟柅非其時也

然幽風始播百穀先呂茅索紉此詩播厥百穀先
呂載芟載柞正謂來耨耕藉先期芟柞皆所呂預言
其始非正月耕藉二月所穀方始芟柞也郊鄉耕也
注舌土解舍人曰釋釋猶霍霍解散之意穀草攻木
他而爲上其氣蒸達而蘇故耕則澤澤然而潤郊霍
釋澤音義竝通千耦言耕者之多也崧太草也草易
生故既芟而又耘下溼曰隰吟謂舊田之有徑路者
主家長也禮防記家無二主是也伯長子也白虎通
云子最長迫近父也亞次也次子伯者仲叔也旅瑕
也謂餘夫也疆壯也謂疆有力者地官遂人呂疆予
任毗言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也能東向之曰呂若今
傭賃爲所驅用者是也噲眾也眾多飲會之聲也飽
饗饋也媚愛也依倚也士夫也略利也做載始也茲
者千耦則饗者夫多眾會而呂饗己爲勞息愛其行
饗之婦饋餉而呂耕田爲苦徒倚芟籽之夫婦媚
士依交相慰勞同勤農事杞又盡利略然如刀劍之
刃勇始事于商畝之中播種其百穀百穀之實甬則
斯生人勸器利田善故也驛驛生也注言種調達出

讀詩傳講義卷十八

九

地也其種均調出地而生達也厥足也苗先長者爲
傑厥厥則齊等之苗夫美矣縣縣樨也注言縣樨精
庶耘也縣縣則耘不絕矣濟濟容也刈獲眾多之容
也稷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秬言在廩取之呂爲
三種之酒五齊之禮也烝進粢子洽合也進粢祖妣
呂會合百禮又有會之香者爲飴酒之馨者如茶鬼
神歆饗則足呂允我國家祭祀獲福則足呂寧我胡
考傳云胡壽也考成也疏引僖二十三平左傳雖及
胡考周書溢濂係民者艾曰胡言考者老季而有成
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案說文牛領下垂曰胡老
獵夫垂胡胡之爲壽義取諸此士冠禮詹壽萬季永
享胡福注胡遐也遠也皆呂壽言也匪非也且語辭
振古也注猶云久若此耕藉祈穀本呂重農非呂允
國家寧胡考然心匪爲此而已有此心匪爲今而已
如此今嬰豈自茲伊始哉修德行禮自然獲報蓋古
而又古所從來遠矣箋呂邦家之允爲典饗賓客後
儒遂呂胡考之寧爲供養者老不知詩人本怡特因
藉田祈穀而推闡言之借作正解非也况邦家允榮

讀詩傳講義卷十八

十

豈止饗賓一事百禮謂犧牲玉帛無不畢具儻云燕饗之屬夫非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臣柎焮報社稷也

芟芟豈柎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甬斯泔或來瞻女載簠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罇斯酌呂罇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在在積之稟稟其崇如墉其比如柳呂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瘳牲有抹其角呂佶呂續續古之人

讀詩傳為卷二十八 學字

二

芟柎為焮冬之事載芟菁菁祈穀故先言焮于柎為舊日之事豈柎焮報社稷故先言菁立言之體如此芟芟柎也注言嚴利舍人曰柎入地之兒傳云芟芟猶測測也柎豈則刃利故測測始事南畝播種百穀其實甬氣斯生或有來瞻視女者載之于方筐圓筥其饗則伊黍也周人謂餉曰饗筐筥所呂盛黍稷者稷之用賢而味賤玉藻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而貶會味也黍則味美于稷豐季耕作農夫雖賤猶會黍也笠呂禦暑雨繩繚而成糾繚也罇罇也酌刺也疏

謂酌是用罇之事罇是鉏類故酌為刺地也罇太也

茶委葉王肅云茶陸穢草蓼虞蓼水澤所生田有原

隰故草分水陸呂柎刺地罇太茶蓼茶蓼腐朽則黍

稷茂盛月令所謂燒薙行水利呂殺草如呂蒸湯可

呂釀田疇可呂美土疆是也挫挫穫也注刈禾聲稟

稟眾也注積聚緻邗疏緻謂密也小爾雅穀穎謂之

挫挫為刈禾之聲稟為聚積之密騰謂之墉櫛理髮

器也崇如墉言高比如櫛言密皆穫積之多也百室

百夫之室也天子六鄉六遂于六鄉則一族百室大

讀詩傳為卷二十八 學字

五

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也于六遂則一鄰百室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是也溝洫則通鄉遂而言未謀璋曰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此偁百室舉一洫之田言也穫積既多遂開百室呂納之百室既盈則農功畢而婦子寧矣黃牛粢屑曰瘳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黝焮報社稷陰祀也正禮用黝社為土神用黃故黃粢兼也天子社稷大牢舉牛呂該羊豕抹困兒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禮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侶嗣也嗣續古人夫肖篇振古如

茲之義言古人于農事之成常行報禮今日之舉夫
呂伯續徃古之人而修常典于不墜云尔案經明言
續古之人則傳所謂嗣肯歲續徃歲蘇轍所謂與來
歲俱為牽扯添設箋云亦有豳司蕃呂續徃古之人
夫非

豳柁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紕載弁休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鬲鼎及蕭兕
觥其斛旨酒息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讀詩傳語卷六

學字

三

此繹祭賓尸之樂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彤夏曰復
彤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繹賓尸者繹祭之
禮主為賓事此尸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尋繹復
祭故謂之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謂
之賓尸百絲衣祭服也紕絜鮮兒載之舌戴也弁屨
弁也士冠禮注云其色奕而微絜如屨頭然休休服
也注謂戴弁服傳云休休恭順兒說文云冠飾也大
夫呂上祭服謂之見士祭服謂之弁屨弁屨衣縗裳
皆呂絲為之故曰絲衣其紕載弁休休繹在廟門不

在廟堂門側之堂謂之鞶注夾門堂也堂為門鞶之

堂則基夫為門鞶之基冬官匠人門堂三之二注呂

為鞶也白虎通云鞶呂飾門明臣下當見于君必鞶

息其事也繹祭于此大有鞶息之義基階也鼎絕大

謂之鬲圓弁上謂之蕭注鼎斂上而小日箋云士升

門堂眠壺濯及遵豆之屬降徃于基吉濯具又眠牲

從羊之牛反告充己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疏言

若正祭則小宗伯眠滌濯祭之日逆盥爵饌吉時吉

備于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

讀詩傳語卷八

學字

西

夫宗伯之屬士也兕觥劉鴈也觔角罔也正祭無兕
鴈禮無所失故無可割繹祭賓尸至旅而獻醑交錯
容或失禮故設之也然雖設此兕觥而其狀劓然究
無所用蓋凡助祭者飲此旨酒無不息呂柔蘇自安
無設謹誇無設傲慢洵為壽考之休徵也吳諤也祭
末不吳不敖祭肯齊敬明矣呂此獲福而得壽考事
雖未然而有其徵故曰胡考之休此賓事所祭之尸
行之得禮是呂祭而歌之也案鳧鷖守成夫為繹祭
奠尸之事然美在公尸為王政之興故削于雖絲衣

賓尸美在助祭無犯非禮所已形容盛德故削于頌
若徒呂為祭而飲酒則祭為何祭且弟言飲酒即無
夫禮夫何足頌于廟邪其為天子繹祭之詩非疑至
序中高子靈星一言或疑為後人竄入然夫可為子
憂所引曾子在聖門季最少子憂明曾子鼻之是
曾子猶長于子憂也孟子偁高變是高子長于孟子
可為子憂所及見鳥得一槩非之徐整云子憂授詩
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補傳曰周曰農
事開國靈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

讀詩傳講卷十六

學字

五

又從而繹之周蓋呂為重祭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為
靈星之尸故于序明之後之傳授者存于經而不設
疑豈為虛言哉漢高帝去周未遠庶事草創獨詔天
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補傳所云昧為有識然
夫不知高子之言即子憂所存也據後漢書祭祀志
祠后稷謂之靈星言后稷配食星也則此正祭為
祀后稷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遺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寵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龔公允師

成王作大武呂象武功于其成也為詩呂告廟名其
篇曰酌言武王能斟酌先祖文王之遺呂養天下也
鑠美也王武王也晦昧也純大熙亮介助也大介謂
周有臣三千也龍寵也躋躋勇也注勇壯之兒疏引
矯矯虎臣躋矯音義竝同公事也當紂之時晦昧不
明是矣於兮美哉我武王遵循文王養天下之遺聽
其時之晦昧至十三季而時始大亮

讀詩傳講卷十八

學字

六

季據竹書十二季誅紂則是用大助呂致此武功我
師渡孟津在十一季也
成王荷其寵而受之是躋躋然之武功本武王之造
佗成王寵受則用是有嗣矣實維龔武王之事出全
公信能得用師之遺哉不然何其傳嗣不絕也案此
詩則知武王雖取天下初非有利天下之心夫救民
于水火之中不得已而用師百序云能酌先祖之遺
呂養天下得詩言外之意頌佗于成王故呂文王為
先祖

酌一章八句

嚴粲曰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躊躇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曰武爲武之卒章曰賚爲武之三曰桓爲武之六米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殷一體夫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綬萬邦履豐季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四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曰開之

桓桓烈烈威也注皆嚴猛之兒烈烈見小上事也人雅及商頌

讀詩傳講卷二十八

閔字

上

曰士僊足任事也猶書所僊熊羆之士也皇君也謂

武王也開代也左傳昔周饑克殷而季豐武王有其

事無其詩頌聲未作故也全成王時而頌聲作矣謂

我今日所召能攘綬萬邦履獲豐季天命匪解久而

不厭者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平居講武于國

係有厥士而軍眾盡武出則類祭于天禡于所征之

地用此武事于四方志在召武安定于其家後果克

如其志於哉昭此王業于天遂盡皇王之遺代商而

有天下矣武有是志天有是應詩人追述其事而歌

之詩疑曰大雅於昭于天所召新命此篇於昭于天所召代商其理一也

桓一章九句

疏曰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

桓字名篇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

桓則謂軍眾盡武桓字雖出于經而與經小異故

特解之案疏言明哲則保有厥士自謂熊羆之士

虎賁之士傳僊訓士爲事義自可通箋申傳意謂

能安定天下之事便與下文于四四方句氣不相

讀詩傳講卷二十八

閔字

大

貫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召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息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釋息

應當也敷布也釋陳也謂陳是遺而尋釋之也息語

辭武王克商大封功臣于文王之廟成王作頌追述

其事而爲此歌言我周王業基始文王文王既召憂

勤致有此天下之業我子孫自當受而有之矣然天

下之定定于善人文王之勤要不能含有功德之善

人而別求安定之術也是已敷布政事陳繹文王之
道我自今已律仍維求善人已安定天下焉蓋刑威
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是我周之所已受命而王
業之所由成也於哉繹惠尚其錫予善人不忘文王
所已憂勤之遺兮案詩已賚名篇則論語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自是此詩確證况論語既不曰武而榮曰
周則賚予善人不始于武可知所已武王大封推本
文王不惟嚴賞不教自專正見文王之勤大勤在善
人也數時繹惠釋在善人祖維求定夫求在善人也

讀詩傳論卷二十八 閔字少

九

非徒釋天下求非徒求之天下哉序誠得詩人已賚
名篇之惜不可輕為訾議矣

賚一章六句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翁河較天之下
時之對時周之命

陟其高山即禮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也巒山墮注
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喬高也允信猶圖也箋

云信案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也翁合也河自大陸
之北較為九河祭則合為一河九河徒駭大叟馬頰
覆繡胡蘇簡絮鈎盤鬲津注徒駭今在成平縣胡蘇
東莞縣今有胡蘇亭普焮係乾圖云齊呂移河為盼
填闕八流已自廣故書注詩疏皆言齊桓公寔為一

李光型曰洛苑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
今直隸岩縣在 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
九河在滄平開海之灣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 今山
武定府 鬲津在樂陵 今屬武定府 徒駭在齊河 今山
東府 副南 今屬德州

讀詩傳論卷二十八 閔字少

十

濟南覆繡在滄豐 今武定 鈎盤在德平 今濟南
府北 皆濟
南府所屬今真定 今直隸 鬲 今濟南六百餘里古河
自泲水直趨北至大陸皆真定府地又北播為九河
固永平河開地也 今皆直 不應河至大陸北而東反

迴流而南已至濟南之境考明一統志夫謂在濟南
不足據案水本東南流禹貢導河至乎大陸使之北
播明言同為逆河矣東至天津南盼濟南順水之流
而入于海宜也李駿非是衰歎也對配也此武王既
有天下巡守侯國祭祀河嶽詩人述其事而歌之曰

於兮美哉是我周之武王也既登陟其高山及長狹
之隋山與高大之喬嶽舉望秩之儀又信案山川之
圖河之流雖有九而河之神則一也合呂祭之夏敷
布其祀典兮普天之下凡名山大川輒跌所未到者
大皆類聚兮是而配對焉山川大小呂類相從祭兼
不偏此我周之所呂受命而王業之所由成也范處
義曰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
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鬼神之助故申
言之

讀詩傳譌卷二十八

學字

主

般一章七句

曹粹中曰說文般旋也象身之旋从身从殳殳所
呂旋也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徧兮四嶽
所呂般旋也箋呂爲般樂蘇轍呂爲般游又何怪
秦皇漢武恣意巡行縱情封禪哉夫未知武王之
巡守固有是不得已焉者百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
補傳曰頌專兮美功德呂告神明而周頌有助
祭謀廟進齊求助之詩侶非爲告神明而佗然

美其助祭是呂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
廟是呂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齊求助
是呂進齊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
頌者用兮天地宗廟詎設有虛美哉惟魯頌多
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侑說者呂是爲功德
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呂來文字之變質
者日呂萼醇者日呂醜魯頌佗兮周之既衰宏
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呂告神明
魯頌乃呂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

讀詩傳譌卷二十八

學字

主

百非商周之舊也

讀詩傳譌周頌卷二十八

男玘恭校字

讀詩傳魯頌卷第二十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駟之什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遺儉且昆用寬且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野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白
車彭彭恩無疆恩馬斯臧

傳駟駟良馬腹餘肥張也疏餘謂馬脅也元季公羊

讀詩傳魯頌卷二十九

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為

國都邦畿千里五百里為甸甸各百里公侯百里五

十里為甸甸各十里魯為侯國坰之野遠方國則五

十里也遠牧于坰則民田無所妨害序言足用愛民

務農重穀即于牧于坰野一端見之壯曰騶壯曰駟

注今江東呼駟馬為騶駟草馬名馬曰壯為善薄言

駟者言馬之善尚不止此也有多品勇傳駟馬白跨

曰駟黃白曰皇純異曰驪黃駟曰黃駟云跨髀開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孫炎曰白跨為股脚白非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盛

兒良馬有力有容所曰盛也戎馬曰下三種分見下

三章疆竟也臧善也伯禽魯賢君恩遇其濃本無疆

竟而恩及于馬斯馬自臧善馬夫苟善用其恩推之

它事當夫無不盡善獨馬也歟哉案僖公在位三十

三季昔秣所書秣無可美史克作頌四篇篇各頌其

一端原非形容其盛德大非真能足用愛民務農重

穀也後世文人獻頌多為溢美之辭特效魯且國史

讀詩傳魯頌卷二十九

猶錄于經正曰觀世變寧取其溢美邪然頌不忘規

猶可于魯頌四詩見之非若後世徒為頌禱也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騶有驪有黃白

車任任恩無期恩馬斯才

傳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駟駟黃曰駟駟駟曰

騶駟云駟今之桃萼馬疏言駟矣而微黃駟青而微

異任任有力也疏謂此章言戎馬戎馬賢多力故云

任任有力疆言其廣期言其長才多材也恩遵伯禽

之濃本無窮期而恩及于馬夫能使之有力而多材

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雜呂
車釋釋恩兼數恩馬斯佳

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鬃鬣曰駟赤身鬃鬣曰駟鬃身
白鬣曰雜說文驪馬文如驪魚也雜鳥名鬃身白頸
馬色如之故名釋釋善吞也疏謂此章言田馬田獵
尚朕故言釋釋善吞數厭也箋云恩適伯禽之濃兼
厭倦也作配也言皆作而奮配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魚呂

讀詩傳鶴卷无駟 三

車松松恩兼耶恩馬斯祖

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駟二目白
曰魚鄗云駟淺鬃色今之泥驄彤赤也駟即今之豬
白馬說文馬文似鰕魚也駟散也疏引釋畜云四散
皆白駟鄗云駟脚脰蓋謂毫毛在駟而白長者為駟
也一目白曰駟兩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羅願曰馬目
欲黃小而多白則驚畏故其序尤在後疏謂此章言
駟馬主給宮中之役資其肥壯松松遺逐也駟馬非
能彊健傳言松松彊健謂遺逐之時欲其彊健也不

正為邪徂往也恩適伯禽之濃兼有不正而恩及于

馬夫兼不可驅策而徂各得其正也案論語曰恩兼
邪一言盡三百篇之指義取斷章而作詩者夫非不
知恩之兼邪不當恩僅在馬也詩僅頌其恩馬規齊
之意顯然矣豈得曰衛文之新立衛國致其殷富為
僖公比哉惟遠牧坳野不使傷農濃且意美一定不
易凡牧馬者不可不知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遺也

讀詩傳鶴卷无駟 四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兮
下鼓咽咽醉言舞兮音樂兮

駟馬肥彊兒馬肥彊則能升高致遠臣彊力則能安
國治民疏言曰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乘黃四馬
皆黃也公公翰也明謂職事修明重言明者明之至
也案公只空據禽雅在公事上說箋云明義明德又
引禮記在明明德皆夫之過魯君臣不能如是振振
羣飛兒鷺齊鉏埤雅鷺之集毒至水面數尺則必低
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紀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

下也鷲喻羣臣絮白而有威儀下喻羣臣欲退苦公
事既畢退而燕飲也疏曰在公爲舊臣振鷲喻新來
之士實屬彊爲分別集傳訓鷲爲鷲羽鷲者所飢玩
二章鷲方振振兮飛其羽焉得爲人所飢且人臣執
羽祀舞當與苑工同譏矣何頌之有邪補傳兮下謂
止其所兮飛謂得其所其說是也咽咽鼓節也燕禮
曰樂助勸曰鼓節之其聲咽咽然也鼓猶所謂坎坎
鼓我舞猶所謂躡躡舞我也晉相也古君臣相樂也
案左傳僖公之時臣之賢者公子季友與臧孫文仲

讀詩傳卷五 駟

五

然季友旣不能忖子般之難又不能忖因公之難文
仲則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孔子儼其竊位臣之有遺
固如此兮然序言君臣有遺夫就其一端言之非全
體也卽如僖公技兮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遺之一
也魯人欲爲一頌行父知尊周室必請命兮周不設
自專此盡臣遺之一也所謂有遺如是而已況當僖
公祿未太公室政不在大夫則謂有遺也周宏
有駟有駟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鷲兮
飛鼓咽咽醉言歸兮晉樂兮

剛子牝黃而牡驪天下之豎馬也疏言臣禮翰翰其
夕不當常在公所令閒暇兼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
餘敬也君之兮臣燕饗有數兮曰燕事之故與之飲
酒是君有餘惠也飛鷲羣臣欲歸左傳所謂酒已成
禮不繼曰淫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曰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兮晉樂兮

讀詩傳卷五 駟

六

善也祿也此章言君臣有遺則陰陽祿順從今日始
歲其當有豐季是君子有善遺致穀祿曰詒孫子則
德澤及兮無窮燕樂傳兮後世又豈特言燕言歸一
時相樂云尔哉案僖公時晉烱書不雨者二大雨雪
者一書烱大雪者二書彘者一書大旱者一書大雨
雹者一其有季者無書則經所謂歲其有者火僂僂
願之辭耳然臣而願君如是則平日臣之所曰事君
與君之所曰待臣有遺夫可見矣序云有遺與論語
邦有遺則知之有遺同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息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旒棧棧鬱鬱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預宮頌泮同辟靡水園且如壁
已節觀者泮則半水降殺其制故名預宮也靈臺言
於樂辟靡此言息樂泮水學有大小而為人情之所

樂則一也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芡案本草陶注云
二三月作莢時可作菹及淪食之又有渣芹可為生

讀詩傳卷九

七

菜夫可生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奈

芹取莖葉竝堪作菹蔬言芹生于水化出于宮傳云

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灋

則其文章也棧棧言有灋度也錢文子云棧棧草葉

多兒旂下坐如葉之多也噦噦聲也小大猶尊卑也

僖公能修泮宮詩人美之言我息樂此泮水已采其

芹適值魯侯親往視學觀其所建之旂則棧棧而有

容聽其鬱鬱之聲則噦噦而有節國人無小無大皆

從僖公往行于學蓋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可取而

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暇夫芹也

息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踳踳其馬踳踳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踳踳僑也有驕蹇之義與駘篇小子踳踳美惡不嫌

同辭昭昭明也見僖公之馬則樂其踳踳聞車馬之

音則樂其昭昭蓋由公之顏色笑語非有所怒惟有

所教循循善誘是已可樂

息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讀詩傳卷九

八

傳芣芣葵蔬云與苜蓿菜相侶葉大如手矣間有肥者

著手中滑不可停莖大如七柄葉可生食又可瀹滑

美江南人謂之萼菜或謂之水葵干寶曰為芣藹草

堪為菹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本草芣藹人有名燕

用品案說文芣从艸弗聲連丑反非古凶字俗从卵

非今改正肯二章已芹藻喻人才則芣夫非無用但

諸說紛紜究不知何物耳禮凡大合樂必遂蒼老鄉

飲鄉飲皆大合樂皆行蒼老之禮于泮宮疏古難老

者身力康彊難復之老永錫如王制八十月古存九

十日有秩之類既飲言其暫永錫言其長順彼蒼老
之長遺服此魯國之羣獸屈服也醜獸也引奉尚齒
通乎上下古今故五帝憲三王又乞言卽察而在下
如我孔子亦必曰安老爲先魯侯既修泮宮視學必
先蒼老固其所也先儒乃云昔祈其壽考次祈其功
業謂既飲美酒天遂錫公曰難老之福又曰順長遺
爲順從賢者屈羣醜爲屈服淮夷皆錯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讀詩傳卷五

駟

九

范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四章服淮夷張
本雖曰頌之夫有規意蓋謂非德不足曰服人也案
僖公本非有德詩疑所謂詩人因作泮宮而曰此頌
詩夫欲其君修德曰來遠人曰穆穆美也內曰明其
德外曰慎其威儀而總之不離于敬所曰爲民濂則
也能修泮宮故曰允文能服淮夷故曰允武文武者
君德之備德備則足曰昭明感格乎烈祖所行自無
有不孝伊祐之求夫本此孝敬文武之德曰自求之
而已駟之序言能遵伯禽之濂烈祖卽伯禽也惟能

昭假烈祖所曰行靡不孝自求伊祐一語雖緊承靡
有不孝恰總結此一節謂靡有不孝乃是自求伊祐
者非箋云國人效濂疏因謂此魯國之民兼有不孝
自求此多福受謬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賦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明明察也孫炎云性理之察也改舊曰作非開國之
初創始之謂蓋修之曰大其規模也泮宮泮水之宮
也淮夷世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始其頑梗已見于

讀詩傳卷五

駟

費誓矣至僖公十三季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魯伯于鹹左傳曰爲淮夷賑杞故十
六季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邾侯魯伯于淮左傳曰謀郟且東略也注郟爲淮
夷所賑魯之克服淮夷誠無可考此言淮夷攸服後
言既克淮夷自是僭願之辭初非實有其事然振興
學校育養賢材柔服遠人潛消叛逆非兼此理范處
義所謂意欲歸功于學校李樗所謂自不可曰溢美
而矜其詩皆可曰觀世變也矯矯勇也殺而獻其左

百曰馘皋陶唐虞之士官也囚拘也注謂拘佩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佩有辜反釋奠于學曰訊馘告疏謂出則謀于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曰告克故在泮宮之內獻其馘日之馘拘佩之囚折馘則有威武如虎之臣佩囚則有善問獄者如皋陶此皆願其所伐有功所任得人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讀詩傳卷五

駟

十一

也注物盛興作之兒皇皇美也吳謬也揚聲也訕訟也此言泮宮修而多士濟濟克廣僖公之德心其桓桓然徃征也不尚勇力自遠服彼東南之淮夷雖烝烝然而作皇皇然而美而不謹譁不督揚不自爭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成功而已僖公德心在修泮宮化其囂陵平其血氣即多士之克廣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揆戎車孔博待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因兒弓弛故因五十矢為束或云百矢尚書及左傳皆曰彤弓一彤矢百揆眾意也揆羅故眾箋曰觶為持弜之急疏曰揆為行矢之聲義皆可通博廣也克勝也式用也猶謀也言多士曰威武徃征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觶然弛而不張束矢揆然眾而不用雖兵車甚廣大而徒行者御車者惟敬其事而無厭斲之心此曰德感不召力格所召既勝淮夷其化于善不復逆亂用曰堅固其謀猶淮夷自無不盡獲矣善味書獲難辭也

讀詩傳卷五

駟

十二

翩彼飛鵙集于泮林會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鵙梟鳴惡聲之鳥也泮林泮宮之林也甚桑實也黹言其色之嬰好音善音也此言鵙鳥之惡聲會桑黹而革響曰喻淮夷之不善感禮義而革心說文憬覺悟也傳訓遠行兒則是當日憬本作愷故說文引作愷云闕也後人改作憬璞寶也健為舍人云美寶曰璞元龜尺有二寸食貨志龜不盈尺不得為寶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元龜乃荊州所出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兼菑揚二州龜象南金皆非徐州所產淮夷而得
有此其疆可知今獻于魯服之至也賂遺也賂非美
辭而言來獻者龜象大賂者南金惟知歸美僖公能
修泮宮已致淮夷攸服夫不計其言之過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閼宮有偃實實枝枝茲茲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兼
災無害踰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種稊
叔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讀詩傳鶴卷五

五

士績禹之緒

閼闔也閼宮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禋宮也案
月令仲春呂大宰祠于高禋天子親往在周則僖禋
宮在魯則僖閼宮普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
濩呂高先妣魯備天子之禮用六代之樂故姜嫄夫
有廟七廟皆月祭之二禋高嘗乃止姜嫄廟非常祀
故曰閼衎清靜兒閼故清靜實實廣大也枝枝馨密
也疏謂簪語及書傳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齶之
加密石焉鄒泉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枝枝言上

之結構密也茲茲顯著也回邪也上帝天也姜嫄德

不回邪上為天所馮依使無災害踰月而生后稷降

與百種之穀或為黍或為稷有先種後軌之種音重

字迥別今種粟作種種轉作種頭到已極然不可復正矣有後種先軌之稷先種

者種後種者稊叔麥夫然令后稷種之奄覆有邠之

下國使民咸知稼穡之遺由此稷黍稻秬能使奄有

天下之士實所引繼大禹之業也蓋堯時洪水橫流

民不粒倉禹平水土稷方教稼故論語曰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

讀詩傳鶴卷五

六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全于文武績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兼貳兼虞上帝臨女敷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

范處義曰上章言周之有國始于邠此章言周之王

業始于岐也山南曰陽翦齊也案釋詁云翦勤也大

王初全岐實為商政是勤軌知勤商即為翦齊之萌

兆是大王原非有翦齊商家之心而曰始者蓋由武

王既有天下而推本言之百屆極也貳疑也虞度也

敵治也旅眾也咸同也大王已得民心全支王而受命武王纘繼其業致天命之極故牧野之師同德同心無有疑貳無有虞度呂爲上帝實臨視武王所呂敵治殷商如林之旅能同成其功也女女武王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案克商之舉諸經皆不及周公牧野之役屬之纘揚其不身任可知金縢始載公乃自呂爲功成王僖其勤勞王家卽指呂身代武王之說非如孟子所云誅紂伐奄也十亂皆及周公馬融因孟子而誤易曰蒙呂養正聖功也則呂周公之教

讀詩傳卷五

五

成王而善公之克同厥功謂代武之功養正之功非伐紂之功也箋云伐紂周公與焉則鄭又因馬說而誤元子伯禽也封伯禽呂爲周公之後大開周公之考爲周家之輔疏謂作者將姜媯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媯后稷全亏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已有魯之由皆是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百誓媯匪解帝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章呂駢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夫其福女

魯在周東四魯之地今山東嶧州府四魯縣周禮公侯皆方百

里名山大澤不呂封言錫則于常制之外有特賜也然卽錫呂山川附庸夫不得如明堂位所云地方七百里之大馬融誤也民功曰庸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而呂民功附于大國呂姓名通朱子所謂若晉秋邾儀父之類是也莊公之子一爲閔公一爲僖公閔公卽位二季僖公呂庚兄繼立三十三季序言頌僖公是也承祀承視祭事也僖公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之祭所乘四馬六轡耳百然承順而附于車誓媯四時兼有解怠凡有帝祀夫兼或祭忒皇皇大也后帝天也祭之大者其如郊天成王呂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是呂魯君孟誓祀帝于郊配呂后稷章呂純奕之犧禮同天子天與后稷卽于

讀詩傳卷五

六

為指羣公皆誤

焮而載膏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炮載羹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僉熾翁昌俾翁壽而臧係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俾朋如岡如陵

載始也焮祭曰嘗專言焮者萬寶告成其禮尤盛福逼也福衡設橫木亏角弓逼迫此半防紙觸也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福設亏角衡設亏鼻則是兩物傳箋皆作一物康成注禮時尚未見

讀詩傳箋卷五

七

毛傳也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弓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注周公从有王禮嫌不設與文武同也案周公成文之志不欲伐紂祭用白牡示不忌殷義具周易爻辭無容縷述若據何休所云嫌不設與文武同用駢牛魯公獨無嫌亏其說非也說文綱特也剛剛同鄭司農云犧尊飾曰翡翠傳所謂有娑飾也王肅曰為尊作牛形開背受酒阮崇禮圖則謂畫牛亏尊腹之上未知孰是將將大也毛炮豚也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注爛太其毛而炮之也哉

切肉也肉謂之羹注肉臠也廣雅曰滂羹有大羹羹羹大羹滂煮肉汁不味盛之亏簞其質也羹羹肉

汁之有菜味者盛之銅器也竹豆謂之遵木豆謂之豆大房半體之俎也箋云弓玉飾俎足則有橫橫下有拊侶堂後有房然也疏引明堂位周弓房俎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全烝全載牲體殺烝體解節折則房烝半

體可知郊禘全烝宗廟之祭惟房烝耳萬舞文舞武舞皆備也詳見耶風節兮篇洋洋眾多也孝孫席僖公也祭祀既得其時犧牲既絜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慶使僉之國熾盛而昌大使僉之身壽考而臧善保安東方之士使魯公常若今日不虧損不崩落不震動不騰沸又有三壽之卿相與為朋而國勢之堅固如岡如陵矣補傳引或說三壽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夫通集傳則云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但天係篇如岡如陵泛言國勢末言南山方專比壽乃云壽與岡陵為三侶覺不辭況與岡陵為朋擬夏不

讀詩傳箋卷五

六

云壽與岡陵為三侶覺不辭況與岡陵為朋擬夏不

類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纁烝徒增增戎狄是獴荆舒是懲則拜我設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上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兵戎也公車倍公之車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濂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成十為終出車十乘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出車百乘同十為封出車千乘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即有附庸夫非有千乘倍公之時已過其制而孟子之時魯方百里者五則又五百乘矣包咸注論語誤曰十井為乘明堂位出弓馬融誤曰魯為地方七百里軍車千乘方七百里則四千九百乘矣皆不知開方之濶者也朱其矛飾鄭清人篇二矛重其滕繩也二矛夷矛酋矛也弓未為其飾重弓弓備損壞其在報中弓綠滕

讀詩傳講義卷九

九

束之徒步卒也司馬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數然賦雖千乘用止三軍蘇轍曰大國之賦通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水蟲也冑兜鍪也纁綫也冑弓貝為飾朱纁綫之烝進也增增眾也言進行者眾也一日烝塵也徒眾故塵起扇方曰我北方日狄獴當也荆楚也莊公曰肯係荆信公元季始係楚舒為楚之與國舒鳩舒鄧舒庸是也今安徽岩廬州府舒城縣兼為州巢縣皆羣舒故地懲艾也承止也言其設禦止也案普烱信公四季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魯伯侵蔡蔡潰遂伐楚舒為楚與國故曰荆舒是懲伐我狄兼明文但服獴而不忘百孟子于此頌一則曰周公方且獴之再則曰是周公所獴也魯公不忘我狄之患是能上濩周公補傳云大抵子孫所為之善否人曰為祖宗之盛衰成王雖賜魯郊禘至信公三十一季始卜郊禘在閔公二季是從肯固未舉行也故孔子曰魯郊

讀詩傳講義卷九

三

福爲周公之衰孟子曰纘戎狄爲周公之盛詩人喜其討暴因僂願公長享其國壽而且富黃髮者髮白復黃台背者背有鮐魚文皆壽徵也青相也試用也曹粹中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俎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耆而又艾且全萬有千歲秀翁而壽兼有患害魯全莊閔國勢大衰僖公復興高季久遠故喜而重慶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莖大東全亏海邦淮夷來同其不率從魯侯之功

讀詩傳講卷二十九

主

泰山爲東嶽魯望也巖巖積石也詹全也泰山在齊魯之盼魯邦所全言不全屬魯也龜蒙二山名疏言葍沫定十季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昔者先王曰爲東蒙主魯竟內有此二山故云奄有奄覆也莖奄也大東極盡地之東偏全亏海邦而止來同猶常武篇徐方既來徐方既同不必如箋所云來同盟也僖非盟主葍沫夫兼淮夷同盟之事僖公時淮夷未見率從范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遂莖徐宅全亏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其不率從其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

東嶽兗州府嶧縣鄒縣連嶧在鄒縣南二十二里繹嶧音義竝同

案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說文云葛嶧山地理志在東

海下邳縣今江蘇嶧徐州府邳州嶧陽者嶧山之南也李栲謂

此繹卽嶧陽非宅居也蠻貊謂淮夷而有蠻貊之行

者南夷南蠻也魯之初徐戎淮夷竝興東郊不開今

既安保有此鳧繹之二山遂莖奄有此徐州之居宅

讀詩傳講卷二十九

主

推而全亏近海之邦由淮夷之蠻貊及南楚之南夷其不率從其命其敢不諾而應之惟我魯侯之意是順也若順也何楛曰伯禽不避三季之喪桓兵革曰開東郊之難後之子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夫曰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守魯侯蕤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純大也受福曰嘏言僖公威德所被既及廣遠天乃

與公呂純大之福復有秀眉之壽安有魯國之大常

邑名箋云常或作嘗辭之秀邑晉炆莊公三十一季

築臺于辭六國時齊有孟嘗君會邑于辭沈青崖曰

古常與棠通小雅常棣之華維常之華皆作常字魯

之嗣南有棠為魯公觀魚處今為魚臺縣隸山東州

州濟寧然則常即棠邑也昔炆桓公元季鄭伯呂璧假

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翰宿之邑也疏諸侯有

大德受采于京師為將翰而宿焉昔炆時魯不朝周

邑兼所用許田近鄭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易之

據左傳常為魯之遠地許為湯沐之邑僖公皆得居

之故美其復周公之考也燕安也箋疏訓為燕飲非

也令妻營姜也壽母成風也彊字既復魯侯由是燕

安而喜樂其在閨幃也則有令善之妻營姜壽母之

賢成風其在翰廷也上則空于大夫下則空于庶士

外而邦國皆其所有勇公之受福既多益願其壽之

永固矣黃髮鯢齒背耆老壽也注鯢齒齒齧更生

細者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路

復孔頤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頤萬民是若

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今山東嶺縣

奉高今泰安府博城今山東嶺縣三縣今猶有美

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今泰安府

者截其木度者量其材也八尺曰尋栢謂之棧栢直

而遂謂之閭注棧謂屋椽圓曰椽方曰栢說文周謂

之椽齊魯謂之栢五架屋際椽正相當言屋椽長直

而遂達屋際也易言栢之狀如易也路復正復也室

有東廂廂曰廟兼東廂廂有室曰復修舊曰新改舊

曰作新廟即閭宮姜嫄之廟也奕奕大也奚斯慶父

之子公子魚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疏謂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

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曼長也頤大也若順也

萬民是若見復廟之當修故順命而不言為勞也詩

頤曰昔言閭宮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即此閭宮昔

屍相承于理為順若改為羣公之廟則修作羣廟不

至遠及生民之初詩人即侈無此理也況魯用郊禘

配后稷則廟祀作頤能不上溯姜嫄后稷之所由

讀詩傳講卷五

五

讀詩傳講卷五

五

興乎既潮有郃則大王居岐文武績緒皆建邦啟土
之由不得不連而及之矣又曰讀此一篇始悟斯干
巨夢作結之妙

閔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十六句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十句案故言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
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十句當從集傳作九章惟言弟
四章脫一句無據今引一章十六句正之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疑言削國弟錄其風土人情政治盛衰而已
魯係周公之後本與它國不同不著其風而次

讀詩傳講卷十九

美

周伯頌重宗國也閔宮一篇上溯宗祖詳建邦
啟土之由呂見淵源有自次及致敬郊廟下及
孺戎服遠極頌其壽考獲福而其大喪總歸于
復周公之考一句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考
也疏謂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異鄭氏謂序所
言詩之志也可謂善會且駟篇息無邪一語是
三百篇大指在此歸宿周詩正變略備而終已
魯意在魯也又是一部全詩歸宿蓋周衰次其
如魯魯周公之後所召造周者公可召繼公者

在魯故詩曰周南紀曰魯頌終可想見聖人夢
寐在公之意

讀詩傳講卷二十九

美

讀詩傳講魯頌卷二十九

男玘恭校字

讀詩傳譌商頌卷第三十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邠之什

邠祀成湯也微子全亏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亏周之大師曰邠為昔

荷與邠與置我執鼓琴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泰假綏

我息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蘇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肅鼓有戮萬舞有奕我有嘉客夫不夷

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恣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讀詩傳譌卷三十

邠

一

湯孫之將

荷與歎辭邠多也此詩祀成湯而歎其功業之多也

置植也明堂位曰殷楹鼓執弓木貫而搖之楹為楹

貫而樹之皆有植立之義集傳訓置為陳歐陽讀如

置器之置皆鑿空無據鼓弓君樂執弓兆鼓般人尚

聲故未祭之時先作樂作樂之時先奏鼓奏鼓之時

先播執簡簡大也言鼓聲之大也衍樂也烈祖有功

烈之祖即成湯也序云祀成湯箋故曰湯孫為大甲

但此詩雖祀成湯究不知其作于何時則凡為湯子

孫者皆得僭湯孫不定為大甲也泰進假升綏安也

息孝息也言湯孫既泰此鼓樂升薦之祖考由是祖

考綏安我之孝息而成其祀事焉堂下之樂執鼓則

淵淵然而淡管聲則嘒嘒然而細蘇平之響儼然與

堂上玉磬之聲相依蘇顯著也穆穆美也大鐘曰肅

斲之為言釋也萬舞文舞武舞之總名也奕大也嘉

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於弓顯綏之湯孫穆穆然

而美者此執鼓簫管之聲也而又有大鐘之肅與所

植之鼓釋然而不絕羽籥干戚之舞奕然而盛大亏

斯之時先代之後助祭而係嘉客者得毋觀物興懷

讀詩傳譌卷三十

邠

二

夫有愀然而不說憚者乎然自古在昔之先民固有

作此助祭之禮亏肯者矣古人所作我不設忘翕嘉

客之來助祭者尚其溫厚肅恭朝夕執事而有恣敬

之心也音聲之蘇樂舞之盛執事之敬如此烈祖成

湯顧念我冬祭之烝焮祭之嘗非由湯孫之能將其

事乎案關雉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不聞磬在堂

上然皋陶謩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詠球為玉磬

疏言管鼓蘇平來依磬聲則此磬當與球同非石磬

也箋云玉磬尊故與言之球與琴瑟並諧集傳曰爲堂上升歌之樂豈是不言琴瑟若文也穀當作釋有相續之義箋云穀穀然有次序是釋義也集傳承傳之譌曰穀爲盛又曰奕爲奕然有次序皆非穀據各經通訓厥初無盛意奕訓大从大若訓作有次序則奕當作博奔之奔復从廿矣

邶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祭詩傳卷三 邶 三

讀詩傳卷三

邶

三

我思成夫有盃羹既芥既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斜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曰假曰帝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季穰穰來假來帝降福無疆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重言嘗嘗美歎之深烈祖成湯也補傳言烈祖

而云嘗嘗簡樸之故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

矣序云祀中宗大戊也而烈祖則指成湯大猶下武

繼文追係三后武奉大武推本文王無可疑也歐陽

駁之過矣秩常也申重也爾爾中宗也大戊湯之系

孫毫有祥桑穀其生于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廟號

中宗說文酤一宿酒也酒曰一宿而成夫見商人

質賚子也說文盃調味也箋云盃羹喻酥順之諸侯

來助祭也芥謹也平齊也醲總也吳師道曰中庸奉

假無言章句奉進也烈祖醲假集傳依中庸作奉謂

正與上篇同義案上篇邶湯孫奉假傳言奉樂曰格

方烈祖則奉字義不與醲同案醲當據爾雅訓總禮

記誤引集傳誤訓吳案自是假并也此詩祀中宗而

言嘗嘗兮我烈祖成湯有常帝此王天下之福天又

讀詩傳卷三

邶

四

重賜曰無疆竟之期故得及爾中宗曰此處所使復

中興也故今祀之既載清酤于尊酌曰裸獻而神靈

來格子我曰所恩克成其祀事夫有調盃之羹五味

得宜腥醲合節而來助祭之諸侯夫皆有蘇順之休

其在廟中既肅恭芥謹既同刑齊平其不總集升堂

而執事焉無有言說靡有爭心曰故神明綏我曰秀

斜之壽俾得黃髮耆老于無疆矣軼長轂也約曰皮

而未黍之衡長六尺橫居朝下錯曰文采鈴在鑣曰

鸞四馬則八鸞矣鶴鶴金飾之有聲者高獻也溥將

大也穰穰福也注謂饒多也上言諸侯在廟助祭此又言初來之時所乘之車曰朱篆約其長轂之軾曰采飾錯置朝下之衡其八鸞則鶴鶴然而鳴曰此來翰升堂曰獻其國之所有于此見我商家方受天命薄而且將自天降曰康安使季豐而獲諸物之穰穰也夫諸侯助祭既曰假與商知受命之方大鬼神來至夫曰昭假歆高驗降福之無疆然則顧念我烝嘗不猶是湯孫之將事乎此中興之頌所曰不容已也案義有大羹錡羹羹而善盃則錡羹也清酏盃羹自

讀詩傳講義卷三

九

必如疏斷定非實羹也是因祭有盃羹而喻及諸侯百初非因爲調停詩人作頌實是此情特讀詩者不善理會則其妙不出矣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李栲曰商有三宗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烈祖則祀中宗今鳥則祀高宗大宗則無詩蓋商之詩散亡多矣未必其初無大宗之詩也今鳥祀高宗也

天命今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苾苾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蕤蕤卽注一名今鳥齊人吟鳥今鳥色異故謂之今此祀高宗武丁詩人推本而言天命曰今鳥方全之日降而生契後爲堯司徒有功封商箋本中候契握篇云今鳥翔水邊申流娥女簡狄吞之生契封商本紀夫云簡狄行浴見今鳥墜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

讀詩傳講義卷三

六

契諸緯皆然案燕呂仲誓啟饗甫來營巢勇有選申
燕之生申必亏巢內無載飛載生之理焉得翔水而
瞻且燕申非所宜會何至遽吞即謂祈方高禩月令
呂棻書述周制肯古尚兼其禮契母娥簡稷母姜姬
經既不言帝嚳夫非高辛氏之世妃次妃可知此與
生民履武但當因經釋義不得信緯忘經諸緯寓意
固極淡微苟非著會徒滋誕妄然夫不容行而不論
也宅居也般地名尚書序云自契至亏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般般有三亳周書立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邢

七

政曰三亳阪尹一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今屬河南偃
師縣今河南偃河南府偃師縣太鞏縣東五十里疏言今深國有二亳南
亳在穀輒之地今河南直隸州兗州固始縣北亳在蒙地今安徽府蒙城縣穀輒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
地鄰亳州湯所受命也偃師為局亳即盤庚所徙者也地名雖
不盡可考而般為亳地之別名係般土者據盤庚呂
後書之也祖丁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小乙生武丁商人係般自盤庚始苾苾大兕
古帝天也猶書所係在昔上帝也九有分天下為九
州皆為己有也言古帝命有威武之成湯表正其邦

域亏彼四方之國適其方而命羣后奄覆有此九有
之地繼湯而後商之先君自大甲至武丁凡十七君
其中衰微不一而足而受命不全危殆者在武丁孫
子詩祀高宗偃武丁者周人諱其事神商尚質故不
諱武丁對先后即為孫子傳謂高宗之孫子非也武
王謂湯有武德王遣也勝任也商頌末篇曰撻彼般
武奮伐蒞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季克之故云靡不
勝大糴黍稷也案盛惟有黍稷黍為上盛稷為昔種
故云大糴武王為商之孫子能亏先祖成湯之遺靡

讀詩傳講義卷三 邢

八

不勝任故諸侯之來助祭者建交龍之旂則有十棗
之多而案盛夫亏是亏承奉矣邦畿王都也景為景
山員均也有勻員周市之義補傳謂亳有景山商都
帶河傳景訓大箋員但云箋又云河之言何大至所
云維言何亏殊覺不辭當從補傳荷何也何儻也邦
畿地方千里本為民所安止而肇開封域既極四海
之廣則四海諸侯夫皆來假亏京師其來至者祈祈
然舒徐而執事蓋由景亳之周市維河而諸侯之來
助祭者夫猶河之周市也所引般王受命咸得其宜

百祿是其儻何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祀而歌之

今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涪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涪幽淡也哲智也言其所知不淺近也契封于商十

四世全湯始有天下故云長發長久也久舊也祥祺

也注謂徵祥吉之先見者也洪大也茫茫大見大國

讀詩傳卷三十一 九

諸夏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幅廣員均也自其直方

言之曰幅自其圍繞言之曰員有城國名司馬貞曰

當在蒲州今山西眉簡狄姓有城婦人己姓為字契

母家也將大也詩人因大禘作頌言涪哲兮維我商

契之盛德也其祥之發見久矣在昔唐虞之世大水

茫茫禹敷治之使有下土己正四方京師之外諸夏

大國盡其疆竟過幅之廣圍繞之周既遠且長斯時

有城氏之國大始廣大而其所感生之帝即立其女

而生商契焉子女子也後即己子為姓案契為商始

祖大禘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己始祖配之契所自

出其知其名故但曰帝疏言所感生之帝義自稟摛

箋據緯候曰為嬰帝汁兌紀雖猶下章所云今王但

學者不解緯候寓意之精轉恐流于誕妄不言大可

也而宋儒一槩抹煞則又非也

今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今王契也商為水德因號今王五德相王義本大戴禮史記及緯候諸書

自不國語今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尚書武成大倂先

讀詩傳卷三十一 十

王后稷皆從後王言之非追號也桓武克撥治也公

羊撥亂世反之正故云治履禮也相土昭明之子契

之孫也烈烈威也截斷也此言商契有桓撥之才威

武善治政教無所不通故受小國大達受大國大達

其時之民率循禮濼無設驗截當契之身徧視天下

固無不發而應之即再傳而全相土其威武所及雖

海外之國猶截然斷制無不聽命此契所己能敷教

也歟案小國大國契受而教之德乎人行無不得

故達箋云堯始封商為小國舜末季乃益其土地為

大國中候握河紀云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考河命云舜褒賜羣臣厥賞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初受小國後受大國也

帝命不違至亏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亏九圍

躋升也遲遲徐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也此承上言商契有濬哲之德桓撥之才帝之眷命久已不違亏商而成湯吕肯其德無可配天者至亏成湯始與帝命會合齊一所吕降生適當其時而不稍遲既

讀詩傳卷三十一

十一

降之後聖明恭敬道日躋升昭假亏天遲之又久惟上帝是敬毫無觀倖之心聖敬如此故上帝命湯式用亏九圍而為天下君也案箋訓湯降為下士尊賢

昭假為聰明寬暇禮記注湯齊之齊作躋日躋之躋作齊皆謬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箋吕小球為尺二寸之鎮圭大球為長二尺之璽皆天子所執吕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綴

著亏終終者旗之正幅言為諸侯所繫屬也補傳因

吕球為諸侯所執之瑞案禹貢雖州厥貢惟球琳瓊玕球為美玉受之吕為五冕之旒弁師所謂五采纁十有二就玉皆五采是也球既為諸侯所貢受之即用吕為旒使皆綴之亏冕義取附上是球非天子諸

侯所執之瑞旒大非旌旗之旂也何據也休慶也邢疏謂嘉慶競彊也練緩也傳訓練為急玩下句不剛不柔當從集傳訓緩優優蘇也適聚也此言湯受小國大國之球即吕球玉連綴亏冕為下國垂旒瑞拱

讀詩傳卷三十一

十一

之君雖荷上天之休慶實由政治之蘇平不競彊不練緩不大剛不大柔其布政優優而蘇百祿所吕亏湯是聚也

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厲何天之龍敷奉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疎百祿是總

其供也案傳訓濂箋訓輶蘇轍訓璞皆非尚書兼逸篇吕庶邦惟正之供文王雖在商時而禹己任土作貢則商有正供可知文王受命為商伯則庶邦有正供夫可知駿厲大也曠厲有也駿長也厲辱也龍寵

也難恐疎懼也此言湯受小國大國之供卽呂庶邦
正供之薄爲下國大有豐厚之君雖曰薄斂荷上天
之寵榮實由武功足勝天下之重任當陳舉其勇之
時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疎懼所征無敵天下克
平百祿所呂于湯是總也案齊詩厲作駮駮謂馬
輔廣遂謂與上章綴旒皆是警喻商繼尚質當不呂
綴旒比君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其我設芻芑有三葉
其遂其逢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莩桀

讀詩傳卷三十一

三

武王湯也呂武定亂故號武王繼旒曰旒呂帛續龜
蛇之旒爲莩尾也虔固也鉞斧也芻芑也此言成湯
之勇呂武功王天下始旒其旌旗又固執其斧鉞志
在誅有辜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烈烈然其我設禦
害焉案傳芻本禽雅訓害藻書作過訓止火通度本
訓固顏師古云成湯與師本于仁義雖秉鉞火必呂
欽爲先因轉固爲敬今玩如火烈烈文義則呂訓固
爲是芻稂也葉餘也草木叢生曰芻木所復生曰葉
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饒夷

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鄒郟路偏
陽瞽姓鄒荅斟姓棄後芊姓夔穢蠻前韋豕彭姓也
顧與昆吾己姓也三國蒙于桀惡是三葉也然旣棄
生理其能自遂其意其能自逢于天故九有之諸侯
截然齊一而歸湯矣于是先伐韋顧克之次及昆吾
則與莩桀同日被誅也疏引左傳昭十八季二月乙
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其弘曰毛得必凶是昆吾稔惡
之日也檀弓曰子耶不樂注桀呂乙卯凶此同日被
誅之證

讀詩傳卷三十一

十四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葉世也業危也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
故呂爲官名至大甲時則改曰保衡左右助也此由
商之中微歎湯之特盛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其在湯
呂肯中間之世雖有顯名如相上者樹國而中衰如
商冥者治河而水舛其它竝不著于經則既有震懼
甚且危怖允也湯爲上天所子降生賢佐予之使爲
卿士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

高宗祭祀得禮故因大禘述而歌之案相土席光世之餘烈其後漸微全曾孫其能勤其官然水臥夫足證震業為驚懼之實而箋必云相土威震海外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相土而興但相土隔湯十一傳非中葉也禘于始祖廟祭所出之帝止曰始祖配不兼羣廟詩本未及羣廟之主若兼羣廟其有功德于民夫所當述何曰獨係相土邪係相土者不過見契之流澤全相土而猶烈烈非謂相土夫在所祭之中末言阿衡佐湯述而歌頌非謂功臣夫與祭也蘇轍乃

讀詩傳鶴卷三十一

五

謂伊尹從車于禘集傳又謂此詩宜為禘祭並非陳祥道謂大禘兼羣廟夫誤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般武祀高宗也

撻彼般武奮伐蒍楚累入其阻衰蒍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厥兕韓詩撻達也般武般王武丁也案蒍楚蒍州楚地也廣雅云楚蒍也壯蒍蒍蒍楚地所生故楚一

名蒍蒍州夫曰此木得名蒍州地極遼邈在商時自有楚國但不知君為何君疏言是也全周成王別封熊繹于蒍信公元季始有楚號非謂商無蒍蒍竹書夏桀二十一年商征有洛克之遂征蒍是夏已有蒍必欲假楚曰實韓詩宋襄公作商頌之說過矣說文梁冒也箋竝同傳訓溪俗因作梁俱誤衰振旅賦也蒍楚南蠻世亂先叛世治後服般王武丁撻然敵達奮然南征累入其險阻衰聚其人眾使所伐之處截然而齊一此高宗之功緒信無愧于為湯之孫矣朱

讀詩傳鶴卷三十一

六

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曰蒍楚蒍蒍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余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案鬼方幽隱之地本是寓言非即蒍楚玩易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可見公遷傳會朱子證曰離騷豈知好鬼之俗是處皆然獨楚也邪

維女蒍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其設不來商其設不來王曰商是常

疏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南今隸日肅漢書隴屬郡有氏道縣今狄道州隴屬縣是也羌地

遂圖鞏昌寧夏諸府皆是世見曰王赫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播國世一見謂子繼父嗣位乃來翰也此言高宗既平蒯楚因湖成湯之盛雖氏荒遠在國域其設不來車獻其設不來翰王況女蒯楚近居國之南鄉夫日常修此高王之禮方我商家其可耳轉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閒蒯楚正在南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辟為皇王君侯之通僂多辟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

禮書傳講卷三 擗 七

適適也此言高宗既平蒯楚而諸侯之來翰觀者眾也謂天命此眾多之刑辟凡禹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今皆曰歲時之事來觀于王勿謂我有禍患爾爾曰及諸侯也夫謂民事甚重當治其稼穡而不解怠庶幾可曰免訟耳案周頌于來助祭之諸侯則曰夫又何求如何新畝于此來辟則曰稼穡匪解伊古曰來未有不曰農事為有國者之急務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設怠皇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嚴敬也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皇暇也此言高宗能體天人之心曰封建諸侯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明自我民明畏是天命之降臨下視于下民其諸侯有為下民所嚴敬而賞不僭刑不濫又不設怠情自暇于政事由是命之曰下國大為之封建使與我商家同商其幅祿焉案上章曰禍適為言此章曰封建為言鐘惺曰見商遣之先罰而後賞

禮書傳講卷三 擗 六

休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翼翼恭也言禮俗之恭敬也極中也茲茲濯濯迅也注云皆盛朕之兒此承上章言高宗既能賞罰諸侯而京師為天下之根本又使其禮俗翼翼然恭敬為四方之極而取中焉其出政教則茲茲兮而有美聲其見尊仰則濯濯兮如有神靈其商國五十九季身壽考而世且安寧曰休我後嗣之所生承肯休兮勿替此中興之功所曰不可及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槲旅

Z121.7
19=2(7)



ZW 2110100023447

楹有閣復成孔安

毫有景山左傳湯有景毫之命是也丸丸易直也苦
滑易而調直也遷徙也楹謂之楨注所木楨也孫炎
云楹斲材質挺長也旅眾也楹謂之宋廟其上謂之
椽閣大也寢廟中之復也案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
下成驩般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為
高宗是復為廟復謂為王之路復者非此詩頌高宗
先述其事終成其復因歌曰祀之吉升景山掄材木
取松柏之丸丸易直者是斲而是遷之又方正而斲
方楹上曰堅固其事則見松為屋之榱桷有挺然而
長所謂之楹楹有閣然而大廟復既成高宗之神大
居之而甚安矣郊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夏新此
始也朱公遷所謂作廟曰祭又何益哉

讀詩傳詩卷三 卅九

般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許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曰伐前桀為大故作頌
者推言此曰見般之復治者在是恭靈夷猶憂聖

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郊敬夾云荆楚之國
天下有遺也昔善焉文王之德是也兼澤則昔

八下視此為尚詩焉高宗之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讀詩傳詩卷三 卅